

直介立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後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舉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頴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入為尚書僕射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憲弟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豈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書奏不省迺稱疾乞骸骨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衆傷之

何敞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性公正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曰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鶴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危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惟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懼紀具反居無何而肅宗崩。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未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推財相



東漢書卷之十二  
何敞傳  
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修理銅陽渠百姓賴  
其利畧田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  
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璜厚善坐免官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  
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

立朝袁安樂何之徒抗議柱下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故能挾幼

主斷勦奸回之偏文少一字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  
間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  
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

朋崇厚淳偽恢舉諉已敞非祥瑞永言國偏甘心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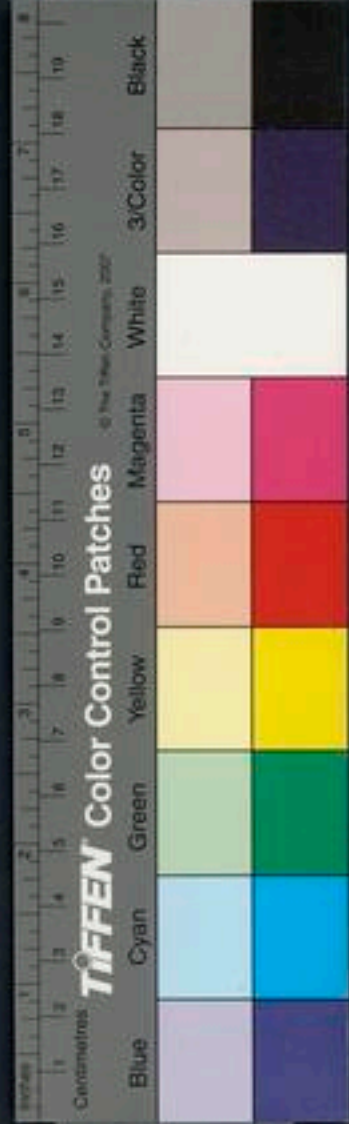
竇憲兄弟奢僭上偏敞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強諉之人

鄧彪事顯宗和帝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父邾以功封鄧侯顯宗高其節詔許焉  
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詔許焉  
後仕為太尉在位清白為百僚式和帝即位為太傅永元  
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  
能有所匡正然當時宗其禮讓

張禹事章帝和帝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性篤厚節儉舉孝廉建初中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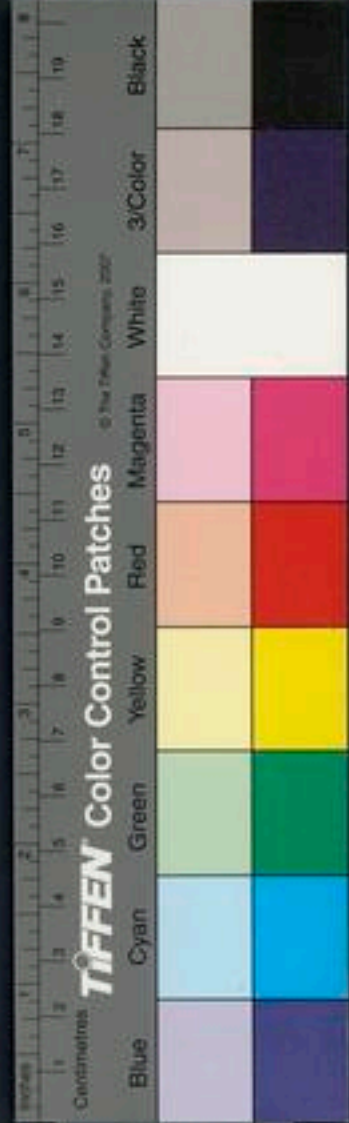


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  
 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  
 哉遂鼓楫而過郿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  
 明舉元和二年轉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  
 徐縣北界有蒲陽坡與陵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脩禹為開  
 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  
 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  
 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和帝南巡禹以太  
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  
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侍君奏臨漢回輿而旋

及行還禹特蒙賞賜遷為太傅安帝末初元年以定策功  
 封安鄉侯

徐防 字顯宗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舉孝廉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  
 宗時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  
 和帝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  
 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  
 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立博  
 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  
 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



東漢書卷之二十三 循陔傳 卷之二十三

科四十人補以勉勸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

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

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

三世常道讀父曰索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為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為世專精務本

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問五

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五經各

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董詔書

下公卿皆從防言延平元年遷太尉安帝即位以災異寇

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

張敏 事章帝和帝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舉孝廉西遷為尚書建初中

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顯示肅宗貴其死刑而降宥之

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

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

者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奸萌生長罪隙春秋之義子不報

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戒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

今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

甚臣聞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

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

長文專



○復上疏曰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惟人為貴殺人之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願陛下留意和帝從之○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

**胡廣**事安順冲  
實桓靈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廣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迺指廣以白雄遂

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續漢書曰

政事孝廉高第三公上尚書勅優文將勞舉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即洛勒職事所掌辨護也

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時尚書令左雄議政察

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廣上書

駁之曰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

文史試牋奏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陳

該六奇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鄰內無國

以位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鄰內無國

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

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

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甘竒顯用年垂彊仕秦甘

十二封上卿子竒年十八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八為諫大



夫貞年十今以一臣之言刻於舊章議者剝異帝不從

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竊見胡廣體直履

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賸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

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

能不伐其勞並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陳

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廣

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靈帝立為太傅時年已八十

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

母卒居喪盡哀禮無怠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遠練

身禮明解朝章雖無寒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

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其李固定策

大議不全頁父曰案文又與中常侍丁胤婚姻以此譏毀

於時。自任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安順冲凡一復司

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

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

人榮之年八十二薨謚文恭侯。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

州二十五官箴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迺名曰百官箴

靈帝思感舊德迺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即蔡

邕為其頌云

互註陳蕃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胡廣見陳蕃傳

東漢書卷之十一 月黃傳



東漢書卷之十三  
稱梁冀勳德宜比周公魏傳李固與肅書曰公等曲  
從以吉為凶公受主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見李固傳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以圖存  
者士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大紓於物  
則非已也紓曲也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  
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  
則難免顛覆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途達於岐路  
之間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  
古人以宴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中

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也撓曲也

袁安帝明帝章帝和帝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  
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  
辭不肯受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  
之。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  
太守是時迫痛自誣死者甚眾安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  
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  
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得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  
賊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布牧守銅  
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厲在職十年  
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  
太守孟雲上書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  
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  
堂公卿皆言夷狄誦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  
大不可開許安獨曰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  
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竟從安議章和  
元年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憲北擊匈奴與

宋由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  
無故勞師遠涉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  
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  
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  
安正色自若。北單于為耿夔所破憲欲結恩北虜迺上  
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繼從為北單于安與任隗奏以為  
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求安內地正以權時之善可得扞  
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  
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  
遂行迺獨上封事曰光武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安傳 五  
之策也章和之初安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  
遼東宋由耿秉言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申秉  
實知舊議而欲有棄先恩大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  
之綱紀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  
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  
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竟  
立匈奴降者左鹿蠡王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  
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又與公卿言國事未  
嘗不意鳴流涕音廢又乙戒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初安父卒母使安諄諄音謹道

逢三書生問安何以安為言其故生迺指一處云葬此地  
當世為三公須更一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  
累世隆盛焉

互註與任隗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

隱任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郟吉有陰德夏侯勝  
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郟昌紹國雖有不類  
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迺情帝室引  
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入於臧罪  
其仁心足以置事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張輔字明章

張輔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永平九年

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明侯辭置五經師輔以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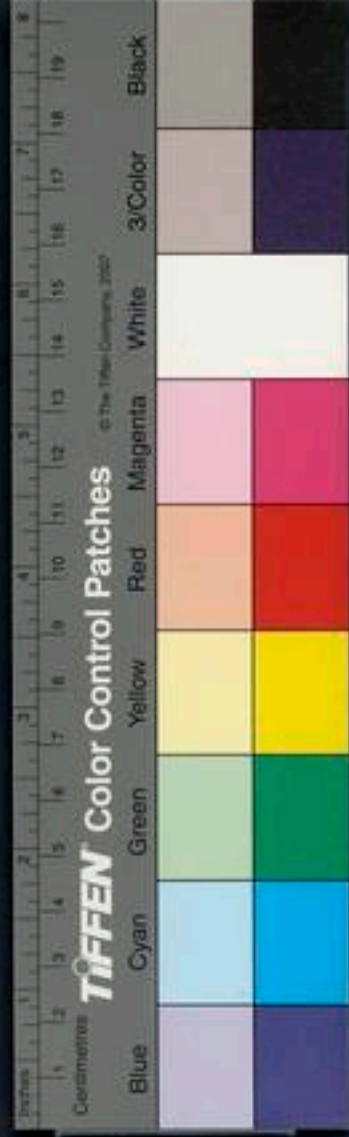
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入授皇太子輔

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肅宗即位出為東郡太守郡吏王青者祖文翁與翟義

起兵攻王莽及義敗翁獨守節力戰莽燔燒之父隆建武

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張輔字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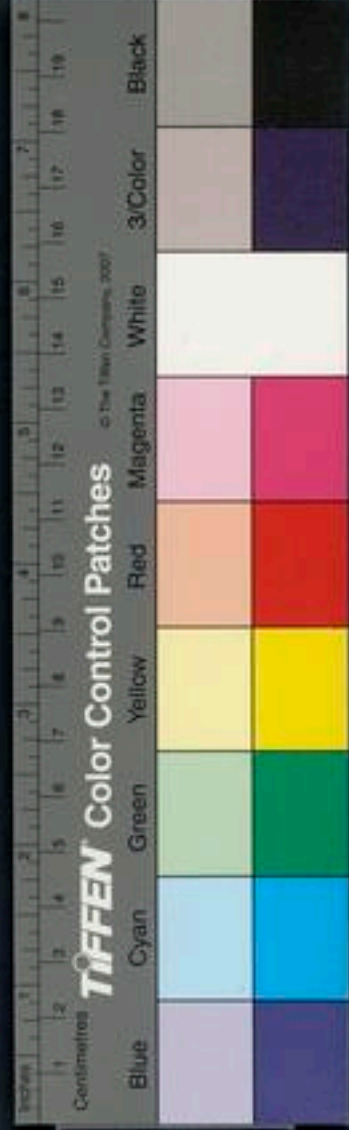
張輔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永平九年  
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明侯辭置五經師輔以尚  
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入授皇太子輔  
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肅宗即位出為東郡太守郡吏王青者祖文翁與翟義  
起兵攻王莽及義敗翁獨守節力戰莽燔燒之父隆建武  
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張酺傳  
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前郡守以青身  
有金夷夷傷也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  
爵賞不及乎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由此為司  
空所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常言張酺前入侍  
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  
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  
禮。永元五年為太尉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每有  
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舍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  
府奉酒上壽衆人皆慶羨之拜司徒薨

韓稜和帝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稜四歲而孤以孝友稱初為郡  
功曹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禹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  
能稱顯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劔特以寶劔自手署  
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禹屬漢文陳寵濟南推成並直特  
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和帝即位竇憲擊劔  
奴有功遷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  
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  
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



東漢書卷之二十二 韋稜傳  
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實氏敗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  
不休沐帝以為愛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  
聽稜得過家上家鄉里以為榮稜發擿奸盜郡中震慄政  
號嚴平九年為司空薨

周榮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又  
安舉奏書急爭立托單于重須父且榮字皆榮所具草  
氏客太尉掾徐齧深惡之官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  
奏書實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  
生蒙先帝大恩縱為實氏口害誠所甘心故常勸妻子

卒遇飛禍無得殞斂葬以區區 儻身覺悟朝廷及實氏敗  
榮由此顯名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也 惟德不忘延世承寵

侯經博侍言帝幙稜榮事君志同鷓鴣雀 於其君者諱之

如鷹鷂之  
透鳥雀也

郭躬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家世不冠父弘習小杜律

火子延年明法 律對父故丁小 為決曹掾用法半年九十五卒。躬少傳

父業講授少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實固  
出擊匈奴秦彭為副彭在別屯即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

東漢書卷之二十二 郭躬傳  
郭躬傳  
三  
同  
詩



擅請誅之顯宗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議者皆然固奏躬

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伐尉一統於督將謂大彭既

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

前書音義曰大將軍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

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戰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有本

帝從躬議。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

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

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

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歲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

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

重人命也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

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

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

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末元六年卒官郭氏自弘後數

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

侍中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

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鄭躬起自佐史小大

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已



東漢書卷之三十三 郭躬傳 四 死 刑 利  
以議物捨怙以貪情命彭諱孫不死為推己亡法家之  
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 事章和帝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父爽曾祖父咸性仁恕嘗戒子孫  
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寵明習家業辟司徒鮑昱府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  
決無不厭服眾心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  
類相從其後公府奉以為法。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  
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  
宜改前世苛法乃上疏曰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惡

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弘崇晏溫溫和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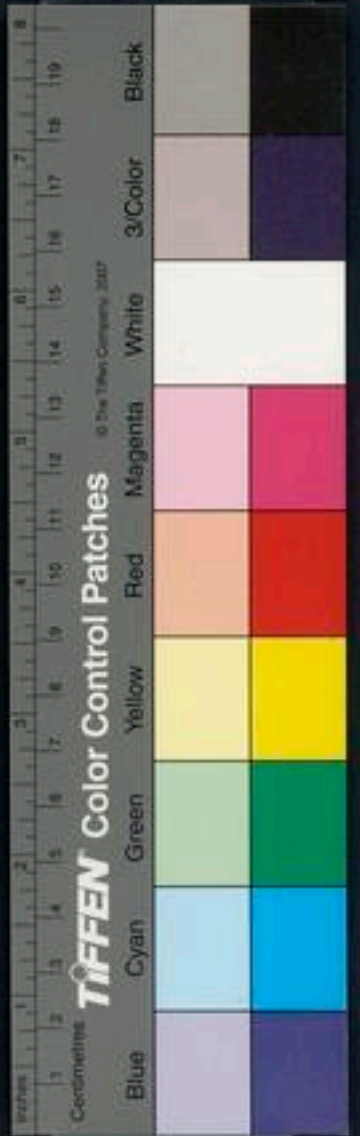
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筭格  
酷烈之痛傷也榜也古字通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

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絃  
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宜蕩滌

煩苛之法輕薄筭楚以濟群生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其後遂詔有司絕鉗鑕諸慘酷之科說文曰鉗鑕也其

著于令文飾致於法中是後入俗和平屢有嘉瑞。漢

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是時帝始改用



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  
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下公  
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  
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  
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月十三  
正月三微成者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通  
用則絜無窮故曰通三統三微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  
周歲首皆當流血不令人心不稽天意孟冬之月身欲寧  
貢父曰祭文并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  
註意孟當作什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

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  
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  
以改律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若  
不畏慎自任樞機諛遣門人拒絕知友唯任公家而已朝  
廷器之。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好貪誣訟  
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漁鍾顯等轉徙以為腹心訟者  
日減都中清肅。及寶憲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  
遣吏子弟奉獻清者而寵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為大  
司農永元六年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  
自為奏每附經與務從寬如帝輒從之濟活甚眾其深文





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鉤校律令條法。後及盜於庸刑者

除之。孔安國注曰：言曰：後曰：稱南刑。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故庸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

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

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詔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

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

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強盜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

措之美傳之無窮承及施行會抵罪詔特免刑拜尚書寵

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十六年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

通經書奏議益粹號為任職相子忠

互註以才能稱肅宗嘗賜劔署其名曰陳寵濟南維

成說者以寵敦朴善不允外故得推成見傳委任賢

良職事自理見傳

陳忠

陳忠字伯始三遷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司空劉愷舉忠

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忠自以世典刑法用

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上時溢於庸刑

者未施行及免寵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

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此北例也以省請讞之敝又

上除蠶室刑官刑名也或云法信刑首奇解臧吏三世禁錮

東漢書卷之十三 陳忠傳 六 死 子



狂易殺入得戒重論謂狂而易姓也母于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勸風化數上薦賢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寮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諍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寒謫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聲孝文嘉爰盎入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

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今明詔引咎克躬詔訪群吏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容寬裕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縉紳先生論以諷文多不載。自帝即位以後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奸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



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首雖有覺發不務清澄自今強盜

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

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

加糾罰冀以猛濟寬。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

服闋還職忠因言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

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

平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宮豎不便之竟寢忠奏。忠

以久次轉為僕射時黃門常侍及中待伯榮負寵驕蹇忠

上疏曰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臣願明

主嚴天元之尊天元猶元也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

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

專委尚書而災眚變發輒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

疏諫曰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任與為下御坐為

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今選舉誅賞

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又尚

書決事多違故典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忠意常在褒崇

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

建奏。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侍

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守

互註上疏曰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罪

東漢書卷之十三



足居職協和陰陽調順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誠宜簡練以厭眾望見劉愷傳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寵借寵之

借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

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

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

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以情忠用詳

密損益有程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於廷也

班超事明章

羊缺反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為人大志不修

細節然內孝謹有口辨而涉獵書傳凡固被召超與母隨

至洛陽家貧常為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

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

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續漢書作久弄筆研手垂蠟左

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

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

相也。十六年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

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



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  
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  
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  
酣因激怒之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  
不知我多少必大怖畏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  
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  
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  
初夜遂將吏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  
噪虜衆驚亂超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飲眾百許人志

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  
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迺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  
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統子為質還奏於實  
固固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以超  
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  
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超既西先至于  
冥廣德恐殺匈奴使以降超超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  
為匈奴所立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耳倚恃虜威據  
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  
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



先往降之慮既到兜題殊無降意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  
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  
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  
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  
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  
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  
即位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起超發還疏勒舉國憂  
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  
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  
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乃還

疏勒疏勒復安超欲因此匡平諸國

巨能也迺上疏請兵口

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  
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  
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  
耳臣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鉉刀一割  
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  
西域諸國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  
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  
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



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超竊冀未使僮仆自完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廼上言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皆大將所有起非大將故言假徐幹為軍司馬別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邑始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懼不敢前因上言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錢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

知超忠廼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今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重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而康居遣精兵救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超廼使使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忠說



康居王偕兵還據捐中捐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頓本或作植未詳孰是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破其衆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涉車而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繳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涉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涉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是歲月氏求漢公主超拒還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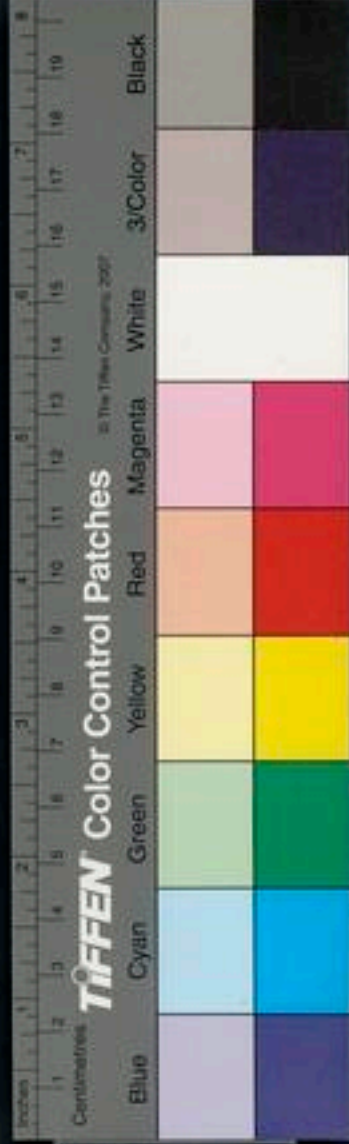
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暈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玉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謝大驚即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迺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西域唯焉耆危須尉黎以前沒都護懷二心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討焉耆兵到尉黎界而遣曉說焉耆尉黎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王莽傳  
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  
來迎焉者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迎超謂超超詰之曰汝  
雖匈奴侍子而令秉國之權都護自來上不以時迎皆汝  
之罪也或謂超可使綏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  
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  
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黎焉者國有葦  
橋之險廣迺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  
以王為屬由橋以下為揭到焉者是城二十里正頃又曰案文營大澤  
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其入山保焉者左侯元  
孟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

王於是焉者王廣尉黎王汎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  
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  
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  
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者是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  
內屬焉下詔曰往者西域寇盜河西先帝使超安集于寘  
以西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政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  
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其封為定遠侯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太公封齊五世葬  
周孤死首丘代焉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  
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王莽傳  
郡但願王入玉門關王門關今沙州去長安二千六百里  
帝迺徵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  
為射聲校尉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贈賻甚厚  
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有戊巳字與  
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  
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  
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  
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地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  
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湯佚簡易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

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以罪被徵如超

戒超少子勇

班勇 字安

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

馬出敦煌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請擊匈奴因復取西

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

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舊敦煌

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

煌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四當焉耆龜茲徑

路南強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於敦煌如此誠便時



東漢書卷之十三  
列傳  
議者數難之卒從勇議。延光二年以勇為西域長史車師六國悉平又發諸國兵擊匈奴其衆皆捕得單于從兄勇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

梁懂

梁懂字伯威

懂音勤

北地人。居人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延

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大破龜茲溫宿姑墨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河西郡復安。朝廷嘉之。數重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

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蔡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賢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慈雪咫尺龍沙懂亦抗憤勇迺負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洋書卷之十一

徐性傳

十七

万

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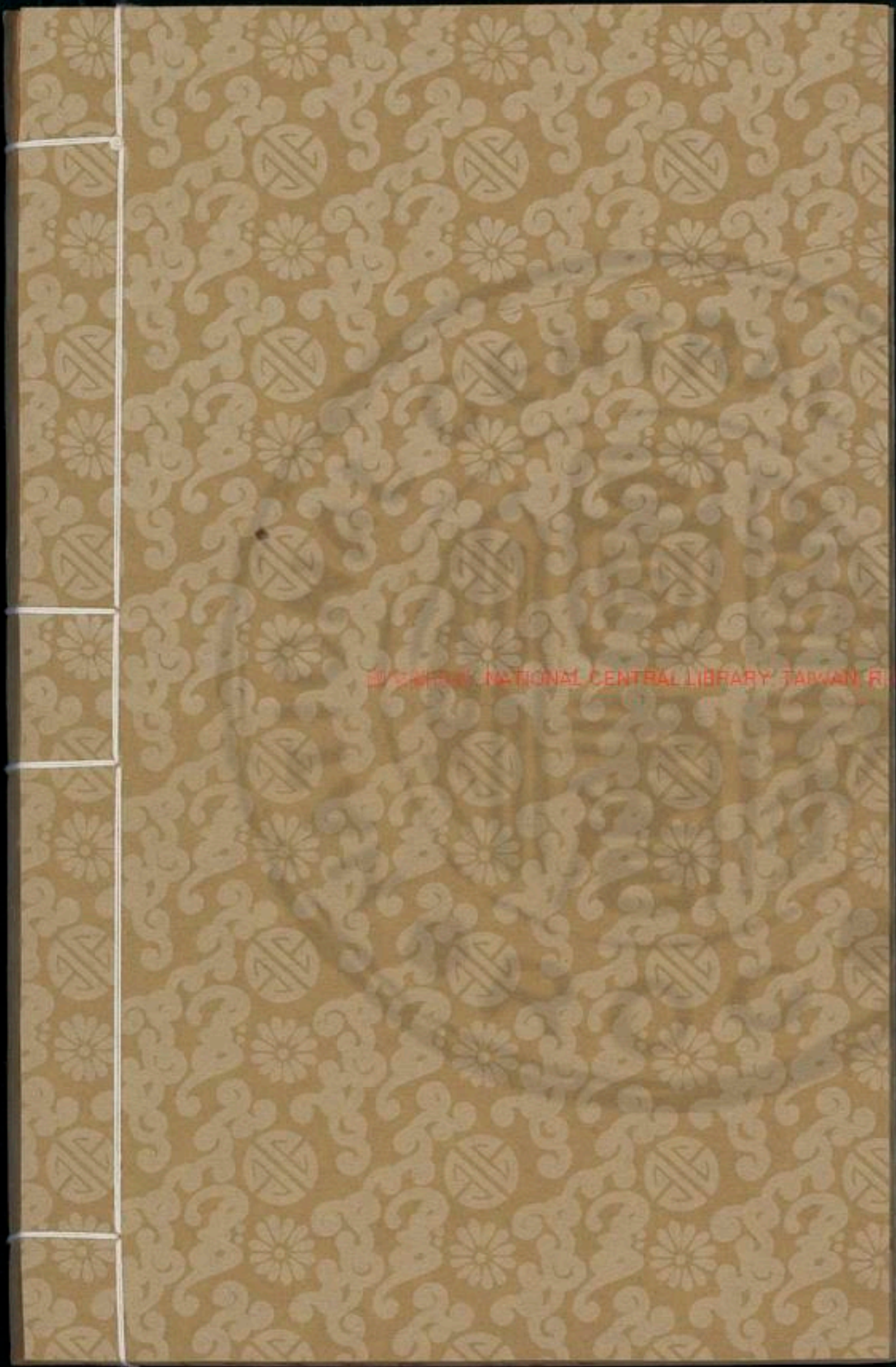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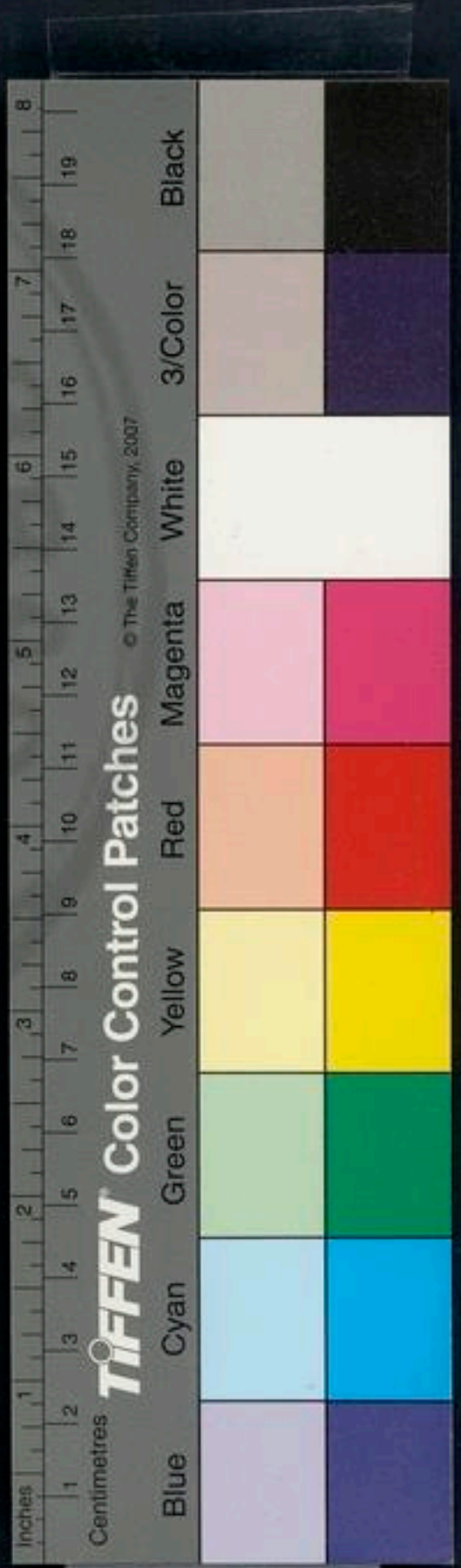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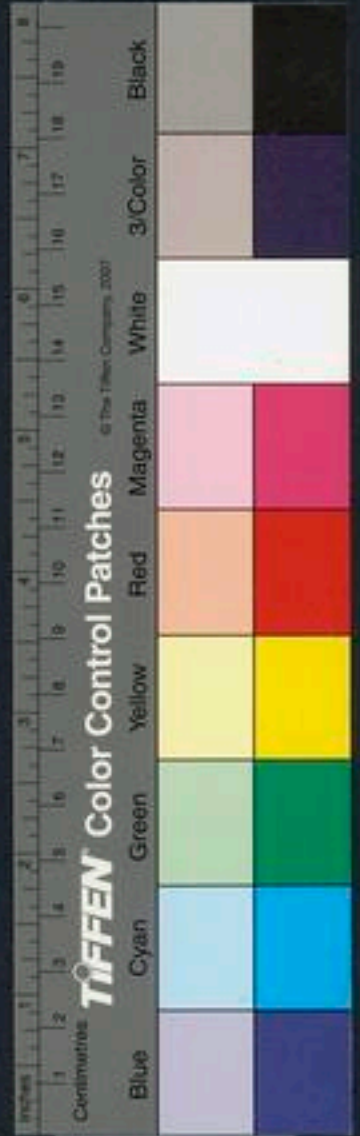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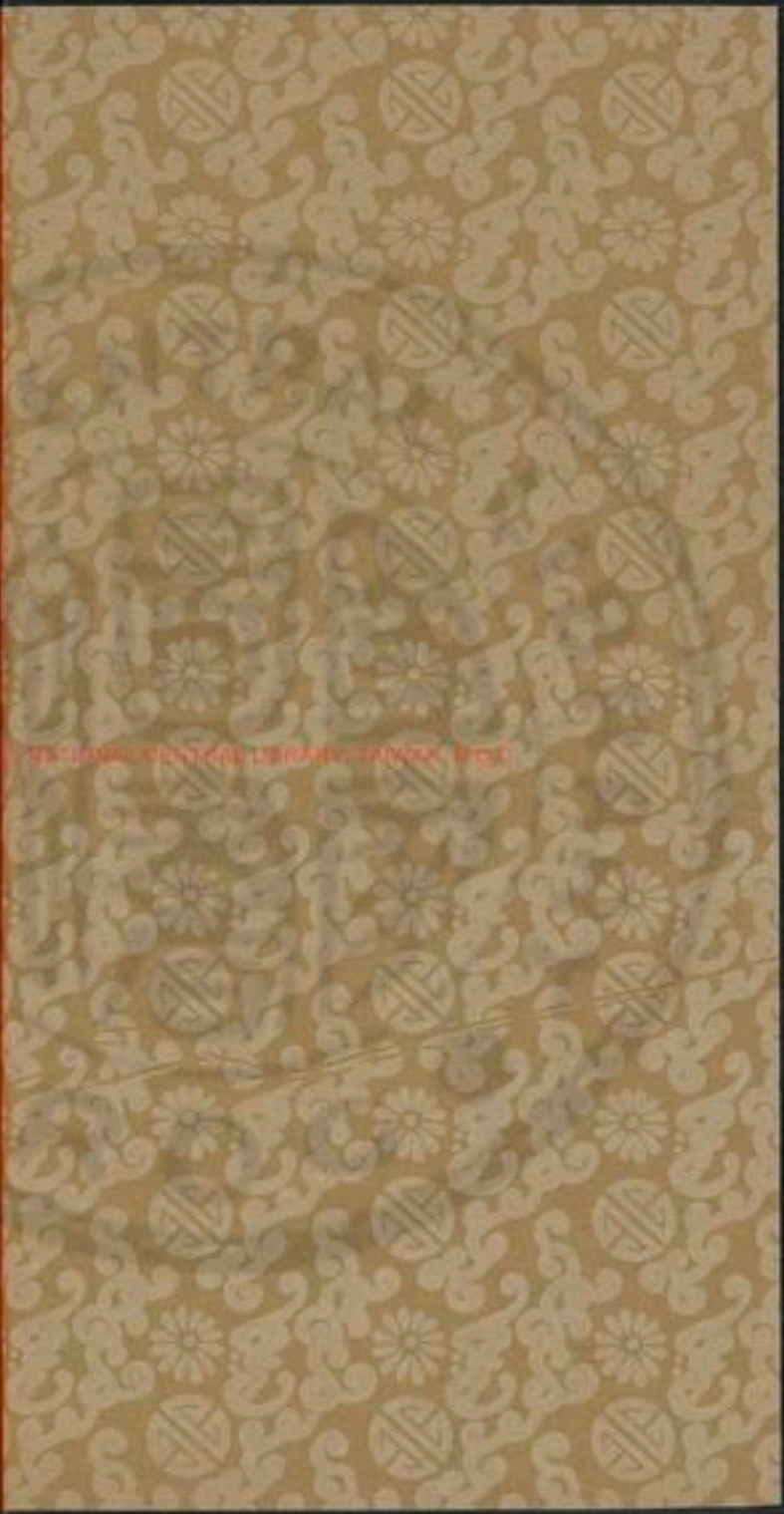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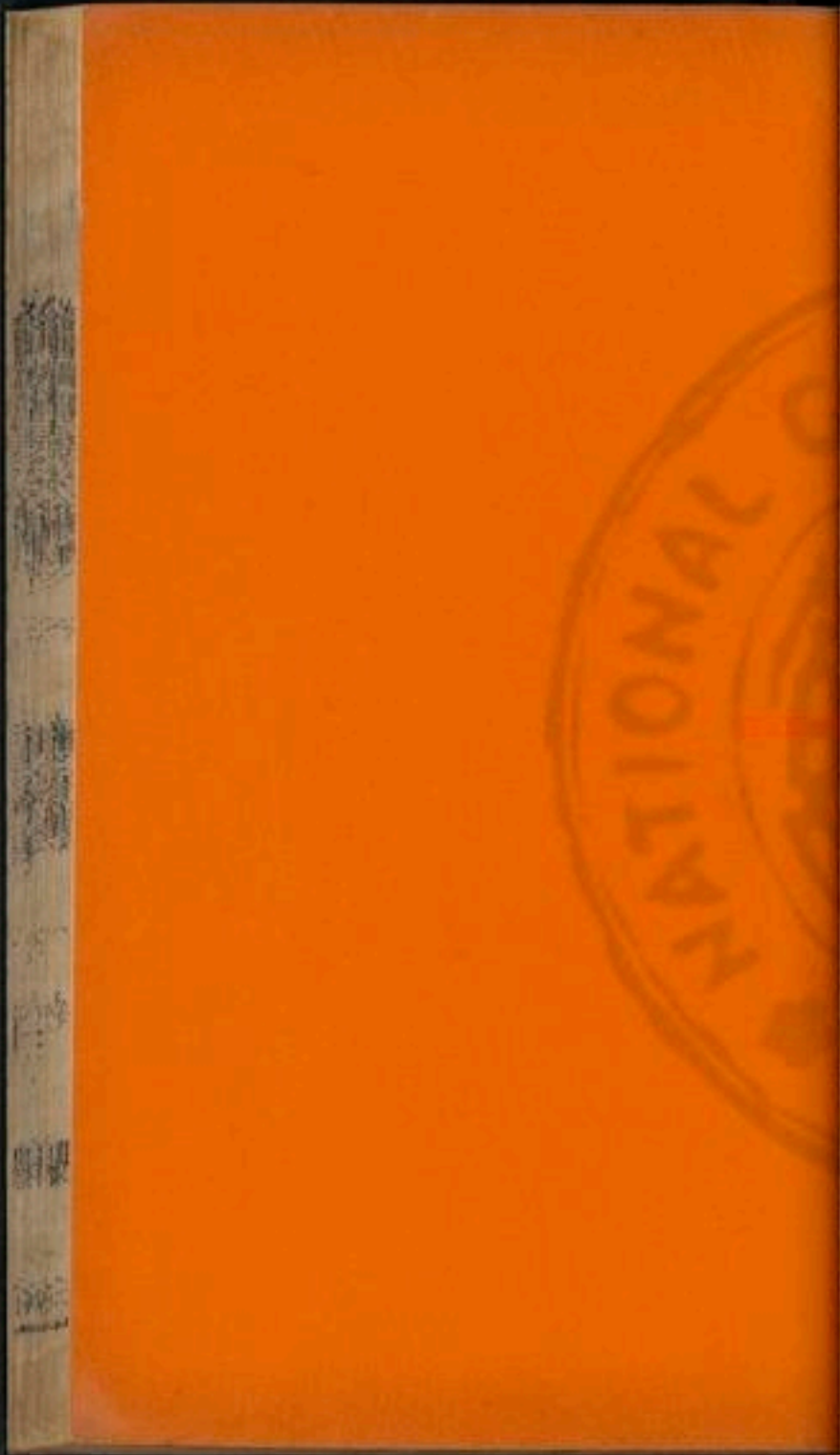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15\* 289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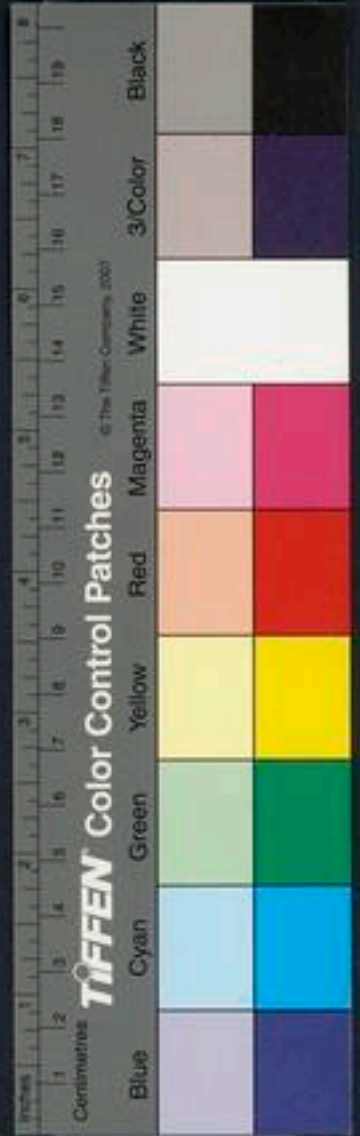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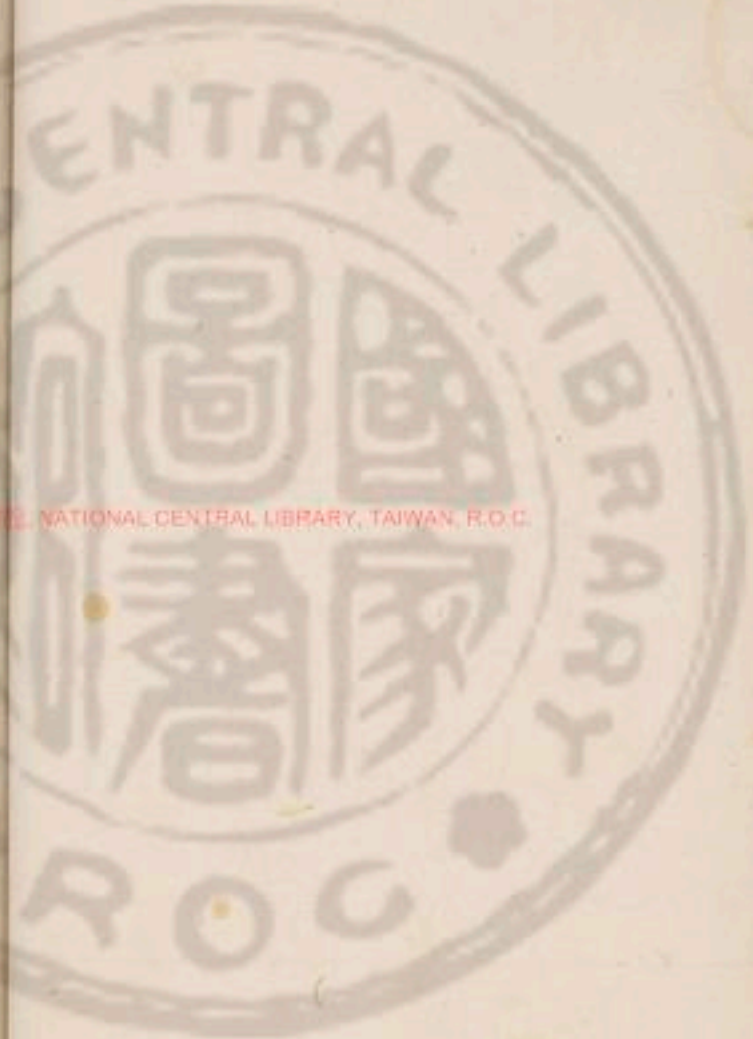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楊終字子山  
蜀郡成都人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習春秋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  
竒其才遣詣京師受業明帝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  
貴終以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  
民怨曠迺上疏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  
易之道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  
欣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  
今以比年水旱灾疫未息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



急惠不下流大獄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頻年服  
後轉輸煩費又遠也伊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  
邊域昔商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  
不毛之荒極乎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  
章班固等以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  
功後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  
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  
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  
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  
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後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群儒論  
定五經校石渠閣方今天下小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  
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  
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  
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  
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  
示之驕奢故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  
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今君位地  
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廖不納子後  
坐誹謗廖以就國○帝東巡狩鳳凰黃龍並集終贊頌嘉



瑞上迷祖宗鴻業凡十五章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李法

事和帝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博通群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中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光祿大夫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

卒於家

崔酺

事安帝順帝

崔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筭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皇后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重重尋寧無摧折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靈臺飾帷帳於阜纛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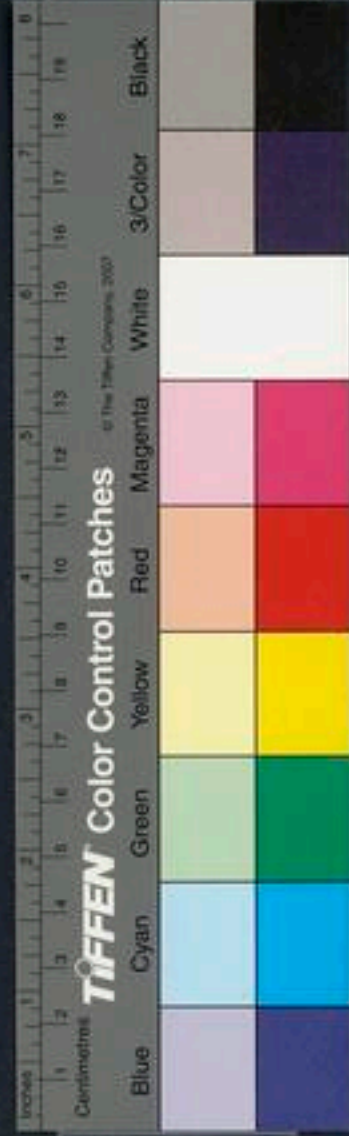


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  
來費用賞賜已不可算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  
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  
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  
位天下照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  
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地  
圻天崩高岸為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  
害彌深願陛下求忠正之臣遠佞諂之黨書奏不省○出  
為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賈文曰案文  
從當作從○順帝即位遷  
輔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

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十萬屢因災異多所匡  
由是權貴共誣輔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初輔之為大  
匠上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  
論六經於石渠光武初興起太學博士內外講堂諸生橫  
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  
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  
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輔免後遂起太  
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輔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事和帝  
桓帝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曾祖順和帝時為河南尹將作



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學○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復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舉茂才○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車騎將軍馮緄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

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黨事起奉廼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子劭

應劭 字靈帝

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舉高第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劭界劭糾率文武連與戰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泰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廼遣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王皆坐殺入當死



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會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  
 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劾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  
 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  
 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  
 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為輕今次玉公以清時釋  
 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初軍愚狃妄自投斃昔召忽  
 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朝氏之父  
 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  
 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願無慮耳陳忠  
 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

親故賢能功貴勤宿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劭凡為駁議

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剛定律令為漢儀迺奏之曰臣所

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繫鳥考及猶是也心焉憤邑聊以籍手

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

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人之族無迺類旃尹文子曰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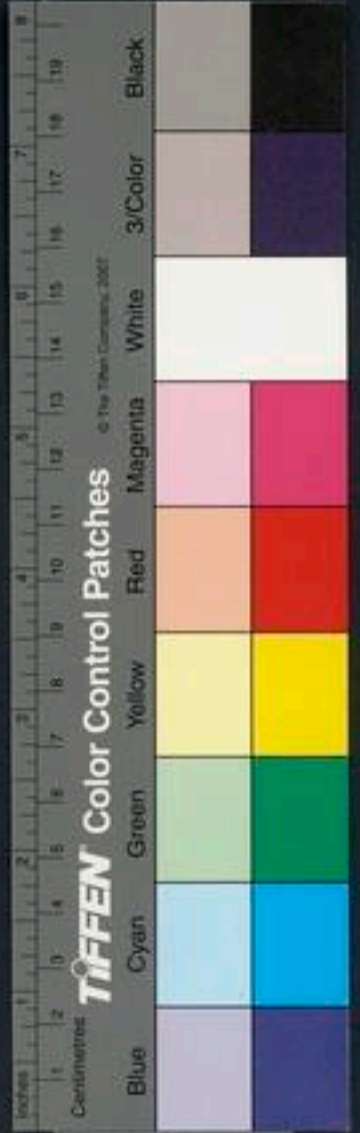
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為璞周人遇鄭貴人

曰欲買璞乎鄭貴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戰國策亦然

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與二說不同左氏實云雖有

事又差舛旂之也緹音襲言赤色縉也左氏實云雖有

姬姜絲麻不棄樵悴管蒯蓋所以代匱也獻帝善之拜為  
 袁紹軍謀太尉○時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  
 然嘆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





典式多劭所立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與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於鄴○弟子瑒瑛並以文章顯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迺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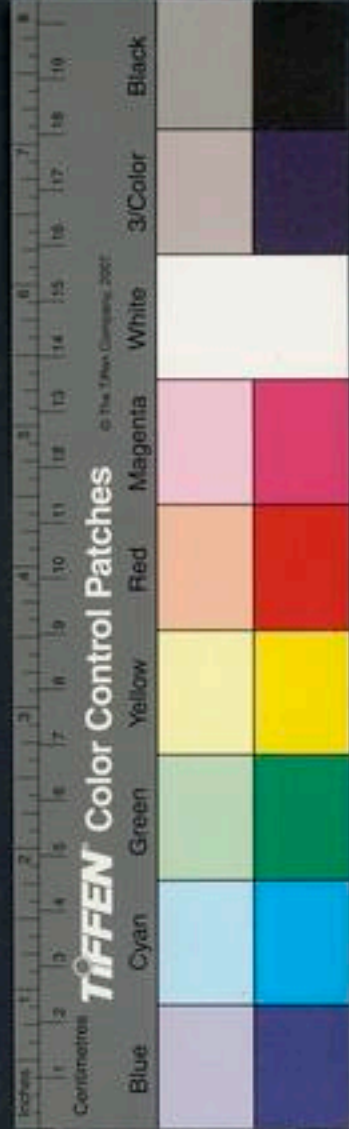
霍譖

霍譖字叔智魏郡鄴人少明經有人誣譖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判章文坐繫洛陽譖年十五奏記於商曰春秋之議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

爰延

許悼公之子名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日光無瑕穢纖介之累止事見公羊傳無故判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醎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商高譖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入為尚書僕射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性質慈少言辭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遷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



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  
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  
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  
矣。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  
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  
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與之對博  
上下媒黷有虧尊嚴昔光武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  
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  
豈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  
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則乾災可

除帝省其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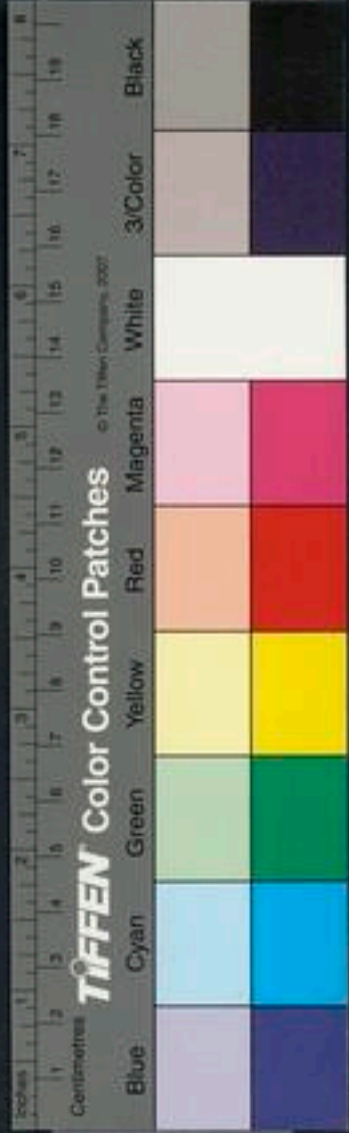
徐璆事獻

徐璆字孟玉

璆帝

廣陵海西人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稍

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  
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以忠屬璆對曰臣身為國  
不敢聞命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  
有臧汚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  
所在化行獻帝徵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  
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  
死軍破璆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趙溫謂璆曰君



遭大難猶存此耶瑒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霍誦資誦數取通而終之以譽諫豈性智固有周徧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勸采章為盛及撰著篇藉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瑒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左傳孔子曰辭之不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三應克聰亦表汝墳霍誦詐懿霍誦請舅延能訐帝瑒亦悟后

王克事肅宗

王克宗丁仲任會稽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因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以諫諍不合去○克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玄俗儒守文多失其真迺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山松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兵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也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根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朴子持去邑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丁寧之曰雅與爾共之勿廣也

疑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爾宗特詔公卓徵病不行年漸



七十志乃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卷裁節嗜欲願神自守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淄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廢學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參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証時短討擿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者其五篇云○貴忠篇夫帝王之功專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

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

賈父曰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

以道事君澤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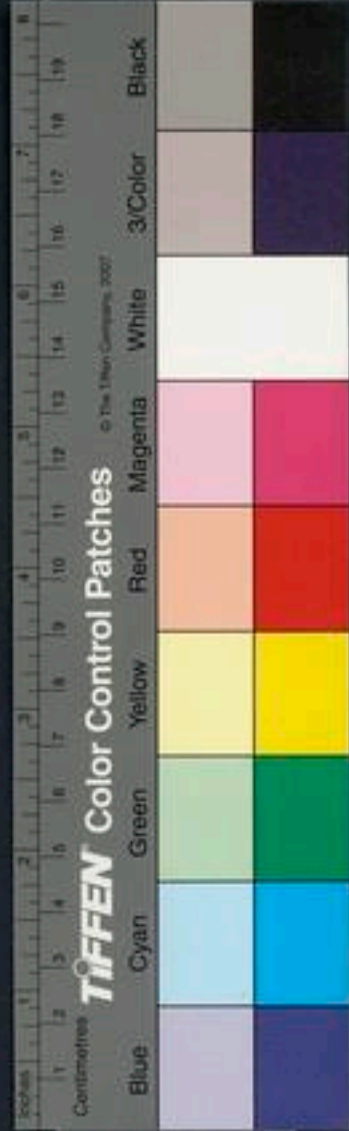
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賈父曰案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稱位能不稱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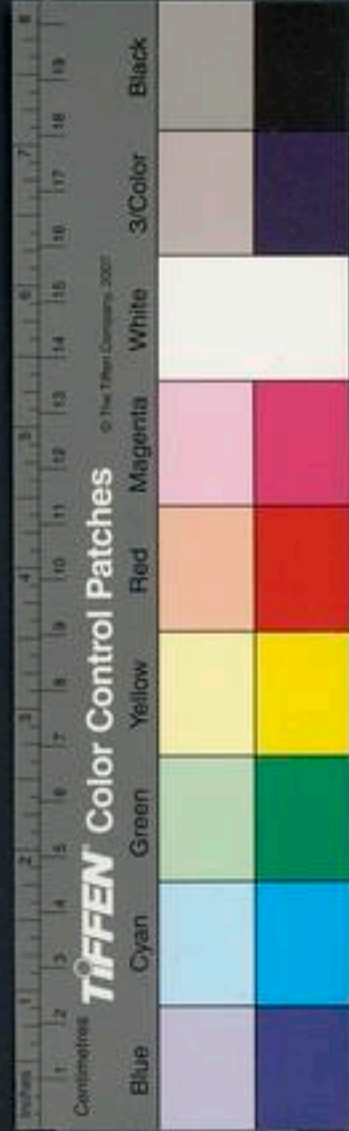
夫竊位之人天奪

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



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僻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心與嬰兒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賊之者非一也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待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財具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

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萬世之功豈不惑哉。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餓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如此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證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



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  
 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  
 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相  
令為或以游博持掩為事 博謂六博 博謂六博 博謂六博 博謂六博  
 左挾彈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  
 益也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  
 以欺誑細民惑百姓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積易為恐  
 懼至使以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  
 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至所欺誤反  
 恨事出之晚此效甚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

屈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碎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

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殫費百鍊用功千倍

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夫山林不

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躬衣弋

絺革烏常帶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

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錦綉綺紈葛子升越  
 甬中女布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  
曰轉歸縣室多幽閉其女蓋織布至犀象珠玉琥珀瑁  
 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詫與說其嫁娶者  
 車駟數里耕薄丁反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一饗



東漢書卷之四  
三十一  
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也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明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

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焉短小大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鹽曰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全色者皆淬之於鹽水濯錦以魚浣衣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強衣飾謂裝飾以成其過衣於氣反出處語默各依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



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  
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  
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郭璞曰羲和蓋天  
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  
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  
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  
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  
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敷  
羲和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文日不受章奏反支日  
用月朔  
為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  
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  
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

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續文曰案文而  
今當作令  
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  
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歲功既  
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且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  
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則侍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  
以行賄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賄故無私於法若事有反覆  
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  
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孰得無屈乎縣丞更言故與之同若  
事有反覆縣亦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  
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





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讀日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詞之民官事相連要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發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劔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

無思哉可無思哉。述救篇曰凡療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強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真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粟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



服戚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遺盜者覩物而不敢取  
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古者惟  
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  
有一赦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有疾宥之澤終無改悔  
之心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肯以  
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  
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  
亦去職還家晝則規臥不迎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  
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  
不及帶褻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衣縫掖之衣鄭玄注縫掖猶大也大掖之衣大快也  
也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  
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  
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  
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  
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  
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  
○統性倣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



生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即後參丞相曹操  
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  
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  
一東海繆襲常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今簡撮其  
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  
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  
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逞勇力  
與我競雌雄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  
足復校乃始羈繫頸就伐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  
長矣或曾與我為兄弟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

彼之蔚蔚皆凶詈腹詛幸我之不成

蔚與蔚  
字通

而以奮其前

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雖下  
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  
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諭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用  
其聖育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  
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嗾騁其邪  
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鄙衛之聲信  
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  
家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  
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



東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  
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  
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  
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漢興以來相與同為  
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  
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  
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舡車賈販周於四方糶  
居積貯滿於城都琦賂實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  
不能受妖童美妾填卒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  
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

清醇之耐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  
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夫亂  
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  
之時踣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詩注云踣曲逮也踣累足也  
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  
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奸人擅無窮之  
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嗟呼不知聖人救此之道將  
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損益篇曰作  
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詭於  
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



東漢書卷之四十四  
伍長統傳  
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  
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  
自恣志意無厭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  
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  
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汚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  
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  
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  
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  
惠出有大為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  
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奔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執善者

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雍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  
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  
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綸青綵緞鄭玄曰綸  
今有秩者大夫所佩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二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  
之後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  
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小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  
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  
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綱紀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  
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  
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





東漢書卷之第廿二 何長綰傳 十九 張

鞭笞下猶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  
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  
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  
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  
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  
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  
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  
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  
人有罪亦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言  
當殺之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

通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周禮大司

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續呂侯之詳行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制國  
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  
縣或相去數百里雖多山陵濬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  
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  
審什五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  
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豈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  
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  
以習師田脩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階差信賞罰以  
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

東漢書卷之第廿二 何長綰傳 十九 張

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惰有事不迫遽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  
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  
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行伍之長推什長已  
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吏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  
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  
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  
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此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  
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  
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言之云

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  
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  
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惡  
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烏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  
廼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也蓄積非橫賦斂以  
取優饒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廼可絕也蓄積誠  
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  
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  
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  
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



者為高饗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  
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  
非立功之實也自拘束而繫其身也以廉舉而以貪去欺呂反  
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  
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  
置筭以待天下之君子也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  
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  
今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  
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  
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今田

無常主民無常岩吏食日稟給祿班未定買父曰案文可

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法誠篇曰周禮

六典冢宰貳主而理天下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

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

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

諧相倚則違矣元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

之職備負而已然而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

家寵被近習之署親其黨類用其私人顛倒賢愚貿易遷

舉貪殘牧民怨氣並作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

東漢書卷之四十四 食貨志第四十四 三十一 長





讓三公至於死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慈謹慎循  
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  
邪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  
感絳侯之困辱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  
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當曾莫之悟嗚  
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  
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  
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執異也夫使為政者不當與  
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  
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買憲之徒藉外戚之

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足詔詰朝而決何重之  
畏乎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

尚猶遠也

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

易時敝也夫遭運無恒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

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轂飲化迹萬肇情

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况

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

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玄聖御世則天

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思運文朴進行用明

居晦回沈於曩時於音穴回沈猶與戈陳組參差於上



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豈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  
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  
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  
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與奢同踈禁厚下以  
毫大陵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  
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  
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  
在令取責能約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高太  
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國子即子產宣孟改冬日  
之和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平陽循畫一之法

平陽侯

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

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

靜者以席上為腐議跡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席上俗

老子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

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

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

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群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運必疾舉端自

理滯隅則失詳觀時靈成昭政術

孝明皇帝九子



長沙書局影印

卷之十四

十四

張

朱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章帝賈貴人生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矯貴之無厭者慈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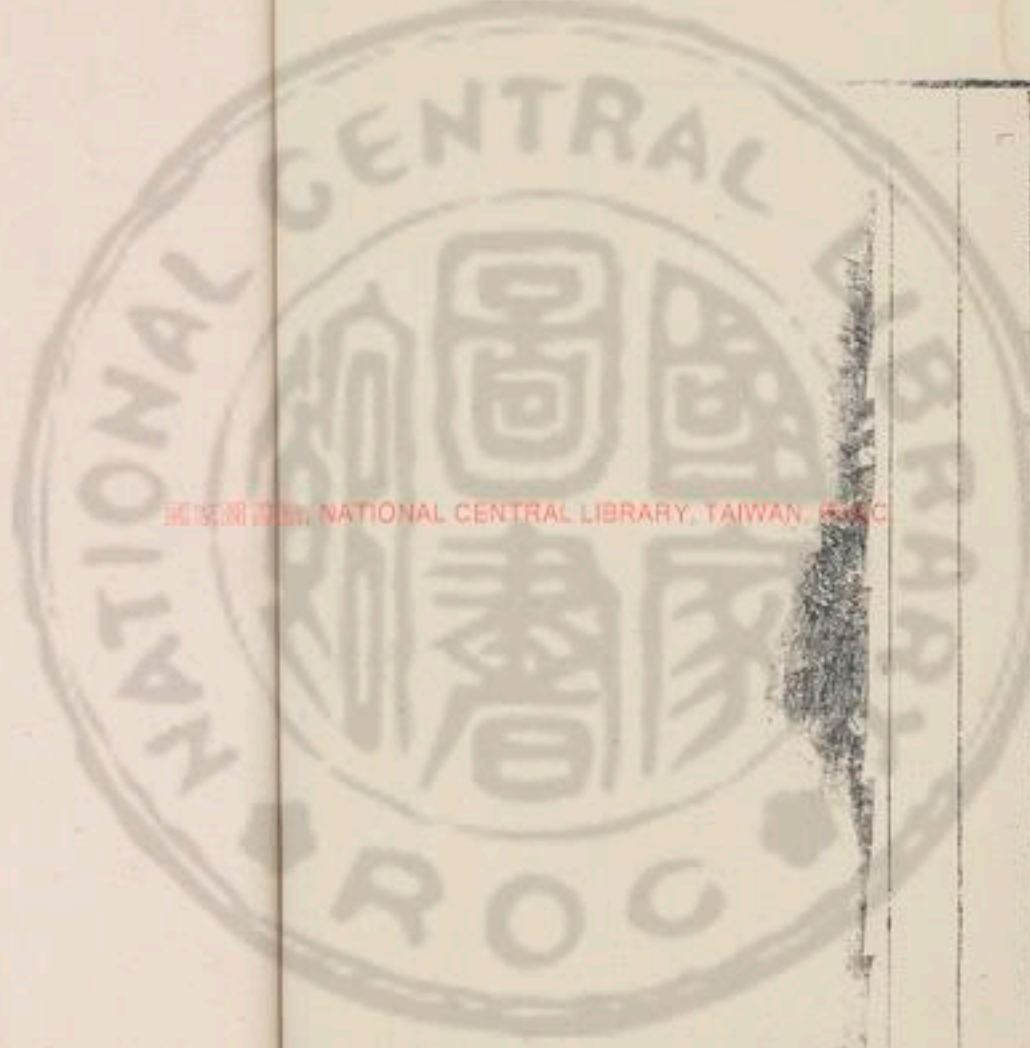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

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及也黨惟荒忒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四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eft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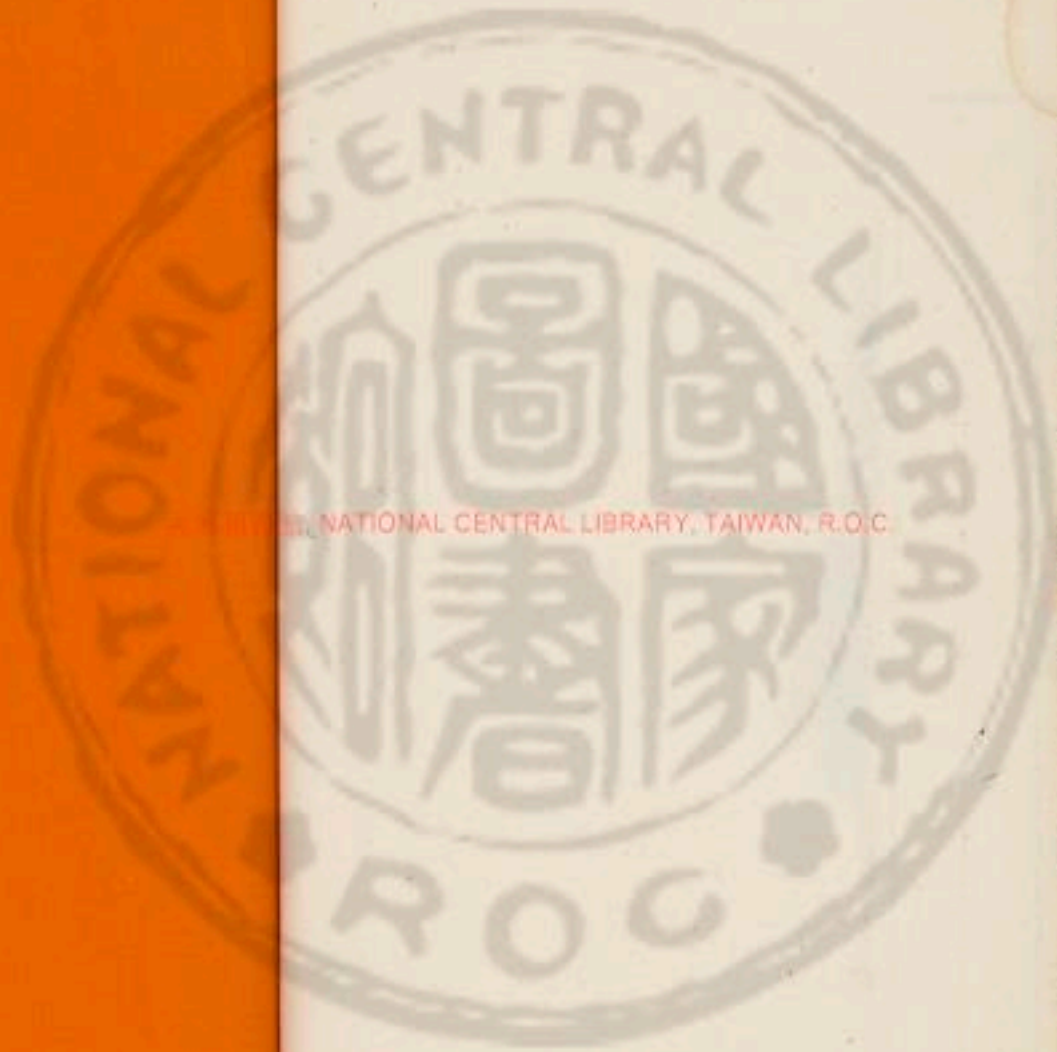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二  
目錄  
一  
卷之二  
目錄  
一  
三  
五  
九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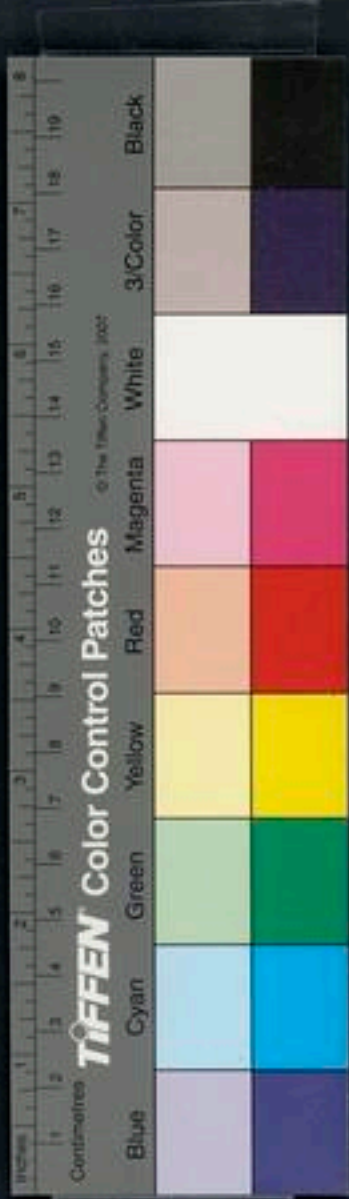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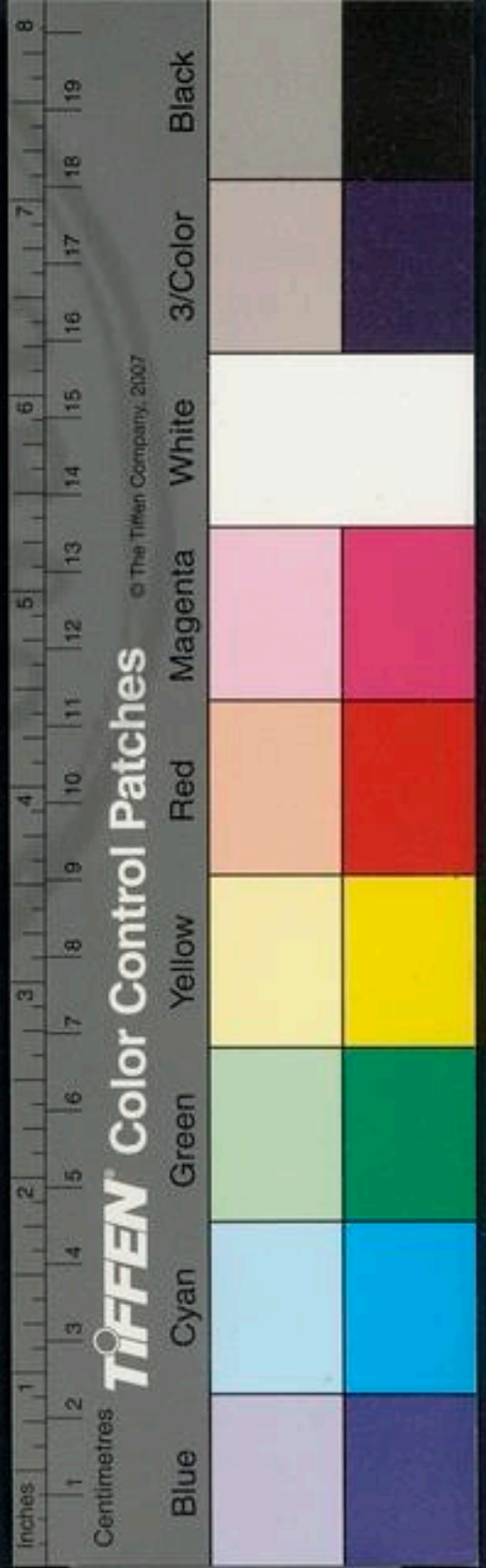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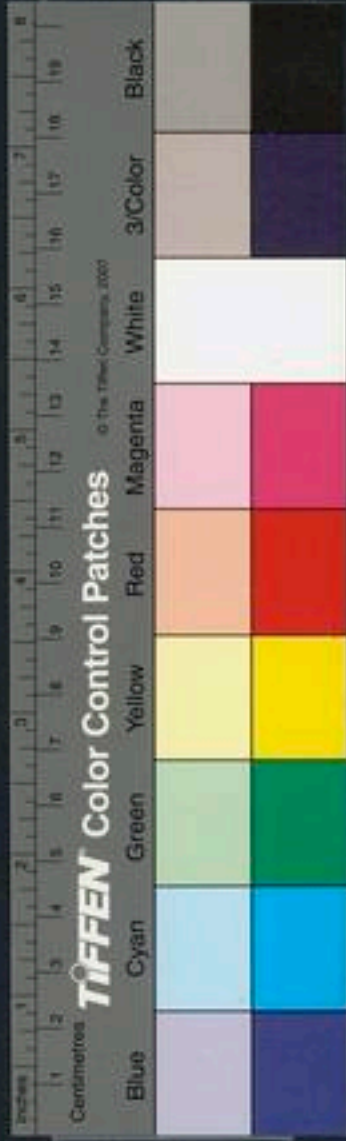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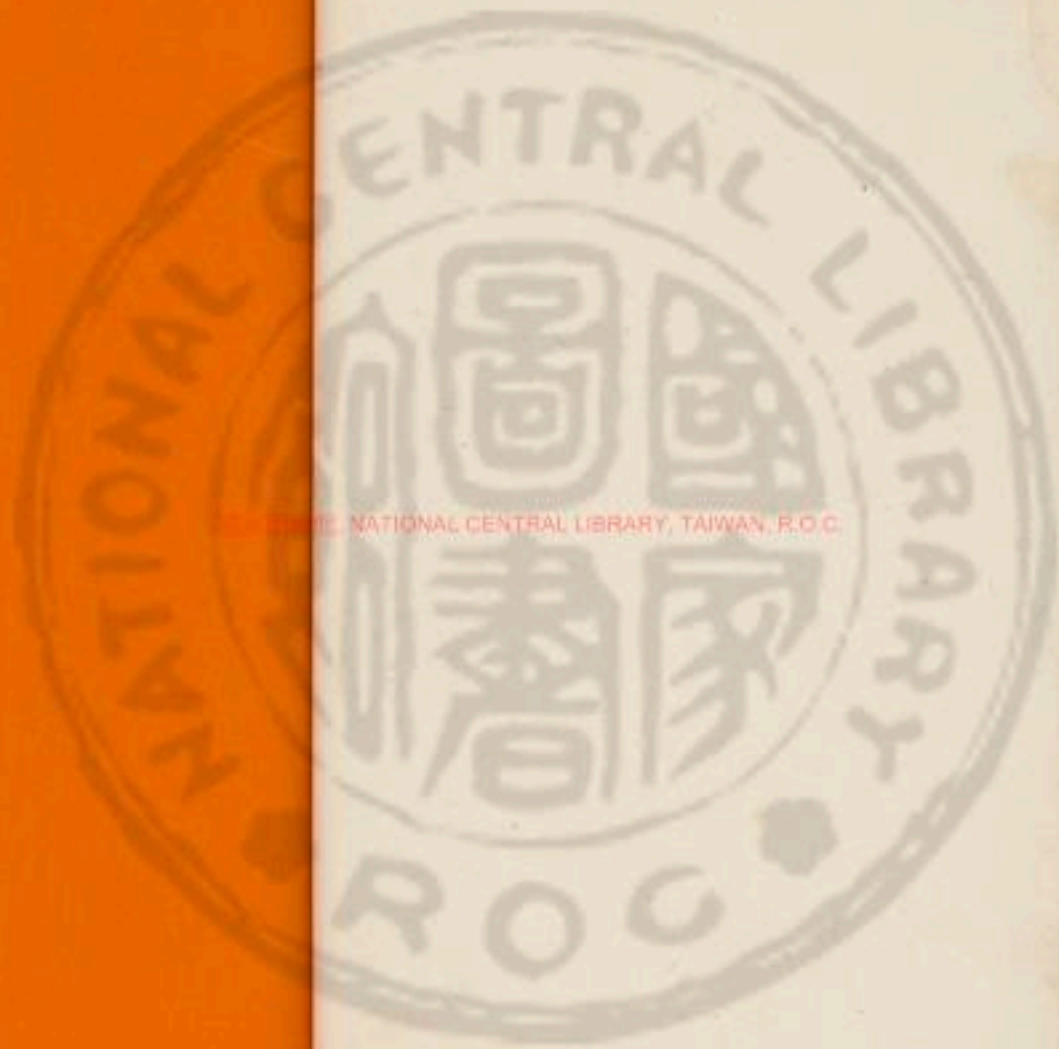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33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  
28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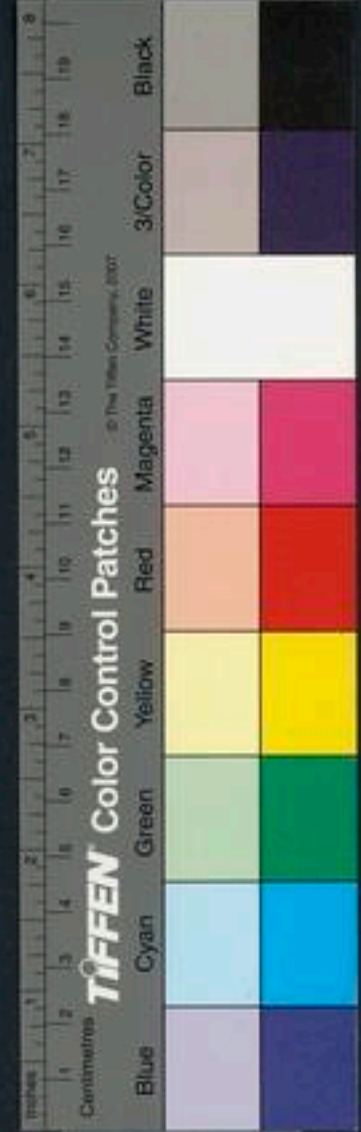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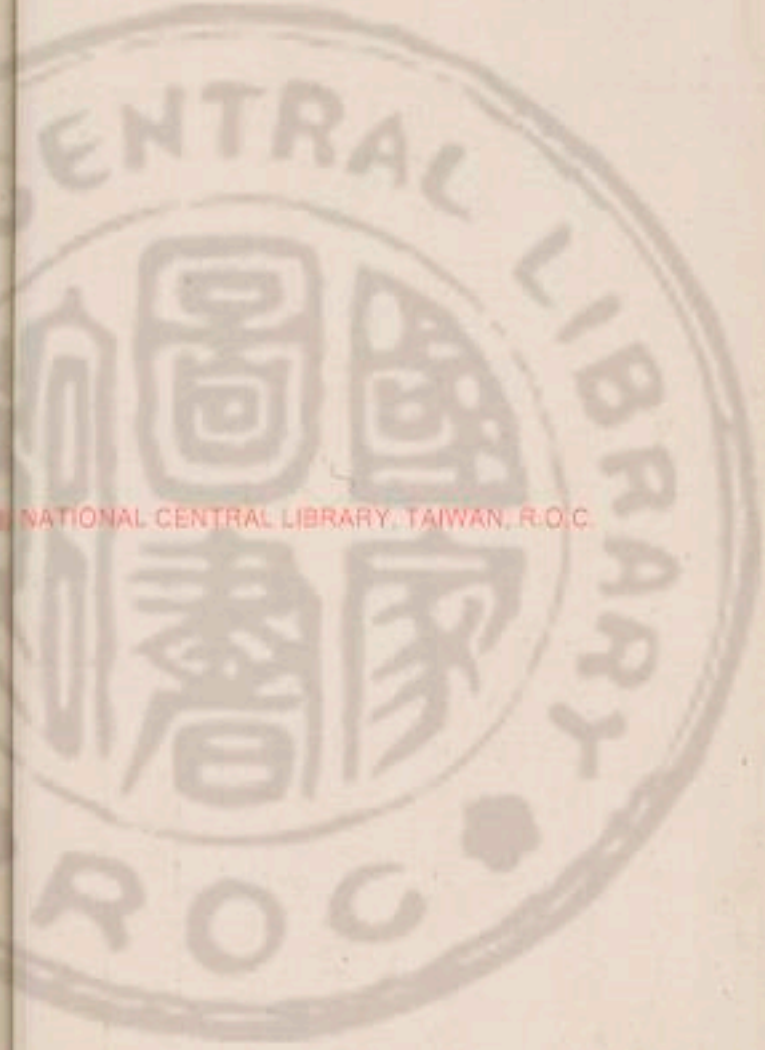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飾卷之十五

列傳

李恂

事肅宗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韓嬰教授諸生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主蕃國之使胡之商賈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麝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



席自給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實也

陳禪事安帝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永寧元年西

南夷國王禪禪徒及獻樂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

之禪獨離席太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

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夾谷孔子攝相齊奏樂倡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於是斬手足與處

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

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曰以雅以南薛居

夷樂曰南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

菴候城障尉會北匈奴入遼東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

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

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

胡中珍貨而去

龐參事安帝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初仕左校令坐法輪作若盧獄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遣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

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

疲會樊犇上疏薦參曰臣聞鶩鳥累百不如一鷄昔孝文

皇帝



悟焉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河  
 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  
 徵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也宜赦參刑以為軍  
 鋒必有成效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  
 也而徵騰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參奏記於鄧騭  
 曰千里運糧遠給武都西郡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  
 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  
 務富其民不貪積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  
 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  
 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騰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

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  
 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甌一大木  
 水一盂置戶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  
 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按大  
 本雄者欲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  
 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彊助弱以惠政得民。遷護羌  
 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  
 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既已失期迺稱  
 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馬融上書請之曰龐參文武  
 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



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

左傳曰荀林父及楚戰於邲晉敗績請死晉侯欲許之士

貞子曰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積於明晉侯復其位

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侯復其位

伯曰不之罪故晉侯拜赤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宜遠

監三君使參僅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

化書奏赦參等為大鴻臚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

以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

所陷毀因災異策免復為太尉病罷卒於家

陳龜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法公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

北州龜少有志氣拜京兆尹時三輔彊豪之族多侵枉小

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

邊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遠將軍龜上疏曰臣聞三

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

忝鷹揚之任詩曰惟師尚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

鄙土地瘠瘠音薄土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

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縣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

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兵者或舉國掩戶盡

種灰滅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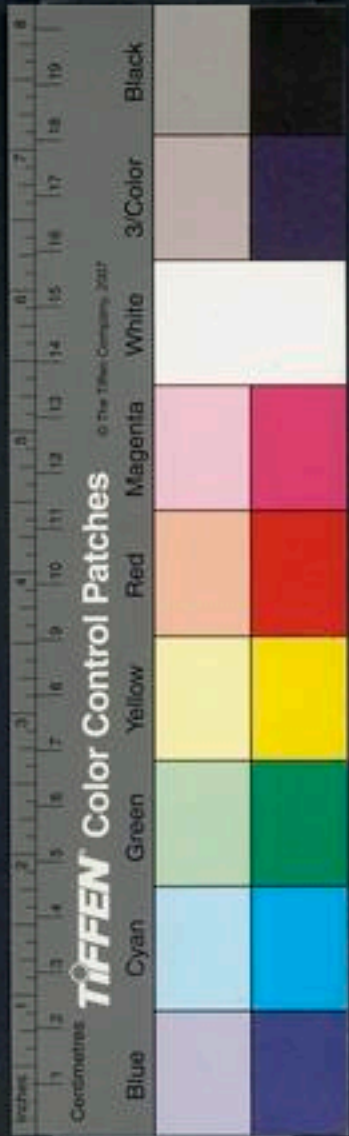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 陳... 一... 四... 彈... 通...  
之聲招致災害宜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為  
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  
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  
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  
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  
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  
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經常歲以億計。梁冀與龜素有  
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  
骸骨歸田里

橋玄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時梁  
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  
鄉里。徵為漢陽太守郡人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  
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  
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  
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為譏。轉司徒素  
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以國  
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就醫里舍。初曹操徵時  
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  
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已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





祭奠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薨牖而辭三命在子曰原

攝亮贈周禮一命受始漢陽之幽人乎龐參躬求賢

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

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橋玄會姜岐以道如令其道可

忘則強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

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之命

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責必有所屈賤亦有申矣

贊曰李窮勤身甘飢辭鎖禪為君隱之死靡貳詭習邊

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崔駟子峻孫寔

崔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祖篆王莽時為郡文學甄豐舉

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

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投劾辭自劾有後以為建新大尹

不取千乘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上有老母下有兄弟

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

縣續漢志曰郡國以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班布

所至之縣獄犴填滿御亭獄曰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

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于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

掾吏叩頭諫曰頁父曰案史當作史總言之掾朝廷初政

位恭即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

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

公十遷於釋史曰利人不利君邦子曰利人孤利也遂遷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

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慙愧漢朝遂

辭歸不仕。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盡通古今訓詁百

家之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任

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寔駰擬揚雄解

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或說已曰子韞積六經韞積也

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目俯鈎深於重淵仰探遠乎

九乾謂天有九重也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

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抱景特立與士不羈蓋高樹靡

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明運天德以

君世憲王僚而布官法三王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

賢率博德以厲忠孝務美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

鑄錙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關紫閣據高軒堦乘闕蒙

竊惑焉胡為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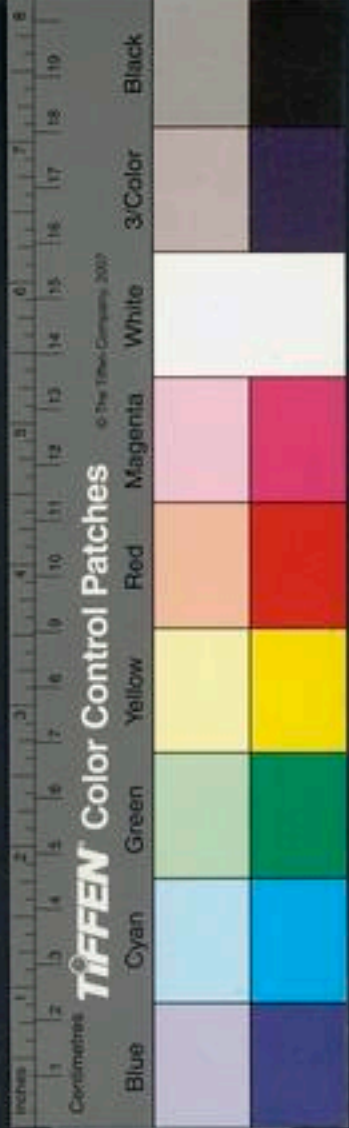
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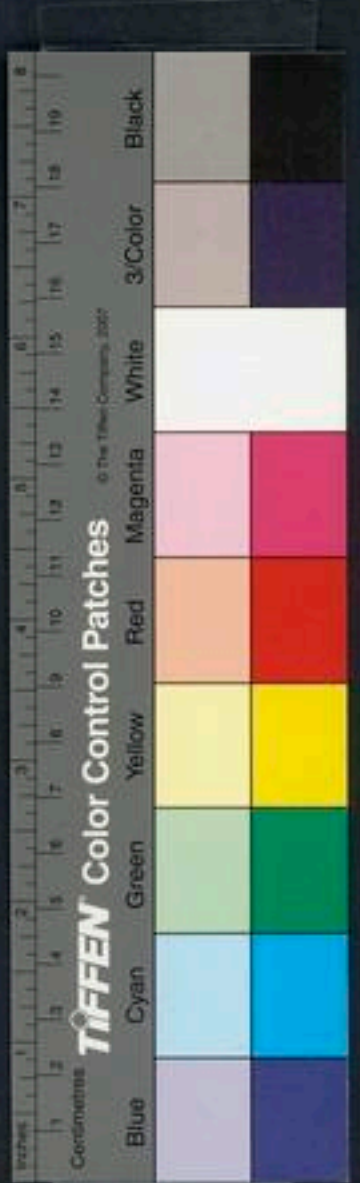
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君子通變各審

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惟了曰此人無澤與辨為安辨

之淵終身或盥耳而山棲盥洗也詩由字武仲隱於沛澤

不反也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





東漢書卷之五十五

傳馬伯

七

引

由以為巧乃或草耕而僅飽呂氏春秋曰伯成子高唐虞

見之則或木茹而長釧或曰鮑焦衣或重聘而不來接

與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

聘之曰願煩先生生理江南後與笑不應使者去而遂徒

或望色而斯舉叶韻音據新序曰伊尹家取屠負或以後

夫發妻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史記西伯特出

非能非德乃伯王之輔若夫紛穢塞路及凶虐播流條

垂藟蔓音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

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皐陶謨先遭洪水憂高祖

嘆而子房慮高祖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禍

不散而曹絳奮曹參絳侯勃者天下結不解而陳平權高祖擊

白登被圍用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圭冊顯

功銘昆吾之冶墨子曰夏后開冶使康折金鑄鼎於昆

之勒景囊之鍾吾蔡邑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功銘昆吾

鼎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入溺

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反持也規矩其步

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今聖上之

育斯人也撲以皇膺離以唐文煥乎六合怡怡比屋為

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普

才反土器未燒者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

才反土器未燒者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

才反土器未燒者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

才反土器未燒者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

才反土器未燒者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



東漢書卷之五

律考

一

張

存而良馬執言求物既止不負良馬力也陰事終而水

宿藏胡令曰孟冬昏危中至伏藏功畢而大火入為大火

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

衡陽之林岱陰之麓林山曰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蕪拱把不

為之數蕪殖也兩子曰悠悠罔極亦各有得故進動以

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前書晉義曰柱國復靜以理則

甘糟糠而安糝糲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恭

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樓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隋和

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潘書曰因

也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昔孔子起威

於夾谷解在陳晏嬰發勇於崔杼解在馮曹劌舉節於柯

盟史記曰曹未事魯莊公為將與齊戰三敗魯懼欲地猶

取動乃下嚴克捷於疆禦下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

甲范蠡錯執於會稽置也說謂謀畧也史記曰吳王敗

乃伐吳吳魯連辯言以退燕說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

下仲連道燕將書包胥單辭而存楚左傳曰楚昭王為吳

秦乞師秦乃唐且華顛以悟秦唐且即唐雅也華顛白首

敗吳復楚國九十餘西見秦王曰大王之救不至是其

使請救不至羅童牙而報趙甘羅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

羅童牙而報趙甘羅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

也原衰見廉於壺飧昔趙衰以壺食從徑餒而不食故使

更漢書卷之五 律考 一 張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崔瑗傳

處原見宣孟收德於束脯呂覽曰趙宣孟將之鋒見桑下胡駿反而弗食問其故曰受而復與脯二束吳札結信於立木徐記曰季札使過有母復與脯二束君死乃解劔挂徐君冢木徐君好季札下外傳曰魯男子獨處夜暴風雨婦人起而託之男子閉門不納婦人曰子何不學抑下惠然姬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顏回明仁於度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救未詳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俗本四多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嗟嘆之謂密憲旨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由此候憲憲然復迎門從山爾及揖為上客及憲為車騎將軍辟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

千石雅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後以數諫憲稍踈之出為長岑長縣駟自以遠去不得意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等合三十一篇中子瑗

崔瑗

瑗字子玉傳父業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解在傳與馬融張衡相友好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邵吏以事繫東郡發于獄獄之獄掾善為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舉茂才遷汲令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崔瑗傳

致啟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循行郡國八使見以周舉傳

賊罪奏瑗瑗自訟得理出。瑗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

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南陽文學官志之類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者皆自以弗

及又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

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子寔華喬書曰瑗好

或言太奢瑗聞勸妻後勿過

菜具終不改奉祿盡於賓客

崔寔

寔字子貞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舉至孝獨行除為郎明

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以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

要言辯而確正也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實

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

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

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

之謀乎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政令垢翫垢惡也上下

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嗷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

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

決壞枝柱邪傾禮記曰木葉旋裂糾箴請補綻在莖及柱陵上反隨形裁割要措

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

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

而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

東漢書卷之五 崔寔 一 引 蘭



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故言事

者雖合聖德輒見摘奪語曰從後季曰辨何者其頑士

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今既不能純法

八世三星五帝也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

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

之則亂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

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也靜薦勳祖廟享

號中宗等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多行寬政威權始奪

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

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遠

權救敝之理也

左傳齊桓公伐楚責包茅不貢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桓桓公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

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能經鳥伸

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

之膏莊子曰吹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也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度紀猶年延也鳥伸

不可療傷寒也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

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

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

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

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

是傳





東漢書卷之九十三  
律考  
為銜勒以百官為樂策者取馬者正銜勒前樂策善銜  
人者一德法正百官焉駘達來及銜脫也皇路大路也  
將柑勒鞅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何休注公羊  
銜其口柑力炎及勒馬轡輶車轅鞅猶束也說苑昔高祖  
曰鑿設鐘和設鞅馬動則鑿為鑿鳴則應行節  
金肅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古梟首  
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  
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  
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  
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定律減笞輕種自是之後笞者得  
全並見前書刑並見前書法志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殺乎  
非以寬致乎也

致堂胡氏曰崔寔之論出於子產子產曰太上以德服  
民其次莫如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  
無脩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惡齊之之難也故寧以  
刑辟行政趣目前之效爾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跡可  
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為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  
然特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  
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禮志傳  
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  
殘之弊又從而濟之者乎易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暴  
陶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  
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寬則得衆故居上不  
寬比之臨喪不衰為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故天地之  
常理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  
犯法不誅者豈寬之理哉所謂恩施目前姦宄得志綱  
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式三王盪亡秦  
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

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  
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寔後為五原太  
守五原上宜麻泉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  
卧其中寔至斥責儲時為作紡績織絰練緼之具以教之  
維布也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厲  
縹采也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為第母劉氏有母儀

淑德博覽善傳常訓寔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

焉○初寔父卒剝賣田宅起家瑩廣和曰剝削也葬訖資產

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譏之寔終不改

亦取足而已不求盈餘及仕宦謂及曰案文歷位邊郡而



愈省薄及卒家徒四壁無以殯斂所者碑箴銘詞文表記  
凡十五篇。寔從兄烈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買官爵公卿  
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  
倍輸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  
財而後登公位列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  
日天子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謂固惜也或  
引為價也烈於是聲譽衰咸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  
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有不謂當為  
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  
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過而

走孝乎以武官故鈞曰葬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  
不孝也烈慙而止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流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駟  
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  
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以結好禮位  
固士相見之禮贄冬用  
雉夏用脰音渠乾雉也由此知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寔  
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龜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劉向別錄曰言  
若彫龍文也禪謂相傳也建  
新恥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  
沉沉瑗不言祿亦雖冤辱子旨持論感起昏俗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張 交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

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效時斷序

徒秋將故河淮嘉止曰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臠實以

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

及也嘗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皇南端高士傳曰黨

見仲叔舍無菜道之生蒜仲叔曰我建武中應司徒侯

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勞力仲叔恨曰

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

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

去案非曰劾白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

吏常給焉仲叔恠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

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恁而字君

大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散與九族匈奴寇其

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不至永

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後辟而應焉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不來驃騎執法

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安陽人魏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張 交



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方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迺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土何有哉若許特強諫死而後歸諸勸行者後何益也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十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周燮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止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欽頤亦曲也敘丘九反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

多有異貌伏義牛首卑陶鳥喙孔子牛脣與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

始在髫髻髫髻徒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

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舉孝廉賢良方正特

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燮猶執羔及南

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

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園之陂

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綺季東園公角里先生謂四皓

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滑古沒及混也同其

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因自載

到潁川陽城遣生致敬貢父曰紫文少一門子遂辭疾而歸良亦載



東漢書卷第五十一  
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其所良字君即少作縣史年三十  
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後廝後也因壞車  
殺馬毀裂衣冠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  
君臣鄉黨以為儀表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穎川荀淑至  
慎陽遇憲於逆旅客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  
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闕一作所未  
及勞問迎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是  
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

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  
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慙之在前忽焉後固難  
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  
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  
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  
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闕闕父曰宗來問子奉  
奉高則闕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  
宗曰奉高之器器音諸汎濫汎音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  
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  
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



就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

服深遠去玳吝

玳音此據說文當為此玳古字也

將以道周性全無德

而稱乎余曾祖穆侯

范汪安此侯軍益曰穆侯

以為憲蹟然其處順

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水議其方若門於

孔氏其殆庶乎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

今洪州也

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

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息之。

後舉有道家拜太守皆不就尚書令陳蕃等薦處士豫章

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

闕見表安傳謝承書曰闕少脩共節

京兆韋著

見龐傳不書曰穎川李曇德行純備可登三事

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著

誰為先後蕃對曰闕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

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鑿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

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

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

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四方名士會葬鄆林宗等疑其

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



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靈處及林宗有母憂釋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且戒賢行所舍主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欲蒲輪聘釋會卒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謝承書曰肱篤孝事繼母兄弟同被竅以慰母心肱嘗與季江謂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欲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曰肱與季江行道野宿為賊劫欲殺其兄弟肱謂曰弟之父母所憐季江言兄家之珍寶賊棄之而去桓帝

嘗徵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闇以愁翰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專執朝事徵肱為太守肱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爵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賣卜給食及卒弟子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文獻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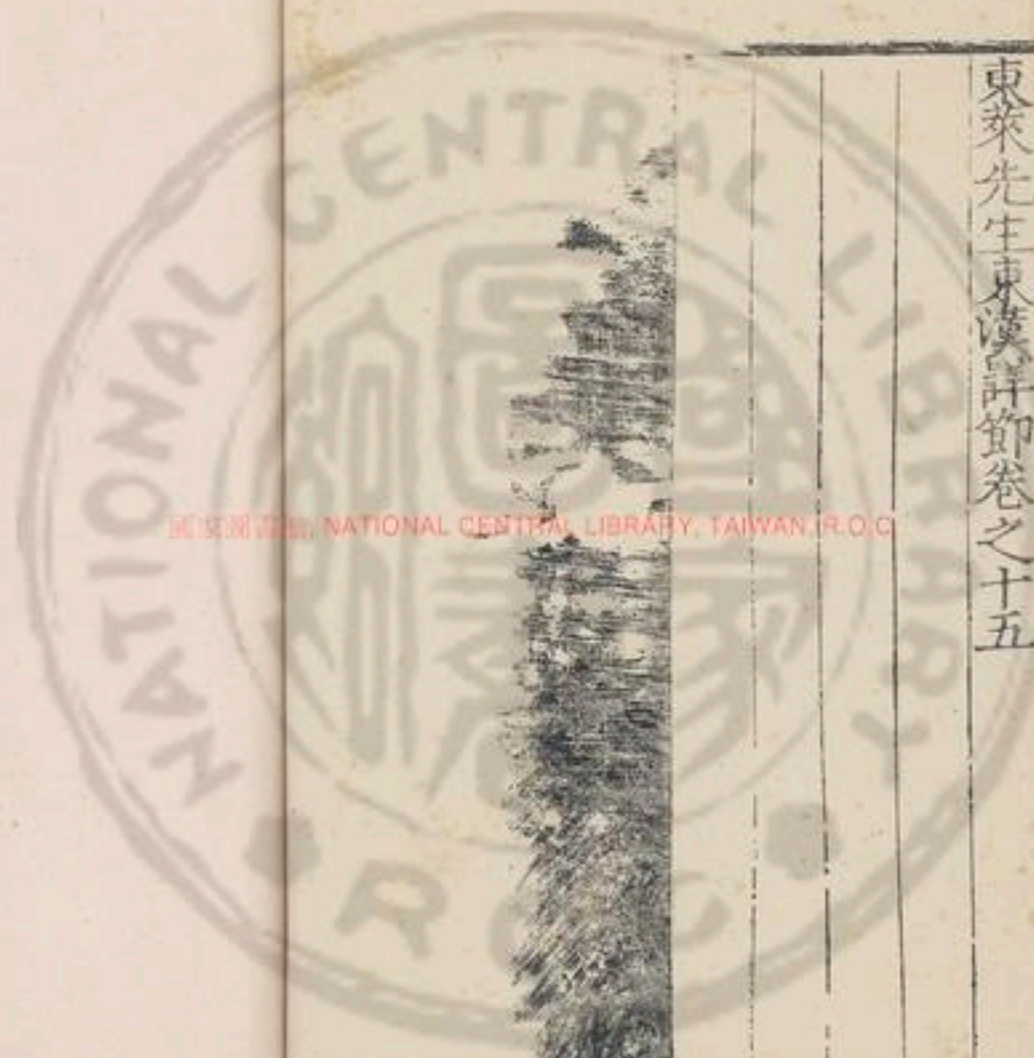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五十五  
從父報警後太之從母  
配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進諫曰  
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  
表旌虛意究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王得感死論  
○蟠家貧備為漆工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讓之  
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安貧樂潛味道守貞不為  
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京師游士  
次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許謂機  
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  
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文選今

擗舊先驅請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備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大將  
軍何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昔人之隱遭時  
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謂巢穴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楚詞  
歌被髮狂歌箕子被髮狂也今先生處平壤游  
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  
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而終全其志

晉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連理用同廢與其避  
棲岩若蒙穢穢仕亂悽悽碩人陵阿窮退韜伏明姿耳是  
埋埋情也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東漢許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東漢許節卷之十五

三

五

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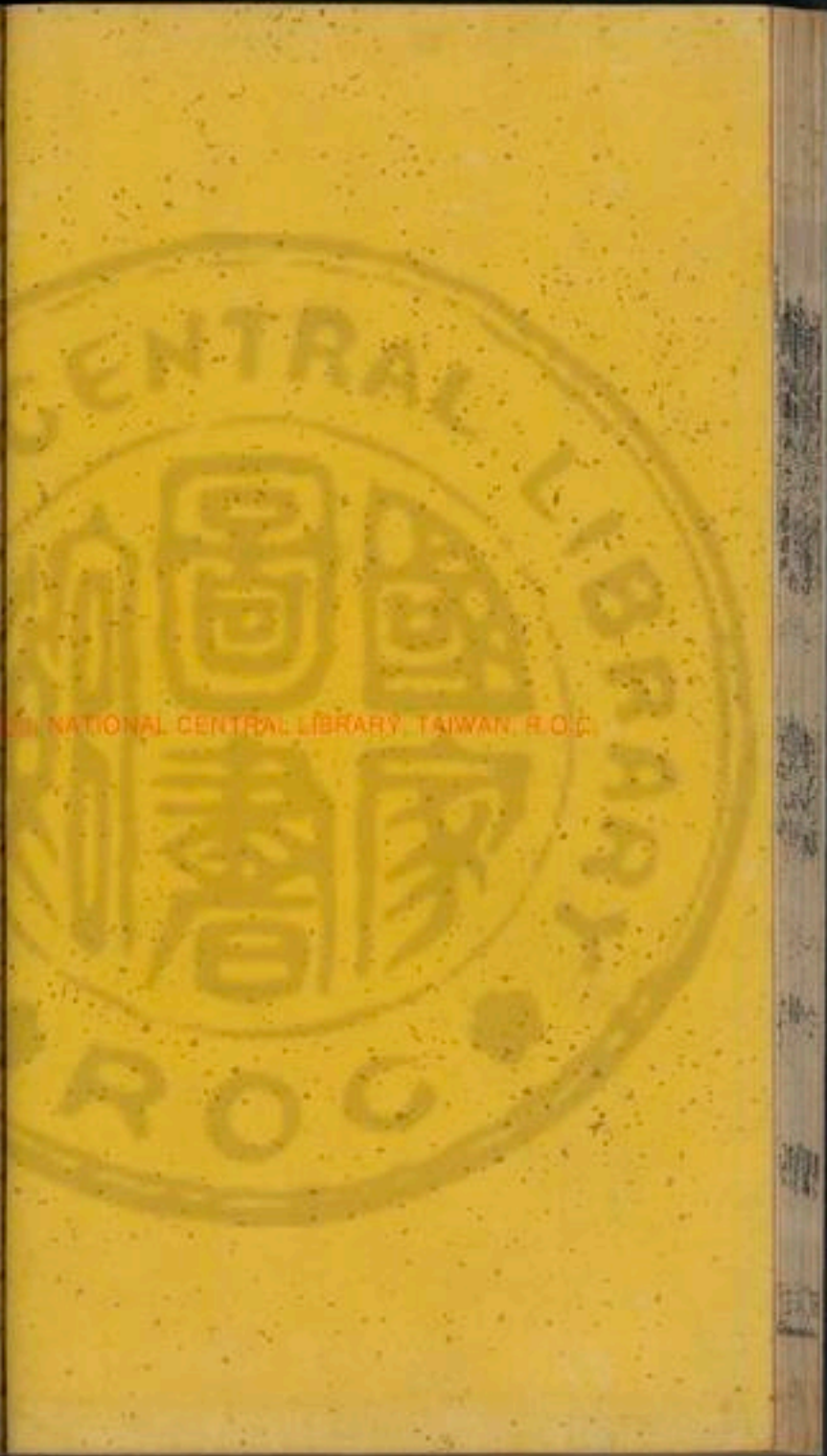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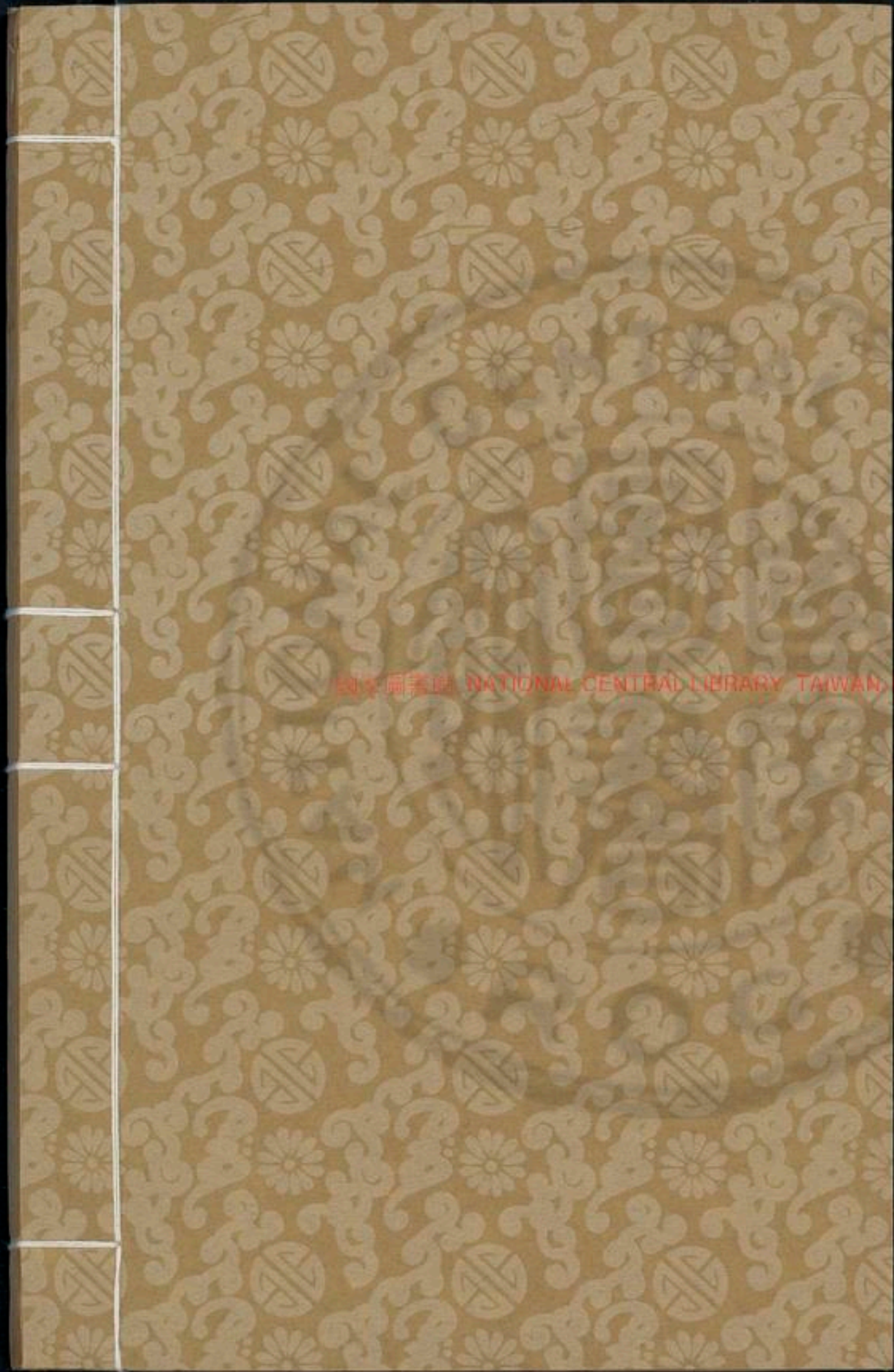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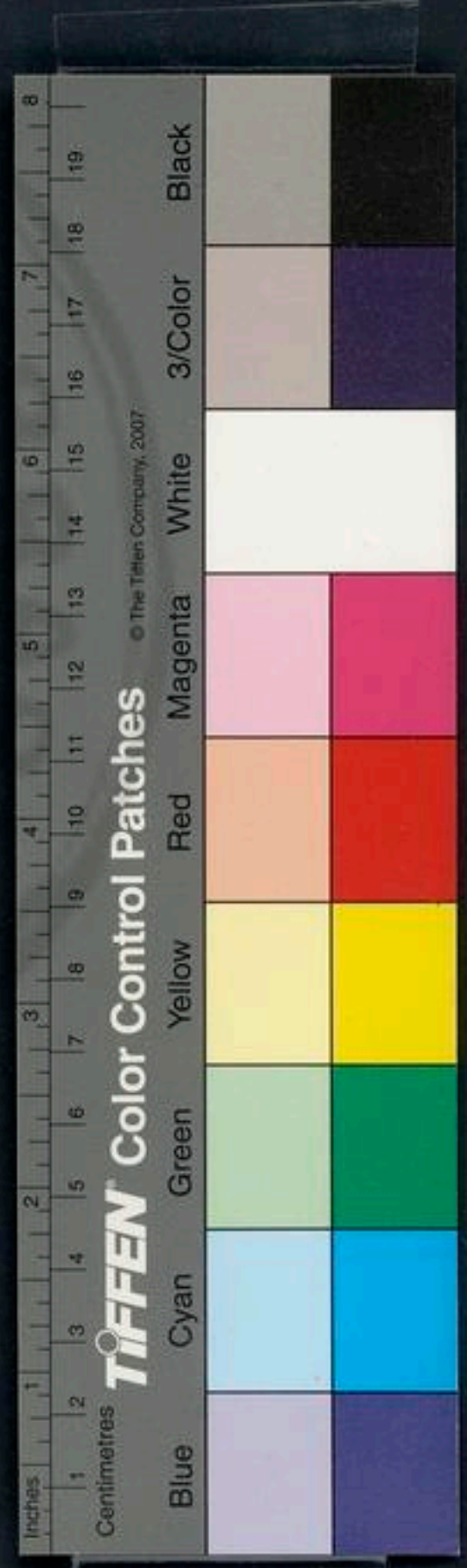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7 x 6896024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楊震

事安帝子秉

順帝孫賜

靈帝朝曾孫彪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  
 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  
 居於湖今湖城縣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  
 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鱣音貫即鰻雀也鱣音善韓子  
云鱣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  
 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  
 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



道經昌邑在兗州金鄉縣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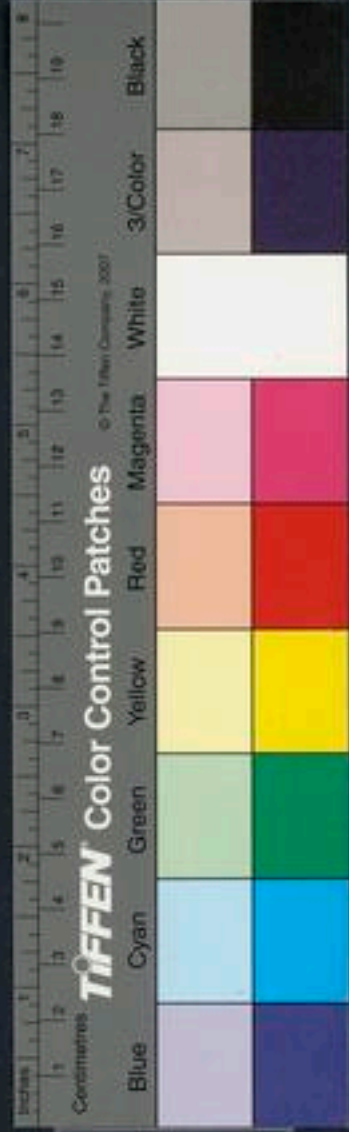
致堂胡氏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為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知蓋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反之亦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故人暮夜之金有不欺闇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鄧騭推進賢能自

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荅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為騰而起豈獨燭理未明又疑其處義之未精矣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遷太常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劉護從兄瓌交通瓌



遂得襲護爵位震復上疏不省。延光二年為太尉帝舅  
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閎兄於震震不從寶大恨而去  
皇后兄閎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遣使  
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  
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  
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  
舍震復上疏轉切至帝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  
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  
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

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商周哲王小人  
怨言則還自啟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  
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乞為虧除以誘芻蕘  
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  
等競脩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得豐  
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  
星變逆行遂共潛震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  
因飲醖而卒。順帝即位樊豐等誅死震門生詣闕追訟  
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潼關西道  
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



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五子長子牧富汝南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言不從也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中子秉

楊秉 字桓

秉字叔節明京氏易博通書傳拜侍御史頗出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潛受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侍講也遷尚書曰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

之不能得坐免官。徵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

弟為官

任

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上言內外吏

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

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令枝葉賓客布列職

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恚四方愁毒可遵用舊

章退貪殘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

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

三署見郎七百餘人

三署即解

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

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彙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

無冀望

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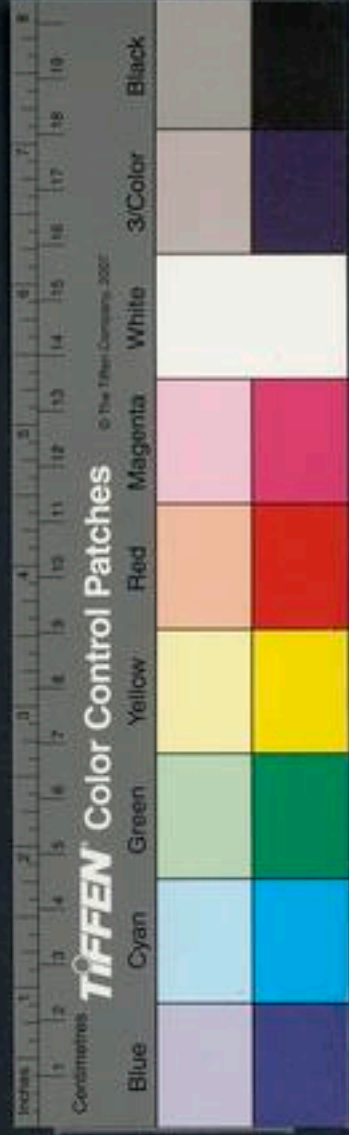
東

楊秉

傳

卷

七



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東復上疏曰臣聞先

王建國順天制官

乳安因注云天有日月此十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太微積星名為即位

即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

姓羊陶誠虞在於官人頃者爵以貨成化由此敗宜割不

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

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徵詣廷

尉參惶恐自殺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瑛曰案舊典宦豎之

官本在給使省閤司昏守夜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肆其

凶忿宜急屏斥書奏尚書召對秉掾獨曰公府外職而奏

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平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

之甲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息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

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

前書鄧通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坐府召通責曰通小臣戲殺上當斬文帝召通謝丞相此

吾弄臣君拜之漢世故爭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

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

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

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孫賜

楊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不答州郡禮

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





東漢書卷之第... 卷之第... 卷之第...

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

殿中洛陽宮遷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

賜上封事曰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皇大也極中也建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闢於鄭門昭公殆

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蔡凡昭公

欲內厲公內蛇死者昭公符敗厲公勝昭夫女謁行則讒

公不覺果殺於傅殺厲公入此其效也

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

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則蛇變

可消禎祥立應。五年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

而帝好微行賜復上疏曰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直之徒

歷載不轉又聞敷巡行出幸苑囿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

表而欲直影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愆念官人

之重割用板之恩板詔書也王者御官人如實魚有之有次序也

後坐辟黨入免復拜光祿大夫光祿元年有虹蜺晝降於

嘉德殿前帝使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乃書對

曰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於中平

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邪已

得親倖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搢紳之徒棄捐溝壑冠

覆倒易陵谷代處漢詞曰冠覆兮雜處詩唯陛下下斥遠佞

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書奏甚忤

易陽詩

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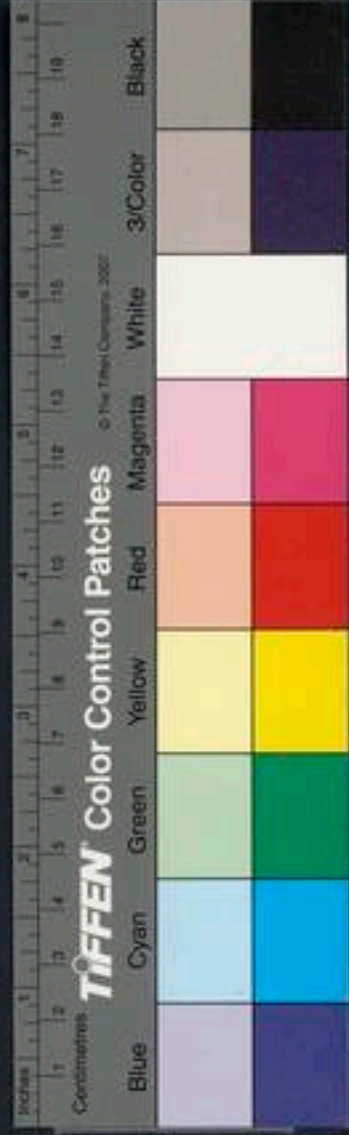


曹節等。復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以  
 為苑園壞沃衍平夷之地。察田園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奏  
 帝欲止以問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  
 宣王五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  
 遂令築苑。五年復為司空薨策曰故司空賜華嶽所擬  
 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陪  
 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  
 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谷  
 厥功實交曰案文弭難上少兩字不成文理若曰折衝弭  
 厥功則可矣林延年云舊本弭作彌下又有寧字云彌  
 神又上其諡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文烈侯子彪

楊彪事靈帝

子脩

彪字文光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  
 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擢官財物七千餘萬  
解在靈彪發其姦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中平六年  
 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百官無敢言者  
 彪堅爭不止卓使司隸校尉以災異奏免彪興平元年為  
 太尉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  
 免於害卓傳。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  
 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語在董  
 曰全日磾二子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後狂操為之改容。  
 大赦下與官人戲日磾見之遂殺弄兒



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及操自平漢中  
 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  
 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  
 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  
 白稍嚴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操忌脩且以袁  
 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謂袁術曰人有白簡與臨  
 章操聞之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大尉彪固辭乃授光祿  
 大夫待以賓客之禮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  
 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揚  
 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  
 積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

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傳崇高之位憂重

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

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

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世韋平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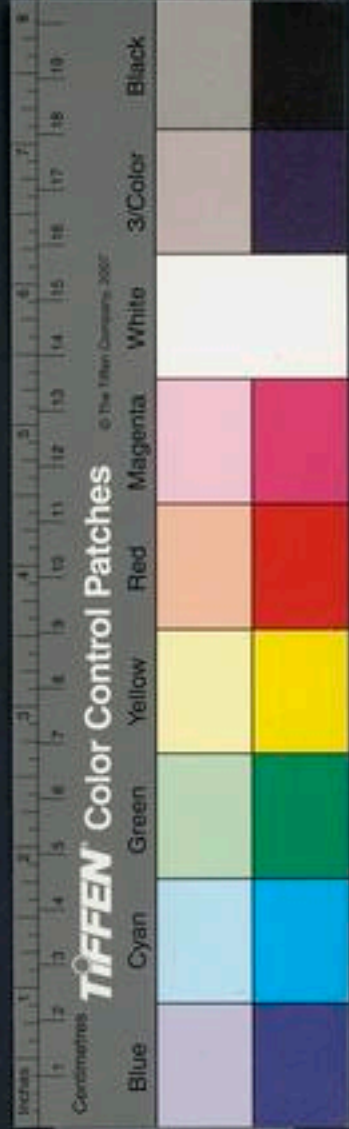
羨矣韋玄平當父子  
並相繼為宰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東去三惑賜亦無

諱彪誠匪忒也脩雖才子渝我淳則

孝章皇帝八子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宋貴人生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揚虎傳

列

孝和帝

梁貴人生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皆申貴人生

城陽懷王叔

廣宗殤王萬歲

四王不載母氏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清河孝王

清河孝王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當夜分嚴裝衣冠待明長子祐是為安帝

河間孝王

河間孝王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聞薨子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

王所在虎責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

贊父曰案文火

遂為改節悔過自脩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

君千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嗣君謂夷昧也

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實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

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

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歷之人反厚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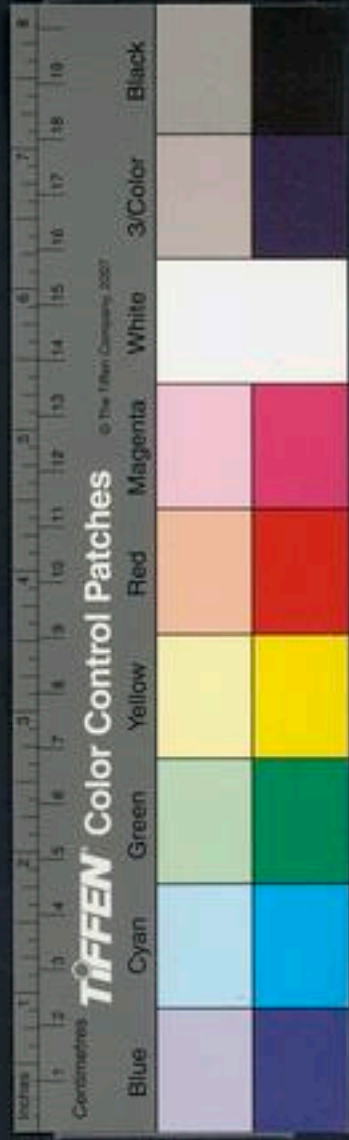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丁酉年傳

七

長

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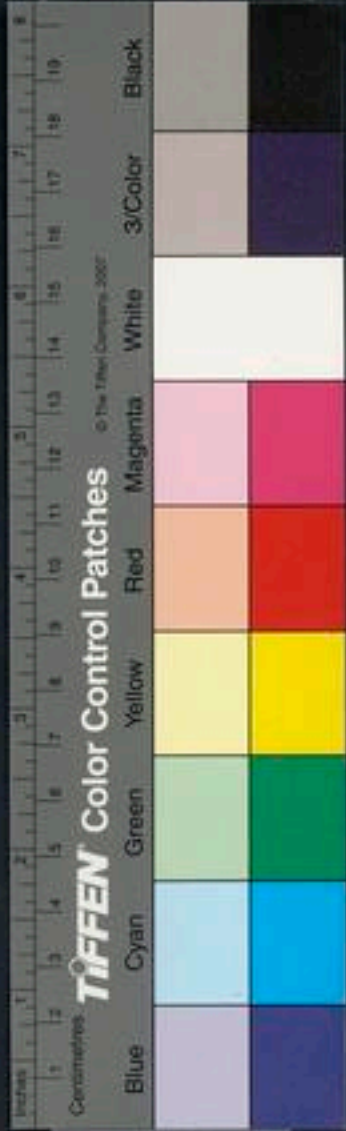
張皓事安帝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六世祖良皓永寧元年拜廷尉  
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  
見從詳審而平當也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  
其推士。時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  
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  
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  
不罪芻蕘騰等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  
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  
餘皆司寇司寇二職刑也輪子綱

張綱事順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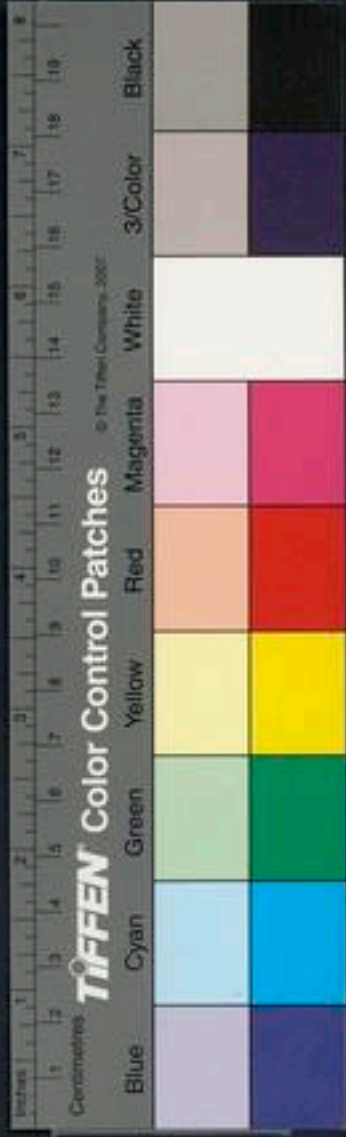
綱字伯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司徒辟高  
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者識危心綱嘗感激慨然歎  
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  
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  
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  
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  
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  
人皆有官爵非其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漢  
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綱傳曰



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罪者驛馬上之墨夜已下便敢有清勤者狀聞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中包吞曰吳為謹條無君之心十五事帝雖知綱言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

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伏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擊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時相視也並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  
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健為負土成墳

王龔順帝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  
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  
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蕃性氣高初到龔不即召  
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恐使除其錄功曹袁閎請見言曰  
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貞文曰察文不敢立於朝蕃  
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  
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拜太尉在

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請加放斥諸

黃門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紀及前掾李固時為大將

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王公束脩厲節敦樂執

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

佞所構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周勃免饒國人

罪得之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

上功首勞差六級削其爵臣以將軍宜濟王公之艱難語

曰善人往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

釋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

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昔柳下惠見抑於臧

文仲知抑下惠之賢使在下位故曰抑淳于長受稱於方進成帝時淳于長以太

后子為九卿程方進之為丞相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

者以貴衮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晨主守門晨夜關

必抱關也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

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素

王暢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太尉陳蕃薦暢清方

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

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下車奮厲威猛其豪

黨有蒙穢者莫不糾發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

教在實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出見野

其三面祝曰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畢服武王入啟先去炮烙之

刑列女傳紂為洞雅以膏塗之加千炭上使有罪錄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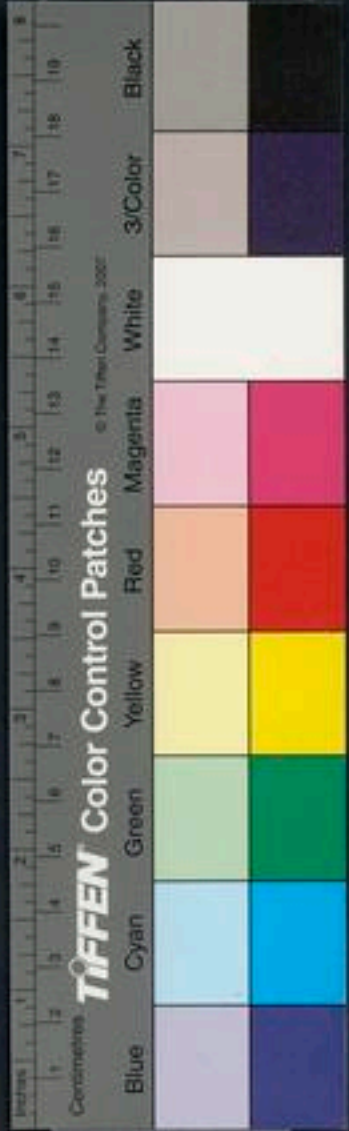
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綆縈蠲除肉刑文帝

倉令淳于公當刑無男者五女罵女緩急非有益少女卓

縱縈縈父上書請沒官為婢贖父罪帝悲憐除肉刑卓

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為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三申信

五

強

教化宣帝時召信臣臣為南陽守人如子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

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因

晉命隨會將中軍自為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

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化人在德不在用

刑暢深納啟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

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麤敗以矯其敝同

郡劉表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

禮貴處可否之間遂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子之

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困言孔子

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

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出其婦食孫叔

敖相楚其子被棗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死屬子曰

也子負薪逢孟遂言我死汝貧往見孟言叔敖之子

舍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互註齊七政訓五典見陳太學中語曰天下俊茂王

叔茂見黨綱綱縉縉紱縉衮縉闕見黃瓊傳

種嵩事順帝桓帝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始為縣門下史時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

錄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

種嵩傳 卷之六十一 二 十四 長 連



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  
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  
隱滯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  
澤歆即召嵩遂舉孝廉。順帝末為侍御史時八使杜喬  
周舉等多所糾奏而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嵩自以職  
上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宜伏歐  
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  
尤殘穢不勝任者送遣按罪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  
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  
不知所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今

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楚辭屈不敢對馳

命奏之

順父曰宗文  
多一命字

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愧嵩臨事

不感帝亦嘉其持重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  
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聞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  
。後嵩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  
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復留一年  
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相與揖謝千里不  
得乘車及到郡化行寇胡禁止侵掠遷中郎將。時遼東  
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後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嵩為度遼將軍先宣恩信誘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種拂  
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  
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邊方晏然無警延熹四年  
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子拂

種拂

拂字穎伯初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奸因休沐遊戲市里為  
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  
者政有能名復為太常李催郭汜之亂長安城實百官多  
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  
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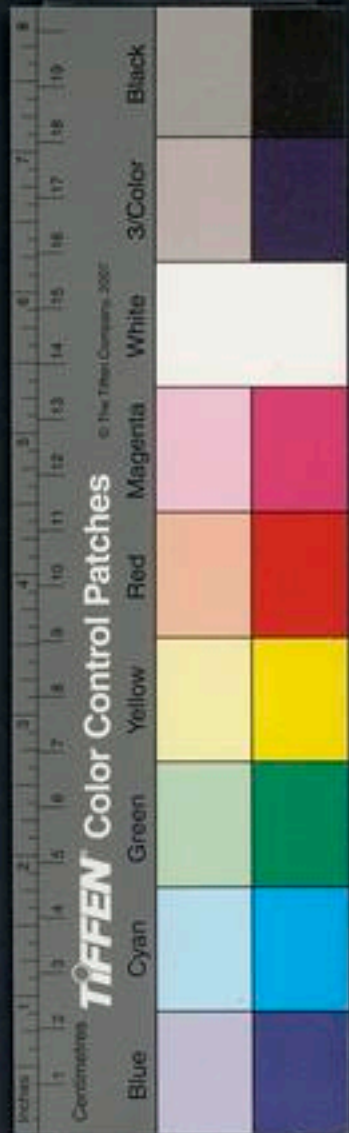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卿為廷議糾便佞以直為

胥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理輪王暢堙井種公自徵臨官以威

杜根事安帝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  
喜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  
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  
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因得逃竄為宜城  
山中酒家保為人備力係任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  
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  
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

樂巴事桓帝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

閑典訓為吏人定昏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曰案文

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幹府史之類也皆課令習讀程試最隨

能升授政事明察。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恠小人

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

剪理姦巫房謂為房堂而祀者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

安之。拜尚書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家

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坐禁錮還家靈帝即位

竇武陳蕃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承昌太守以功自劾曰案功不可以自劾當

起無功自劾少一無子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

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

劉陶事桓帝

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

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

乃上疏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

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

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端當

帳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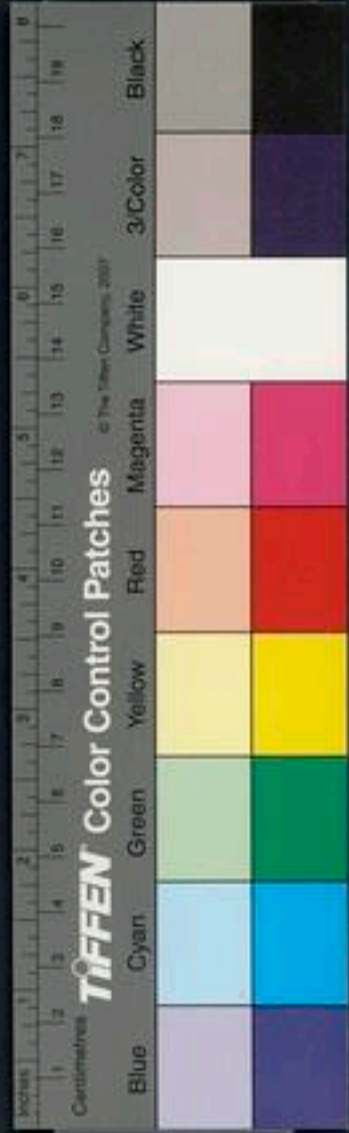
車之聲伊尹相湯伐桀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擅車與也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十一 引 羅



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  
 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  
 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  
 增明烈考之軌而陛下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威武交授  
 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  
 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  
 於春囿鹿子曰麋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  
 民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貢父曰案文令當作今上下交競封豕長  
 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  
 門復東觀之辜說曰孔子為魯司寇火正卯後來觀豐室罹妖叛之罪死

者悲於寃寃生者戚於朝野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  
 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烏桓校尉李膺皆復正清  
 平貞高絕俗核奉憲操平權破姦當民清萬里膺歷典牧  
 守正身率下乃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  
 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  
 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上議曰聖王承  
 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師樂其旅是  
 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武旅周武王之旅易得水藻言其悅  
 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  
 議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養生之道先



食後民頃父曰素是以先生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

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

盡於蝗螟之口杼袖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

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誠使當今汝

棊化為南金危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之玉也使百姓渴

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

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

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

詠以賈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

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

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猶不足無厭之求也陛下

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

中棲鳥烈火之上舉函牛之鼎大非絰織枯之末詩人所以

眷然顧之潛然出涕者也帝竟不鑄錢○後陶除順陽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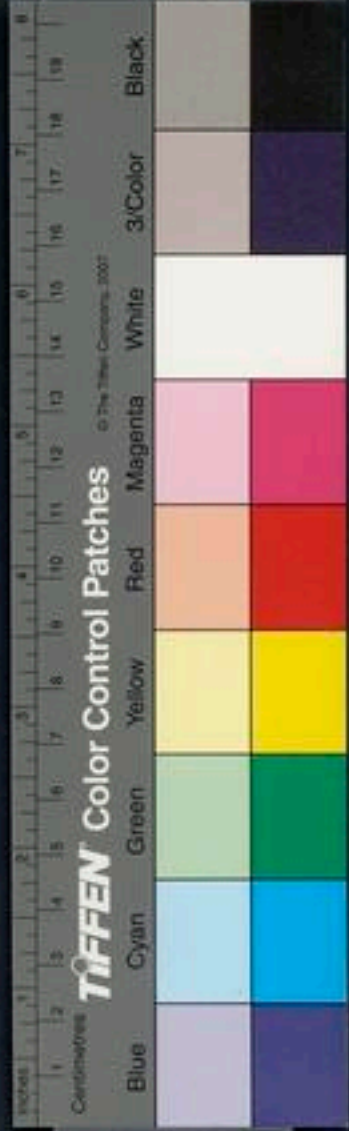
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

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劔客之徒皆來應募陶責其先

過要以後敗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

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

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及古文是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時張角偽託大道妖  
惑小民陶與樂松袁貢連名上疏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  
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宜下明詔重  
募角等賞以國土帝不悟明年張角反亂帝思陶言封中  
陵鄉侯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  
當出脩宮錢直千萬出買官之錢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  
職稱疾不聽政徵拜諫議大夫後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  
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與賊通情於是  
取陶下黃門比寺獄掠按日急陶遂閉氣而死

互註朱穆收宦者趙忠入廷尉帝怒陶上書曰當今

中官手握天爵口含天憲而穆獨為上深計帝乃赦

之見朱穆傳

李雲

李雲字行祖其陵人初舉孝廉遷白馬令是時地數震裂

兼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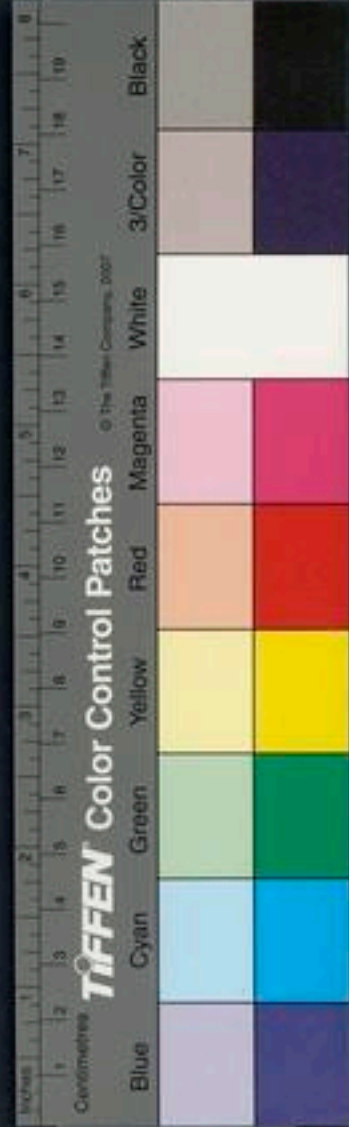
三府副布謂不封也并以曰孔子曰帝者諦也秦秋便斗

脩名立功備德成化荒調陰陽招類今官位錯亂小人諂

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又一之拜是

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廷尉死獄中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諷諫頭諫若夫託物見



情因文載首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責在於  
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  
也評也 李雲章第之生 野曰草芥之臣 廢人曰刺草  
臣不識失身之議 遂乃露布帝者 班檄三公至於誅死  
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故說  
者識其難焉韓非有  
說難篇

劉瑜字季和

劉瑜字季和廣陵人延熹八年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  
師上書曰令中官裂土皆競傳爵女嬖令色充積閹帷言  
有切於前帝不能用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

引瑜尹勳共同謀盡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實  
武傳

尹勳字和

尹勳字伯元河南人為入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  
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為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  
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

謝弼字聖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忠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  
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對策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  
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  
德妖異生乎失政熒惑守亢徘徊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



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左右惡其言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忿疾於弼遂以他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朕復子明辟注云復還明君於政也言鄧石不還政於和帝也梁不

損陵慊慊樂杜諷辭

以興黃冠方熾子奇有識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特忌成仁喪已同

方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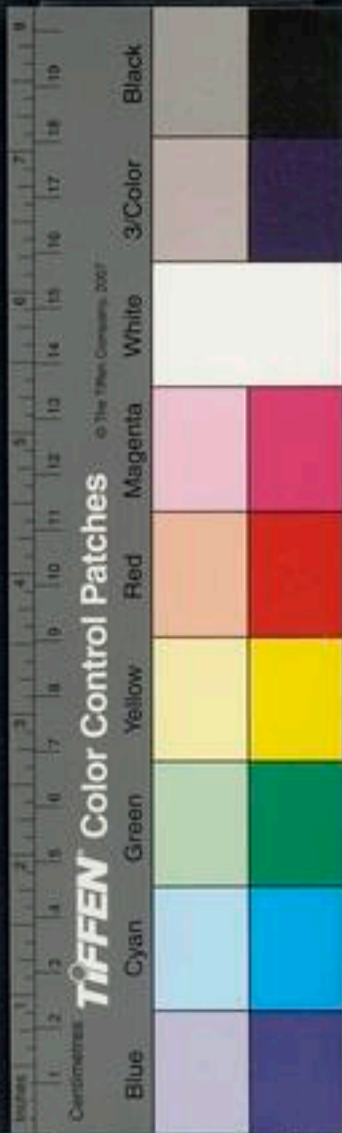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虞詡事安帝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子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辟太尉李脩府永初四年羌胡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并力北邊詡聞之乃說李脩曰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





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左右惡其言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忿疾於弼遂以他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朕復子明辟注云復還明君於政也言鄧石不還政於和帝也梁不

損陵慊慊樂杜諷辭以興黃冠方熾子奇有識侍反韻式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特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虞詡事安帝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子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辟太尉李脩府永初四年羌胡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并力北邊詡聞之乃說李脩曰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



之甚者也嗚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

西出特秦時鄧白起頗陽王勇漢興義渠傳介觀其習兵

子李廣趙充國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認丙也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

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

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

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

猶恐不足當禦詔恐棄之非計脩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

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有非常

之變誠宜令四府太傅太師司徒司空九卿太常光祿衛尉廷尉

司農大鴻臚宗正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散

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從詔

議鄧騭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詔。後朝歌賊寧季等

攻殺長吏以詔為朝歌長故舊皆吊詔曰得朝歌何哀詔

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盤根錯節何以

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

謨廟堂反任朝歌邪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

詔講之知其無能為也講當朝歌者韓魏之郊魏界河內

相接大行故云郊也去教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

倉招衆劫庫兵守城卒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

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闕而



東晉書卷之九  
一  
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詔悉贖其罪

致堂胡氏曰虞詡三科召募以常理論之自王法所當治者取無用之用平朝歌之賊譬猶以讐書又攻讐書也又使此三科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對利焉若非馬稜知其賢覽其變策使無拘閔則詡亦必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知而用之為難鄧騭能薦李邵陽震矣乃以異同之故失之於詡憎而知其善果不易耶使入賊中誘令劫掠迺伏兵以待之遂獲賊數百人又潛

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為幟

幟記也

也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羌

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迺率衆遮詡於陳倉嶺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迺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虛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執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



不過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今渭州義武縣詡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迺潛遣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郡遂以安先是漢道艱險舟車不通詡迺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並縣名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塩米豐賤十倍於前。

永建元年為司徒校尉數月間奏大傅馮石等百官側目

詡為苛刻三公勿奏詡盛憂多拘繫無辜詡自訟曰法禁

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以

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一二府恐為臣所

奏貢父曰案上十八三公効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以尸

諫耳諫詩外傳曰昔簡大夫史魚死謂子曰我言蘧伯玉

此矣子以史言問君迺立召順帝省其章迺為免司空陶

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詡奏防弄威

柄防流涕訴帝宦著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迺奏防

持忠良又詡子顓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



空瑚流血訴言枉狀梵迺入言之防坐徙邊即日赦出。  
謂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  
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詔上疏乞蠲除謫  
罰輸贖自此而止。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  
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詔好剽  
舉無所回容包廣數以此忤權威遂凡見譴考三遭刑罰而  
剛正之性終老不屈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  
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被賊數百人其中何能有不寬  
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  
才官至上黨太守

互註順帝朝蠻夷率服欲增其租賦詔奏言聖王不  
臣異俗必增怨叛帝不從果反見南蠻傳特帥之宏規日

傳步 傅變 靈帝

傅變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慕南容三復白圭迺易字焉

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角父曰素嵩

字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

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

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陛下仁德寬裕多所不忍故闔

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庸





益深耳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護佞放殛之誅

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由孝子之事父

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書奏官者趙忠見而忿惡及

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諸之靈帝猶識變言識音得不

加罪竟亦不封。後拜議郎會西羌反司徒崔烈以為宜

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廉言曰斬司徒天

下迺安尚書郎楊釆變廷辱大臣帝以問變變對曰今

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與使鄴音別定隴右前

漢王賜屬商為隴西郡別定北地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

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東漢四郡劉歆

列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再

之之策迺欲割棄一方萬里之上此社稷之深憂帝從變

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止也格猶深準也每公卿有缺為衆議所

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

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任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

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城門校

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

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變豈

求私賞哉忠愈懷恨。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

入順父曰茶明當作名聲之字也舉變孝廉及津為漢陽

太守

卷之三

守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變蓋鄙人叛无懷其  
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  
委任治中程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  
郡兵討金城賊王國等變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  
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  
人越大隴之阻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鄙不從行  
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  
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頁父曰案文隨賊  
攻郡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知  
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之變慨然歎呼幹

曰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戡曰前  
節下且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  
失節曰食焉不子幹吾行何之必死於此遂臨陣戰歿謚節侯  
避其難也

蓋勳字元固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

太守倚恃權執恣行貪穢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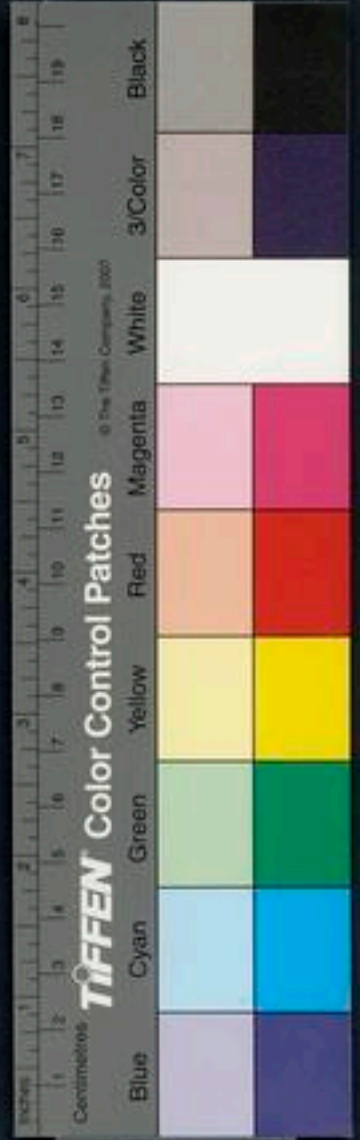
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

勳素與正和有隙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

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後音鷹鷂

欲其鷙也鷙而亨之將何為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蓋勳傳 七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七

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  
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袁中興起武城太守黃○中

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與  
斷盜數千萬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欲

因軍事罪之及章等進圍昌於葦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  
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

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劓為特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  
與昔期旦日會賈夕時至且召軍正問曰今之從事豈重

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章等解圍  
而去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勳救育至孤槃為羌所破

收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節原繁為  
備後伍伍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

乃指木表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湏吾句就羌別種  
為勳所厚適以兵扞衆曰盖長史賢人殺之者為負天勳

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湏吾下馬  
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

還漢陽○後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廩之調  
也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拜討虜校尉靈帝召

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  
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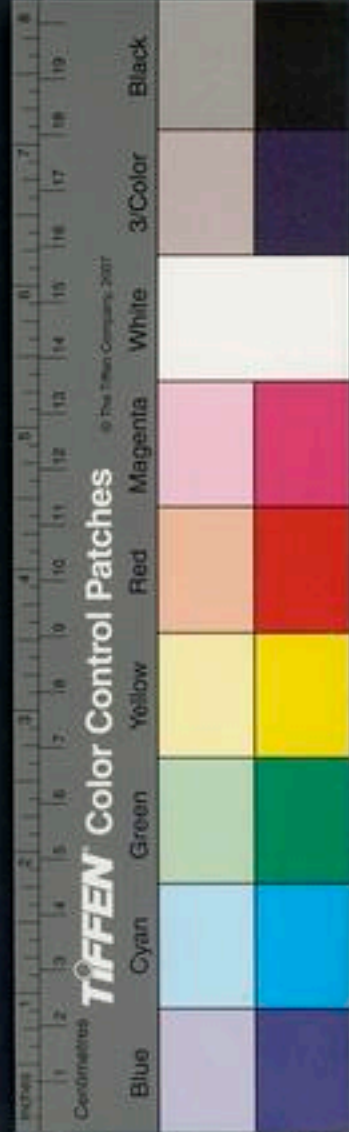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七



東漢書卷之第七十一 蓋重何 一 張 其  
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  
士何如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  
不足昭果毅抵贖武耳左傳曰戈昭果毅以聽之帝曰  
善恨見君晚○時與劉虞袁紹同典禁兵共誅嬖倖未及  
發而為京兆尹及董卓廢少帝時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  
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  
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  
禮見者皆為失色勳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  
發皆卒

臧洪魏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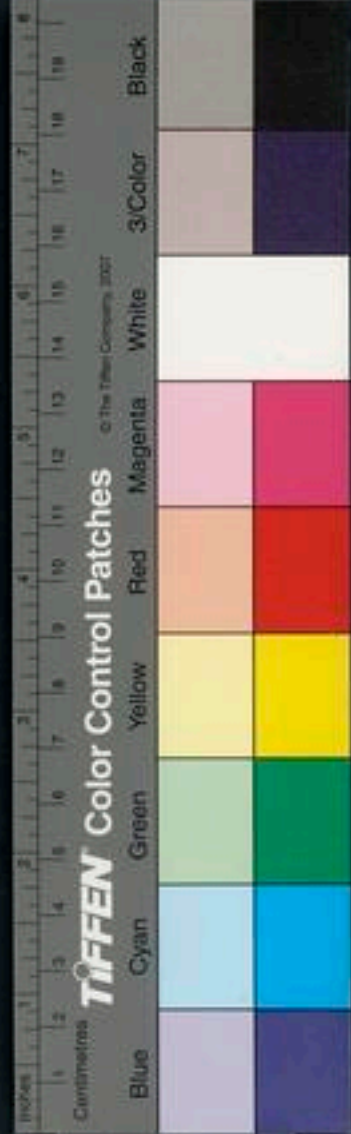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舉孝廉補郎中長中平末太守  
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誅之超廼  
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誓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  
登咸共推洪洪廼攝衣升壇而盟辭意慷慨聞其言者莫  
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嫌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單衆散  
超廼遣洪與劉虞共謀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  
袁紹紹奇之與結友好以洪為東都太守時曹操圍張超  
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  
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  
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彊力不



相及耳共聞超圍迺待號泣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  
請兵而紹竟不聽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  
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洪荅曰昔曼  
嬰不降志於白刃崔杼殺齊莊公於劫曼子與盟戰拘其  
妾嬀承其心曼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  
意杆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  
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  
補之何圖築室反耕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  
中糧盡外無援救城陷生執洪紹威帷幔大會諸將見洪  
謂曰今日服未洪瞋目曰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  
仇父受誅子復何謂服乎紹迺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

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宛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  
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  
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  
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  
二烈士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  
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  
若迺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執所在而已  
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嚮以紆倒懸之  
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而書難相曰攻亂誅暴謂之義  
兵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不





勝偵恣者可謂懷矣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吳破楚中包晉如秦

謂之忿兵乞師吳日夜不絕秦師出救楚敗吳於現見左傳史記

賈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羽變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張衡安帝順帝朝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廼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博會十年廼成。善機巧尤攻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和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地道也

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廼與五經相擬

非徒傳記之屬使人論難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

之書也子雲當來帝時著太玄經復二百歲殆將終乎自

典至獻帝一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當然之符也漢四

百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

遷為太史令為太常侯遂廼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

渾天儀著靈憲算術論其詳明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

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

存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

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

步天略用定靈軌尋緯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

靈憲作與衡集無算術論蓋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

綱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  
 迺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問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  
 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鏡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  
 志矣用為問余余應之以時有過否推命雖求因茲以露  
 余誠焉名有問余者曰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  
 之應問云行今富以施惠惠施今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  
 華與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與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  
 安仁約已博執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羨滯日官  
 今又原之原百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思位  
 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宋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感而多齊宋之郊是故流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

之在命謂天子高懸求之無益枉尺直尋議者譏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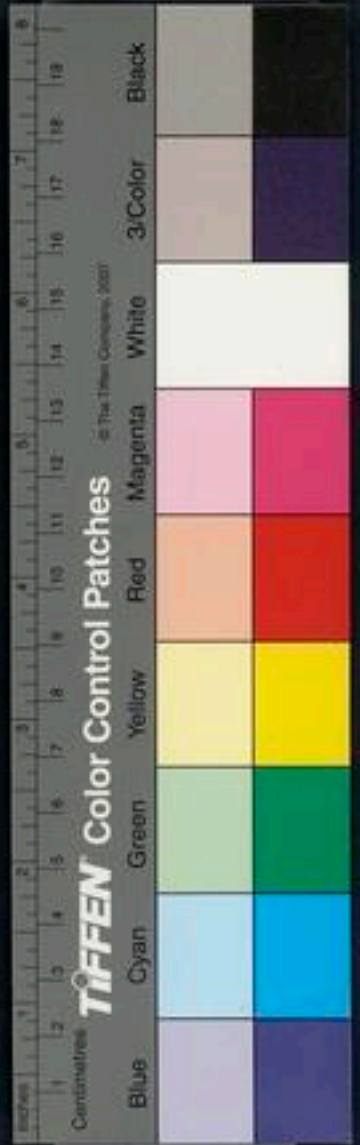
玄龍迎夏山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涵泥而潛蟠避  
 害也而八川言出入有時也涵窺也音骨公且道行故

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尹正仲尼不  
 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

綴旒人無所矚矚附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咸以得人為梟  
 失士為尤梟猶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樊噲沛人也封舞

對酈生沛公方諸林令兩以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  
 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路見長者於其曰

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隱病也國語曰勤恤  
 人隱而除其害也



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  
同萬方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摠失塗者幽僻遭  
遇難要趨偶為幸冒愧遙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  
復也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授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  
欲亦者名前也子晏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之  
者名前也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之  
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  
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  
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左下有蟾蜍

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音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  
地動尊則震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  
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迺知震之所  
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  
者咸惟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  
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之法迺上疏  
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  
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義玄註云太一者  
北辰之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  
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而陰入陽起  
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次宮起自北而終於



東漢書卷之...

張德傳

...

...

...

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  
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  
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  
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於天宮始於離  
也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  
策之占巫覡之言男曰祝女曰巫其所因者同一術也立言

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肯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知之者  
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

或稱識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識  
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書閱定九流儒道家陰陽家法  
家名家墨家雜家

見藝文志亦無識錄成哀之後迺始聞之尚書堯使餘理  
洪水九載績用不成絲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共

工理水九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識以為蚩尤敗然後堯  
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習事見戰國非春秋

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武帝始  
置益州始必虛

偽之徒以要世取資餘事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微  
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謂識  
家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

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  
一禁絕之則朱紫無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關豎

懼其毀已遂共譏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  
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

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其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

東漢書卷之...

長衡傳

...

...

...



東漢書卷之十七  
張衡傳  
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拜為政理徵  
拜尚書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  
欲繼孔子易說象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  
靈寔應問七辯巡詰懸圖凡三十二篇

互註言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見東漢書機術時

妙見黃瓊傳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

碑文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

靈運情機物謂作機地動儀等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

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

藝而已哉何德之培學

贊曰三才理通人雷多蔽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

慮孰能昭晰音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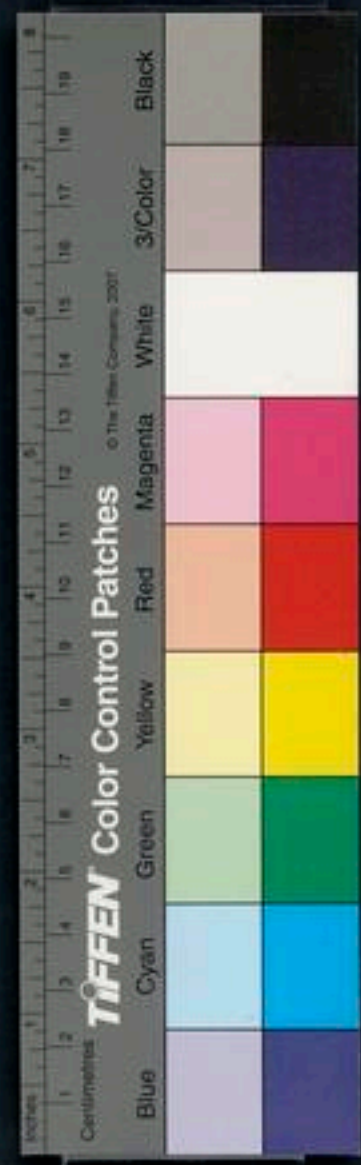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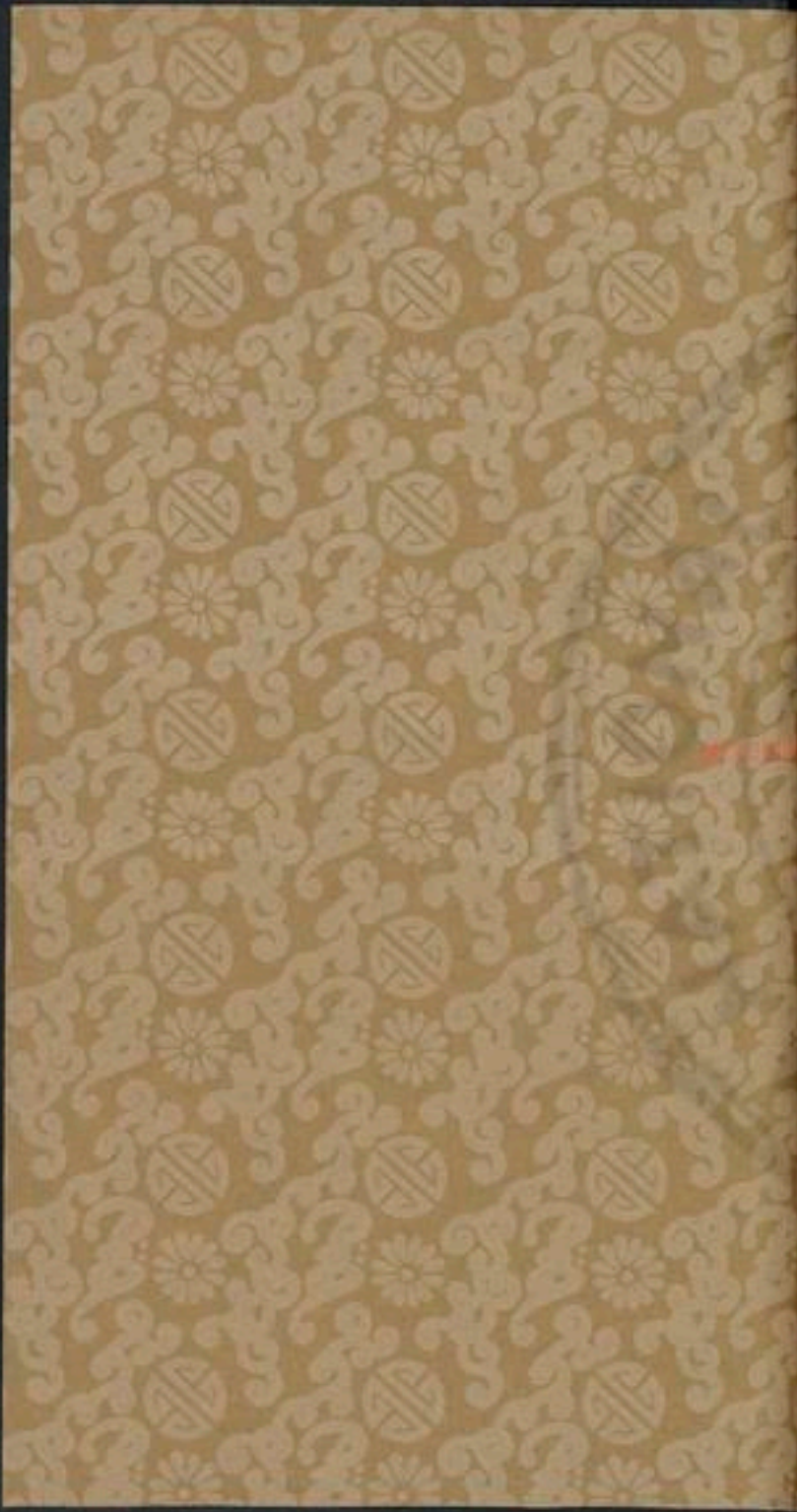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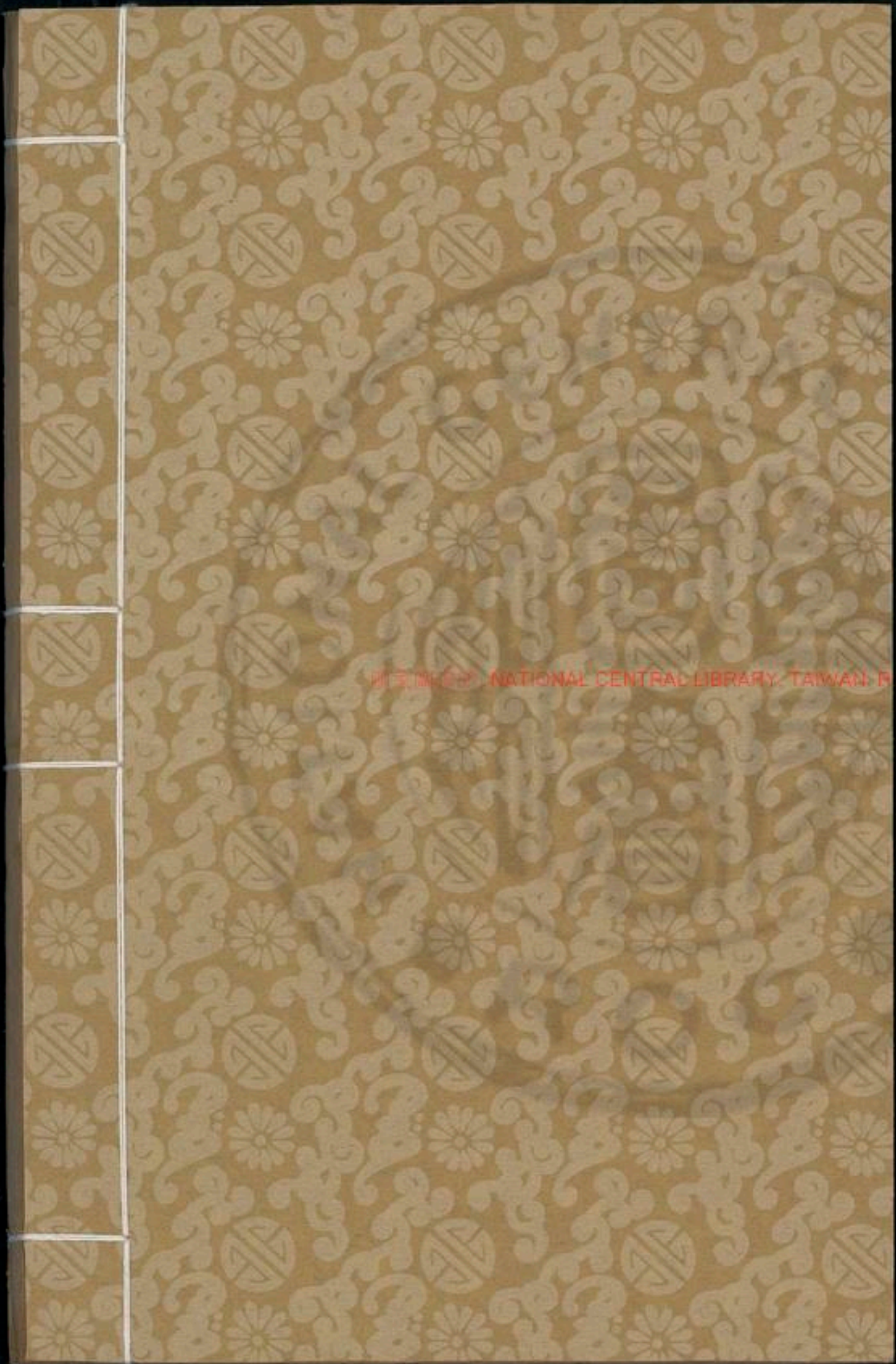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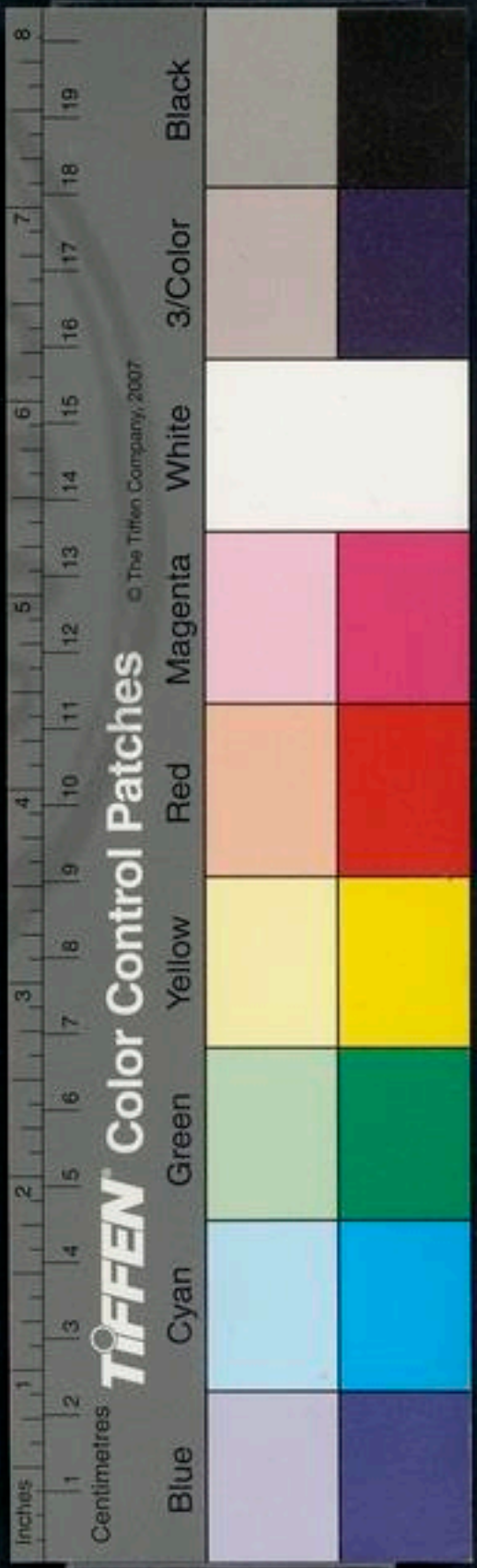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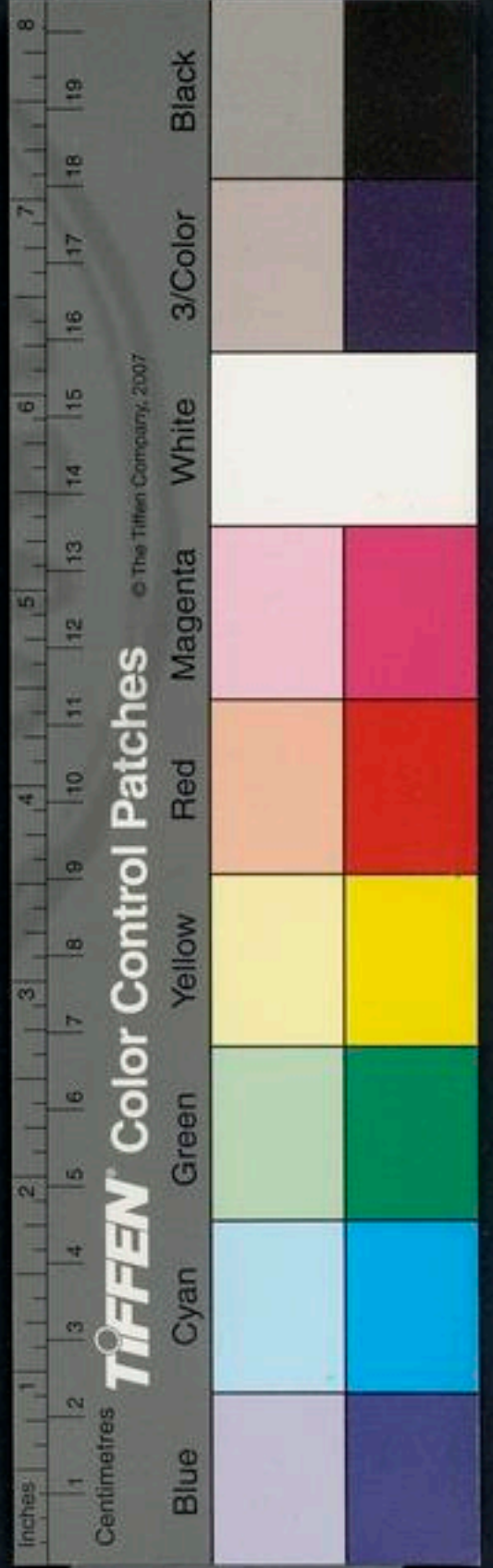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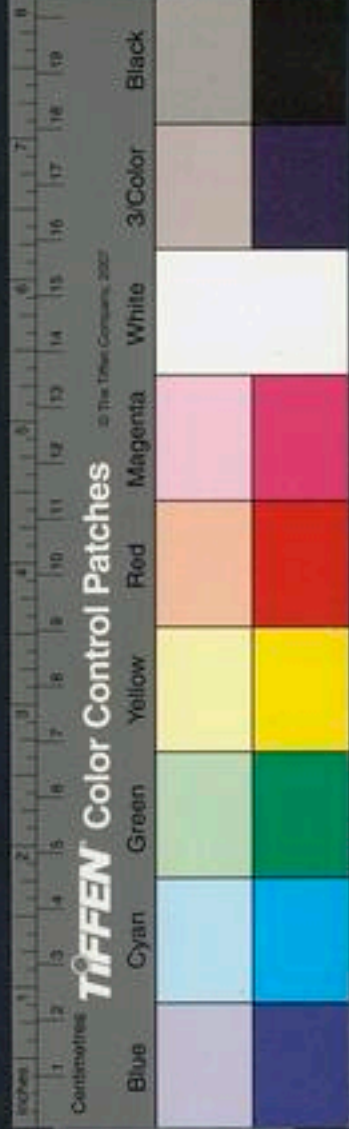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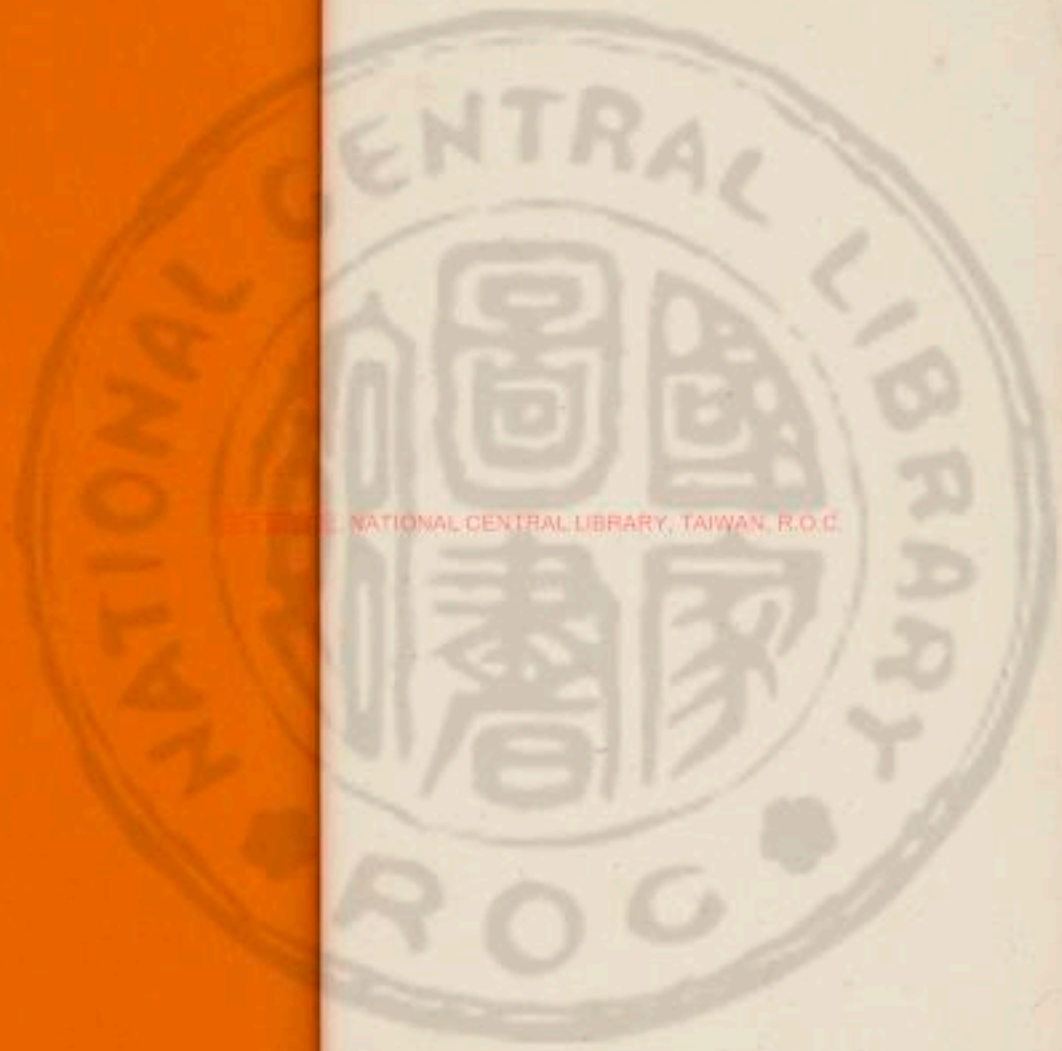
財團法人國家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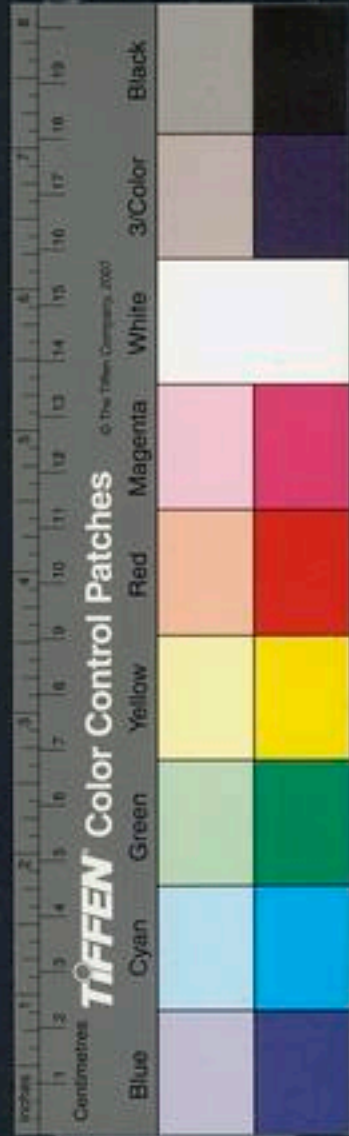
III (E.N.S.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29640 x.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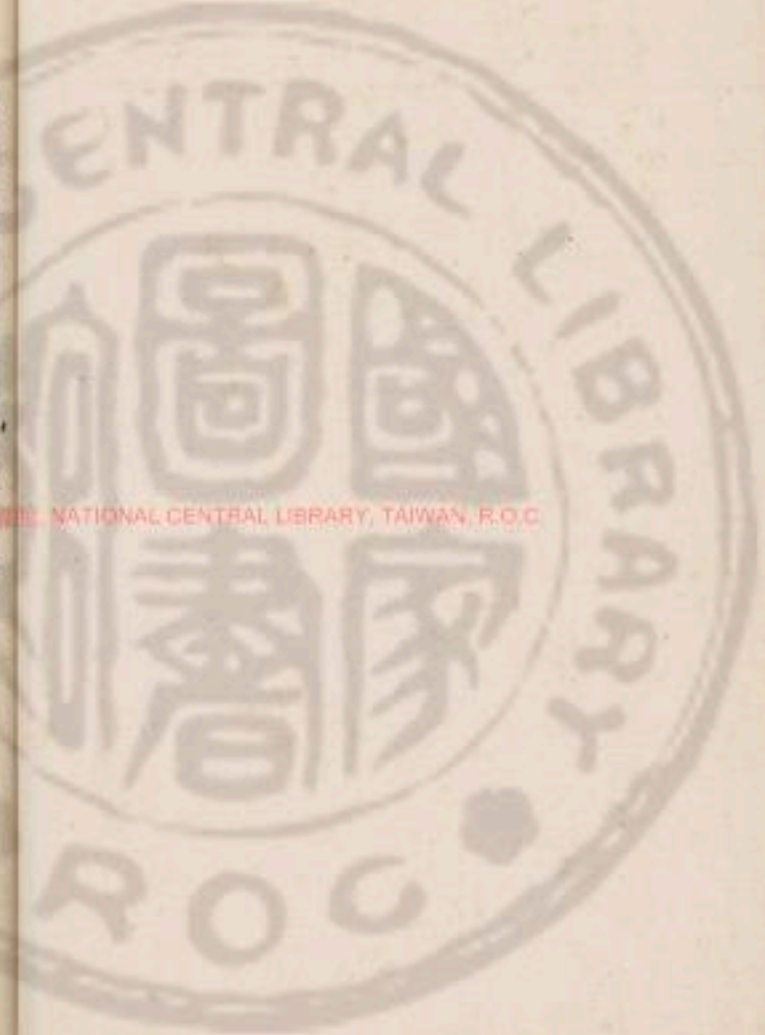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馬融事桓帝  
安帝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  
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  
通經籍。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不應  
命客於涼州既飢困廼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今以曲俗  
咫尺之差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  
四年拜為校書郎中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  
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



東漢書卷之十八

馬融傳

一

長

達



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廼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  
 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金才水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  
 諷諫其辭曰臣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允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陛下  
 下戒懼災異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重  
 以皇太后體唐克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復有虞丞丞之  
 孝文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今年  
 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  
 廣成覽原隰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  
 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以迎和氣招致休慶謹述蒐狩義  
 作頌一篇臣聞昔命師於韃縻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

焉撰以藏箭囊以藏弓韃音紀言及崇音高紀鄭注韃彼讀為其寔反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

固未識大雷寔之為天帝金華之作昏明也鄭郊廓七十

里之囿鄭周文詩詠園章樂奏駒虞虞虞禮大司祭王大樂則奏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

天色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言作

此之垆場曠蕩騁望千里工毛植物含津吐榮至于陽月

十月為陽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然後舉天綱頓八紘

擊斂九數之動物縹緲西野之飛征擊聚也子由反鄭玄

也飛征飛走也鳩之乎茲田之中於時營囿恢廓充斥川

谷粵直羅繹彌綸阮澤

粵學之曰浮難總也且免校隊案部前



後有屯東輿乃以吉月之朔登于䟽鏤之金路六驥

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十月朔也鏤鏤也驥馬名

左傳云題以旌夏曳長庚天子五路十六馬飛翳長庚即太白星翳所交

杜注旌夏大旌也載日月之大常屯田車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清氛埃

掃野場吳師搜雋良者風行雲轉勿磻隱蓋反

謂大宏反日月為之籠光宿為之翳昧狗馬角逐鷹鷂

競驚駭騎輕車相與陸梁皇于中原然後飛鋌電激流

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爾迺觀高蹈改乘回轅泝

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橫天潢穎遠也名小反

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導區徑神場然後緩節舒容裴

回安步降集波獵矢魚陳異波獵也

春獻王鮪夏鰻鼈鮪大為王鮪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

車弊田罷旋入禁囿上車弊車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

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金罍樹以蒲柳被以

綠莎天地虹洞固無端涯洞相連也大明生東月朔西

陵明生也大然後方餘皇通艇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風

陵迅流發擢歌縱水謳方猶也餘皇兵之船名艇小舟

也楚鴛鴦鷺鷥戢翻其涯魚鱗樂我純德騰踊相隨

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擺牲班禽

於賜犒功既同鼓駭舉爵既鳴既觴若迺鏗鏗鎗鎗與百

...

姓樂之音橫 隨州夷陵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蓋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任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

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

之淵忽蒐狩之禮闕繁虞之佃樂樂也虞與娛同闇昧不覩日月

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

刊禁臺之秘藏發天府之官常禮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察群史之

理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周武王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楚平王討姦惡舉淹滯察滂侈之華

譽顧介特之實功聘賦畝之群雅宗重淵之潛龍蔚雅謂大雅小雅之人若龍

營傳說於答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

鹽聽竇厥於大車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節

悉覽休祥總括群瑞款過也三家三皇也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

於西園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彊貳造化於后土參

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備煥魏魏而無原豐千億之子

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闋比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

反洛京闕止也音苦完反頌素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

後為河間王厖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寄

其文召拜郎中。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怪大

將軍梁冀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

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直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

融

融

融

融



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  
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  
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  
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  
見賈逵鄭衆注廼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  
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  
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  
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  
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  
此頌為正直所羞卒

互註梁冀誣奏李固馬融為章草吳祐謂融曰李公  
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人乎見吳門  
祐傳  
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鄭玄在門下三年  
不得見見傳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隴將有意於  
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贊之軀終以奢樂恣性  
當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  
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相隨  
受刑  
之人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  
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蔡邕事桓靈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性篤孝母常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家側動靜以禮有荊馴擾其室傍人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瑄等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楊雄作解

朝班固作荅賓戲崔駰作達旨

廼斟酌群言疑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

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師胡老曰頽頽也華頽白首也左傳宋子

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

尹摯有負罪之銜擊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于湯無由

也仲尼設執鞭之言孔子雖執鞭之寧子有清商之歌百

里有豢牛之事浴南子曰寧戚無以自達為商道音飯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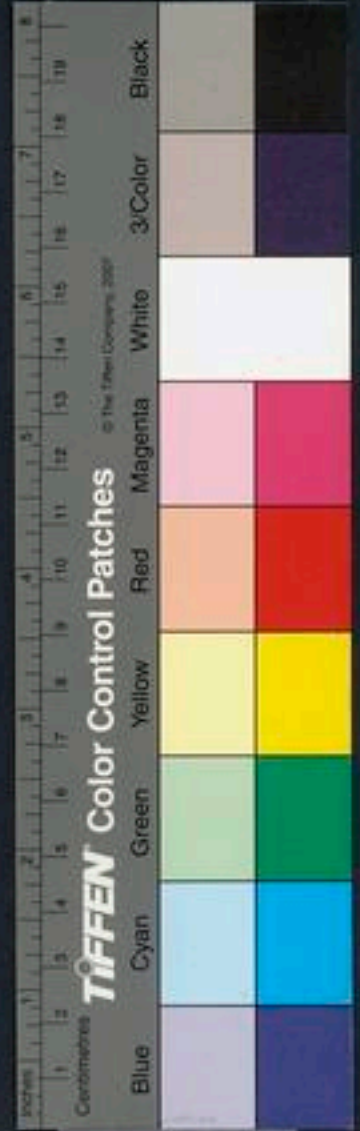
之命載車後史記趙良白百里奚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

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

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真包括

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蔡邕傳 六



天庭序昇倫掃六合之穢惡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  
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  
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  
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  
仰取容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耶何  
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  
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吾  
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  
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  
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小廟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

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謹銳電駭風馳霧散

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云縮萬金或談崇朝

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從願羽言口通資萬金東遊韓

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

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伺六國隆貴翁習積

富無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麥條去幹而枯

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

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天天是加頤文曰案上天當作欲豐

其屋廼蘇其家蘇音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

沮溺耦耕顏歆抱璞遂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歆曰

頤先生與遊辭曰玉生於



山非不寶也夫璞不完遂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保其生也齊人歸樂孔子斯

征行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水雉宜統則微陰萌

月令黃鍾融風良風也孟春東風鮮凍兼抗昏蒼而白露凝寒暑

魚上水仲夏律中雜賓一發生也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

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組地之基與古同皇

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其允洽洽洽檢六合之群

品濟之乎雍熙群僚恭已於職司聖土垂拱乎兩楹君臣

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晉在也委禮衣也說文曰

也鴻漸盈階振矚究庭壁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

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當其有事則表章並載擢甲

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

裕夫世臣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其共取進也順傾轉圓

不足以喻其便遂巡放徒不足以况其共易闇謙盈之效述

損益之數騁駕駘於脩路慕驥驥而增官驅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系順也夫九河盈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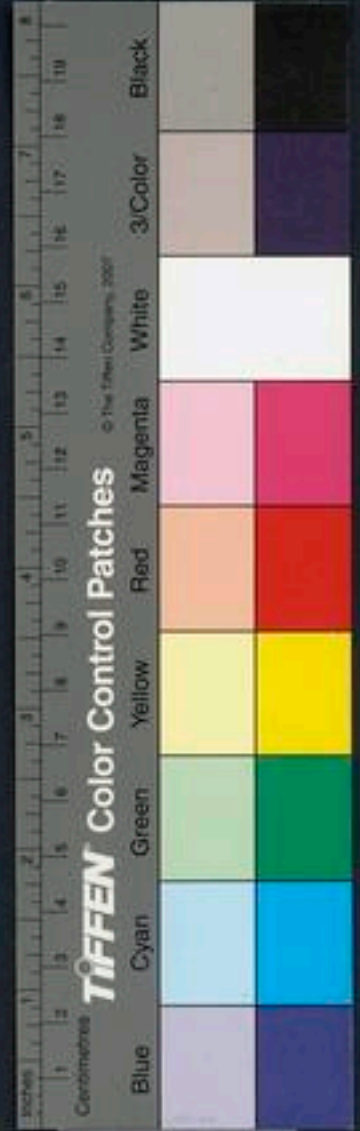
非一凶所防爾雅曰徒駘太史馬顏厥後驩胡蘇簡素閭較兩津謂九河帶甲百萬非一

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

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大火之微細者戒乎為然口于廣反炎音謂

且夫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

東漢書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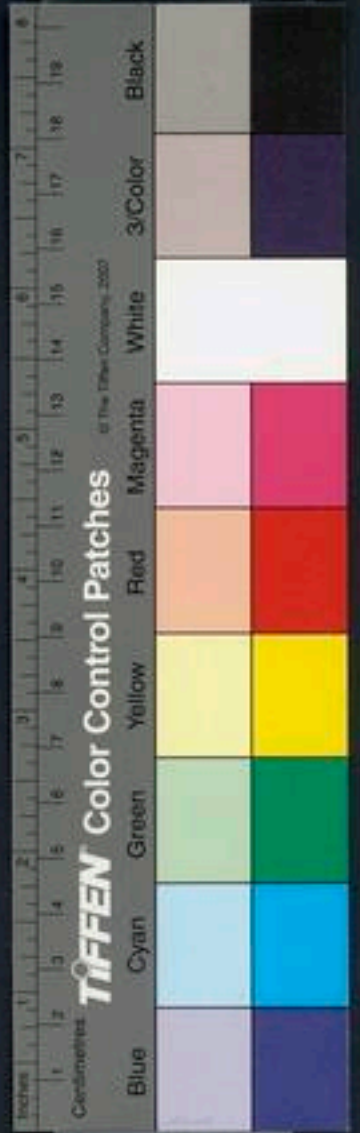




夏漢書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八十一 引

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虛取諸天記詳事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瓠罕周孔之庭宇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動績不立予之幸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借伯翳之聲於鳥語葉先伯與鳥語為聲辯言於鳴牛東夫國君也聘于魯聞牛鳴曰見史記為聲辯言於鳴牛東夫國君也聘于魯聞牛鳴曰傳董父受氏於豢龍音董父實好龍能求豢飲以飲食之仲氏興政於巧工巧也造父登銜於騶駟騶非子享士於善圍狼睥取右於禽囚造父秦之先周穆王使王馬附宿

秦並史記晉襄公縛秦囚使狼弓父畢精於筋角宋景使  
彈取戈箭之為車石腫紆鉞反飲非明勇於赴流荆人入壽  
弓見年精思於弓矣獻弓歸王創基於格五善格五待制東方要幸於談優善談  
笑併優上官效力於執蓋上官榮武帝上井泉大弘羊  
據相於運籌心計為侍中能僕不能參迹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援琴而歌曰練於心兮浸大清條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和液謂和情志泪兮心亭亭也  
嗒欲息兮無由生踔刃教反宇宙而遺俗兮取翩翩而獨征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遷議郎邑以經籍去聖又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迺與五官中郎



將堂谿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迺自書冊於

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堂前石經四部本碑九四十六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

車乘目千餘兩填塞街陌。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

章因列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

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篆書隸書秦使程璜作也蟲書謂為

蟲鳥之形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

都門下意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

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

人時頗有雷霆疾風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邕條宜所

施行七事。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選

五帝於郊所以道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

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也而有司數以蕃國

疎喪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

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

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

敬之大任禁忌之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二事臣聞國

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今頻年災異而未

聞收舉博選之旨當述修舊章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



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張文前獨盡狂  
言聖聽納受以書具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  
擢文右職以勸忠寒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制書議  
遣八使又令三公謹言進事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宜追  
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  
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五事古者取士必使諸  
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  
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  
書畫辭賦才之小者臣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  
皆見拜擢故當心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六秩

百石綱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瘼責之科所宜分明

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  
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曩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  
懼考及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常有此  
可皆斷絕以覈真偽。七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

子舍人頤父曰案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

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

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廼

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

改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蔡邕傳  
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  
太守入為尚書侍中迺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  
列焉。時妖異數見特詔問邕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譚  
儀曰九章表皆數科邕對今道路紛紛云者程大人張穎  
其言密事將皂遺也邕對今道路紛紛云者程大人張穎  
等並叨時幸宜引身避賢伏見郭橐橋玄劉寵並宜為謀  
主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  
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中常侍  
程璜使人飛章言邕於是邕與家屬鉗髮徙朔方程璜女  
夫揚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邕前在東  
觀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

所著十意

猶前書

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迺宥還郡

原太守王智餞之

酒酣智起舞屬邕

屬音燭

邕不為報智

銜之密告邕怨於囚

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

迺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吳會之士傳曰邕結吳人曰吾昔

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於長橋賦序在吳吳

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

琴果有美音而其屋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同馬相如

邕初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

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音愜以樂

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



門而去邕素為邦卿所宗主人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  
憮然無音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  
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  
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擬胡此足以當  
之矣。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  
大怒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補侍御  
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從獻帝遷  
都長安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  
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剪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  
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卓從其言。及地

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

也前春郊天公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轡遠近以為非宜卓

於是改乘皂蓋車一千石皆皂蓋未兩轡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

集讌輒令邕鼓琴督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用謂

曰案多自狼用不成文理當云卓很多自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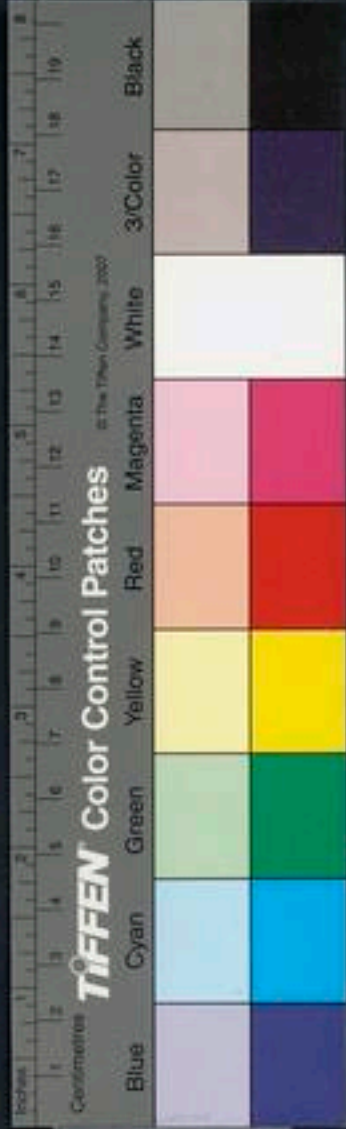
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

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迺止。

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

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

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乞



黥首刑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  
禪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  
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迺失人望乎  
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至以身陷  
獄當世方今國祚中衰神益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  
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訾議日殫退而告人  
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吾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  
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  
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兖州陳留聞皆畫像而  
頌焉所著詩賦碑誌銘讚連珠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六訓

之類凡四百篇傳於世

互註光和六年邕與劉洪補續律歷志邕能著文清

濁鍾律見律歷志論追至和憲之謚見鄧皇后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極記有生所

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

風塵而不得經過通從之令不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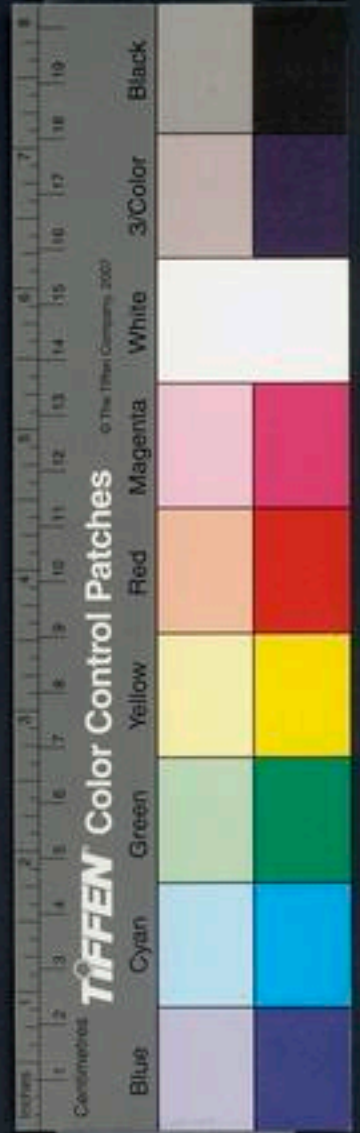
人哉及解刑衣竄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

尚若不密但願比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

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三日之間位臣

道既申狂僭屢重資同人之先號得比叟之後福北叟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蔡邕傳 張



東漢書卷之九

左雄傳

七

張

通

史也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史曰何知非福告數月  
其馬引胡駿馬歸人皆賀之史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  
良其子好騎隨而折體人皆弔之史曰何知非福告一  
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毀之故子  
父相保見屬其慶者也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為  
淮南子

之不舉前伯兄誦叔曰夫司寇司獄况乃國憲倉卒慮  
不先圖為之不舉注云不舉歲饑也執政迺追怨子長王謗  
書流後於此為戮未及聞之典刑反

替曰李長茂氏才通用修死國典文流悅音伎  
之類音伎謂邕實慕射心精辭綺斥言金商門南但比  
徙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梁謂融因籍梁冀告  
也澆

左雄事安帝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安帝時遷為冀州刺史州郡多  
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食糈二千石無所  
回忌徵拜議郎。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尚書僕  
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  
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為  
容容多後禍容猶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  
身遭難允以為警和同也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  
風宜擢在侯舍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又再  
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

東漢書卷之九  
左雄傳  
七  
張  
通



東漢名臣傳卷之八  
左本傳  
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青在知人安  
人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及幽厲昏亂  
褒艷用權賢愚錯緒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民典刻革  
五等更立郡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散悅以濟維撫  
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  
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  
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  
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

良吏於茲為盛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鳳皇五至漢初至今

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

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

聚歛整辨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

化兇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

稅之如豺虎國冊廷見楚令尹子常賜語如鐵針虎為監司項背相望

背音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

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與拘檢者離離也

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

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

三維傳  
七





斯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  
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肯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  
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  
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用王命錮之終身鄉部親  
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人從政者吏職滿歲宰府州  
郡通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  
賦歛之原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  
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漢世  
呂氏難亦云中興雄之所言皆明達  
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  
新選舊勞擾無已。永建三年雄上言宜崇經術繕脩太

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大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置  
乙之科貢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  
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  
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整石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  
曰四十不惑禮稱疆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  
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  
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  
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  
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  
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即不能屈雄



誥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迺遣却郡

致堂胡氏曰雄蹇蹇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留及親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嚴才固亦善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喻爾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之準也徐淑以顏子况已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誥之益失其義子責在聖門有通達之稱聖人切意其矜而足也故設兩端使賜參度彼已必將望洋向若况以進

之也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雄舉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薦者曾是以為孝乎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帝乳母宋娥共議立帝帝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雄上封事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



廢立之禍會地震雄復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帝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邁失爵。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過是韓厥之事

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韓厥韓獻子也趙宣子舉獻子於公為司馬河曲之後宣子使人來

獻子執

互註議政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

史試章奏

見胡廣傳政事貞固

周舉

事順帝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順帝時舉茂才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所上御坐以為規誠。遷拜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骨有龍



忌之禁

新存曰晉文公逐國介子推無爵去之介山文公求不得焚山而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

大火羅火之盛故謂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月被焚而禁火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

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

歲多死者舉既到州廼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

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

惑稍解風俗頗革。陽嘉三年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

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後坐事免大將

軍深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

大會賓客燕乎洛水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

潔於東流水上自洗濯除為大潔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

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注露歌曰舉歎曰

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商疾

篤帝問以遺言對曰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諫

議大夫。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廼拜

舉為侍郎與杜喬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天

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

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

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

薦公清朝廷稱之。徵拜為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

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



東漢書卷之八十一  
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曾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  
立其子文公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今殤帝在先於秩為  
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下可改昭穆之序不可  
亂呂勃議是也詔從之後拜光祿大夫卒朝廷以舉清公  
亮直方欲以為宰相深痛惜之廼詔光祿大夫周舉性倅  
夷魚伯夷忠踰隨管仲會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  
節子勰音

互註李固上疏言舉才謨高正宜任常伯勰多所  
糾奏而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勰

周勰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父故更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  
於勰勰恥應報之因杜門自絕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  
莫敢不聽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常隱處窳身慕老聃  
清靜杜絕人事老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廼開門  
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謀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為知  
命自勰曾祖父楊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事順帝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公車徵  
瓊至綸氏即夔之綸國稱疾不進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  
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廼以書逆



東漢書卷之六十二

黃瓊傳

三

列

通

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  
 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  
 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  
 易汗陽春之曲和者必寡宋王對楚萊王曰為揚盛名之  
 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樊英也 事 被徵初至朝廷設壇  
 席猶待神明雖無大具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  
 流應時減折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  
 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  
 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  
 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

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  
 奪順帝即位不行籍田之禮瓊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  
 莫不敬恭明祀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萌  
 率勤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周語宣  
不籍千畝 虢文公諫曰夫人大事 在農以弗 聽後師敗績千 姜氏之成 而先王制禮籍田有  
 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  
 饗醴載柔誠重之也是知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  
 以致時風帝從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  
 遷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迺奏增孝弟及  
 能從政者為四科。又推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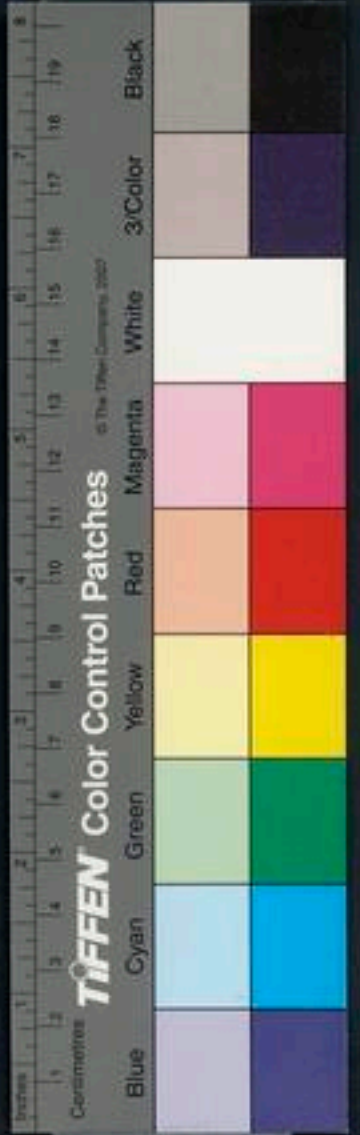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六十二

黃瓊傳

三

列

通



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

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廼止元嘉元年遷司

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勲德

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貢父曰案以宜不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瓊獨建議宜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同於霍光冀

意以為恨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

善人而為異所飾舉者亦不加命梁冀被誅瓊以不阿梁

氏廼封為邛鄉侯元邛音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言懇惻廼

許。梁冀既誅瓊遂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

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

外自度力不能匡廼稱疾不起五侯謂左。四年以寇賊

免復為言空以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

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

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

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

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

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劔而王掃

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

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

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漢祚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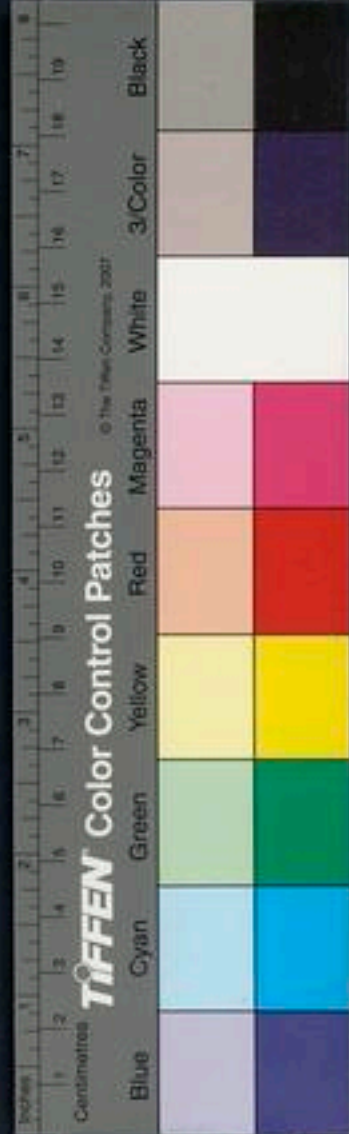
五侯謂左

四年以寇賊



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永洋之上喻危立足枳棘  
之林喻難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  
交爭循道化於亂離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  
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  
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暨宦充  
朝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故李固杜喬忠以  
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  
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及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  
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懼雲以忠  
獲罪陳理乞同日而死雲既不辜衆又并坐朝野之人以

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越拜令職見冀將衰迺陽毀  
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群輩相黨自冀興  
織腹背相親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  
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  
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音礫碎珪璧於泥塗昔  
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前母子伯  
奇後母欲立其  
子伯持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伯奇入園後母詳取蜂  
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取蜂殺之王見遂  
伯奇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  
察歟臣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  
無恨三泉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  
為名者取其深之極其年卒孫琬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黃琬傳  
反註郎顛薦瓊曰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珠含  
味經籍觀卿與周舉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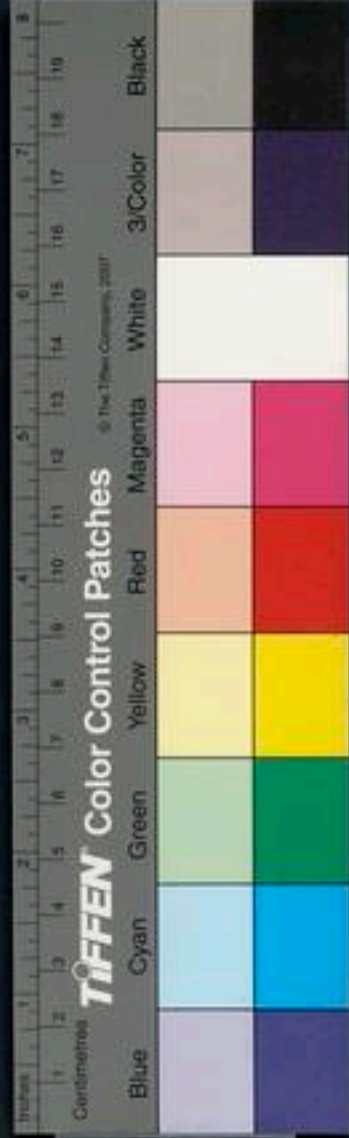
見周舉傳

黃琬事桓帝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辨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即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

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誑曰欲得不能乃來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韙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黃琬傳  
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  
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  
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  
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  
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  
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  
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  
天下不敢妄進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  
順帝始以黃羽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  
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迺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

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  
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也徧狹拂巾社  
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迺英能承風俊又感事若李固  
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  
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仲嵩樂巴牧民  
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  
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  
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  
力帷幄容其寒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  
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



東漢書卷之八

黃瑛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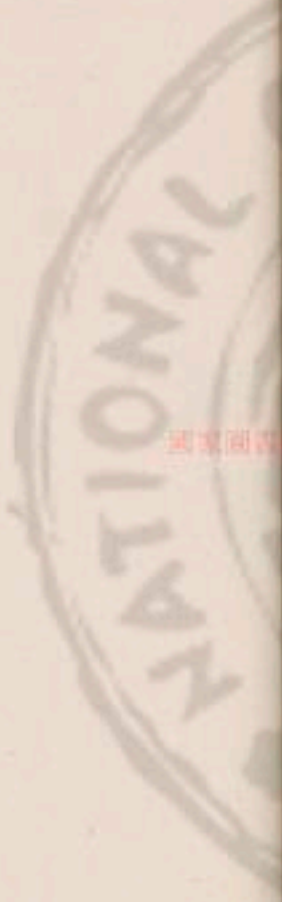
一

引

禮

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  
 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  
 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  
 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  
 戮謝事者以當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也所以  
 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白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登朝理  
 政拉紓災昏攔式及瓊名夙知累章國亦早秀位及  
 至差楚家  
 反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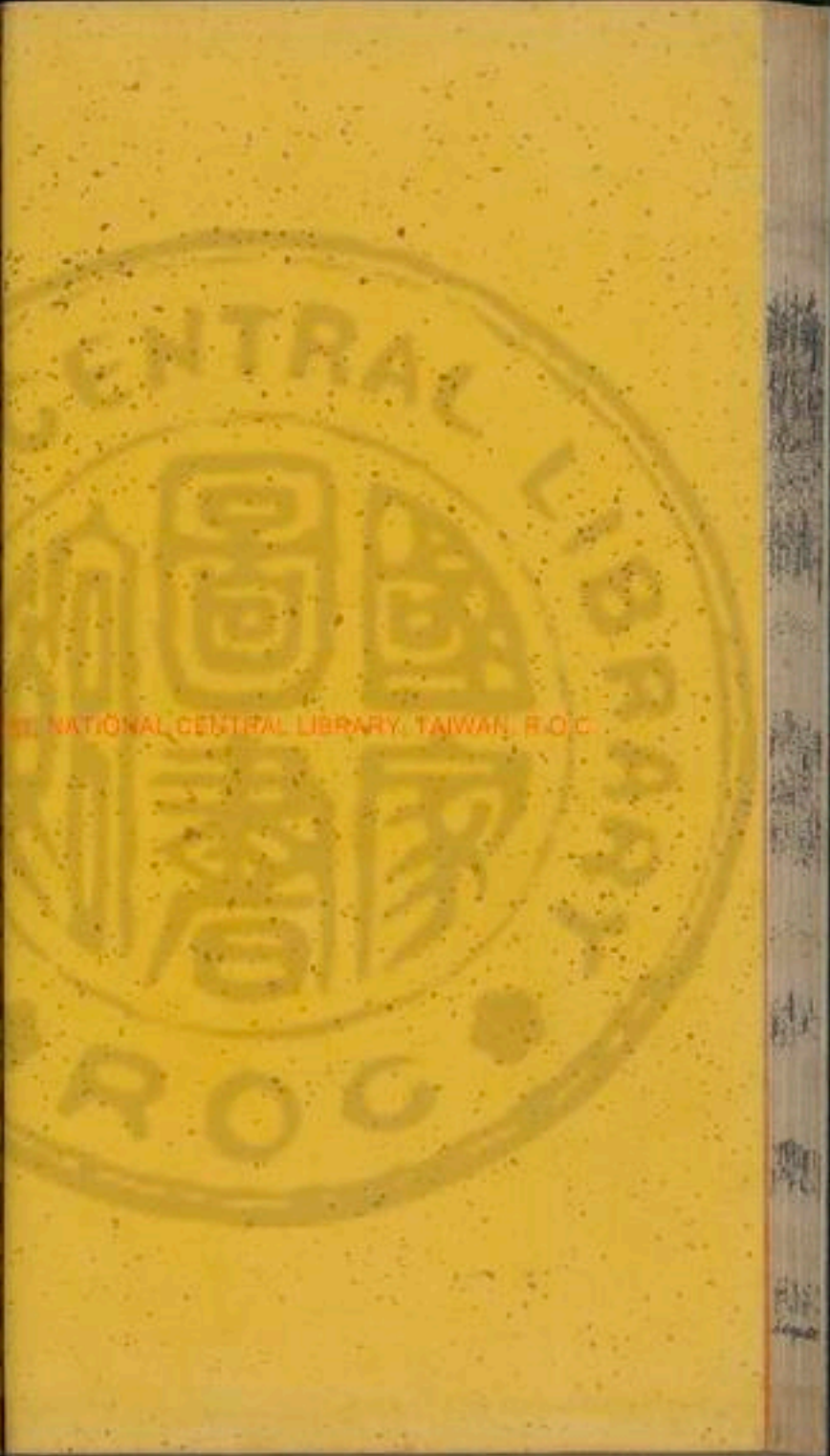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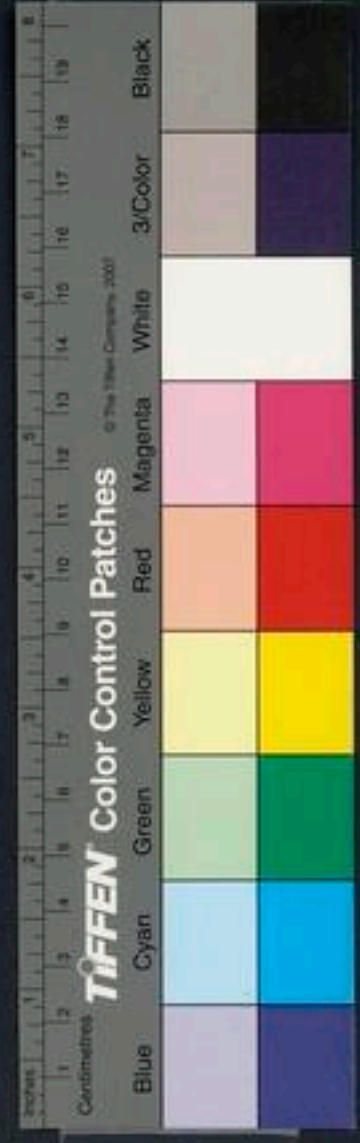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676827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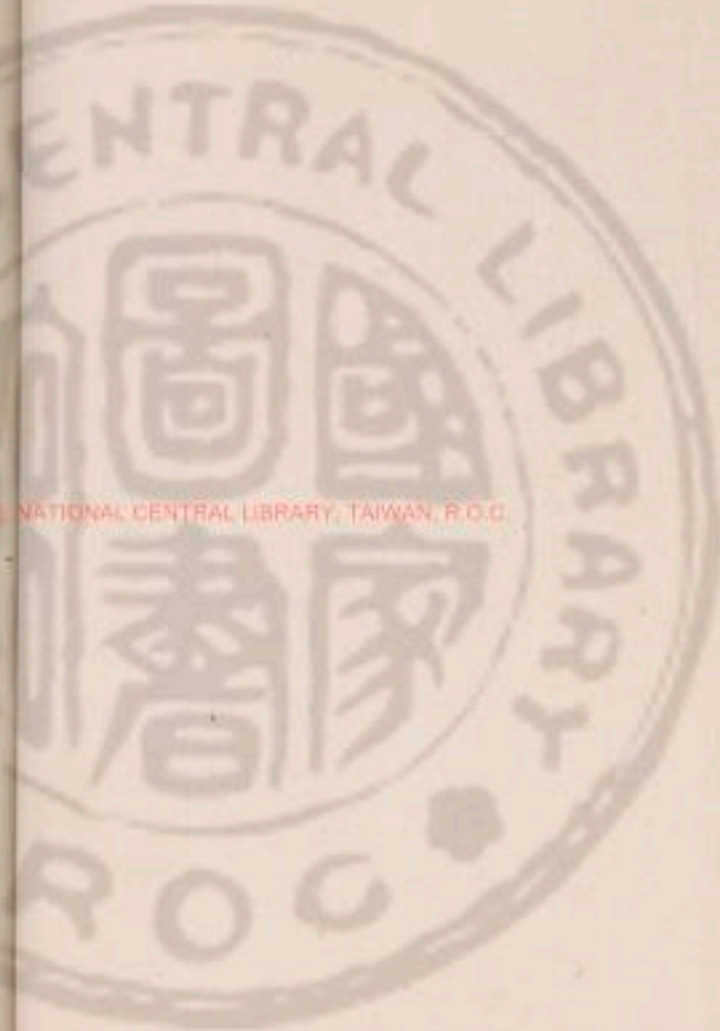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荀淑

子爽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補朗陵侯相位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事師無犯無隱至死心喪三年也有十八人儉緝靖壽注樊肅專並有稱名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范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解見荀悅傳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靖有至行不仕號曰玄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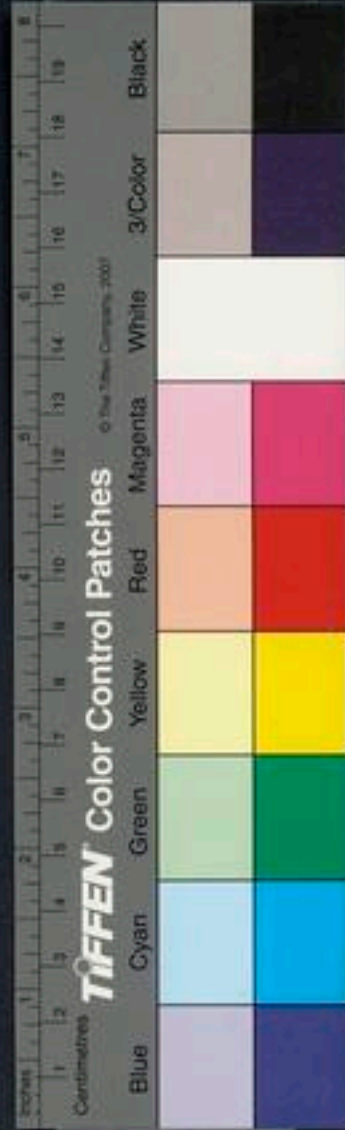
五註遇黃憲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  
見黃傳李膺

歎曰荀君清識難尚  
見續

荀爽

慈學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公能慈明無雙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倡之義宜改尚主

之制以稱乾坤之性如此則各得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推禍福之所應知廢興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  
烈女傳夏桀為瑤臺瑤臺以臨雲雨紂為瓊宮解  
見桓帝紀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



東漢書卷之九十二卷之九十二  
曰脩禮制緩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  
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  
珍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馬有司  
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  
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適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  
稱為碩儒禁解五府並辟不應司空表逢舉有道○及董卓輔政  
復徵之爽欲遣命吏持之急不得去至拜光祿勳視事三  
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還都  
見卓必危社稷其所辟與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  
薨子悅或並知名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  
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  
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  
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  
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  
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危觀其遜言遷都之  
議以救楊黃之禍楊彪黃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  
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逶迤

荀悅

悅字仲豫年十二能說春秋家省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



東漢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續二覽多能誦記左好著述獻帝時遷秘書監作申鑒五  
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  
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  
先屏四患廼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  
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  
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  
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  
欲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  
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以  
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  
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  
野無荒業財不費用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  
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  
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  
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  
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



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用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君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宣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備甲兵大國亦將討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是謂東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勸矣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迺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

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迺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





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辯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雅  
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迺作書契以通宇宙夫立典  
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  
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  
不備矣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唯祖宗之  
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唯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  
是繼闡宗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章以述漢紀

韓詔

韓詔字仲黃潁川人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  
年守令不能破散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迺以詔為  
縣名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  
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詔愍其饑困迺開倉賑之所  
稟賜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  
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詔名德竟無所坐

鍾皓

鍾皓字李明潁川長社人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  
仕避隱密山密縣山也以詩律教授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  
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  
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曰鍾君似  
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頌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



東漢書卷之九 金龜傳 六  
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凡子瑾

鍾瑾

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倫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後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蚤為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盲國武子好昭人過黃父曰素昭當作昭以致怨惡臣武子齊大夫慶克通齊君之勇武子黃慶亦人語武子逢之見左傳卒保身全家爾道

為書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及終諸儒頌之曰杯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遂之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為司隸校尉

陳寔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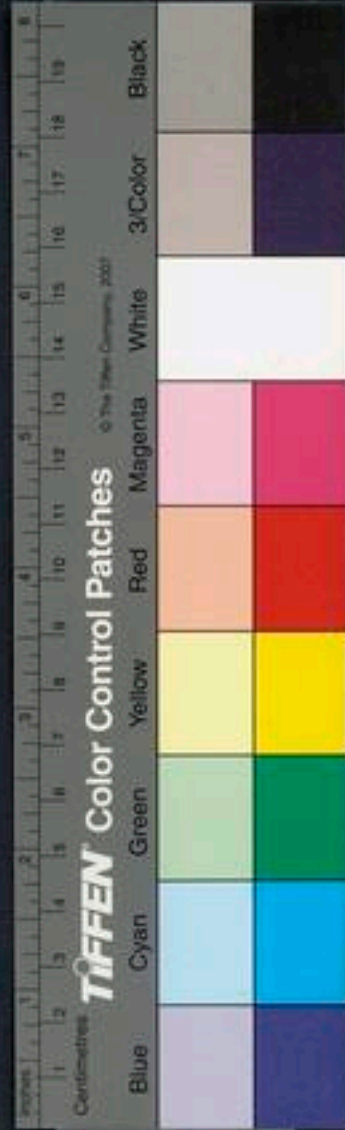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生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並兼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二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爰為督郵迺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為郡功曹時中常侍



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士為文學掾定知其人懷  
檄請見校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  
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  
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比縣傳舍倫謂  
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  
署此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遷大丘長倫德清靜百姓以女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  
訓道壁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曰欲禁  
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同官聞而

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後  
坐黨人連寔餘人多逃避未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  
廼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  
時中常侍張讓甚恥之寔乃獨爭焉

致堂胡氏曰凡與貴近交通者皆有所欲也陳仲弓終  
於太丘長則非有欲也凡與黨人同籍者皆為善而近  
名也陳太丘不與標榜之列則非近名矣為善不近名  
與貴人交而無欲由前論之所以不蹈刑禍由後言之  
所以內豎懷感而信其言者乎史稱太丘道廣或者以  
為譏之正指弔讓之事是不知寔也張儉李膺之徒唯



身書卷之十九 陳紀  
其隘也所以不免勿不云乎見惡人以避咎也太丘以  
之雖然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丘之志安知其不失於  
劉焉也故君子慎之

及後復誅黨又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在鄉閭平心率物其  
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廼歎曰寧為刑  
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  
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乎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  
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染  
上君子者是矣盜太驚自投於地稽顙歸寔徐譬之曰  
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

續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

公卿群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當寔  
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以不  
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  
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  
中平四年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  
衰麻者以百數謚為文範先生子紀謀

互註太丘道廣廣則難周見許

陳紀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慈閭門雁和後進之士皆

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飲酒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有城以厲風俗建安初拜大鴻臚卒子群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慙卿御慙長

陳謚

謚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羊廡成群當世者靡不榮之

一者 謚早終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適身矯累

言為高士有不訛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之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與廣模我彝倫曾是淵執薄夫以淳慶基既啓有蔚穎瀆二方承則八慈繼塵昔以慈為字見荀氏家傳也

李固

歷事順冲質桓曰帝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固貌狀有奇表



角匿犀足履龜文

謂角者頭有骨如犀足也。龜文者謂骨當額上入髮際起也。足履龜文者二。石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墳籍結

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

復為李公矣

言復登其文為公也。陽嘉二年詔問當世之敝為政所

宜固對曰王者父天母地實有山川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父天母地元日弟月

史記魏武侯為吳起曰河山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

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

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而今之進者唯財與方伏

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

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

不宜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孝安皇帝變

亂舊典封爵阿母

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

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垂舊

典先帝寵遇關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

戚為椒房

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

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詔書所以禁侍中尚

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

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雖不干

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

館陶公主光武第為子求即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所以輕



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  
 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  
 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  
 之有北斗也斗為天侯古尚書亦為陛下侯舌春秋合成人散在旧理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  
 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青必至誠宜  
 審擇其人以毗聖政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雖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  
 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表  
 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不

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斬啟則仁義  
 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  
 之急務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  
 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  
 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  
 毋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即而阿  
 毋富者疾固言直因詆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  
 黃常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迺  
 得拜議即貢父曰案固前已云為議即此又云得拜議即  
復二字出為維令尋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



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  
 滿迺奏記於商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以固為  
 荊州刺史固到遣吏赦寇盜前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  
 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  
 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遷將作大  
 匠上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  
 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闔設盟  
 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權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  
魏楚齊魯昭奚恤西  
 為壇使容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  
 在此奉璋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策公子高  
 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及在此操霸王之餘義獨治  
 權之遺風美昭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

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闔助於晉趙  
 簡子為王以相國國曰楚之白有何在平其為齊也幾何  
 對曰未嘗為齊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  
 左史倚相能讀古書以存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王白  
 珩先王所寶也何寶焉珩先王所寶也何寶焉  
 為也其與不同也

于木故辭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

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于木問未嘗不  
執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未可

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

楊厚會稽賀經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

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臣前

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

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李固傳





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又處議即已且十年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厚等而還瓊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即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迺與廷尉左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疑有司帝感其言迺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復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繁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垂

枉人無惠者免之居官其有罪收付詔獄及冲節

即位以固為大尉而蔡冀奏錄尚書事明年帝崩固以清

河王祿年長有德必以立之謂梁冀曰察周霍之立文宣

立文帝重戒鄧閻之利幼弱一歲崩閻太后立其冀不從迺立樂之太子子續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太后以

比遺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

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猶專勢相忌疾○初順帝

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

又希望冀自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固因公假私依正

行邪離間近戚自降受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



辟召靡非先舊或當堂財賄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  
 九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慕求好馬臨窻呈試  
 六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且受任之  
 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九江城徐鳳等燒城色黃以賊張  
 嬰等攻江都長九江黃陵是荆揚  
 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凌遲而詆訛先主太后不聽  
 得免冀帝聰慧玃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鳩帝崩固伏尸  
 號哭冀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  
 冀書曰將軍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頃帝崩中  
 帝立一年  
 今當立帝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迺召三公  
 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柱石皆以為

頃難作二兄受室爰姬迺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

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年十五李氏仔滅其在

君矣成感其義迺將燮乘江東入徐州界內令燮姓名為

酒家傭依註北海縣  
 俗家得兒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

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赦大臣冤死者子孫燮還鄉

里追服姊戒燮曰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

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即至矣

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

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後拜議郎廉方自守

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曹彪雖俱知



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時  
 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  
 朝廷議復其國燮奏續在國無政不宜復國燮以謗毀宗  
 室輸作左技未滿歲坐不道被誅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  
 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  
 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  
 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  
 然後發喪謂久曰案甄邵遷為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云少一甄字先受重字謂拜邵詔也

邵還洛陽燮行途遇之注仗卒投車於溝中答捶亂下大署  
 吊於其背曰諂貴膏矣貧官埋母廼具表其狀邵遂廢酒

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事順桓帝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  
 狗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  
 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賊罪千萬以上讓即  
 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遷大司農○時梁冀子  
 弟五人父中常侍等以元功並封喬上書諫曰梁氏一門  
 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統裂勞臣之土其為垂濫胡可勝  
 言書奏不省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喬不往  
 會喪冀又銜之遷太尉桓帝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



之喬據執舊典不聽依惠帝納后故事黃金又冀屬喬舉  
 汜宮為尚書喬以宮賊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  
 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  
 回撓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及清河王蒜事起為冀所  
 誣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  
 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遇者故亦情託為  
 夏門亭吏守衛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  
 義而不罪

五註多所糾奏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見神忠  
 以直言德以輔政全見黃帝傳學深行直當世良臣見李召

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官立為嗣先是蠡五侯  
 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明日重會公  
 卿冀言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  
 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迺說太  
 后先策免固竟立蠡五侯是為桓帝冀畏固名德終為已  
 害迺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欲扶  
 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尊臣立與漢作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  
 曲從以言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  
 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  
 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李固傳  
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 小子燮

互註即韻薦固曰固通游夏之藝復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皎日元精所生王之佐臣若任以時政則

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見卿忠以直言德以輔政詳見

傳淵模宏深魏黃門誣奏王龔固奏記於梁商言

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梁商

言於帝迺得釋見王

李燮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迺遣二子歸鄉里時燮姊文姬為司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密與謀豫藏燮有

潛八使巡行風俗喬與周詡分行天下其刺史有厥

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

車利者皆以狀上見周舉傳直道以糾違見黃

論曰天稱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已

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槩節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

死與義合也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害義專為物

則害智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

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闕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盡而

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願桓

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



東漢書卷之九十二

爭太我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  
之傷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  
戀戀四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  
猶棄工也

贊曰太子杜司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時

晦終維罔極爰同趙孤晉書公大夫屠岸賈殺趙朔程

後景公一立私世載茲且載行

東萊先生東漢誌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陵菑長垣人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

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其青者以火炙銷令汗取

其青者以火炙銷令汗取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大夏始安臨

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

則載之兼兩車有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徵名

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迺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

季子矣謂也及年二十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履

履



東漢書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二

爭太我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  
之傷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  
戀戀四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  
猶棄工也

贊曰太子杜司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時

晦終維罔極爰同趙孤晉書公大夫屠岸賈殺趙朔程

後景公一立私世載茲且載行

東萊先生東漢誌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陵菑長垣人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

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其青者以火炙銷令汗取

其青者以火炙銷令汗取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大夏始安臨

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

則載之兼兩車有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徵名

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迺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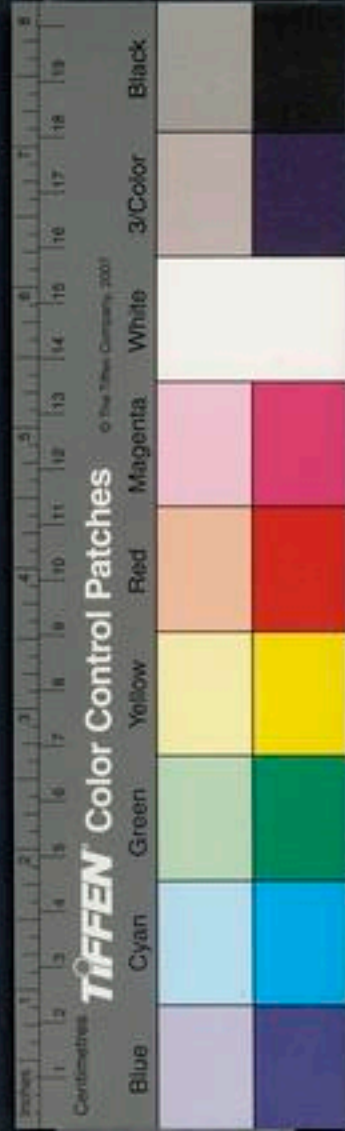
季子矣私也及年二十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履

履履及年二十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履



舉孝廉將行郡中為徂道祐越增共小史雍丘黃首歡語  
移時與結交而別道之德祐為較增也五里要功曹  
以祐倍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  
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  
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沽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  
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遷膠東侯相政  
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  
以道譬諭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  
人懷而不欺高夫孫性私賦民錢賦錢王百為市衣以進  
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具首闕

持衣自首祐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搃以親故受污穢  
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  
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毋俱行市中道遇醉客辱其毋長殺  
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毋見辱人  
情所耻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  
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刃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  
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  
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  
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毋曰負毋  
應死何當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





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以繩為緣投之而○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誣奏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為冀章草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

延篤帝桓

延篤字叔堅南陽擘昌猶人也少從穎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吳夫樂王奔楚封唐溪因為氏典五官中郎將旬日能諷之博通經傳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桓帝拜議郎與宋穆邊韶共著作東觀○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說詳密

對動依典義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

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

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

駿皆為京兆尹也後有邊延二君○時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

貨牛黃篤發書投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

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以病免歸教

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

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仁孝

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

如欲分其大較較略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



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  
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  
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  
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  
好偏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  
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李文德素  
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  
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  
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

敢當吾嘗昧爽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處有之  
書歷公旦之典禮瞻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  
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乎其溢目  
也紛紛欣欣若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  
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五弦之樂形似箏有項有柱傍若無入高鳳讀書不知暴雨見爽方之於吾未足光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東倫謂中帶倫飾鄭玄言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人臣

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  
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報女及如此而不以善止  
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願者皆曰善射一人曰善



可教射矣由基怒答曰非吾能教技左謔右也言弄者俱善射稱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後遭竄事禁錮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

忠而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

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此訊問九二十篇

史弼事順帝桓帝朝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郎

守弼辟公府遷北軍中侯○弼出為平原相時詔書早舉

鈞賞鈞相也邵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

詔書且前後迫切州郡長官掾史從事坐傳書傳知曰青州

六郡其五有黨清河樂安濟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近國生陵亦考

南北部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其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拙有名當朝二家賓客

相讖禍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障內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

曰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濟

活者千餘人○弼為政特挫抑強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

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

託乃豫勅斷絕書屬屬之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

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詣弼貢父曰

當作詭謂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

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候覽大

怨遂詆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



裴瑜送到嶺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舊臣選德  
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惧弼曰誰謂荼  
苦其甘如齋昔人刎頸九死不恨楚詞曰雖九死此猶未悔及下廷尉  
詔獄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贖護於弼弼遂  
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曹郡郎行賂於侯覽得減死  
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屈乎陶丘洪  
平原也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牖里殷虛名或作茂帝王紀  
人宜生來諸物與紂史弼遭患義夫大嚴寶亦何疑焉於是  
議者適息弼竟歸田里閉門不出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

英視人畏傷發言恣恣似夫儒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推  
枉又何社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語曰活千人  
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翁史弼頡頏上下嚴史終全平原  
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雲帝

朝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  
玄俱事馬融皆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  
家融明德皇帝後從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  
融以是敬之

致堂胡氏曰世多言弟子鮮克賢於師者盧植非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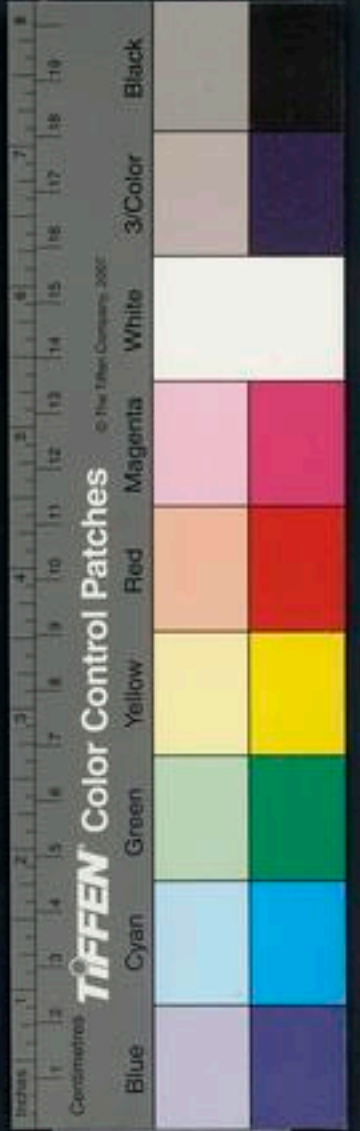


乎融教授盛行絳帳名重然嘗為梁冀之客其智不足稱也且訓明道藝諸生受業之時豈當陳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稽卑目不許視非仁者不祛也師不智而弟子仁於融植見之融甚無成而植忠義大節炳如册青劉備猶師之其賢可知矣

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  
 后父太將軍竇武拔立靈臺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  
 雖布衣廼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奏有不恤緯之事左傳  
人有言廢不恤其緯注曰漆室有倚楹之感琴操曰魯漆室  
髮寡婦也織者營於緯也漆室有倚楹之感琴操曰魯漆室  
之急耶何谷之悲漆室女曰漆室有倚楹之感琴操曰魯漆室

昔楚人得罪於君逃去東家馬逸吾莫吾終年不厭茶  
 西隣人失羊情吾見追之致也吾憂國傷人心  
 悲而甯豈欲嫁哉白傷懷結而為所疑於是秦衣入憂  
 山之中見女貞之本冒然天自後琴而歌美以女貞之辭經聖憂  
 深思遠君子之情足下宜辭太賞以全身名依古禮置諸  
 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  
 也以樹為喻謂京師武並不能用憲聖中徵為博士嘉平  
 也為幹四方為枝

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  
 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  
 正五經文字植廼上書曰古文科斗迺於為實而厭抑流  
 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  
 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



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拜為盧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節已後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詵等並在東觀校中書王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平九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曰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三曰禦瀆瀆疫厲之氣四曰備寇五曰脩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四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瀆者末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厲

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冢賊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讓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敬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即將發兵征之賊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壑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盧中郎固勗意軍以待天誅帝怒遂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盧植傳  
檻車徵植滅死及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其  
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廼拜召州牧董卓  
卓以惧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  
及卓至果陵虐朝廷廼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  
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議即彭伯諫曰  
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實交曰案文少天下  
震怖卓廼止但免官而已初平三年卒建安中曹操過涿  
郡告守令曰故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  
植幹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

之心可知矣夫逢蠱起懷雷霆駭耳雖貴育荆諸之倫

孟賁多力者夏育勇者並衛人荆刺刺也諸專諸也未有不冗豫奪常者也冗音

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刃刃赴找折

見何進傳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也

趙岐事靈帝獻帝朝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祖為御史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

故生於臺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

不與融相見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為其後疾瘳為皮氏



長今澤州龍門縣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

之岐耻屬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寔篤以為功曹中常侍唐

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

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玆深毒恨及玆為京兆尹岐惧

禍及迺與從子戩逃避之玆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

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

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

停車呼與共載密問岐岐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復壁

中數年岐作危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迺出公

卿舉岐拜并州刺史會坐黨事免甲平元年徵拜議郎何

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為賊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

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却復拜議郎稍遷太

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尉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

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楊國命所到州縣百姓皆喜曰今

日迺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公孫贊爭冀州紹及

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又移

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會洛陽奉迎車駕

岐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詔書徵岐○會帝當還

洛陽先遣董承脩理宮室岐請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荆

州境廣地勝年穀獨登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





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承即表遣岐  
詣洛陽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  
岐迺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  
荊州卒先自為壽藏家壙圖李札于產晏嬰叔向四像居  
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岐多所述作者嬰子  
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前父曰案嬰當作孟占書無嬰字  
社今有之而岐所作孟于章句傳  
至今本傳何  
侍及不記也

贊曰吳公溫愛義于剛烈以義于梁其延史字人風和

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蕪姿逢掖臨師禮記孔  
子曰少

居魯衣逢  
掖之衣 邠卿出疆專命朝威

皇甫規事類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

安定為督諸將郡此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

軍務威 敢迺上書言狀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

兵略威 為功曹○其後羌眾攻隴西朝廷患之規上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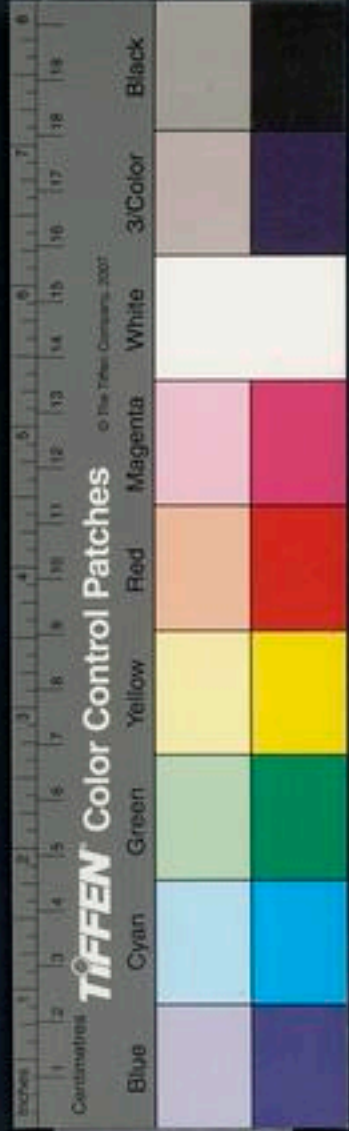
求乞自效曰願假兩營二郡兩營為資趙中二郡安定鞏西也列坐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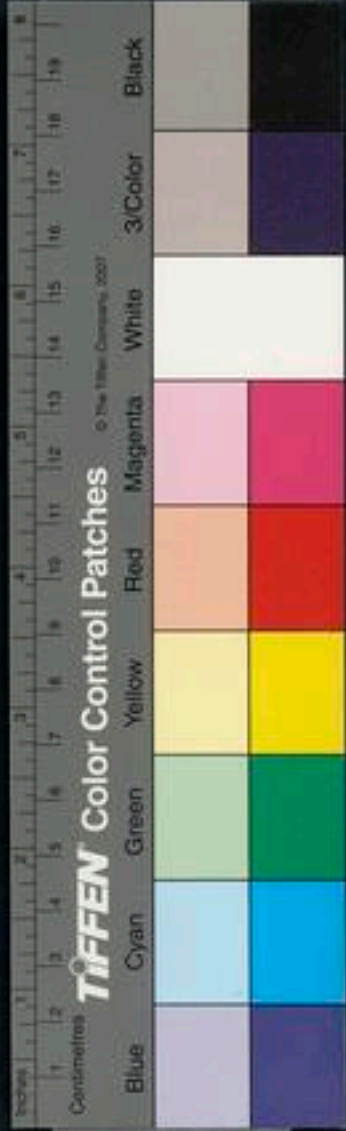
與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

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帝不能用冲管之間梁太

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

後遭奸偽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攝政之初其餘綱





雖多所改正令大將軍梁冀為社稷之鎮實宜增脩謙節  
輔以儒術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  
弟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  
惰淪落濟可不慎乎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即  
託疾免歸州郡冀嘗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  
門徒延熹四年秋先零諸種陸梁殺漢使於焉國焉古及小  
規素悉羌事志自奮效迺上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  
有九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  
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郡  
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鳥鼠山名先零

謂大山叔孫無忌反嚴力求猛敵不如清平不如撫以清勁明吳孫

未若奉法法不如朝中奉法使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至乞三公舉

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之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

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兵討隴右而道路隔

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

悅東羌遂遣使乞降先是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喜

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悉條奏其

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友善○規出身數年持節為

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

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是甫見身 三

降以文薄虛降天子重書請讓規上疏自訟徵拜議郎論

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棺欲從求貨數遣宿爰就問功

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論輸左校太

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

將軍上書薦中郎將張負以自代曰負才略兼優宜正元

帥以從衆望臣願乞冗官以為負副朝廷從之以負代為

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負遷大司農規復代為

度遼將軍規為人多音筭首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

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曼喪還規縞素越界到

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拜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

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言

歸第避仕五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及黨事大

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與杲高自以西州

豪傑耻不得豫迺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負是附

黨也又太學生張鳳竿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

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為規賢賢父曰案文以為規

賢所著賦銘碑讚禱文之類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

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于祿見賢則委位故于祿

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悞情故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皇后紀 十一 第 子



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事太尉朱龍學歐陽尚書初年成童旬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餘言後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時南匈奴左薁鞬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應之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音丘慈使南匈奴不得交通遂擊薁鞬等破之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錄八枚錄音渠與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

羌前以酒酌地

謂力外反

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

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奐正身繫已威

化大行○遷使匈奴中即將時休屠各

音直於反

及朔方烏桓

同及引屯赤阪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惟中與第子

講論自若軍士稍安迺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

○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交善

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後

拜武威太守遷度遼將軍數戰間幽并清靜徵拜大司馬

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復拜奐為護

匈奴中即將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



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賞武陳蓋謀誅宦官事。世中常侍曹節以魚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真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真以功封侯。真深病為郎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節等劾之，陷以黨罪，禁錮。○真少立志節，嘗與士交，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免遺，兼百匹，負怨草為人絕，而不受。及卒，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文，銀印也。以艾草灑之，不能和光，同塵為讒。所忌遺，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幸有前電，朝殞夕下，奢非晉文。陸謝郭中記末嘉未發齊桓公其一得水銀池金珠 儉非。王經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隊王不許曰王韋也

王孫武帝時揚王孫死誠其子為布 推情從意，庶無怨。各

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之類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

最知名。王脩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

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指用腕忽忽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幸仲將 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皇至今稱傳之。

○初真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負印，綬登樓而歌。訊

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

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耻見

擒，迺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互註皇甫規薦中，即將張奐以自代，曰：真才略兼優。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長安傳 五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十九 十五 實

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規傳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

宜誅盡傷和致妖何言之迂乎見西

論曰自鄉之封中官世盛官官鄉鄉封暴怒數十年

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

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

豎子揚戈以斷忠烈與破曹節等統制使率五雖恨毒

在心辭爵謝答詩云歎其泣矣何嗟及矣歎知

段熲和帝靈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

迺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所在能政

頁父曰案文單尹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

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迺使驛騎詐齎書

詔熲類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迺入追類

類因太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等

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類將兵及湟中義從羌出湟谷擊

破之明年春餘羌復與類大戰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首虜五千餘人

燒當詣降○八年類復進軍擊當前種窮追展轉山谷間

自春及秋無日不戰凡斬首三萬降者萬餘落西羌於此

弭定已而東羌先零等數寇擾三輔帝詔問類而皇甫規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十九 十五 實



張魚各擁疆服不時輯定欲頰參思術略頰因上言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當擅其地是為難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渡人則永寧無期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

衆恐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疆弩列陣騎為左右翼激怒空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拜頰破羌將軍賊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棄兵而走餘寇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魚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為漢更身當武職駐車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獮裔文獮公猛又惡能說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



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於金城郡煎當亂邊馬援遷

之三輔天水隴西扶風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

為深憂入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剋毒而欲令降徒與

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

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臣每奉詔書

軍不內御制御也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遂破之於是東羌悉平九百八十戰仁愛士卒疾病者親

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孳寢孳廩也與將

上同苦故皆樂為死戰遷司隸校尉○頗曲意宦官故得

保其富貴遂當常侍王甫在誅中常侍鄭珣等為太尉

後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頗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初頗

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星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麗蹤麗蹤地前也曰秦漢以來

勇李廣李陵也戎駢糾結塵斥河潼規與審策亟過王

凶文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狄東馬縣鋒紛紜騰突

谷靜山空

陳蕃桓帝朝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閉處一室而庭宇無

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

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





清世志甚奇之。○初舉孝廉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校尉

總錄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傳太尉李固表薦選為

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各有威政屬威聞風皆自

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繆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

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茲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

之。○民有趙宣葬趙而不閉延隧因居其中塚也行反

三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

見問及妻子而宣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

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躋也故也况况迺

寢宿家戚而孕育甘帝莊時感眾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

使者詐求謂蕃怒答殺之。○稍遷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

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及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

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

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

合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任政失

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

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

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

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出為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九  
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為尚書  
令送者不出郭門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  
蕃乃上疏諫曰諸侯上象四七二十八宿垂耀在天下應分土  
藩屏上國今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  
內侯者數人故繹象失度陰陽繆序而又采女數千食肉  
衣綺豈不貧國乎帝納其言○車駕幸廣成校獵蕃上疏  
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  
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夫安平之時尚宜有  
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  
謂三空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與馬之觀乎書奏不納○自

蕃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本偏權富而為執家

所詰訪坐免歸頃之為太尉蕃讓曰不術不忘率由舊章

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

亮達文武兼姿直父曰裴俊是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

不亮○中常侍蘇康管霸等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劉祐馮

緄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

宥升之爵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人

猾張汜等奉中官秉執犯法二郡太守劉質成瑨雖絰赦

令而竟並考殺之直父曰案漢魏制宦官怨志有司承旨

遂奏瓊瑯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侯首財產東

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九



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蕃與劉矩劉茂共諫請璿璿超浮等帝不悅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復之患今陛下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明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

一朝帝得奏愈然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與奏

議擬以中詔譴却長吏以下府有異史故曰蕃見譴也

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九年李膺等以重書下獄

蕃上疏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

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李

膺等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直橫加考案杜塞

天下之口讒瞽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夫諛

人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誠

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

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何況髡無罪殺

無辜乎昔禹巡蒼梧見市殺入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

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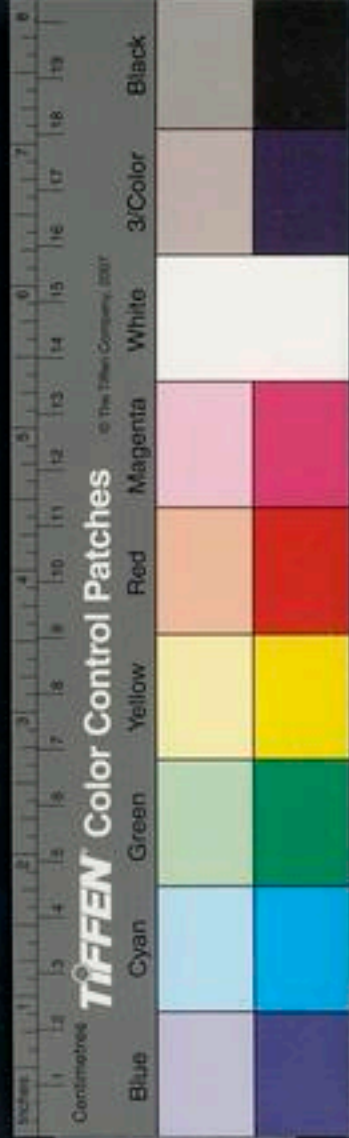
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今天之於漢恨恨無已猶眷

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帝諱其言遂

策免之通鑑考異曰袁紀李膺下獄在九月范書蕃免在

非所云云按膺等赦出在明年八月肅下獄死徒在建寧

二年十月蕃既以此年十月免則蕃傳所云疑非蕃書也



又表紀無陳蕃免事靈帝即位以太尉陳蕃  
為太傅按蕃免後有太尉周景蓋表紀誤也 ○帝崩靈后  
臨朝詔以蕃為太傅時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  
不朝蕃以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政事日廢諸君奈何委  
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我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  
起視事 ○靈帝即位太后優詔蕃曰蕃忠孝之美德冠本  
朝寒愕之操革首彌固 齊宣王對問丘布曰士 今封高陽  
鄉侯蕃讓曰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臣前後歷職無它  
異能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呈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  
之身亦何所寄竟不受封 ○時竇后委用於蕃蕃與后父  
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

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

了乃反

太后側中常侍

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誦事太后及其支

類多行貪虐蕃常

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酒下

疏曰今京師器器

道路誼譁言候覽曹節等與趙夫人

並亂天下一朝群

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人

不急誅必生變亂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太后不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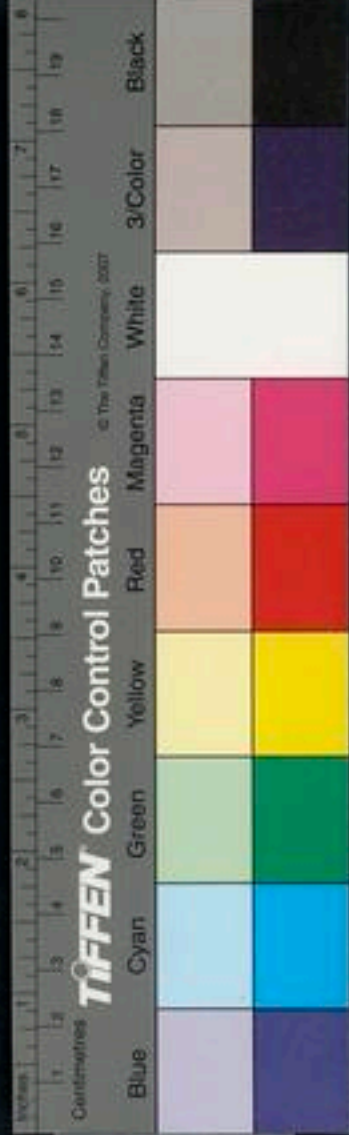
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矯詔誅

武等蕃時年七十

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挾

刀突入承明門

考異曰表紀蕃到承明門攸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  
勒兵入宮蕃曰趙史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決義之有  
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  
正色云云今從范書



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讓蕃曰公為棟梁枉撓阿  
 黨復焉求賊遂執蕃送獄黃門從官物下也蹋踖蕃曰死  
 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我曹員數不即日害之徙其家  
 屬於北境蕃友人朱震特為銓令銓人聞而棄官哭之收  
 葬蕃尸匿其子逸於其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後  
 考掠貢父曰案文諛死不言故逸得免後赦黨人迺追還  
 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尹秦濟陰太守單匡  
 賊罪並連匡兄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  
 朱伯厚

互註仲舉性峻峻則少通現詳七事則化見卷性高

初到王龍基不即召見之適留記謝病去袁闕曰蕃  
 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厚待之見詳得拜即中  
 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見左處爾賢見黃瓊太學中  
 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列傳在郡不接賓客唯徐穉  
 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見徐穉時月不見黃憲則鄙文  
 之萌復存於心及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

佩印綬矣見黃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  
 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致取滅亡之  
 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嗚呼世士以離俗為



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  
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猶厲及遭際會勦策實武自謂  
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  
足以舊待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

獻帝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  
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允少好大節有  
志於立功嘗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尚  
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豫州刺史討  
擊破之與皇甫嵩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張讓賈谷書疏

與黃巾交通允以姦狀聞讓懷恚忿以事中允

中傷明

年遂傳飛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楊

賜等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

獻帝拜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

秘書緯要旨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章

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俱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

洛陽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

心不生垂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

倚恃焉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黃琬鄭公業楊瓚士孫瑞

等謀迺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殺之

卓在



傳允性剛稜稜力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相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持正特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卓部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朝廷謂天子也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初允以同郡朱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迺先徵翼宏宏謂朱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歿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催迺收允及翼宏並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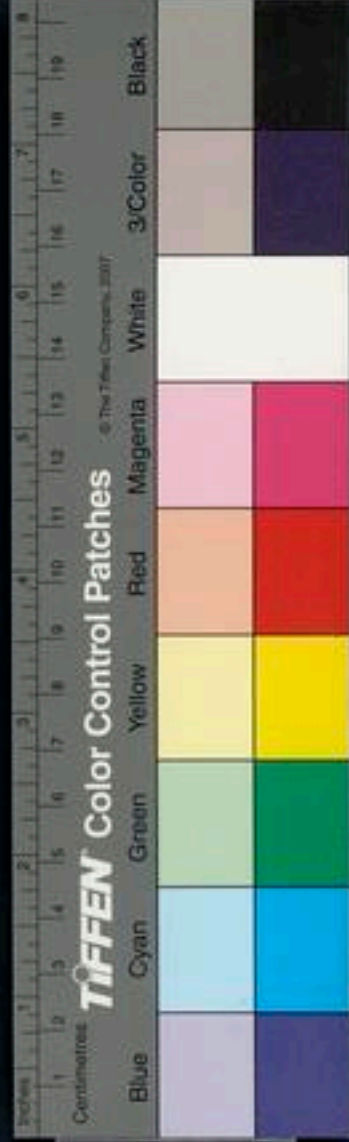
互註蔡邕歎董卓之誅允收付廷尉馬日磾以邕多

識漢事當續成後史允曰今不可使佞臣執筆致吾黨蒙其誅議曰磾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

制作國之典滅紀廢典其能久乎見恭

邕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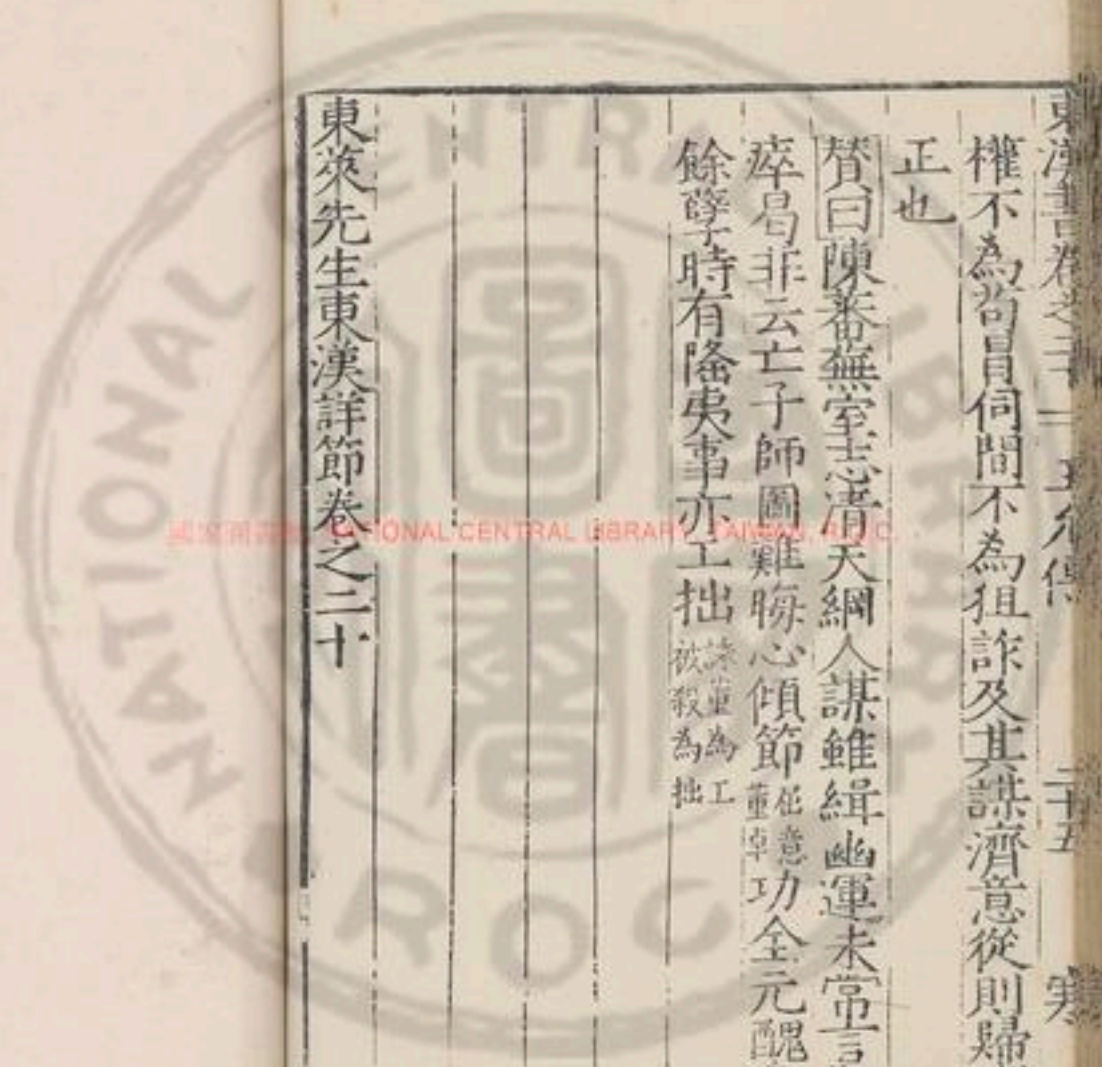
論曰士雖以正立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散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憂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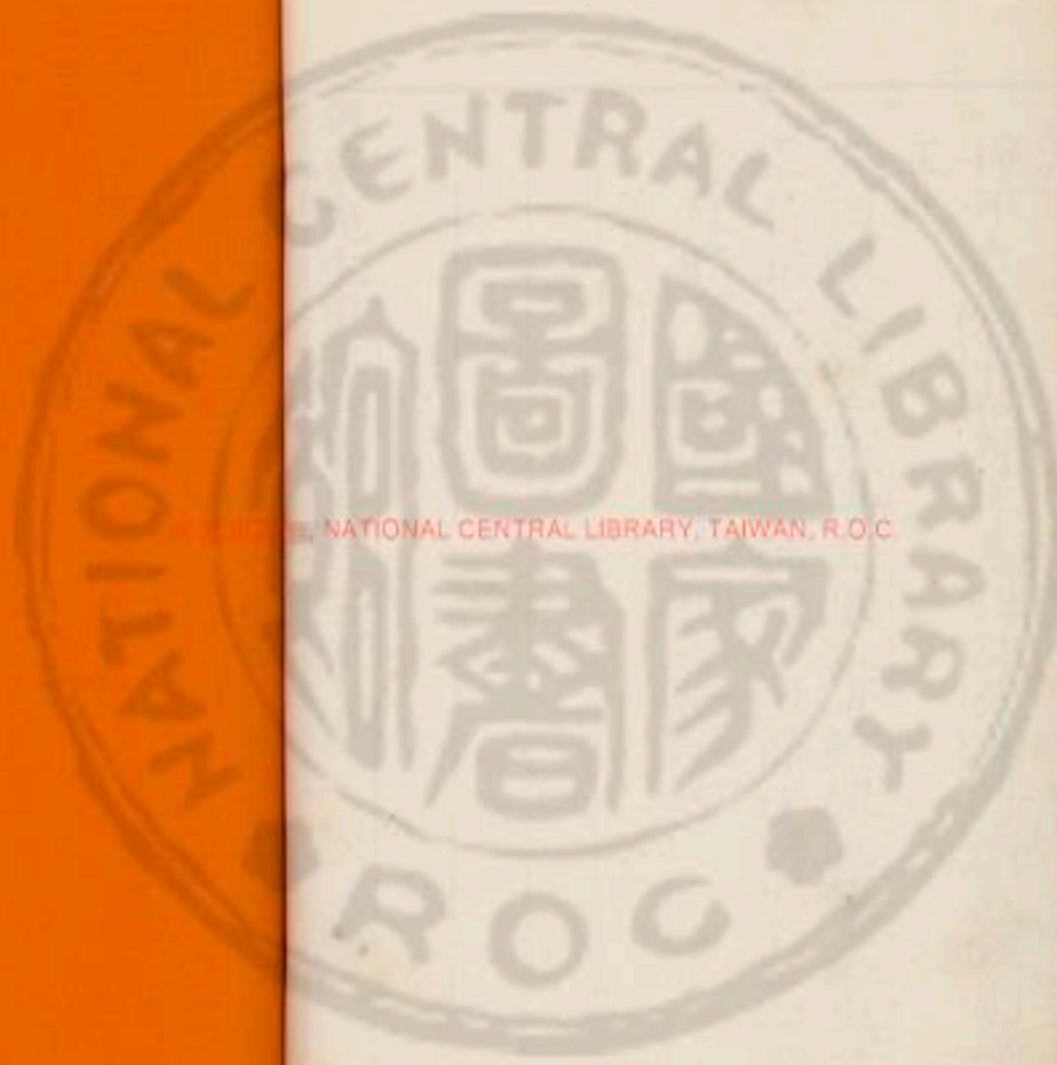
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無室志清天網人謀雖緝幽運未常言觀殄  
瘁曷非云亡子師圖難晦心傾節在卓功全元醜身殘  
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諱重為工  
被殺為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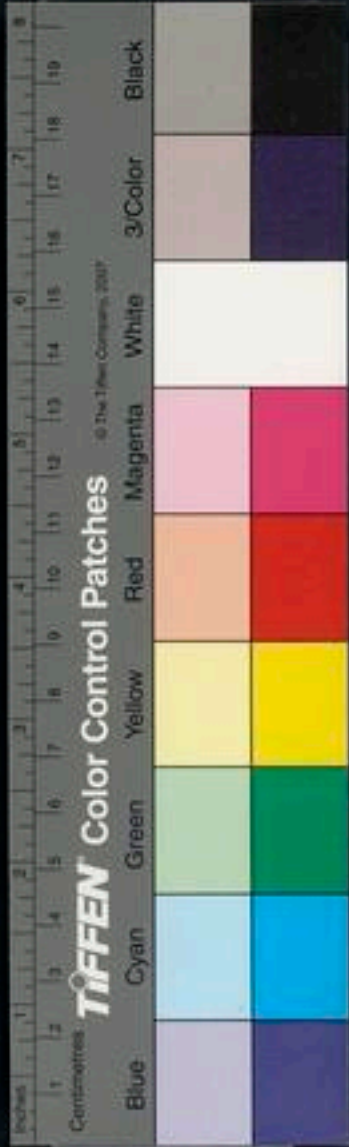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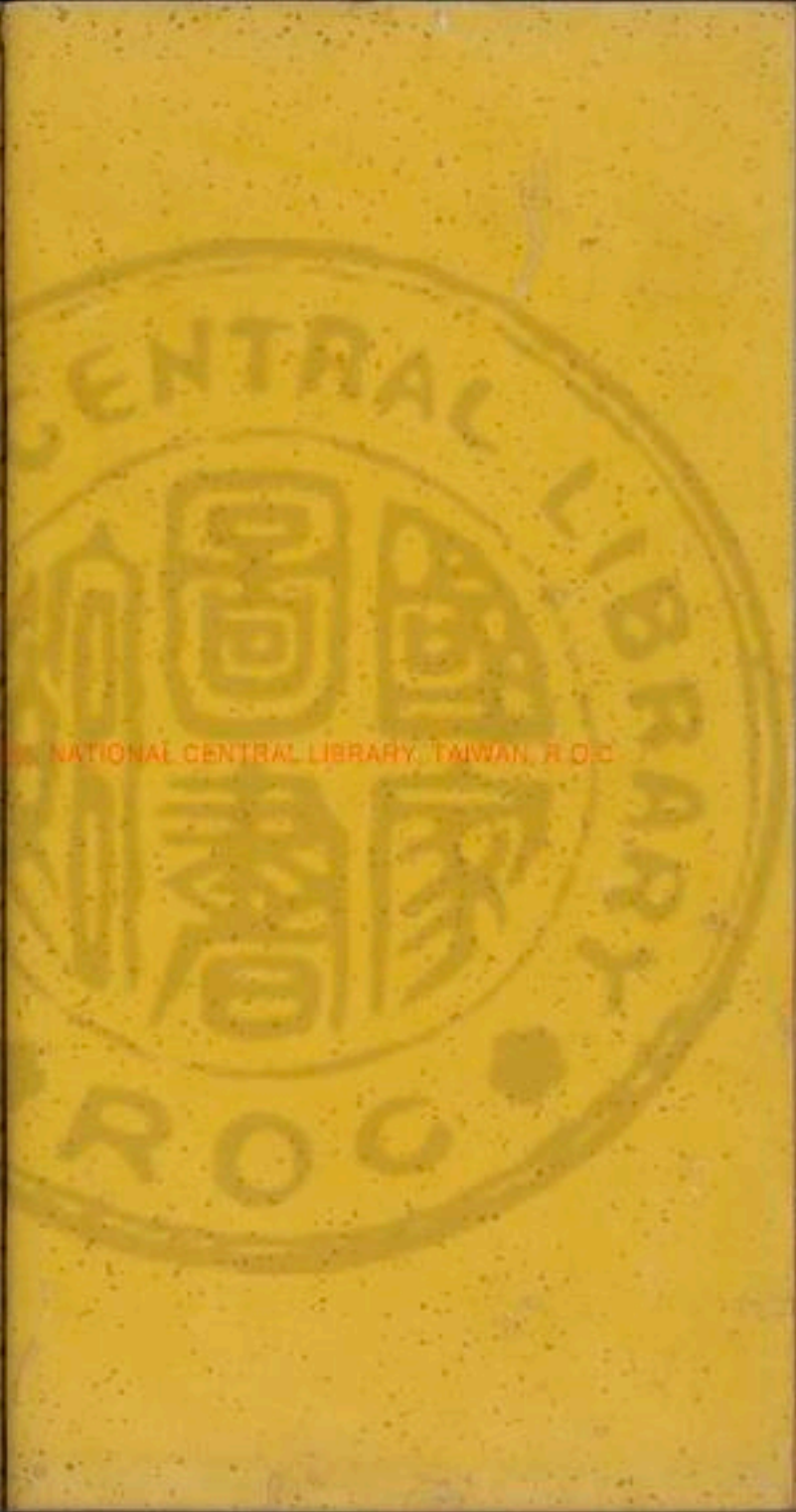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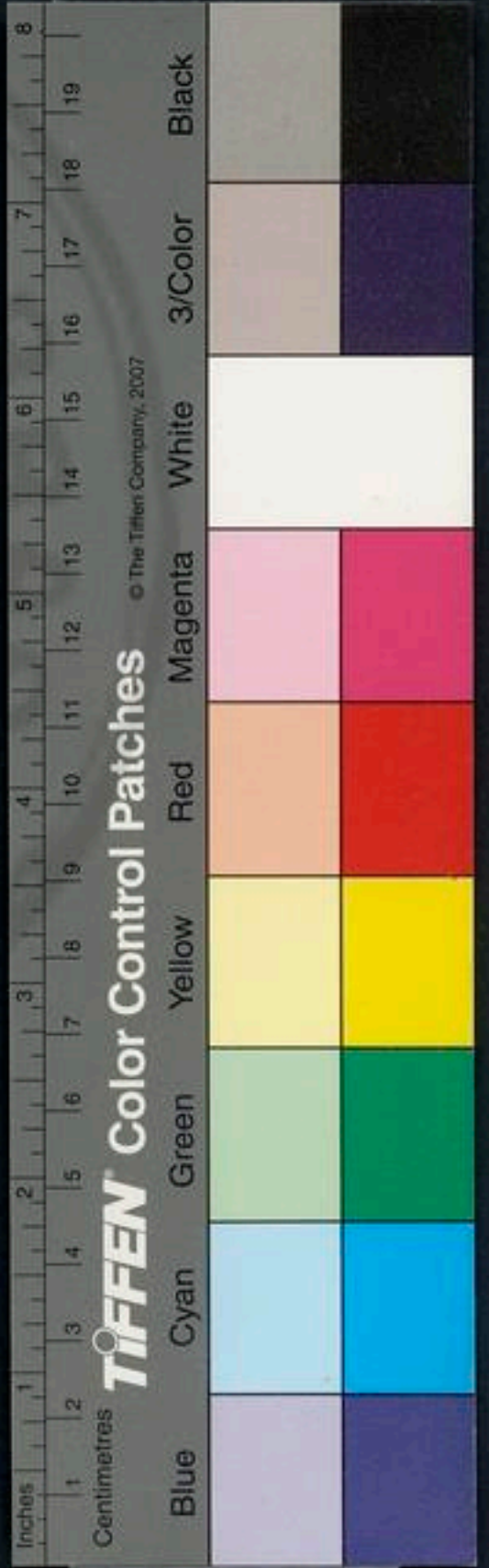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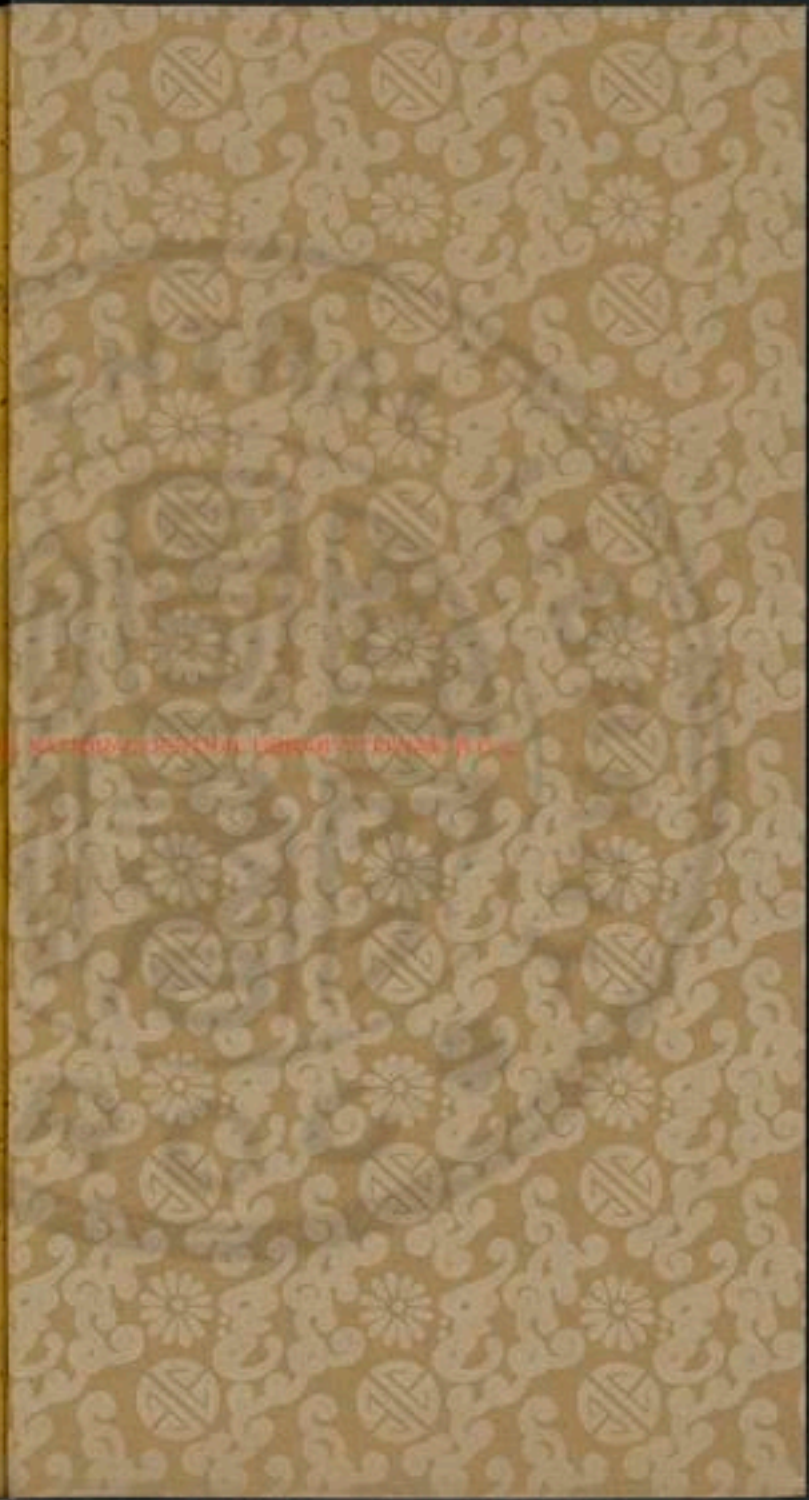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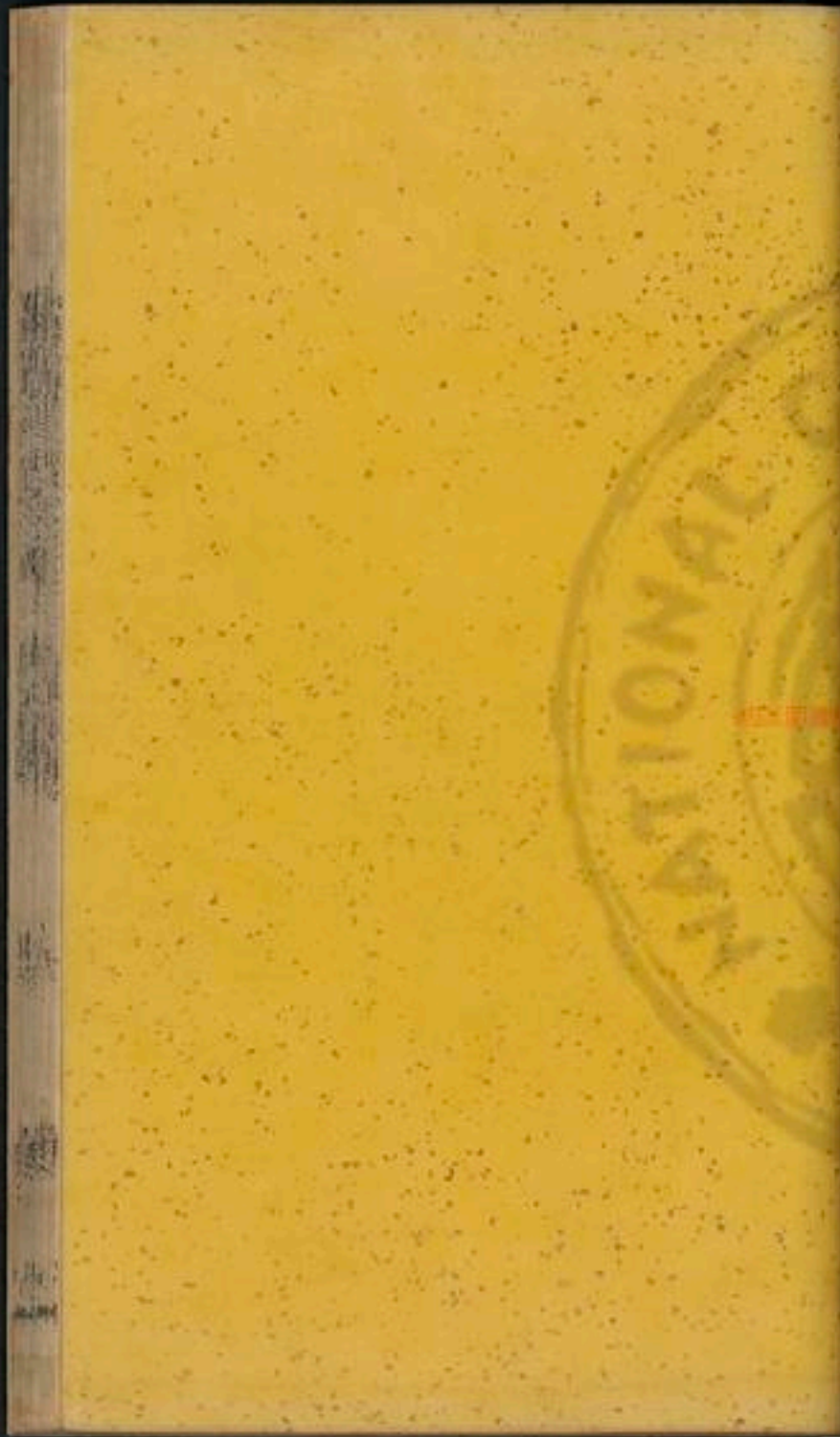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黨錮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老且惡之本同故反而遷流

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行下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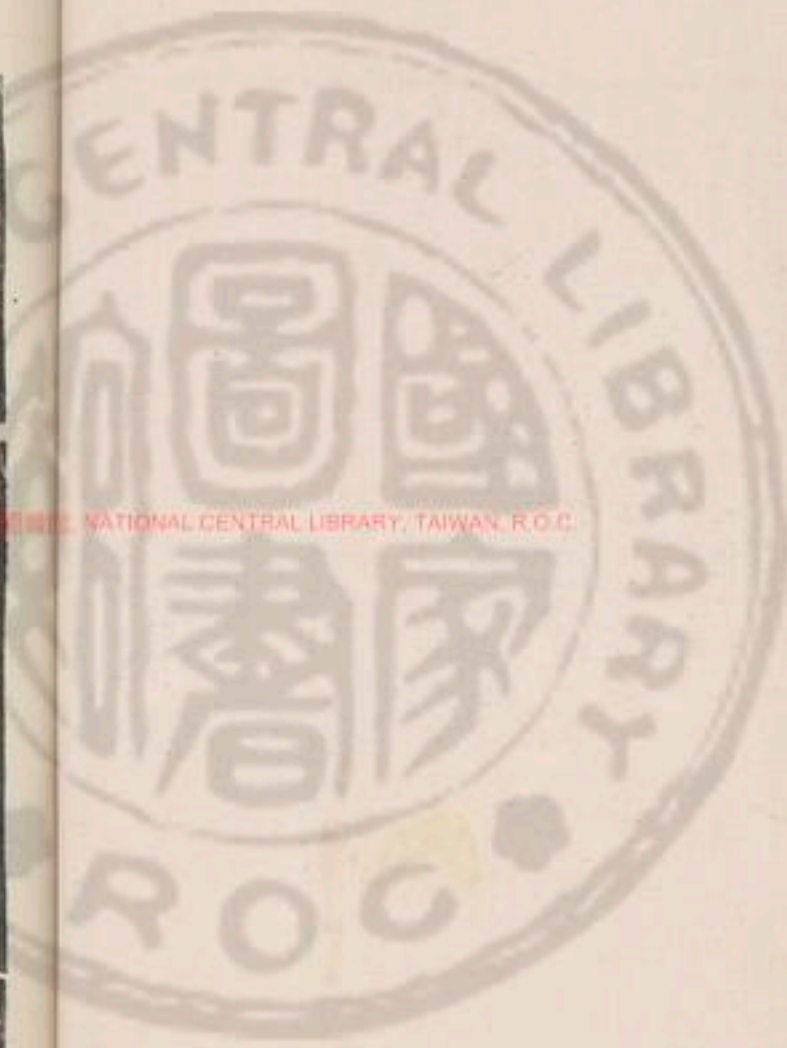
人導人理性裁抑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

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世澆訛王道陵缺

而猶假仁以效己德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疆梁禿氣被

紙反片言違正則斯臺解情屬至蓋前哲之遺塵有足

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狙七餘反疆者以決勝為雄弱



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見趙士賜王璧一隻黃金百鎰史記及戰國策或起徒步而

七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火記莊為越之郡細人也仕楚莊王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

士之飾巧馳辨以西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

相奪與時回變其俗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担杖劍武

夫勃興憲令寬賒人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魏無忌趙勝黃歇田文

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

任俠之方成其俗大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

懷經協術所在霧集至有石渠分爭之論當何伐異之說

守文之徒盛於時公至王莽專偽終為篡國志義之流耻

見纓紉遂迺榮華丘壑其足枯槁龔勝薛方等雖中興在運漢

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龔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逢萌嚴光

之建桓靈之門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

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迺激揚名聲互相題榜品覈公

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婞刑鼎反恨也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

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

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其陵周福

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

人為之誣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

客互相譏揣初委反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其陵有南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龔勝薛方等 二



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  
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音質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  
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  
但坐爾宗資南陽人家代為漢將相拜議即汝南守署范  
旁為功曹委政事推功於滂又謝承書曰成瑨選  
南陽守郡多豪強瑨下車振威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  
張子禁持執功曹岑暉使捕子禁付獄答殺暉下獄死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  
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橫楷李  
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勅海公族進  
階公族姓進階名也扶風魏齊鄉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彊自公卿  
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徒後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

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廷宥  
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憂死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  
頗訊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羨太學遊工交  
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  
是天子震怒班下詔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  
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所遺道不  
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譖城門  
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適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  
而黨人之名猶書三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  
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木



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又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  
也嘗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  
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  
也郭泰宗慈已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  
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暄劉表陳翔孔昱范滂  
數程超為八及及者言其是也導人追宗者也  
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丘秦周蕃音庚蜀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謂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  
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山鳳張肅薛蘭馮暢魏玄徐乾

八俊田林張隱

薛郁王訪劉抵宣靖公緒恭為

八顧宋借田繁踈

薛敦宋布唐龍龐客宣褒為八及刻

石立墀

音禪除地於中為墀共

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判章捕

儉等大長秋曹節因

此諷有司奉捕前黨虞放杜密李膺

朱寓巴肅荀昱魏朗

翟超劉儒范滂等有餘人皆死獄中

自此諸為怨隙者因

相陷害睚眦之忿睚五懈反睚也眦席懈反睚目也

濫入黨中又州郡承

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

者廢禁者六七百人

入詔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

免官禁錮人情多怨

輕與張角合謀為變迺大赦黨人其

後黃巾遂成朝野崩

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其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李膺傳  
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  
天下善士三君八俊才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于篇  
或別有傳

劉淑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安人少學明五經教授諸生常數百人

淑赴洛陽對策第一廷議即又陳時政得失黃父口雜文

本曾有陳何符言又災異之占書中皆效驗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

益

李膺

字元禮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

淑陳寔為師友○初為司徒胡廣所辟遷青州刺史守令

畏威明多望風棄官膺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將名教授常

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

位太尉為節士所羞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

今日迺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

中桓帝聞膺能迺徵為度遼將軍到邊皆望風帽服先所

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遷河南尹時

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輿有許

巧迺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群行賂宦豎膺反坐輸

作左校○初與馮鯤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奸倖鯤祐時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李膺傳



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

於楚昭奚恤益以群賢新序曰素黎伐楚使使往觀楚之寶器張王於之召詔奚恤問焉對曰欲觀楚寶器所寶者賢臣子西理百姓子方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子支理師旅奚恤懷霸王之餘義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木可謀也梁惠王偉其誠乘之珠齊威王吞以四臣

史記律法也魏惠王問齊威王曰有寶乎對曰無魏王曰小國有徑寸珠照車十二乘上石十枚威王曰吾所寶者與王異檀子守南城楚不敢攻也申子守高堂趙不敢漁於河梁太守徐州種首備盜賊以此為魏王尊而去夫

忠賢武將國之心膺乞原膺等以備不虞○復拜司隸校

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廼殺孕婦聞膺厲

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令藏於合柱中膺知其

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殺之讓訴究於帝詔膺入殿詰以

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

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逢

疾之罪誠自知覺責其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赴殄元惡退

純請鑊始生之願也帝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得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泣曰畏李校尉

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才代以聲名自高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及遭黨事下黃門北寺獄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俱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

天下膺免歸鄉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俱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

天下膺免歸鄉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俱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

天下膺免歸鄉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李膺傳 六 笑  
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  
見險拔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橫木為門任其飛沈與  
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  
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迺以膺為長樂少府及  
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  
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  
死生有命去將安之迺詣詔獄考死

互註風情高簡見辭以間自居不妄接士見孔得拜  
即中自是牧守畏懼莫敢輕舉見左彌縫交關  
履正清平真高絕俗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堂或馬

威揚朔北見殷為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

自引去見陳聰明亮達文武兼資正身無垢死心社稷並見  
稷上見太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見黨綱寶武  
上疏言膺建忠培節志經王室誠稷契伊呂之佐為  
姦臣賊子之所誣見實

杜密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  
胡廣所辟遷北海相甘肅官子弟為令長效惡者輒捕案  
之行春到高密縣見欲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  
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李膺傳 六 笑  
逐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

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  
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  
勝位為大夫見禮上須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  
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  
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今問休揚不亦萬分  
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拜太僕當事既起免歸本  
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  
國杜裔  
互註竇武上疏言密建忠抗節志經王室誠稷契伊  
呂之佐為姦臣賊子之所誣見實  
武傳

劉祐 事桓  
帝朝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初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  
彊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遷河東太守時  
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彊平理  
究結政為三河表河內河南  
表猶標準也○拜司隸校尉時權貴  
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  
寶威行朝廷○拜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  
遂因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瘴息  
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  
赦出○復歷三卿乞歸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  
意於祐以潛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得





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棄室而耕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審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何其功與卒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明帝

二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詣太學受五經初辟司徒府遷彭城令後為九真都尉熒屬吏兵破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拜議郎頃遷尚書陳便宜有補益後以黨被徵自殺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祭

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後與范滂張儉俱為黨薨亡命卒

巴肅事靈帝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敢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立銘以記之

范滂事相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



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也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廼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汗望風解印綬去○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議請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滂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義也蕃廼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掾長吏能否人所疾苦逐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滂奏刺史二千石摧蒙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很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汗簡札哉臣聞農

夫去草嘉穀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其受顯戮更不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執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本載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廼止郡中廼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疾後牢修誣言鈞黨鈞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



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迺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

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

於階下三木頌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覆頭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

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

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

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

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

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脅齒有不合者見

則排斥貢父曰案文猶當作修其意如何滂迺慷慨仰天曰古之循

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貢父曰案文猶當作修身死之日

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

之改容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車同囚

鄉人殷陶黃穉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

隨是重吾禍也遂遣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

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

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

之色竟無所言齊劉奕盛黨殺叔向弟羊舌肸因叔向叔向而歸叔向不告免左傳○建寧二年遂大誅黨又詔

下急捕滂等滂聞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滂傳



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  
 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  
 養仲博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滂父顯故龍舒侯相存亡各得其所  
 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柱齊名  
 死亦何恨李膺壯節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  
 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  
 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互註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

慕其風以為文學見申省端正身無垢死心社稷見

傳著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我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  
 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  
 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  
 毋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蔡衍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  
 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遷冀州刺史  
 劾奏河間相曹鼎賊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徵拜  
 議即梁冀聞其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

羊陟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羊陟傳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少清直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三遷尚書令以劉寵龐艾清亮三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

張儉

事靈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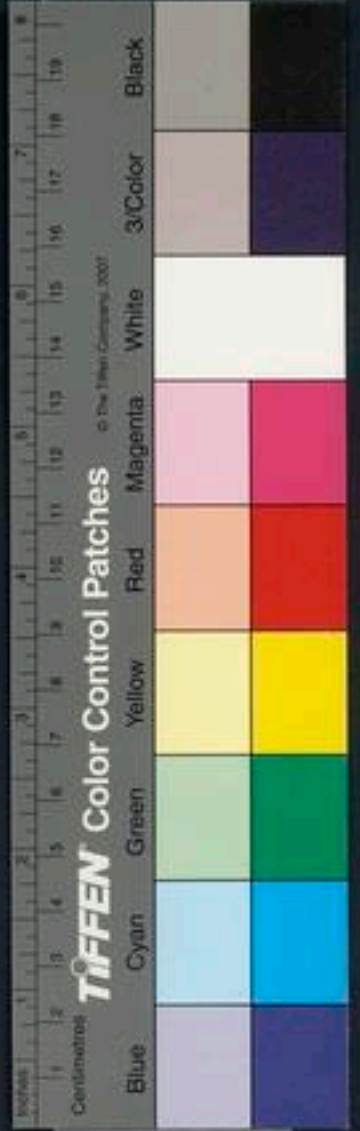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由是結仇鄉人朱並素性佞邪害儉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因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儉

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中平元年黨事解廼還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資計差溫廼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明乃闔門懸重不豫政事歲餘卒

論曰

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連避也范雅入秦昭王遣趙王書曰魏齊范雅之仇

也念持其頭來趙王固齊趙相虞卿李布逃亡朱家印典齊性信陵君聽信陵君疑齊自劍



嬰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嬰言於帝赦之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前書何武王嘉臣區一黃潭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暉事桓帝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棘音力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才雖在閭里慨然有天下之志太守成瑨請為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真父曰景文多一又當作火張善糾達肅清朝時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父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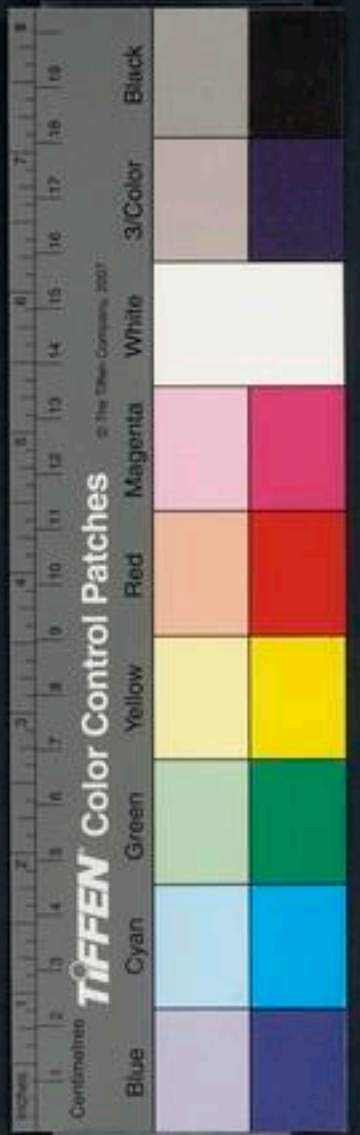
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用執縱橫暉與牧勸瑨捕汎等既而遇赦暉竟誅之拜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怒徵瑨下獄死暉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及李柱之誅因復逃

劉儒事桓帝

劉儒字叔林陳郡陽平人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辨有圭璋之質圭璋上地也桓帝來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事桓帝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



爽齊名○補新息長子州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處而掾吏欲引南貢父曰案文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黨事起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吳敢佞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竇武翟諧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豈真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也彪曰

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以要君致累者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初彪兄弟三人並有尚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彪節最怒

何顛

何顛字柏求南陽襄鄉人友人虞偉嘗有父讎未報而為病將終顛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顛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醢其墓醢竹歲反系耐及陳蕃李膺之敗顛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名姓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家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予曰有奔走注云喻德宣譽



曰奔 是時黨輩起天下多離其難顯常私入洛陽從紹計  
議其困窮閉兌者為求援救以濟其事有被掩捕者則廣  
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兌者甚衆奮董卓秉政顯以它事為  
卓所欺卓憂憤而卒顯見曹操嘆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  
此人也操嘉之嘗稱荀彧有王佐之器

贊曰涓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雇

論李膺與蘭猶無並銷長相傾蕭與徒根方高前灼燈  
實堅不同明前書以香白燒膏以明白銷

郭太

郭太字林宗字太原介休人家世貧

賤早孤母欲使公紀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

役乎遂辭就成皇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

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許之遂相友善

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

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

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  
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發不可支持也待遂並不應○性  
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  
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丁念反巾以葛為之  
所服士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材宗巾其具莫皆如此





泰別傳曰泰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  
爭歸之哉劉常聖卓曰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  
曰隱不違親之嫌貞不絕俗神下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交言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費論故宦  
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建寧元年陳重實武為關人所害  
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於廢瞻烏爰  
止不知子誰之屋耳明年卒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  
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  
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斬德唯此有道無愧色耳  
其獎拔士人皆知所鑒高平魯曰蔡之所名人也少定先  
言後驗象皆張之故處陳與田則友  
判傳明遊太學則師仇牟船之陳國  
則陳魏德公入安南則交黃叔度後之好事或曰益擅

振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五註徐稭謂茅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  
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林宗有毋憂程中之置  
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吾無德以堪之見徐稭

左原

左原者陳留人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  
酒餞以慰之謂曰昔顏豸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  
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豸聚梁甫  
大盜也左傳曰晉代齊戰

于黎丘齊師敗績齊頃庚注曰顏豸齊大夫顏豸聚也呂  
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忠說文曰顏會也謂合三家之責  
歷市也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



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誦生其日林宗居學原愧負前言因罷去

茅容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甚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食也疏與容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之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

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思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

庾乘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少給事縣廷為門士即門林宗

見而拔之勸遊學宮實父曰紫文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

自以早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不起號徵君

賈淑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脩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惟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  
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五鄉故吾許其進  
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史叔宣

史叔宣陳留人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墻高基下雖  
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

黃允

黃允字子文濟陰人以馮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  
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  
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

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  
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擗袂  
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王柔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兄弟總角  
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  
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

難徵微明也故深厚之性詭也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

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



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道使士慕成名雖墨子之徒不能絕也

墨翟孟軻也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為都官吏

察百姓記法者耻之委去

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宅賓

容聽其言論融幅巾布衣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差服因以介於李膺

由是知名

古人相見必因介紹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時

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

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

名坐門問疾猶

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之隨所

或否以為與奪

融察其非真適到太學見李膺曰二子行

素無聞以豪傑

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

世迫破義空取違

言持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

賓徒稍省旬日之

聞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

融益以知名公

府連辟皆不應

許劭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

與音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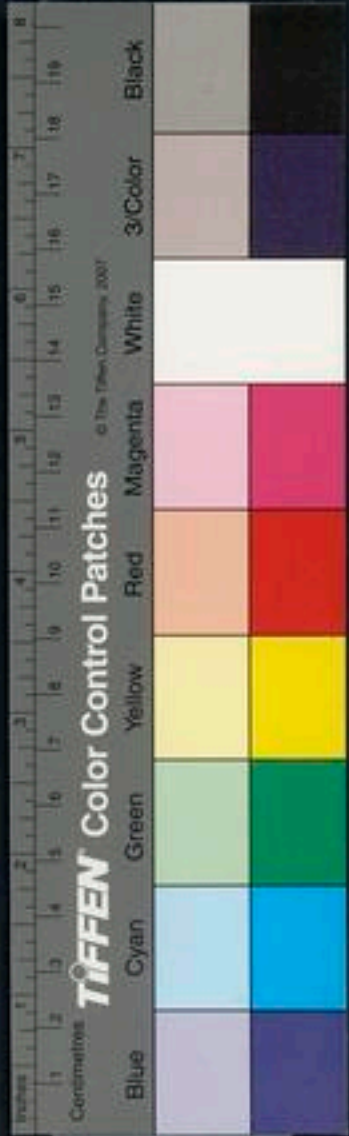
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首府中聞子將  
 為吏莫不改操節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  
 徒甚盛將入郡界廼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  
 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  
 寔久陳蕃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  
 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  
 多所裁量若此慎父曰案文多字宜在○嘗徵時常卑辭厚禮  
 求為已目今品操劭鄙其人而不自對為廼同隙脅劭  
 不得已曰君清平之為賊亂世之英雄也天悅○劭邑人  
 李遷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李

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  
 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劭避地到廣  
 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  
 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投  
 揚州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  
 輿淵有二龍焉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明也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

發夕至符融鑒直字將人倫守節好耻並亦逡巡進退  
 也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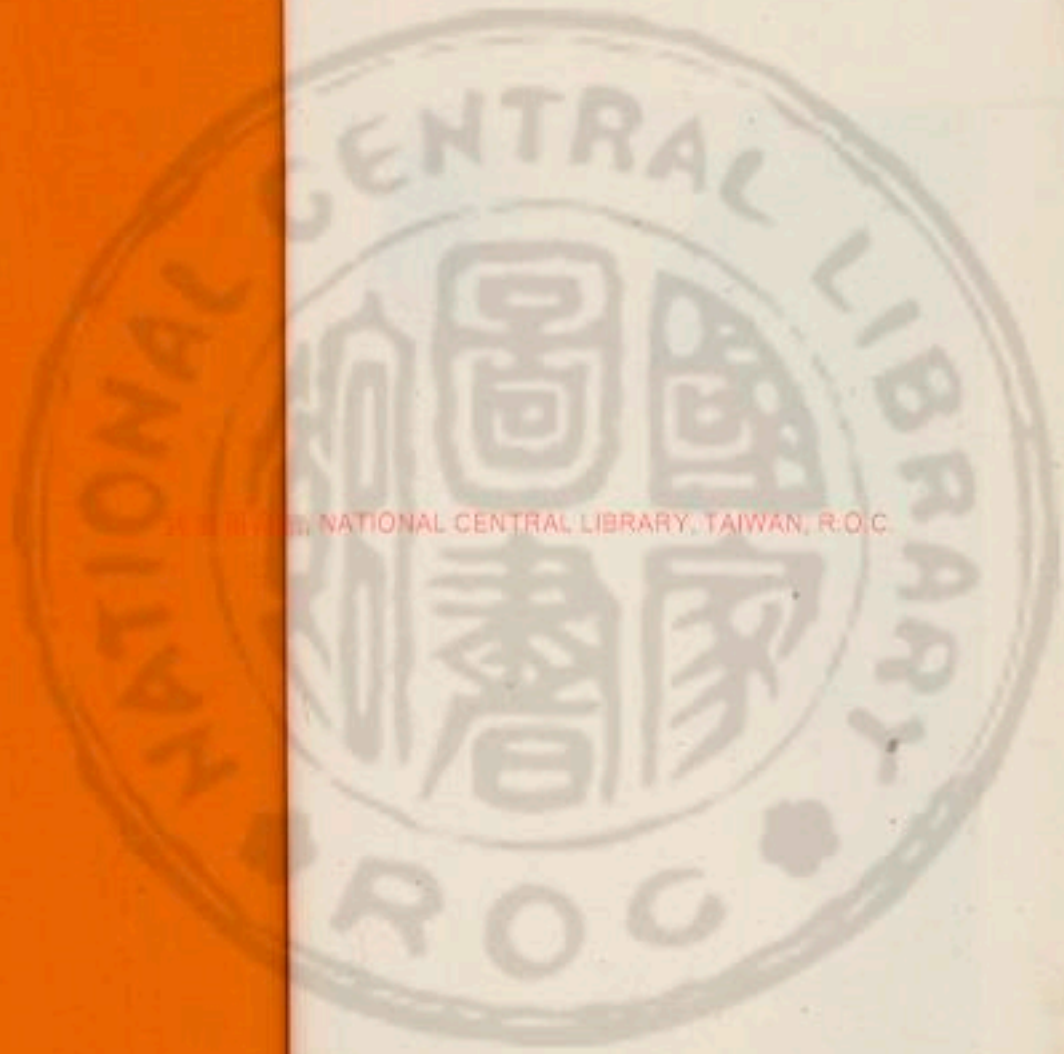
東洋書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實

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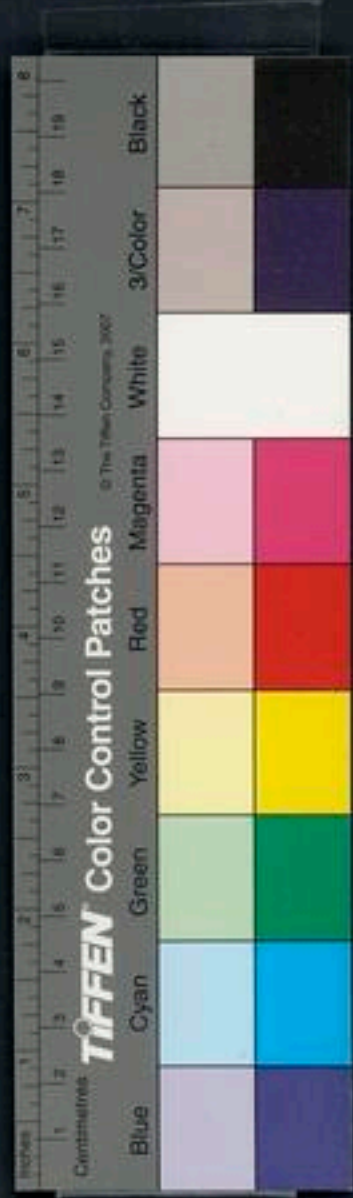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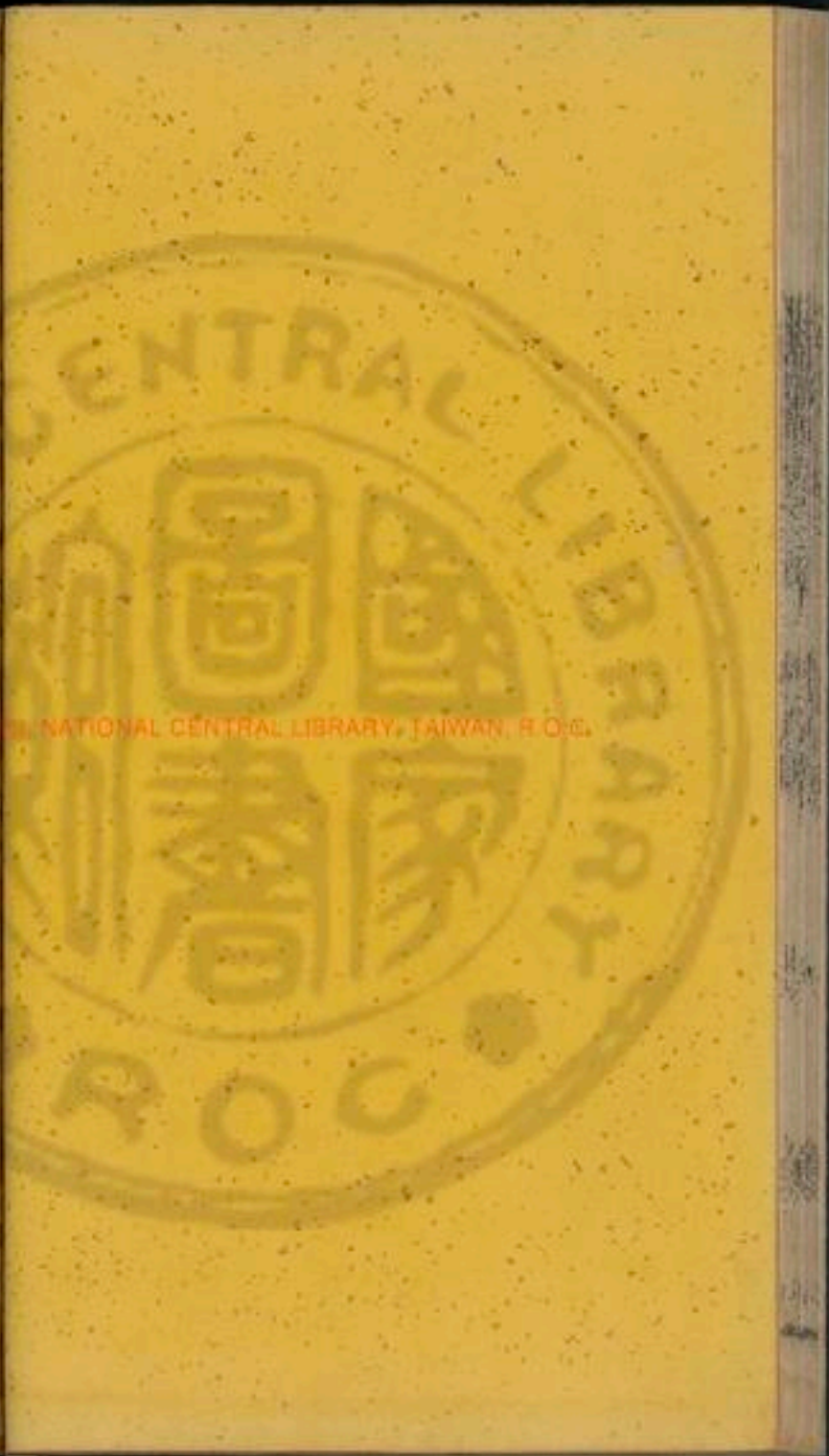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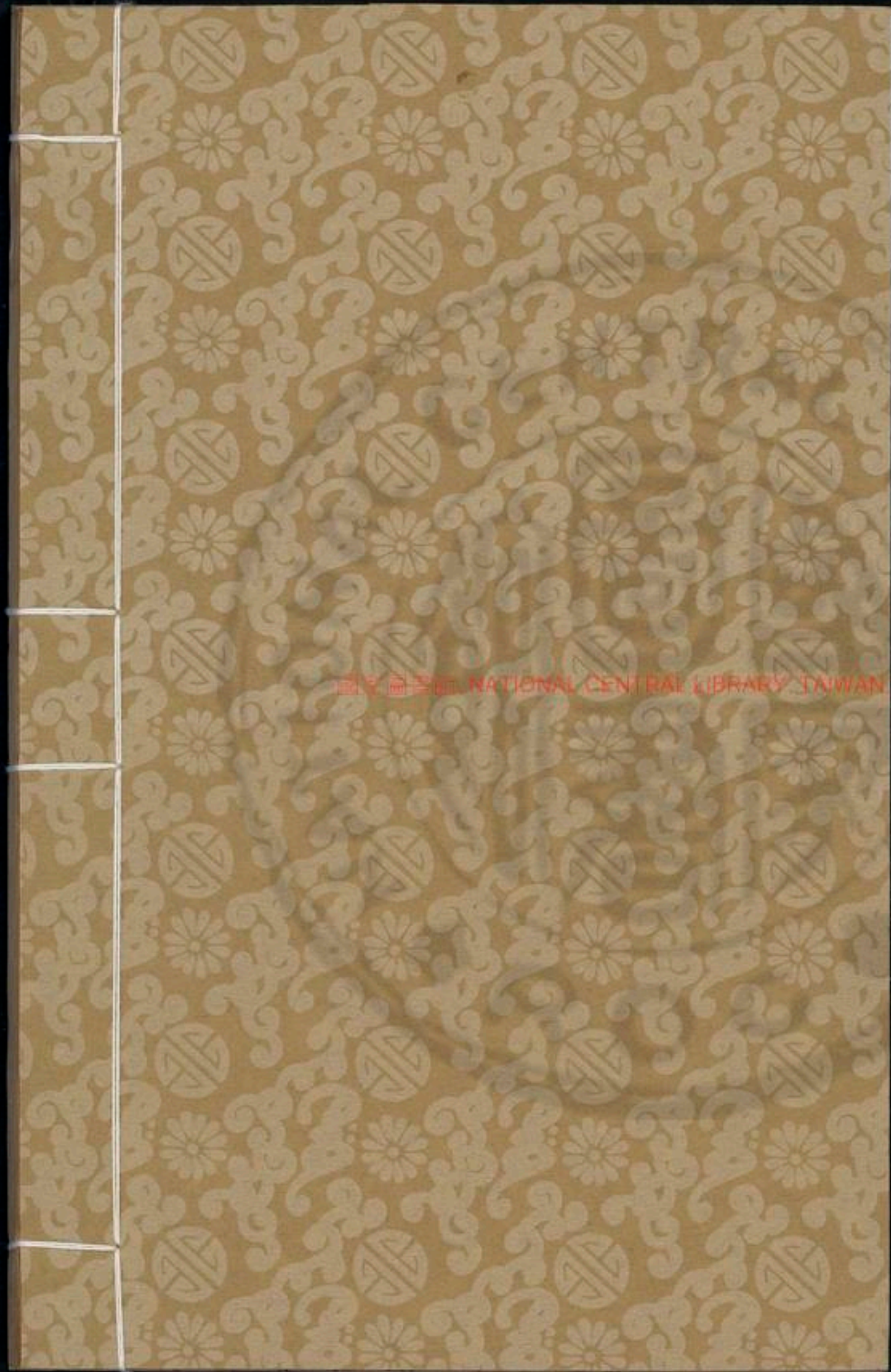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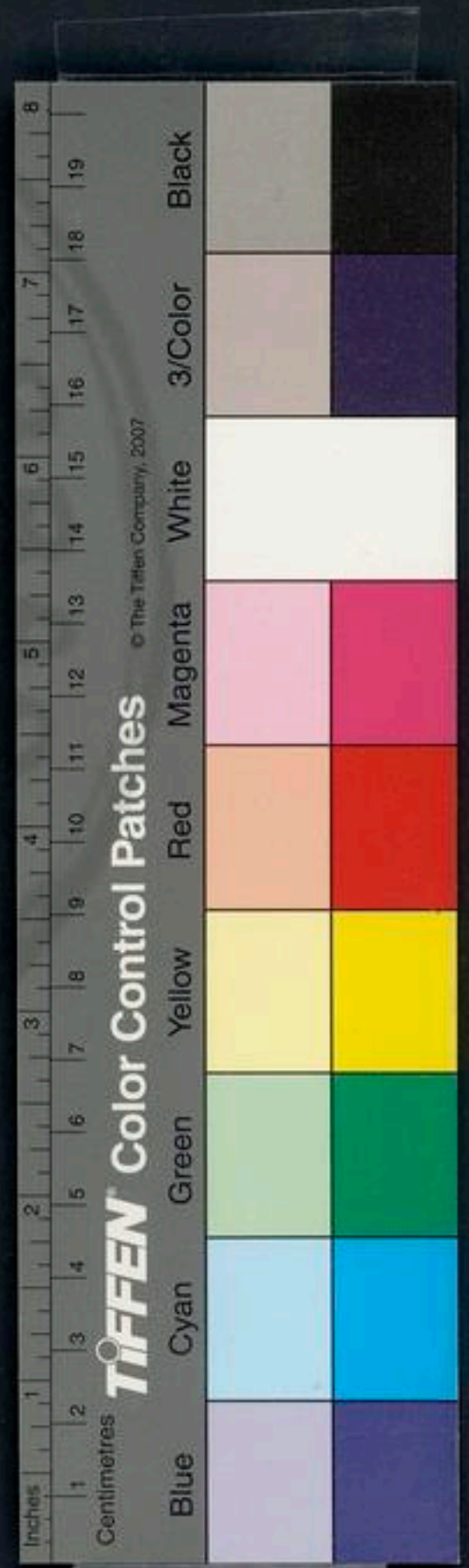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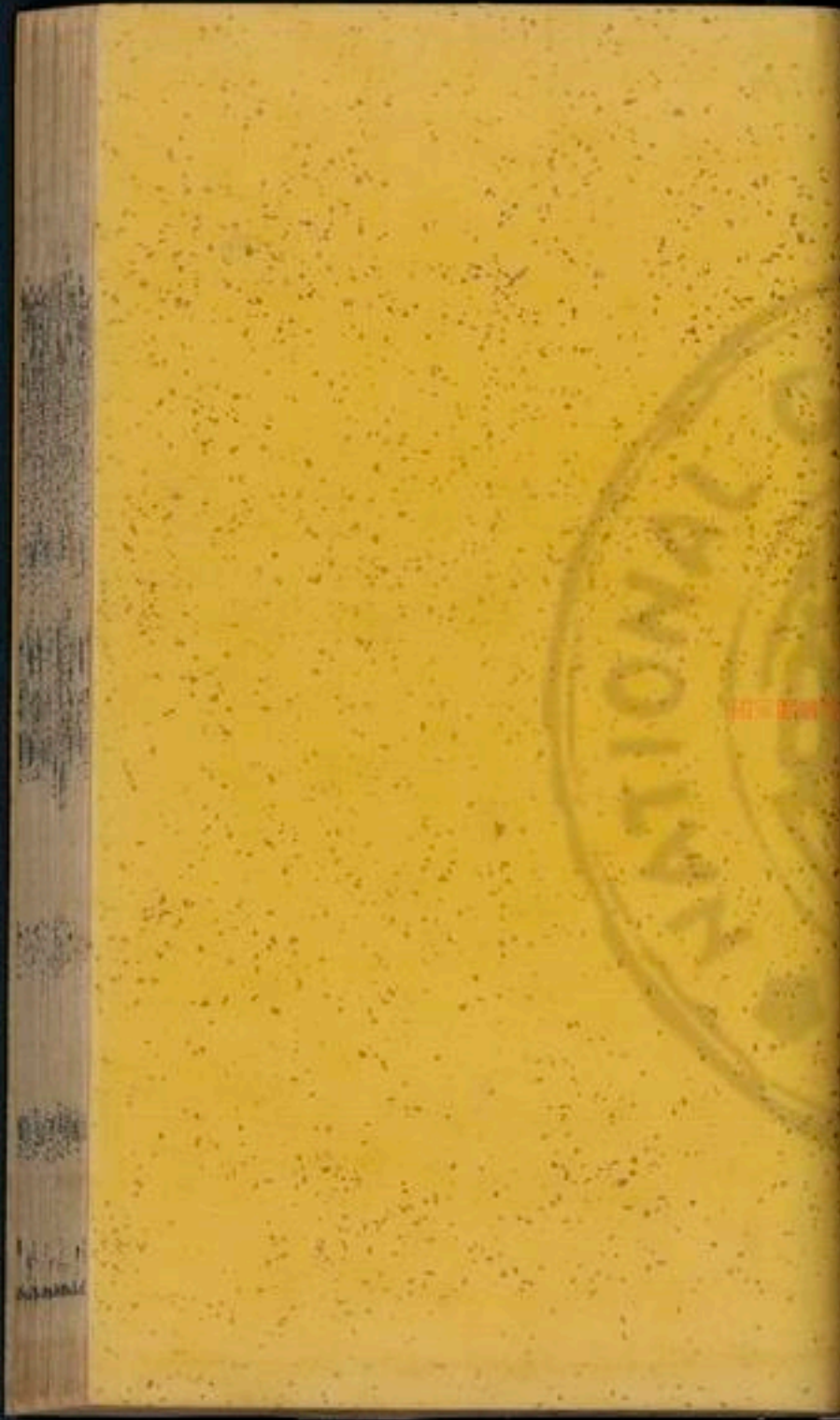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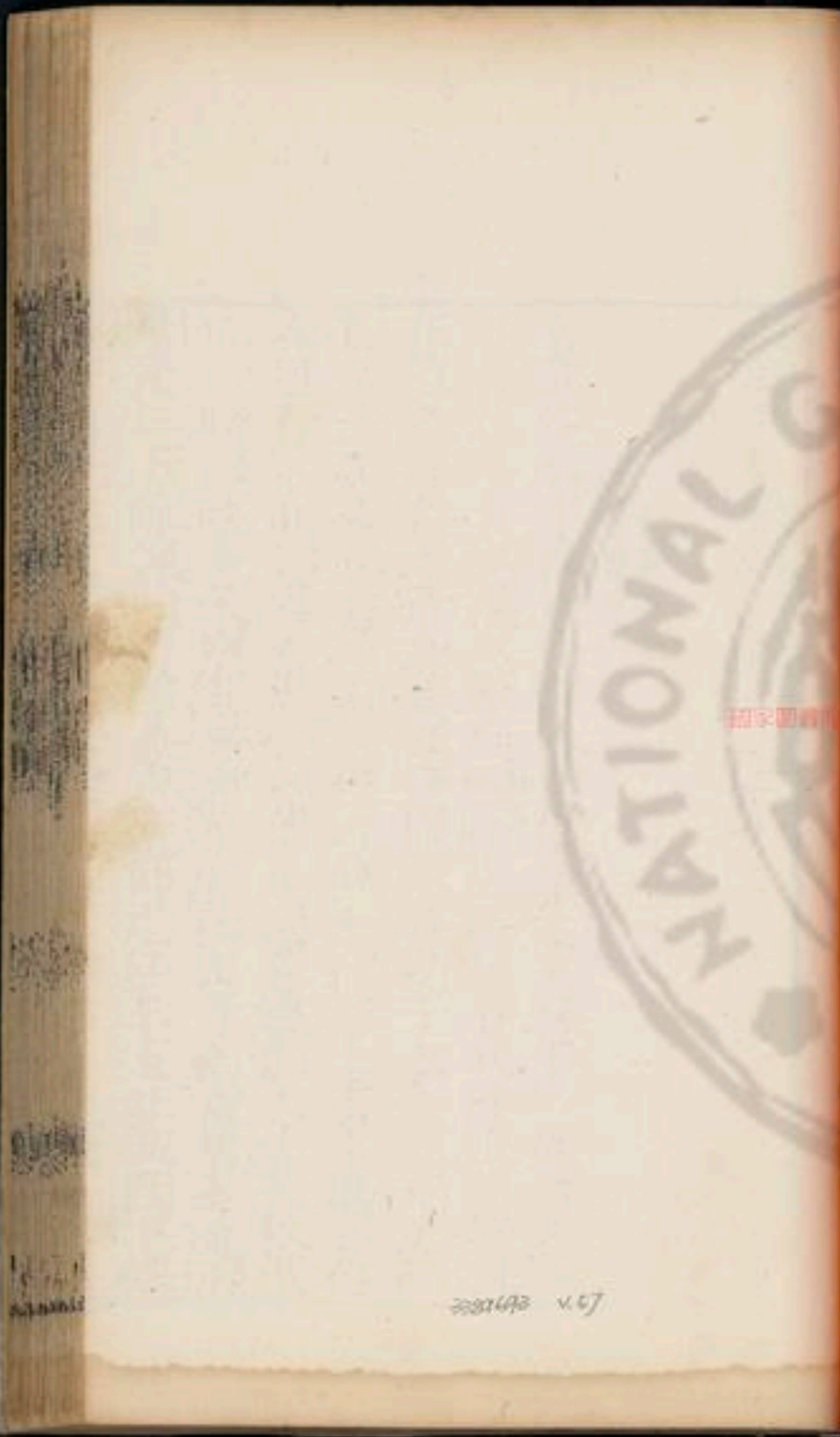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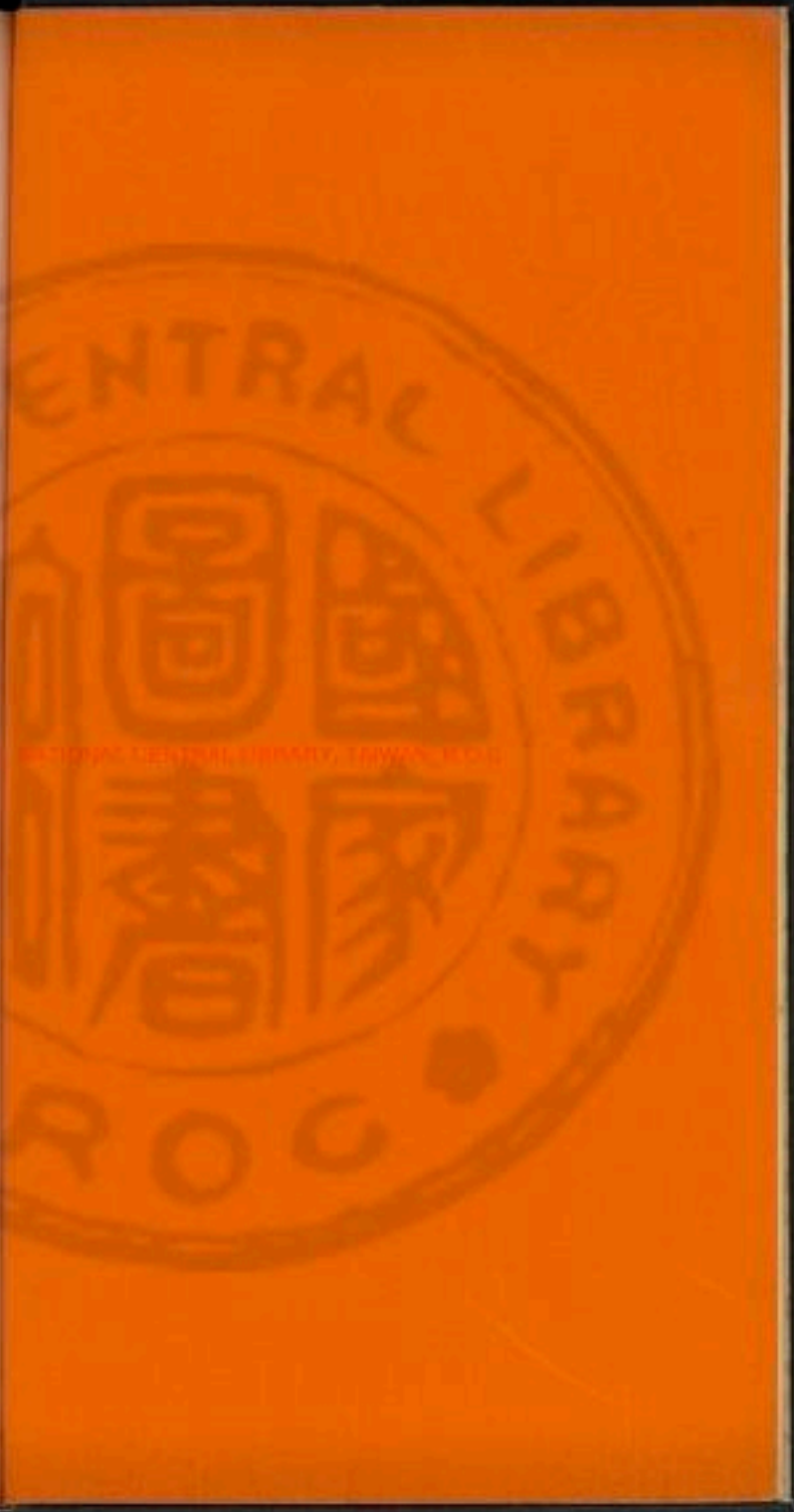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1493 v.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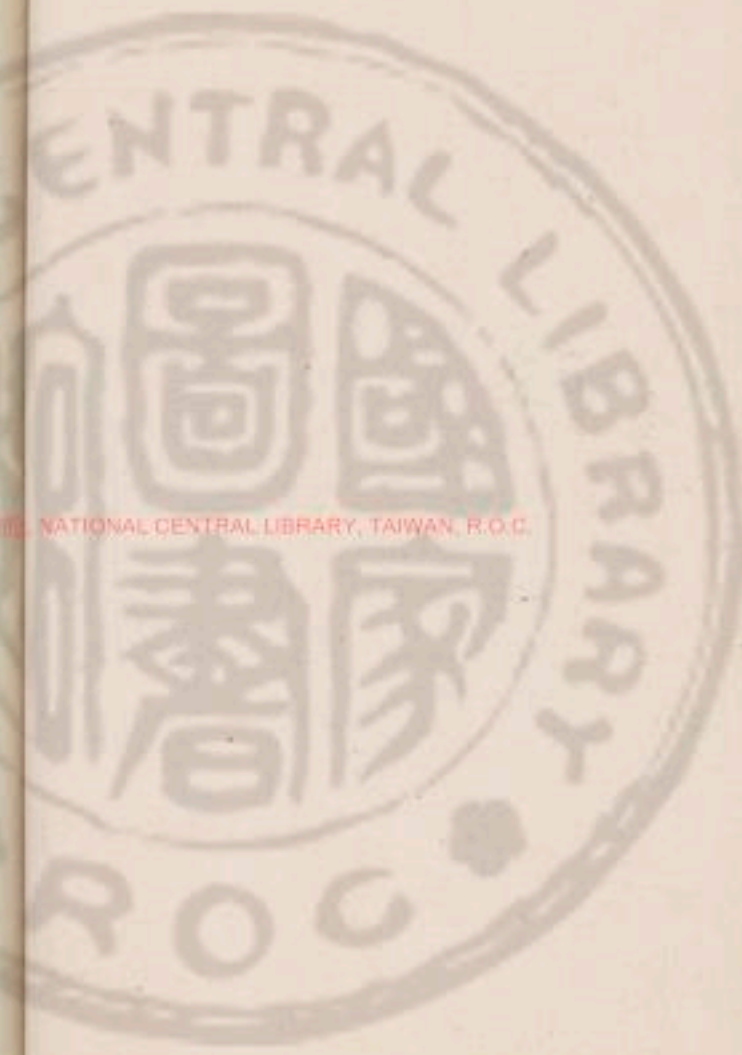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竇武字和帝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戴侯融之玄孫少以經行著稱  
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和帝立為皇后武拜城門校尉  
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和帝不進妻子衣食裁充足而  
已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乃上書求退紹位  
又自責不能和帝導和帝當先受罪和帝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  
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當和帝考連永  
康元年上疏諫曰膺等建和帝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



高伊呂之佐而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間者有嘉禾之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也善人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

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

上上時還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諸獄

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後立靈帝拜為大將軍通鑑考異曰袁紀延熹九年四月戊寅時進實武為大將軍武移病國喪至於數十不許范書在今年正月壬午武轉為大將軍亦在沒立靈帝後今常居禁中更封為聞喜侯武既輔朝政嘗有

誅翦宦官之意陳蕃亦素若謀事敗武自殺梟首洛陽都

亭徙家屬日南胡騰少師事武獨殞斂行喪坐以禁錮○

初武母產武而行產一蛇送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嘗有

大蛇自榛草而出木藪生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

俯仰結屈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

祥

何進事靈帝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異母女弟選入掖庭靈帝立為皇

后拜為大將軍以功封慎侯慎侯與袁紹謀誅宦官主簿

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守鹿猶獲禽也不可得諺有掩目捕

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

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何進傳  
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  
成抵為亂階進不聽遂召諸屯以誅宦官為言進弟苗謂  
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  
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孤  
疑後入為張讓梁瑁等斬之

論曰霄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  
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頹  
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發向久矣  
君將與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楚伐宋宋公將戰  
不從與楚戰大敗於泓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昏下  
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更離凶

鄭太 帝 事靈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  
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  
東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為尚書侍郎遷侍  
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明  
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  
假卓以為資援也又陳時務之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紀六十一  
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  
○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顓共說卓以袁紹為勃  
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  
討之群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  
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  
業懼乃說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  
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卓既遷都長  
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  
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顓荀攸共謀殺卓  
事洩顓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衣術術上以為

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

孔融 事獻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

二十世孫幼有異才

年四歲

梁轅取小者人問其故曰

我小當取小者宗族奇之年十歲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

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  
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  
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  
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孔子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  
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曰煒于  
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



平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僕益○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  
 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惡見為利章下州郡捕儉覽父曰  
能刊章下州郡疑是詔儉與融元稟有舊亡抵於袁不遇  
字張儉傳中可見也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害融見其有窮色謂曰兄雖在  
 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儉得脫走遂拜  
 收袁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  
 之衆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  
 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袁焉融由是顯名○  
 辟司徒楊賜府時隱憂管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  
 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

無阿撓

撓力

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

賀進不時通

融

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遣

劔客追殺融

融

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傳曰客

文舉英特

將

將軍若造死此人則四方之主引領而

去矣不知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乃辟融為侍御

史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

貢父曰

索漢官無中軍候惟有

在職三日遷虎賁中即將會董卓廢立融每有匡正之言

乃出為北海相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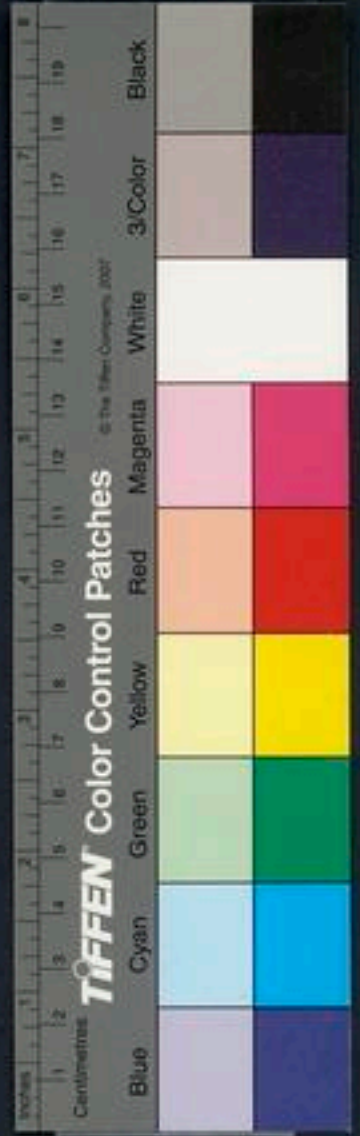
璆巨秋反

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黃巾賊來侵暴融乃出

又音求

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迫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荆楚傳  
平原相劉備其志與字丁義中秦人避寧遠東融關人為管亥圍於東還厚曰融  
為賊困急單步求救劉備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  
邪即救之賊乃走時袁曹方盛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  
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衣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  
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也凡讀  
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少  
府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厯善否不別  
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  
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  
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罰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

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

貢父曰案文不能止人遂為非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

少一天字如鬻權左傳鬻權強諫楚子弗信如卞和璞於楚山中獻

武王使玉人相曰石則左足文王立又奉璞王人又智

曰石刑古足成王立和抱璞泣王使人攻之得寶焉

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有學兵法有專魏陰冤如巷伯巷

掌王后之命被讒將刑才如史遷李陵為匈奴敗馬遷明

著史寺人孟孺傷達如子政劇向字子政頃園云一罹刀鋸沒世不齒

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等伐鄭襄叔諫

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南雖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  
湯之都賴前陳湯選西域校尉端發諸魏尚之守邊文

時人為雲中守上首虜差無所復施也卒不改○時

荆州牧劉表多行僭偽郊祀天地詔書班下其事融又上

疏曰劉表罪不容誅若形之四方是使跛牂欲闕高岸天

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伍丈而樓季不輕犯

臣愚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初曹操攻屠鄴城

兩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如丁未反紂之妃也武王克殷斬操問出何

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朝之曰

大將軍遠征昔肅慎不貢稽矢昔武王克商通于涿矣肅

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蘇武使匈奴單于從北

上丁零盜○時年飢操表制酒禁融頗書爭之多侮慢之

辛融集與得書云先王類帝和神非酒何以也天垂酒星

於酒何負既見操雄詐漸著故發辭備宥多致乖忤又奏

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

連漸廣益憚之○歲餘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及

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

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處貴士貌

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融

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

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



內英後皆信服之。操既積嫌忌而郁慮令祭酒路粹

粹為軍謀祭酒與陳球阮禹等典記室賦誅之後人親粹所作無不嘉其才枉奏融曰昔在北

海見王室不靜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

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幾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卵金刀又與白衣

補衡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

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餅中出則離矣既而更

相替楊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

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妻子皆被誅。初融被收二子

方奔碁而不動左右曰父執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

而卵不破乎京兆人脂習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

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

聞將收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

大夫又深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傳也慕天下有上融文

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

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

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

公羊傳曰孔父正色立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

於君者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

齊音舒解也盜而盜其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

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



位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共漢祚之終也夫  
 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國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刑每五九反謂刑罰無陵角也每貪也  
 惺惺焉皜皜焉皜皜古其與琨王秋  
 霜比質可也

荀彧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作作穎川穎陰人何顯名知人見彧而  
 異之曰王佐才也至冀州袁紹待以上賓之禮彧明有意  
 數貢文曰茶文但云明有意意不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  
 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  
 司馬建安元年獻帝還洛陽操欲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

以山東未定彧乃勸操曰自天子蒙塵將軍雖禦難於外  
 乃心無不在王室今奮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  
 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王公以  
 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  
 其何能為操從之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彧籌  
 馬董昭等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令文書曰一車馬二  
 戶弓幼陸六房音百人七斧斧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  
 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  
 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  
 軍于譙因表留彧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



濡須或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

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問關由察其定舉措言之策崇

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純遠正之謀乎誠

仁為己任期紓結民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

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

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

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賜

至吳請夫差伐齊之晉說以兵行吳伐齊彼非薄於仁

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

之屯遭遭竹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彊則皇器自

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

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偏謂辭揮金僚朋比

海天逸音情頓挫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響安歸

直道高謀誰佐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

一

司馬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

人之高弟令君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





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世亂羣生荼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天下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而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適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

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廼欲邀名於漢代譬是效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人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耶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市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叔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直安定朝那人規之兄子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靈帝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張角自稱太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



信向之角因遣弟子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叛徒數十萬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皆著黃巾為標幟人志時人謂之黃巾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拜嵩左中即將與朱雋共討潁川嵩保長社賊波才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石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大風嵩乃勅軍士皆束苜音巨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走追破之時盧植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詔嵩討之

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大破之斬梁角先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以首獲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左車騎將軍封槐里侯請冀州一年田租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毋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郵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漢陽關忠干說嵩曰謂也謂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



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戶刻石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猴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sub>以</sub>地<sub>以</sub>足<sub>以</sub>振風雲叱咤可<sub>以</sub>興雷電誅閭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

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能罷之卒因迅風之勢哉亦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雖朽敗之本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嵩俱不從忠因亡去○會邊章等入寇三輔詔嵩討之為中常侍張讓等所憾奏嵩連戰無功徵還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與董卓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三宮戰法曰九天之上六



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 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  
也千能順之萬全可保 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  
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  
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  
遂不聽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  
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  
勿追歸衆勿迫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  
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  
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破之卓大慙恨由是已嵩○及  
卓秉政乃徵嵩嵩長吏梁衍說曰董卓廢立從意今徵將

大則危懼

四辰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

迎極至尊蓋

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

也嵩不從遂辭

司承旨蔡邕問下吏嵩子吹書去

善歸投於卓表

表叩頭流血卓乃免之及卓誅卓

太尉卒○嵩為

文慎盡勤貢父曰案文發非所以配

前後上表陳諫

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

外又折節下士

無留容時人皆稱而附之見儒學

朱雋

列傳

朱雋字公偉會

稽上虞人少孤母常毀繒蠶業雋為縣門

下書佐好義

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皇甫嵩傳 十三 寒



郡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為備雋乃竊毋繒帛為規解對毋既失產業深患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其後富必然理也○後太守尹端以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樂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更遂得判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及黃巾起雋時為諫議大夫拜為右中郎將與皇甫嵩討平之高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而於是進討侯○又與蔡瑁等合兵圍賊師趙弘自六月至八月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言雋奏用白起

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白起五年攻趙拔之

王為上將軍五歲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下齊七十餘歲

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

因急擊弘斬之○後拜河南尹時董卓議徙都長安雋

止之卓惡其異已卓後入關留雋守洛陽既而俱為卓所

襲乃棄官奔荊州○及董卓被誅其將李傕郭汜作亂徐

州刺史陶謙以雋名臣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為太師討雋

等迎天子會雋徵入朝軍吏欲應陶謙雋曰以君召臣義

不俟駕况天子詔乎遂就徵後汜與傕相攻獻帝詔雋等

譬汜與傕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即日發病卒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朕倉卒之時左傳曰祀

一有執勝戎有受朕麻宜社之肉也及其功成師尅威聲滿天下值弱主

蒙塵穢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

一曰楚白公勝欲立王子問為王王不肯初以丹強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言其怒

也翟義樂兵諫王莽見前書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

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

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然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

歸功未雋張角之捷本之益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烏

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

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

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

歟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銳孰是振旅不居不伐雋捷陳

穎亦弭于越平許也言肅王命並邁也慶也

董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龔猛有謀以健俠知名為

州兵馬掾常徽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為羌胡所畏○大將軍何進謀誅閹官而太后不許乃私

呼卓將兵入朝以脇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

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楊湯止沸莫

東漢書卷之五十二 朱傳傳 十六 寒 李



若去新清癰雖痛勝於肉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卓乃引兵急進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

諷朝廷策

空劉玃而自代之

漢官儀曰私字因集議

廢立百僚

卓乃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

廟為天下

乞欲依伊尹霍光故事而立陳留王如何公

卿以下莫敢

對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曰邑罪

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當於春秋行無失德悲前事

之比也卓大

怒罷坐明日遂賜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

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卓乃詣闕上書追理陳

及諸黨又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

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

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虜飛鴈

銅馬之屬以充鑄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闔官誅殺忠良

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任周

伍瓊等以韓馥劉岱為刺史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

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各與義兵同盟

討卓而伍瓊周玘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

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三輔號為白波賊衆十餘萬



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  
弘農王於是遷天子西都長安○明年王允與呂布謀誅  
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眉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  
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  
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及陳  
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  
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  
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與布同心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著衛  
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欲還呂  
布勸令進遂入門布持矛刺卓于趣兵斬之乃尸卓於市天

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  
達曙○初卓以牛輔子塔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  
其校尉將步騎數萬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無復遺類呂  
布乃使李肅至陝討輔等肅敗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  
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  
長安

論曰董卓初以魁闖為情因遭崩剝之執故得蹈籍

倫毀裂幾服夫以剝肝斲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狀其  
快然猶折意縉紳遙疑陵奪折至也謂忍性強情摧用  
鄭人蔡邕何顛荀爽等  
尚有盜竊之道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殘寇謂董卓  
何顛荀爽等





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鳥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之不仁甚矣

贊曰百六有會過剽成災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朋沸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被遂廣矢弛王路兵纏魏象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初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事皆隨時歸附貢無敢侵侮者百姓歌悅之拜甘陵相緩撫荒餘以疏倫率下及張純張舉與烏桓峭王等入攻青冀二州復拜虞大幽州牧罷省屯兵務

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皆降散○董卓秉政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贲侯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儲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縱任部曲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由是與瓚不相平虞乃遣驛使陳瓚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報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虞竟為瓚所斬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逋力定反初舉上計吏太守  
 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  
 侍卒身執徒養後拜降虜校尉每聞有驚黃父曰案文輒  
 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  
 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  
 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  
 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窟  
 塞外然恃其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睡此必報州里善  
 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雪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責

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  
 後袁紹攻瓚瓚敗引火自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由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  
 行飭身卓然不群者豈未聞烏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  
 自牧美哉乎李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  
 糾人完聚稽黃父曰素文入下少一字保莖薊之饒繕  
 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  
 烈何遠之有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袁紹傳 其九 寒



莫不善之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非海內知名既累世

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

之抗禮輜輶水車也柴轂填接街陌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

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

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咨也韓非曰狼剛

而不和慢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微

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偶

之於人也

劉焉三國魏志亦云傳此故略之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劉焉

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高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夫地廣

則驕尊之心生財術則潛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

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

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

哉

袁術三國魏志亦有傳此故略之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

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強力廣謀不能

得也謀不可得之害自矣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



身漢書卷之二十一 魏傳 二十一 寒

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檮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續文曰案天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以布為主薄甚見親待靈帝崩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以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時王允謀誅卓使布為內應布遂刺殺卓卓將李傕等還攻長安布戰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布常御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時人語曰馬中有赤兔人中有呂布與其健將數十騎馳突燕陣遂破燕軍興平二年劉備與袁術相拒於淮上

術引布擊備備敗走請降於布布以備為豫州刺史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己害為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諸將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即率步騎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外布弯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小支戟旁曲支中者各當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然後各罷後布怨術乃絕婚使陳登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曰今吾但為卿所賣耳登徐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魏傳 二十一 寒



東漢書卷之二十二 呂布傳 二十二 寒 子

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知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建安三年操自將擊布至下邳城布欲降而陳宮等深沮其計布乃止曹操圍之布降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曰案文意當竹竟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布及宮皆縊殺之

贊曰烏作庸物以希後福曷云負荷地隨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東漢書卷之二十二 呂布傳 二十二

東漢書卷之二十二 呂布傳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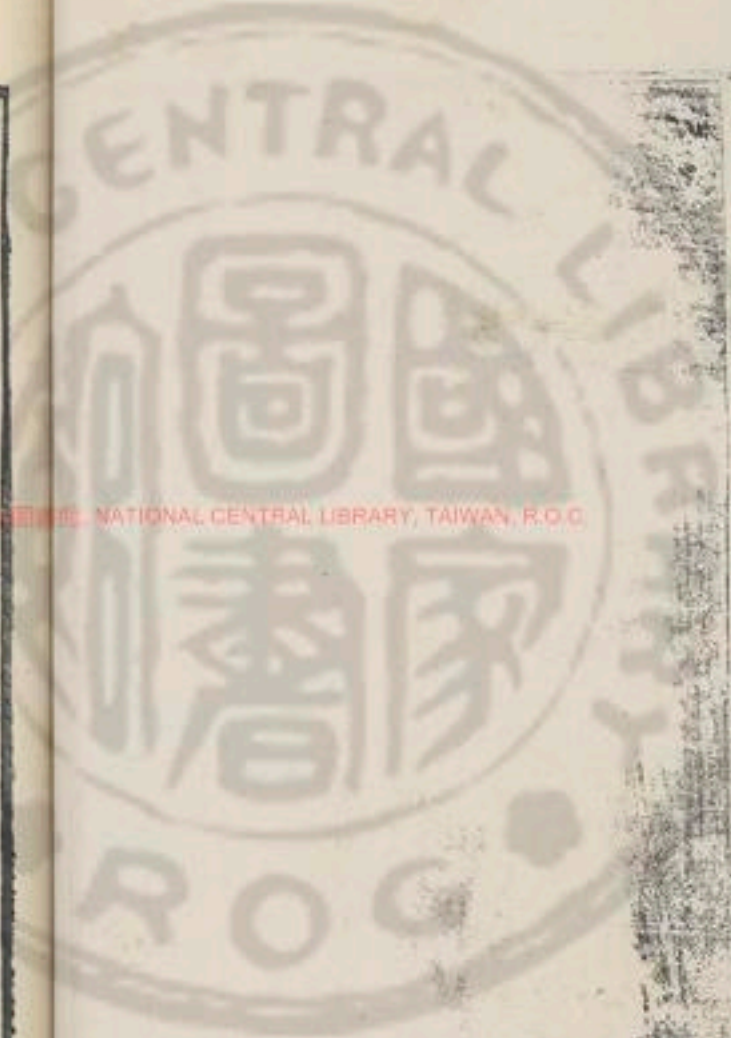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循吏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六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劔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劔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即將列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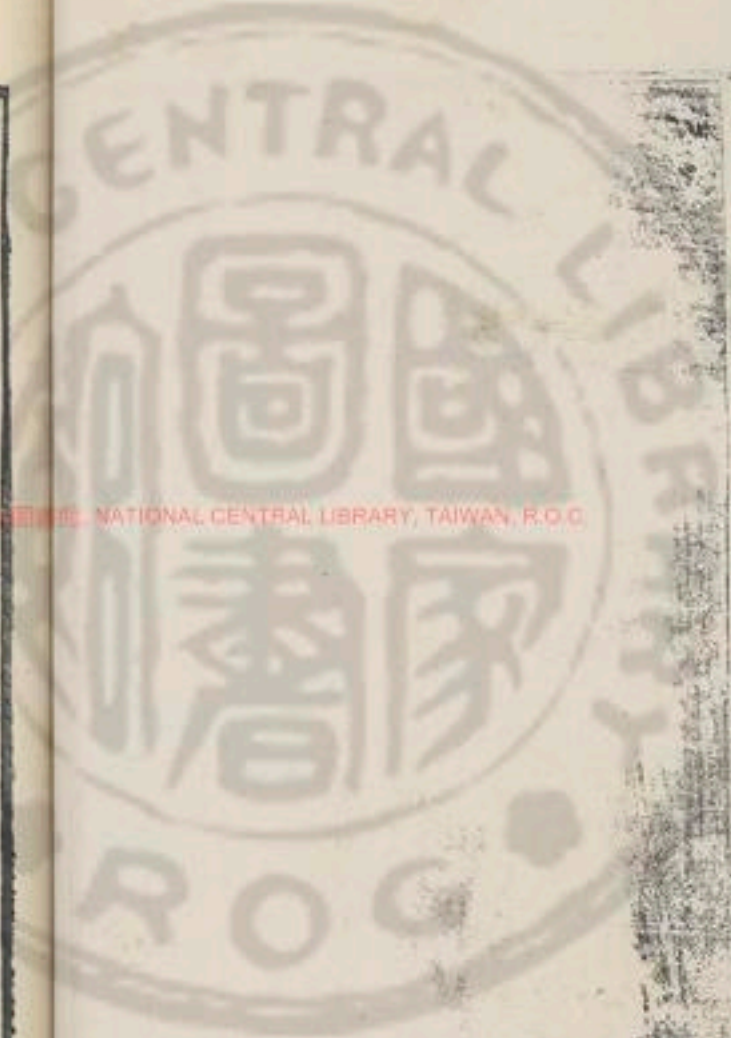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循吏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六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劔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劔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即將列于



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  
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  
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  
亦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  
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歲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  
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  
潁川四長荀淑韓韶陳寔鍾皓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  
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劭陳寵任王滄韓顯斯皆可以感物  
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尊前世趙張

趙廣漢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

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  
以為循吏篇補云

衛颯事光

衛颯音立字子產河內脩武人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

以自給建武中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  
知禮則颯下車脩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

化○含淮潁陽曲江三縣內屬桂陽去郡遠者或且千里  
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

姓苦之颯廼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循吏傳 二  
省勞息姦吏杜絕○又未陽縣山鐵石巖前佗郡民庶常  
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頻遇上起鐵  
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  
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後南陽  
茨充代颯為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  
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

任延

事光武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  
中號為任聖童○更始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  
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

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史負日輒分奉

以賑給之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國符○吳

有龍丘長者隱居大末縣志不降辱掾史自謂召之延曰

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樽酒其門猶

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更使相望

於道積一歲長廼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錄請以郡是以郡

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詔徵為九古太守九真

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廼

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開廣百姓元給又駱越

之民無嫁娶禮法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廼移書厲



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于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仕○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我化聲侔於延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拜延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是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道鑑考異曰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復止奉公臣子臣不忠意思為長又與上語相應今從之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吏田緝列之大姓其

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河西舊少雨澤迺為置水官吏脩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日案使當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音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王景 事明章帝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耶人誦諾其及耶下其及縣名少學易遂廣闡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脩作浚儀渠吳用景鳩流法水迺不復為害○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



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宜改脩隄防以安百姓  
 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曰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  
 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  
 廣雖未脩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宜須平靜  
 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  
 門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  
 迺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  
 ○又以嘗脩浚儀功業有成迺賜景山海經禹所河渠書  
大史公禹貢圖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宋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適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柱

直截溝澗防遏衝要棘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今更相洄

注逆夫而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

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台吏如西

京舊制拜景河堤謁者○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

陵杜篤奏上論都貢父曰齊文欲令車駕遷都長安耆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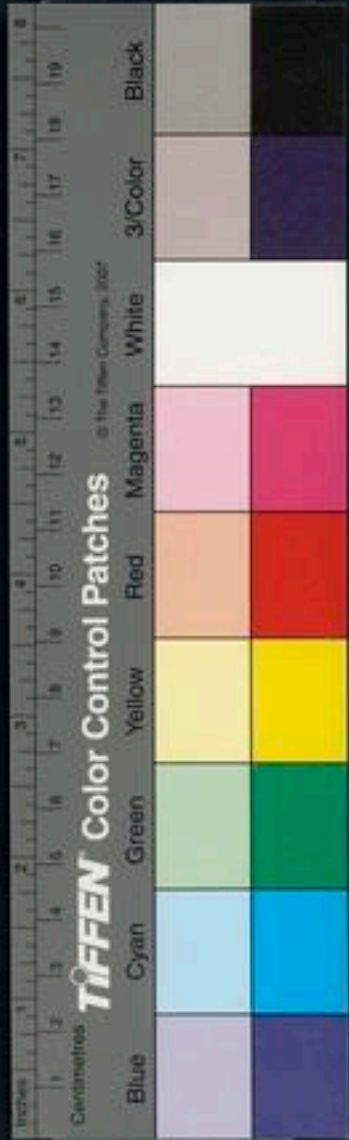
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貯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

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迺作金人

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遷廬江太守先是

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

叔敖所起芍陂稻田音景迺驅率吏民脩起廡廢教用



犁耕由是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禁又訓令蠶織  
 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  
 作事舉止質於老日龜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  
 堪輿日相之屬集為大衍玄基云許慎云堪天通也與地  
道也日相謂日辰  
王相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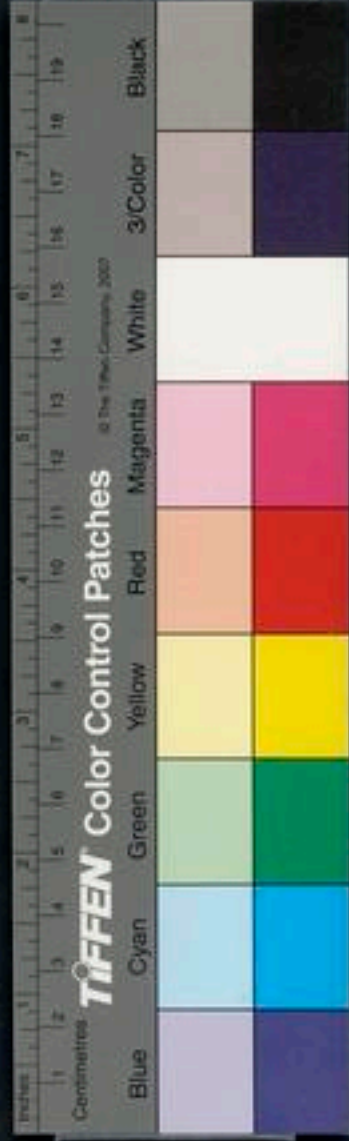
秦少事章  
帝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西鮮從  
 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建初  
 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  
 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讓之儀廼為人設四誠以定

六親長幼之禮有遵秦教化者擢為鄉三老以勸勉之吏  
 有過答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稱  
 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蠶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  
 文簿藏之鄉縣於是效吏踴躍無所容詐○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輒賞  
 賜錢穀

王渙事和

王渙字穉子廣漢郫人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加  
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  
 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



為理寵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  
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除渙溫令縣多姦猾積  
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  
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遷洛陽令以平  
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寃嬖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  
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厭塞群疑又能以調數發擿姦伏京  
師以渙有神筭○元興元年卒喪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  
繁案於路更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掠  
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  
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或久曰案文輒紘

歌而薦之鄧太后詔曰昔大司農朱邑石扶風尹翁歸性

公正翁歸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

黃金百斤榮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

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

為之立祠今以渙子石為郎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

房祀唯特詔密縣存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安

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

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自渙卒

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劇令任峻

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劇與不得旋踵



東漢書卷之三十三 王莽傳 七  
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

許荆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孝廉武

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迺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

儀禮曰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有分者避子之私也故有

東宮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疆

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允讓而鄙武貪婪晏等

以此並得選舉武迺會宗親泣曰吾兄不肖盜竊竊位

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習自取大譏今理產所

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荆少為郡吏凡十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

迺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兄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

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

敢相侵遂委去○後以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

不識學義荆為之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

春到未陽縣人有訟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

之歎曰吾教化不行咎在太守迺顧使吏上書乞詣廷

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病卒人

為立廟樹碑

孟嘗事和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文弟先懷嫌忌迺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啟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文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嘗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賈糴糧食先時宰守

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迺載鄉民舩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楊喬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終不蒙察區區披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趙簡子游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與處焉舟人古桑曰君不好也簡子曰吾左右客千人何謂不好士古桑曰鴻鵠高飛者六翮也背毛腹垂加之滿把形不能高不知客十人六翮也毛毳也見說苑



而沈淪草莽好爵貴及廊廟之寶集於溝渠夫物以遠至為珍事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臣竊感念貧亡身進賢會息奉大夫萬里奚而不見臣生無補於國不知死也公嘗竟不見用感而用百里奚見韓詩外傳

第五訪事順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少備耕以養兄嫂閒暇則以學文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廼開倉賑給吏惧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上時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後遷雍立令以禮讓化之貢父曰案文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遷尚書令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執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悼惠王肥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廼有白首不入市井者俗通曰俗說





當有所需貴當於井頗為官吏所擾罷簡煩禁察非法郡

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厖眉皓髮

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自餒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

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

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吠夜

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

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累登御相而准約省素貢父曰案

無義蓋本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合亭吏止之曰

是廉字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

者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年四十補吏為蒲亭

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無事

既畢迺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遊次者皆役

以田桑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

居而毋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洛居也今人

頗謂院為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

毋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

義乎毋聞感悔涕泣而去覽迺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

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



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其也時考

城令王漁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

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

行欠曰見無稽於君者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鷂為鳳渙謝

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

裾飛名與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覽

入太學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容盈室臨見常

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迺謂曰與先生同

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

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

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商

入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雍

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家人莫見喜

怒聲色之異

童恢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琅邪姑幕人少仕州郡為吏

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迺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

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

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

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



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  
 連年無囚比縣流入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  
 所害廼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挾聞而出呪曰天生萬  
 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  
 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  
 知非者當號呼稱冤壹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  
 時殺之其一視歔嗚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  
 之歌頌

贊曰政畏張急

韓詩曰理國者譬若張琴大弦急則小弦絕矣

理善烹鮮推

忠以及衆瘡首蠲一夫得情千室鳴絃懷我風愛

永載遺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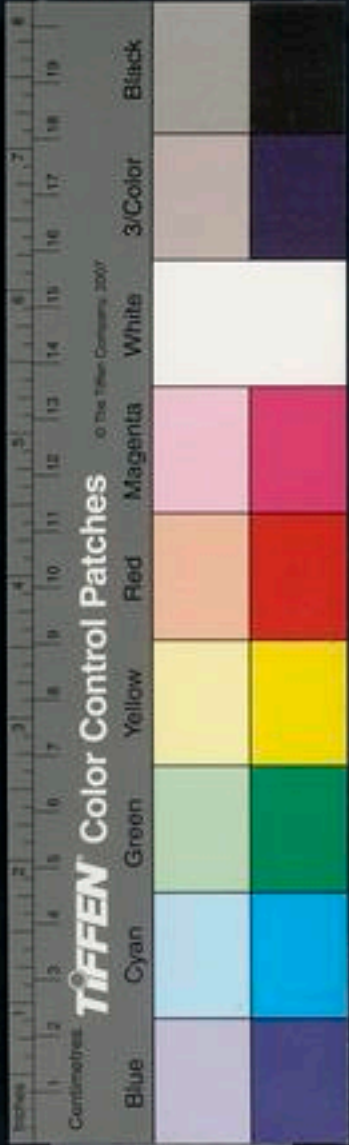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詩節卷之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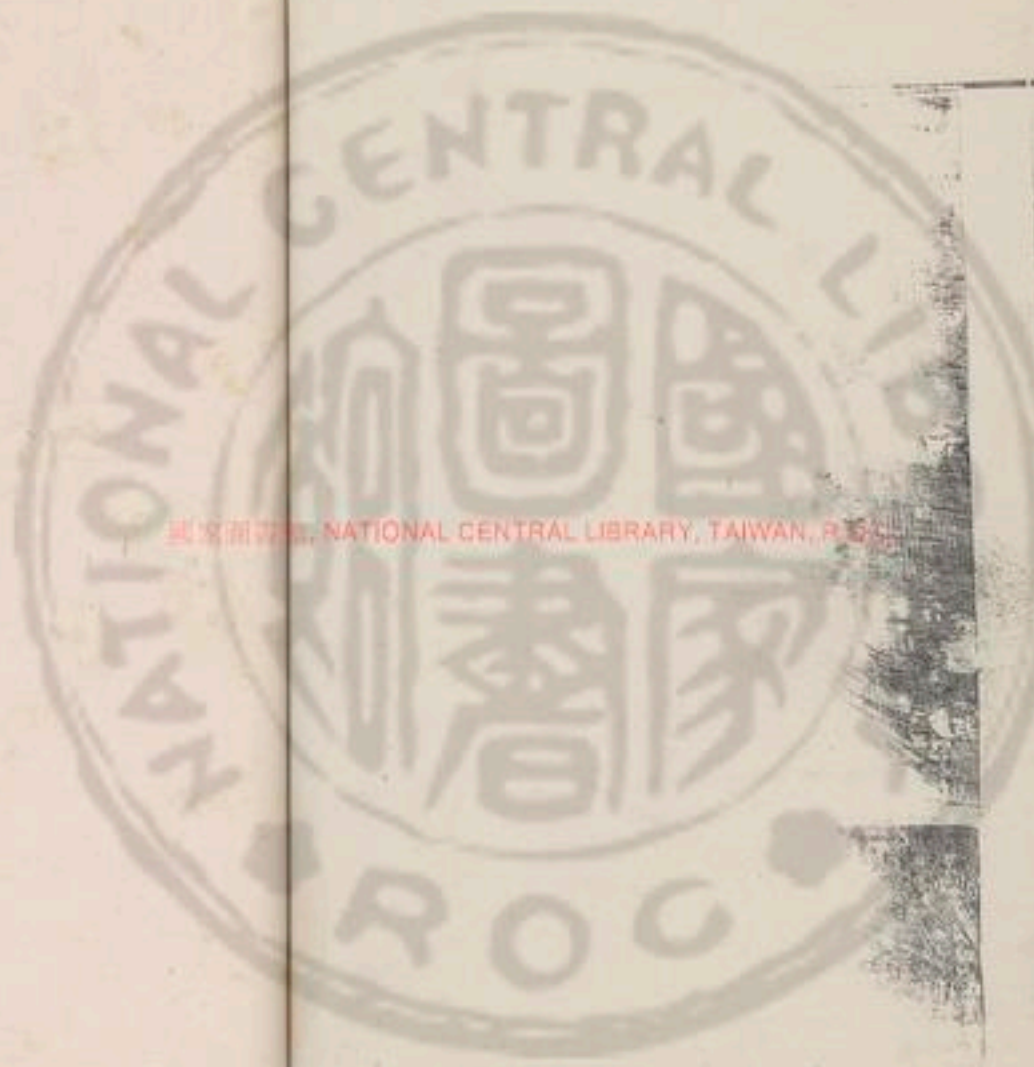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三十三

十一

美

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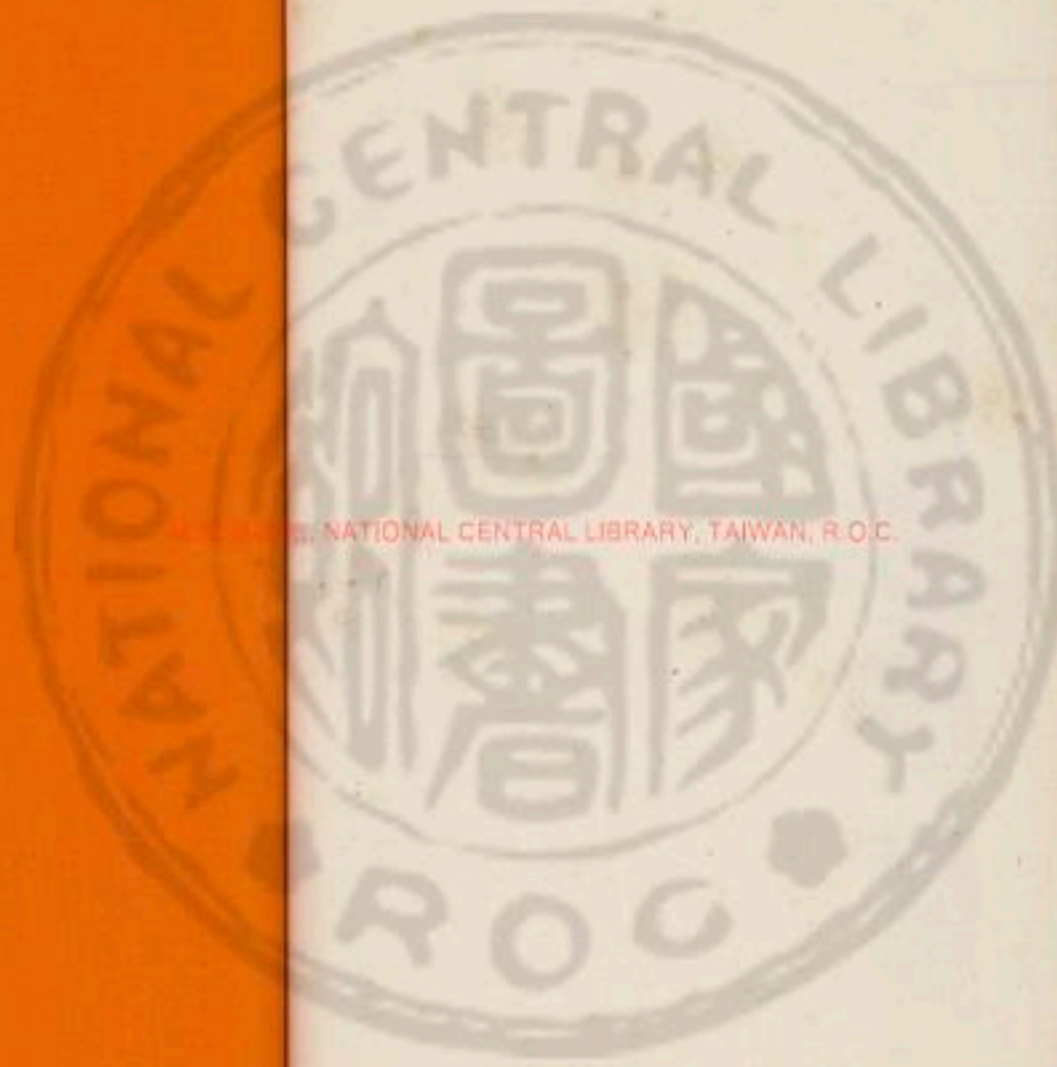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三十三  
童蒙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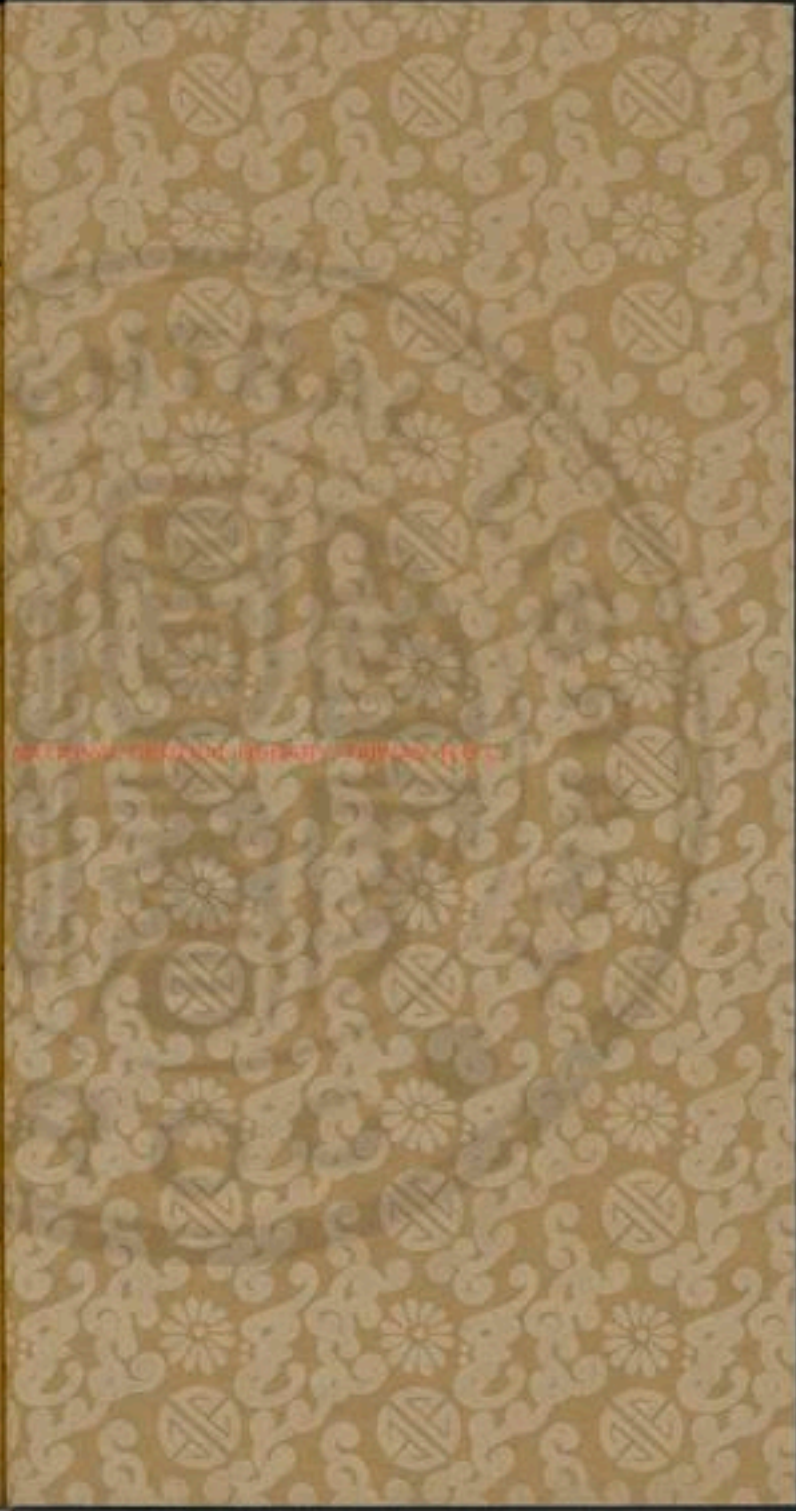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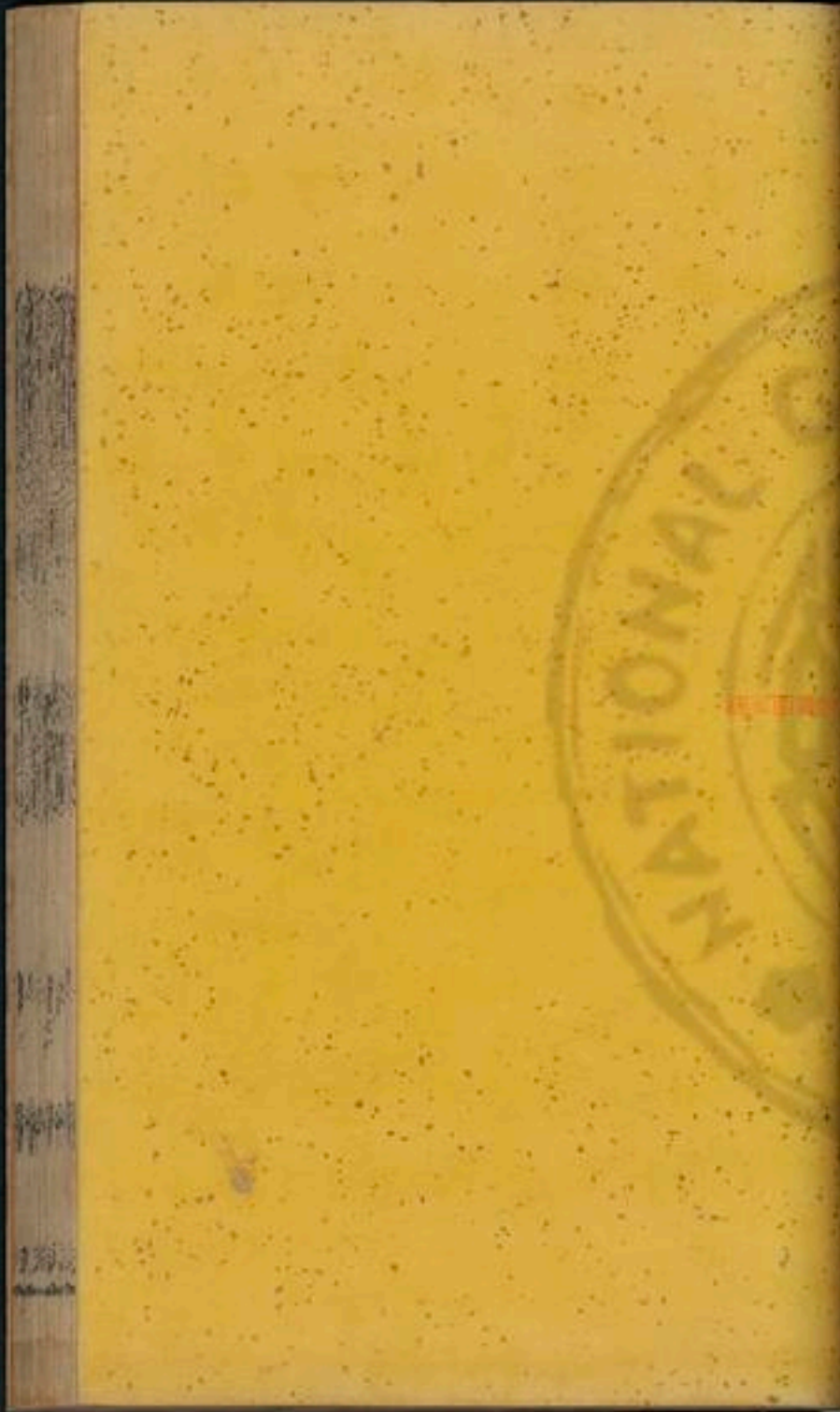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來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酷吏

漢承戰國餘烈多蒙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

桀健者則雄張閭里張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孟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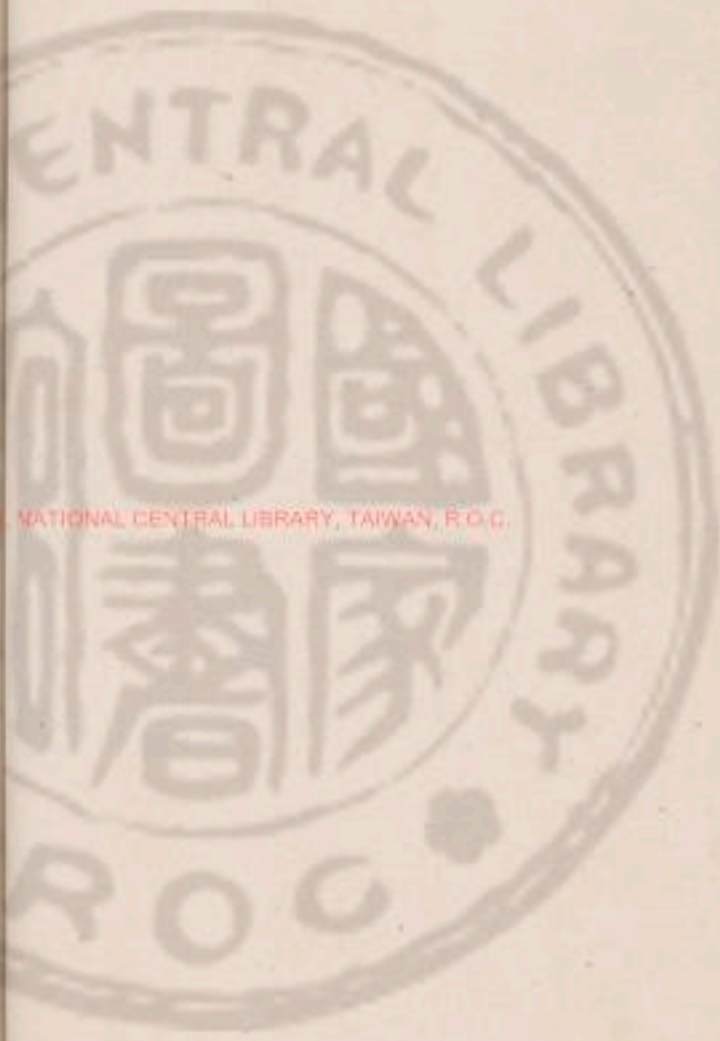
三千一百二十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九故臨民之職專

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

為齊南郡尉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嚴延年為河南守當死

莫測其意也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

故迺積骸滿室漂血十里尹賞中長安其獄穿地方澤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夏... 西...

西...

夕

林

內宄中覆以大石皆死及王温舒為故温舒有虎冠之吏  
 河內守捕豪猾論報血數十至  
 主温舒為中尉多所殺  
 中其爪牙吏虎冠者  
 河南延  
 年曰屠伯若其搆控温舒摧勃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  
 為壯也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  
 省矣而鷹人親婭侵虐天下兩相至使楊球磔王甫之  
 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  
 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淑

董宣

事光武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  
 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

斯在令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俱即時降  
 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  
 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  
 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廼駐車叩馬以刀畫  
 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  
 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  
 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  
 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  
 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  
 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

東漢書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一

矣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

謝承書曰勅令諸太宰賜食宜

後詔出之盡覆枓食執上太官以次開上問

宜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使不敢遺力

賜錢三十萬

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

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枹擊鼓杖也音浮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與光武少游舊初光武微特嘗

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筍

筍餅也餅竹器也帝德之不

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筍餌得都尉何

如曄頓首辭謝拜天水太守政嚴猛奸申韓法

申不害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

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

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

乳虎也猛獸也不入冀府寺

天水縣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

君安可再遭值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為入刻薄少恩好韓非之術補南

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

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

吏人大震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到郡輒隱閉不出先

遣使屬縣盡決刑罪迺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

周紆事章和帝



潔無容常築斬以自給肅宗復以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結

嚴明欲損其威

續漢志每郡有五  
官掾縣為廷掾也

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

寺門罔聞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

有稻芒廼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葉入城者門者對唯有

廷掾耳廼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

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彊以對罔怒曰本問

貴戚若馬甯等輩豈能知此甞來備乎於是部吏望風旨

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不師肅清帝知罔奉法疾姦不

事貴戚然許慘失中數為右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

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罔在任過酷不宜典司

京輦

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郎  
領侍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

刺史內免歸田里後復

位

黃昌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居近學官數見諸生脩庠序之

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拜宛令政尚嚴猛好

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廼密遣親客至

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

稱神明。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

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

盜帥一人脇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廼分遣掩討





東漢書卷三十四  
無有遺脫宿惡大效皆奔走他境

陽球字方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性嚴厲好申韓之學

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

名。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當為臺閣所崇

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舉勅之也靈帝拜尚

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

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案松等皆

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悅眉承睫微

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

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贖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

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

嗟歎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獨

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

乎遷為司隸校尉奏收甫等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

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頰等送洛陽獄及甫子萌球自

歸考甫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迺僵磔甫屍於夏城門

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迺勅

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



東漢書卷之二十四 陰孫傳 王吉  
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然也京師畏震時  
順帝時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殯甫屍道次慨然  
收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更不宜使在司隸以騁  
毒虐帝迺徙球為衛尉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  
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遂收球送洛陽誅死

王吉

王吉陳留浚儀人甫之養子也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  
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  
有微過酒肉為戒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  
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

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罪也夏月腐  
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迺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  
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惴之莫敢  
自保及陽球奏用迺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

犯白虎通曰畫衣者其衣也五刑也犯墨者蒙中犯  
刺者插若其衣犯體者以墨案其罪而畫之犯宮  
者雜罪犯大辟者布 叔世偷薄上下相崇德義不足以  
衣無領墨黥墨也 相洽化導不能以徵違遂迺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

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立濟忍苛之虐情漢世  
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



東漢書卷之二十四 王吉傳 六 末

霜烈威舉誼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

嚴君忠黃霸之術嚴延年為河南守嚴刑峻法霸為潁川

當延年幸輕霸一內不服后河南密人笑卓茂之政茂

界有蝗延年曰此蝗止鳳凰食耶密人笑卓茂之政茂

曰初茂到縣有所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

答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袁安未嘗鞠人減罪安

曰安為河南尹政嚴明而猶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

為威辟既用辟類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乎故感被之

情者苟免者威隙則效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

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斯人散矣機詐萌作去殺由

仁濟寬非虐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國

化莫大於崇本頁文曰崇文多一本字言

列傳

宦者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

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明之禁鄭玄注周禮寺人掌女宮

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頁文曰案文多一者月令仲

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

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

東漢書卷之二十四 宦者傳 二



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左傳曰呂

扶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遠我以禮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

景監繆賢者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口臣舍及其敵也則豎

刁亂齊伊矣禍宋刁即貂音彫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

奔宋又楚客聘晉過宋太子請烹之寺人伊矣請從之至

則坎牲加書微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

信有之太子死公問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

其無罪迺烹伊矣也

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鑄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迺

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齊人田生求事呂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

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

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與服

禁門曰黃閣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

之禍損穢帝德焉蕭望之開張建白罷中常侍由是與石

顯其後皆害焉望之自殺煇度不得用

中興之初内官悉用閹人和帝即作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

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戮太劉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

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

而其負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鑄

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放遠朝臣



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

職並署也閨牖房闈之任也小閨謂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

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

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

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特有忠公而竟見排斥

三族皇前高蔡豎等並被排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五服漢之綱紀大亂矣

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直茅分虎南面臣

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廿六方色土府署第館棊列

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永紈霧縠之積

盈仞珍戒嬌媛侍兒嬌音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

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

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重字以自衛

達前書曰史遷重習以刑車昭曰古者腐刑必重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差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

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戮

因復大考鉤黨李膺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

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望怨協群英之執力群英

之屬狃未寓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



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立昏弱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鄭衆

鄭衆字季產南陽犍人為入謹敏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憲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又首謀誅竇憲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鄴鄉侯鄴土反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和帝即位轉中常侍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恭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故天下咸稱蔡侯紙鄧太后以倫又宿衛封龍亭侯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日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其加一漢字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倫飲藥而死



孫程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安帝時為中黃門帝不親政事  
小黃門李閔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誅鄧氏又以江京等  
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程與王康  
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共就斬京迎濟  
陰王是為順帝帝立以定策功封為十九侯程為謀首封  
浮陽侯邑萬戶與張賢等為司隸校尉廣詔訟罪懷表上  
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遣十九侯就國後帝念程  
等功勲悉徵還京師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隗封爵受者  
乎今初帝復位有良智者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

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

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

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

惠所車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其忠

曹騰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少謹厚桓帝立騰以定策功封亭

侯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

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

刺史种嵩嘗劾騰下廷尉騰不為纖介常稱嵩為能吏時

人嗟美嵩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



騰子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表

單超事桓帝

單超河南人桓帝初單超徐璜具瑗為中常侍左館唐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驕橫帝懷不平於是呼超等定議收冀黨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五人同封故世謂之五侯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驕貴無偶也徐卧虎唐兩墮時兩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郡幸較百姓與盜賊無異

侯覽

侯覽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以誅梁冀功封高鄉侯。建寧二年張儉奏請殺縱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李膺杜密等皆夷滅之熹平元年有司奏覽專權遂自殺

曹節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持節北迎靈帝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與黃門令王甫將兵誅宦武陳蕃等封育陽侯

呂彊

呂彊字漢盛河南成臯人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彊為都鄉侯彊辭讓因上疏陳事言中常侍曹節等





佞邪徵寵宜止封賞又詔書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勞  
民單力未見其便。時帝多稽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  
貢獻先輸中署名為道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  
另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彊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  
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  
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  
財調廣費多百姓受其敝。又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二府  
有選參議掾屬各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  
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屬實  
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

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時宦者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  
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  
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迺白  
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  
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又小黃  
門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嘗託病還寺  
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

張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



兄弟子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張鈞上書言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及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號曰馬人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遠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特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

姓以稱特求吾不忍也詳疾不聽遂陳當世之失即自殺帝為斬絕修宮錢。又造黃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也積其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帝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畏憚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

色取禍賈父曰案世當作代說曰見前嬴氏以奢虐致

災蘇秦始也西京以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

來先史商之矣商謂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

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

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



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文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

呂延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

若良負對喉帝不舉人也

或借舉貞良

先時薦譽

曹騰進遊部延同等也

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

然其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音亂

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

先言之間

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宣布於言之區下獄也

至戚發憤方啓專

奪之隙

實武謀諸宥者反為富者殺也

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

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

一朝一夕哉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迺卷職遠參天機舞文巧

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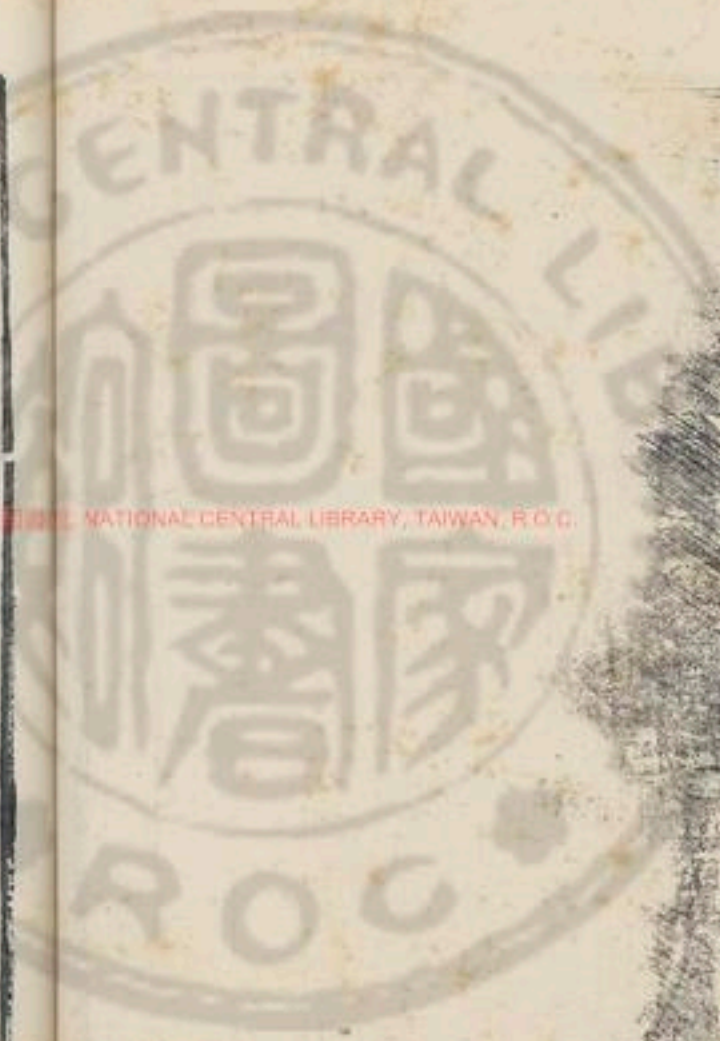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儒林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墻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千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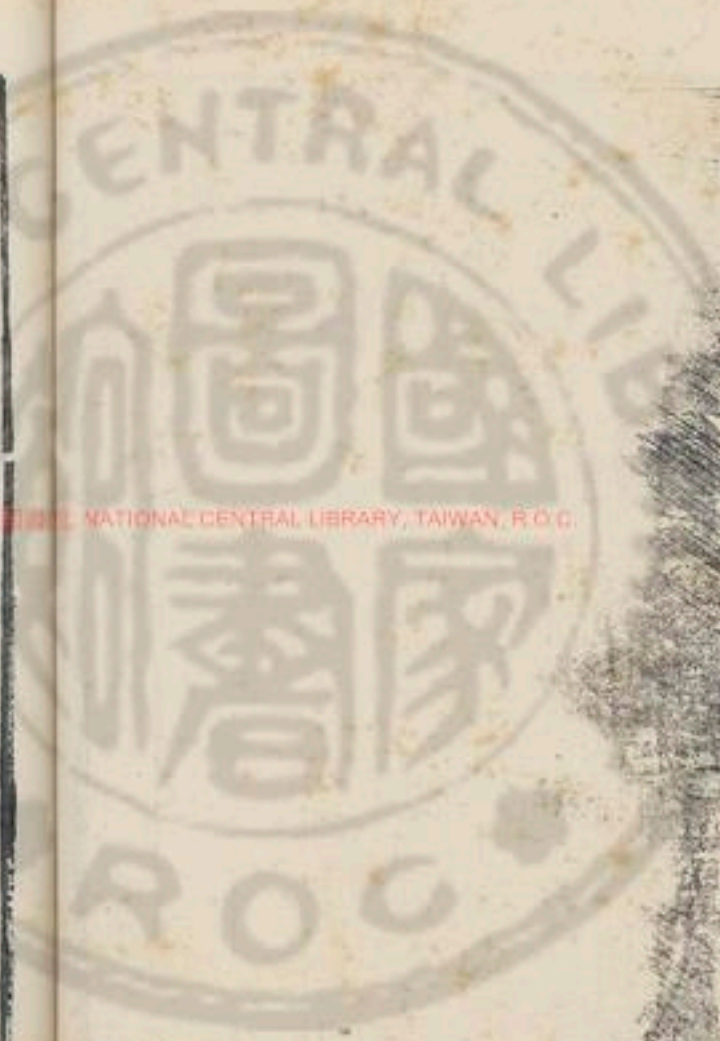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儒林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墻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千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



步者委它乎其中

委於危反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

位親行其禮始冠通天

除廣與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領金薄山所常服

也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駟乘太僕御屬車

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驛乘奉車即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衛 盛清道之儀

前驅也 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

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 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材

以受其業

頁父曰案文此受當作授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

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承平矣建初中

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

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即白虎通義是 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

為講師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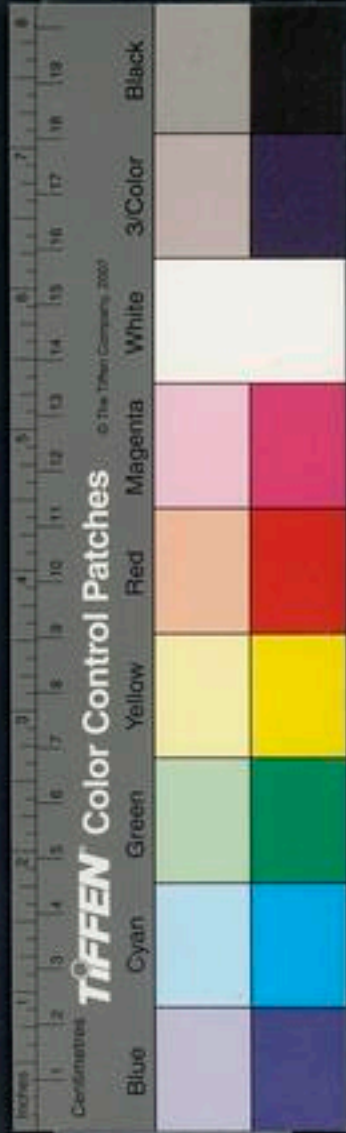
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

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

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

士倚席不講倚席不講施講生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

牧兒竟豎至於新刈其下順帝感罷酺之言迺更修黌宇



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自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轉於鄉射月一饗會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音荷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各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來書經學以合其私文嘉平四年靈帝廼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字門古文孔子壁書中篆也隸書亦程也隸書亦程使天下咸取則焉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

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吏民校亂自辟雍東觀蘭臺室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八則連為帷蓋小廼制為滕囊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東京學者猥衆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

劉昆

光武朝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前書藝文志曰

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文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輶蚩尤居前風伯進神雨師酒道作為清角今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  
 菟首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光武除江陵令時  
 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  
 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喙龟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  
 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徵為光祿勳詔問昆  
 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  
 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迺長  
 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注冊光武朝

注冊注音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建武初為

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冊學義研深易家宗  
 之稱為大儒

任安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  
 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後辟除皆不就

楊政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  
 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老酒不拘小節  
 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

東漢書卷之二十五 楊政傳 楊政 類





東漢書卷之二十三 楊政傳 四 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嗟狠至不為屈撓

張興

明帝朝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習梁丘易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

戴憑

光武朝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百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論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

憑對曰陛下嚴帝曰陛下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為嚴帝怒曰汝南子以吹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即解遵禁錮。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孫期

孫期字仲彥濟陰武成人少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



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  
不顧。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  
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  
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歐陽歛光武朝

歐陽歛字王思樂安千乘人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歛  
八世皆為博士世祖拜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在  
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城罪  
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歛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  
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歛死書奏而歛已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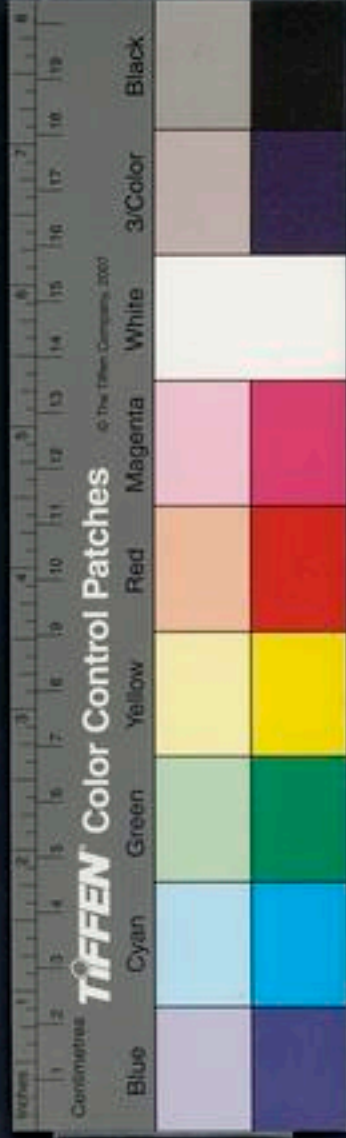
獄中

牟長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少習歐陽尚書諸生講學者常  
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  
號為牟氏章句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  
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入為尚書  
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  
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



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尹敏光武朝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堵音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拜郎中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孔僖肅宗朝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祖父子建與崔家友善及家仕王莽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素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僖與崔駰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畫龍不成此誤夫差伐越敗之勾踐乃使魯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否而乃行成吳王將許之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

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

其前之為善武帝末年好神仙征伐四夷又信巫蠱戶口咸平僖曰書傳若此多

矣鄰房生梁郁儂和之曰儂十豎反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如此武帝亦

是狗邪僖駮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駮僖誹謗先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帝僖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詔勿問拜僖蘭臺大史元和  
二年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  
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夏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大會孔  
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  
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  
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迺崇禮  
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  
孫焉有斯言乎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郎觀拜臨晉令崔  
駟以易林筮之崔篆所謂為不言止僖曰子蓋辭于僖曰  
寧不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

楊倫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請辟  
皆不就後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有司奏嘉  
減罪千萬徵考廷尉倫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  
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非案坐  
舉者無以禁絕奸萌坐直辭不遜免歸。後為將軍梁商  
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  
無比行一寸劾到不易九裂死不恨匹夫所執強於三軍  
固敢有辭坐稽王命免中興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  
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



東漢書卷之三十三 未作傳 八 恭 未  
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包咸 尤武明 帝朝

包咸字子良 魯稽曲 阿人少事博士右師細君 姓右 習魯

詩論語光武即位迺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  
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  
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永平五年遷大鴻  
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  
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  
賜珍玩東臯秦棗增於諸卿皆散與諸生之貧者

伏恭 光武明 帝朝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湛弟黯學雜文  
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恭少傳黯學建武四年  
除剡令以惠政公廉聞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  
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為太僕四年帝臨幸辟  
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  
恭迺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

任末

任末字叔木蜀郡繁人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  
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  
所後奉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



門使死而有知鬼靈不欺如其無知得上而已

薛漢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尤善說  
災異識緯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  
漢為長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  
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其所作詩題約義通父  
曰案文題下當有脫字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蓋合云文終義通也

召馬章帝朝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少習韓詩以志義聞鄉里號之  
曰德行恂恂召伯春廟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  
義學恩寵甚崇

楊仁事顯宗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學習韓詩舉孝廉除郎太常上  
仁經中博士上亦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

王十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

六百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威為先

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  
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杜仲仁傳 十 弟 弟  
馬共諧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邛令。什邛音十方縣也  
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  
之右署上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後辟  
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合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時人畏其節

趙曄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詣杜撫授韓詩究竟其術積二  
十年絕問不還後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烈恭豈至會稽  
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  
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中  
興後鄭衆賈逵傳鄭玄作毛詩箋箋為也為成毛義也

董鈞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習慶氏禮永平中為博士時草  
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  
用當世稱為通儒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  
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鄉人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



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錄千人常世稱為大儒

周澤光武朝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習公羊嚴氏春秋中元元年遷屯池令奉公冠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中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減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侍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

孫堪光武朝

孫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去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永平中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關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後數為三老五更



鍾興光武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從丁恭受嚴氏春秋光武召拜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覆重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

張玄毗武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建武初遷陳倉縣丞清靜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嘗以

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泰台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後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言玄兼說嚴氏宣氏宣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誤宣字長也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之舌反而多引圖讖不據理



東漢書卷之二十五 李膺傳 十三 木  
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  
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  
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何休

何休字伯公任城樊人兗州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  
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  
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  
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  
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屬筆與其  
師博士羊弼追述空者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  
之義不

可攻如墨翟  
之守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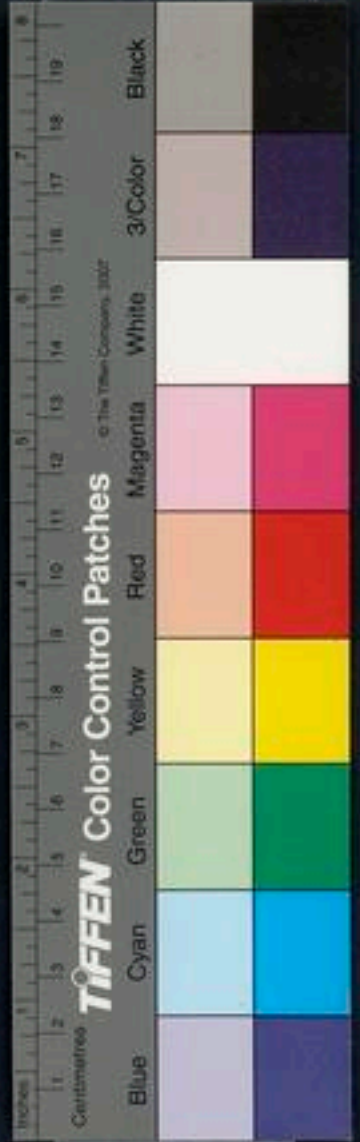
左氏膏肓穀梁痼疾

服虔

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行之至今又以  
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一條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  
憤凡十餘篇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  
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  
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  
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是



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  
 長久之計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  
 有繫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謝該體曾史  
 之淑性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計商言偃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  
 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  
 匹若巨骨出吳史記曰天伐越隨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膠之骨節專車此為大也隼集陳庭史記曰有隼集于之石罅矢長八尺及陳湣公使問仲尼曰何也黃龍入寢左傳曰鄭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黃龍入寢子產穆于晉晉侯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龍入于寢門對曰堯叔隼于荆山神化為黃龍亥有二首趙日亥有二首六身下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

北闕之前

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

縛曰諸君何

患於衛太子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

昌邑王立

出勝當乘輿車前今該實卓然比迹前列

使良才抱璞而逃

昔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御名况趙人也

為蘭陵令

或謂春中君曰湯以七十里孫卿賢漢朝追匡

衡於平原

今揚與為之於車騎將軍尊儒貴學惜失賢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  
 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初慎以五經傳說



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于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

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為章甫之冠終旅之水遊庠聚橫

塾者橫亦庠蓋布之於邦域矣若廼經生所處不遠萬里

之路精廬暫建動有千百精廬謂讀之舍今廬猶負也其者名高

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

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

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

其鞶帨鞶音盤帨音世夫書理無二我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

之或徒故通人鄙其固焉又惟所謂說說之學說如各

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

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

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

秕穀不成也喻朝綱日陵國隙屢起自中智以下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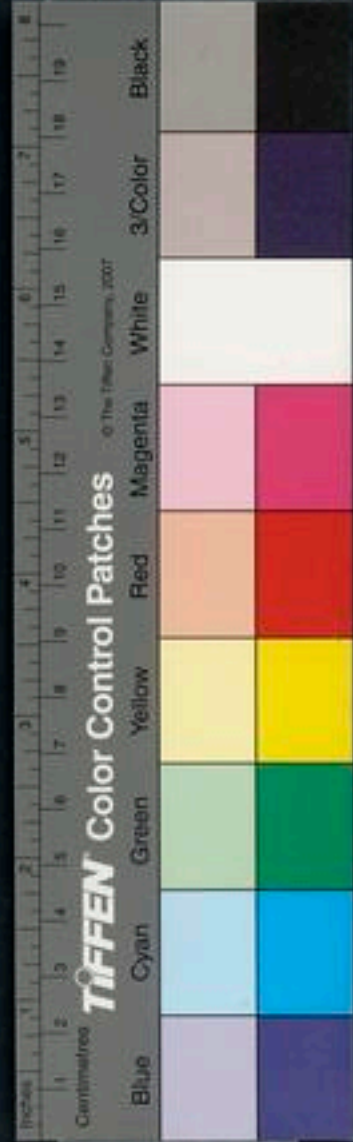
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負其闖盜之謀闖忠勸皇甫嵩

立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董卓欲太起兵鄭

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政雖壞而朝夕不傾危

逆順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業聲馳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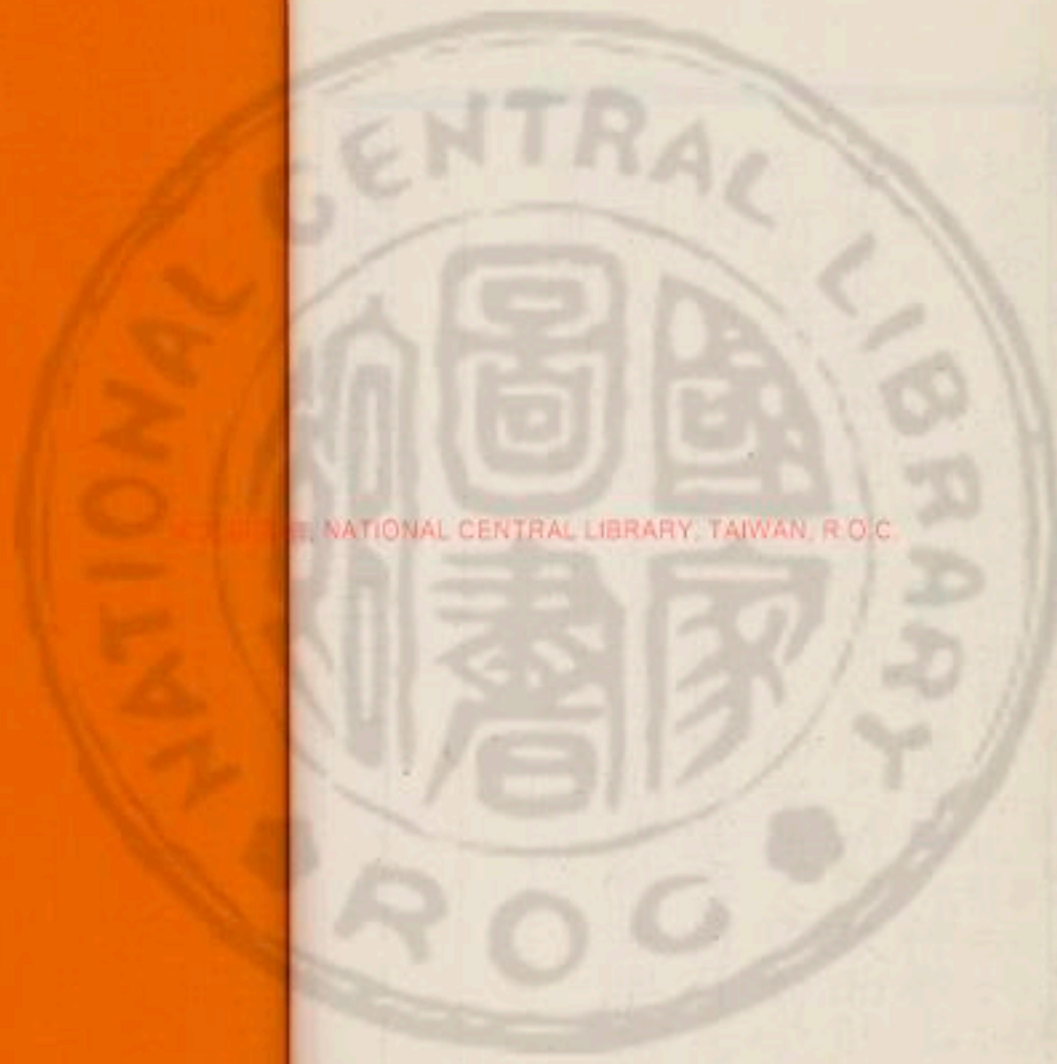
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



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帝也札簡也札簡而召不勞重命也絕約猶拘制也溫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反蒿被微說拘制也群英秉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廼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質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闡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徵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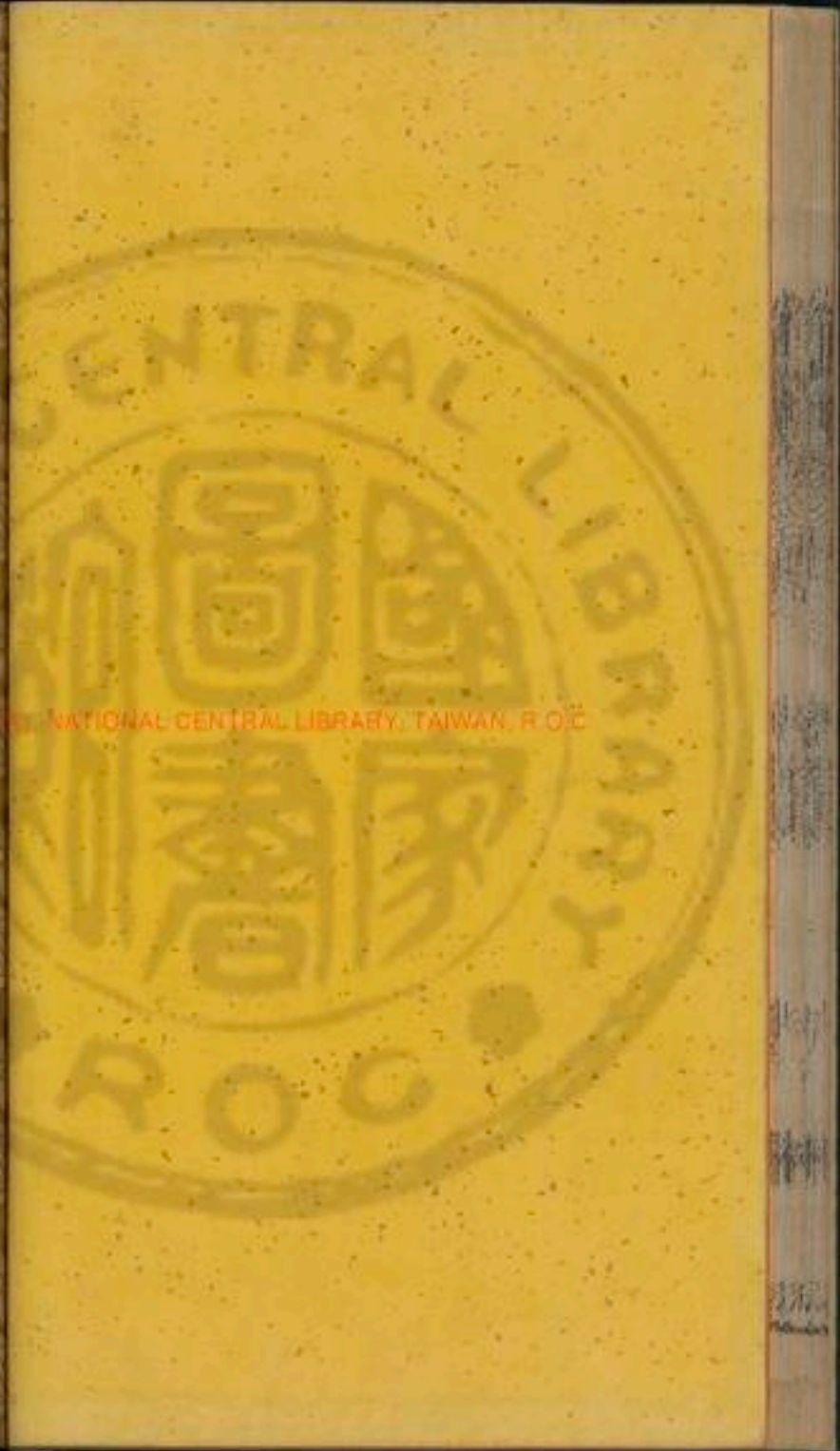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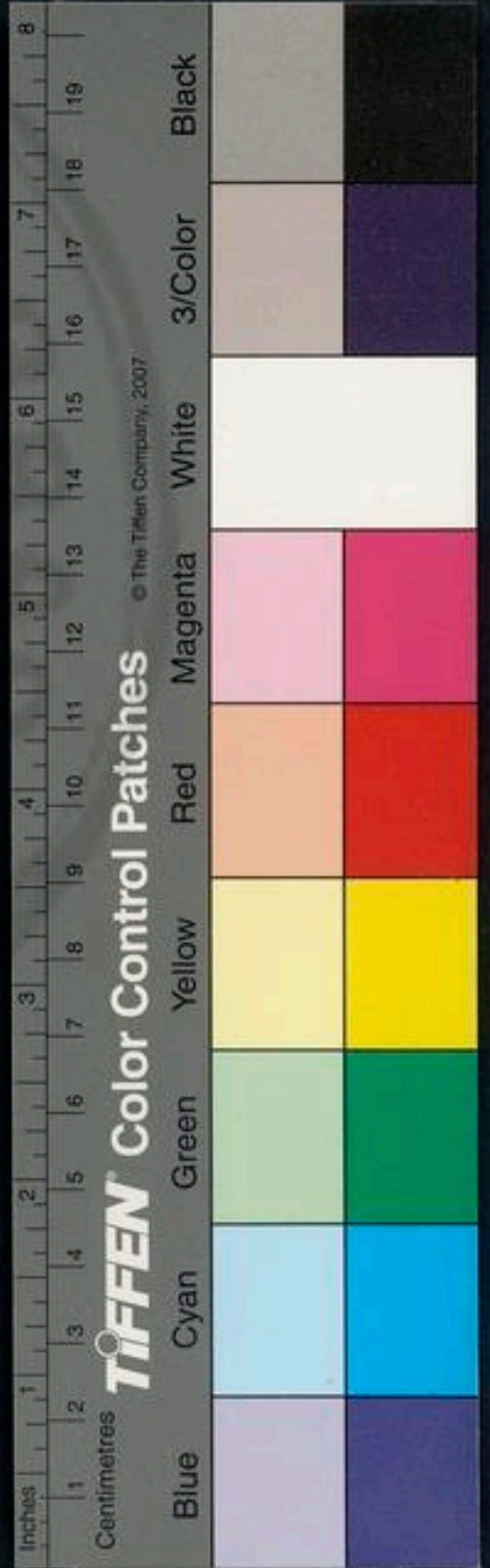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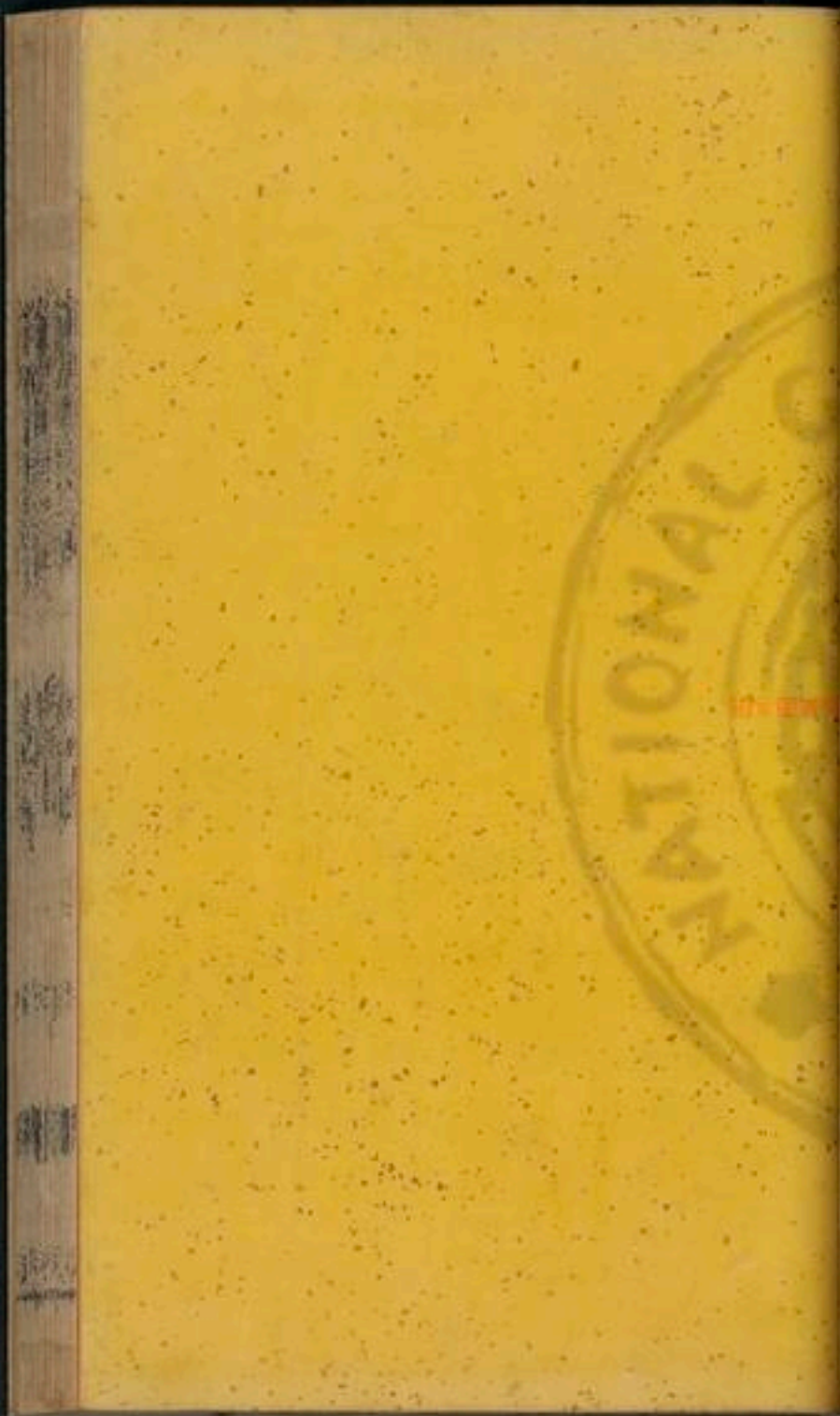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Box 969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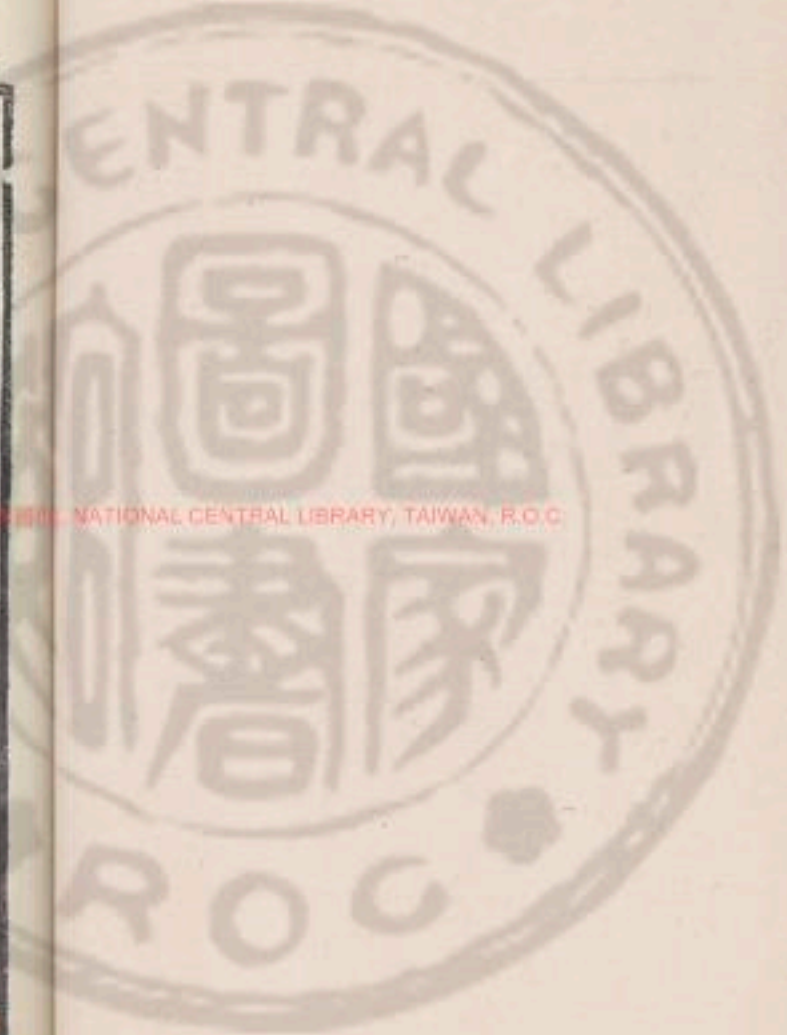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文苑傳

杜篤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  
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死武詔  
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  
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廼上奏論都  
賦曰昔在彊秦爰初開畔竊自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并兼  
桀虐作亂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  
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海躋崑



崧奮無光掃項軍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首之以  
 文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  
 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佞  
 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  
 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  
 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採昌頓之罪校平城之饑遂命  
 驃騎勒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  
 席卷漠北叩勒祁連初連匈奴名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燬  
 帳繫闕氏燔康居音深灰珍奇推鳴鏑釘鹿豕音馳阮岸獲  
 昆彌虜傲依音微積西域國名音驅馬驅馭死馬鞭音馳

拓地萬里威振八荒肇置四郡酒泉武威振守敦煌并域  
 屬國一郡領方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極極驅氏燹零狼印作

東擁烏桓蹂躪濊貊音勃提西南夷水胡謂也音摩麟音南  
 音勃提西南夷水胡謂也音摩麟音南

漂檠朱崖武帝平南越以為南海浮蘭林合諸交趾音  
 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音

尉東南兼有黃支國名連緩耳瑣雕題音  
韻注云刻身摧天督即天牽象尾摧音

國駱越之俗久子同川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非夫大  
 而亦相習尊欽也

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  
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  
一歷載三百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靡州  
夫靡州本皇帝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  
也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名所衿帶地執便利介  
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進攻則百姓退守則有餘斯  
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治及亡新時漢之衰偷  
忍淵圍篡竊慢違徒以執便莫能立危假之十八誅自京  
師天畀更始不能引維海內雲擾參咄夏滅微群龍並戰未  
知是非于時聖帝也光武荷天人之符以兼不世之姿受命於

皇上復助於靈祇立號高邑塞旗四麾首策之臣運籌

奇虓怒之旅

地守

如虎如貔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天

魚刺蛇莫之方斯命騰太白親發狼狐

太白狼狐

並星名南禽公

孫北背彊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乎帝宇濟蒸人於

塗炭成兆庶之疊疊遂興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

勤始瘳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啟萌之不柔

茂萌也

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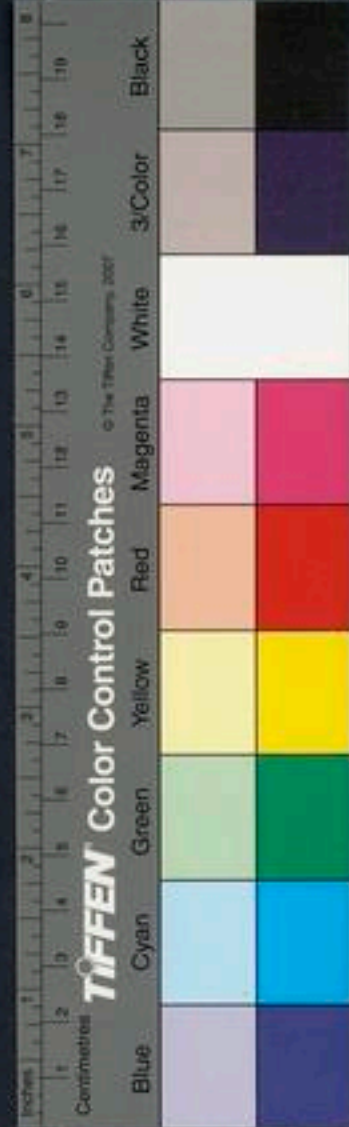
椎結左衽鏐錫之君

結音管鏐漢呂

反神武羅寧耳東南

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

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





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  
若近而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  
風顯宣湛音沈易通勢驗曰翼氣退則時風不正萬物不成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  
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  
則虧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篤後仕郢文學掾以目疾  
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  
稱篤常歎曰社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韞註稠及注  
著名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後從戰沒於姑射山所著賦誄七言文誡之類凡十八篇

夏恭子牙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  
年四十九卒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詩讚  
誄凡四十篇舉孝廉子卒卿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事顯宗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  
志詩曰浴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農夫不  
怠越有黍稷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毅以顯宗求賢不篤  
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肅宗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  
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  
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朝廷○永元元年竇憲以毅為司馬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

事肅宗  
文帝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冠謂王加冠也帝會中山邸廼詔香

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養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書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累遷尚書令○後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土灰極榮帝復留為尚書令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在位多所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  
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  
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  
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伐  
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  
水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水見迺悉以賦人課令耕  
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  
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所著賦牋奏書凡五篇

李尤

帝 事和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  
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作賦。拜蘭臺令。史所著詩賦  
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劉珍

帝 事安

劉珍字秋孫南陽蔡陽人。永初中鄧太后詔使與校書  
駙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劉  
衍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又詔珍與駙馬作建武已來名臣  
傳。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

帝 事和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安帝末  
初中上便宜四事。拜蕩滌陰令。著文賦碑誄書記九二十  
篇。

王逸

子延壽 事  
安順帝

劉珍傳

六

來

顏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帝時為侍中著楚辭音荀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  
 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偶  
 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  
 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  
 到魯賦靈光殿  
 歸度相水弱死

崔琦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瑗之宗也以文章博通稱梁冀  
 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廼作外戚箴琦以言不從矢  
 音復作白鵠賦以為風。讀曰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

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  
 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  
 之吏。真父曰史  
 當作史今將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聰將使玄黃  
 改色馬鹿易形乎冀因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  
 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  
 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不忍也。可亟自  
 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

邊韶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  
 辨曾書曰假卧不脫衣  
 冠而睡弟子私譏之曰邊孝先腹便便蒲  
 堅



反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  
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  
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後  
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者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張升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少好學多聞覽而任情不羈其  
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  
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  
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守外黃令吏有受賂者  
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音對

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

反其優地

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魯定公與齊公會于郊  
谷雅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臺下孔子曰笑國  
君者罪當死伏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  
出齊人適歸魯鄭謹施陰之田出公羊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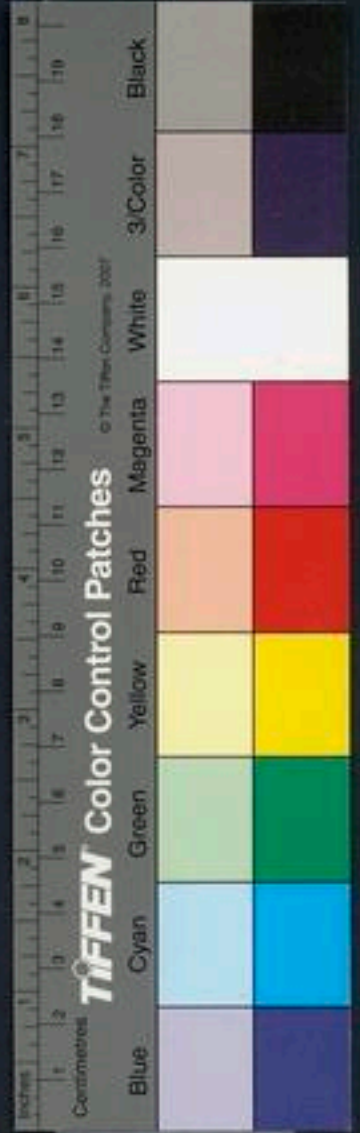
君子仕不為已

職思其憂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  
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

事靈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毫眉  
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適作解摺後屢抵罪  
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廼貽書謝恩為窮鳥賦一篇又作  
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



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討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適目往到門陟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川承高風舊矣迺今方遇而忽然死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其非常人迺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且大從車騎奉謁造壹陟遂與言談至重少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迺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

其言著賦頌箴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榮字曼山

東平寧陽人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

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迺著破群論時之覽

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志豈不愧

心又著辨和同之論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

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

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

惡不殊謂之同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

過為正以匡惡為忠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樂府傳 九 九 良  
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  
為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  
其義雖仇讎不廢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  
道為貴。桓帝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  
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礪礪山名礪音根吾雖小宰猶有社  
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  
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  
邑至後猶稱其教焉

邊讓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靡之

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  
召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  
不羨其風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位迺薦於何進曰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奮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  
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今史邊讓口辯辭  
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使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  
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或父曰案  
字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階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環偉之  
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  
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孰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  
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白圭對魏王曰：「牛之難烹，非以烹多，泊之則淡。此言大器不可食少，泊之則煎而不熟也。」  
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也切情也。  
犧牛大羹之和，又在煎熬鬱割之間。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掌功說苑曰：子奇年十四，入為阿宰。  
有善讓氣，不屈曹操。曹操告郃就殺之。

侯瑾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還，輒爨柴以讀書。然字嘗以禮自牧，獨處一方，如對嚴賓焉。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今風備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微士，故甚宜也。融省書，斬道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遷內黃令。



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補衡事狀

補衡字正平原般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  
物適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廼陰懷  
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  
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蓋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  
吾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  
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曲答曰衡見荀儀容貌  
肉貢父曰紫舊作  
腹尺故可監厨也唯蓋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  
兒孔文學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

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切見

處士補衡年二十四叔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

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

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思果

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焉疾惡若此語楚蓋尹崇謂子  
在西日夫關問問一善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魏文侯飲問諸大  
夫曰寡人何如主

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充中山不封君之弟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鴉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

有餘昔曹誼求試屬國詭擊曹單于以軍欲以長纓牽致勁

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



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習靈漢揚聲紫微垂光  
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

奇麗之觀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醫一荷鵠曰血脈理也昔  
秦穆公如此七日寤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

之疾令三日必開果寤曰我帝之所甚樂與百  
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出史記 帝室皇居

必當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

臺夜者之所貪飛兔駉馬古駉也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

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歎衡才數糲糲於曹操操欲見之

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

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擊鼓酒召為鼓史因大會賓  
客閑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卒卒單絞之

服卒卒鼓角士單絞茶貴之色也次至衡衡方出漁陽參搥蹀躞而前容

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

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和衣

和近身衣也次脫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卒單絞而著之畢

復參搥而去顏色不忤操笑曰本欲辱衡反辱孤孔融

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

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令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

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杖杖結也坐

大營門以杖筆地大罵吏白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

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



東漢書卷之五十三  
神術傳  
能容之令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  
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廼更相戒曰禰衡動虐無禮  
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  
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  
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  
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  
時衡出還見之聞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撫然而駭衡廼  
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  
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  
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

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長子射為

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講

爾曹所作碑文射

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

賦識之也唯其中

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

區為碑還校如衡所

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

鸚鵡者射舉危於衡

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時筆而

作竟又曰索覽當作覽文無加

點讀來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竟殺之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

雕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禮儀傳

十四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列傳

獨行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行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室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尅扞於彊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負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禮儀傳

十四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列傳

獨行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行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室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尅扞於彊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負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



東漢書卷之二十七 循行傳 一 卷  
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  
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  
行篇焉

誰玄

誰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初舉敦樸遜讓有行義後公孫  
述偕號於蜀連聘不詣述迺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  
起便賜以毒藥太守迺自齎書言玄廬玄歎曰唐堯大  
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  
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時亦有提齎貲貽不肯仕述  
頁八曰案文亦字  
乃口在不字上迺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數十

餘年

李業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有志操介特公孫述徵之不起  
使尹融持毒酒命以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  
融譬言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  
不測之淵乎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義所不從何迺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  
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之為遂飲毒而死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節圖畫  
形像



彭修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年十五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因迫迺拔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後仕郡為功曹時宰龜行太守事應劭傳官儀曰本典武職掌景特更名都尉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諫甚切意怒使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修拜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龜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見補街傳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龜遂

原意

范式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廼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殷于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于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



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竟友耳山陽范巨卿  
 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展履而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幸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  
 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便服  
 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注云朋友有同  
 道之思相為服總之經帶投其葬自馳往赴  
 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窆下  
 柩也而柩不肯進  
 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迺見有素車白  
 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  
 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  
 涕式因軌紼而引柩於是迺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

然后迺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  
 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  
 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屍埋巨卿乃前  
 迺聚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  
 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迺營護平子妻兒  
 身自送喪於臨湘。式後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  
 貧親老迺變名姓傭為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  
 縣選嵩為道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  
 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侯嬴  
 年七  
 十為大梁夷門卒魏晨門肆志於抱關見張子欲居九夷  
 公于欲厚饋之不受





東漢書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高嵩以為先  
傭未竟不肯去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  
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貧財千萬諸奴  
婢私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淥傷李氏而力不能制迺  
潛名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湏竹用反乳  
以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  
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問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  
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

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  
舍人。善顯宗時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  
道經濟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服朝服持鉏去草及拜  
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  
善在此盡哀數日迺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

王恠

王恠字少林恠音恠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  
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恠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  
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  
姓名而命絕恠即齎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



知者後歸數年縣署他太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綉被復墮他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他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他入它舍主人見之問他由得馬他具說其狀并及綉被主人悵然迺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他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迺葬之大恩父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他除郡令到官至繁亭音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他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音迺即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他呪

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他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他白當為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忽然不見明旦乃召游徼詰問悉伏辜於是亭遂清安

陸績事光武

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祖父闕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績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賦民餼粥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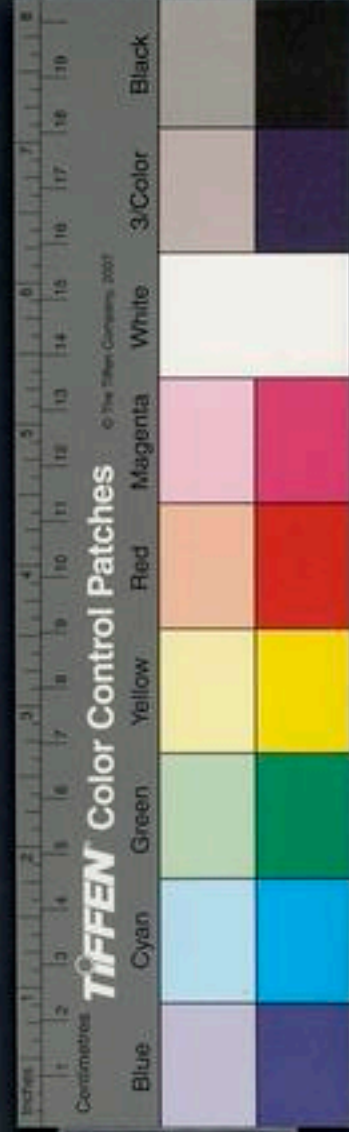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三十三 陸績傳  
有差謬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  
錄有尹興名迺徵興詣廷尉獄績與梁宏一作動詣洛陽詔  
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績宏一作掠考五毒肌  
肉消爛終無異辭績母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  
與績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績雖見考苦毒而辭  
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使者怪問甚以績白母來  
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注傳意氣召  
將案之績曰因食餉羨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 直非人告  
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績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注  
曰余文上非注常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注謂舍人

也續母果來陰嘉之上書說行狀迺赦之禁錮也身

### 陳重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質詩  
顏氏春秋同舉孝廉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  
責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  
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  
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絛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  
申說而市絛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絛還主其事迺顯重  
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  
去亦以病免



雷義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丞座上后葺屋宇迺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迺以付縣曹。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濟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范冉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迺遁去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

伯鸞閑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費

偉節郭林宗焉。桓帝以冉為萊蕪長萊蕪後辟太尉府

以猶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西門豹性急議者欲以為

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

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袁山松書曰冉去

得五或寓自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年迺結草室而居

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

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策蕪年七十四卒僉謚貞節先生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趙苞

漢書卷之三十一 趙苞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趙苞傳  
趙苞字盛家甘陸東武城人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為所害靈帝遣策吊慰封節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

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王烈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方

太原人少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

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迺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



此。後遭黃巾董卓之亂，廼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欲以為長史，烈廼為商賈，自穢得免。

贊曰：乘方不惑，臨義罔惑，唯此剛潔果行育德。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二十七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列傳

方術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騰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

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中有文，朱字出壇，舜禮壇于河畔。

沈璧禮畢，至下具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壘畔。

箕子之術，師曠之書。今書七志有曠六篇。

緯候之部，鈐決之符。

兵法有玉鈐篇及玄文六篇，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

東漢書卷之二十八

方術傳

一

來

額



此。後遭黃巾董卓之亂，廼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欲以為長史，烈廼為商賈，自穢得免。

贊曰：乘方不惑，臨義罔惑，唯此剛潔果行育德。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二十七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列傳

方術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騰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

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中有文，朱字出壇，舜禮壇于河畔。

沈璧禮畢，至下具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壘畔。

箕子之術，師曠之書。今書七志有曠六篇。

緯候之部，鈐決之符。

兵法有王鈐篇及玄文六篇，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



得敵皆所以探抽冥臆變驗人區時有可聞者其流又有

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

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見郭璞傳遁甲惟六甲之陰而隱

遁也七政日月五星元氣開闢陰陽之書東方朔之

注云建人股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楚大寧及孤虛

管子謂六甲之孤辰芳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

效於事也郭人畜氣以占之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

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

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

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

莽矯用符命及光武无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

穿鑿爭談之也故王莽孫威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鄭

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

學圖識尚奇文貴異數之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共

姦妄不經秦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子長亦云

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

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核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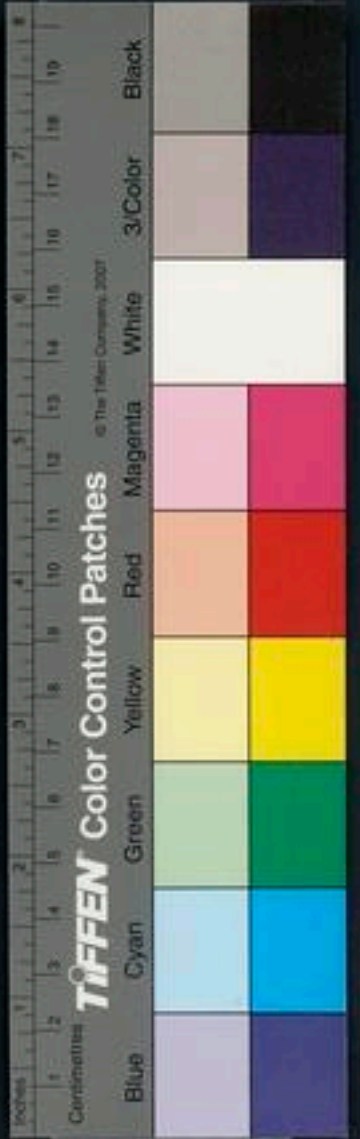
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知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

於詩者也踈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

不詭俗斯深於術數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

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泥宕過誕亦失也貞父曰案

此文不成





東漢書卷之二十八 方術傳 二 邪 良  
文理引不明中世張衡為陰陽之宗郎顛谷徵最密餘  
蓋非范本真揚亦班班名家焉襄楷邪其徒亦有稚才偉德未必體極藝  
能今蓋糾其推變尤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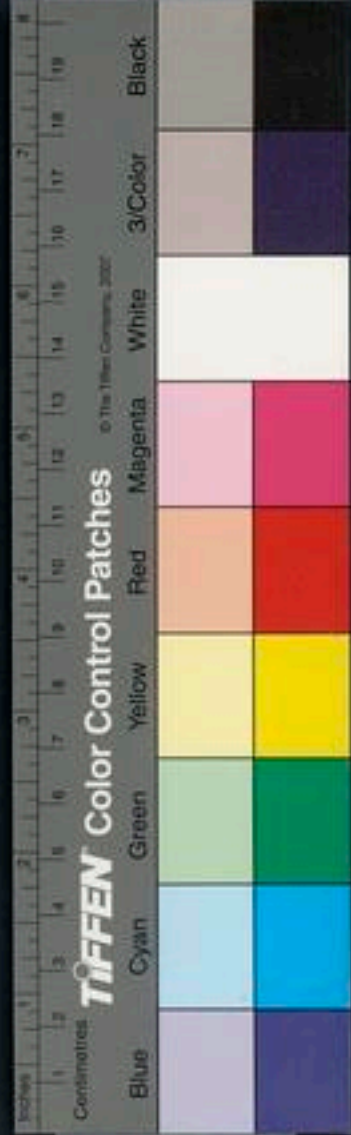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  
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  
其歸至輒有雙鳥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鳥至舉羅張之但  
得一隻鳥焉迺詔尚方詵視詵貞則四年中所賜尚書骨  
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  
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

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茅覆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  
父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  
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或云即  
古仙人王子喬

李邵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  
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遣使者皆徵服單行  
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  
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  
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李合傳 三 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樊英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入習京氏易善風角星箕河洛七緯推步災異易緯書緯入習京氏易善風角星箕河洛七緯推步災異樂緯書緯四方而至。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救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英固辭乃詔切責不得已到京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

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由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乃為英設壇通鑑日英傳云四年二月乃設壇場見英黃髮傳李固書已英真英設壇席及瓊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為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早瓊復上疏若四年於談壇場見英則與瓊傳異如其必不在也四年帝令公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



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  
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  
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司馬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  
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  
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為其有益  
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  
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  
致之屈體以下之虚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  
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

寔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始內  
自循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  
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群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  
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  
矣政已治矣群小退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關以自售又  
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捕蟬者務在明其火振  
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恥不能致  
乃至誘之以高位脇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耶則位非  
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皆貪位畏刑之人也  
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



取仕不苟進絜已安分優游卒歲雖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優優安養俾遂其志如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賜周黨以勸廉耻厚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矧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寔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初英著易音苟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共其恭謹若是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燮合時有未純然刻情修容依倚道貌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及其陶摺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垂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餘無用



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敝  
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  
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  
夏况未有濟者乎

華佗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通數經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割割積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瀧洗除去疾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魯佗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頁八曰案文不全一病字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嘗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百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終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公事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鄉為別長房使人  
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  
指提之而上視器如有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  
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  
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  
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  
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  
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  
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其穢特  
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

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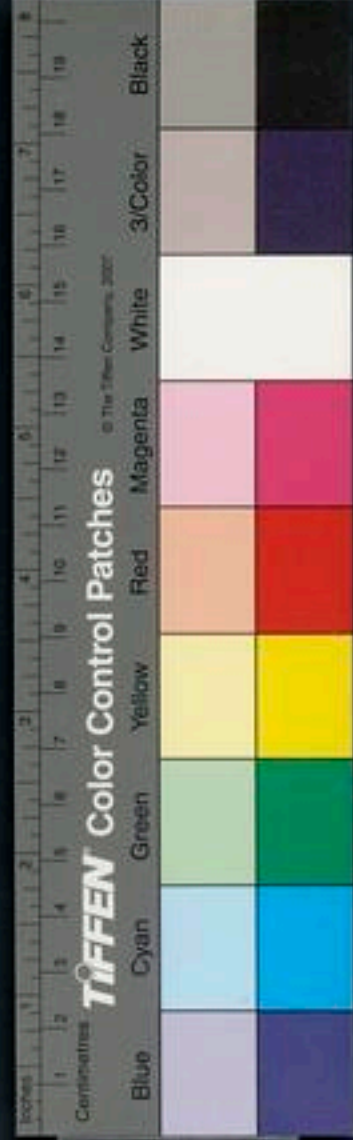
葛陂中也

陂在今豫州新蔡北

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

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  
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  
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  
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無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  
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頁又曰  
市鮓費長房身也當作使字當作往字須臾還乃餒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  
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蒯子訓



東漢書卷之二十八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  
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  
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數十處後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  
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  
矣見者呼之曰劉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  
不及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  
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慈因  
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又

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語頃即得薑還操出近  
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  
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  
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  
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  
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  
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  
一老翁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  
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  
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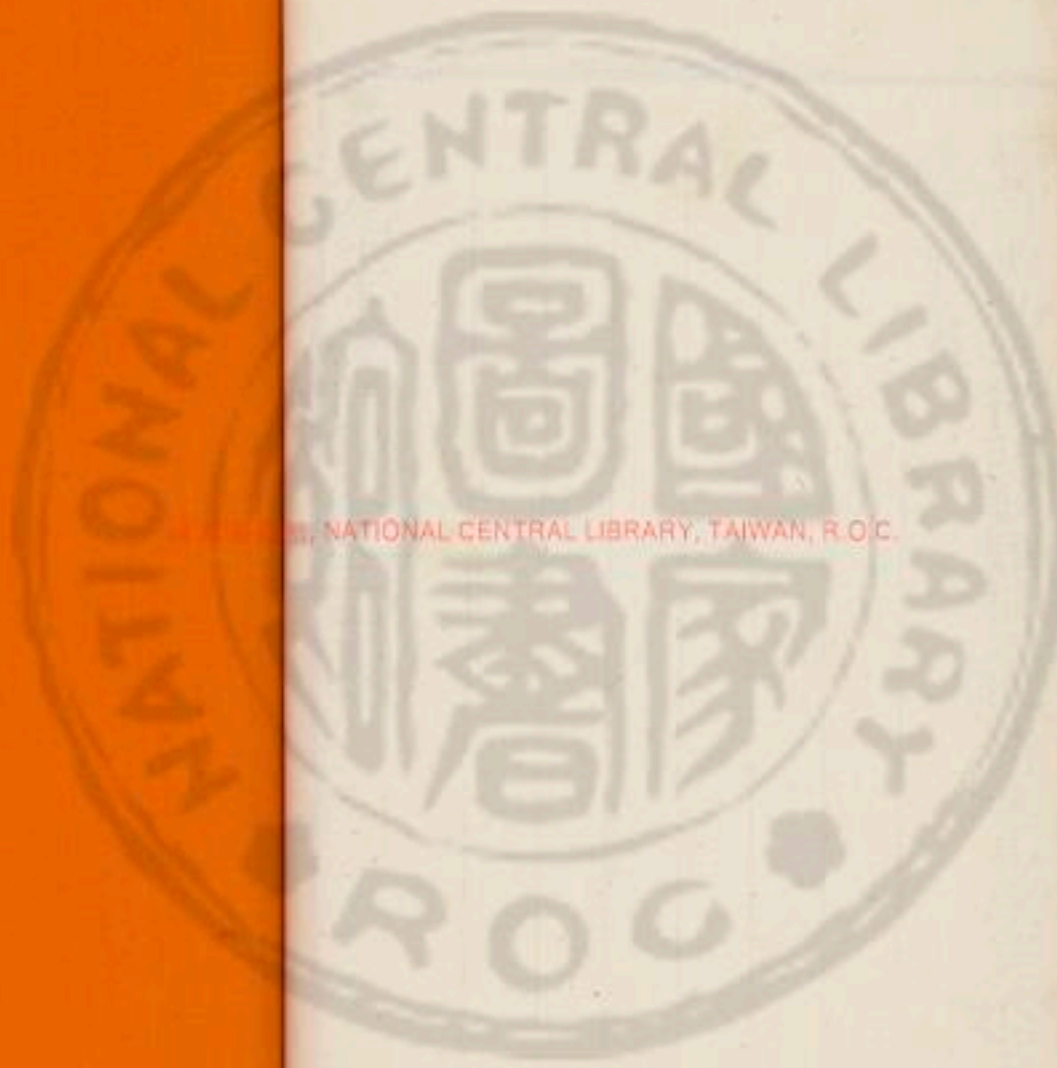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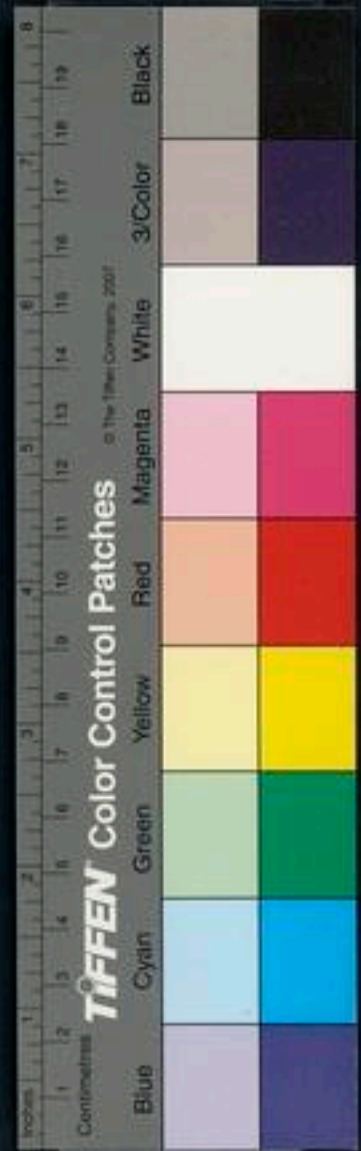
贊曰幽覘罕微明數難校不採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  
訛實華玄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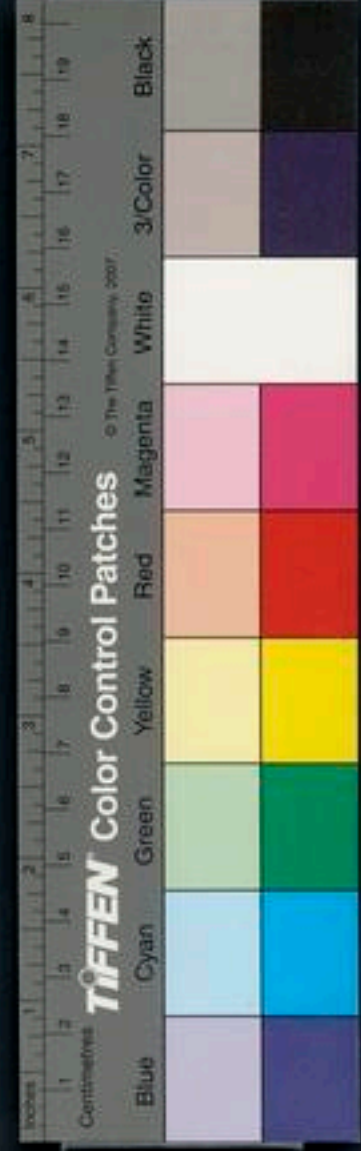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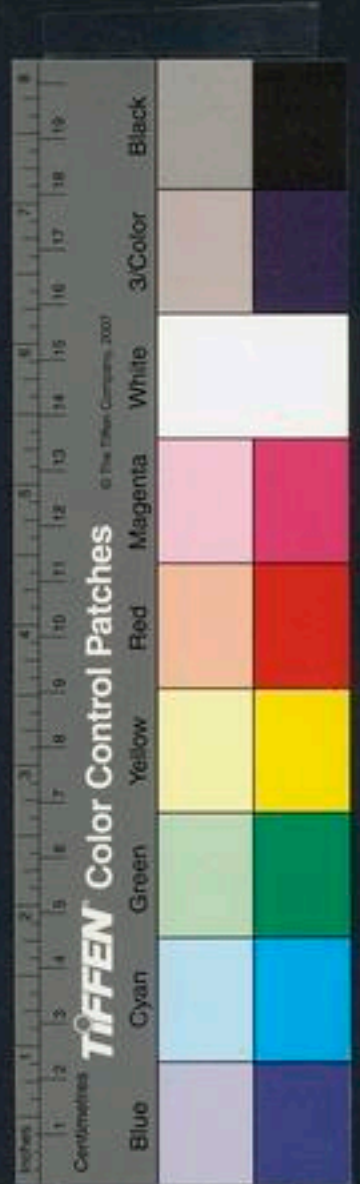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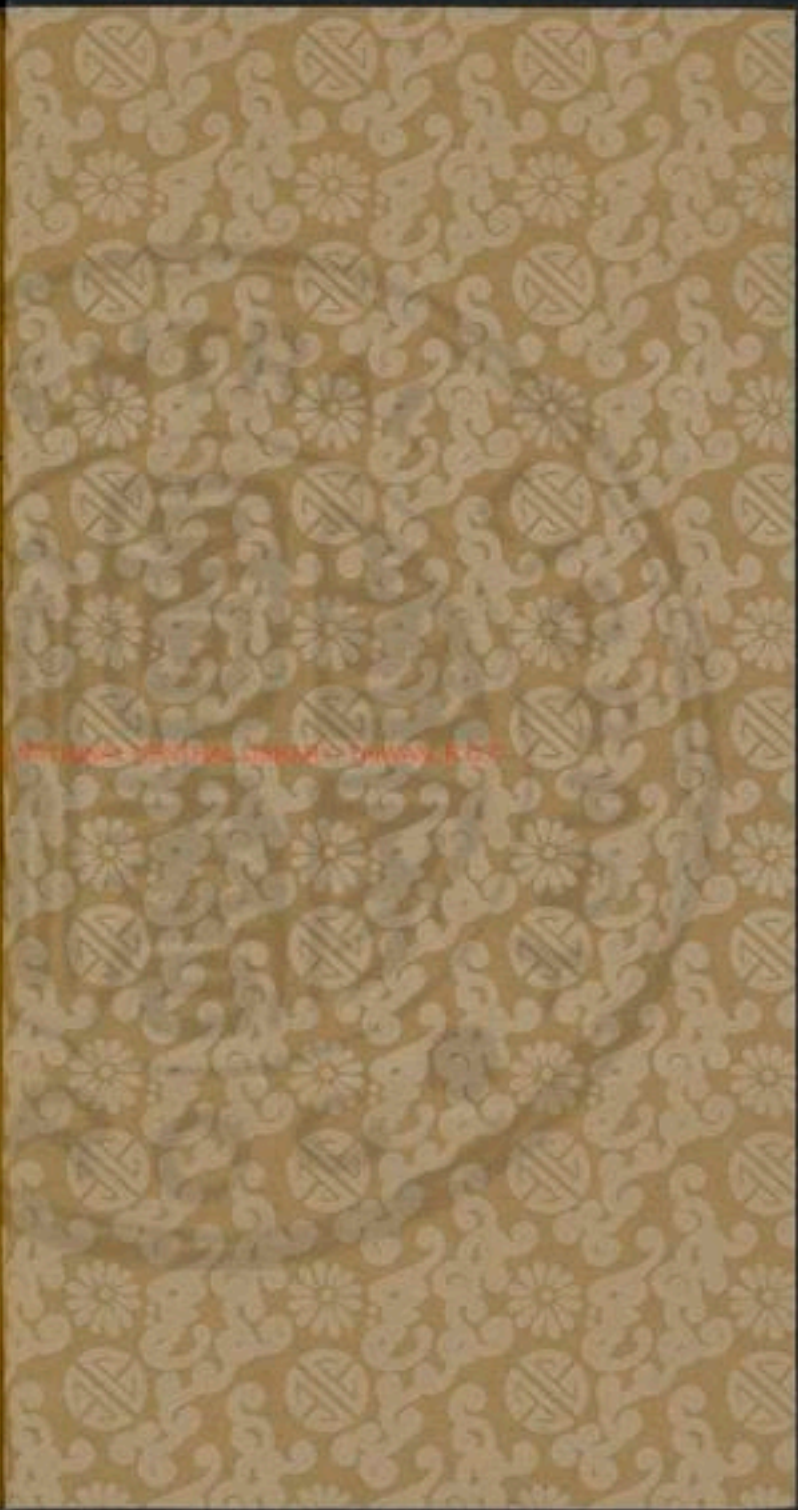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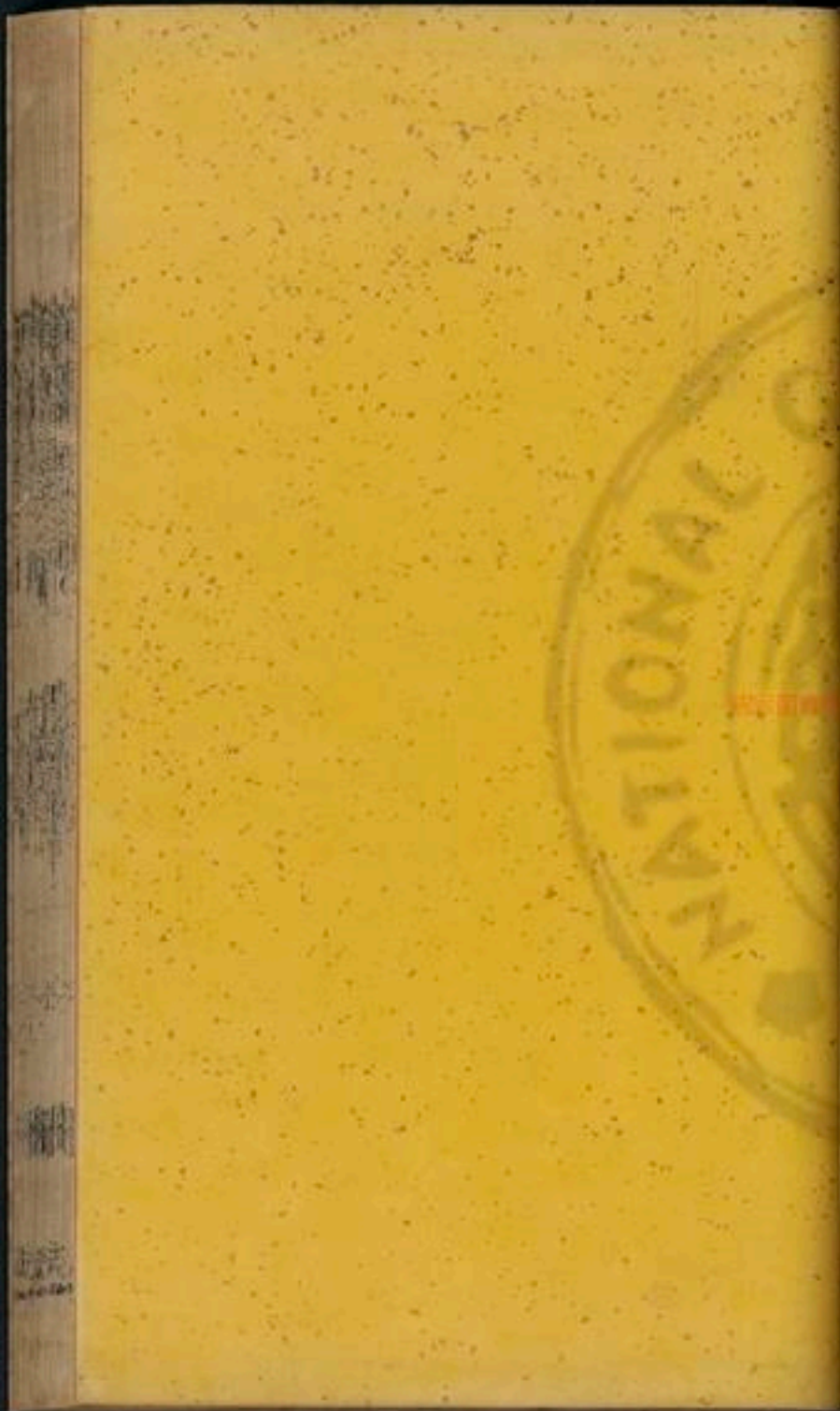














589696 460





東萊先生東漢詳註 即卷之二十九

列傳

逸民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

稱則天不屈頽陽之高巢許武盡羨矣終全孤竹之潔也夷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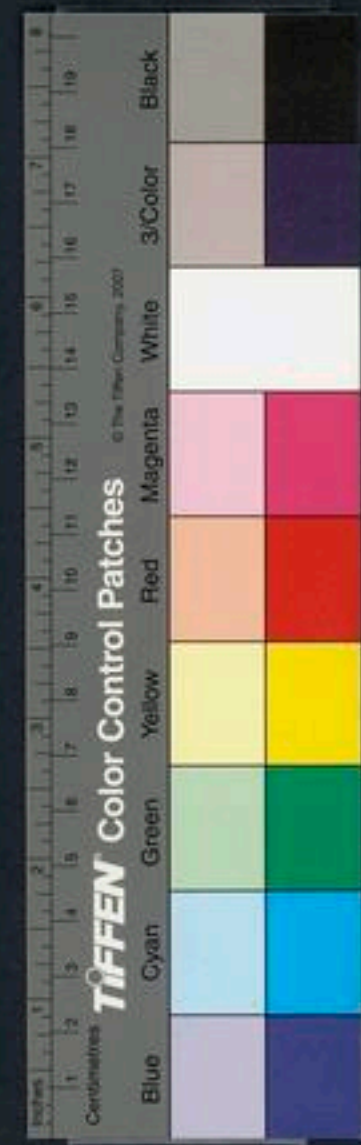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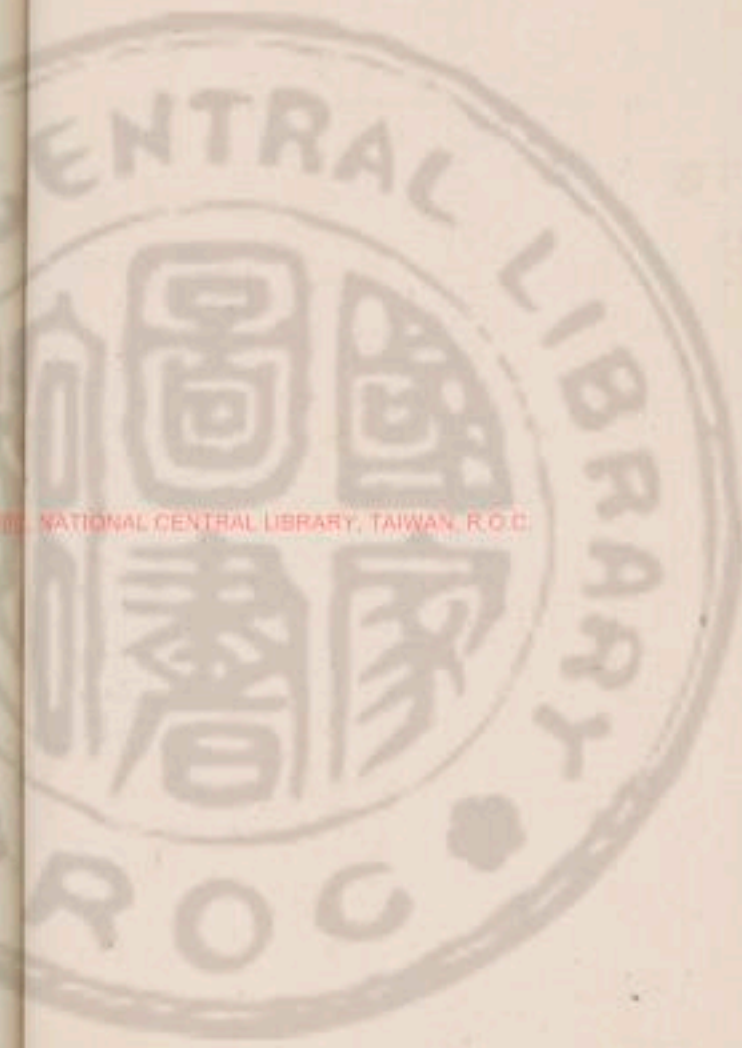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

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逢萌

或去危以圖其安四皓或垢俗以動其槩申徒狄鮑或疵

物以激其清梁鴻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

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符故蒙



東漢書卷之二十九 逸民 一

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魯連下

單舟之魯連適使矯易云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

類沽名者然而蠅蚋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具夫飾智

巧以遂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

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籍義憤甚矣是

時裂冠毀冕相摶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

冥冥弋者何慕焉四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

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

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辟方咸遂志士

懷仁斯固所謂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鈞而

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士耿介羞

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

塵不友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

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

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

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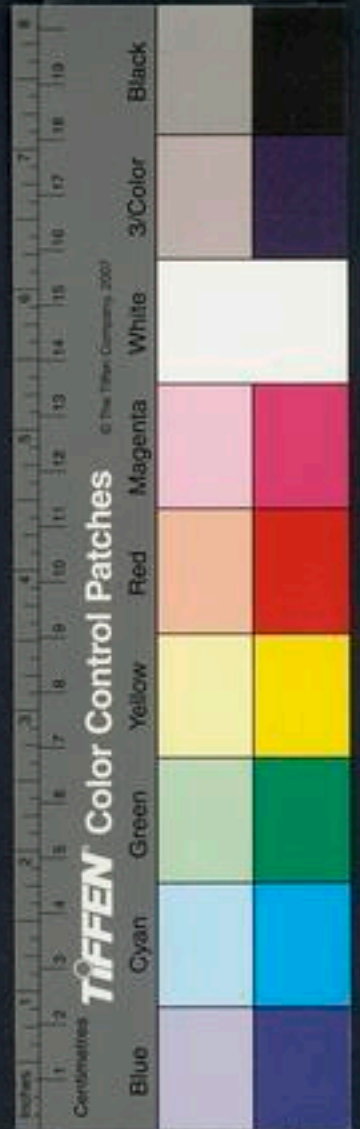
王之謬耶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

牧野而大城於郊廓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

臣莫言矣

野王二老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第五十一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里王三傳 二 者  
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曰此隱者  
也將用之辭而去

向長

向長字子平高王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  
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負責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  
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輒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  
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禽麀負遊五嶽名山

逢萌

頤父曰案萌北海人常地蓬非蓬也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既而擲楯  
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

字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  
城門光武詔書徵萌託以老至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  
徵我以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連徵不  
起。初萌與徐房王君公相反善並曉陰陽懷德機行房  
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儉牛自隱會兩家  
買貴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頤父曰案謂之論  
之儉語

周黨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建武中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  
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以穀樹皮及光武引見黨伏而



東漢書卷之二十九 居官守節 三 才 疏  
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當官當爵未華名臣  
愿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其天子以示公卿詔  
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周黨不愛朕祿亦各有  
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遂隱居黽池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王莽篡位奔冠帶絕交宦建武  
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  
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  
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  
連徵不至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  
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  
之后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  
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  
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開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  
典司是以不獲願光不吝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  
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說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  
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  
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



東漢書卷之三十九  
乃張自執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  
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殿歎息而去復  
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  
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假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  
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  
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本漢富春縣避  
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  
曰富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於地志曰七里  
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  
瀨相接在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  
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

井冊

井冊字大春扶風郡人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性高未嘗脩刺候人信陽侯陰就使人  
要劫之冊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冊推去  
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  
食及就左右進輦冊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  
皆失色就不得已而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  
火延及它舍鴻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  
作後歸鄉里勢豪慕其高節多欲女之女尼鴻並絕不娶  
慮及鴻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年至三



東漢書卷之二十九  
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  
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  
日而鴻不荅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  
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  
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  
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  
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  
曰德曜名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  
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  
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京

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  
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且勿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  
齊魯之間又去適吳至豆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  
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公鴻前仰視舉按齊眉伯通察而  
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愁歎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  
家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  
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  
妻離家修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  
吳王僚  
子慶忌者家在今蘇州  
吳縣西伯鸞墓在北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  
華陰山



###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  
 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  
 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遠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  
 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只父曰素教授業不成文理明符此一業字若有業則可去數字也  
 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  
 請曰仁義遜讓奈何奪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太守  
 連召鳳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充大夫宣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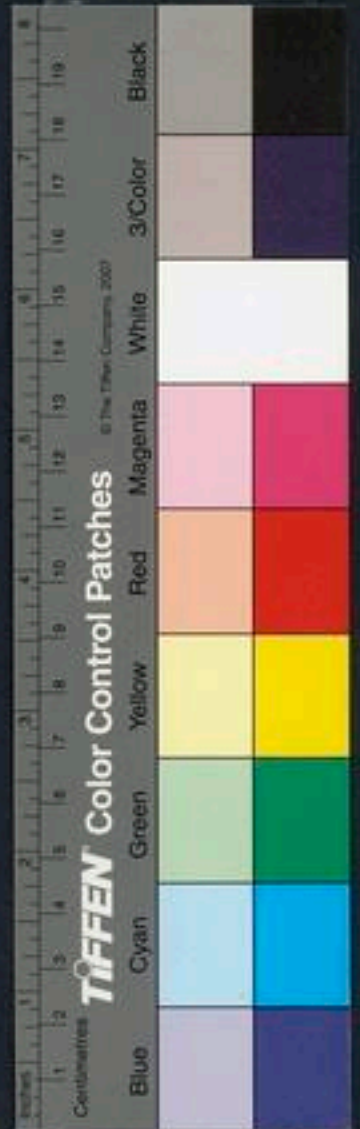
秦字伯倫謚宣侯即祥之父也

嘗以講道餘隙寓

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隱者也因著  
 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耻聞  
 禪讓許由隱於潁陽問堯秋禪乃臨穎而洗耳孤竹長飢羞食周粟或高棲  
 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  
 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  
 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屈原  
據乎沙磧而自沈借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

###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采藥名山賣與長安市口不  
 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



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檢解也乃智天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遜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禮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半康即與之因道逃遁以壽終

法真

法真字高卿一作扶風郿人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曹相

屈真曰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渠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同郡田羽真體兼四業詩書幽禮樂幽居恬泊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飾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回兮也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敢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玄德先生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





東漢書卷之五十九 卷之五十九 八 著 荷  
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  
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  
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  
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  
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  
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  
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自亂階害忠良

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  
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  
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  
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  
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大保  
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  
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  
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



東漢書卷之二十九 廉公傳 九 九  
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貢父曰案若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賈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遠塵枉

東漢書卷之二十九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十

列傳

列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后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嬖李姬各附家傳梁李周文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摭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鮑宣妻

東漢書卷之二十九

列女傳

一

列

傳



東漢書卷之二十九 廉公傳 九 九  
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貢父曰案若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賈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遠塵枉

東漢書卷之二十九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十

列傳

列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后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嬖李姬各附家傳梁李周文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摭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鮑宣妻

東漢書卷之二十九

列女傳

一

列

傳



勃海鮑宣妻桓氏之文字少君宣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  
 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  
 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  
 如是是吾志也妻迺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  
 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宣子未中  
 興初為魯郡太守未子皇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  
 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存  
 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存  
 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霸少立高節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  
 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后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  
 子伯迺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于時方耕  
 於野聞宥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  
 有愧容容去而久卧不起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  
 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乎霸屈起  
 而笑曰屈渠及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龐盛之女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  
 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特得還母



東漢書卷之三十 妻詩妻傳 二 弟 志  
渴詩責而遣之妻廼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  
以意自遣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  
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  
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  
作共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  
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  
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廼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永  
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九諸舉者一聽平之

曹世叔妻

扶風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班博學高才世叔早

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  
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  
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  
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  
受讀。昭作女誡七篇畢詔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  
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姊第七昭女妹曹豐生  
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所著賦頌銘誄上疏遺  
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



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人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廉者不受差來之食死傳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繅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曾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於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弃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

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泐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

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會稽典錄曰上

虞長度尚弟子郎郡淳南弱冠而有其才尚克快魏朝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朝見尚與之飲宴而于禮方至督酒尚問朝碑文成未則辭不十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則差莫不已遂以其章其後蔡邕又題入字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外黃婦幼婦

皇甫規妻

女定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  
工及規卒時年猶盛而容色美后董卓承其名甥以輶輜  
百乘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  
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有不行  
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勉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  
下猶未足邪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  
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迺引車庭中以其  
頭縣軛鞭撲交下軛長六尺又數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

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后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董祀妻

陳留董祀妻者蔡邕之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  
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  
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  
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迺遣使者以金璧贖  
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  
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  
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  
音辭清辯且甚酸哀衆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外黃婦幼婦

四

卷

源



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  
 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迺追原祀罪時且寒賜  
 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  
 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  
 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每十吏就夫人寫之文  
 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  
 繕寫送之文無遺誤

**贊曰**端操有蹤幽閉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筆赤管

東夷

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出事見風俗通

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

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

世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故

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后少康即位四夷來賓故

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賜谷夏自少康

已后世服王化賓於王門獻其樂舞祭為暴虐諸夷內侵

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

百餘年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罍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

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后徐夷僭

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

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傳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

為不祥弃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





鳩倉持所并卯術以歸母母覆 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  
燮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為名 里然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  
 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厲王無  
 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  
 之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  
 燕人衛滿避地朝鮮衛滿亡命東走度泃水居秦故空地稍復屬朝鮮 因王其國  
 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建武之初復來  
 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  
 韓萬里朝獻章和已后使聘流通中興之后雖時有乖畔  
 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

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  
 者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  
 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  
 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  
 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  
 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后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  
 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  
 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東夷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東夷傳  
七  
雜  
符  
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  
亂燕人違難通傳雜華澆本逐通有漢眇眇偏譯或從或  
畔

南蠻

安帝元初中滇中蠻並為盜賊州郡苦募善蠻討平之  
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  
其租賦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  
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  
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弃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

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  
有后悔帝不從其冬滇中蠻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  
鄉吏舉種反叛

西南夷

哀牢夷者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乘船擊附塞夷  
鹿多音多於是南風飄起水為逆流船沈沒哀牢溺死數  
千人賢栗恐曰我曹栗今攻鹿多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  
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遂降光武封為君長。苻都夷  
者武帝所開以為苻都縣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  
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繁木唐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  
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  
願主長壽子孫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  
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去俗歸德心  
歸慕丹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燒墾吏譯傳風大  
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陝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  
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  
境款殊俗之附若通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  
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

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

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

屬焉故其錄名中即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賈

曰案此部動以數百萬計若廼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

棲陸之瑋寶珠玉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

寶懷火毳馴禽封獸之賦大毒即火浣布也馴積於

內府賈父曰案幹字夷哥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

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

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互巴庸之外

又不可量極然其凶勇狡筭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西戎傳 九 邾 趙  
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求昌隆自遠離啓  
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西羌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地少五穀  
以產牧為業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  
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西方者金王政脩則賓  
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皆叛及后相  
即位仲康迺征吠夷七年然後來賓至十后泄始加爵命  
由是服從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郤岐之山成湯既興伐而  
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武丁西羌鬼方三年

迺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大戎

寇邊周公踰梁山今雍州而避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

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

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後更伐

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患北有

嚴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迺率西戎征殷之

叛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師會于牧野至穆王時

戎狄不貢王迺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

衰弱羗服不朝迺命虢公伐太原之戎厲王無道戎狄寇

掠迺入犬丘名殺秦仲之族宣王立召秦仲子莊公伐戎



破之後王遣兵伐太原不克明年破之及平王之末周遂  
 陵逢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  
 首有狄獯邽異之戎狄即狄道縣即縣道即涇北有義渠  
 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臯臯  
 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聞在中國與諸夏  
 盟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未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  
 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  
 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蹇然諾  
 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忽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

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華暫動則屬韃以馬驚

缺箭服也故永初之間群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

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轂馬揚埃陸梁

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唯火東犯趙魏之郊南

入漢蜀之鄙塞湟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

羽書日聞拜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

婦則徽纆而為虜發冢露骸才死生塗炭自西戎作

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

外接朝議憚兵刃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

捐弃或惧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



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齒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登隲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參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自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繡綵之珍微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道購當輸轉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勅剋首健雄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能情窮

武思盡颺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沒水雪經覆千折之道始歿西種卒定東寇若廼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顛顛斷落於萬丈之山顛音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其能穿窟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疴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



遷之內地當前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

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

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著帝紀曰紂作象著箕

士篋不感於菽藿必云犀王之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周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校尉領護之宣帝

改曰都護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

絕並復役屬匈奴奴怨仇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

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

許之十六年明帝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遂通西

明年始置校尉置父曰案戊巳本兩校今此下文云

軍師傳云云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關詳足明

帝崩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不復遣都護和帝永

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遣掾甘英窮臨四海而還皆前世

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其後北

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

關一關名在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

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

共為寇鈔今以酒泉為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尤擊



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脇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心太宗大帝也賈誼上疏匈奴侵掠漢邊致故孝武憤之金縢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此也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比財幣糜於燕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晉至舟車貲及六畜豔豔不懷慮又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

狐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微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威靈南羌與之交連如此則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爭禦之具不補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慶國滅土經有明誠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西域傳 十四  
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

天竺國

天竺國一名身毒其人脩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和帝時數遣使貢獻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頗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以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書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古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七口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

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羸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纓而繫北關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歛於塞下其後甘英迺抵條支而歷安息經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頗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夏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執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



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  
 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  
 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  
 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生國記云中  
 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伽菩薩在  
 羅城白爭王摩耶夫人可為父母神迹詭怪則理絕人  
 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感驗明顯則事出  
 天外涅槃經曰阿闍王今醉象喙佛好而審越無聞  
 者豈其道閑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怪異之甚也漢  
 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徵義未

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道之宗  
 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滌崇奉所以賢達君子之  
 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經邪衍談天之辯在  
 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  
 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滯俗無方適物異會  
 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南匈奴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醯音火呼韓邪單于之孫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  
北生也以南單于向化充  
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  
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廣大然也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自呼

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以比為右莫鞮

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漢於六反九建武初彭寵

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惠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

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蠡使

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

幣以通舊好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

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

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

東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

盧芳貪得財帛廼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

不稱匈奴所遣故嘗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一

年冬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初單

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音鹿以次當立左賢王單

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比見知牙師被誅遂內懷猜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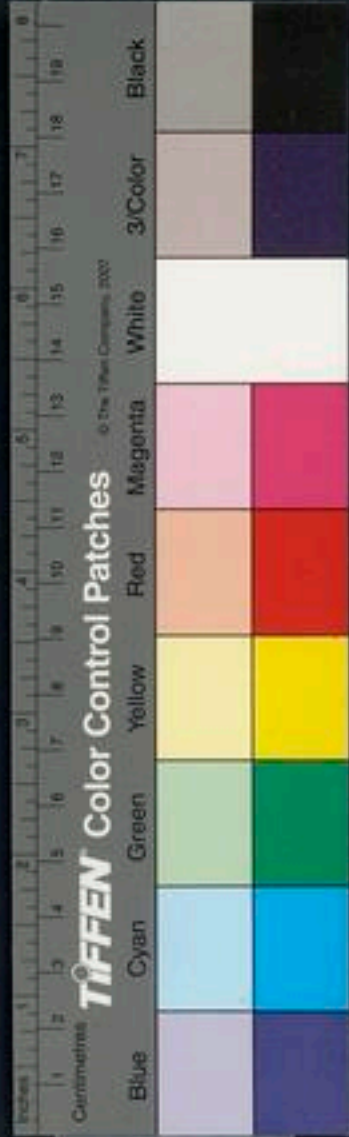
單于疑之廼遣兩骨都侯監領北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

與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遂斂所主南邊

八郡衆四五萬人欲殺兩骨都侯骨都侯知其謀以告單

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

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於是款五原塞願求





為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廼許之其冬  
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陳禮記曰十二月癸丑為南北單于○二十五  
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  
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二十六年夏南單于  
所獲北虜黃韃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  
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鞬左賢王為單于自  
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  
子各擁兵自守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  
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采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  
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

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  
以示善意○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  
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關  
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  
奏曰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然  
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可明加曉告以  
前世呼韓邪鄧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到支單于皆  
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晚告之也  
報答之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答  
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彙草并上曰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  
議其高為單于嘉之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匈奴傳  
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衆賞畔逆者誅罰善惡  
之効呼韓邪郅支是也今齋維縉五百匹方鞬犢九一矢  
四發遣遺單于帝悉納從之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  
前迺書報文賜以綵繒單于比立九年薨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彊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  
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逮孝武承興  
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候列郊甸火通甘  
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  
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  
值虜庭分爭五單于國呼韓邪來臣迺權納懷柔因為邊備

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  
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  
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  
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  
更通舊好通宜元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  
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  
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  
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悍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  
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  
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外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百八十九  
林  
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納焉迺詔有司開北部擇肥美  
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  
裳備文物加璽綬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  
有南北二庭焉讎讎既深互伺隙控弦抗戈覘望風  
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  
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  
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掩其  
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薊幙阬十角楷  
闕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  
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

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  
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箠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  
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殄三捷之效忽經  
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及其故庭  
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奔茂天公也天子坐樹大鯁承言前  
載何恨憤之深乎由竇憲請立北庭使匈奴滋蔓也自後經綸失方畔

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既為常俗終於  
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德之原百

世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混并匈奴之區則無念爭此之不行遠為巨事甲于此

入居西河難久驅逐魏武緝分為五部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右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光盜中原愍懷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百八十九  
天



二帝沉沒虜庭若之毫端一  
至於此百代無滅滅可痛也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  
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  
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  
而賤老其性悍塞建武二十五年遼西烏桓等率眾向化  
詣闕朝貢獻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時司徒班彪上  
言烏桓天性輕黠但委王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  
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  
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

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靈帝初遼西  
有丘力居者眾五千餘落自稱王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  
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郡眾皆從其號令獻帝建安  
十二年曹操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  
萬人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  
俗與烏桓同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  
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  
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魚豈傳 二十一 齊 流  
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屠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狄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迺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

兵與育并力討賊帝迺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迺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武帝情存遠略志關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迺興塩鐵酒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既而覺悟迺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勞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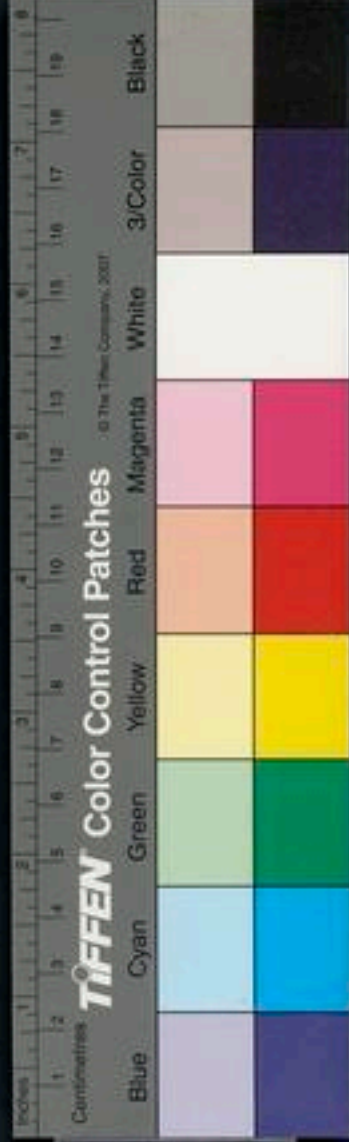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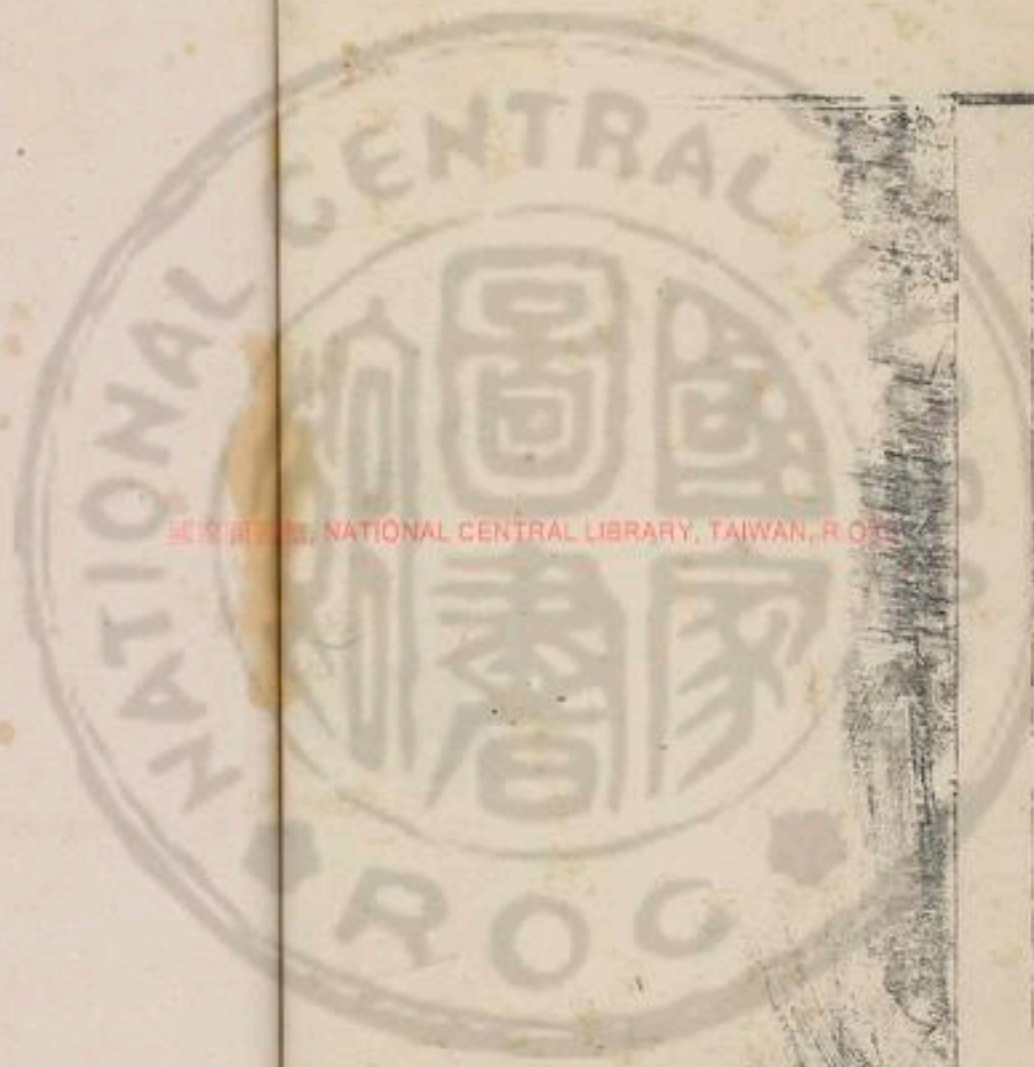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無異傳  
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  
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  
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癰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  
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  
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是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  
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  
大敗數千騎奔還主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強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  
中興而靈獻之間虜迭盛石槐號猛盡有單于之地  
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上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

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  
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此乎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洋書名之三十一

魚尾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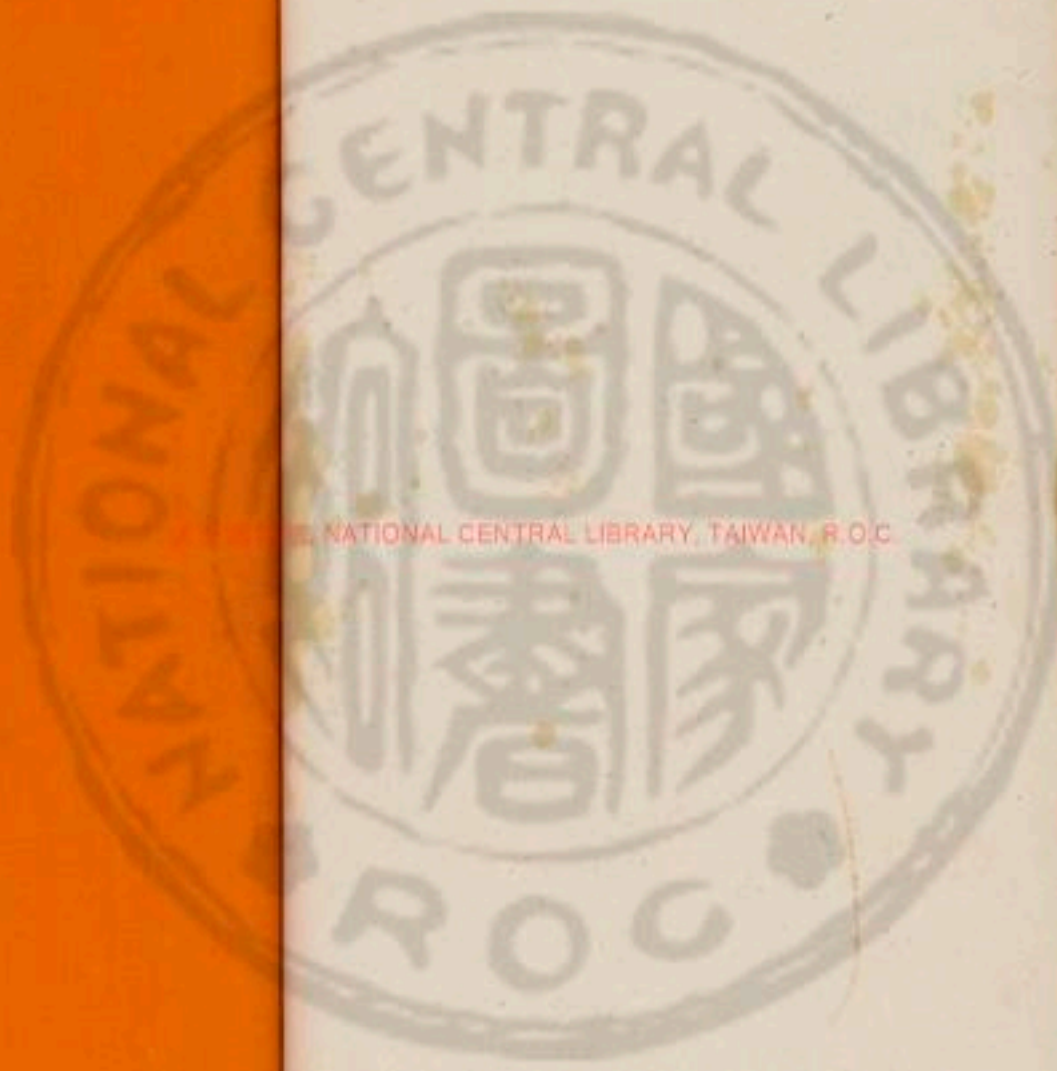
二十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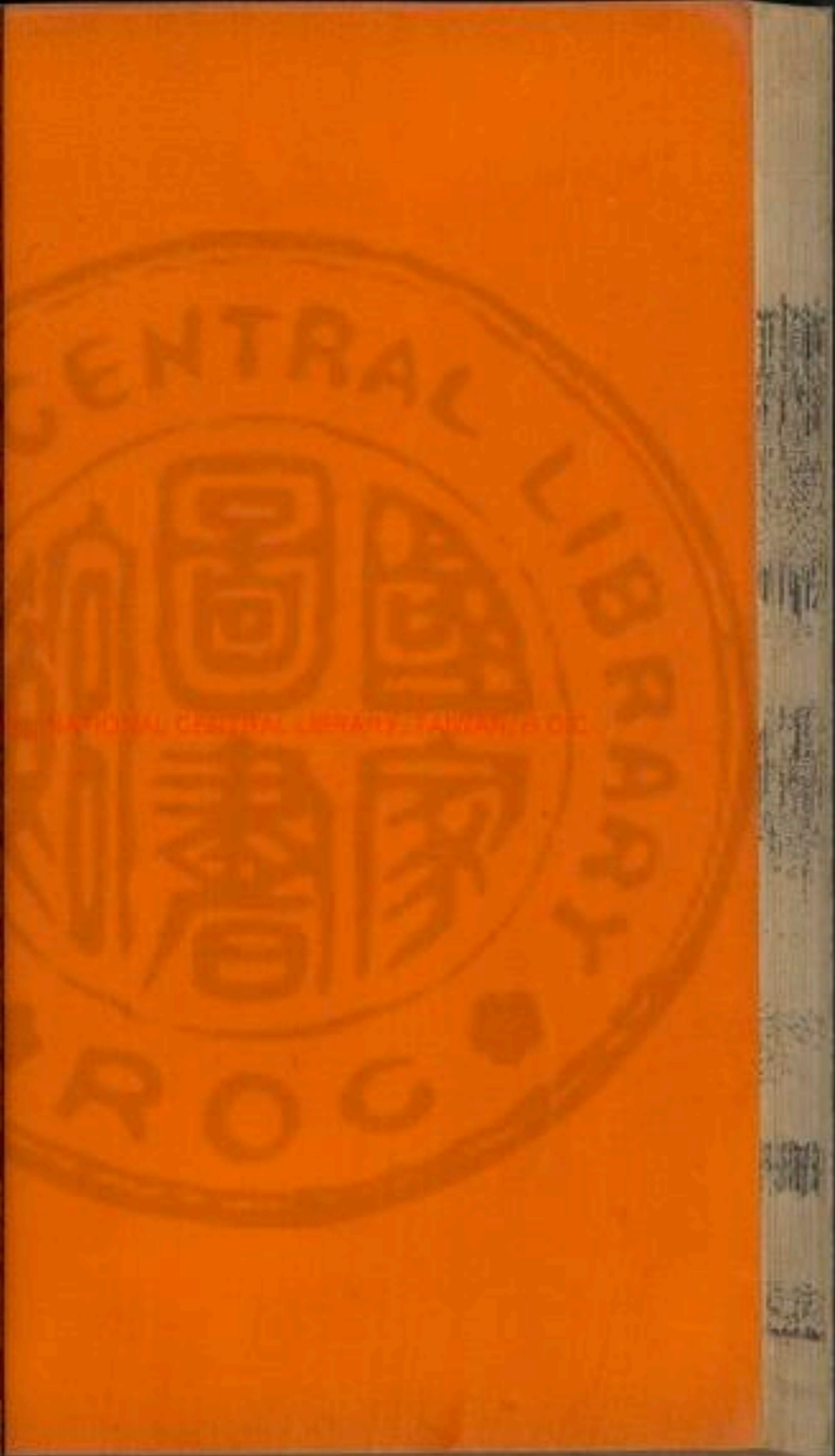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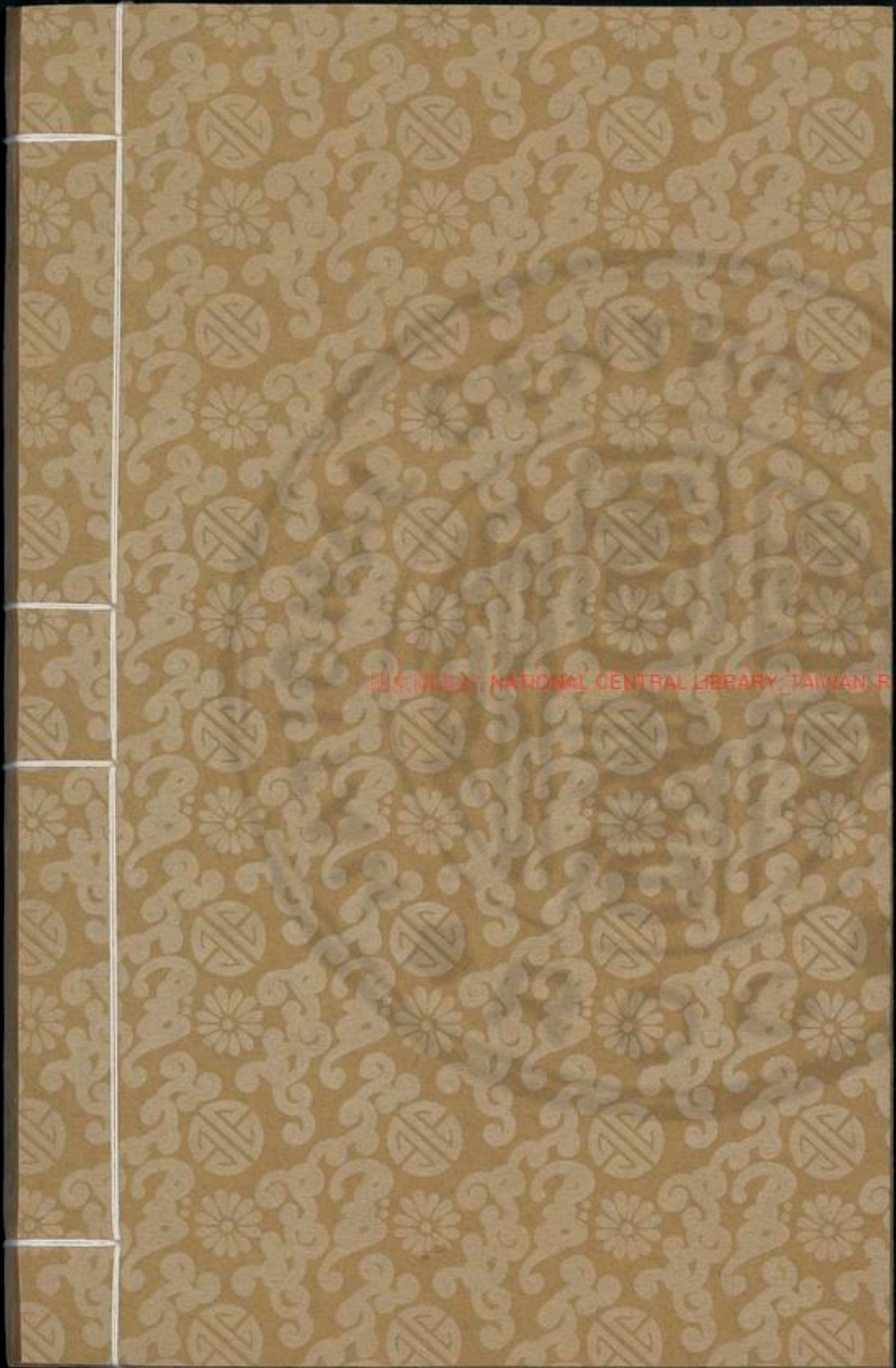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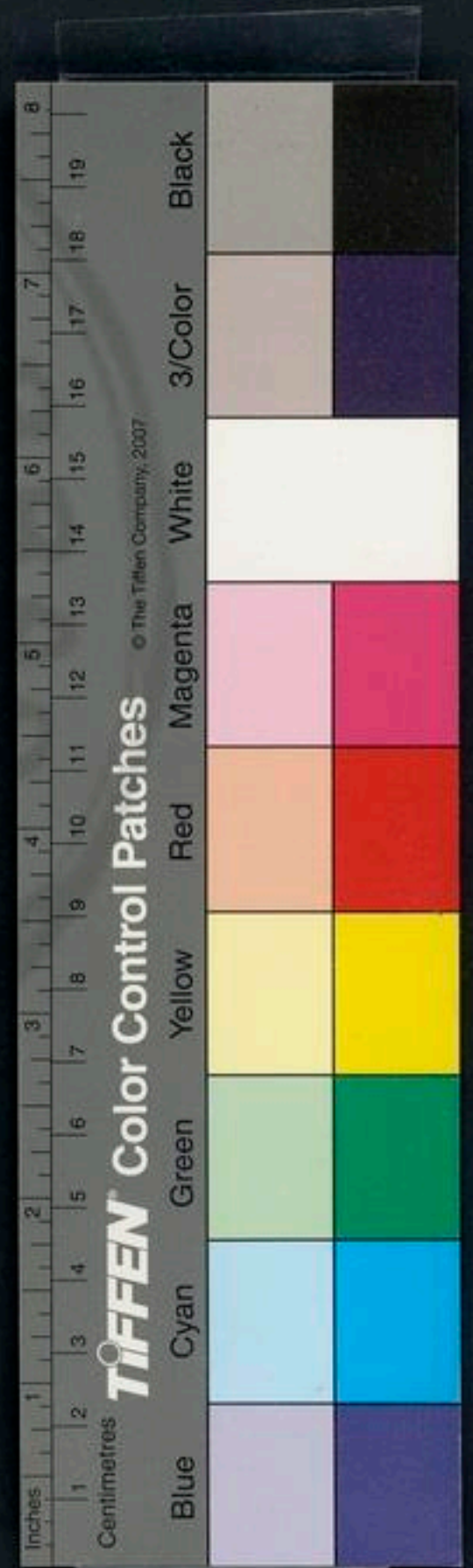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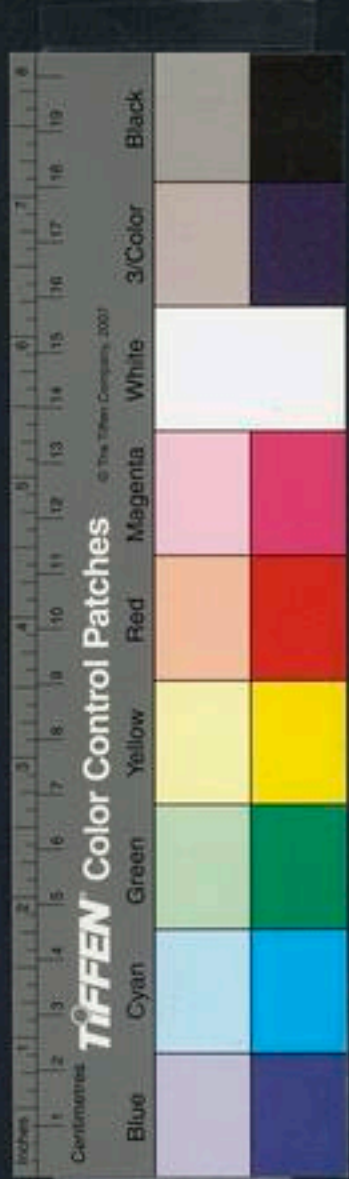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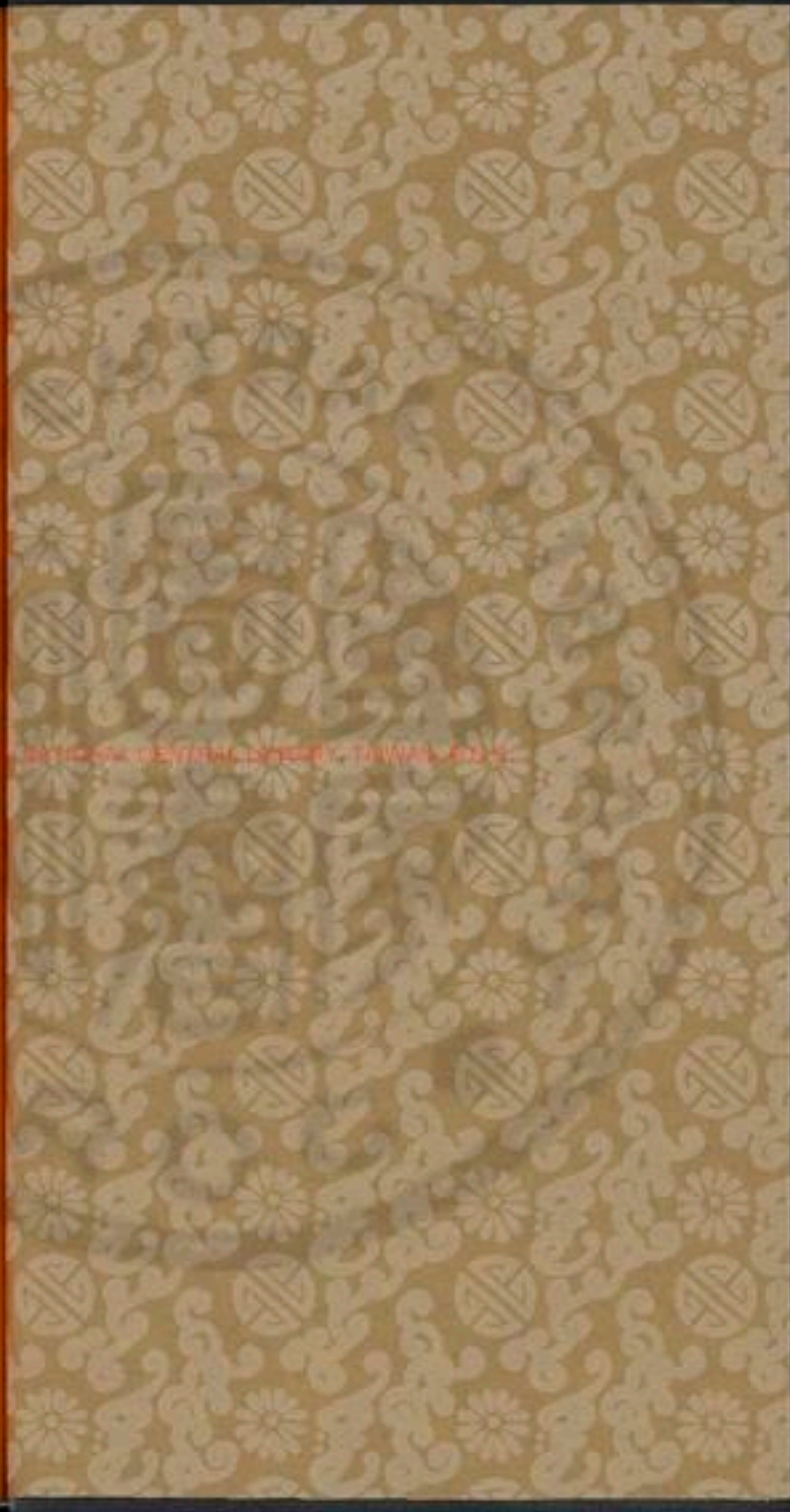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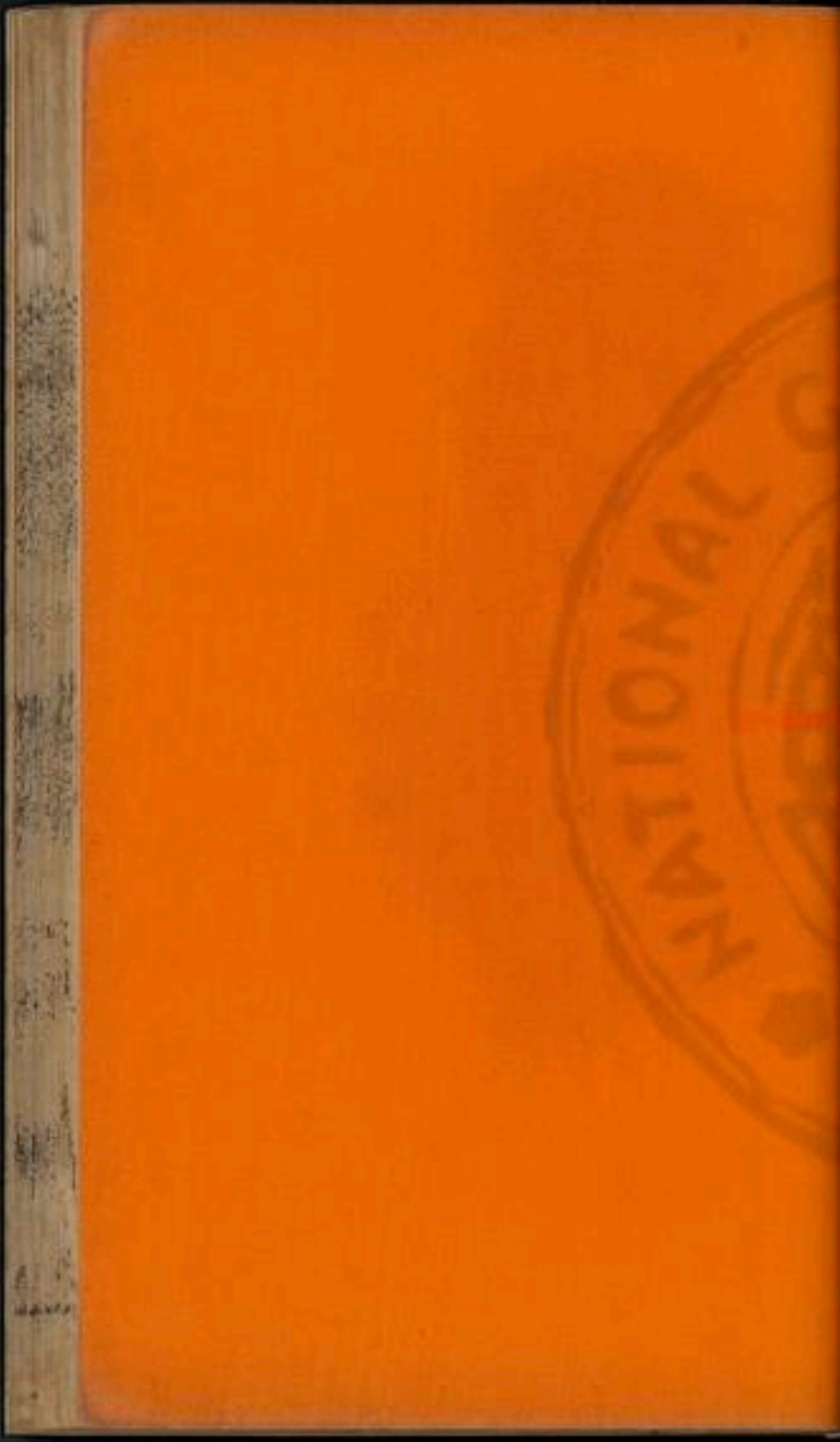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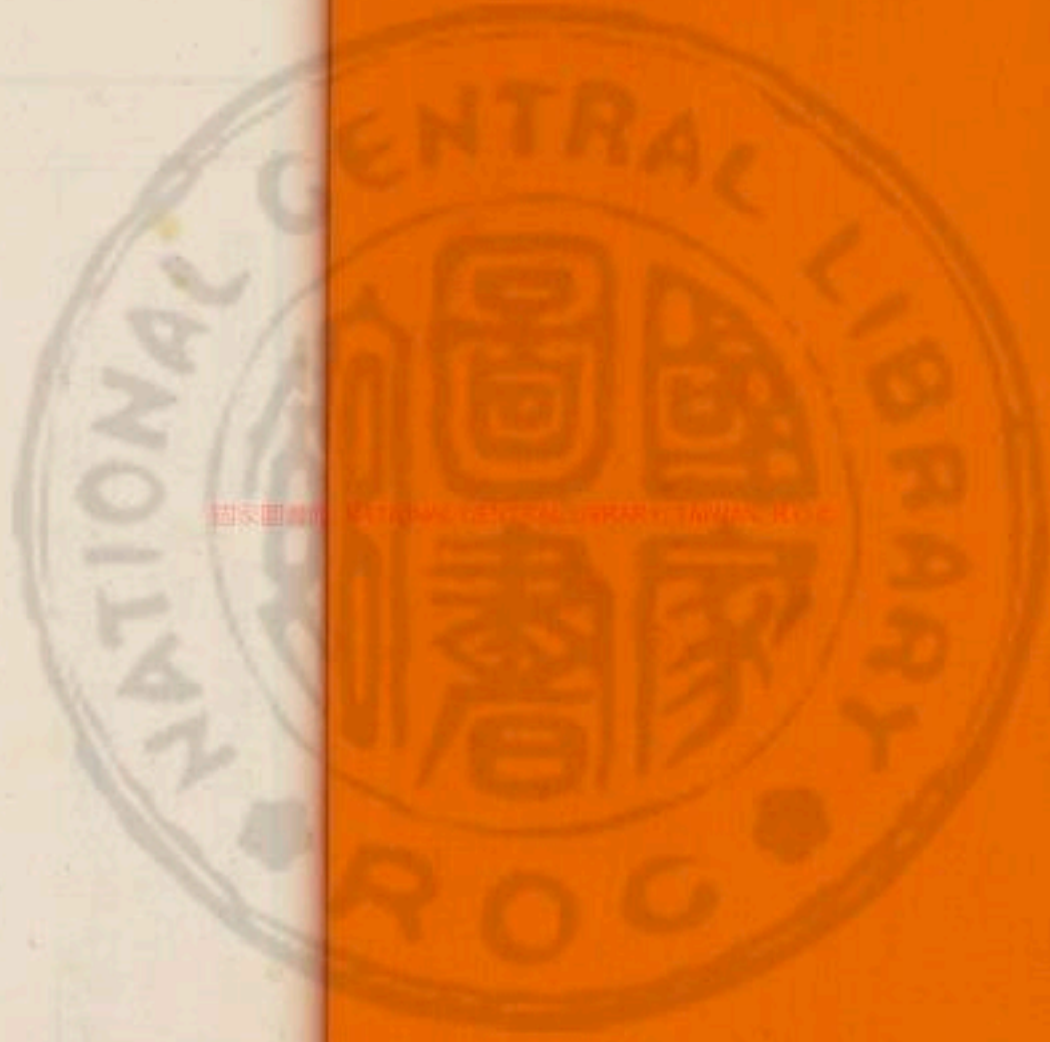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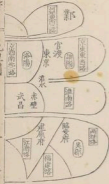
4287697 v.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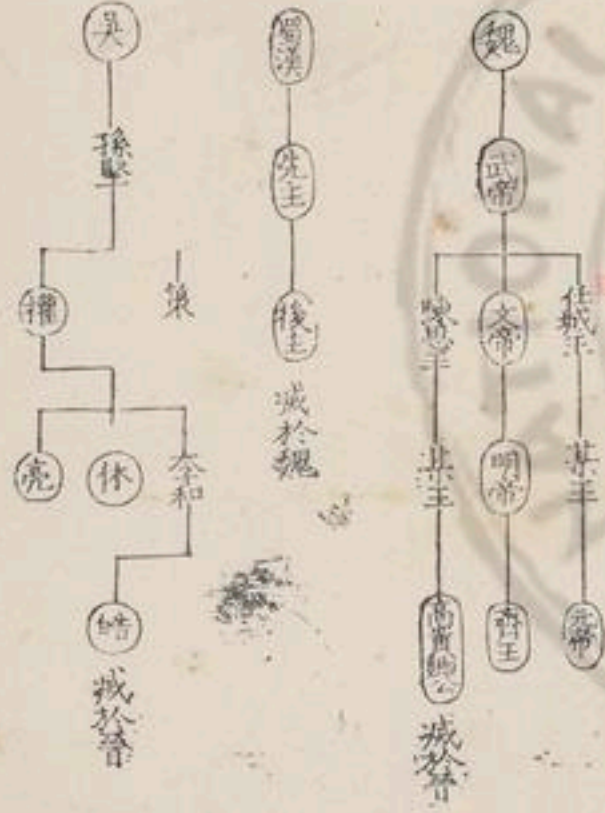


三國疆

魏國魏帝所居 官渡 魏太祖敗袁紹處 鄴  
太祖廷國處 洛陽文帝所都 涿郡蜀先主所  
居 先主依劉表于荊州得諸葛亮于南陽嘗割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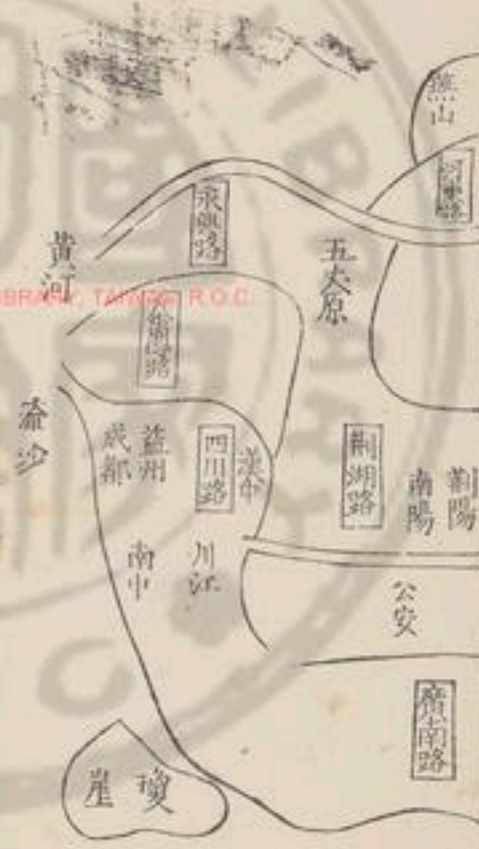


三國世系之圖



地理之圖

先主襲劉璋而取益州即成都府先主與曹操爭漢中斬夏侯淵自立為漢中王及鍾會來伐皆在川口吳郡吳主權所都吳都金陵即建康也



三國志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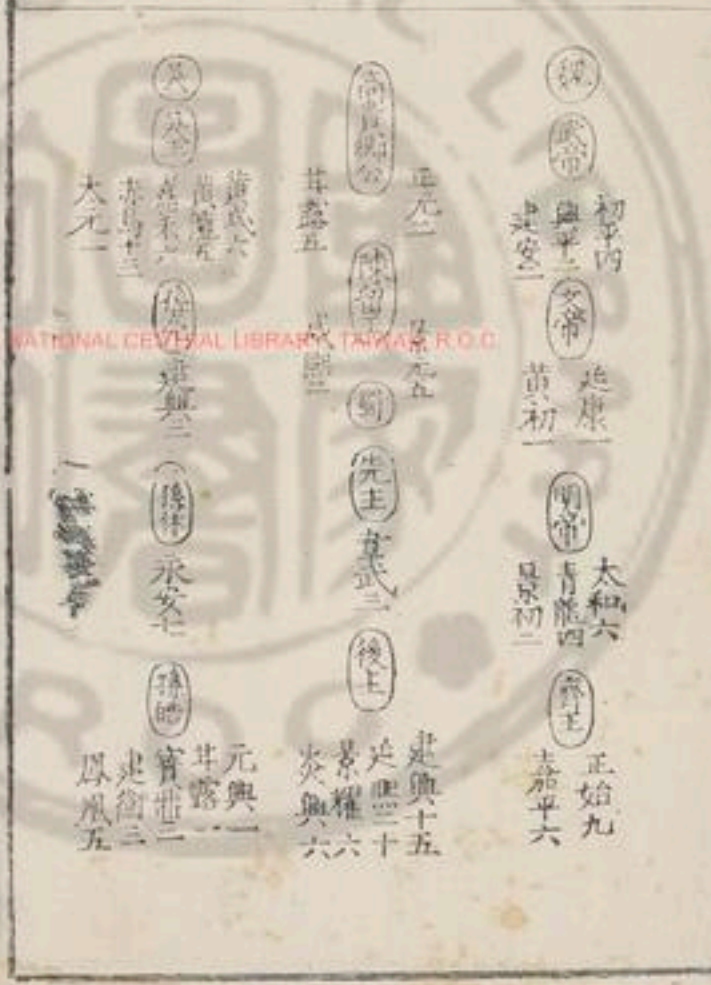
地理圖

暑

如



三國紀年之圖



上三國志註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賓鑿遠則物無遺照  
 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  
 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  
 識徃行伏惟

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  
 典怡心玄願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  
 蹤貽誨來世臣前被

詔使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  
 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畧時有所



三國志卷之三十一  
魏本志之三十一  
脫漏臣奉

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舉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寔竊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整勵

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

聖旨少塞銜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sub>臣</sub>裴松之上表

上三國志註表<sub>畢</sub>



葉先生三國志詳節目錄

卷之一

魏帝紀

太祖武皇帝

文皇帝

卷之二

魏帝紀

明皇帝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后妃傳

卞皇后

郭皇后

甄皇后

列傳

董卓

袁術

呂布

公孫瓚

公孫度

袁紹

劉表

張逸

陶謙

張燕

張繡

張魯

卷之三

列傳

夏侯惇 韓滄

曹仁 曹純

曹休

曹爽

夏侯玄

荀休

夏侯淵

曹洪

曹真

夏侯尚

荀彧

賈詡

卷之四

列傳

袁渙

涼茂

田疇

邴原

崔琰

徐奕

邢顒

司馬芝

張純

國淵

王脩

管寧

毛玠

何夔

鮑勛

張玲 胡昭

卷之五

列傳

鍾繇

華歆

王肅

郭嘉

劉曄

劉放

孫資

鍾毓

王朗

程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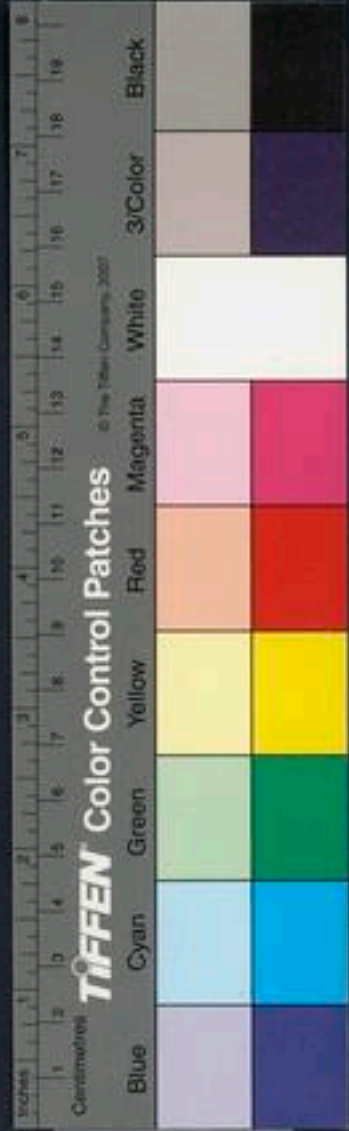
董昭

蔣濟

孫曉

卷之六

列傳



卷之七

列傳

劉馥子靖

司馬朗

張既

賈逵

任峻棗祗

蘇則

杜畿

杜恕

鄭渾

倉慈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朱靈

李典

李通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德

閻溫

卷之八

列傳

任城王彰

陳思王植

鄧哀王冲

王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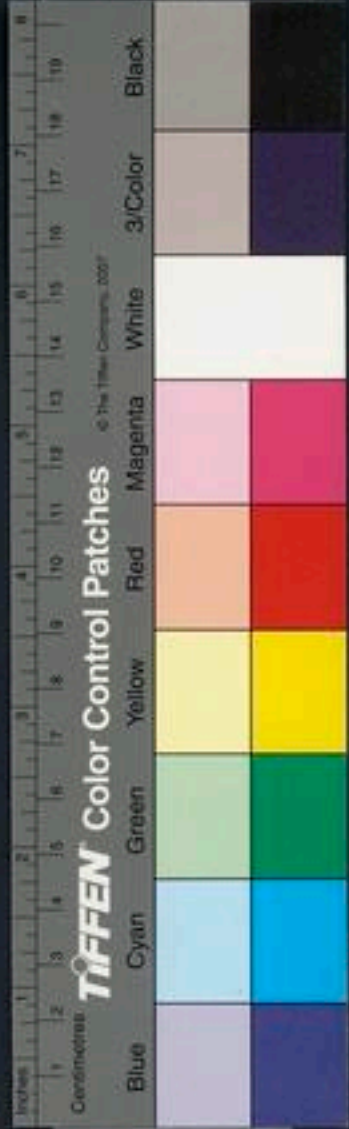
衛覲

劉廙

劉劭

傅嘏

卷之九





列傳

桓階

陳泰

徐宣

盧毓

常林

裴潛

卷之十

列傳

韓暨

高柔

王觀

楊阜

陳羣

陳矯

衛臻

和洽

杜襲

崔林

孫禮

辛毗

高堂隆

卷之十一

列傳

滿寵

郭淮

胡質

王基

諸葛誕

田豫

徐邈

王昶

王凌

鄧艾

三國志卷之十一

列傳目錄

八

學

學



鍾會

方伎傳

杜夔

周宣

夷狄傳

烏丸

東夷

高句麗

挹婁

韓有三種

朱建平

管輅

鮮卑

夫餘

東沃沮

濊居

卷之十二

蜀傳

劉焉子璋

後主

諸葛亮

先主

二主妃子

諸葛瞻

卷之十三

列傳

關羽

馬超

趙雲

張飛

黃忠

龐統



法正

許靖

麋竺

簡雍

伊籍

秦宓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謏

董允

呂乂

廖立

卷之十四

列傳

彭美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霍峻子

王連

向朗

張裔

楊洪

費詩

杜微

周羣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卷之十五



列傳

黃權

李恢

呂覲

馬忠

王平

張嶷

蔣琬

費禕

姜維

鄧芝

張翼

宗預

楊戲

衛繼

卷之十六

吳傳

孫堅

孫策

孫權

孫亮

孫休

孫皓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妃嬪傳

吳夫人

謝夫人

徐夫人

宗室傳

孫靜

孫皎

三國志卷之十六

目錄

卷之十六

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七

列傳

孫桓

孫韶

張昭

顧雍

顧邵

顧譚

諸葛瑾

步騭

張紘

嚴峻

程秉

關澤

薛綜

卷之十八

列傳

周瑜

魯肅

呂蒙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三國志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列傳  
朱然  
朱桓  
陸績  
駱統  
朱據  
陸抗  
和霸  
奮

卷之十九

列傳

朱治

朱然

呂範

朱桓

虞翻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朱據

陸遜

陸抗

吳主五子 登慮

和霸 奮

卷之二十

列傳

列傳 全琮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潘濬

陸凱 弟儼

是儀

胡綜

吳範

劉惔

趙達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孫綝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三國志卷之十一

太子自金

十四

七

崇

濮陽興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目錄終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一

建陽 慎獨齋 劉弘毅 刊行

魏帝紀

太祖武皇帝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  
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養子嵩嵩夏侯氏之子傳之叔父嵩生太祖

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橋

玄何顥異焉玄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

安之者其君子太祖小字阿瞞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  
交許子將齊問子將曰我何知人答曰子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都尉太祖  
入尉

三國志卷之十一  
魏帝紀  
太祖武皇帝



解造五色袴帶門左右各十條  
有犯禁者不送京廷皆碎殺之  
相國十有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藉於是秦免其  
入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會董卓廢立表太祖為  
驍騎校尉欲與太祖計事太祖乃變易名姓間行東歸太  
過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太祖問食器聲以為國  
已手刃殺入人死而快始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

初平元年袁術韓馥孔伯劉岱王匡袁紹張邈橋瑁袁遺  
鮑信同時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  
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卓兵彊紹等莫  
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軍何疑向

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  
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是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  
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不可失也  
今兵以義動遲疑不進失天下之望邈等不能用

三年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  
布擅朝政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轉入東平劉岱欲擊  
之鮑信諫不可岱不從為所殺信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  
迎太祖碩兗州牧進兵擊黃巾追至濟北降卒三十餘萬  
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

興平元年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屯濮陽太祖攻之相





守百餘日食盡谷引去

時太祖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

走者甚也布騎乃釋而追黃馬者遂免

二年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

兵擊大破之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

建安元年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

曾洪將兵西迎衛洛陽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以

太祖為大將軍封武王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

廟杜稷制度始立天子拜太祖司空用案祇韓浩等議始

興屯田自遭荒亂天子始設軍並起無終歲之計求田在

河北食桑柘木在江淮取給蕭廖民人相食州

里蕭條公曰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蕪天

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乃募民屯田許下

後四方無運糧之勞遂成降賊克平天下 呂布襲劉備

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

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

天下之心不可

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復反公與戰為流矢所中二子遇

害公謂諸將曰吾降繡不便取其質以至此自今已後不

復敗矣

三年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公與荀彧書曰賊來

追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

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

學



三國志卷之一  
魏志  
賊謂公爲道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荀  
彧問公前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  
戰吾是以知勝矣。公東征呂布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  
嘉計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執陳宮舉城  
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布之破劉備也賊霸等乘從布布敗  
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初公爲  
兗州以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  
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既出遂亡歸  
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于親者豈不忠於  
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四年公還過許以魏种爲河內守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  
公曰唯种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  
胡不置汝也及生禽种公曰雄才也釋其縛用之是時袁  
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攻許諸將以  
爲不可敵公曰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已克  
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  
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公軍官渡袁術欲從下邳北過  
公遣劉備朱靈襲之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  
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謀反至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  
舉兵屯沛



五年公將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乘紹也公曰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遂東擊備破之生擒其將夏侯惇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斬良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公勒兵駐營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至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

良醜皆紹名將再戰悉擒紹軍大震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眾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曰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公與紹相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遣徐晃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用來奔

公問攸來孰足迎之曰于卿遠來吾事齊乎既生謂公曰來氏軍威何以待之有幾權乎公曰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東氏糧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當其積聚不過三日東氏自敗公乃選精銳步騎街夜從間道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大破



之因說公擊淳于瓊瓊破張郃等降紹軍大潰及子譚走渡河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商尙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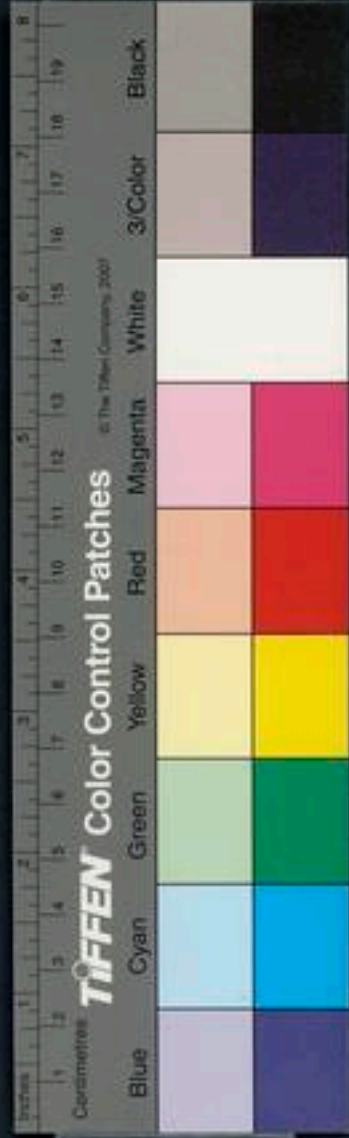
七年公軍譙令曰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授之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

八年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令郡國各脩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

九年攻鄴尚還救鄴夜遣兵犯圍公擊破之尚走中山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

孫盛曰紹因世之艱危遂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存社污宅古之制也乃盡哀於逆臣之家爲政之道於斯替矣匿怨於人前哲所耻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



三國志卷之十一 魏帝紀 六 景帝  
之無所不可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今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公願冀州牧

十年斬紹子譚冀州平下令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差

十一年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萬餘戶袁紹皆立其首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之派音水名平虜渠

十二年公自淳于還鄴令促定功行封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豈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策許萬一有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引軍自盧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涉鮮卑庭尚熙與蹋頓遼東軍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公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

使張遼為先鋒虜殺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尚與奔遼東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遼東太守公孫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公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傳其首諸將問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公曰被素與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表子琮降劉備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孫或異同評曰按吳志劉備先被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云權先攻合肥後有亦壁之事者不同吳志為是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

屯由

十五年冬作銅爵臺

十六年馬超韓遂等叛屯潼關公與超等夾關而軍公與遂

語賊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者公笑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焉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復北渡何也公曰賊守

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欲盛兵向潼關賊悉聚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

然後引兵北渡渡渭堅壁虜至不出所以驕之故賊不為



營壘而求割地吾願許之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  
迅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  
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  
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  
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十八年天子使郗慮持節策命公曰董卓初興國難君則  
首啓戎行黃巾侵我三州君翦以寧東夏韓馥楊奉專用  
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不失舊物表術殞潰  
橋蕤授首呂布就戮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袁紹  
大穢海盜奔避黑山順軌烏丸三種一征而滅鮮卑丁零

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君之功也今以冀州十

郡封君為魏公始建魏社稷宗廟署尚書侍中六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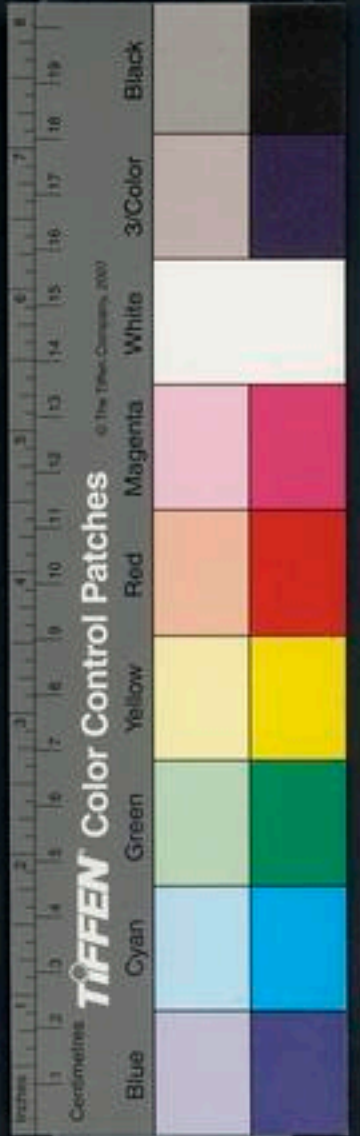
尚書令諱茂為僕射毛玘在政常林徐奕  
河變為尚書王粲杜襲南觀和治中

下九年秋公征孫權

相濟而後王道備仕者天下大亂公用武據之十平其九  
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  
難以威服易以德懷可按甲竄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  
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因有功者勤而天下知制矣公  
神武震於四海若簡文以濟之則無思不服今乘上萬之  
眾順長江之流若取負因深藏上馬不得逞其能奇變  
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不從軍遂無

今日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

豈駕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士有



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又

曰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

死生之事五其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

理曹掾屬

二十年公西征張魯魯奔巴中巴漢降置名號侯至五大

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臣松之以為今之虛身蓋自此始

二十一年親耕籍田天子進公爵為魏王代郡烏丸與其

侯王來朝匈奴單于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

二十二年今日昔伊學傳說出於賤人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卒能成王業吳起貪將殺妻母死不歸然

在魏秦人不敵東向在楚三晉不敢南謀今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或不仁不孝常有在國用兵之術其各

舉所知勿有所遺 ○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

蹕 ○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以

丕為魏太子

二十三年公西征劉備曹仁討關羽屯樊城

二十四年夏侯淵與劉備戰為備所殺王臨漢中備因險

拒守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楊脩便自發整人問脩何以知之脩曰雞肋弃之則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此漢中

如王 五月引軍還長安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羽獲禁遂

圍仁孫權遣使上書求討羽自效斬羽傳其首權上書稱臣說天命

王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陳群奏曰諸明國統者皆言漢行氣盡皇家當興故權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

夏侯悻曰能除民害即明主也今陛下即我三十餘年功德為天下所依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若天命在吾吾

臣說天命

臣說天命

臣說天命





為周文  
王矣

二十五年崩年五十六謚武王

太祖自統海內行軍用師

妙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  
新善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無思安閑  
放每戰必克知人善察按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  
於亡虜之內出細柳營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  
手不捨書盡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  
成之節絃皆成樂章中力絕人射擊飛鳥必賦及造新詩  
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綉侍御後不采勳勞宜賞  
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與時張芝之弟和善草書祖  
諱祭也善音樂王九真郭凱善園棊仙日始知後無不  
至為人此易無威重歡笑至以頭按作案中持法深刻諸  
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嘗出軍行經麥中命上  
卒無敗麥犯者死太祖馬騰入麥中曰寤法而自犯之何  
以冲下因到髮以置地有亭姬常從以書掩之附告曰須  
史覺我姬見問安未即寤及自覺從以書掩之附告曰須  
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解足之太祖曰善遂

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曰當借君一死以服衆乃斬之類  
首以徇曰行小斛盜也穀勒之軍門其酷實詐偽皆此類  
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萊紹虎跡四州疆域  
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隨見申商之法術該韓白  
之奇策管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  
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  
之人超世之傑矣

文皇帝

文皇帝武帝太子也諱丕字子桓

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圍

氣者以為至貴之經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為文有逸才  
遂博覽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



太祖崩嗣位爲魏王

延康元年封子叡爲武德侯以鄭稱爲傅

今日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

氏之壁由井里之田磨之以砥礪也

治兵于東郊遂南征令曰軒轅有明臺

之議放飭有衢室之間皆所以廣詢于下百官有司其務

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

六藝吾將蕪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

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

今日夙沙之民自叛其君以歸神農幽國之衆適負其子而入鄆

乃風化動其情仁義感其柔心內發使之然也軍次于譙大享六軍及譙父老

百姓于邑東

孫盛曰魏王處莫重之哀而設享燕之不居貽厥之始

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

聖之典將何以終

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奉璽綬禪位乃爲壇於

繁陽森壇即祚改延康爲黃初元年奉漢帝爲山陽公

三年初命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

拘尸口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

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違

違焉欲屈已以存道賤身以救世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

王之事肉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樂俾千載之後

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亦可謂命世之大聖



億載之師表也遭天下大亂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以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合魯郡脩起宗廟拜孫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初復五銖錢又以穀貴罷五銖錢

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若限年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二月鄧善奏竊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叙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西域外夷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

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後十日破備書到○九月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今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作終制曰葬也者藏也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季孫以璠璣斂孔子歷級而救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吾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全功在釋之忠以利君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愛以害親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發掘是焚如之刑也

四年有鵝鵠鳥集靈芝池詔曰曹詩刺遠君子而近小人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以敏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自今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六年遣使者循行許

西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賑

貸之帝為舟師東征

於東巡臺幸廣陵臨江觀兵戎卒數

上萬旌旗數百里大

水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還

七年帝崩年四十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目所勅成垂

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然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以孝文雖賢其聰明通達固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論曰昔有苗不狘重華舞以干戚射佞稱孝文撫以思德崇三章之教權梯之化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又從容言曰我亦不取於文帝者三級薄躬幸鄧通慎夫人來不曳地集上書囊為殿惟以為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共欲秉持中道以為帝王儉表者如此乎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

加曠大之度勵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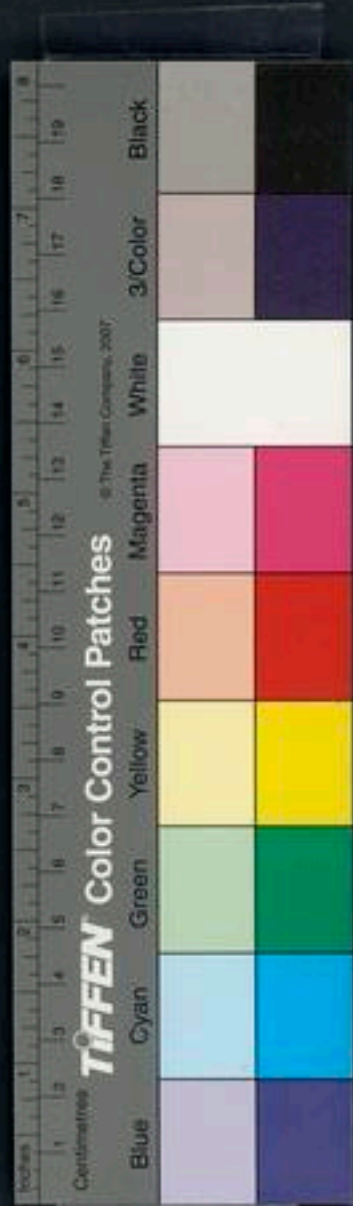
賢主何遠之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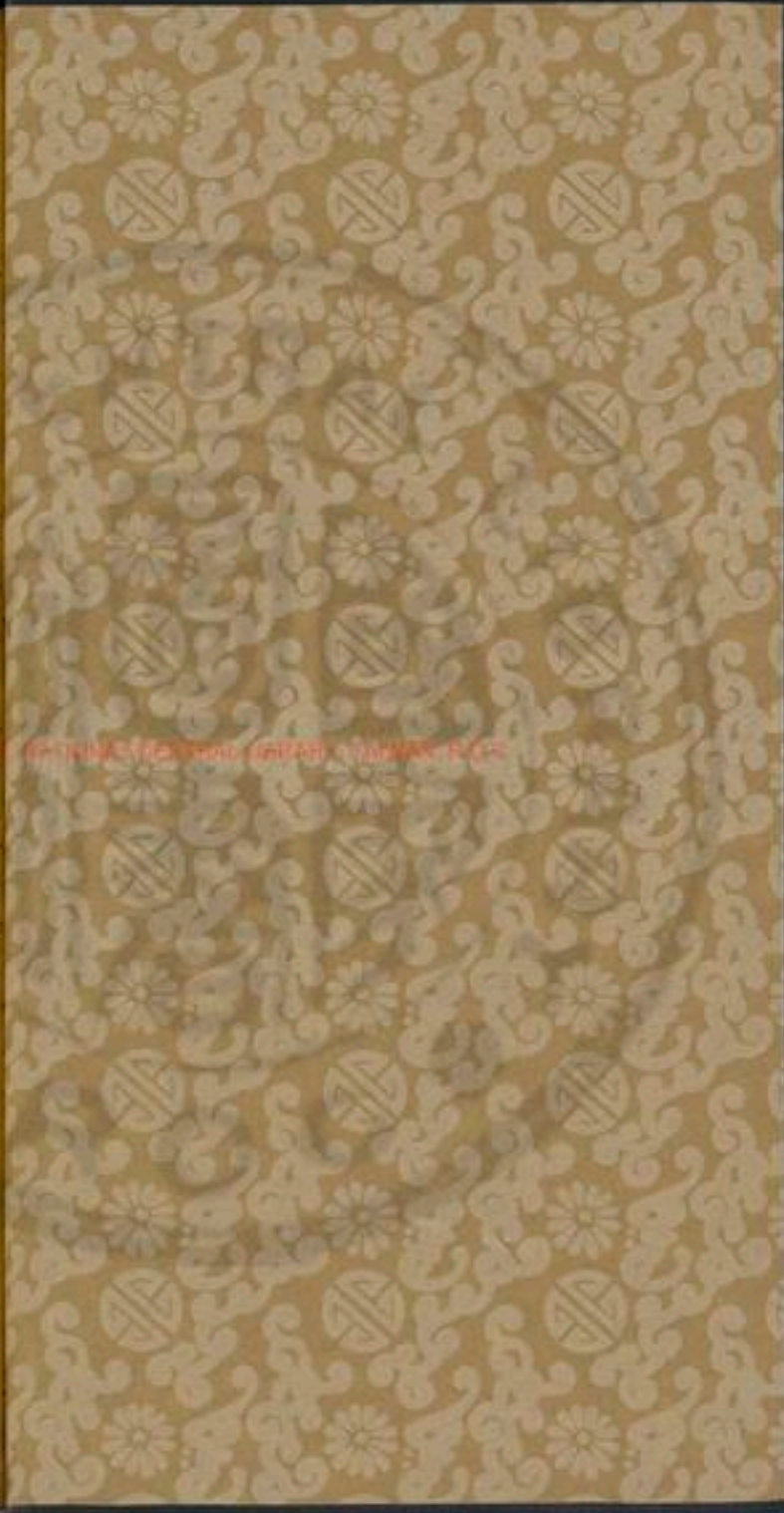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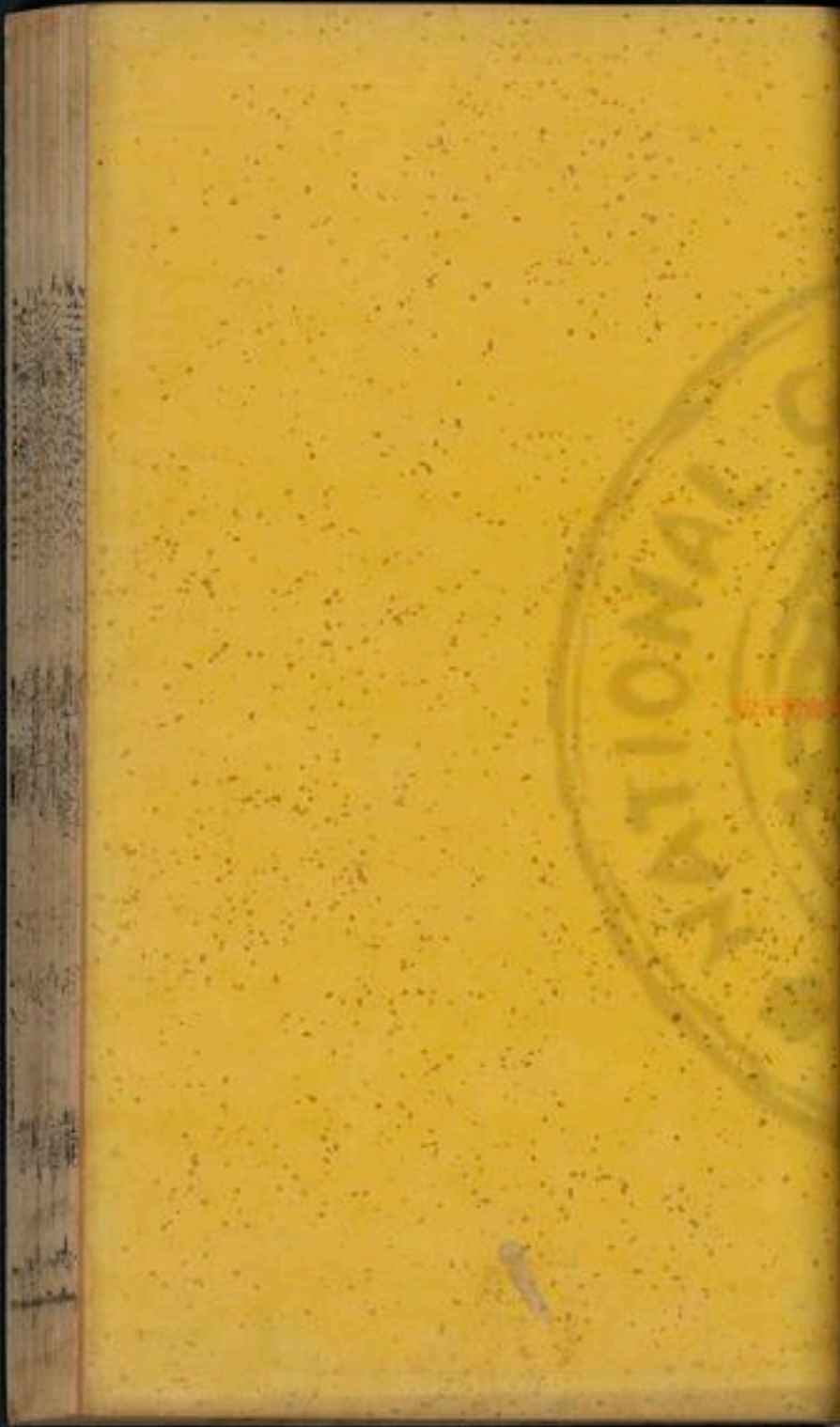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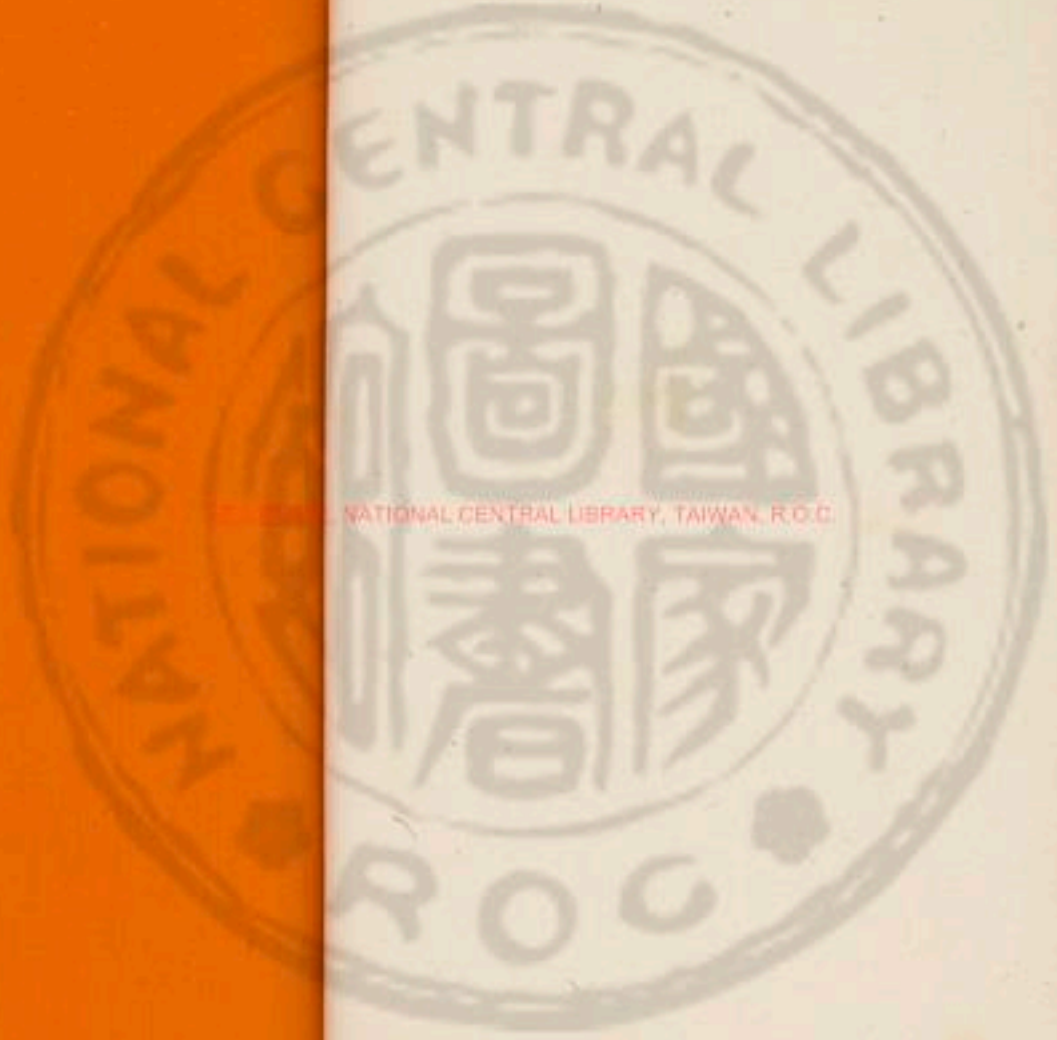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二

魏帝紀

明皇帝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二年以其母誅故

末建為嗣

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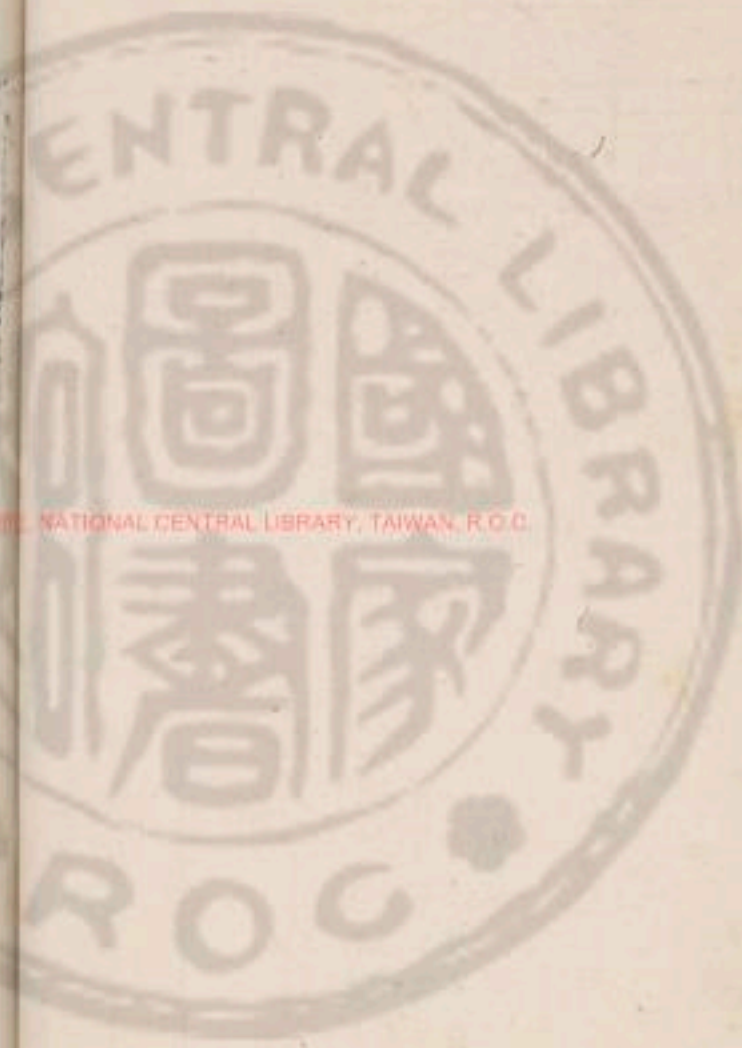
因滋漸文帝深奇之而建立之意定七年帝即位

帝與勅士素不接即位之後詳下想聞風承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既出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傳才具微不及耳

太和元年郊祀武帝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二

月帝耕千籍田新城太守孟達反詔司馬宣王討之

二年蜀諸葛亮寇邊遣張郃等大破之六月詔曰尊儒貴



三國志卷之二  
魏明帝紀  
一

學王教之本也其高選博士任侍中常侍者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諸葛亮園陳倉

曹直遣費曜等拒之

先使郝昭等陳倉城會亮至關昭不

兵支昭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雲梯梯上人  
燒死昭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更為井欄百尺  
射城中以土填塹欲直攀城昭於內築重塙亮為地穴欲  
通出於城象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相拒二十餘日亮無  
計救至引兵退

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其即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

其高第者亟用其好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詔以文帝典

論刻石立于廟門外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詔曰先帝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如先帝令

六年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大魏創業諸王開國未有定制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三月東

巡所過存問高年

青龍元年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二年詔減鞭杖之制著于令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



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又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虎致巾國婦人之備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扶節奉詔勸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孫權攻新城救諸將堅守帝親東征權遁走群臣以為大將軍與諸葛亮相持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制之吾無憂矣

三年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蔡邕意觀百姓失農時楊阜高堂隆等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四年置崇文觀招善屬文者以充之肅慎氏獻楛矢詔曰往者郡國弊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有司其議獄緩死務

從寬簡

景初元年有司奏以為魏得也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

月定歷改年為子丑酉酉改年龍五年三月改太歷曰景初元年四月

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

氣約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

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有司奏武皇帝撥亂

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

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

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

廟祧之制是歲被長安蟬黃龍鳳各一國高四丈殿高三丈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群僚

見月守統





昔負土成山董尋諫曰直士盡言不避死亡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盾於人如延今使群臣穿方舉士甚非謂也帝詔切問

二年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師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群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機禽淵可計日待也卒如所策

三年司馬宣王還至河內帝召到入卧內屬以後事宣王頓首流涕帝崩年三十六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著書籍即位之後廢禮大巨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負務絕浮華講毀之端行師勅衆論火大事皆臣持相或服帝之大器性侍繼識雖左右小臣官箴性行名勛所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萬民士庶上皆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支辭鄙陋猶覺其究竟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子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速猷其殆疾乎

齊王

齊王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莫知所由來者或云任城王楷子

景初三年即皇帝位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諸所興作宮室之役遺詔罷之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以示百寮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禽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其以為太傅持節統兵督諸軍事十二月詔曰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



三國志卷之二十二 魏晉書 卷之四 皇極 卷之四

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詔令獄官丞平冤枉理出輕微辟公卿士讜言  
嘉謀各悉乃心詔曰日姓不足而御府多金銀雜物今出  
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二年帝初通論語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顏淵配

五年講尚書通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顏淵配

七年講禮記通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顏淵配

八年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慎其所習所習正  
則其身正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爲  
人君者所與將必擇正人所親覽必察正象邪心不生而

正道可弘也今後皆大臣付從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  
經義爲萬世法

嘉平元年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羲訓彥官以  
侯就第收張當考實叅番與謀不軌又丁謚鄧颺何晏畢軌  
李勝桓範皆與爽通姦誅夷三族

三年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司馬宣王東征凌自殺彪賜  
死七月司馬宣王薨以司馬景王爲大將軍

五年詔曰故中郎郭修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  
維寇鈔脩郡爲所執略往歲費禕驅率群衆道經漢壽脩  
於廣坐中擊禕勇過再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



取義夫追加褒寵表揚忠義以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  
卿侯子襲封

六年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  
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整罵曰死狗我當死爲魏國鬼不  
苟求活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恪索得像使大呼言大軍  
已還洛不如早降像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  
努力詔曰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越躡  
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  
守之懼心今追賜爵關中侯子襲爵中書令李豐與皇后  
父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皆伏誅

九月司馬景王謀廢帝以聞皇太后遷居別宮年二十三  
令曰高貴卿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

高貴卿公

高貴卿公髦字彥士父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少好學夙

成卽皇帝位百寮陪位者欣欣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奕  
焉麗朝景王私曰上何

如主鍾會曰才同陳思武類  
太祖景王曰知卿言社稷之福也詔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

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  
失職者

二年司馬景王薨以司馬文王爲大將軍



甘露元年賜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馬帝幸太學問諸儒曰夏有連山商有歸藏周曰周易何也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中講易畢復命講尚書禮記帝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荀顛鍾毓虞松等講禮典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驅卒濠高楚彘蔡項二主可謂殊方異略命世大賢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顛等曰少康功德雖衆猶爲中興之君高祖爲優帝曰少

康生爲諸侯之隸布德兆謀卒滅過戈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有違聖檢爲人子數危其親爲人君因繫賢相爲人父不能衛子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能復禹之績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詩書述商高宗中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三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

二年帝幸辟雍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道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今後群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

三年命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詔曰養老興教



三代所以植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傳史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王祥復仁秉義鄭小同温恭孝友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

五年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允尚書王經常侍王業

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吾不能坐受廢辱帝遂帥僉僕數百披謀而出文王策中漢軍賈充逆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蓄養此輩正在此日濟即前刺帝刃也皆乃立陳留王 敕收成濟家孀

付廷尉結正其罪

陳留王

陳留王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封常道鄉公高貴

鄉公卒即皇帝位

景元元年進司馬王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之禮

二年秋樂浪外夷韓濊貊來朝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楛矢石砮

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鄧艾鍾會伐蜀

劉禪降巴蜀平

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

二年相國晉王薨晉太子炎襲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着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閏月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



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使使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時年二十封帝為陳留王太安元年崩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庶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惠夙成好問尚詞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遜而禪遂享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后妃傳

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常此之由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雅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

武宣下皇后

武宣下皇后文帝母也太祖於譙納后為妾隨太祖至洛董卓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函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公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何面目復相見正使禍至其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



天下莫不歡喜后當領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免無教導之過爲幸爾亦何爲當重賜遺乎太祖聞之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爲難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陳群奏曰按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帝曰此議是也

文昭甄皇后

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天下兵亂饑饉百姓賣寶物后家大有儲般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左右皆饑之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庶爲恩惠

家稱善卽從后言文帝納后於鄴生明帝每因閑宴常勸帝言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延康元年帝踐阼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失意有怨言帝怒賜死

文德郭皇后

文德郭皇后文帝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文帝欲立郭后機潛上疏曰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已聖哲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



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  
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  
丘亦曰毋以妾為妻今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  
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帝不從遂立為后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哀漢乘非其據宰  
制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群之議棧替  
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列傳**

董卓 袁紹

袁術

劉表

事實並見漢書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目書契已來殆未之有

者也

英雄記大人見以洮而銅人鑄時兆生卓而銅人  
毀世有卓而大亂作而卓身成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桀紂無  
道秦莽縱雷多歷

年所董卓自竊威權至于險斃未幾三周殘惡之性實  
針痕之不若袁術無毫芒之功纖芥之善而猖狂妄自  
尊立周義夫之把腕人鬼之同  
疾但云奢淫不終未見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

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術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  
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察嫡立庶舍  
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  
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呂布

事見漢書

張邈

陳登附





張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交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袁紹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交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其見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揚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已也心不自安遂叛太祖從布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邈詣袁術請救未至爲其兵所殺太祖之禽陳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以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

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嫁其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登忠亮高爽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年二十五舉孝廉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太祖到下邳



登率郡兵先黑布既伏誅登以功加伏波將軍甚得江淮  
間歡心於是并吞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成以賊象  
數十倍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兵避之登聞聲曰吾受國命  
來鎮此土昔馬文淵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威羣狄吾既  
不能過除凶惡何逃冠耶乃引軍詣賊營斬虜萬數還東  
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後郡隨登老弱雖負而迫之  
登曉諭令還曰太守在郡郡頌致矣冠幸而克濟諸卿何  
患無令君乎年三十九卒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  
江而嘆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  
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忠肅為節中

評曰 呂布有彪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  
是視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漢光武謬於龐萌魏太祖蔽  
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  
登蚤年夙隕功業不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士不立惜哉

公孫瓚 陶謙 事並見漢書

公孫度

公孫度字升濟遼東人董卓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  
小吏為遼東郡所輕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過無恩皆  
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  
周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柳毅陽儀曰漢祚  
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時襄平廼里杜生大石長丈餘下  
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  
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自  
立為遼東侯太祖表度封永寧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  
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康死子晃淵皆小眾立弟恭

三國志卷之二  
為遼東太守淵脅奉恭位明帝卽位拜淵楊烈將軍淵南  
通孫權權遣張彌許晏齋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淵貪貨  
物誘致其使斬之景初元年遣毋丘儉書召淵淵與儉  
等戰儉不利淵遂自立為燕王侵擾北方明帝遣司馬宣  
王征淵造城下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墜城東南淵衆潰突  
圍東南走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度據遼東至淵三  
世凡五十年

張燕

張燕真定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群盜在山澤  
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與燕合燕

推牛角為帥牛角死衆奉燕為帥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  
過人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浸廣至百萬號曰黑山靈  
帝不能征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

張繡

張繡武威相厲人魏勝襲殺祖厲長繡為縣吏間伺殺勝  
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巴中豪傑後也宛與劉表合因  
祖南征軍涑水繡舉衆降太祖納其叔濟妻繡恨之太祖  
有殺繡之計繡襲太祖敗二子沒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  
從賈詡計復降官渡之役力戰有功遷破羗將軍從破袁  
譚於南皮增邑二千戶

張魯

張魯字公祺沛國人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魯復行之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大都與黃巾相似來學道者皆名鬼卒受道已信號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置義米肉行道者量腹取足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建安二十年太祖出武都征之魯欲降弟衛不肯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

意遣人慰諭魯盡將家出太祖拜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

閬中侯嘉平中妖賊起三輔有略驅東方有張魯漢中有張脩略驅教民細匿法角為太平道脩為五斗米

道主以老子五千文病者請禱其法書病人姓名作三過一上之天者著山上一理之也一沉之水解之三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威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揚授首於臣下擁據州郡魯匹夫之不若燕繡魯舍群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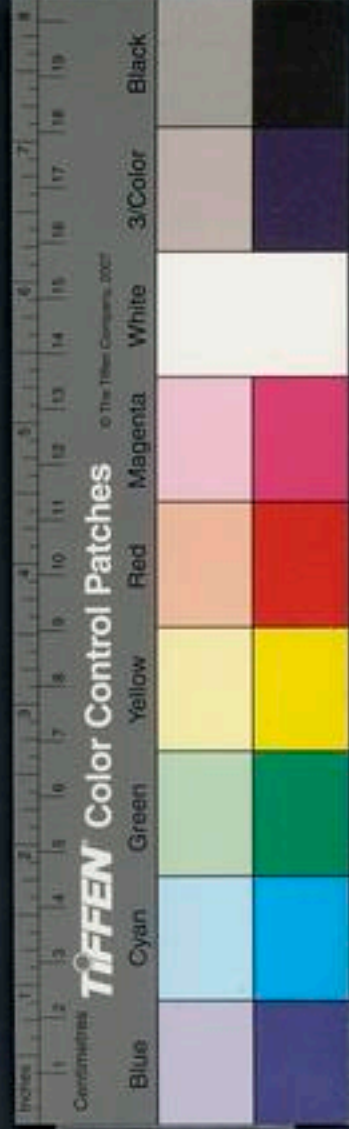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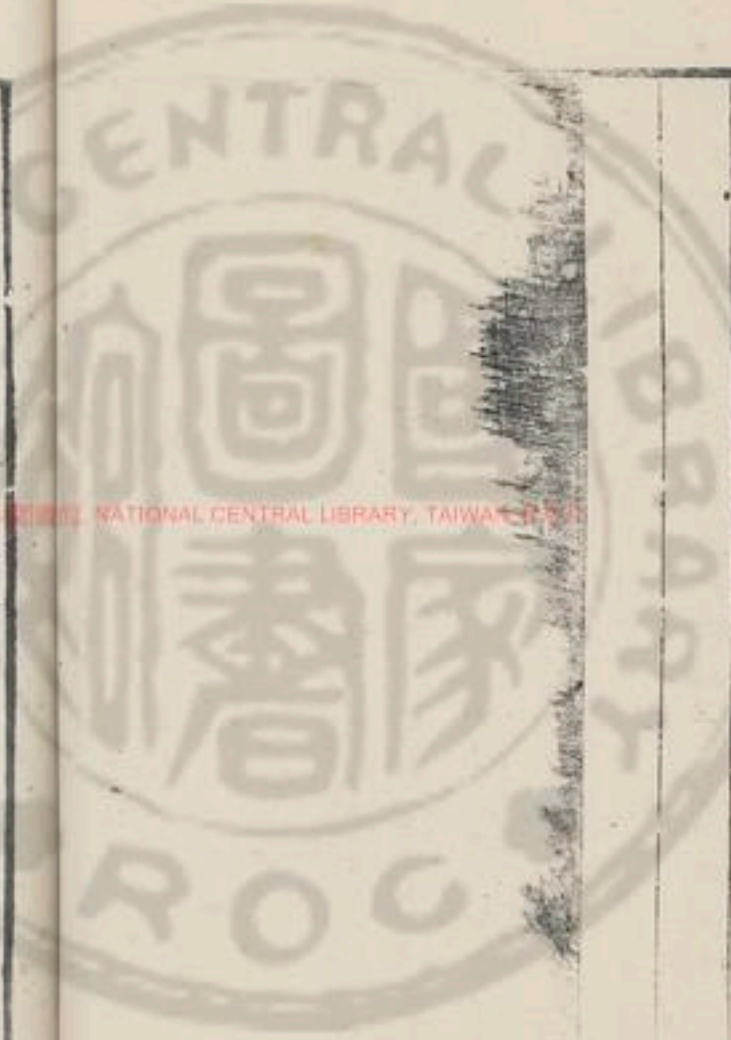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三

夏侯惇

韓浩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為裨將遷折衝校尉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遂執持惇責以寶貨惇將韓浩勒兵屯惇營門召諸將按甲不得動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促召兵擊持質者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謂浩曰卿此舉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有持質者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從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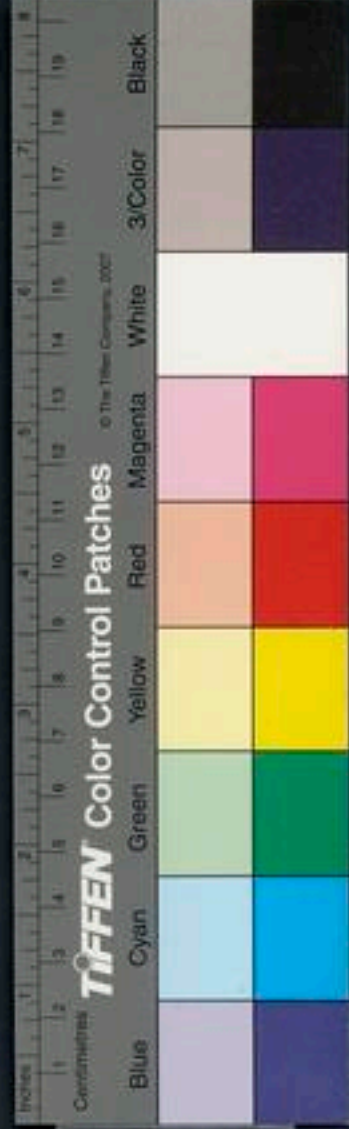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三

夏侯惇

韓浩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為裨將遷折衝校尉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遂執持惇責以寶貨惇將韓浩勒兵屯惇營門召諸將按甲不得動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促召兵擊持質者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謂浩曰卿此舉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有持質者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從征



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時大旱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從征孫權還使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太祖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内諸將莫比。○文帝卽位拜大將軍亮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忠侯帝追思惇功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内侯。○韓浩河内人及沛國史渙俱以苦心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封列侯

夏侯淵

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起兵遷陳留潁川太守與袁紹戰於官渡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饋饋相繼軍以復振。荆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黃巾徐和等攻城殺長吏淵擊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雷緒破之又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又督朱靈等擊南山賊劉雄降其衆。○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洛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



攻興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  
長離諸羌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  
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淵乃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  
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乃鼓  
之大破遂軍○初宋建因涼州亂自號平漢王太祖使淵  
帥諸將討建斬之隴右所向無前○還擊武都氏羌收氏  
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  
與太祖會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漢中平淵督張郃  
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劉備軍陽平關淵  
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備夜燒關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關

自將輕兵護南圍郃軍不利淵為備所襲遂戰死謚愍侯  
○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成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  
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  
耳

曹仁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  
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行厲鋒校  
討太祖之破袁術攻陶謙征呂布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  
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太祖軍  
還爲張繡所退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遂破繡○



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隱強諸縣多舉  
衆應之太祖以為憂仁曰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太祖  
遂使將騎擊備走之紹遣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破之由  
是紹不敢復分兵出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  
皆坑之連月不下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  
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  
久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  
降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留屯江陵拒  
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仁遣部曲將牛金與挑戰賊  
多金兵少遂爲所圍仁意氣奮怒遂披甲上馬將數十騎

城直前衝入賊圍金乃得解陳矯等歡曰將軍真天人  
也三軍服其言以太祖益壯之。○太祖討馬超以仁督諸將  
拒潼關破超渭南假節也樊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  
軍沒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外內斷絕激厲將士示以必死  
徐晃救至仁得潰圍出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  
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文帝卽王位進封陳  
侯孫權遣將陳劭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薨  
謚忠侯。○弟純參司空軍事純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  
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  
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

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斬譚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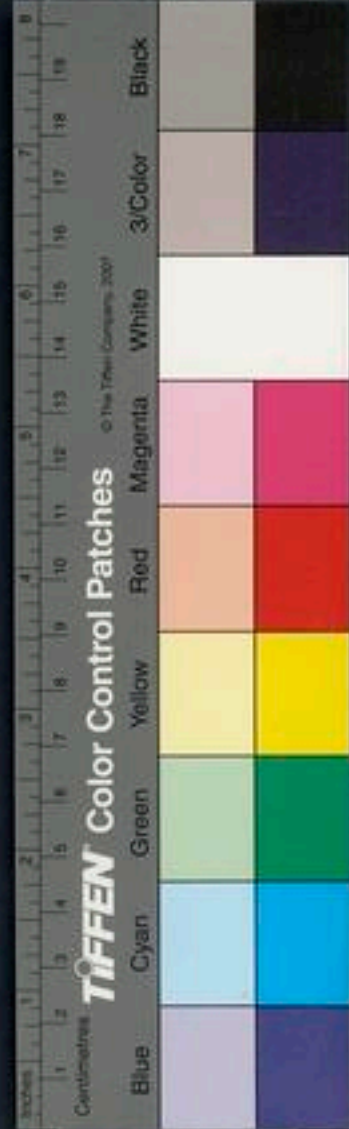
曹洪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爲  
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曰：「  
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與太祖還奔譙。太祖征徐州，張  
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先據東平，聚糧穀，  
以繼軍。別征劉表，破表別將封國，明亭侯。始，洪家富而  
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嘗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  
當死，群臣救，莫能得。下太后謂郭后曰：「曹洪今日死，吾明  
日勅帝廢后矣。」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洪光帝功

臣時人多爲缺望。明帝卽位，更封樂城侯，薨謚恭侯。

曹休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年十餘歲，携老母渡江，  
至吳。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間行，北歸。太祖太祖謂左右  
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  
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  
都尉，參洪軍事。太祖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備遣張飛屯  
固山，欲斷軍後。休曰：「賊實斷道，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  
勢，此其不能也。及其未集，促擊。蘭破，則飛自走矣。洪擊  
蘭大破之，飛果走。○文帝卽王位，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



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與執手而別孫權遣將也  
歷陽休到擊破之○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擊權  
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封長平  
侯吳將審德屯皖休擊破之韓綜程用等前後率衆詣休  
降遷大司馬○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  
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乃偽降休深入戰不利因此  
雍發背薨謚壯侯

曹真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  
嘗獵為虎所逐碩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

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將兵擊劉備別將於  
下辯破之又督徐晃等破備別將高詳於陽平○文帝即  
王位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又與夏侯尚等  
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文帝寢疾真與陳群司馬宣王受  
遺詔輔政明帝即位封邵陵侯○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及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郡遣張郃擊亮將  
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  
之條遂自縛出三郡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  
乃使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亮果圍陳倉已有備  
不能克遷大司馬賜劔復上殿○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



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少與宗人曹  
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  
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仲久要之  
分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真每征行與將士同  
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薨謚元侯  
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  
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勞謙其德者也悉封真  
五子爲列侯

曹爽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

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與司馬宣王  
並受遺詔輔少主齊王卽位封安武侯其餘諸弟皆以列  
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感何晏鄧颺李勝丁謚畢軌咸  
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  
復進叙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  
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從駱谷入是時關中轉輸不能供  
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揚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  
敗爽不悅乃還○初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諸事希復  
由宣王遂稱疾避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弟羲時以諫論  
不納宣王密爲之備十年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宣

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乘背棄頌命  
敗亂國典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遂免兄弟  
以侯還第公卿朝臣廷議棄包藏禍心謀圖神器於是收  
爽晏颺等皆伏誅夷三族何晏字平叔尚主性自喜動靜  
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好老莊

夏侯尚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尚有壽書智略文帝與之親友  
尚有壽書智略文帝與之親友  
器之曰為布衣之交文帝踐阼遷征南將軍尚奏劉備別  
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  
則獨克之勢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孫權雖

補藩尚益脩攻討之備 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尚率諸  
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  
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  
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去入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封昌  
陵卿侯荆州殘荒外控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尚自上  
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服從五六年間降附數  
千家○尚有愛妾幸臨奪適室適室曹氏女故文帝遣人  
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文帝患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  
尚薨謚悼侯子玄嗣

夏侯玄

夏侯玄



玄字太初少知名正始初曹爽輔政累遷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哉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群生統理民物故爲君長以司牧之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

則職業脩而事不煩矣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太貴賤之差無益官臣民而有一二統互相牽制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事何得而簡民何得而靜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一其統業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垂里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壅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文質更用猶四時之迭興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而救之以質今世俗彌文自公侯以下皆得服綾錦羅綺金銀飾鏤之物雖



上下之等級有差然朝臣之制已侔至尊玄黃之采已通  
於下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  
刻之物不可得也宜準古法以為禮度車輿服章務從質  
樸樸素之教與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又曰漢  
文雖身衣弋絺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  
無限之賜似特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若制定於  
上則化行於衆矣○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與曹  
爽共典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召玄為大鴻臚內不得  
意中書令李豐結皇后父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而誅大將  
軍司馬景王大將軍閔其謀事下有司豐玄緝皆夷三族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符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  
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  
沉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  
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縫綵榮位如斯曾未聞正弼  
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祖父淑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  
緄為濟南相淑子爽九十五或年少時何顓異之曰王佐  
才也舉孝廉董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  
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彧至冀州袁紹待以上



賓之禮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是時董卓威震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太祖領兗州牧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辛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太祖與呂布戰布敗走兗州平○漢獻帝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勸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太祖遂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

尚書令○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所進達皆稱職○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拜河朔天下畏其彊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運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飾智





舉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待人推誠不為虛美與有功者無所吝惜忠正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疆其何能為太祖悅○太祖拔鄴願冀州牧或說太祖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或曰若是則所奪者衆人人自恐遂寢九州議○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降○董昭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或以為太祖本與義兵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或以憂薨謚敬侯

太祖憤或食餐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卒或自

為尚書今常以書陳事臨竟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

荀攸

攸字公達或從子也何進秉政召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董卓之亂攸與何顒等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雖資疆兵多實匹夫爾今直刺殺之然後據殺函奉王命號令天下此齊晉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攸等繫獄會卓誅得免○太祖迎天子都許召攸為尚書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何憂以為軍師從征張繡攸曰繡與劉備相持為疆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其勢必離不如緩軍待之若急之其勢必相救



太祖不從進軍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太祖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太祖遂以輜重餌賊賊奔之陣亂乃擊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

攸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太祖使徐晃及史渙激擊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自將攻破之斬瓊等紹將張郃降曹洪疑不敢受攸曰郃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八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乞降請救群下以表彊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表紹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今兄弟結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太祖乃許譚和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



三國志卷之三十一 魏書 十一  
平太祖表封攸陵亭侯。十二年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  
密謀撫寧內外文若也公達其次也增邑二千轉中軍師魏  
國初建爲尚書令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讓權惟慜時人及  
子弟莫知所言太祖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  
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  
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苟公達人之師表也攸曾疾  
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尊真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  
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  
達前後凡畫策十二唯繇知之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  
則流涕追謚敬侯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苟令君之仁苟軍師  
之智苟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強謀能應機  
孟軻稱五百年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其苟令君乎  
太祖謂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苟軍師之去惡不去  
不止

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少時人莫知唯閹忠異之謂詡有良  
平之奇舉孝廉爲郎去官西還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  
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理我家必厚贖之時  
段頗久爲遣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與盟而送之



其餘悉死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入洛陽詡為平津都尉卓嗜牛輔屯陝詡左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為然惟乃西攻長安張松之曰以仁人之言其利博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原易成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時元惡就衰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盛流邦國遇殄瘁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自古兆亂未

有如此之甚也

惟等欲以功侯之詔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說繡與劉表連和太祖北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曰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追之更戰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尅公言何皆驗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



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  
 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  
 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  
 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繻乃服○太祖拒袁紹於官渡遣人  
 招繻并與詡書詡顯於繻坐上謂紹使曰繻謝袁本初兄  
 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繻驚曰袁彊曹弱又與  
 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曹公宜從者三奉天子以令天下  
 一也衆弱得我必喜二也有伯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  
 明德於四海三也願將軍無疑繻率衆歸太祖太祖喜執  
 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執金吾封都亭侯

○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  
 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必決其機  
 須臾可定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之紹軍大潰河北平  
 ○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  
 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使安  
 土樂業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裴松之曰以為詡之此謀未合時宜彼荊州者孫劉之  
 必爭荆人服劉主之雄姿禪孫權之武略非曹氏能撫  
 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  
 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楫



擢之手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赤壁之敗由疾疫大興  
損凌厲之鋒成焚如之勢天實爲之然魏武之東下非失  
筭也詡言無當矣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  
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  
用詡謀卒破遂超○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苗侯植才名  
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  
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不違子道文帝從之深自砥  
礪太祖嘗屏除左右問詡詡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  
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  
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閤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  
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帝問詡曰吾  
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  
本者尚德化若緩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吳蜀雖  
叢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  
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沈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  
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巨竊料群臣無備  
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  
苗服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與江陵之役士卒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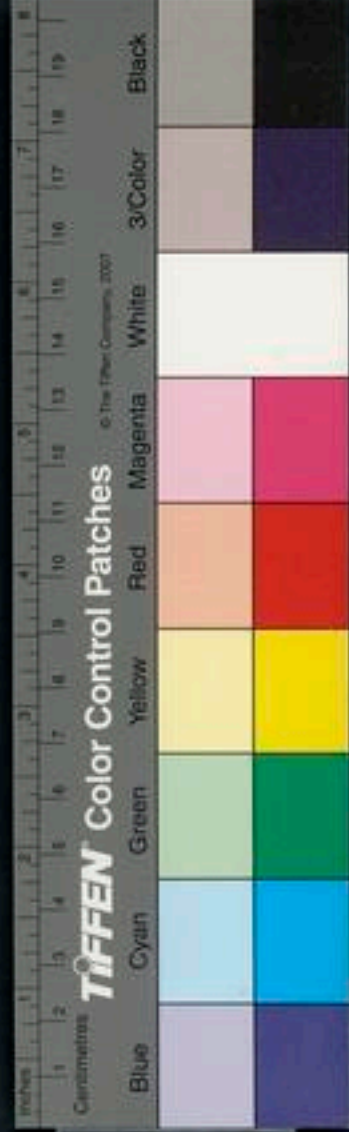
三國志卷之三十一 賈詡傳 二十七  
死薨謚敬侯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規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裴松之曰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不有撥亂之資挾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異蹟時英一王屯運非斯人而誰與倉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及伯業既隆剪漢迹著然後二身殉節以伸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也行義立謂之未充其途誣歟。又曰以列

傳之體事類相從詎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也矣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之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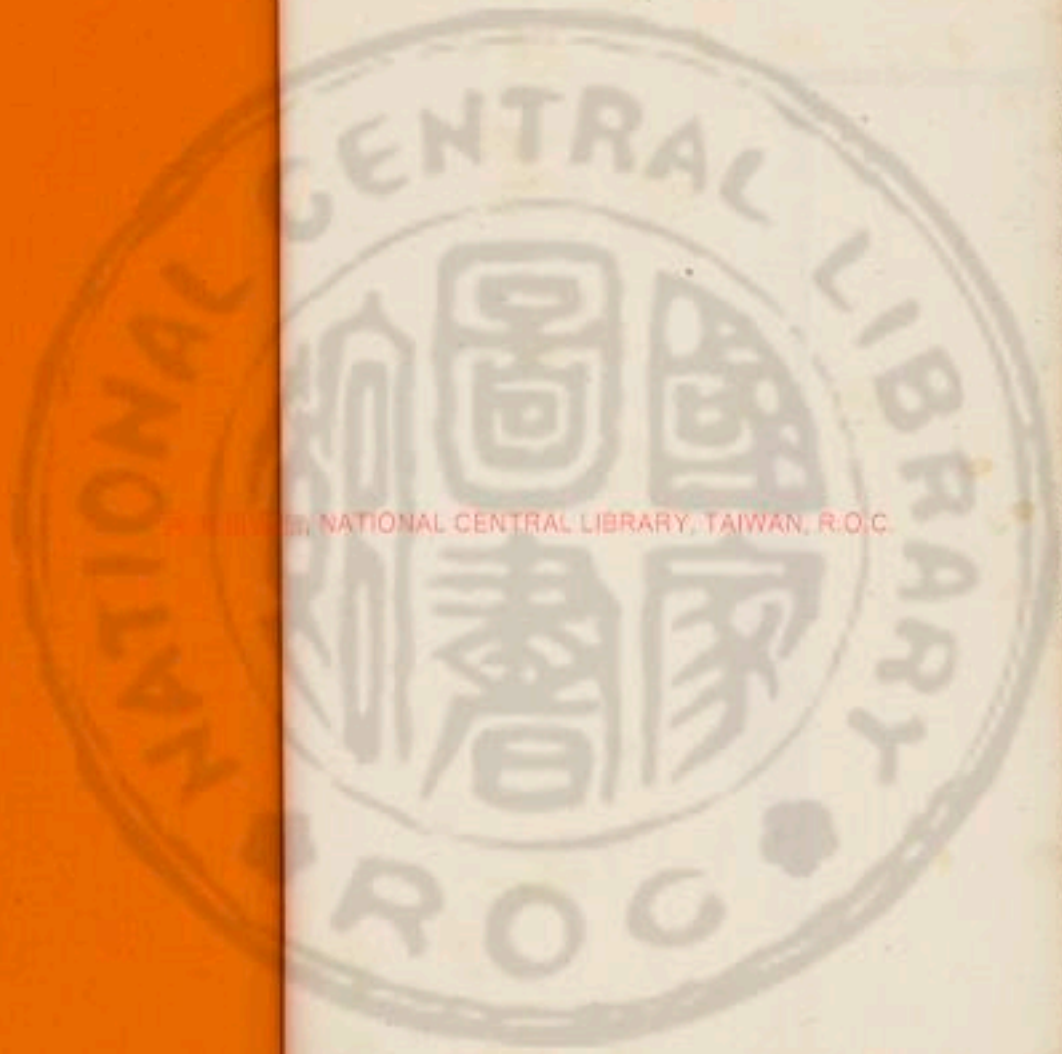
三國志卷之三

黃龍傳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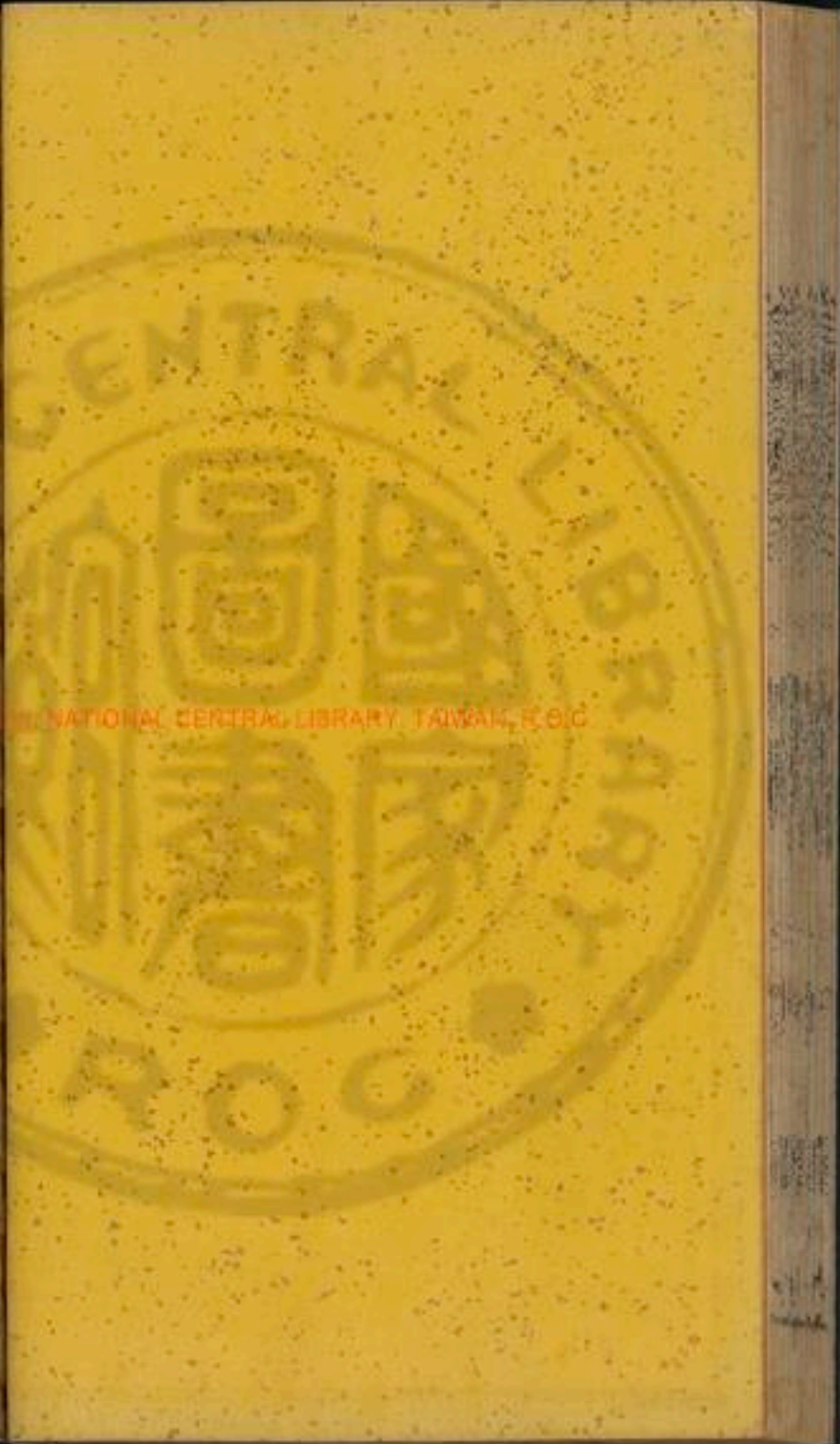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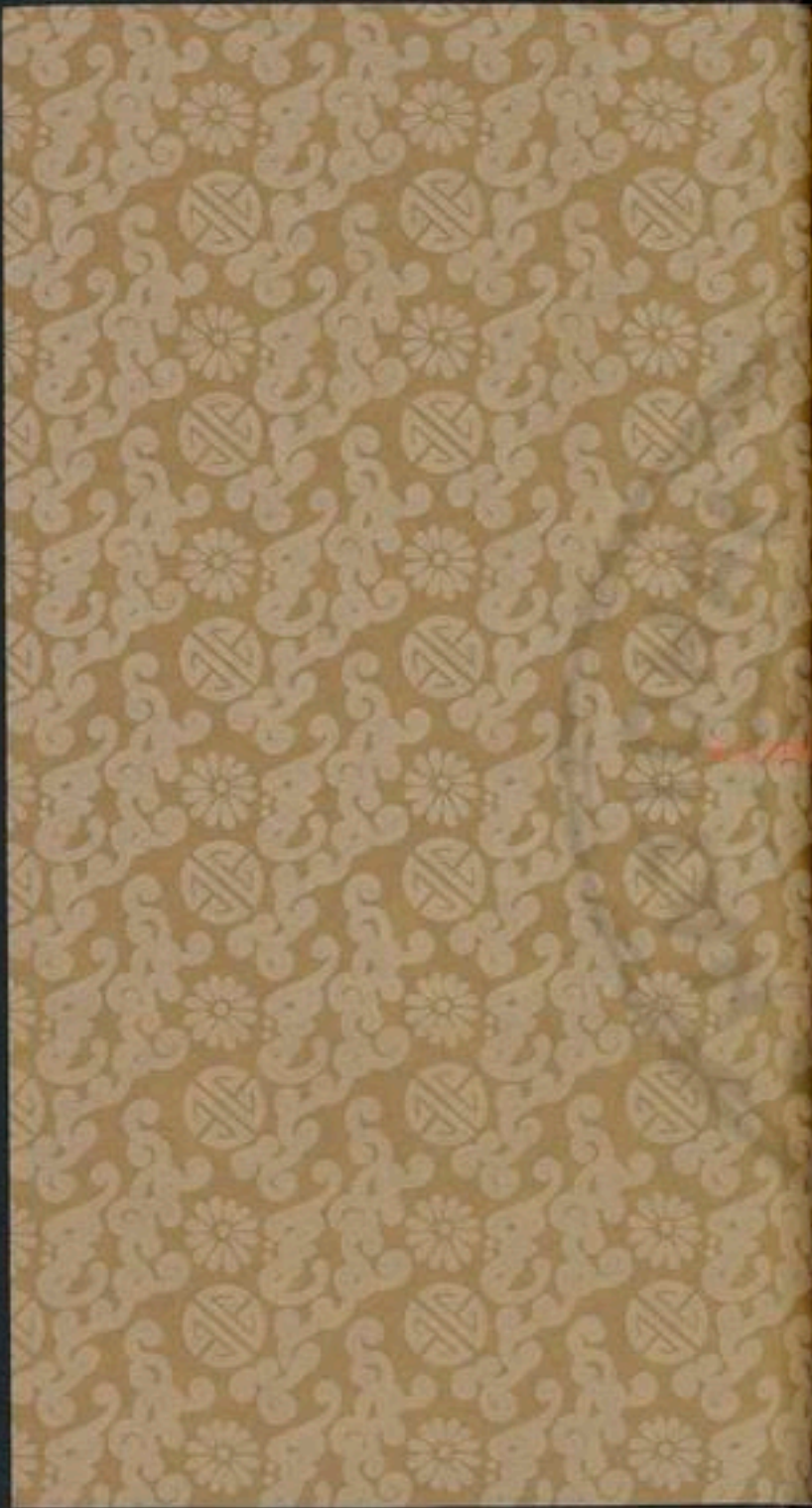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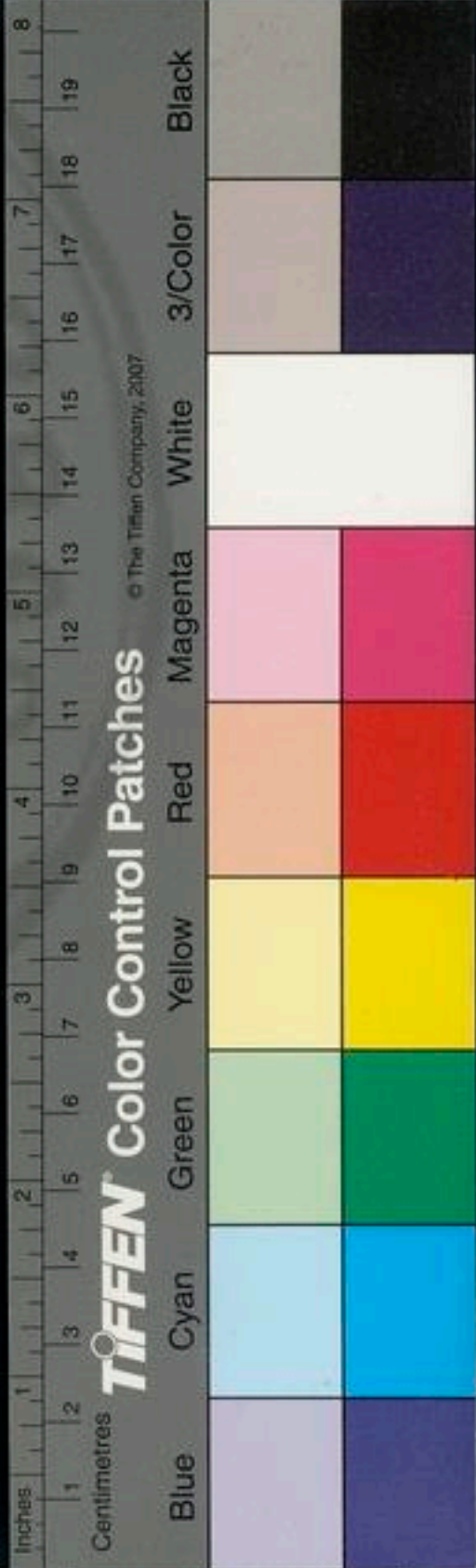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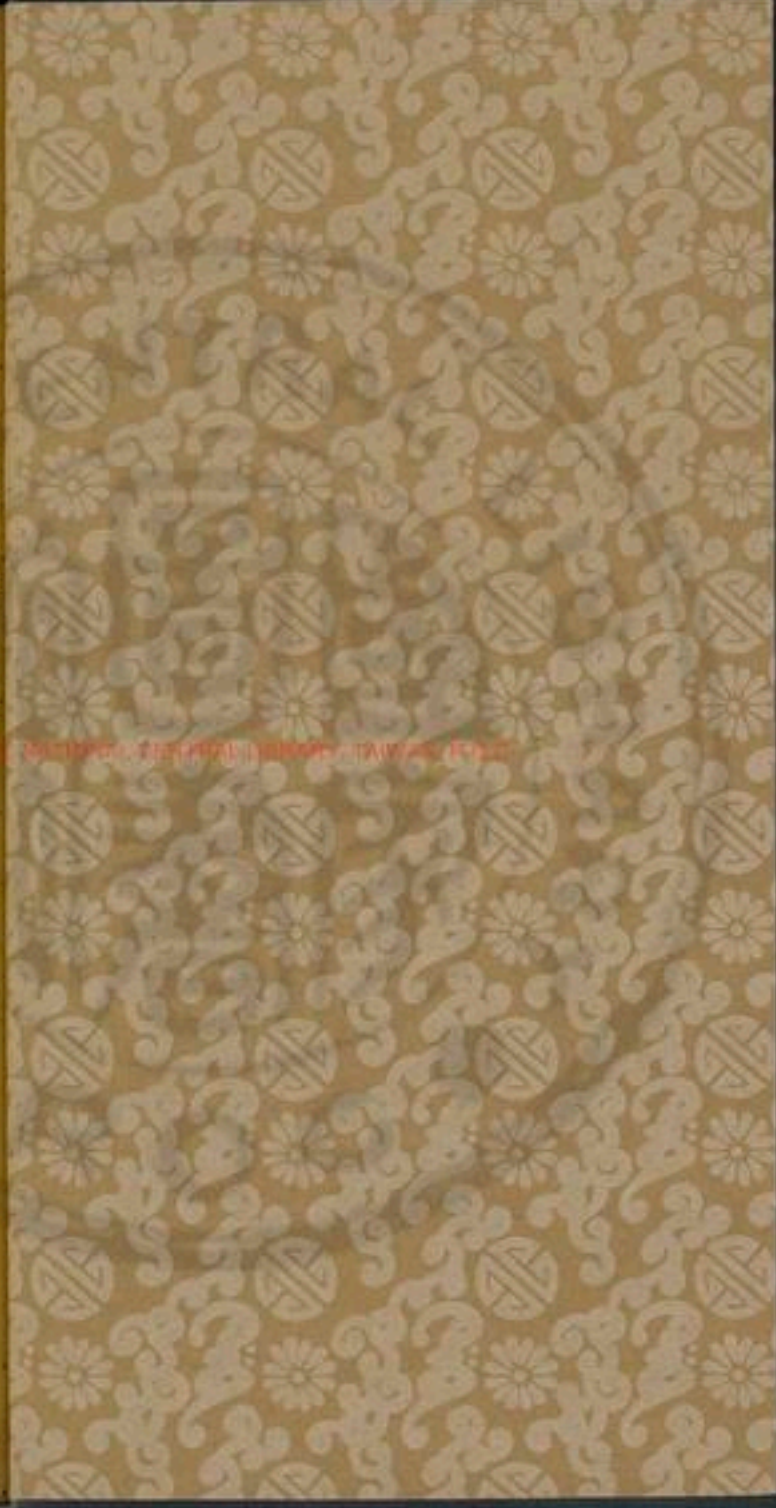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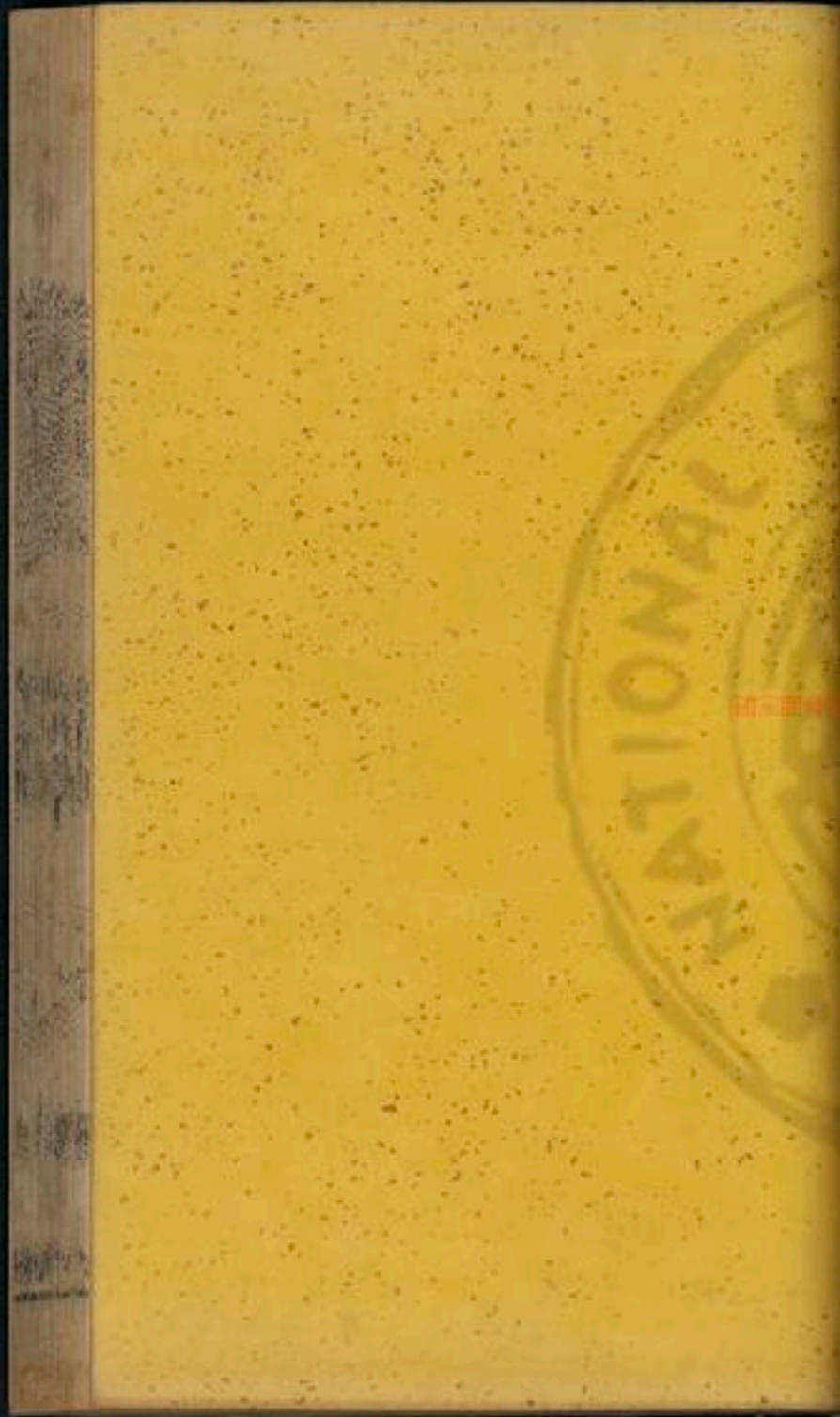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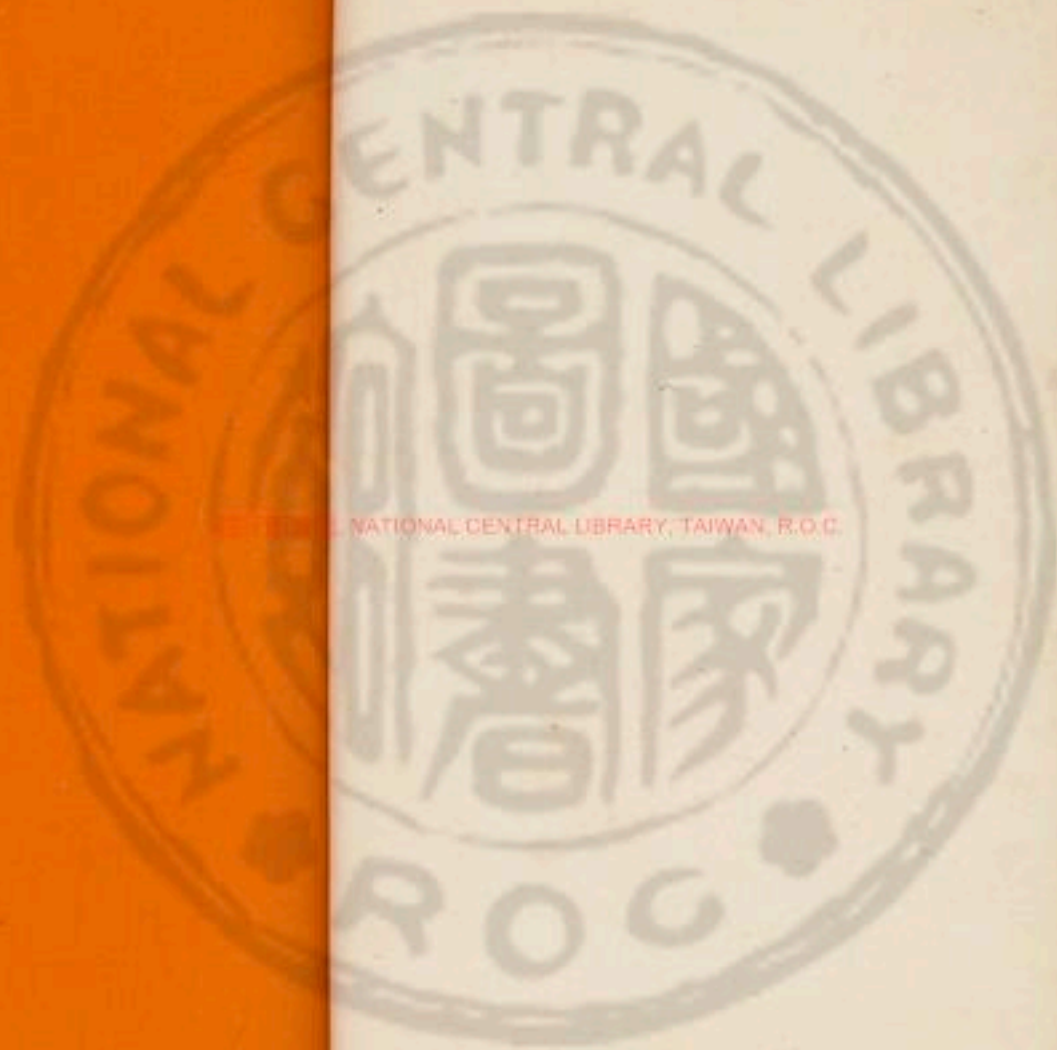




2007/11/2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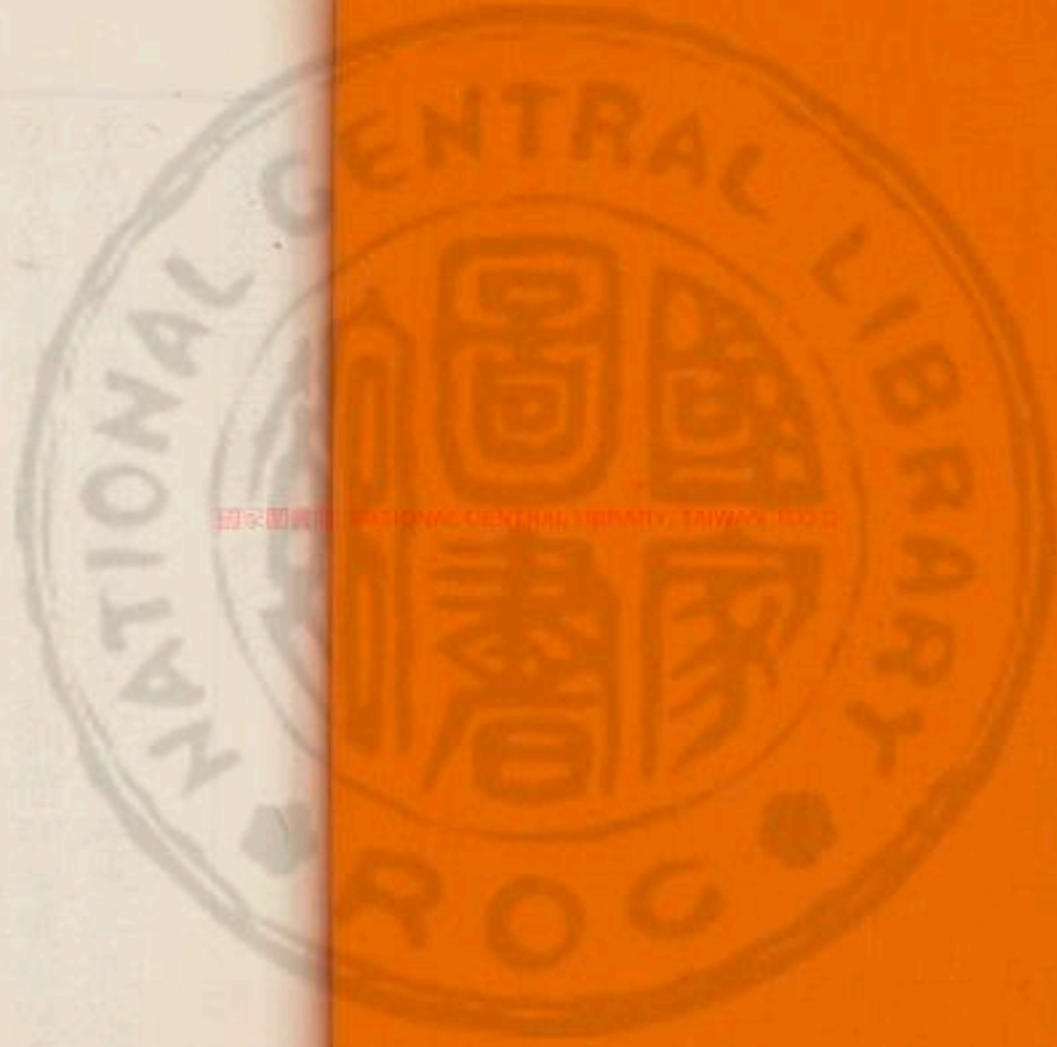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697 b79887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四

袁渙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劉備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渙爲布拘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曰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一旦去世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渙歸太祖渙曰兵凶器也鼓以道德征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民之欲安而暴亂未息音著政失其道歟



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勳之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民未知義唯公訓之太祖納焉○拜爲沛南郡都尉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曰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勳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梁相渙每勅諸縣存鰥寡高年表孝子貞婦常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爾今雖擾攘難以禮化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

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召爲諫議大夫前後得賜皆散之家無所儲時服其清○魏國初建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大難已除文武並用久長之道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嚮風居官數年卒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弟敏渙勇怯如何敏曰渙貌似和柔然臨大節處危難雖育育不過也渙子保清粹閑雅素有父風歷位尚書

張範

張範字公儀河內人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弟承字公先以方正拜議郎董卓作亂承欲合衆誅卓承弟昭曰今衆



寡不敵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承然之乃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不往遣承與相見術問孤以地廣民衆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疆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之術不悅○範子陵及承子諷爲山東賊所得範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謝曰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哉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

舉動必諮此二人

涼茂

涼茂字伯方昌邑人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爲司空掾時泰山多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轉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留茂不遣之官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茂曰曹公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以海內初定故未責將軍之罪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一效不崇朝而失度曰涼君言是也○後爲魏郡太守其陵相所在有績文帝在東宮茂復

三國志卷之四  
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

國淵

國淵字子尼樂安人太祖辟為司空掾每公朝論議帝直言正色太祖欲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相土處民計民置史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統留事田銀反河間銀等破餘黨應伏法淵以非首惡請不行刑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斬獲之數者欲大武功河間在封域之內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知其主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

曰二京賦博物之書世少有其師又密諭旨得能讀者往受業因請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案具得情理。○遷太僕告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以恭儉自守

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比平人好讀書善擊劍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曰賊臣作亂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疇年二十二虞備禮請與相見遂為從事祖而遣之疇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以苟榮寵朝廷高其義得報馳還未至虞為公孫瓚所害疇



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贊聞人怒求獲疇拘之  
軍下或說贊田疇義士君囚之恐矢衆心贊乃縱遣疇  
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盟曰君仇不報  
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爲約束相  
殺傷犯盜誶訟之法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  
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服其威信烏  
九鮮卑各遣譯使致貢袁紹數遣使招命疇皆拒之紹死  
子尚又辟疇終不行。太祖北征烏丸先遣使辟疇疇趣  
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

一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便  
者到軍引見諮議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  
拜爲蓆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濱海灣下虜亦遮守蹊莫  
軍不得進太祖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  
不載舟船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  
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可從若黑回軍從盧龍口越  
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  
不戰而禽也太祖乃引軍還令疇將衆出盧龍去柳城二  
百餘里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戰遂大斬獲追至柳城軍  
還入塞論功行封疇辭不受有司劾疇猶介違道免官加



刑太祖與世子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荀彧鍾繇亦謂可聽疇素與侯惇善太祖語惇曰往以情喻之惇就疇如太祖所戒答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責虛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太祖知不可屈乃拜議郎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從孫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初平中孔融召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賊

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

彊懾服舉孝廉

融答脩曰拯濟身潔已歷試諸難計而併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誌德用升爾

于王

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往奔融賊初發融謂

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終而脩至○為求譚別駕譚尚有隙相攻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與尚相攻請救於太祖又叛太祖脩聞譚死下馬號哭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嘉其義聽之以脩為督軍糧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赦之袁氏



政寬下多蓄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萬數及破南皮閔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魏略曰脩爲司金奏記曰棘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在職七年忠讜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有所受俯慙不報太祖與書曰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盡蛇添足張甲李乙有此空聲冒實淫毒亂耳亦庶鍾期不失聽也

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強扶弱明信賞罰百姓稱之○魏國

既建太祖議肉刑脩以爲時未可行○徙爲大常其後嚴才反攻掖門脩聞變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鍾繇謂脩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邴原

邴原字根矩北海人少與管寧俱以桴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政收捕其家政得脫



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尚奚拘政之家

度出之原資送政家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往歸原居

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歸太祖補丞相

徵事崔琰曰臣切以兩原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所

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

不出原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倚而泣曰孤者易傷貧

王其行遠游學詢孫松山曰君卿里鄭君學覽古今傳

東家丘山原曰先生之言苦藥良鍼然人各有志所規不

同有登世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為東家丘君

以僕為西家愚夫耶松辭謝為原單步及發至陳留則師

韓子助頌川則宗陳仲方汝南則交范孟博孫則親盧

子餘原筆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代錢不取而繫

是里中遂飲其鎔以爲社後及國士講述禮樂吟詠詩

書門徒數百時與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

有師範之學太祖辟原東閣祭酒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

下向茶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太祖徵使人問之原

曰臣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垣也乃轉五

官長史

**管寧** 張珩 胡昭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長八尺美鬚眉與華歆邴原相友俱

游學於異國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

王烈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寧往見度語建經不及世

越海避難者皆來就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

威儀明禮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知有牛恭守田者





獨行君子○文帝即位召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

海中遇暴風船

皆沒壯字乘紅自若行夜風榜實船人盡咸望見火光輒趨之得島無居人又無火墟行人以為神光之祐

○明帝即位詔曰管寧黃初以來詔命屢下每輒辭疾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詔青州刺史以禮發遣寧詣行在上疏曰臣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案稅駕學荷棟梁之任懼有朱博鼓妖之膏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陶丘一孟觀孫邕王基薦寧曰寧含章玄質冰潔淵清隱景藏光嘉遜養浩金聲玉色久而彌章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雍突之儔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於是特具安車蒲

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

傳子曰寧所居姻親之舊鄰里有窮困者家儲雖不盈檐石必分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弟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

○張璜字子明胡昭字孔明養志不仕璜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表紹前後辟命不應表除樂平令不就戴鶩巢門陰璜曰戴鶩陽鳥也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胡昭居陸渾山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



閭里敬而愛之孫狼等叛亂到陸渾南乃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州賴昭威無怵惕正始中趙儼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召命以勵風俗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俱履清蹈進退以道是真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三脩忠貞足以矯世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珩胡昭閻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崔琰

崔琰字季珪武城人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九乃

就鄭玄受學未暮黃巾賊起乃歸以琴書自娛袁紹辟之時士卒橫暴搗發丘壘琰曰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琰曰今九州幅裂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而校計甲兵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琰諫曰今邦國殄瘁公親御戎馬世子宜以身為寶而得襲虞旅之賤志維危



之小娛誠有識則心也太祖授以東曹掾敕曰君有伯夷之節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密訪於外唯琰露板荅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植琰之九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敬憚魏氏初裁委授銜總齊清議十有餘年琰堂薦揚訓清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琰堂薦揚訓清正守道太祖辟之後太祖爲魏主訓發表褒述盛德特人夫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賜琰死○始琰與司

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琰從弟林少無名望姻族輕之琰常曰大器晚成終必遠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銷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偶輔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此○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孔融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寃之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太祖辟爲從事語太祖曰今國主遷移表紹劉表雖士民衆彊未有植建

基本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蓄軍資則霸王之業可成太祖納其言○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共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五官將親自詣玠爲所親眷玠答曰老臣守職幸得免矣人非遷次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解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生於東月盛於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馮風素馮几賜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

育孤冗子其爲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既建爲尚書僕射

復典選舉玠在是公正在官清格其典選舉拔自實斥華

貨之求吏深才○時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玠諫曰

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

白玠譏謗太祖怒收付獄鍾繇詰之對曰蕭生縊死困於

石顯賈子放外說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

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

職在機近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昔王



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子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時桓階和洽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弈

徐弈字季才東莞人太祖辟為掾屬從征馬超超破時關中新服未安留弈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稱其威信○後為東曹屬下儀等害之而弈終不為動○太祖征孫權徒為留府長史謂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然大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魏國既建復典選舉○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太祖歎曰諷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過姦防謀者安得如諸葛亮乎桓階曰徐弈其人也太祖以弈為中尉令曰楚有子王文公側席沒黯在朝淮南折謀在職數月卒

何夔

何夔字叔龍陳郡人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避亂淮南求術辟之不應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時有傳東術軍亂者太祖問夔夔對曰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不可以得



志於天下其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而忘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遷長廣太守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習於亂不能自還徐諭以恩德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陳成敗承等請服承可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上言曰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此郡宜依遠服

新邦之典民間小事使長吏臨吐勿隨宜上不肯正法下以順百姓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太祖從其言○海賊郭祖寇吳樂安濟南亦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感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上言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各引其類時忘道德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序無相踰越顯忠奮之賞明公實之報又可脩貢舉故不以實之命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太祖稱善○文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正法服而禮焉文帝踐祚封成陽亭侯疾病乞遜位



三國志卷之四  
何夔傳  
十四  
詔曰禮賢親舊帝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勲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君其即安薨謚靖侯

邢顒

邢顒字子昂河間人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從田疇游積五年太祖定冀州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太祖辟爲冀州從事時人稱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遷左馮翊因病去官時太祖諸子高遷官屬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庶子劉楨諫植曰顒比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謂

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承之秋實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植有寵丁儀等贊翊其美太祖問顒顒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太祖識其意遷太子太傅文帝踐祚爲尚書僕射

鮑勛

鮑勛字叔業泰山人太祖辟丞相掾勛清白有高節爲太子中庶子出爲魏郡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子數手書爲之請罪勛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不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



帝受禪勛陳今之所急准在軍農寬惠百姓文帝將出游獵勛上疏曰五帝三王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帝毀表行獵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劉曄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因奏曄佞諛不忠帝怒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中陳群司馬宣王並舉勛於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帝欲征吳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克者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也今又勞兵襲遠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帝益忿之左遷治書執法大軍還洛陽劉

曜密表勛收付廷尉鍾繇華歆陳群辛毗衛臻高柔並奏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已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

司馬芝 子岐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人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守老母賊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芝差節客王同爲兵而節藏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



郝光即以節代同行。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  
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芝書而多屬  
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  
而芝以見稱。○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  
工收以付獄。芝曰：「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  
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  
從。大人之化不失有罪。庸世之治。今有所疑。以隆易從之  
義。可乎？」太祖從其議。○歷其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  
○入爲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  
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群

下曰：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不能使君  
必不聞也。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  
於上。吏禍於下。政事所以不理也。於是下吏莫不自勵。

○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

者共事。無澗神

臣名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

繫獄。太后遣黃門詣

府傳令。芝不通。輒敕洛陽獄考竟。上疏曰：「前制書禁絕淫  
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須行誅罰。帝手報曰：省表  
明。卿至公。欲奉詔曰：以權行事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  
科條所不便者。在公卿間直道而行。○爲大司農。先是諸  
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

本抑末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燠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臣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明帝從之。芝性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于岐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徙獄於岐屬縣諸預治牢具岐曰豈當久處囹圄及囚至詰之皆不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時大將軍爽專權鄧鸞爲之輔翼圭

泰以言忤旨考繫廷尉賜訊獄致泰重刑岐曰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弼成德而乃枉論無辜賜斬怒而退岐恐獲罪以疾去官

評曰徐弈何夔邢顛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允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五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  
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  
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辟  
三府為廷尉正時漢帝在西京李催郭汜亂長安中與關  
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繇說催汜曹兗州乃  
心王室不可拒絕催汜等用繇言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  
數聽荀彧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  
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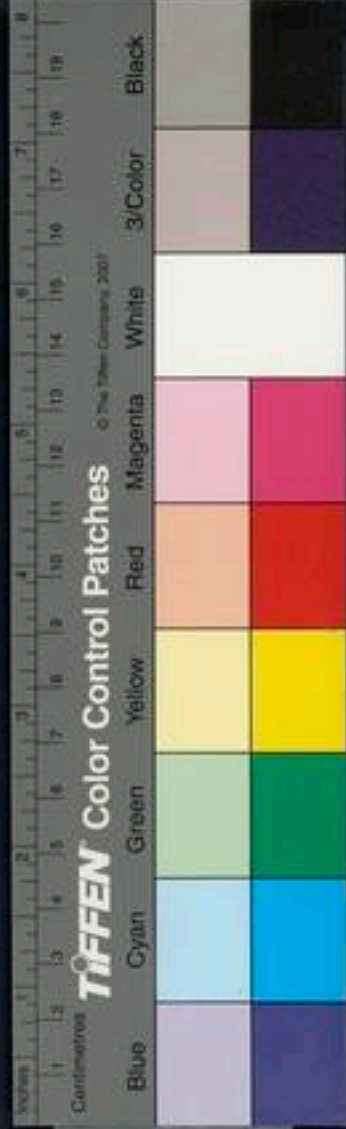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  
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  
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辟  
三府為廷尉正時漢帝在西京李催郭汜亂長安中與關  
東斷絕太祖領兖州牧始遣使上書繇說催汜曹兖州乃  
心王室不可拒絕催汜等用繇言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  
數聽荀彧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  
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



馬騰韓遂各擁彊兵相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  
乃表繇司諫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繇至長  
安移書騰遂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  
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以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  
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  
若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遠迎當耳後單于作亂平陽  
繇率諸軍圍之而袁尚遣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  
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若棄而去  
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於勝必易吾軍若渡汾而  
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云土果輕渡汾濟未半擊破

之斬援降單于。後衛固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為寇繇  
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徒關  
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  
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初建遷相國文帝在東  
宮賜繇五熟釜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寶  
管靖共夙夜匪違安處百僚師楷茲度矩太子與繇書曰并有黃三  
禹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  
禹之烹鉉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非大人莫之能  
造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里晉之魏顆並以功德  
勒銘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  
宜文帝踐祚遷太尉時華歆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  
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後世殆難繼矣。明帝



三國志卷之五十一 鍾毓傳 二 後 充  
即位遷太傅絲有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  
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為  
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絲以為古之  
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太  
和中絲上疏復肉刑王朗等百餘人議皆不合帝以吳蜀  
未平且寢薨謚成侯子毓

袁宏曰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  
圜此肉刑之制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  
之所同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  
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  
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將欲止之莫若  
先以德化明其善惡所以感動其情懲之於未殺也示  
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苟不能化其心  
而專任刑罰求世休和焉可得哉

鍾毓 鍾繇子

鍾毓字維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  
中蜀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疏曰策貴廟筭  
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  
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  
室車駕便幸許昌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



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言宜復關中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爽無功而還入為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嫁毓所創也轉荊州都督薨

華歆

華歆字子魚高唐人高唐為齊名都末冠無不遊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關門議論持重終不毀傷人

郡原管寧俱幽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同郡陶丘洪自

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乃服。天子使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詔拜歆豫章太守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孫策略地江東歆乃幅巾奉迎策待以上賓之禮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召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尚書令。文帝踐祚政司徒歆素清貧祿



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常並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息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藝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召之。明帝即位轉太尉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臣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

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帝詔真引軍還薨謚敬侯歆性

嘗以人臣陳事務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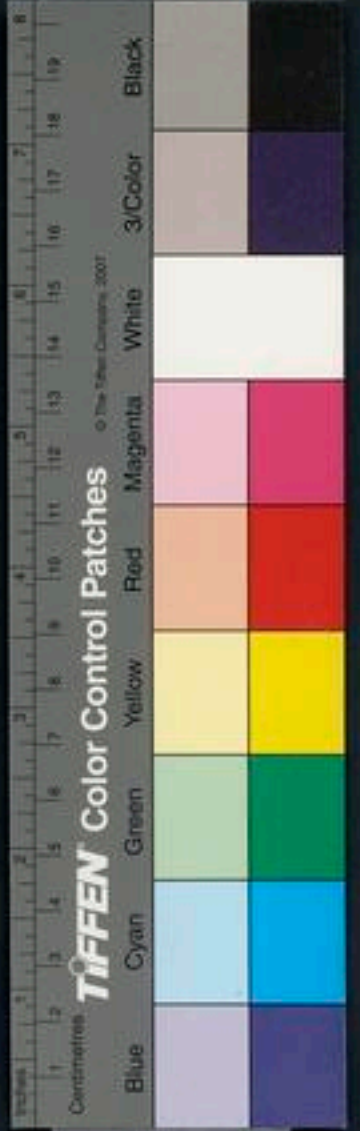
群曰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傳子曰敢問今之君

子曰袁郎中稽德行儉華太尉稽德居仁其智可及也其

仁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愛履行久可以加諸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以通經拜郎中。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朗為謙治中說謙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趙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朗乃詣策策以其儒雅不害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





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發台空軍事。

太祖表朗策遣

如朗曰策勇冠一世張子布民之望而其為相周瑜江

淮之傑而其為將所規不細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魏

國初建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

當法俱以治獄見稱。文帝即王位上疏勸育民省刑曰

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治獄者得其情則無

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

食倉廩則無饑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

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主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

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

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正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

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并者必盈巷二

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進封樂平鄉侯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帝王之居外則飾

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

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

息駕所以顯至尊重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違警蹕

之常法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

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

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併力取蜀朗曰天子之軍

重於華岱宜坐耀天威不動若山相峙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言孫權欲遣子入侍不至欲舉兵東征朗上疏曰吳淝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權有遣子之言未至以六軍戒嚴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封蘭陵侯時營脩宮室朗上疏曰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兇之疆越夫差於姑蘇姑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首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增崇漢緒

故能割意於百金之嘉賜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繇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措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定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本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當勤耕農習戎備則民克兵彊而寇戎不備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特廢矣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裔武王既老生而成王是以鮮于兄弟此二王者各立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誠願國家



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邑帝報  
曰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朕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  
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薨謚成侯子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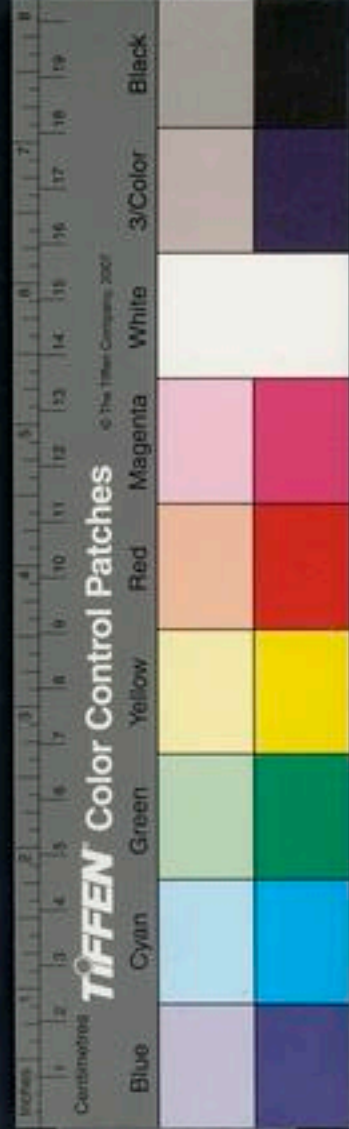
王肅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譴太玄而更為之解。太和中  
拜散騎常侍曹真征蜀肅上疏曰今曹真發已踰月而行  
裁半谷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  
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  
知時通於權變者哉於是遂罷。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  
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多官使官必有

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  
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矣。景  
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肅上疏曰務蓄積而息疫民在  
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丁夫疲於力  
作農者離於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斯有國之大患而  
非備豫之長策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  
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李雲上書言帝者  
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  
原其本意皆欲盡心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  
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守於天下

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  
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  
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  
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太  
怒削而投之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  
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遷太常時曹爽  
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  
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宴等曰  
當共謹之公卿已此諸君前世惡人矣○後為光祿勳時  
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室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

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有桑甲之變乎  
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是歲白氣經天司馬景王  
問肅其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脩己  
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明年母丘儉  
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  
良有以也薨謚景侯○初肅善為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  
采會異同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  
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  
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  
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和



列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及著書十餘篇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素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程昱 孫臏

程昱字仲德東阿人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出城西止也昱率大姓薛芳等共城守度攻城昱擊走之東阿由此得全○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

紹令妻子居岱所後紹與瓚有隙瓚破紹軍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岱議不決君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夫瓚非紹之敵今雖壞紹軍終為紹所禽岱從之○太祖臨兖州辟昱及征徐州使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皆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陳宮欲取東阿使汎疑取范或謂昱曰今兖州反唯有此三城君民之望也可歸而說之昱歸過范說其令彧允曰布麤中少親匹夫之雄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允乃刺殺疑昱至東阿而其東阿令棗



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  
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  
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  
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昱曰紹  
據燕趙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以龍虎之威  
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收而用之霸  
王之業可成也太祖乃止○天子都許以昱都督兖州事  
劉備失徐州來歸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後有遣備至  
徐州要擊袁術昱曰公借備以兵必有異心會術病死備  
至徐州遂舉兵背太祖○袁紹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

鄆城太祖欲益兵二千昱不肯曰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  
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攻之紹  
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會太祖討袁譚袁尚譚尚破  
走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  
必殺備昱料之曰初舉荊州威震江表孫權雖有謀而不  
能獨當也劉備有英明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  
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  
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兖州之敗  
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昱曰知足不辱可以退矣乃自表



歸兵闔門不出昱性剛戾與人多忤人有告昱謀反太祖

賜待益厚薨謚肅侯

初太祖乏食昱畧其本縣供三日糧頃

孫曉字季明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丙吉不問上不

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

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昔

武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故置校事然檢御有方不至縱

恣也其後漸蒙寬任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

職無分限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

其遷官屬以謹慎為粗疎以認訶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

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群

姦以為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

鬱結而無告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事內有侍中尚書

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

遷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各思盡

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

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人謀定美謂之有罪於是罷校

事遷汝南太守薨

郭嘉

郭嘉字奉孝穎川人少有遠量交結英儁初見袁紹謂紹



謀臣郭圖曰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享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定霸業難矣遂去之。時潁川戲志才等畫士也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汝意固多奇士誰可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嘉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祭酒太祖謂曰本初并從之地廣兵強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道勝一也義勝二也治勝三也變勝四也謀勝五也德勝六也仁勝七也明勝八也文勝九也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孤何德以堪之征

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還嘉說太祖急攻遂禽布劉備來降太祖使為豫州牧嘉曰備有權材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萬人之衆為之

死用備終不為人下宜早為之所太祖使孫策襲關千里備憂策術備舉兵叛太祖愧不用嘉言孫策襲關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襲許都策新并江東所用皆英雄豪傑能得人死力然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都所殺太祖欲速

在劉備議者俱袁紹軍士襲其後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遂征備備敗從破袁紹死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闖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





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  
所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  
平封洧陽亭侯河內既平太祖多譚召青冀燕并知太祖  
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嘉曰公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  
設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遂行嘉曰兵貴神速今千  
里襲人輕兵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  
于庭虜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  
尚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略達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  
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薨太祖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  
輩也唯奉孝最少欲以後事屬之而夭折命也乃表曰

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自從征伐十有一年臨敵制變已

策未決嘉輒成之東倉呂布西取關斬袁譚之首平

尚也十之象喻越險塞盡定烏丸震威遼東平定天下謀功為高追謚貞侯○後太祖征荊州

還巴丘遇疾瘦燒船歎曰郭奉孝若在不使孤至此○初

陳群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益重之然

以群能持正亦悅焉

### 董昭

董昭字公仁濟陰人袁紹以為參軍事昭欲詣漢獻帝至  
河內為張楊所留時太祖領兖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至  
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群曹今雖



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結之楊於是通太祖上事○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惟有移駕幸許耳○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詔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為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紹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復論也備到下邳殺車胄反○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後昭建議宜脩

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文帝踐祚徙侍中三年東征曹休臨江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昭曰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志執不獨行藏霸業保守祿祚何肯棄羣羣等不進休意自沮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大駕幸宛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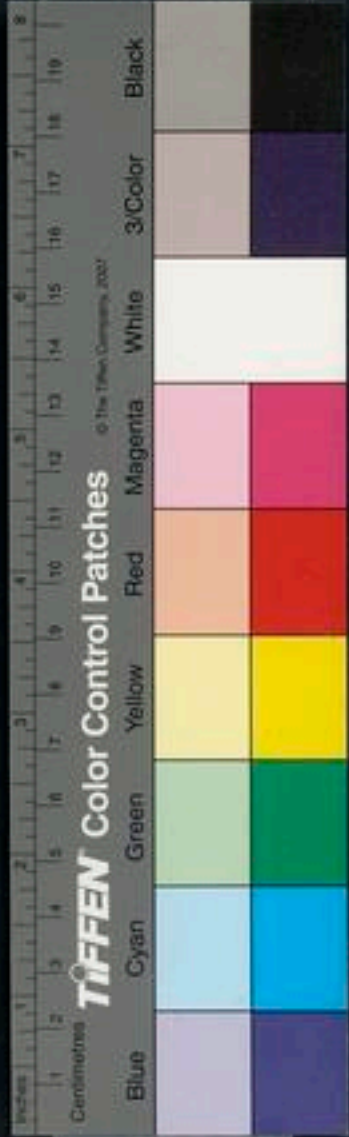


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  
 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  
 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加江水向漲一旦暴增何以防禦  
 帝悟即詔尚等促引去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  
 水暴漲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  
 加○明帝即位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有天下者莫不貴  
 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  
 敗俗傷化也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殺黃初之  
 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  
 孝悌清脩為首乃以勢利為先合黨連群以毀譽為計

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累  
 帝於是詔斥免諸葛誕鄧勳等昭年八十一薨謚定侯

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父普生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  
 臨終戒渙曄以普侍人有諂害之性汝能除之則吾無恨  
 曄年十三殺侍者徑出拜墓普心異之許邵名知人稱曄  
 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狹狡傑鄭寶之屬各擁部曲寶驍  
 勇才力過人欲驅百姓越赴江表逼曄唱此謀曄憂之會  
 太祖遣使詣州曄往見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  
 從數百人來曄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



飲因取佩刀斬寶首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曄即乘寶馬  
 詣寶營門呼其柔帥喻以禍福咸悉悅服推曄為主。太  
 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太  
 祖問群下可伐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曄  
 曰策因亂赴險非有爵命威信相服夫畏死趨賞愚智所  
 同明公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賊自潰  
 矣太祖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祖太  
忍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內論固  
邑先賢勳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策之變化彼我虛  
實戰爭之術而曄獨則軍中不言濟怪問之答曰對明主  
非精神不接及見太祖四人爭對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  
之後一見太祖無所復問之乃設遠言以動太祖推見而  
後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極以私問曄至一夜數十至

太祖征張魯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引歸曄策

魯可克馳白太祖致攻遂進兵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

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

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

膽失守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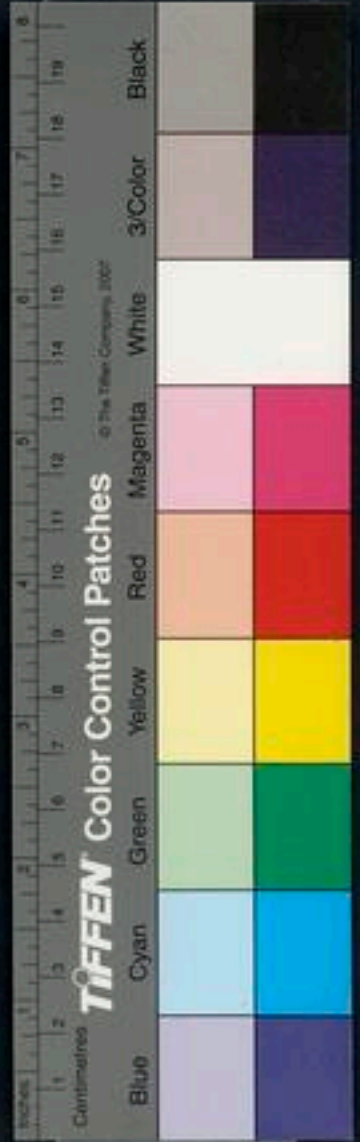
人未恃公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

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

守要則不可犯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居七日蜀降

日數十驚太祖問曄今尚可擊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

止才觀文帝器愛之使為新城太守曄以達必不能感惡



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不易後  
達終於叛敗太祖時魏諷有重名弟相傾心交黃初元年  
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云羽死軍  
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  
威武自疆且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必為興軍報敵  
後備果出兵擊吳○孫權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  
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彼必內迫外困然後發  
此使也

傅子曰曄云權善用兵見策知變今天下三分中國十  
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

利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旅渡江襲之蜀攻其  
外我襲其內權之亡不旬月帝不聽遂受吳降

權敗備吳禮敬廢帝欲興衆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  
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五年幸廣陵命荆揚  
州諸軍並進會群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必  
自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  
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積日權果不  
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滅二賊不可但知  
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遼東太守公孫淵奪  
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為公孫氏水則由海陸則



三國志卷之五十一 魏書傳  
阻山今若不誅後則生患後淵果反。曄在朝略不交接  
或問其故荅曰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  
宜未失也。堯謚景侯。

傅子曰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  
不可曄入與帝議曰可伐出與朝臣言曰不可伐楊暨  
帝之親臣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曄先帝  
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詔召曄至  
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兵詭道  
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露臣恐敵國聞之帝謝  
之曄出責暨曰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

牽人主之威豈徒以大魚子誠直臣不可不精思也暨亦  
謝之曄能應變其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  
善伺趨命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  
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  
所復逃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  
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  
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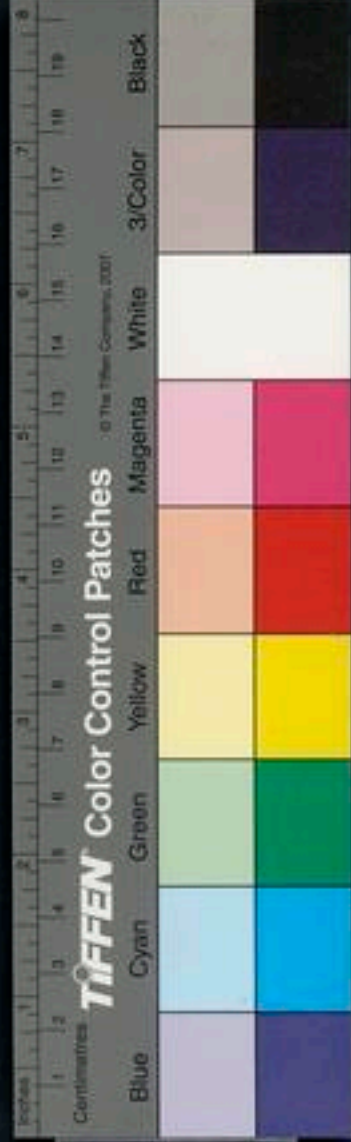
蔣濟

蔣濟字子通平阿人仕州別駕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  
征荊州唯遣張喜將千騎解圍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



云步騎四萬已到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今威震天下百姓懷土實不樂徙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太祖見濟笑曰本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兼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濟曰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即襲江陵羽遂見禽。文帝踐祚為東中

郎將濟請留詔曰天下未寧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急事乃還鳴玉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復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帝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誠於是帝遣追取前詔。黃初中與曹仁征吳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內地獄仁不從果敗復以濟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慨有超越江湖并吞吳會之志故授將率之任。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



三國志卷之五十一 魏志 二十 行  
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  
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  
從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  
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  
其利休軍果敗○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  
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  
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權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上  
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  
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任之名也詔曰骨鯁之臣人主  
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不事輒有奏議

忠誠奮發吾甚壯之遷護軍將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  
務宮室死曠者多年穀饑歉濟上疏曰陛下有十二州民  
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農桑者少衣食  
者多今當息耗使民必須農隙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  
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又歡娛之耽  
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太簡賢妙足以充  
百斯勇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  
吾弗聞斯言也○齊王即位遷太尉初高堂隆論郊祀事  
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  
之先○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食濟





上疏曰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用政慎於其朋齊侯問  
 災宴嬰對以布惠管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役應天塞變乃  
 實人事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網維以垂于  
 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  
 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  
 橋誅曹爽等封都鄉侯濟上疏曰封寵慶賞必加有功論  
 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臣凡賞賞之漸自此而  
 興推遜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薨謚景侯

劉放

孫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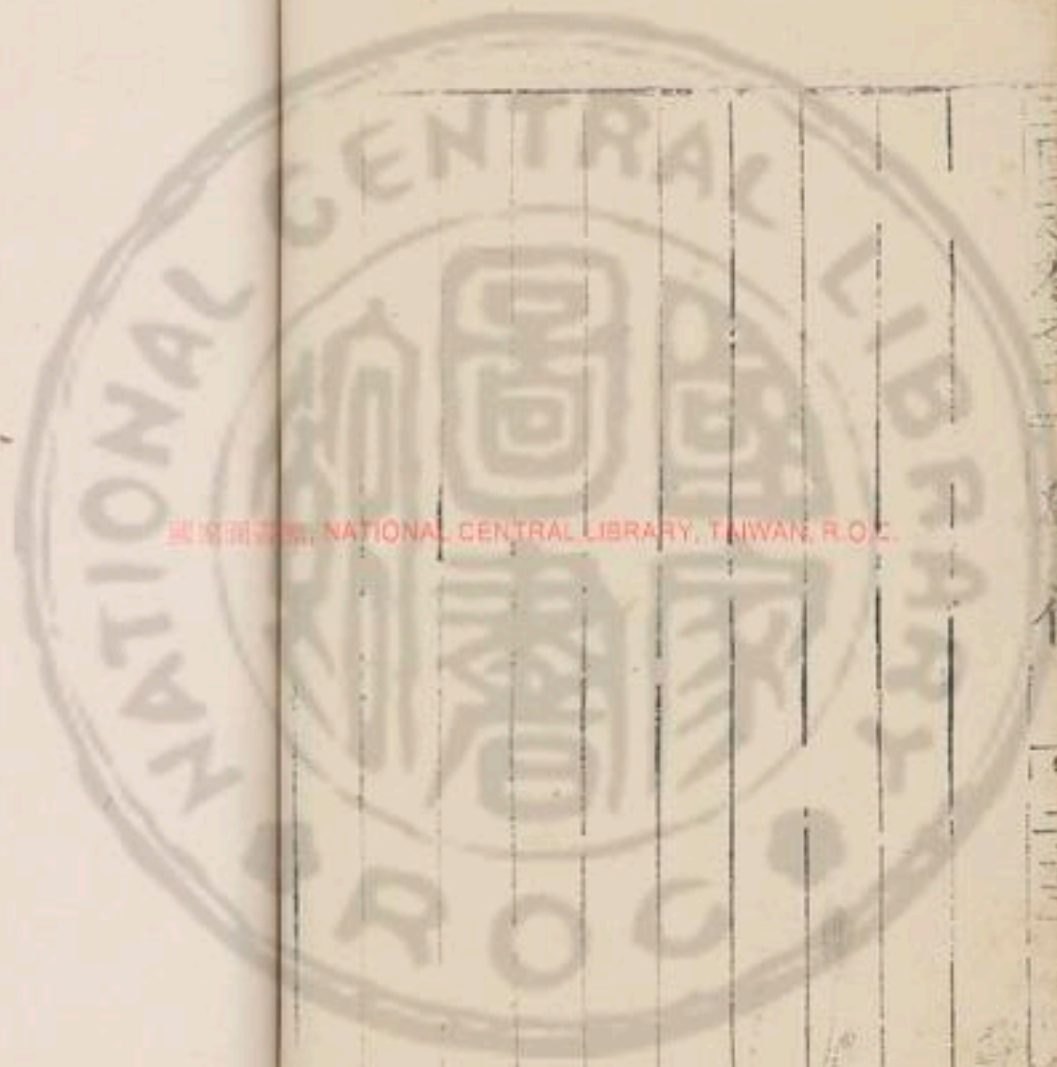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

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昔黥布棄南面之尊  
 仗劍歸漢將軍宜厚自結納會太祖以書招松松舉雍奴  
 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荅書其文甚麗太祖善之又聞  
 其說松由是辟放放至太祖謂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  
 西之功今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魏國既建與孫資  
 俱為祕書郎○文帝即位放資轉左右丞遂掌機密○明  
 帝即位尤見寵任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  
 公孫淵帝欲徵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  
 破之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為帝寢疾  
 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夏侯獻曹爽曹叡奉奏朗共輔政



宇固辭帝引見放資問曰曹爽可伐宇否放資因贊成之  
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爽  
與放資祖受詔命免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林受詔然後  
帝崩○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戶放資謚敬侯  
資薨謚貞侯○放才計優於資而自脩不如也放資既善  
承順主上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  
世然時因群臣諫諍扶其義密陳損益不專道諛言云  
資字彥龍幼而岐嶷長請學不大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奇  
之太祖為司空辟資不應命友人賈逵謂曰足下抱逸群  
之才拒違君命猶獻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連城之價資  
遂往應之為功曹荀彧曰此州表亂賢智零落今乃復見  
君子

裴松之曰以為孫劉子時號為專任制斷機密被託付  
之間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理其得然稱替曹爽  
勸召宣王魏國之亡禍基於此負國之名終莫能廢也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  
清治德業殊於荀彧上四等畫所料是其論也劉放文翰  
孫資勤謹並管喉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  
聲每過其實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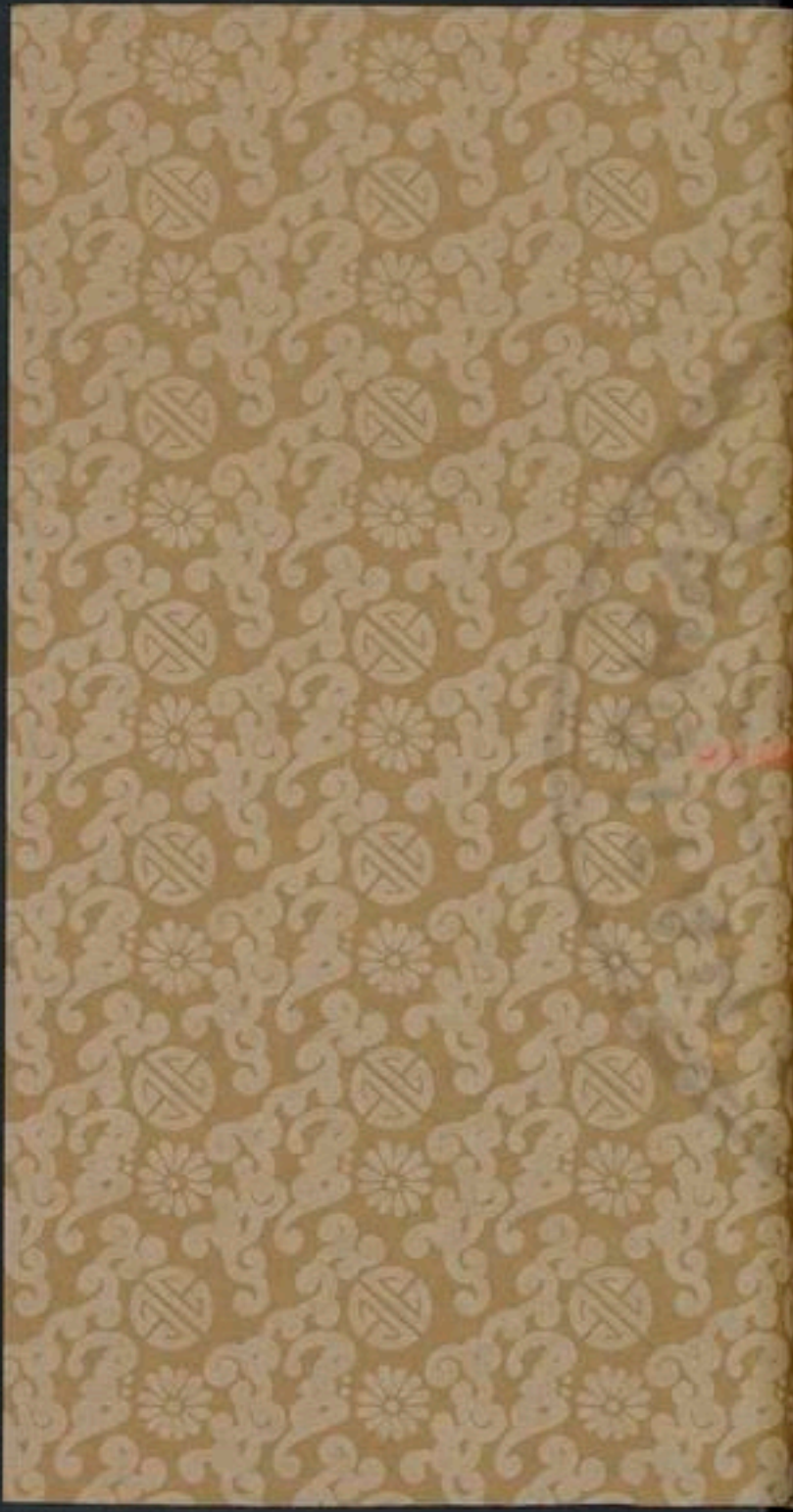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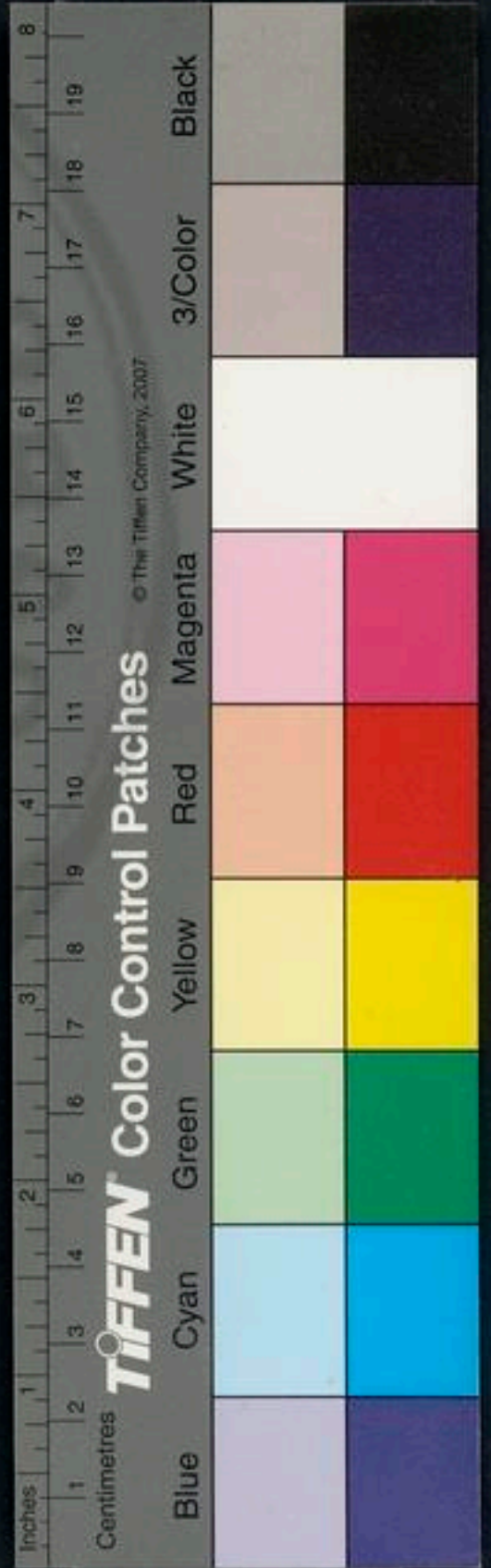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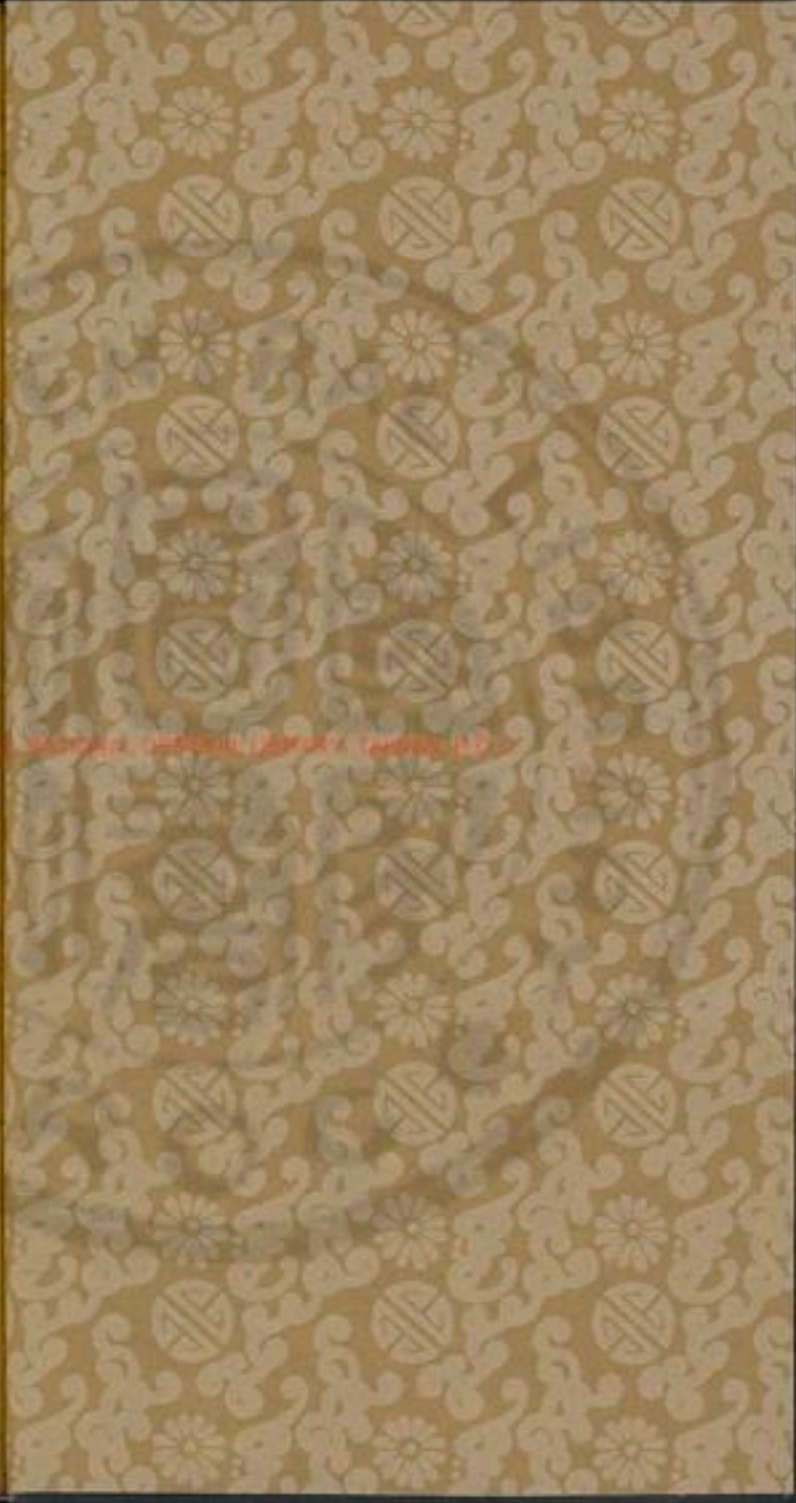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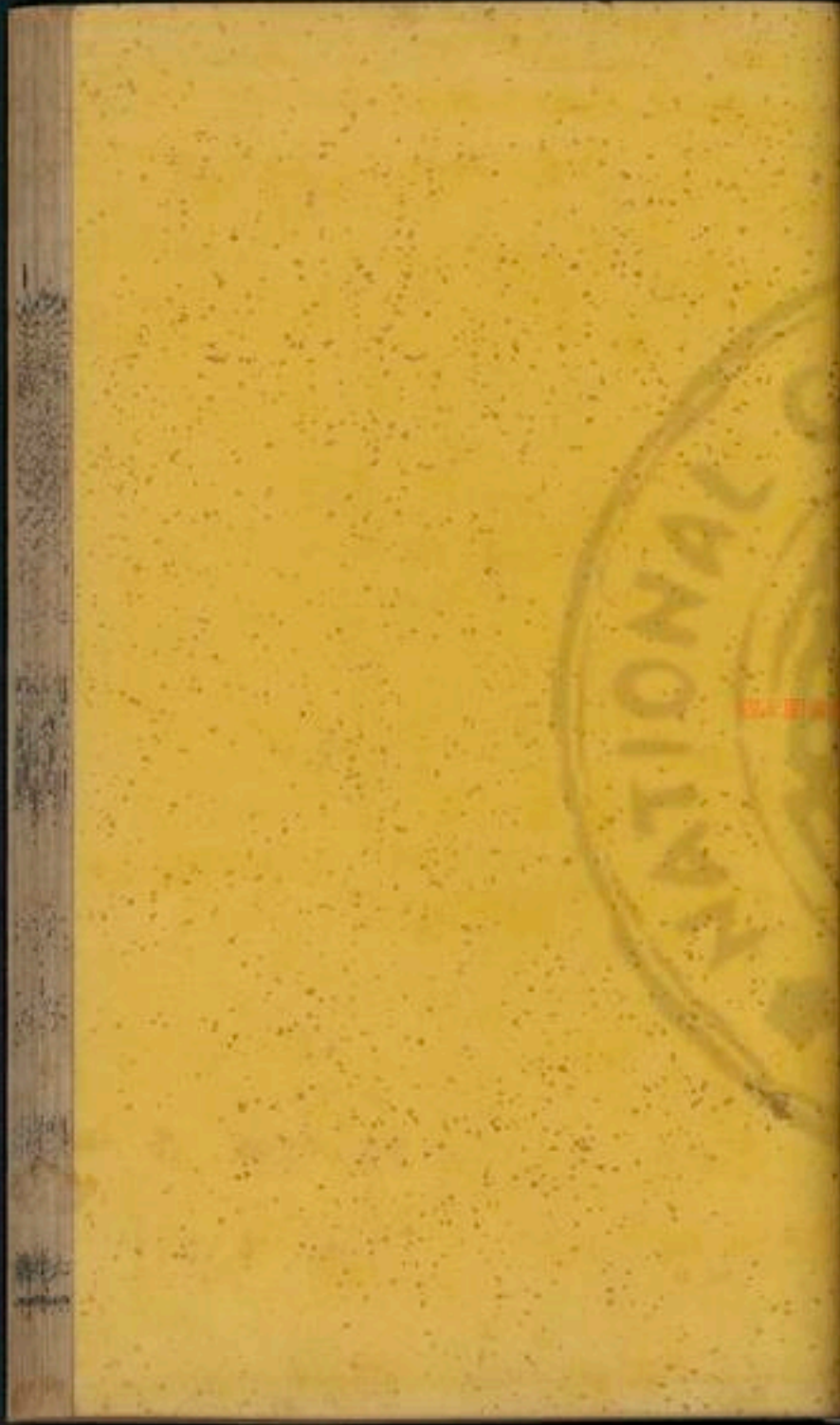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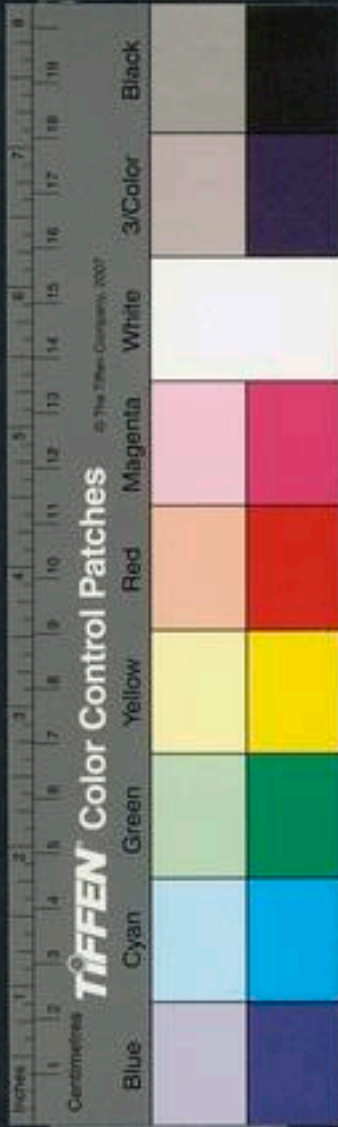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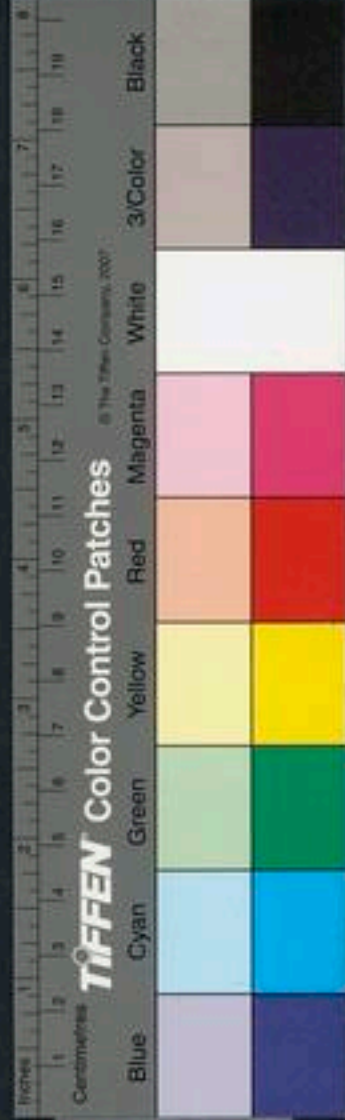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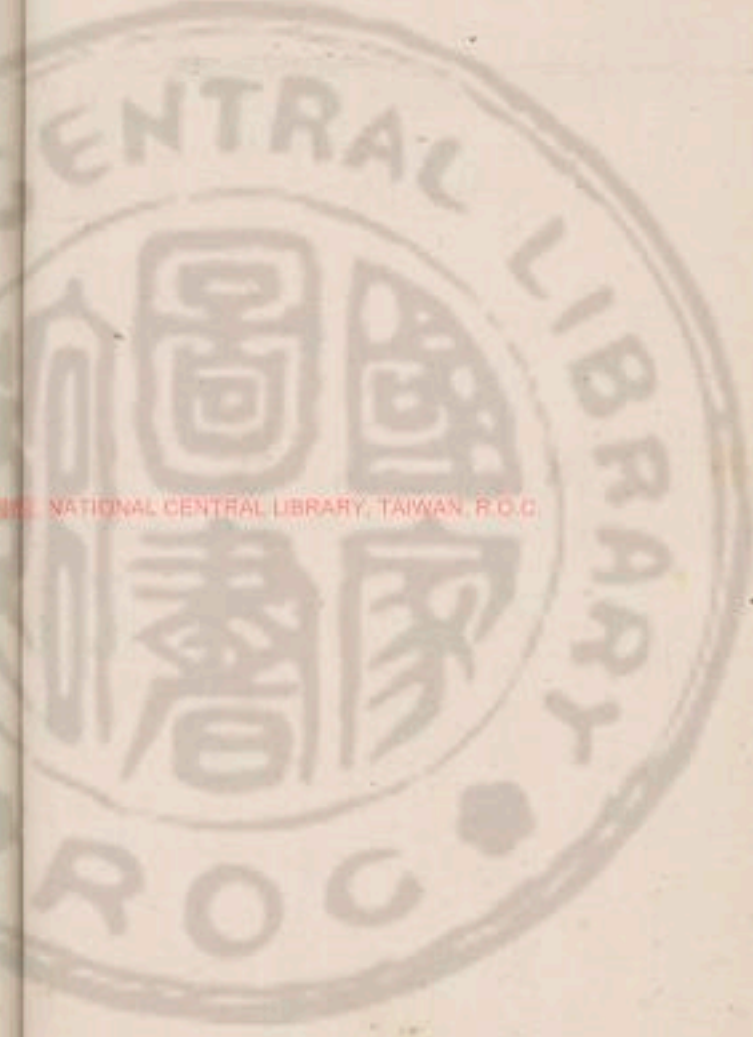
77.100.101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六

劉馥 子靖 弘附

劉馥字元穎沛人建安初說袁術將使率眾詣太祖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蓄又高為城壘多積禾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連雨城欲崩以苫葉覆之夜燃脂照城外視賊為備賊破走揚



州士民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子靖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也○遷尚書出為河南尹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蚕麥有首備之用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懸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雖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初雖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後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雖有其

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糾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宇屯據險要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謚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與晉世祖同年不同里以舊

思屢登顯位其在江漢惟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

能推誠郡下屬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與發手書郡

國丁寧欸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別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 司馬朗

三國志卷之六

司馬朗

前二

七

七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人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開居喪

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敬坐不指有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

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

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雖穉弱

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年二十二太

祖辟為司空掾為後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

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克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

其不辨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人為丞相主簿

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

戰之備今五等未復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

軌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言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

今承大亂之後士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

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

百姓稱之雖在軍旅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論李觀

等盛得名譽朗貶下之後觀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

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

數世相承太平可致○後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

視致醫藥遇疾卒

張既

張既字德容馮翊人除新豐令治為一輔第一○從太祖

張既



破馬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曰還君本州可謂衣錦晝行矣○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更相攻擊俊遣送毋子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安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蜀宜兩存而闕之猶下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太祖曰善歲餘鸞殺俊王秘又殺鸞○文帝初置涼州盧水胡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以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

合無左軍之計遂渡河賊拒軍於鷓陰口

鷓陰之然反既揚聲軍

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

據武威諸將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

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

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

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十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

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為伏使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

胡果爭奔之因發伏兵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帝悅詔

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勒踰吉甫

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封西鄉侯



○酒泉蘇衡反與氐蒙鄰戴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  
 衡及鄰戴等降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鄣塞置烽火郵閣以  
 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後西平麴光殺其郡守  
 諸將欲擊之既曰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  
 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便相持著此為虎傅翼  
 也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外沮其  
 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所誣誤者  
 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  
 餘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所禮辟寵延楊  
 阜胡遵龐消張恭周生列等終皆有名位黃初四年薨謚

曰肅侯

賈逵

賈逵字梁道河東人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位祖父習異  
 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後舉茂才除滎  
 池令滎神陵反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  
 農太守召見計事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  
 逵吾何憂以為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皆不願行太祖恐有諫者教曰命孤戒嚴有諫者死逵謂同寮不可不諫乃入白事太祖怒收逵送獄既而曰逵無惡意原之始逵為諸生略覽大義勗力春秋左傳及為刺○文帝即位以逵為豫州刺史是  
 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





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考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過鄔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也○明帝即位孫權每出兵為寇逵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太和四年帝使逵督滿寵等四軍從西陽向東關曹休從皖皖胡管司馬宣王從江陵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曹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軍敗於外

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志也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侮易諸將不可與督帝乃止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也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薨謚肅侯

平曰自漢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



任俊 裴祇附

任俊字伯達中牟人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欲  
 棄官走峻說原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峻與張奮舉郡歸太  
 祖太祖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太祖征伐峻常居守以  
 給軍時歲饑旱軍食不足棗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  
 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  
 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  
 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祇  
 而成於峻太祖表為都亭侯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  
 所陳太祖善之饑荒之際收郵朋友孤遺周急繼之信義

見稱魏武故事載今日故陳留太守裴祇天性終能始共

言當計牛輪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為熟牛輪穀大  
 夜不增穀有本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者幸以為常故  
 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  
 燕之祇猶自信善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  
 大田豐足軍用推厥群迎克定天下以隆王室

蘇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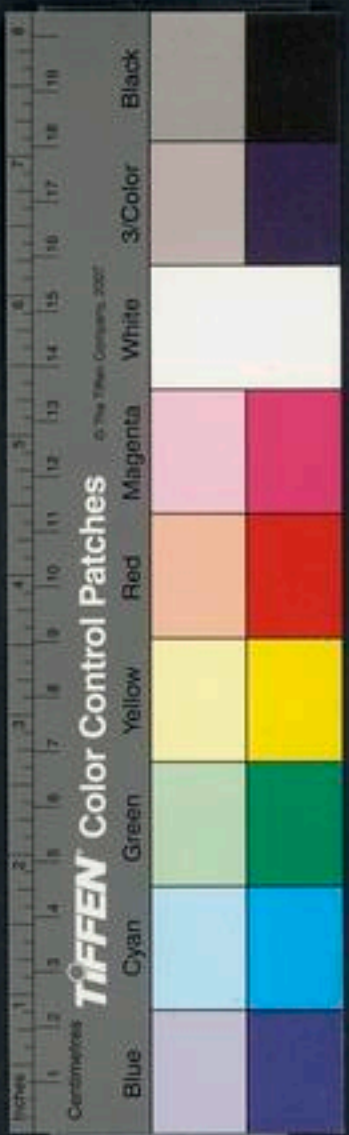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起家為酒

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

定係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歎曰必為此郡守折大祖

肅輩及守安定亮欲逃走則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征張魯使為軍導魯破徙金城太守時喪亂後吏民流散  
 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



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禁令于犯者輒戮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歲大豐歸附者日多太祖崩文帝以其功賜關內侯後徵拜侍郎與董昭同察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初則及臨菑侯植開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彭鴻每悉張欲正倫以對待中傅畢摘則曰拾若不謂卿也乃止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不則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

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曰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陛下方隆唐虞之化而以獵戲殺群吏臣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赦之然以此見憚薨謚剛侯

杜畿

杜畿字伯侯杜陵人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荀彧進之太祖太祖謂荀彧曰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肅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

傳子曰或稱  
餘勇足當難

智能應變於是拜河東太守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  
 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  
 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  
 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絲役漸課  
 民畜孳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  
 豐實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開學  
 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  
 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軍  
 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太祖令曰河東太

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  
 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  
 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創勳為太祖所親賞  
袁胡廷嘗從畿求大  
其書數曰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  
 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  
 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克實之所足以制天下煩  
 卿臨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為天下最○文帝感祚封豐  
 樂侯帝幸許昌畿受詔作禦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畿  
見童子謂曰司命使我召子畿請之童子曰今為君  
求相代者君慎勿言至此二十年乃言之其曰卒諡戴  
 侯○子恕



杜恕

杜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結  
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侍中辛毗  
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古之刺史奉宣  
六條以清靖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  
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  
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今郡牧  
守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  
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  
可謂節用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所

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  
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  
今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因多鬻鬪又有桑  
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夫天下猶  
人之身腹心充實四肢終無大患今兖豫司冀天下

之腹心也臣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肢之  
重然孤論難持犯袂難成衆怒難積疑似難分犯此四難  
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時又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  
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  
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木 恕 介 一 九 德  
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猶鳥獲之舉千鈞伯樂之  
選驥也語曰世有亂人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  
不須稷契之佐商周無貴伊呂之輔今奏考功者陳周漢  
之遺法綴京房之本旨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  
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  
轉以功次補郡守者皆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  
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  
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  
俱以職考之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  
古人稱廊廡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焉

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  
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况致  
位卿相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身亦欲廁稷契之列  
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  
四凶今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  
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况  
世俗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  
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也後考課竟不行。恕在朝八  
年其論議凡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拜  
御史中丞加建威將軍嘉平四年卒



鄭渾

鄭渾字文公開封人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魚獵之具課使耕桑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有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太祖征漢中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俗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嘉之。文帝即位遷陽平沛郡太守郡界下濕水滂百姓饑乏

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池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工一冬間成此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山陽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民得財足用饒明帝下詔稱述布告天下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饑寒

倉慈

顏斐

令狐邵附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緩集都尉。太和中遷熒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



太守二十歲大姓椎張遂以為俗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  
羸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士慈皆隨口割賦  
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慈躬往  
省閱科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  
十人又嘗有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  
與留遷欺詐侮易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欲從郡還  
者官為平取以府見物與共交市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  
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圖畫其形思其遺像諸胡悉會發  
哀或以刀畫面明血誠為立祠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  
守吳瓘清河太守任燠兖州太守顏斐弘農太守令狐邵

濟南相孔義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摘

奸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太守京兆  
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農殖  
歷數四二千石歷月日前不為民  
縣整并百出奈果起文學史民欲  
常為難州十部最後還平原吏民  
今孤邵字孔淑歷守弘農清如米  
而教怨以倚人遠郡人執河東  
學勿因誤交學由是弘農舉業轉與

平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庾盈溢庸

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

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皆

魏代之名守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七

張遼

張遼字文遠馬邑人本犇一之後以避死變姓漢末屬呂  
 布太祖破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  
 將軍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挑與豨語誘而降之從討  
 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鄴破別  
 徇趙國常山破遼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  
 破別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  
 為盪寇將軍太祖將征袁尚於楸城傅子云遼諫曰夫許  
 天下之會也天子在  
計公遠北征若創備難許據之以據令四卒與虜遇太祖  
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必不能任備遂行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七

張遼

張遼字文遠馬邑人本犇一之後以避死變姓漢末屬呂  
 布太祖破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  
 將軍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挑與豨語誘而降之從討  
 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鄴破別  
 徇趙國常山破遼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  
 破別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  
 為盪寇將軍太祖將征袁尚於楸城傅子云遼諫曰夫許  
 天下之會也天子在  
計公遠北征若創備難許據之以據令四卒與虜遇太祖  
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必不能任備遂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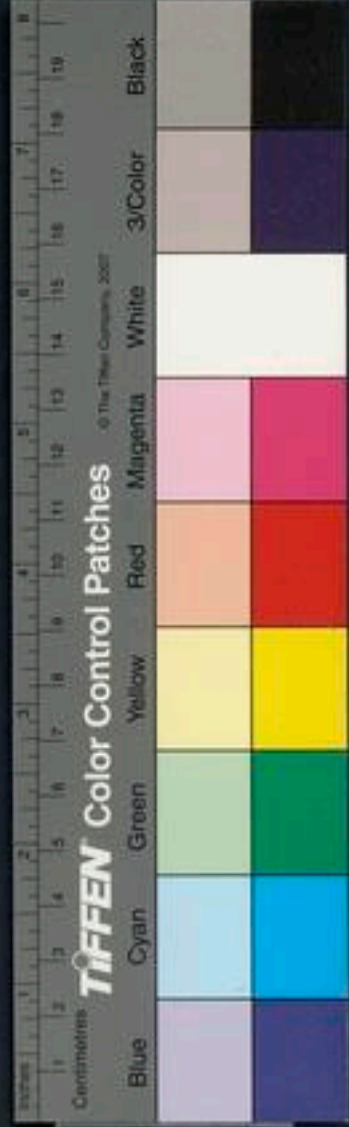
以所持麾授遼遂擊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判將其衆入瀟音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遼欲攻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攻之斬蘭成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復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將軍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

薛悌署幽邊曰

也賊至乃發

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

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張李出戰樂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遠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於是遼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遼披甲持戟先登陷車衝壘入至權麾下叱權下戰權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數重遼直前急擊圍開遼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披靡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權以城不可拔乃退遼率諸將追擊幾獲權太祖拜遼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較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群師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將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一而後守二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圓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文帝踐祚封晉陽侯遂朝洛陽宮帝問破吳意狀顧左右曰此古之孫武也。孫權復稱藩遼遠也雍丘得疾帝迎就行在所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也孫權復叛帝遣遼東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植之卒帝為流涕謚曰剛侯後帝追念詔曰合肥之役遼曲六以步卒八百破賊數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可謂國之爪牙矣

樂進

樂進字文謙衛國人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為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綉於安眾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睦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從擊袁紹於官渡斬將淳于瓊



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將嚴敬太祖表漢帝以進為折衝將軍別征高幹擊管承關羽張飛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破之又從征孫權假節遷右將軍薨諡威侯

干禁

禁字文則泰山人王朗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破高雅於須昌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麄四將從征宛降張綉綉復叛太祖與戰不利禁

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虜追稍緩禁徐鑿斬安營訖乃入謁太祖悅謂禁曰消音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封益壽亭侯。復禽呂布於下邳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紹攻禁不能拔復與樂進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降紹將何茂王摩等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禁督戰士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禁急攻豨豨與禁有舊詣降諸將皆以為當送詣太祖禁曰公常令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



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墮涕而斬之。太祖歎曰：豨降不諳吾而歸，禁豈非命耶？益重禁。東海平，拜虎威將軍，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代，咸遮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財物無所私入。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以禁有威，重遣將數十騎齎令書詣靈營，奪其軍。靈震服，遷左將軍，假節鉞。太祖使曹仁討關羽於樊，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遂降。惟龐德不屈，節而死。太祖哀歎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耶？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稱藩。

道禁還，帝慰諭。

制曰：昔荀林父敗績于邲，孟明視喪師於殽，樊城之敗，水災。秦晉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士，秦霸西

是至非戰之怨。

復禁等官，欲遣使。吳先令詣鄴，謁高陵。

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愾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患發病，薨。謚厲侯。

張郃

郃字雋，又河間人。漢末，應募討黃巾，屬韓馥。馥敗，歸袁紹。紹軍潰，歸太祖。太祖得郃，甚喜，拜偏將軍，從攻鄴。拔之，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又別征東萊，討管承。與張遼討陳闌、梅成等，破之。太祖征張魯，還留郃與夏侯淵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



漢中劉備屯陽平郃屯廣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闔淵戰沒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今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勒兵安陣諸將皆受節度眾心乃定太祖遣使假郃節劉備保高山不敢戰。文帝踐祚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明帝即位遣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破之。諸葛亮出祁山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

之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師問郃曰遲將軍到亮無已得陳倉乎郃曰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敵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畢湛經明行脩詔曰昔孫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甚嘉之擢湛為博士。諸葛統復出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膝薨謚壯侯

徐晃 朱靈附

晃字公明河東人從楊奉討賊有功說奉令歸太祖奉從



之後悔是日歸太祖太祖授是兵拜裨將軍。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是攻之是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降是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死守恐河北無時定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韓遂焉超反關右遣是屯汾陰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是是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太祖使是以步騎四十渡津作堑柵未成賊將梁興夜步騎攻是是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

太祖還鄴使是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從征張魯別遣是討攻積仇夷諸山氏皆降之。又留是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是別征破之太祖甚喜假是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絕內外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復遣是助曹仁討關羽也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是至陽陵破賊也偃城是到說道作都塹示欲絕其後賊燒屯走太祖遣殷署朱蓋等十二營詣是賊圍頭有屯而又別屯四冢是揚聲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將步騎五千出戰是擊破之太祖令曰賊圍斬鹿角





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於孫武穰苴是還摩陂太祖迎是舉酒勸勞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踐祚進封陽侯與夏侯當討劉備於上庸破之○明帝即位拒吳諸葛瑾於襄陽病危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將軍常遠斥候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奪爭利士不暇食常嘆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

終不廣交接薨謚壯侯○朱靈字文博為袁紹將太祖征

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將各罷歸曰靈觀

人多矣無若曹公此貞明主也遂留不去為將名亞晃等

至後將軍九州春秋曰初清河李雍以鄆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將靈母弟置

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云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

平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

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

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

之備詳也

李典

典字曼成鉅野人從父乾以衆隨太祖破黃巾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吊供軍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糧會尚遣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番軍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苟利國家專之可也遂渡河攻潘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存伏惇不聽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乃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尚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

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暴耿純而典謝曰典功微而爵厚宜舉宗陳力實郊遂以制四方非君慕純也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圖之遼欲奉教西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薨謚敬侯

李通

通字文達江夏人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陳恭共起兵於朗陵建安初舉舉詣太祖于許拜中郎將○太祖討張繡



三國志卷之十一 李通傳  
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  
封建功侯。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致大辟通妻  
子泣請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儼執憲不  
阿與為親友。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征南  
將軍通親戚部曲令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  
天下紹雖盛彊終為之虜遂斬紹使。又擊群賊定淮汝  
之地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  
。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通率眾擊之下馬拔鹿角  
入圍戰以迎仁軍勇氣諸將薨謚剛侯文帝詔曰昔袁紹  
之難自論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

其嘉之

呂虔

虔字子恪任城人太祖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部民吳  
母等作亂虔招誘殺之撫其餘眾群賊平領泰山太守郡  
接山海郭子公孫犢等保山為寇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  
祖等當屠蜀皆降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  
名州郡。徐和等劫長吏攻城邑虔與夏侯淵會擊之前  
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  
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卿禽奸討暴百姓獲  
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會建策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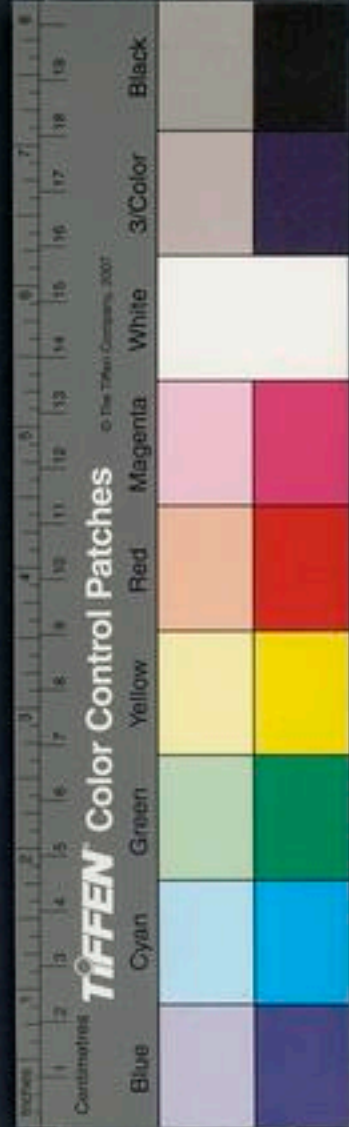


青兗古今一也。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位，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許褚

褚字仲康，譙國人，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寇。時賊攻褚壁，褚衆少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走。由是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兵徇衛諸從褚俠客皆為虎

○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伺褚休下，日懷刀入褚室，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見褚色變，褚覺之，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乃扶上船。是日微褚幾危，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問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眦之，超不敢動。後數日戰大破超等，遷武衛中郎將，武



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疑故號曰虎疑褚性謹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謁太祖未出仁呼褚褚還入殿仁恨之或以責褚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以入室何私乎太祖愈愛待之。文帝踐祚遷武衛將軍督宿衛禁宮薨謚壯侯初褚所將虎士復以功封侯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

典韋

韋陳留人形貌魁梧膂力過人有志節任俠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身自搏戰

自旦至日晚數十合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棄走太祖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所將皆選卒每戰關常先登陷陣遷校尉性忠謹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飲噉兼人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至宛張繡迎降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刀徑尺繡等莫敢仰視後繡反襲太祖營太祖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以長戟擊之一义入輒十餘矛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創發瞋目大罵而死太祖臨



三國志卷之七

典

七

巴

龐德

德字令明南安人太祖破馬超於渭南德隨超奔漢中太祖定漢中德降太祖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侯音衛開以宛叛德與曹仁拔宛斬音開。討關羽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仁使德也樊會漢水暴溢羽乘船四回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水盛船覆為羽所得羽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德罵羽曰魏王威振天下汝

劉備庸才耳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遂為羽所殺。帝遣使就德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墮身狗節前代美之惟侯戎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謚壯侯

閻溫

溫字伯儉天水人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不能禁乃還州超復圍州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賊遣人追之執詣超超解其縛謂曰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言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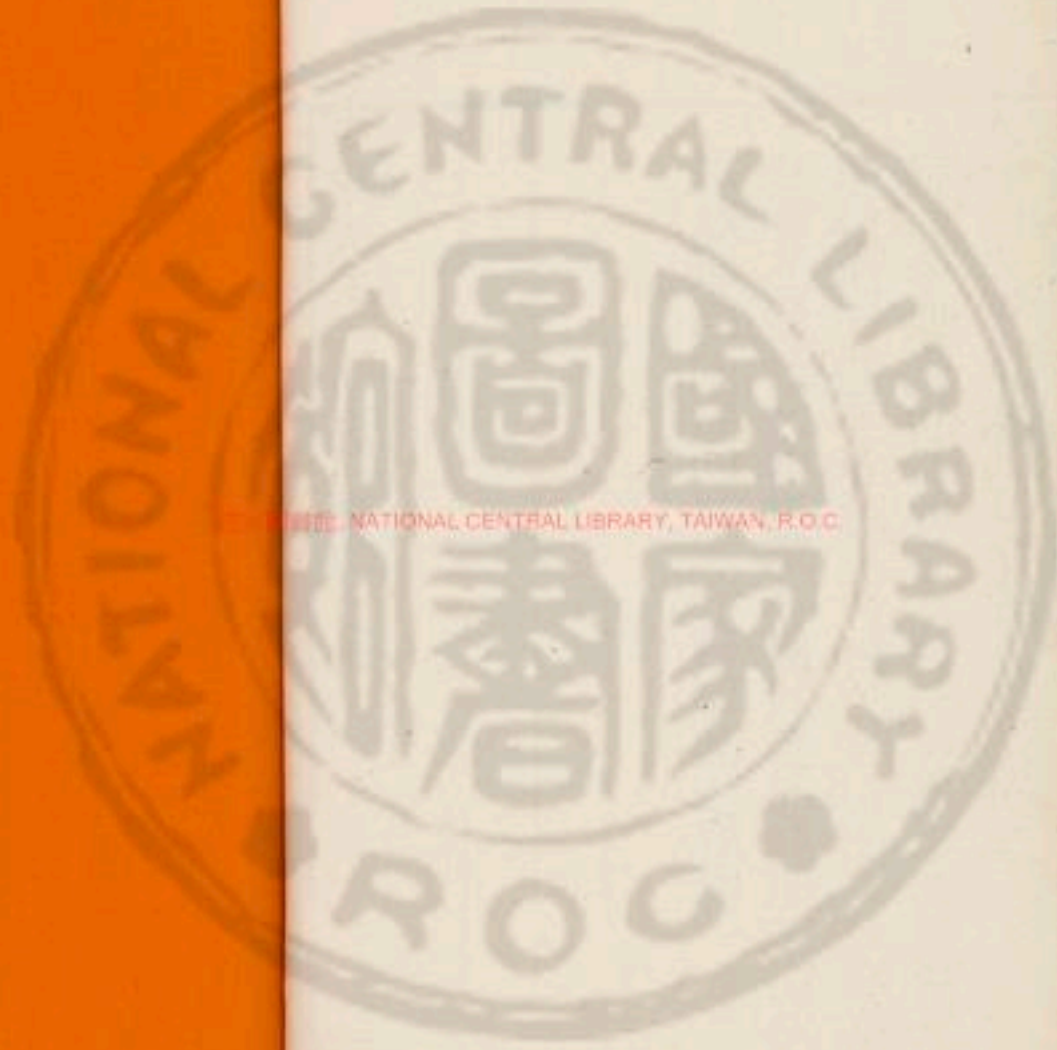


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殺之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志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  
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  
樊噲也龐德受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  
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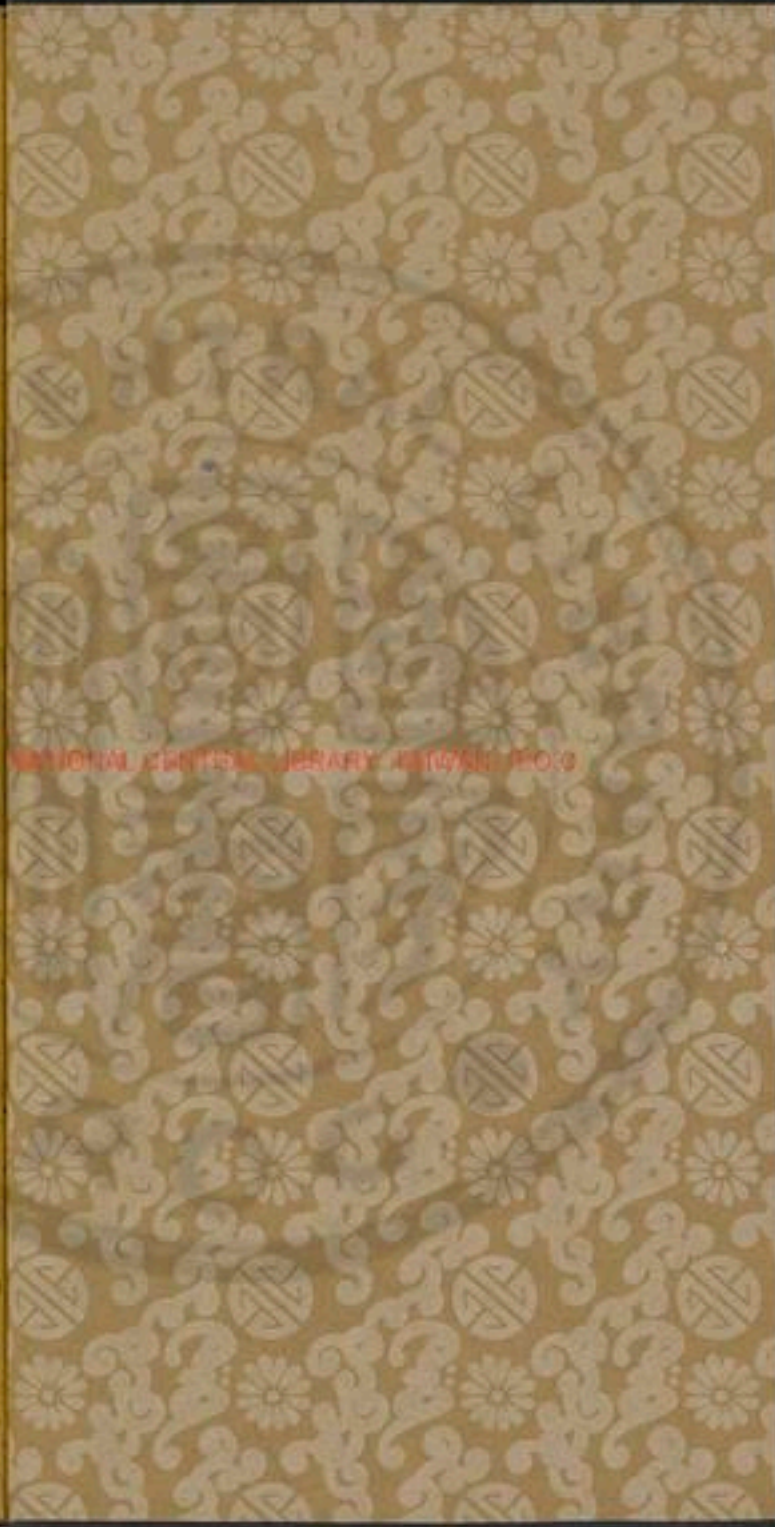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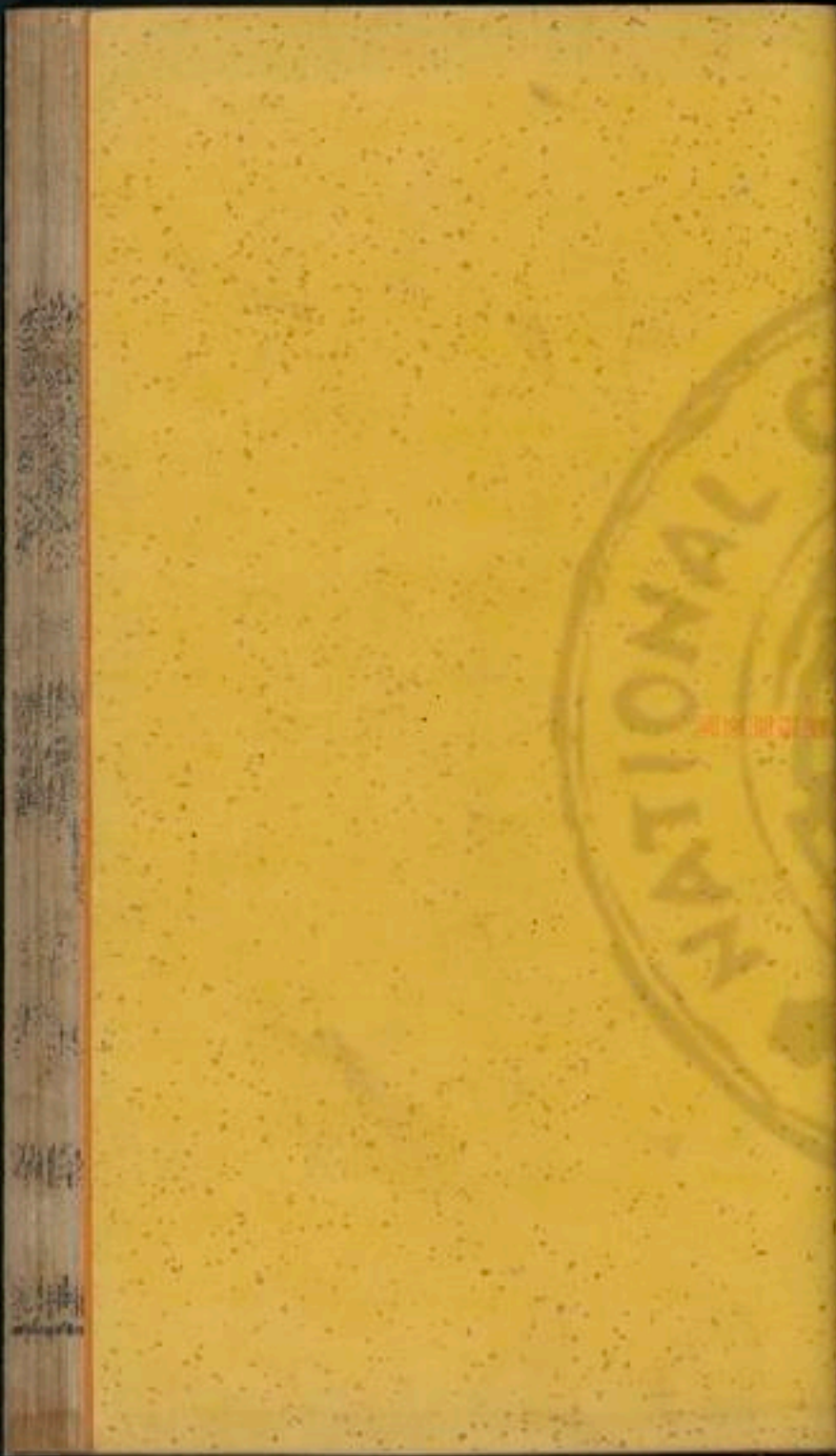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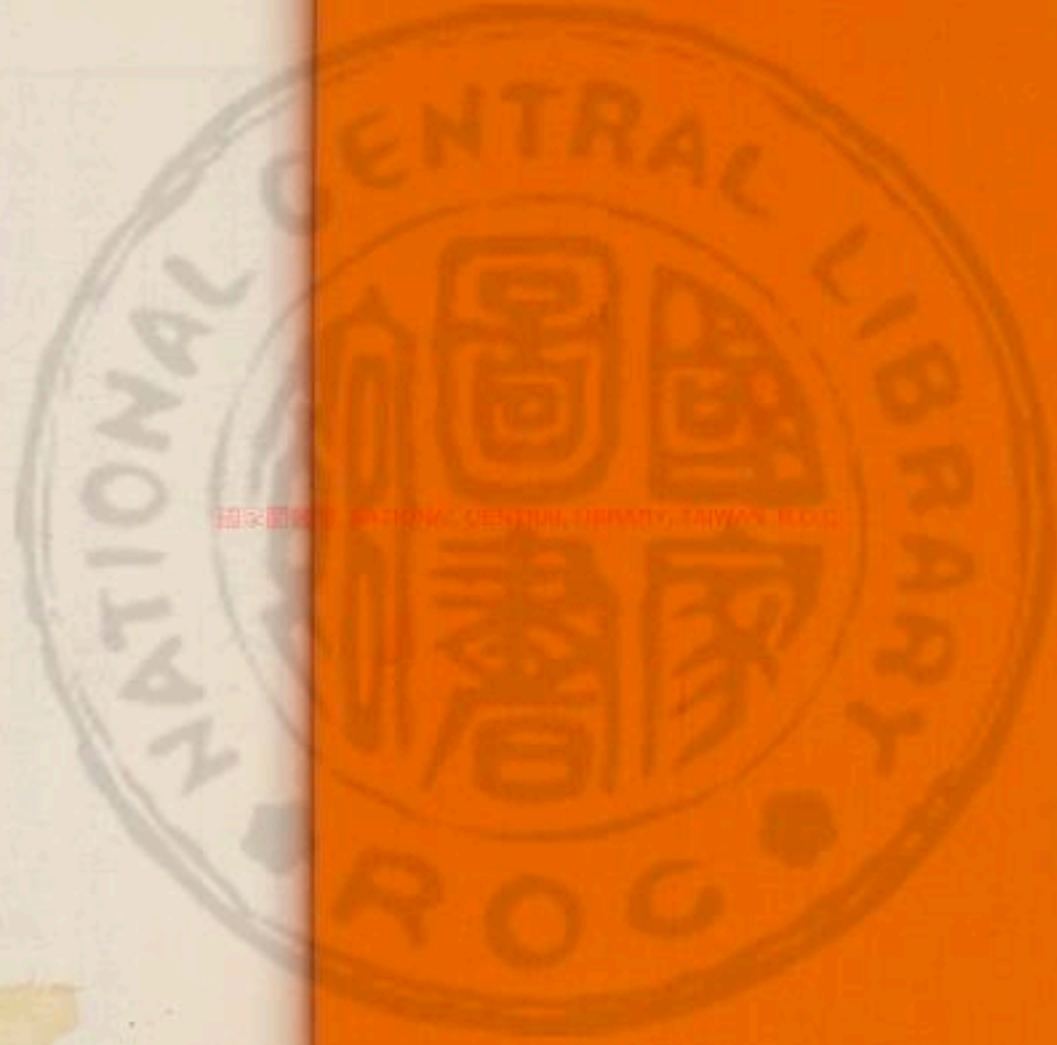




مركز المخطوطات الوطنية، الرباط، المغر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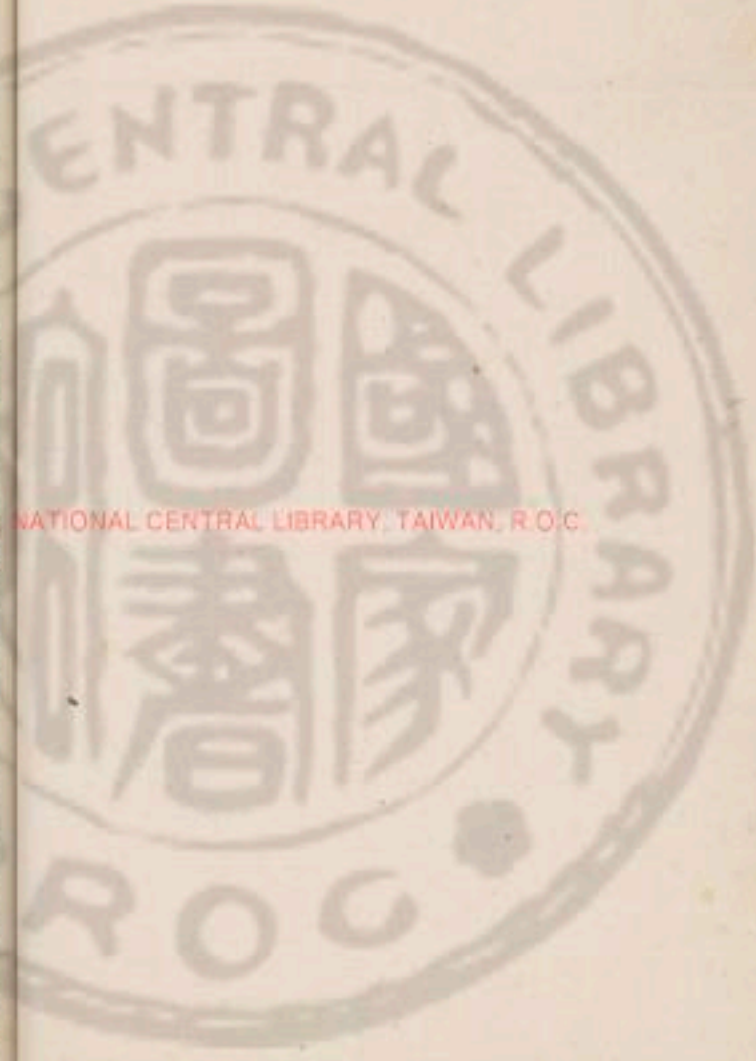
59  
10/28/84 x 65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八

任城王彰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志意慷慨太祖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虜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何能作博士耶太祖常問諸子所好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中封鄢陵侯代郡烏丸反以彰行驍騎將軍太祖戒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





千騎卒至彰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退去代二百餘里諸將以為受節度不得過代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遂擊破之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侯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太奇也。文帝即位彰與諸侯就國立為任城王薨諡曰威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字子建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

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問難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植任性而行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於是誅脩植內不自安。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就國監國謁者灌均希



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貶爵安鄉侯徙封雍丘王○  
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  
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  
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論德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事命之臣也君無虛  
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方今西有違  
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  
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  
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  
御西境為國爪牙者可謂富矣然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

未縣於釣餌臣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  
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  
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  
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  
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來試屬國請擊單于之頸  
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  
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  
能於明君也今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  
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雖未  
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使名挂史筆事列



三國志卷之六 陳思王植傳 一 三 從 前  
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昔毛遂趙之陪  
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  
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徒封東阿復上疏求存問親戚  
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  
恩全怡怡之篤義詔報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  
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  
政成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恩為趙將臣生平  
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願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  
死不恨矣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切感焉帝輒優文答  
報

魏畧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  
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復被取乃上書曰古  
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  
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以此臨朝則臣不知所死  
矣受任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以之所授命雖  
有權會之徒不以為懼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  
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  
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毋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  
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從魯檻車載使  
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用已懼魯之侮謂少年



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宜走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  
曰行數百里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所受封策書  
以屏翰皇家所得兵皆年老耳順而名為魏東藩臣可  
羞矣

六年封植為陳王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  
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蕃國峻迫寮屬皆  
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又植以前過事復戒  
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鞍遂發疾薨年三十一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其撰錄植  
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艷足以  
自通後葉焱不能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齊未  
為得也

武帝二十五男 文帝九男

木皇后生文帝任  
城王彰陳思王植

鄧哀王冲 環夫人生

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慧若成人時孫權曾  
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  
稱物以載之則梭可知太祖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  
嚴重太祖馬鞍在廬為鼠所齧廬吏惧必死冲於是以刀  
穿單衣如鼠齧者繆為失意太祖問之冲曰世俗以為鼠

三國志卷之八 魏書 五 律 河  
醫衣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醫是以憂戚太祖曰此文言  
耳俄而庫吏以醫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驚况鞍縣  
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遠皆此類也

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  
隔同於圜圍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  
於此

曹叡書曰親親之道專用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  
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  
有仁聖輔弼之助盛則有以共其治衰則有以守其土  
安則有以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三代之君與天下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主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  
先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秦廢五等之尊立  
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  
子以自比輔外無諸侯以自藩衛芟刈股肱獨任胃腹  
浮舟江海捐棄楫擢觀者寒心使秦王納淳于之策抑  
李斯之論王子弟服功臣枝葉相持自尾為用何陳項  
之得措手足哉漢監秦失封建地廣古制故有七國之  
變武帝下推恩之令遂以陵遲今魏之興二十四年尊  
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  
磐石宗盟之助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偏師之帥

而宗室有文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置百人之上非勸  
進賢能褒異宗室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  
者蔭根條落者本孤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  
者衆也時太子幼同以此感悟曹爽不能用

王粲

王粲字仲宣高平人父祖皆為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  
安蔡邕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  
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  
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西京擾亂依劉  
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通悅簡易也表卒勸表

子琮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

曰袁紹起河北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

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

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其州繕其甲卒

平江漢引其賢雋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漢末喪亂絕無王

也特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

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

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

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羣



作弄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

為宿構賦復欲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才既高講論應

若為魏卿相至於朝廷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從征吳道

病卒始文帝及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字偉長陳琳字孔

彰阮瑜字元俞應瑒道字德璉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

清玄體道六行備禮識洽聞採翰成章輕官忽祿不

世榮。史畧曰文帝嘗賜楨帶楨答曰荆山之瑛元后

之寶隋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環之金登竊宛之首地

上接於至尊也故夏屋初成而木匠先立其下○琳前為

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今將兵總皇威握兵要龍驤

虎步無異於鼓烘爐以燎毛髮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

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進不納竟以取禍○

瑀少受學於蔡邕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

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

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諸子卒

曰此愈我病太祖使瑀作書與韓遂竟不能增損後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

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

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篇辭義典雅德璉常斐

然有術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孔璋章表殊健

公幹有逸氣末道元瑜書記翩翩仲宣獨善詞賦惜其體

三國志卷之八 王粲傳 七 七



弱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彧等以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例

衛覲

衛覲字伯儒安邑人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除茂陵令時四方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關本土安寧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夫蓋國之大寶也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

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人使

司隸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

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覲遷尚書

帝即位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

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

卑下王政之弊由此請置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

百姓凋匱而役務多殷覲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

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

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

則民樂君惡之則民怨民樂則君樂民怨則君憂君憂則

民懼民懼則君安民安則君樂君樂則民安民安則君樂





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已諱建一言開一說哉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昔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太息以為至危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群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綉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當今之務宜量入為出思勾踐滋氏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自崇帝藏日竭昔漢

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靈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堂以承高露今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潘勗王象與觀並以文章顯薨謚敬侯

劉廙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年十歲戲講堂上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廙兄望之為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毅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



不可也望之不從幸見害屢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屢通章書屢發旨初以尊卑不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屢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魏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毀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吳劉備不賓於蜀然本初以

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隨此力斃於外不恤民於內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廣治農桑事從節儉脩之旬年國富民安矣太祖報麋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麋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第虎吉之制也特原不問麋上疏謝曰臣



罪應傾宗禍，雁覆族遭。乾坤之靈，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谷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屢著，書數十篇，及與下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

劉劭

劉劭字孔才，邯鄲人。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荀彧坐，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禱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聖人垂制，不為變。遂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或善其言，勅會朝如舊日，亦不蝕。黃初中為尚書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

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庾嶷荀詵定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遣兵討之，劭以為宜知寬貸，使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亂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召休將士集擊之，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若進擊，必不能制。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賊必震怖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時詔書



博求衆賢夏侯惇曰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帷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陛下使得自盡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劾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備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易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司馬溫公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

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統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劭述而脩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絲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劭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



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錯漢魏由京房劉劭不得其本而徇趨其末故也

傅嘏

傅嘏字蘭石泥陽人傅介子之後弱冠知名陳群辟為掾時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按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弁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大職土有常貢官有定則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自建安至於青龍迄夷遺之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要並用百官各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先王之擇

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其而謂之賢道脩而之能方今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賢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下度數替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曹爽秉政何宴為吏部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鋸巧佞奸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宴等遂與嘏不平因免嘏官曹爽誅為河南尹遷尚書嘏言以為秦始皇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因循至今名實未附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嘉平四年孫資死征南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



南將軍母丘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嘏嘏曰  
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關  
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喜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  
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  
之策今權以死托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去其虐政民  
免酷烈內外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全猶足以  
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而議者或欲汎舟輕濟橫行江表  
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其於  
難捷惟進軍大佃坐食積穀殺士不運輸乘覺討蕪蕪遠方  
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略願以十萬衆橫行匈奴李布面

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畏辱秦軍今欲越  
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未右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  
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時不從嘏言吳  
將諸葛恪果破和軍於關書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  
將為之備嘏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恪豈敢傾根竭本  
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  
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曰子志  
大其量而動業為難也可不慎哉薨謚元侯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  
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持處常伯之官與

三國志卷之八  
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  
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  
以清鑒著傳評用才達顯云  
置松之曰以評識量名輩當時高流此語曰云用才達  
顯不足見評之美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九

桓階

階字伯緒長沙人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劉表舉州以  
應紹階說太守張羨曰曹公仗義而起今舉三郡以待其  
來可乎羨乃拒表遣使迎太祖太祖定荊州聞羨謀異之  
辟為丞相掾魏國初建為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  
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  
至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  
短賴階左右以自全曹仁為關羽所圍徐晃救之不解太  
祖欲自南征群下謂宜亟行階獨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



三國志卷之八  
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  
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  
以清鑒著傳評用才達顯云  
置松之曰以評識量名輩當時高流此語曰云用才達  
顯不足見評之美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九

桓階

階字伯緒長沙人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劉表舉州以  
應紹階說太守張羨曰曹公仗義而起今舉三郡以待其  
來可乎羨乃拒表遣使迎太祖太祖定荊州聞羨謀異之  
辟為丞相掾魏國初建為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  
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  
至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  
短賴階左右以自全曹仁為關羽所圍徐晃救之不解太  
祖欲自南征群下謂宜亟行階獨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





三國志卷之九  
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何憂於敗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祚遷尚書令階疾病帝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薨謚貞侯

陳群

群字長文潁川人祖父寔父紀叔父湛皆有盛名群為兒時寔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群之間先與紀友后與群交由是顯名劉備辟為別駕備為袁術所破乃避難徐州。太祖辟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王模周達者太祖辟之群封還教以

為模遠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遠皆生姦宄誅群薦陳矯戴乾太祖皆用之后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群為知人。魏國既建遷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平斯事乎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支體或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則其足則永無濡放穿踰之姦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宜先施用時鍾繇與群議同太祖以軍事未罷故寢。群轉侍中領丞相

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推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  
 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  
 日以親及即王位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及踐祚進  
 爵穎鄉侯帝寢疾群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  
 ○明帝即位錄尚書事帝初蒞政群上疏曰陛下當盛魏  
 之隆天下想望至治唯有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  
 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知睦則有讎  
 實有讎當則毀譽無端具偽失實不可不絕其源曹真表  
 欲效道伐蜀從斜谷入砦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  
 收豆麥以益軍糧曾未下而食猶乏今斜谷阻險難以進

退轉運必見鈔截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子午道漢

莽通之秦紀曰子午長安正南群又陳其不便詔以群議

山名秦今谷一名樊川屬魏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

之○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群上疏諫曰吳蜀未

滅宜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百姓遂困

何以應敵昔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

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

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

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當

誅群言之太祖赦之廙深德群群曰議刑為國非為私也

弟



且自明王之意吾何知焉其不伐皆此類也薨謚靖侯前  
后密諫陳得夫每上封事輒削其奏時人及子弟莫知也  
論者或譏畔居游拱點正始中詔讓名臣奏議朝士乃見  
群諫事皆嘆息焉袁子曰或云揚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  
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恭曰然可謂直  
士忠則吾不知也群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  
十上而外人不知也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子泰

陳泰

泰字玄伯正始中為并州刺史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  
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而奴婢泰皆  
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  
郭淮為雍州刺史蜀將姜維率眾依翅山築二城使牙門  
將句安李歆守之聚羌胡賫任等寇逼諸郡淮與泰謀禦

之泰曰剋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  
未肯附今圍而攻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淮從其計進軍  
洮水維懼遁走安等皆降淮死泰代為征西將軍假節都  
督雍涼諸軍事○後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  
欲三道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須東  
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泰勅經進屯  
狄道須軍至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  
關與賊戰不利還保狄道城維乘勝圍狄道泰遂進軍度  
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  
道城中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



三國志卷之九 陳壽傳 四 秋 濟  
下震懼秦與交戰維退還涼州司馬文王曰城非倉卒可  
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不待兵集得上策矣秦每以一  
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自上事驛書不過六  
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玄伯沉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  
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  
大將不當爾耶○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秦為鎮軍將軍  
峻退還轉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  
軍立頭秦總署行臺司馬景王皆與秦親友及武陔亦與  
秦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  
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

之薨謚穆侯

陳矯

矯字季弼廣陵人辭孤策袁術之命陳登請為功曹使矯  
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以吾不足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  
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聞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  
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  
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疆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  
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餘子瑣瑣亦烏足錄哉○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遷魏郡  
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



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從征漢中太祖崩群臣徇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矯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祭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其亮直道此帝問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薨謚貞侯

徐宣

宣字寶堅廣陵人避亂江東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登並為紀綱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俱見器於太守陳登。程辟為司空掾屬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太祖崩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踐祚旬月轉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陵波而前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桓範薦宣曰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



畧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  
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宣體忠厚之  
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腹心之  
任莫宜宣者以宣為左僕射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  
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宣上疏陳  
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手詔嘉納薨遺令布  
衣疏中歛以時服詔曰宣歷任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  
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追謚貞侯

衛臻

臻字公振陳留人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初至

陳留茲曰平天下者此人也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太  
祖追錄臻父舊勳賜臻爵關內侯文帝踐祚時群臣並頌  
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  
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從征東大將軍曹  
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  
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  
即位轉右僕射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  
拔漁父為太師布衣斯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  
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  
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



使天下馳騁而起矣。○時帝方隆意於殺舍臻數切諫及  
殺中監擅收蘭臺令臻奏按之詔曰殺舍不成吾所留心  
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  
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  
後遷司徒進爵長垣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  
臨菑侯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  
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  
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百多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  
令及為弟求婚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  
秦留侯願神不忘楚事謹言嘉謀望不吝焉薨諡敬侯

盧毓

毓字子家涿郡人少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署門  
下賊曹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  
妻白等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曰女  
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白等已入門庭刑之  
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文帝踐祚為譙梁  
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  
瘠瘠百姓窮困毓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  
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  
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澤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



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初入為侍中先是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奸吏得容情及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隆之狂直陛下亦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鄭冲帝曰文和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舉有四窓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

士畏敬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韓暨亮直清方則崔林貞固純粹則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常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時曹爽秉權將植其黨徒毓僕射以何晏代毓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



以毓為光祿勳爽等見收司馬宣王使毓復典選舉。母丘儉作亂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病遜位固推王昶王觀王祥詔使者即受印綬進爵容城侯薨謚成侯

評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群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和洽

洽字陽士汝南人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清忠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

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裳較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與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古之大教在通人情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洽陳玠素行有本末案實其事太祖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汰軍省民可省置守之費。明帝即位封西陵鄉侯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洽以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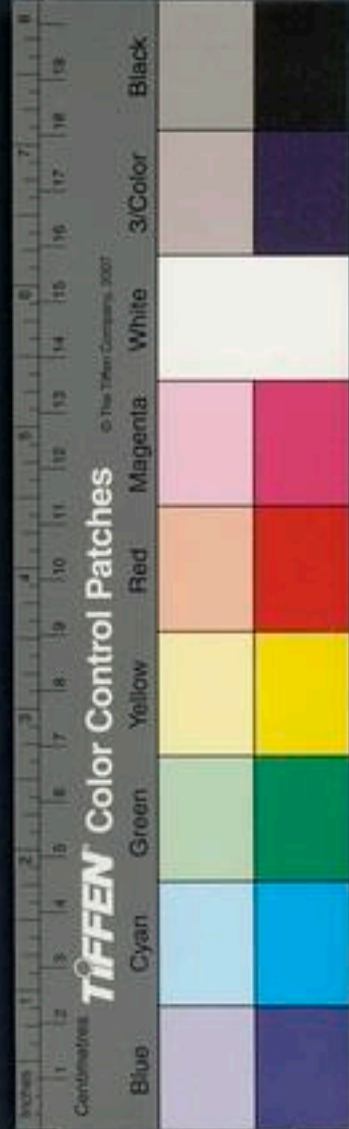


三國志卷之九  
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廢一時之  
農則失育命之本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後指除他  
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  
士養衆等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若謀不素定舉而無庸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太常清谷守約王賈田宅  
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簡侯

常林

林字伯槐河內人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  
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共嘉之  
林貧自非手力不取於人帶經耕  
鋤其妻饑餒雖在田野相敬如賓避地上黨耕種山阿林

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  
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  
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為五  
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  
親討之林曰銀伯犬羊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  
有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  
應時克滅○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晉宣王以林鄉邑  
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  
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  
吾所制也言者踧蹠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



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薨謚貞侯

杜襲

襲字子緒潁川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歛民保城郭不得農業襲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召縣吏民拒守賊入城襲帥傷夷民決圍得出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彊識博聞故太祖出入多得驟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後督漢中軍事緩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

鄴者八萬餘口○太祖東還選長吏鎮守長安主者所選

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驎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吏駐關中○時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太祖怒

欲伐之群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曰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

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金之弩不為鼷鼠

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

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

聞太祖文帝初不甚悅後乃追思其柔而不犯者皆此類

也。文帝時為尚書明帝即位封平陽鄉侯為大將軍  
帥薨謚定侯

裴潛

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謂所親王  
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遂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  
潛參丞相軍事太祖問潛曰劉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  
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東關守險足以為一方主○  
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凡二人各自稱單  
于專制郡事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  
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

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  
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  
財物潛按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  
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  
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  
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  
弛又將懾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  
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潛遷兖州刺史太祖次摩陂  
歎其軍陣齊整特加賞賜○明帝時為尚書令奏正分職  
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五十餘條始潛自感所生微  
賤為父不禮折節

三國志卷之九

書洛陽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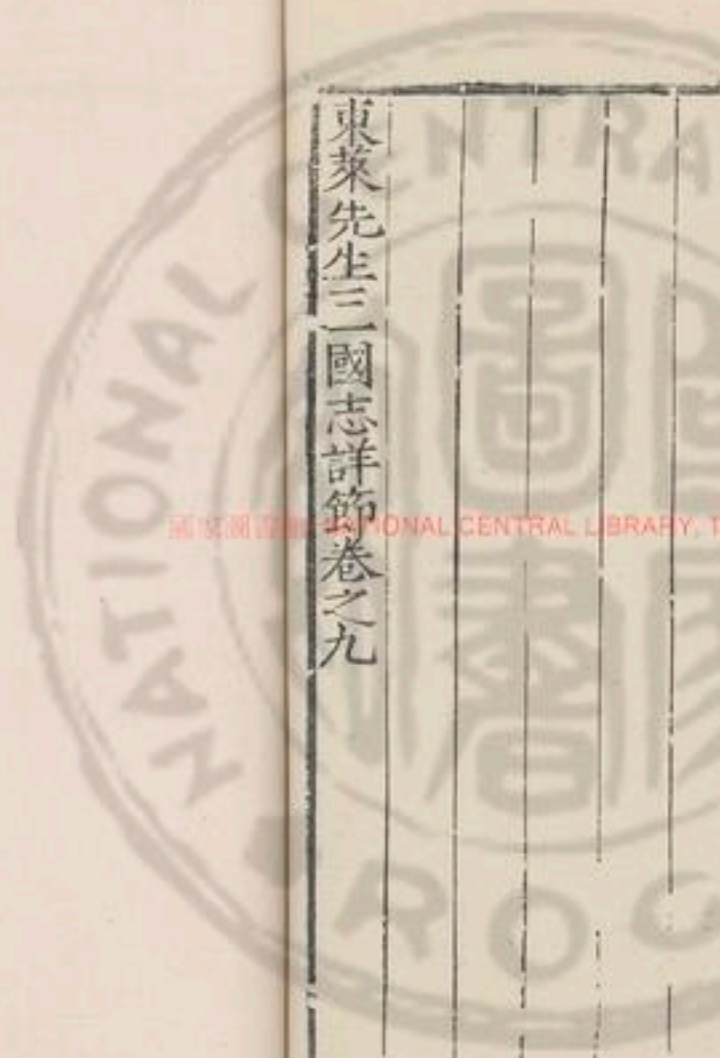
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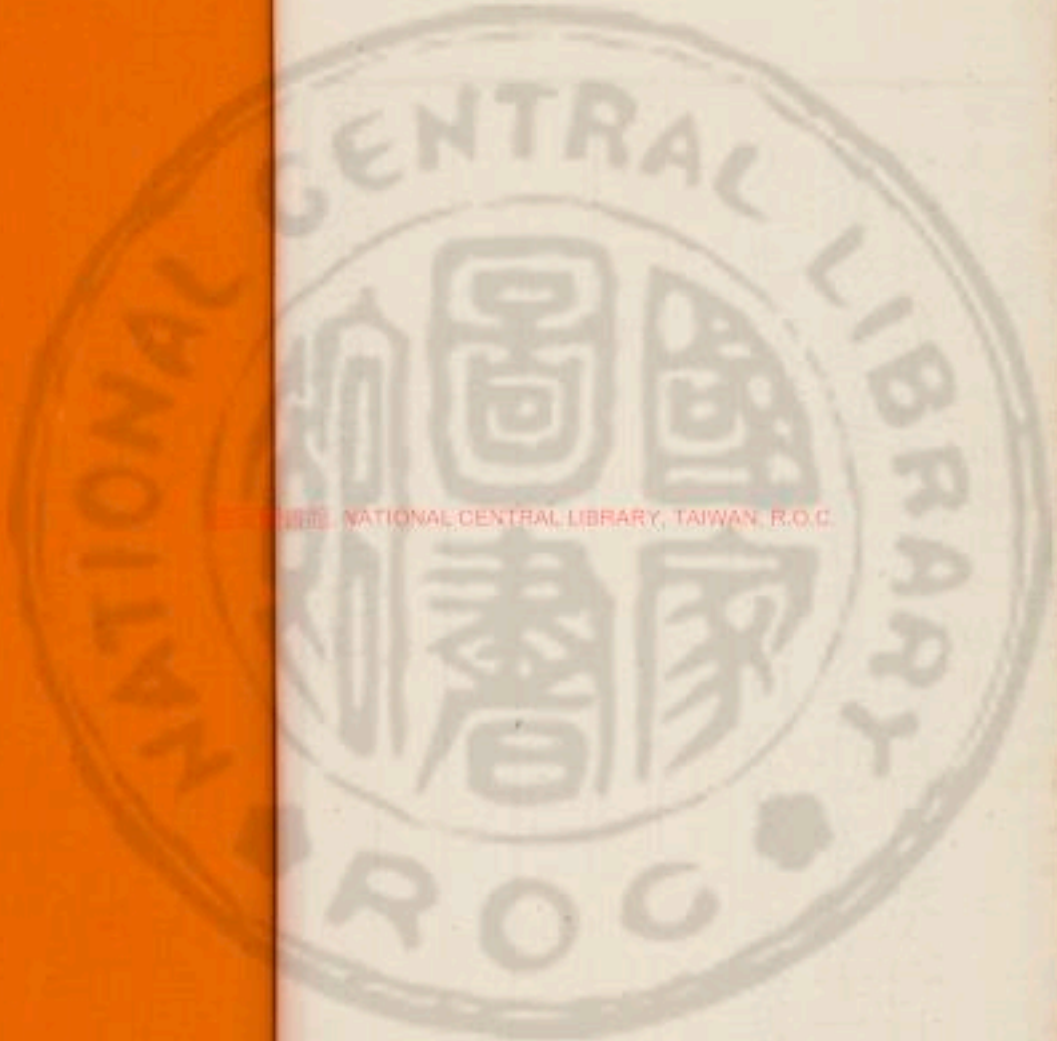
蓮

進士雖更歷清省恪供其家教上下  
相奉事有似石奮自懇與少能及者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  
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常貞幹皆一世之  
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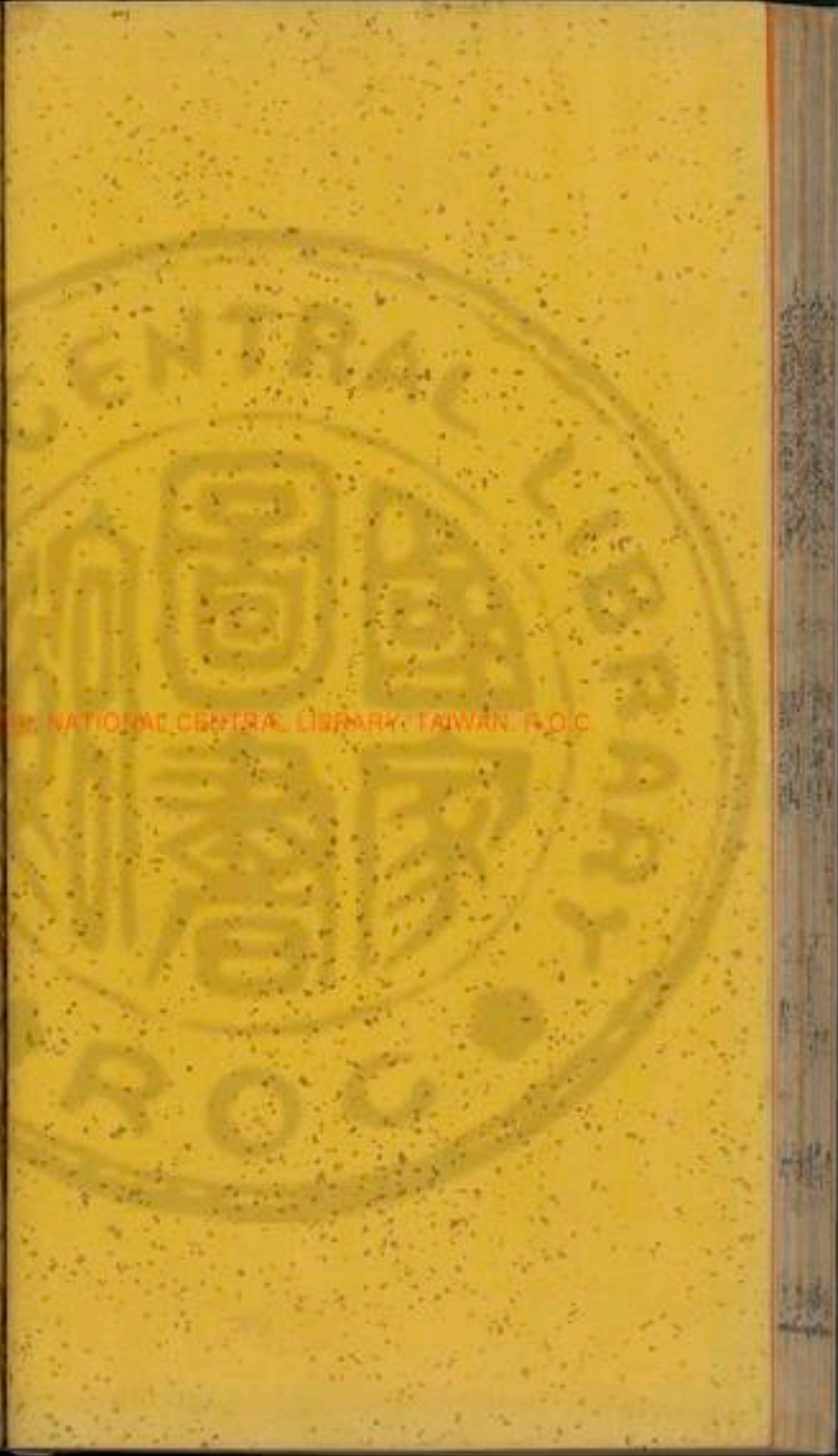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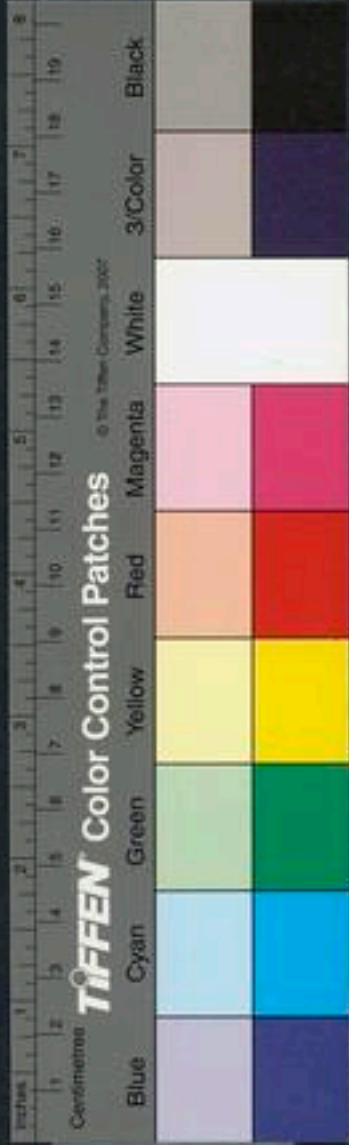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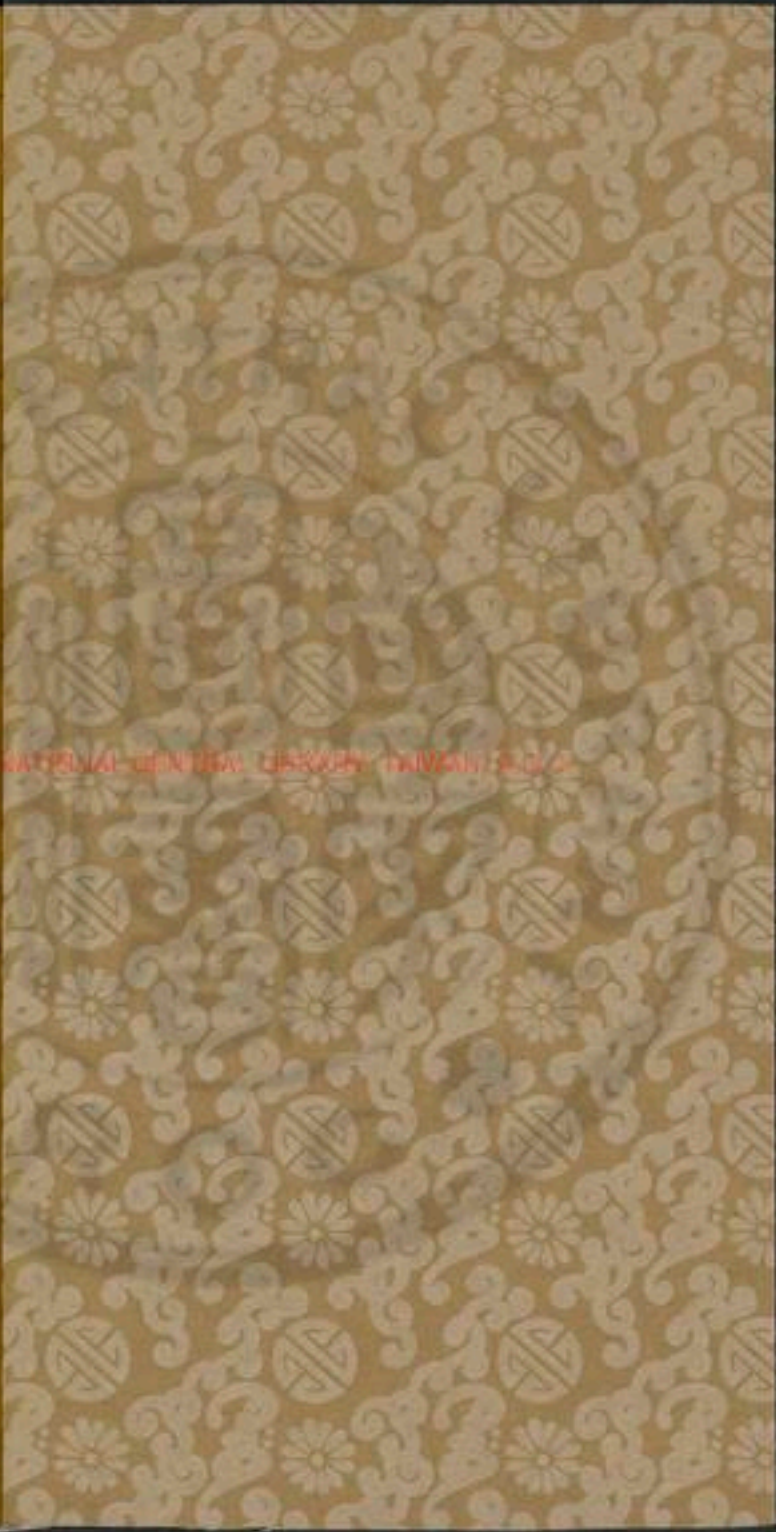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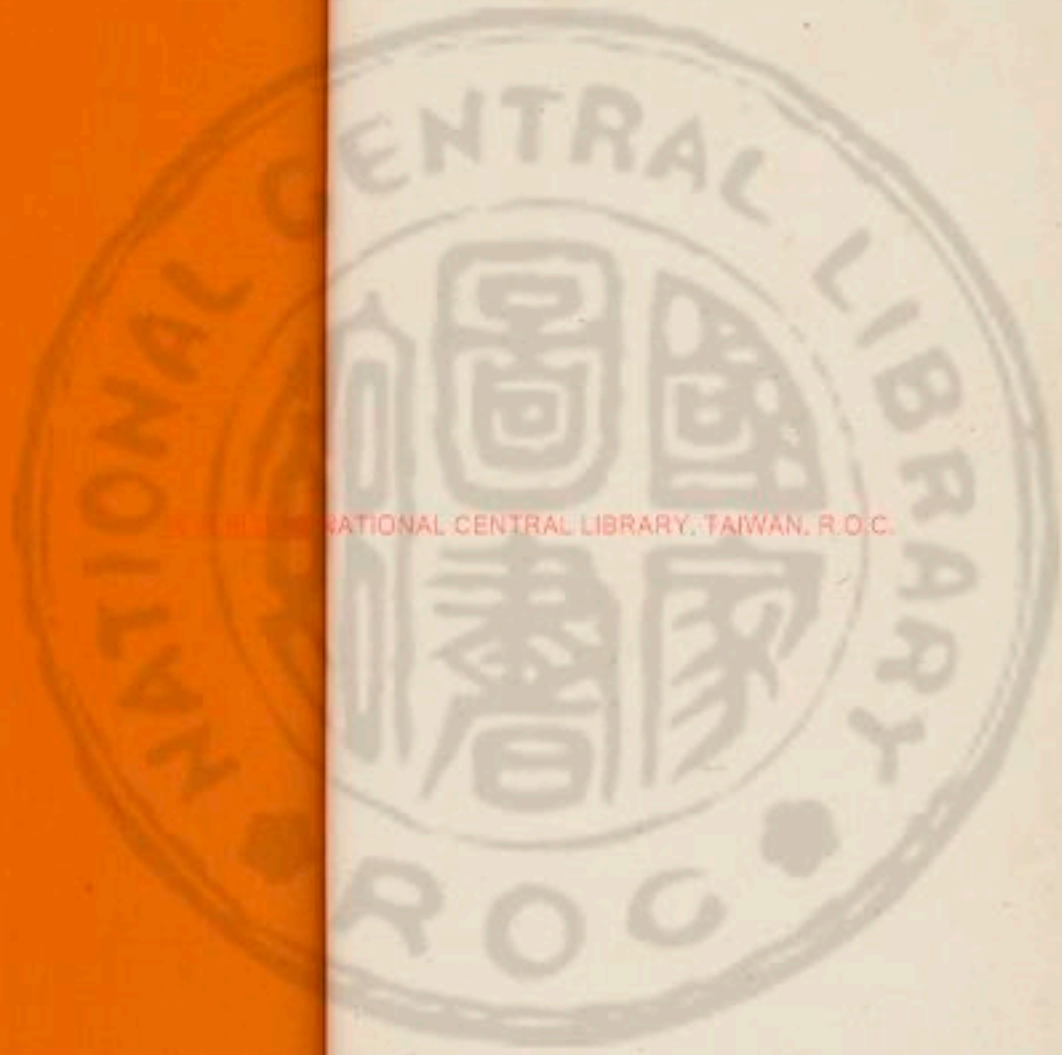












228702 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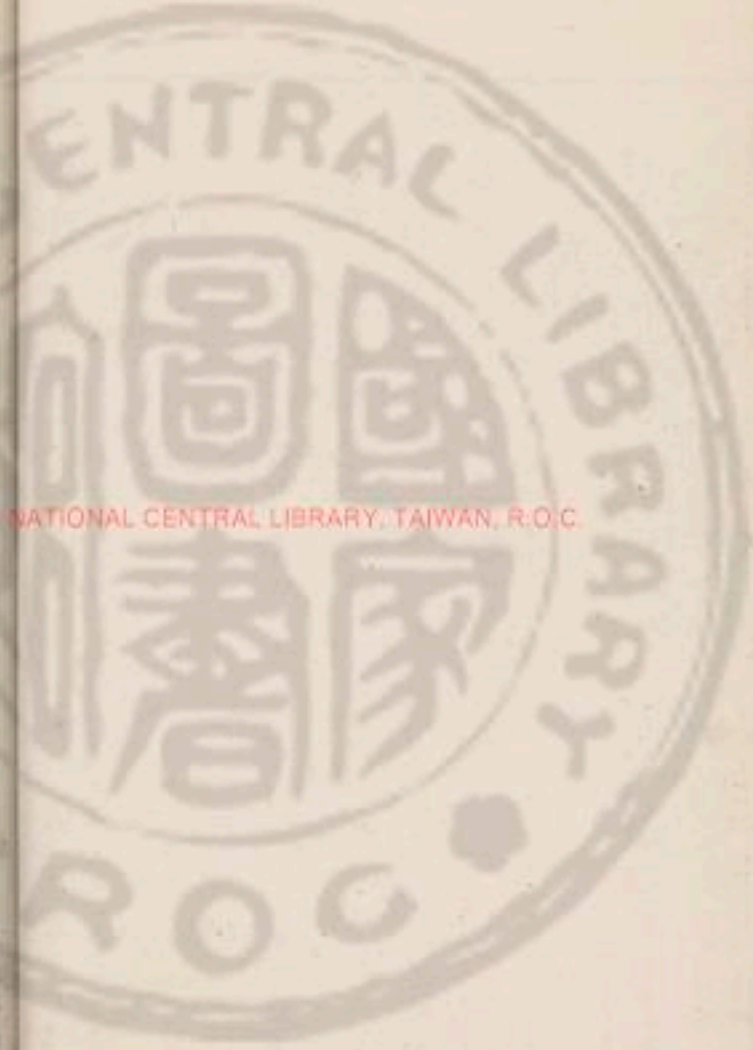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

韓暨

韓暨字公至南陽人黃初中遷太常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柘音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菜盛崇正禮廢去淫祀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詔曰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守道彌固老而益劬為司徒薨謚曰恭侯

崔林

崔林字德儒武城人天祖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涉以林對於



是擢冀州主簿。文帝踐祚為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杖節統事，莫不奉觴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耶？」別駕具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明帝即位，轉光祿勳，司隸校尉，罷非法，除過負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寮，林議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萬目不張，舉其綱。」

衆毛不整，振其頰，今之制度不為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或足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孟康薦林曰：「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後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之。」  
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議，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高柔

高柔字文惠，陳留人，從兄幹，袁紹甥也。太祖以柔為管長。



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桑教曰昔邴吉臨政  
吏嘗有非猶尚容之况此諸吏於吾未有失其召還自勵  
咸為佳吏桑自歸太祖為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  
夙夜匪解機勝抱文書而寢太祖  
破出見桑哀之徐解衣覆桑而去太祖討張魯桑諫宜先  
招集三輔三輔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魏國初建為尚  
書郎轉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  
政以刑為先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  
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時置校事盧洪  
趙達等違察群下桑諫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太祖曰  
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詰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

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漢寺後奸利  
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桑。文帝踐祚加治書執法民間數  
有誹謗妖言帝疾之輒殺而賞告者桑上疏曰昔周公作  
誥稱商之祖宗威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  
謗之令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從  
相誣告者滋甚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於  
是遂絕。遷為校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桑上疏  
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今公輔之臣皆國  
家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非朝廷崇大臣  
之義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今朝有疑議及刑



欲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帝嘉納之。明帝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太祖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興復辟雍州立課試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非所以崇顯儒術昔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縉紳競慕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一

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此秋之患乞罷作者使得就農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初公孫淵凡晃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姦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曰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高帝傳 四  
晃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仲尼亮司馬牛  
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昔之美義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  
屑飲晃○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沒官桑上疏曰聖王御  
世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蓄今天  
下生財者甚少而糜鹿之損者甚多惟陛下寬民間使得  
捕鹿則衆庶未濟護軍營士實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  
言遂捕沒其妻盈盈連至川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詣  
廷尉系問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  
士焦子文求不得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見子文曰汝昔  
舉實禮錢不子文色動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

是自首殺禮本末詔復盈母子為平民○在官二十三年  
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柔行  
大將軍事據爽營宣王謂柔曰君為周勃矣亮謚曰元侯

孫禮

孫禮字德達涿郡人太祖召為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  
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後  
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害乃徙為魯相禮至官出  
俸殺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問應時平秦○從  
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明  
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殺禮固諍罷後○帝獵



於大石山虎趨乘與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刃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以曹爽為大將軍拜禮長史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為楊州刺史吳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禮蹈白刃秉袍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徵拜少府。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老者不可加以擾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云圖不可用禮上疏曰衆口鑠金浮石沉

水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摘校也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爽誅入為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司徒禮與盧毓同郡而情好不睦為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薨謚景侯

王觀

王觀字偉臺東郡人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為丞相文學掾出為令所在稱治。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常道卿公即位封陽鄉侯遷司空固辭上印綬薨謚肅侯



評曰韓登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仇厲王觀清勁自台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茂矣

辛毗

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從袁紹及袁尚攻兀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袁氏兄弟讒鬪分為一連年戰伐加以旱蝗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今因其請故而撫之利莫大於河北得河北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乃許

譚平明年攻鄴克之袁毗為議郎。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辨猓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列憂不輕矣。文帝踐祚遷侍中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帝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毗曰陛下以臣廁謀議之官臣所言乃社稷之慮也帝不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



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群下甚苦帝默然為之稀出○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浚先叛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為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未老童亂初諫勝戰兆民知義將上思奮然後用之則後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毗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封頽鄉侯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

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諒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亞不過令吾不作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更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王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為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欲相左右惟陛下為社稷計帝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之名之時也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



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帝欲平北芒令

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損廢人工民不堪後若

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兵伐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張胡

葛亮為流矢所中死帝惜之陳群曰即誠及將國所依也

毗心以為命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忌而示外以不

大巧持群口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群曰諸葛亮出渭南

日誠如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明帝以毗為大將軍軍師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

犯違宣王為大將軍數欲進攻毗禁不薨謚肅侯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阜還關

右諸將問表曹勝敗阜曰丞相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曹

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

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也端子康代為刺史辟阜為別

駕表留參軍事馬超之賊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天祖追至

安定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

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

有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為備不周超率諸羌以擊隴上

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超盡兼隴右之衆凡萬餘人攻城

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使從弟岳結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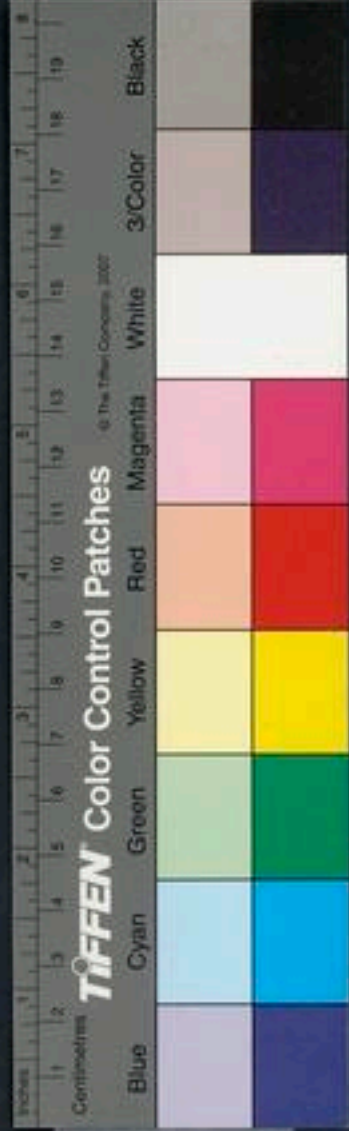
定梁寬等與超戰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

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不受太祖報曰子



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後轉武都大守郡濱蜀漢卓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卓厲聲責洪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卓還坐肅然憚焉○卓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劄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卓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上嘗見明帝著相被縹

綫半衰袖卓曰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卓○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雷之殺烏雀卓上疏曰明主在上群臣盡辭堯舜聖德求非虛謙太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寘公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綈此皆能昭令聞貽孫謀者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卓又陳九族之義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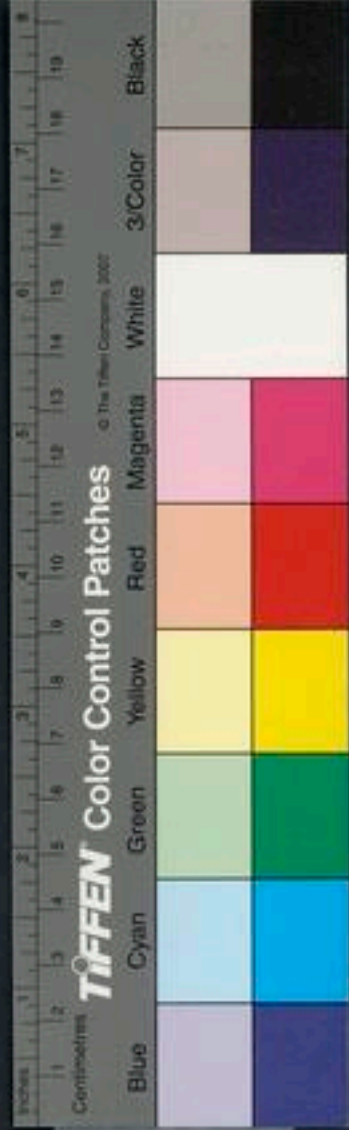


悉矣覽思苦言。昔其嘉之。遷少府時曹真伐蜀遇雨不  
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  
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  
不戰竦者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大雨之患若有不繼必  
違本圖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海合今者  
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師後詔大議政治之  
不便於民者阜以議以為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舍  
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  
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也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  
體為好煩苛此亂民之甚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

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  
端也。帝既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  
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桀作璇  
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  
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願陛下以前古為深  
戒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子感其  
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為已任  
數諫爭不聽屢乞遜位末許卒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平陽人曾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泰山太





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曾定見侮仲尼歷階道彈秦箏相如進缶臨巨名君義之所討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太祖召為丞相軍議擢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帝初踐祚群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過密之衣高宗有不言之思以為不宜會帝敬納之○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鑄大錢作大鍾單穆公諫弗聽泝州鳩對弗從周德以衰今小人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後煩費以傷德政非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帝使卞蘭難隆曰與衰在政樂何為也隆曰豐樂為治之本簡詔九成鳳凰

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於是平刑以是錯和之至此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常曰此作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遂遷侍中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祈禳之義隆曰災變之發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桑穀生於朝武丁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孔子曰災者脩類應行精稷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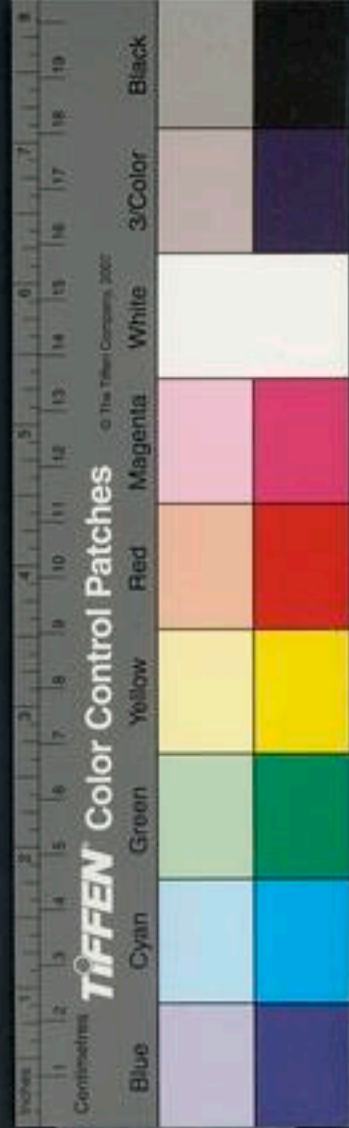
主觀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帝竟復崇華殿時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是歲有星孛于太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德政在安民為先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所以祀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擘章灼始於房心

犯帝座而干紫微宜崇祗聳之禮以率天下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數宜崇禮樂班叙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吉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隆又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為景初○後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採穀



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休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  
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閣百枚繁  
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  
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天作淫雨隆上䟽切諫曰士民者  
國家之鎮也穀帛者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  
力不成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  
施也今吳蜀非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僭號帝  
豈不為國憂乎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  
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一朝匹夫大呼天下傾覆  
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

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  
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況今天下凋弊若  
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帝謂中書監  
令曰觀陰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䟽曰臣寢疾  
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願陛下渙然改往事之  
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  
之鳥育長燕巢口爪冒赤此魏室之大畧也宜防鷹揚之  
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蒞時鎮撫皇  
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  
斯蓋前代之明鑒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昔邴吉以



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疆飯真精以自持陰卒

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君後每思謀去惡將死不志憂社稷正辭動於昏王明戒驗於身後美詩可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之忠且智乎

初景初中詔曰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者卿醜秦世之坑儒伏生將老文帝嗣必龜針救梁寒疇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隆分受四經三禮具設課試之法數年隆等卒學者遂廢

評曰辛毗以卓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

馬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  
歟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於虞夏所謂意過其通者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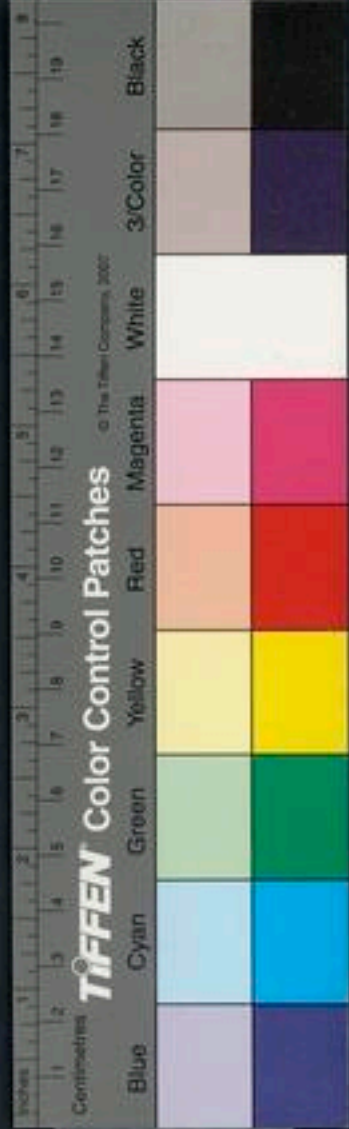
高堂隆傳

十四

秋

四

第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一

滿寵

滿寵字伯寧昌邑人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平民太守使寵糾朔等請罪不復鈔略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率吏卒收之詰責所犯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擁兵拒命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丁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右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一

滿寵

滿寵字伯寧昌邑人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平民太守使寵糾朔等請罪不復鈔略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率吏卒收之詰責所犯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擁兵拒命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丁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右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



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急  
攻樊城樊城得水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宜乘輕船夜  
走寵曰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  
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君宜待之寵  
沉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  
○文帝即王位破吳於江陵有功拜伏波將軍大軍南征  
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  
風猛賊來燒軍宜為其備諸將皆警夜半賊果來燒寵掩  
擊破之○明帝即位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  
軍皆集賊尋退被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

也此必欲偽退以羅吾軍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  
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初寵與揚  
州刺史王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時諺明帝召之  
既至體氣康強見而遣還寵屢表未留詔報曰昔龐參  
食馬援據鞍君何與廉馬相替其思安邊境惠中國○時  
權歲有來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  
圍之得據水為越官兵救之其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  
十里有奇險可法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  
歸路護軍蔣濟議以為示天下以弱未攻而自拔寵曰兵  
者詭道故能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趙咨以寵策為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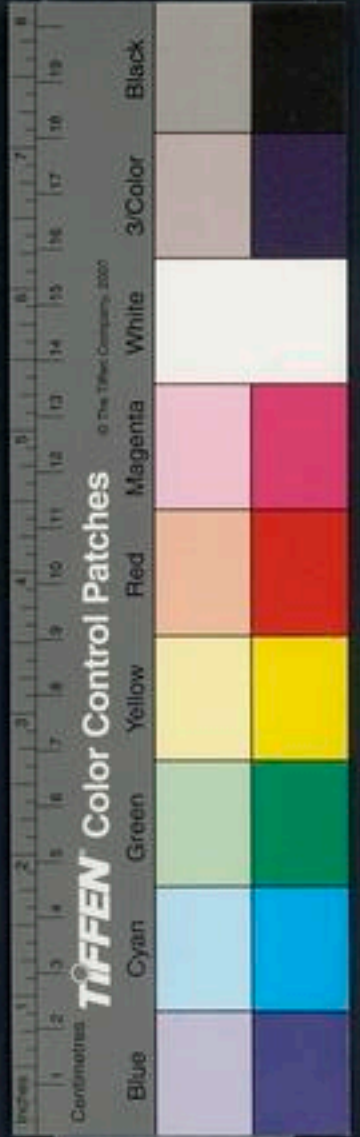


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  
 城必於衆中有自大之言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  
 騎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擊之斬首  
 數百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募壯士數十人  
 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烧賊於是引退○景初  
 二年遷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  
 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  
 以明清思儉約之節葬謚景侯

田豫

田豫字國讓潁陽人鮮于輔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

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輔從其計  
 太祖召豫為丞相軍謀掾除詣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  
 在有治○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遂前平代皆豫策  
 也○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統御各有  
 分界烏丸王骨進祭黯不恭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  
 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自  
 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為幽冀害豫誘  
 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其御夷狄常摧抑兼拜耶  
 散疆猾○大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  
 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乃使豫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





會賊衆渡海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盡虜其衆。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正始初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丞遷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豫清儉約素嘗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送藏官雖殊類咸高豫節鮮卑素利等多

以牛馬遺豫豫送官胡以密懷金三十斤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可以為家資豫張袖而受之胡去之後具以狀聞詔復曰昔魏絳開懷以然我今卿來勅以受以金朕甚喜焉賜絹五百匹

郭淮

郭淮字伯濟太原人建安中舉孝廉太祖留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戰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群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



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帝悅之○青龍二年諸葛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園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封陽曲侯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身居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徐邈

三

四

和

四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太祖召為丞相軍謀掾後為尚書郎

時禁酒而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怒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偶醉言耳○文帝踐祚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笑曰名不虛立○明帝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廩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立學明訓禁厚蕪斷淫祀進善黜惡



風化大行西域流通堯戎入貢皆逸勳也嘗賜散與將士  
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杜州界肅清。遷司隸校尉百寮  
敬憚之數歲拜司空逸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  
豈可老病忝之固辭不受薨謚穆侯。嘉平六年朝廷追  
思清節之士詔曰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  
美故徐逸胡質田豫皆服職前朝應事四世出統戎馬入  
贊庶政忠清在躬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其賜穀  
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盧欽著書稱逸曰徐公志  
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  
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  
公當武帝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  
也欽曰往者毛孝先翟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  
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  
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  
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

胡質字文德壽春人少與蔣濟知名江淮間太祖問濟

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父敏字通達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

祖即召為頓丘令。○黃初中遷荊州刺史吳朱然圍樊城

質輕軍赴之議者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



三國志卷之十一  
故當進軍為之外援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都督青徐諸軍廣農積穀有五年之儲置東征臺且田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沉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薨家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謚貞侯○子威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木成林昶所開荒萊勸百姓墾田○明帝時加揚烈將軍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整政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

制合於時務者三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為子作名字皆依謙實故兄子默字處靜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書戒之曰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富貴聲名人情所樂君子或得而不處惡不由其道耳人患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古者盤孟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若范甯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并惡其掩人也

范文子退朝暮武子曰何暮對曰有秦客瘦辭於朝大夫



莫能對吾得三馬武子曰爾童子而三掩人於  
朝擊之以杖折其髮并益冠裳此云句誤也 夫人有善  
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  
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  
周君子不自稱惡其蓋人也若夫山林之士甘長饑於首  
陽安赴火於絳山雖可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不願  
也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穎川郭伯益  
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  
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  
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  
非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

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  
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  
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滂怯而義勇吾友之  
善之願兒子導之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  
入有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往進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  
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  
九思吾復何憂。青龍四年詔欲得才智文章謀慮淵深  
等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志尚在公者無  
限年齒勿拘貴賤各舉一人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  
中都督荊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



險守無常勢令屯死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  
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穀  
殖倉穀大積。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問大臣得失和  
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  
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  
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  
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耻不  
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衾服有章儲穀蓄  
帛及民在樸認書檄諸使擬百官考課事祖以為唐虞雖  
有黜陟之久而考課之法不重周制冢宰之職六計群吏

之治而誅賞之又無比校之制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  
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不可得而知也。  
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帝  
從之於是與賊大將施績戰克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曼收  
其甲冑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遷征南將軍母丘儉  
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  
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誅遷司空薨謚穆侯。

王基

王基字伯與曲城人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表為別駕凌  
治稱青土亦由基協和之輔也。為中書侍郎明帝盛脩



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諫。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出為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聲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還今陸遜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不過欲自保護耳權果不出。時曹來專柄風化陵逢基者時要論以切事。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惑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中良則遠近協服許允傳魏袁保崔

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也。遷鎮南將軍領豫州刺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及司馬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魯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武皇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淮南初定轉基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辭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薨謚景侯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王凌

王凌字彥雲太原人與孝廉為發千長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祚出為兖州刺史討孫權有功轉青州時海濱喪亂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徒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推先賢之後未未顯之士各有條散

意義甚美。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吳大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賊退走遷儀同三司。○時凌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進凌太尉假節鉞凌愚密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遣舍人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嘉平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陰謀滋甚遣楊弘以發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討凌凌自知勢窮飲藥死

諸葛誕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郡人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顯其  
 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  
 僚莫不慎所舉。遷御史中丞與吳侯玄、郗暕等相善收  
 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有以誕賜等備浮華合虛譽漸不  
 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用共相題表以玄時門人為四聘  
 資于密章壽于烈以父居勢位客之為三  
 豫凡十五人帝以備天子平皆罷官廢朝會帝崩玄等任  
 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加昭武將軍誕既與玄暕等至親  
 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賻施以結衆  
 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又求臨淮築  
 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不

臣欲入度之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及召會諸將出  
 攻揚州刺史樂綏殺之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親至吳請救  
 吳人大喜遣將金懌等與文欽俱來應誕大將軍司馬文  
 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臨淮討之誕智力窮單乘馬  
 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  
 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  
 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人口吃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  
 營處所時人多笑焉為典農計吏因使詣司馬宣王宣王



奇之辟為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蓄穀為減賦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

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示吳無往不克宣王善之。後遷兖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六疆則戰勝然農者戰之本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吹噓絕浮華之源塞矣毋丘儉作亂遣使告書欲疑惑大臣艾斬之又與姜維戰于段谷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封鄧侯。秋詔諸軍征蜀冬十月艾鑿山通道作橋閣又以氍自棗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背而進蜀馬邈以所諸葛瞻自涪還綿州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忠纂馳還更



戰大破之斬膽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朕  
詣艾請降艾緩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詔曰艾矍威  
奮武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  
亞夫滅十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遷艾為太尉。艾言  
於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  
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可不征而定今宜厚劉禪以致  
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可封禪為扶風王。文王使監軍衛  
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  
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

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自艾  
所作悖逆惡盡以結詔書檻車徵艾父子既囚鍾會至  
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瓘遣田續等討艾過於綿竹西斬  
之泰始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  
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昔秦民憐白  
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  
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九年詔以其嫡孫為郎中

鍾會

鍾會字士秀潁川人太傅繇少子也少敏惠夙成蔣濟請  
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大異之曰非



常人也及壯有才效拔擢而博學精練明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為祕書郎母丘儉作亂司馬景王東征從典知密事司馬文王之破諸葛誕於壽春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後與鄧艾等討蜀有功封縣侯封二千亭侯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於是詔書檻車徵艾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眾威振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遂謀反曰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至長安為亂兵所殺。會初與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註易老子為尚書年二十餘卒。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台儉才識技幹諸葛誕嚴毅不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功名致茲榮任而省心大志遠慮禍難變如發機宗途地豈不謬惑耶鄧艾矯矯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內患必敗族至豈知遠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睫者也。目見毫毛而不自見

方技傳

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以知音為雅樂郎中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暉為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將軍不為



天子合樂而庭作之不可。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晚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來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鍾工柴玉巧有意思是夔令玉鑄銅鍾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玉頗拒捍夔大祖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文帝令夔於賓客中吹笙鼓瑟夔有難色遂黜免弟子邵登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

音正莫及夔

朱建平

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故驗非一。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眾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五至四十時當有小厄皆知其言惟相司空王昶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

周宣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為郃吏時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徙宣占之宣曰此為國憂非君家之事。文帝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項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



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墮車折脚宜戒慎之果如其言後  
又問昨夜又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當善護之俄遂  
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宣  
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  
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  
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車  
轆之後必載為樵故後夢憂矣大也宣之叙靈乎中八九  
世以比建平之相

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醜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

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  
辰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諸  
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原取燕卵蜂窠蠶菴著器中  
以覆射卦成輅言三物皆中舉坐而喜○過魏太守鍾毓  
公言易義輅言卜可知死生之日毓使筮其主日月言無  
所跌毓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  
獸其名曰狸果如其言又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射皆  
中惟以梳為杜耳○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  
意厚當富貴乎輅長嘆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



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石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泰山治是不得治生人如何底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日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毛皆不壽之驗天有常數不可得諱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吟無差也卒年四十八

初弟及欲學卜及仰觀事輅言知不可教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考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遂止于弟無能傳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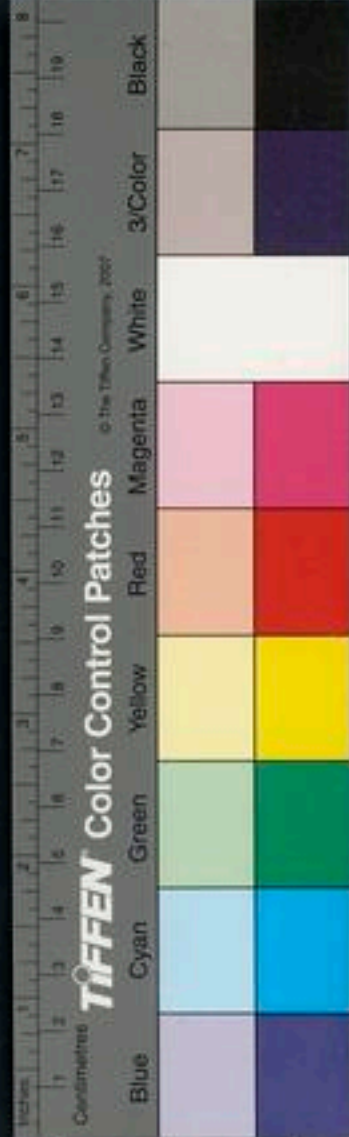
評曰華陀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占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其事也

故存錄云爾

夷狄傳

書載燕夷循夏詩稱儼仇孔熾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後以衰弱魏太祖潛師北伐一戰而定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陞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邊陲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

○烏丸即古東胡漢初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



三國志卷之十一  
為號俗善騎射以穹廬為宅皆東向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有呼召刻木為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

○鮮卑東胡之餘別保鮮卑山因號焉俗與烏丸同常以季春作樂水上嫁女娶婦又有貂豹鼯子皮毛柔蠕天下以為名裘自為冒頓所破遠窟遼東塞外至光武時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永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安帝時賜鮮卑王印綬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檀石槐既立兵馬甚盛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桓帝時遣使

檀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拒不肯受檀石槐死後步度根立衆稍衰弱與為比能等因閭桑上貢獻後數回軻比能相攻擊步度根為比能所殺軻比能本小種鮮卑自表經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植頗學文字建立旄麾以鼓節為進退延康初遣使獻馬文帝立比能為附義王比能彊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誘紂步度根使敗幽州刺史王雄遣韓龍刺殺比能

東夷傳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及漢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





遂置都護以總領之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  
于闐康居烏孫踈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歲奉朝貢而公  
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變以海內之事遂隔斷東  
夷不通諸夏景初中興師誅淵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  
郡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喻烏丸骨  
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太母長老說其有異面之人  
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大小區別各有名號  
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  
夷猶信故撰次其國以接前卷之末備

○夫餘在長城之北有軍事祭天殺牛觀踏以吉吉凶解

者為凶合者為吉王莖用玉匣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漢時賜鼓吹伎人常從玄菟郡受  
朝衣饋王莽初發高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皆亡出塞為盜  
莽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

○東沃沮在高句麗之東漢初衛滿王朝鮮時沃沮屬焉  
漢武帝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

○挹婁在扶餘東北古肅慎氏之國出赤玉好貂自漢已

下臣屬扶餘所在山險鄰國畏其弓矢東夷飲食皆用俎

豆惟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

○濊居朝鮮之東昔箕子適朝鮮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



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漢武帝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胡漢稍別

○韓有三種一馬韓二辰韓三弁韓漢時屬樂浪郡

評曰史漢著朝鮮而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以常有

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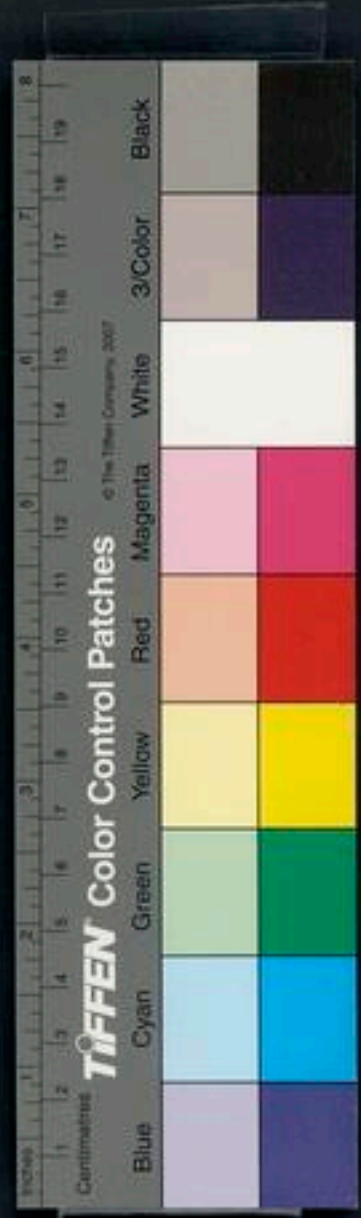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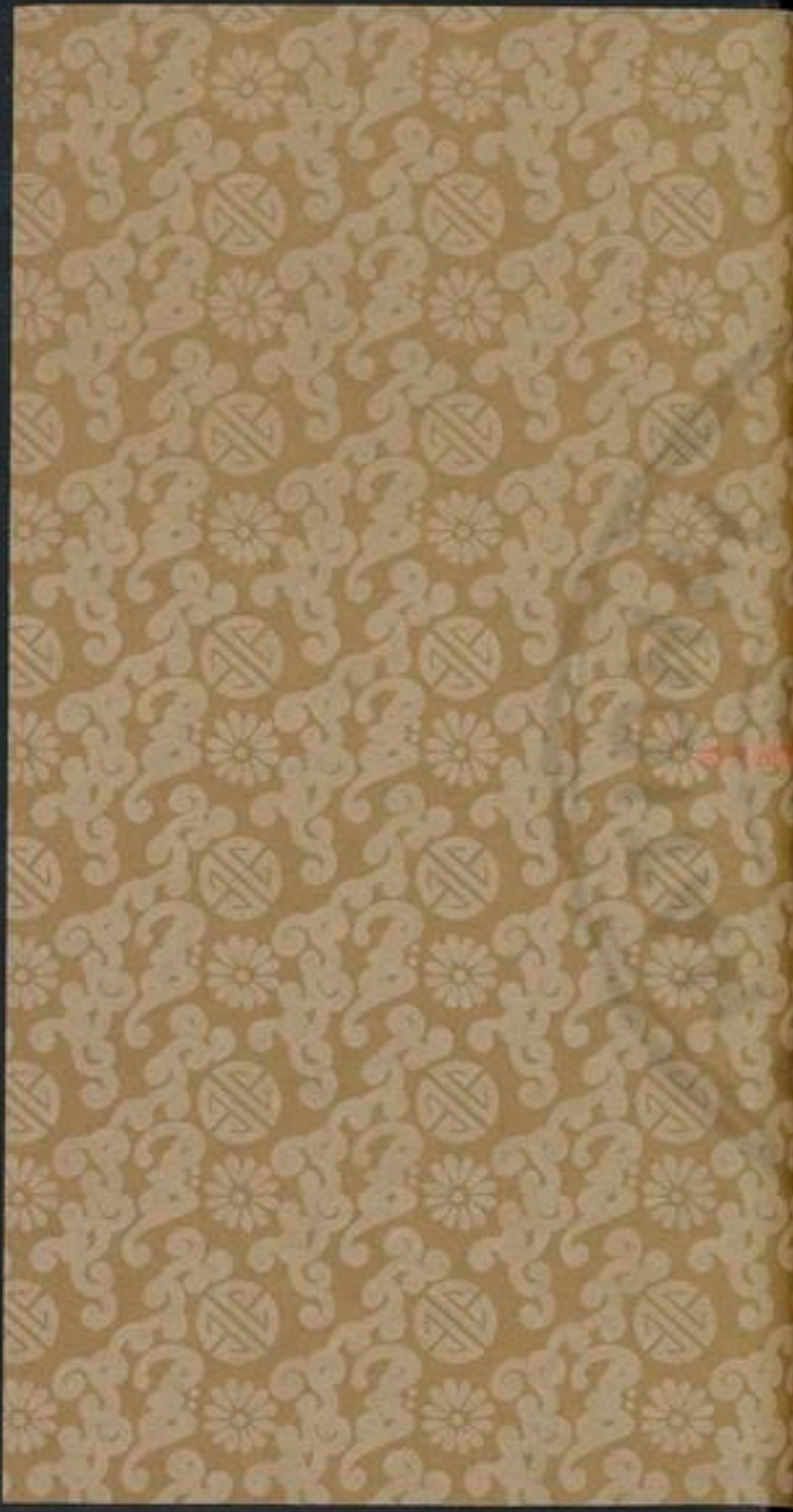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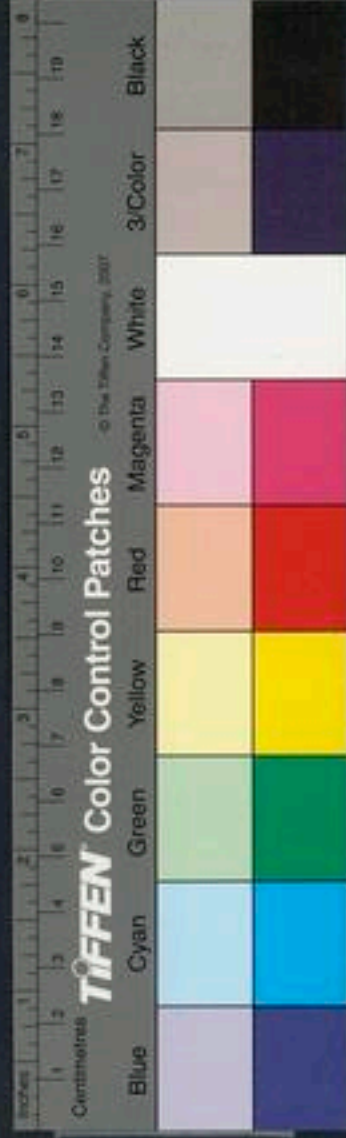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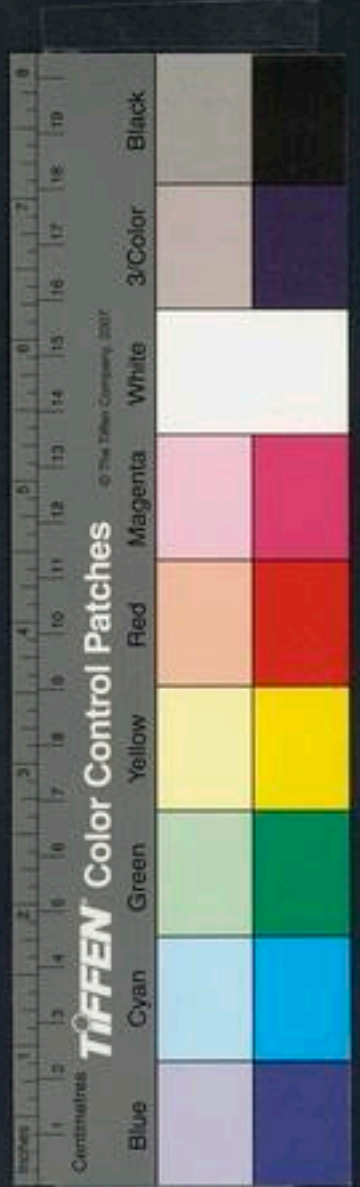






0

228170a v.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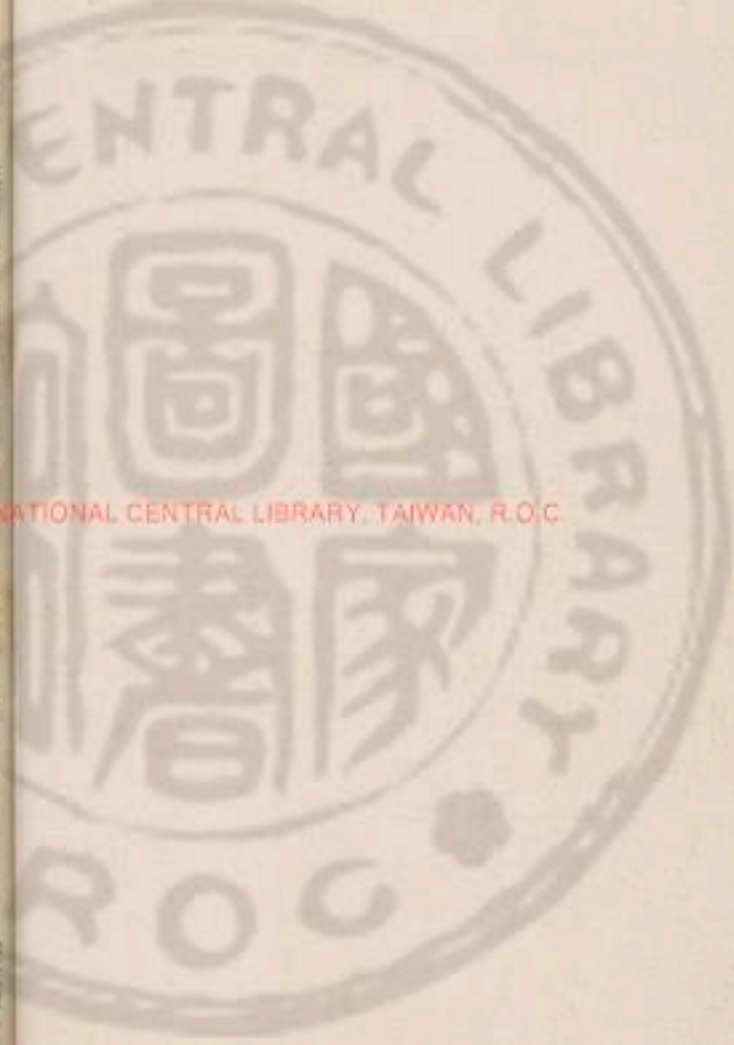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二

蜀傳

劉焉子璋

劉焉字君即漢魯恭王之裔以宗室拜中郎觀靈帝政衰  
乃求交阯牧避世難議未即行蕃扶謂益州分野有天子  
氣焉聞扶言謀領益州牧徙治綿州撫納離叛陰圖異計  
焉騰屯郫反焉及子範與騰通謀騰敗焉乃徙治成都疽  
發背卒○子璋字季玉襲焉位而張魯驕恣璋殺魯母為  
讎敵璋聞曹公定漢中遣張松詣曹公曹公不存錄松松  
勸璋自絕因說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令法



正送兵數千助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進圍成都璋開城  
降先主遷璋于公安後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  
牧駐秭歸卒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  
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則神明  
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劉焉聞董扶之  
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未婚吳氏遽造輿服圖  
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  
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先主

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  
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  
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  
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于敬曰勿妄語滅五刑也先主不  
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  
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大商張世平蘇雙等  
貲累千金販馬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金財先主由是  
得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先主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  
尉公孫瓚表為別部司馬數有戰功○領平原相郡民劉  
平素輕先主使客刺之客不忍語之而去○徐州牧陶謙



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死竺率州人  
迎之先主未敢當陳登曰今漢室陵遲立功立事在於今  
日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街字近在壽春此  
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  
治亂之主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孔融謂  
先主曰公路豈憂國忘家者家中枯骨何足介意天與不  
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素術攻先主先主與術相持  
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先主妻子先主還小沛復合兵  
得萬餘人呂布自出兵攻之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  
之以為豫州牧益兵使使不擊布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

布先主復得妻子曹公表先主為左將軍出則同輿坐則

同席時獻帝舅董卓承於獻帝辭受帝衣帶中密詔誅

曹公先主未發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本初字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

與承等同謀未發事覺承等伏誅先主據下邳殺徐州刺

史車胄留關羽守身還小沛五年曹公東征先主敗績曹

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刺史

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到平原譚馳白紹紹

遣將道迎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先主將兵略許

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既破紹先主與劉表相聞表自郊

三國志卷之十一 先主傳 二 和 四

迎以上賓之禮待之先主在荆州嘗於表坐起至厠見髀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乘肉生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豪傑歸先主者益多表

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

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世語曰備

表請備宴會前越恭唱飲因會取備備偽如則騎所乘馬的盧走墮檀溪水中備急曰的盧今日死矣可努力的盧

一路三丈遂得○十二年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立遣

使降先主乃將其衆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

有先主不忍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

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或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

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濟大事

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曹公以江陵有軍實

先主據之乃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及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

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濟沔遂到夏口遣諸葛亮自

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并力與曹公戰于

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群丁推先主為荆州牧治公安權

稍畏之進妹固好權遣使云欲共攻蜀或以為宜許吳終

不能越荆取蜀蜀地可為己有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

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替其伐蜀而自說

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

先主傳



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十六年劉璋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遣法正迎先主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諸葛亮關羽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張松令法正自先主便可於會叢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先主到葭萌未即討魯立恩德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乃從璋求萬兵欲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張松書與先主曰今大事垂可立何釋此而去松凡肅懼禍白璋發其謀璋收斬松較

關成諸將文書勿關通先主十九年先主進圍成都璋出

降蜀丞相操趙戰日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

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先主

萬人敵而為之將以備之器二條佐之何為不濟先主

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

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本璋之

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璋之婚親也彭美璋之所排擯也劉

巴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

不競勸。二十年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蜀先主聞之

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

屬引軍還成都。二十三年先主次于陽平關與夏侯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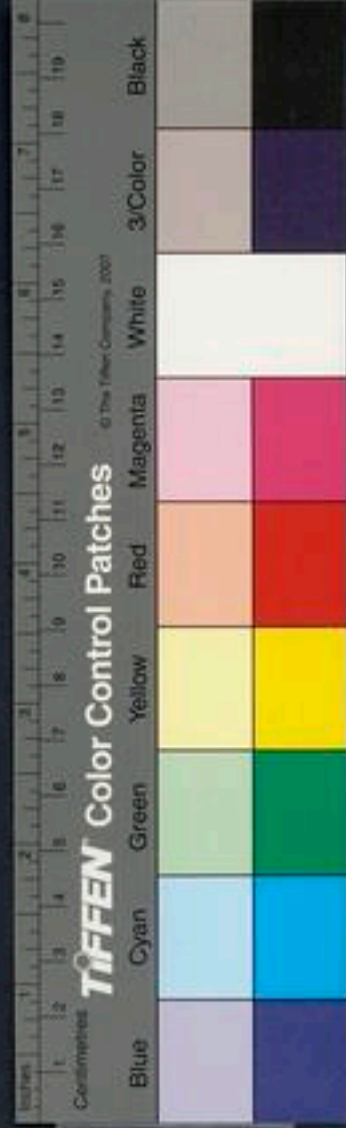
張郃相拒。二十四年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歛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曹公果引兵還先主遂有漢中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關羽攻曹仁禽于禁於樊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或傳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追謚孝愍皇帝諸葛亮等建立禮儀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章武元年大赦改元時魏黃初二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

百官立宗廟祫祭高帝以下。二年孫權遣使請和。三年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殂于永安宮年六十三謚昭烈皇帝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後主

劉禪字公嗣先王子也襲位成都年十七是歲魏黃初四





年。建興元年牂柯朱褒益州雍閬越嵩高定叛遣鄧芝  
 固好於吳。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年丞相亮南征  
 四郡皆平。七年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十  
 二年亮卒。延熙元年立子璿為太子蔣琬屯漢中。九  
 年蔣琬卒。十一年費禕出屯漢中。十七年姜維出隴  
 西拔三縣。十九年維為魏鄧艾所破軍還成都。景耀  
 元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六年魏大興徒衆命鄧艾鍾會  
 數道並攻於是改元炎興艾破諸葛瞻於綿州用譙周策  
 降於艾禪子北地王謏怒曰若勢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  
 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王不納遂遷璿於

謹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後主既至洛陽景

命為安樂縣公

司馬文王與禕宴作故別後旁人咸愴而禕笑王謂禕亮曰人之無情至是雖使

諸葛亮在不能輔之矣全死姜維耶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

后素絲無常惟所染之禮而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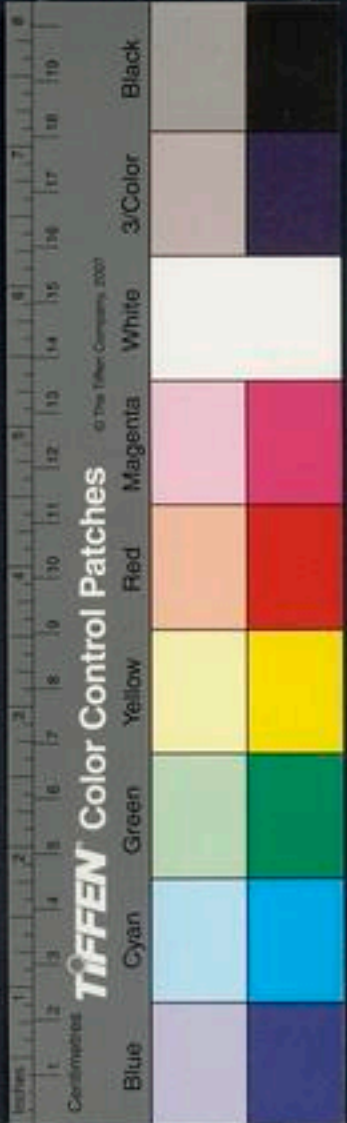
之三年則萃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禮為違又國不置史

記注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

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然經載十二年名不易軍旅

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

著矣



二主妃子

先主甘皇后產後主追尊昭烈皇后

後主二張皇后飛之女。後主太子璿為亂兵所殺

子諶封北地王國亡自殺

評曰夫婦父子人倫之始恩紀之隆故記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漢諸葛叟之後亮躬耕隴畝好為

梁父吟家于南陽郡縣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惟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初亮在荆州與名廣元徐

元直孟公威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略常抱

志亮但笑而不言張子布為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

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先

主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

務者在乎後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孔明也此人也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此人

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命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

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亮曰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

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

天時抑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不



國志卷之十一  
之  
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  
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  
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庶國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  
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  
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  
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  
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  
將軍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於是與亮情  
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

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卒表子琮聞曹  
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  
並從為曹公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  
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今已矣老母方寸  
亂矣請從此別乃詣曹公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  
命求救於孫將軍亮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弊此所謂  
彊弩之末勢不吐穿魯縞兵法忌之今將軍誠能與豫州  
協規同力破操中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  
足之形成矣權遣周瑜程普魯肅水軍三萬隨亮請先主  
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



亮為軍師中郎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與先主圍劉璋於成都成都平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曰昔吳漢耿弇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耿純曰天下英雄喁喁有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世祖諾之今士大夫隨大王亦如純言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領司隸校尉時談者多議亮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郭冲以亮五事臣松之隨事難之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法正曰高祖約法三章秦民知德殺刑滋禁以懲其望亮曰亮以苛民怨高祖因以法行則知是恨之以為尚加則知勇



亮為軍師中郎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與先主圍劉璋於成都成都平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曰昔吳漢耿弇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耿純曰天下英雄喁喁有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世祖諾之今士大夫隨大王亦如純言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領司隸校尉時談者多議亮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郭冲以亮五事臣松之隨事難之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法正曰高祖約法三章秦民知德殺刑滋禁以懲其望亮曰亮以苛民怨高祖因以法行則知是恨之以為尚加則知勇

○章武元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君

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  
 可自取亮涕泣曰臣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先主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  
 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  
 亮南中諸郡皆叛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  
 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南征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  
 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  
 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亮夫縱使交戰士氣大會而  
 亮猶遺獲入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南乃治戎  
 中平皆即其富饒而用之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議武以俟大舉○五年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宜開張聖聽恢弘志士之氣宮中府中俱為體陟罰威否不宣

內外異法郭攸之費禕董允志慮忠純愚以為宮中之事  
 悉以咨之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  
 所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所以傾頽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  
 危難之中二十一年矣受命以來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此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



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魏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衆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郭淮率衆欲擊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九年亮復

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張郃戰射殺郃。十三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遺糧不繼使已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楊俊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儀及旗為故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儀。吉宣王追馬姜維令結陣而去百姓諺曰死諸葛夫生仲達。謚忠武侯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



陣圖咸得其要

又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

百姓祭之於道

而王叔舒習隆上未日周人樟召伯之德

其崇為之不伐

越王思范靈之功鑄金以存其像亮勳

蓋季世而使百姓

恭念也詔立廟於沔陽子瞻嗣爵

臣壽等言故蜀丞相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外連東

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

教嚴明賞罰必信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

弱風化肅然也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

跨臨邊疆震蕩宇內用兵不戢屢耀其光然亮才於治戎

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於對敵或值人傑

加衆寡不侔攻守無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

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亮器

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

功業陵遲大義未及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亮帥

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

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

也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凡二十四篇論者或恠

其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以為魯繇大賢周公聖

人考之尚書魯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魯

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亮所與言盡衆人凡七

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而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



三國志卷之十三 諸葛亮傳 十三 四  
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

袁子曰亮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庸凡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任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卒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

諸葛瞻

諸葛瞻字思遠亮與瑾書曰瞻公威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屢遷尚書僕射瞻工書畫溫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言晉政佳事雖非瞻所建

倡百姓皆傳相告曰為侯所為也美聲溢譽有過其實劉  
邵文伐蜀遣書誘瞻曰若降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  
戰大敗死

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  
之志忠孝存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執約官職從權  
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  
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  
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





三國志卷之十三  
言其具在  
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可謂誠治之良  
才管籟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  
非其所長歟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三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亡命涿郡先主合徒衆而羽與張  
飛為禦侮寢則同牀恩若兄弟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  
主使羽守下邳城曹公東征禽羽歸拜偏將軍禮之甚厚  
袁紹遣顏良攻劉迺於白馬曹公使羽為先鋒羽望見良  
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遂解白馬圍初曹  
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留意使張遼問羽羽嘆曰吾  
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君厚恩誓以死報吾要立效  
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



三國志卷之十三  
言其具  
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可謂誠治之良  
才管籥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  
非其所長歟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三

關羽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亡命涿郡先主合徒衆而羽與張  
飛為禦侮寢則同牀恩若兄弟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  
主使羽守下邳城曹公東征禽羽歸拜偏將軍禮之甚厚  
袁紹遣顏良攻劉迺於白馬曹公使羽為先鋒羽望見良  
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遂解白馬圍初曹  
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留意使張遼問羽羽嘆曰吾  
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君厚恩誓以死報吾要立效  
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



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曹公定荊州先主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坂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共至夏口先主收江南諸郡乃拜羽盪寇將軍初劉備在許衆散羽勸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羽怒曰往日不為福耶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聞馬超來降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鬚羽省書大悅○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大雨漢水汎溢禁七軍皆沒禁降羽斬龐德威震

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將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使人勸權蹕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文糜芳傅士仁素嫌羽鞋已於是權陰誘芳仁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引軍退權已據江陵盡虜羽軍上衆斬羽及子平於臨沮時特欲活羽以假曹劉左右日從都今豈可生仍斬之

張飛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與關羽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於當陽長坂先主棄



三國志卷之十三  
分五十一  
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暎日橫矛曰身是  
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遂得免○先王既定  
江南封飛新亭侯先王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派  
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主獲顏飛呵顏曰  
大軍至何以不降顏曰卿守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  
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  
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曹公破張魯留  
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破  
郃巴土獲安先王拜飛右將軍假節封西鄉侯初飛精壯  
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

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王  
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  
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王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關中  
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孫權先  
主連誼桓侯

馬超

馬超字孟起扶風人父騰靈帝末與韓遂起事於西州襲  
長安敗走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  
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既統眾與韓遂合從進軍至潼關  
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陰欲突前握曹公曹公將許褚

三國志卷之三十三 馬超傳 三 秋 四  
矚目眇之超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  
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曹公追之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  
布之勇得胡羌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備隴上諸郡非國家  
有也超果平諸戎擊隴上郡縣殺韋康據冀城康故吏楊  
阜等合擊超超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  
邑聞死至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王以超為平西將  
軍遷左將軍卒謚威侯

黃忠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先王南定諸郡忠委質隨從入蜀自  
復請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建安

三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江夏侯淵忠推鋒必進金鼓振  
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先主為漢中王欲用為後將軍諸  
葛亮曰忠之名望非關正之倫今令同列馬張親見其  
功尚可喻指關羽關之必不悅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  
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卒謚剛侯

趙雲

趙雲字子龍真定人為先主王騎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  
陽長坂雲身抱後主保護其夫人免難遷牙門將軍先主

有人言雲已平去先主以手我捕之日子龍不棄我走也  
頃之雲至從北江南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素疑雲有  
國色範欲重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因辭與夏侯  
存機生獲夏侯蘭蘭足雲知聖人少小相知雲曰先主法



之為簡明法 先主定成都以雲為翊軍將軍夏侯淵敗曹

米北山下數千萬衆雲持新十騎輕行值曹公雲為所擊突陣還營入營關門無旗息鼓曹公疑雲有伏

兵引去雲雷鼓振天以戎弩射之公軍驚駭踐履澆水中先主至雲營曰子龍一身都足應也軍中號雲為虎

將軍。建興中隨諸葛亮駐漢中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

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

豹敵疆失利於箕谷軍退鎮軍將軍卒謚順平侯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

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

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立黃忠趙雲擊壯猛並作瓜

其灌滕之徒歟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稜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清雅有知

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

晝至夜徽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諸葛亮為卧龍

皆龐德公語也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

其才時人怪問之統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

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

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可以宗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吳將周瑜卒統送喪至吳及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



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碩子可謂駑牛能  
負重致遠也全琮好施募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  
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劄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

天下之士與統相結還或問統說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  
鵝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止一  
人之重劄曰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斷給人物吾不  
及卿論帝王之秘策贊時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

先主領荊州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魯肅遺先主  
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

驥足耳諸葛亮亦言於先主先主與譚大器之以為治中  
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統說備  
曰荆州  
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難以得志益州富民  
困戶口四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

留鎮荊州統從入蜀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  
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先主曰初

入他國恩信本著此不可也璋還成都統復說曰陰選精

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

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

頭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  
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

口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  
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故而失信義  
於天下吾所不可統曰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亮  
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



三國志卷之三十一 諸葛傳 六 秋 林  
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是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  
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  
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先主尋悔曰向者  
之論阿誰為失統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  
雒縣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益  
曰靖侯

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入蜀依劉璋久之既不任用  
張松與正相善付璋不足與右為松勸璋絕曹公而曰結  
先主松乃舉正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協

規願共謀奉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討張魯復令正銜命  
正陰獻策不於先主曰以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資益  
州之富馮為天府之險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泝江與璋  
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盡驅巴西梓潼民內  
涪水以取其倉廩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無所資必將自  
走走必為耳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黜  
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陳禍福十九年進圍  
成都璋旬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先主以此薄  
靖不用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  
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謂主公為賤賢



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迺厚待靖。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主公之在公安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進退狼跋孝直爲之輔翼今翻然翔翺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隄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妾百餘人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孫盛曰福威自下亡家害國之道故顏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揚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諸葛之言失刑政矣

○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又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雲長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必將內有憂備今策淵郃才各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先主迺率諸將進兵漢中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未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王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固知玄德不辨此必爲人所教也先主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卒謚翼侯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王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群臣多諫不從大軍敗績亮歎息曰孝直若在則能



制王上令不來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耶

許靖

許靖字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弟劭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董卓秉政以周法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拜驍騎為冀州牧劉岱為兖州刺史張咨為南陽太守孔佃為豫州刺史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靖補御史中丞復等列

官各舉兵向京誅卓卓怒斬慈靖懼誅吳郡會稽太守與靖有舊故往依焉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來松與荀彧書劾許文休英才倖士自流宕音以來與群士相隨每有緩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靖與曹公書曰驚怯偷生自竄靈陌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深薄風波絕糧茹草欲歸死關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益州復有峻防仰瞻光靈何由假畫自致哉後劉璋使使招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宋仲子與蜀郡太守王裔書曰文休惆儻瑰偉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先王克蜀為漢中王靖為太傅

清鏗年踰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請為亮為之拜

麋竺

麋竺字子仲東海人祖世貧殖僮客萬人資產鉅億按神竺從洛陽略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或行數里辭去謂竺曰我天仗也當往燒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君可聽去非當緩行竺還家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出財物日中大大矣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王於小沛呂布虜先王妻子竺於是逆妹於先王為夫人奴客三十金銀貨幣以助軍費益州平拜安漢將軍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賞賜優寵無與為此

簡雍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王有舊先王至荊州雍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王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歸命先王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王坐席猶箕踞傾倚時天子禁私釀者有利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雍與先王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王大笑而原私釀者滑稽皆此類或曰雍本姓耿語謂耿為簡故隨音變之

伊籍

伊籍字季雅南陽人少與先王有舊先王至荊州籍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王圍成都遣籍往說璋璋歸命先王拜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王坐席猶箕踞傾倚時天子禁私釀者有利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籍與先王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王大笑而原私釀者滑稽皆此類或曰籍本姓耿語謂耿為籍故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隨先主入益州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井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如此權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

秦宓字子勅涿州人少有才與州郡辟命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任定相曰昔百里奚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竒以童冠而立功故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庸欲鑿石索玉

剖蚌求珠今迺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如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劉璋時王商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曰僕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翔翔林澤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哉。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反覆秦儀之術殺人自存經之所疾用之何為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揚文藻見環顧乎宓曰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先主定益州廣漢



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  
 卧在弟舍纂將功曹古朴宴宓第纂問朴貴州士人對曰  
 自先漢以來爵位不如餘州至著作為師式不負餘州也  
 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司馬相如為武  
 帝制封禪之文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板也曰願明  
 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  
 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首  
 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疏江決河為民除害二世天  
 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軍出谷口  
 今之斜谷是也纂無以答益州群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

尊號將東征宓稱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後貸出○  
 與二年諸葛亮領益州拔選宓迎為別駕吳遣張温來聘  
 百官往餞宓未往亮促之温曰彼何人亮曰益州學士也  
 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曰  
 天有頭乎宓曰有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温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温曰天  
 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能步温曰天  
 有姓乎宓曰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宓  
 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若問如響應聲而出温大敬服○  
 初宓見帝示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又論皇帝



三國志卷之十三 王霸 龍之說甚有通理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校即尉也糜竺孫乞商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吐美可記一時之才士矣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劉璋以為成都令蜀土富實僭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壅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縣界豪強

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人。遷益州太守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信。死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餘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群下曰參署者集衆思廣慮益也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啓告苟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懇勲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勅見愆悔前從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



三國志卷之十三  
度名姓胡數有諫止與此四子終始合好亦明其不疑於直  
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劉表辟舉茂才皆不就曹公辟為掾  
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遠適交趾先  
主定益州諸葛孔明薦之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謂諸  
雄何與兵子語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  
難獨任也亮曰理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先  
持抱故會軍門僕百好喜勇當與人議之初攻劉璋備與  
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須焉及拔成都士衆購取寶  
物軍用不足備憂之巴曰但鑄五百錢平諸  
物價令吏為官市備飲之數月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為  
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自以卑附非素懼見猜嫌恭

馬良字季常襄陽人兄弟五人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

馬良

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眉故稱之先主辟為從事後遣  
使吳權敬待之及先主東征吳遣之迺入武陵招納五溪  
蠻夷渠帥皆受印號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遇害

弟謖字幼常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  
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猶謂不然以  
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亮出軍向祁山宿將魏  
延吳壹等論者皆言宜令為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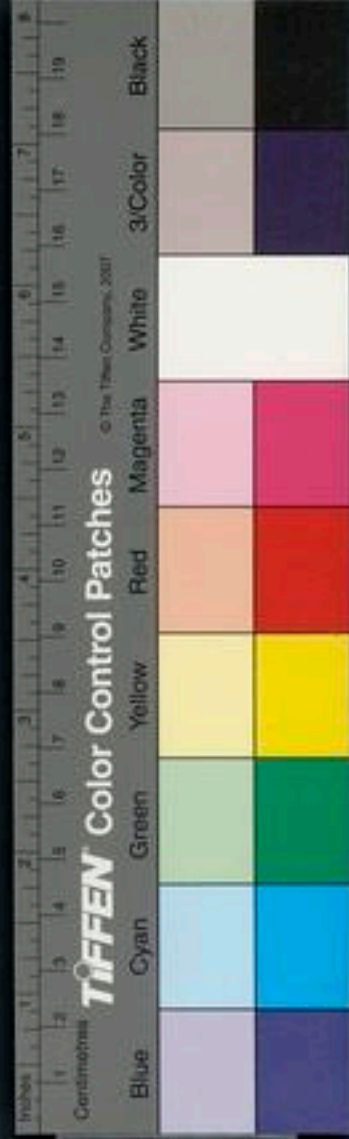
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依退軍還漢中謾下獄物故亮為流涕

習鑿齒曰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聞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才少而殺其俊傑退收駕下之用將以成業不亦難乎知之太過則還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則殺有益之人難與言智也

董允

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後主當於春秋未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郭攸之董允費禕先帝簡拔宮中之事悉以咨之

亮請禕為參軍允遷侍中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食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事為防制後王欲采擇以克後宮允以為嬪嬙已具不宜增益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即中董恢詣允脩敬懷年少官微見允停出求去允曰今君自屈方展關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延熙中守尚書令卒陳祗代允為侍中與皓互相表裏後皓始預政事操弄威柄以至覆國蜀人無不





追思允

呂又

呂又字季陽南陽人好讀書鼓琴先主定益州又為新都  
綿州令乃心隱恤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諸葛  
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兵五千人諸亮慰  
諭檢制無逃竄者○徙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遷  
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郡之會戶口衆多亮卒之後士伍  
亡命更相重負奸邪非一又為之防禁開諭勸道數年之  
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  
門無停賓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為政簡而不煩

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  
郡縣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復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  
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光耀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  
臣之良矣呂又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  
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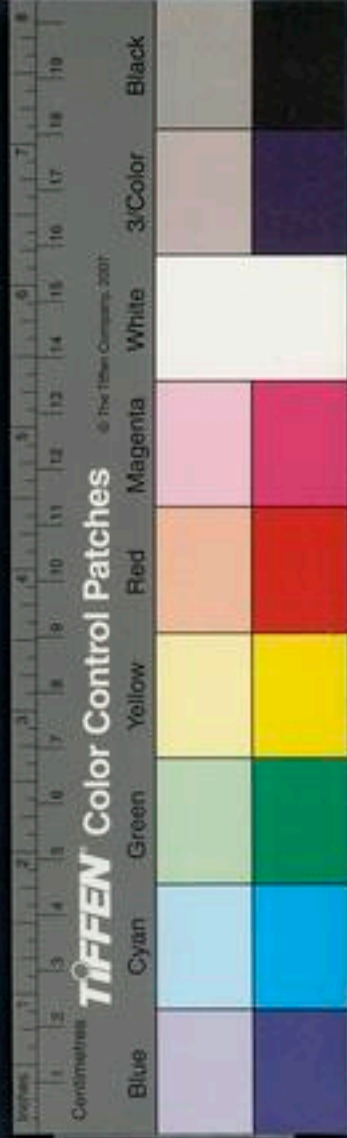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三

三國志卷之十三

董允傳

十五

和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四

彭萊

彭萊字永年廣漢人俊性驕傲惟敬秦子勅薦於太守許  
靖曰秦宥膺山南之德復雋生之直高慨節行守貞不虧  
若能招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萊仕州不過書佐又為  
衆人謗毀於劉璋璋見錡萊為徒隸。會先主入蜀萊見  
龐統徑上統床卧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統致  
之先主先主以為奇數令萊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  
意成都既定拔為治中從事萊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  
形色嚮然自矜諸葛亮內不能善屢言萊心大志廣難可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四

彭萊

彭萊字永年廣漢人俊性驕傲惟敬秦子勅薦於太守許  
靖曰秦宥膺山南之德復雋生之直高慨節行守貞不虧  
若能招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萊仕州不過書佐又為  
衆人謗毀於劉璋璋見錡萊為徒隸。會先主入蜀萊見  
龐統徑上統床卧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統致  
之先主先主以為奇數令萊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  
意成都既定拔為治中從事萊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  
形色嚮然自矜諸葛亮內不能善屢言萊心大志廣難可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保安先主味美左遷江陽太守美聞當遠出往詣馬超超曰卿才具秀拔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美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懼表美辭於是收美付有司誅死

老革皮色枯瘁之形

美罵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

廖立

廖立字公淵武陵人先主辟為從事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紆緯者亮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替典世業者也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表立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閉門關葺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刀斷人頭坐自貴大臧吞群士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社矣立終於徙所率妻子耕殖自守

李嚴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少為郡職史以才幹稱劉璋用為護軍嚴率眾降先主拜裨將軍諸葛亮出軍祁山嚴改名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追軍平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解



已不辨之責顯亮不進之愆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平遠錯謝罪於是亮表平廢為民徙梓潼郡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葉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哉夫水至平則邪者取法鏡至明則醜者忘怒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辭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乎諸葛於是能用刑矣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劉琰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先主辟為從事以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待之後主封都鄉侯遷車騎將軍不預國政車服飲食侈靡侍婢數十皆能聲樂悉教誦讀曾靈光殿賦後坐

棄市

魏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迺拔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



請為大王吞之衆咸壯其言。魏費瑤及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諸葛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退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魏界曰亮病謂延已事容馳喪去亮卒延臣之行至褒口乃發喪楊儀恨為延所害乃張言延欲舉眾北討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而走秋亮因密與楊儀費禕姜維作身歿後退軍

節度令延斷後亮卒儀令禕往揣延意延曰吾當率諸軍討賊云何以一人死發天下事耶禕馳去延使人覘儀等欲察亮成規引軍還延怒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董允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繼延後延至南谷逆擊儀等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延遂夷三族

楊儀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關羽命為功曹遣詣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悅之拔為尚書諸葛亮數出軍儀常規



三國志卷之十四 楊儀傳 四 魏 志

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湏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儀隨亮出屯谷口亮卒於敵揚儀既領軍還又誅討魏延自以功大宜代亮東政而亮密指以儀性狃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儀至拜中軍帥無所統領從容而已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自發於五內費禕慰省之語禕曰往者丞相沒吾君舉軍討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禕表其言廢儀為民後自殺儀口允慮宇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州刺史冠冕州郡禮召不屈評曰彭萊廖立以才技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揚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任正威貴重曹其舉措迹其

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霍峻子弋

霍峻字仲邈枝江人先主襲劉璋由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揚帛誘峻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後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峻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光主嘉峻之功以為梓潼太守及卒先主率群僚吊祭留宿墓一當時榮之。子弋字昭先後主立太子禪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弋援引古義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王連

三國志卷之十四 楊儀傳 四 魏 志



王連字文義南陽人劉璋時為椽湔令先主起葭萌進軍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及成都平遂司鹽校尉較鹽之利入甚多有裨國用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等皆至大官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征之連諫以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故停留久之

向朗

向朗字巨達宜城人先主以為巴西太守後主時領丞相長史朗少時雖涉獵文字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

敬重焉

張裔

張裔字君嗣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休謂裔幹理敏捷是鍾元常之倫先主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雍閭趙超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瓮不足殺令縛與吳會鄧芝使吳從權請裔裔至吳數年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引見問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迥爾裔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曰君還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里閭何以報德對曰裔若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





三國志卷之十四 魏志 第六 魏 第六  
已後大王之賜也權悅有器齋之色齋悔不能陽愚即就  
船倍道兼行權追之不及既至丞相亮以為參軍亮出駐  
漢中齋領留府長史常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迨爵不可  
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念忘其身也少  
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齋與分屋而居事恭母  
如已母恭之子息長大為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  
恤故舊振瞻哀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

楊洪

楊洪字季休武陽人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諸葛亮問洪  
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

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丞相亮北駐漢中欲用張裔為  
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曰裔天資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  
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  
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  
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捷為  
而洪已為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  
年為廣漢太守時洪尚在蜀郡是以西士咸服諸葛亮能  
盡時人之器用也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洪謂祗曰君  
馬何駮祗曰故吏馬不敢駮但明府未

耳 著報

費詩

三國志卷之十四 魏志 第六 魏 第六



曹詩字公舉，隸為人。劉璋時為綿州令，舉城降先主。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其志，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曰：曹公與高祖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彭皆在。今將軍為丞相，感悟即受拜，後群臣議欲推漢中王，將軍統詩上疏曰：陛下以曹操信主篡位，故糾合士眾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由是將旨左遷。將琬秉政，以詩為諫，遂大去卒。

曹鑿藍曰：創始之君須大定，而後王已篡統之，王必速建以繫衆心。思公朝虜而子園以立，更始猶存而先

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觀舊物，臣松之以為此議善。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同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魯敏應機，楊洪殲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况庸后乎。

周群

周群字中直，閬中人。父舒字叔布，時有問識曰：代漢者當塗，高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學者私傳其語，群少受學於父，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常令奴更直於



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上樓觀之凡有氣候無不見者所言多中。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關群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徧軍必不利時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間當失之先主忿其濕言乃顯裕諫爭不驗下獄棄市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于地也

杜瓊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少受學於任安遷左中郎將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賞禕皆器重之

入深初不視天文譙周常問其意答曰欲明此術甚難當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譙周緣其言觸而長之曰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校也劉以具矣當校與人也。黃皓弄權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適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何復言曹衆也魏大也天下當會具而授何復有立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

許慈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又有胡潛字公興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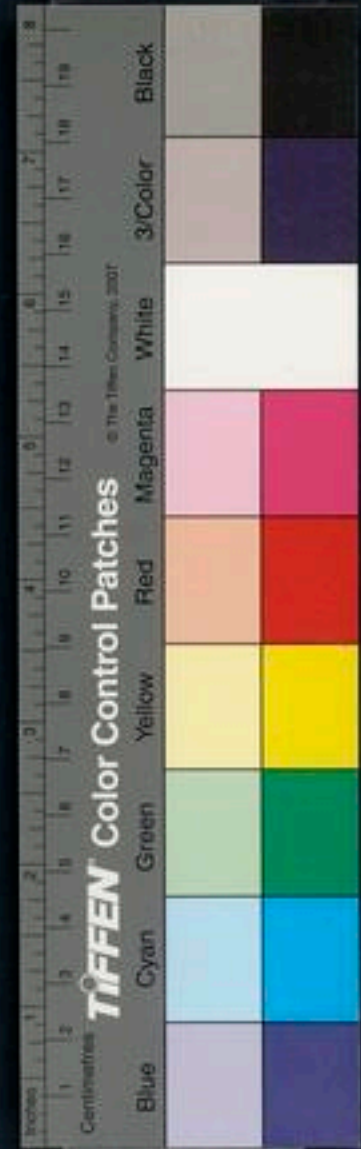


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書地舉手可采先王鳩合典籍  
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值庶事章創動多疑議慈潛更  
相克伐謗讟忿爭書籍有無不相通借其矜已妬彼至此  
先主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微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為  
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

孟光

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好意三史長  
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並小敏爭此二  
義光嘗詭譎謹阻革為議即遷大司農延即九年大赦  
光於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衆弊

窮極必不得已然後權而行之今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  
宄鷹隼始擊而更原有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  
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頌謝而已光之指摘如是故爵  
位不登為世所嫌後秘書郎卻正數從光諮訪光問王太  
子所習讀并其舊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  
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  
戶所有耳謂皆世子之常事也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正  
曰且智調藏於習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設  
光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君  
意亦不甚好吾言今天下未定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



三國志卷之十四 牙敏傳 十 和 貞  
彊致諸君讀書寧當傲吾等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  
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以光言為然光年九十  
餘卒

來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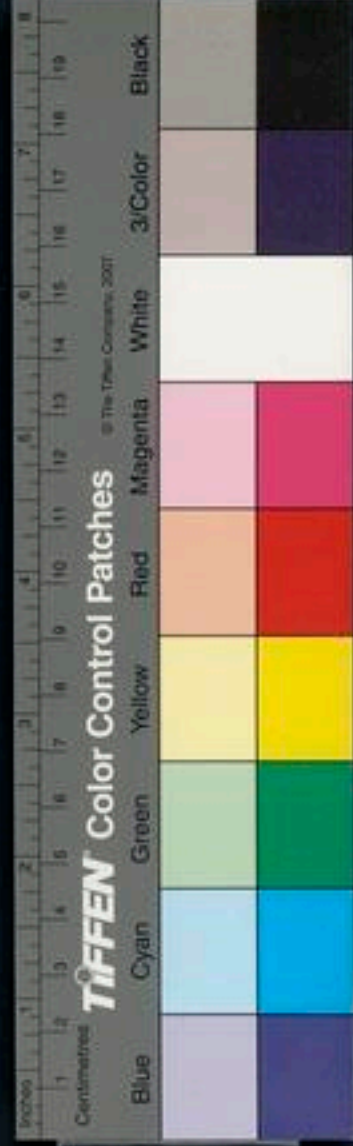
來敏字敬達義陽人涉獵甚博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  
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為典學校尉復王踐祚遷  
光祿大夫坐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時  
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于時然猶愈於敏俱以耆宿學  
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  
而復起

尹默

尹默字思潛梓潼人益部多士具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  
不博遠遊荆楚從司馬德操寺受古學通經史專精左氏  
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遺逸心于陳元方服虔註說咸畧  
誦述不復按本先主立太子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

李譔

李譔字欽仲涪人始傳父業從尹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  
無不該覽博好技藝弄術醫藥弓弩機械之巧復主立太  
子以譔為庶子然體輕銳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  
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准賈馬異於鄭



三國志卷之十四  
十一  
真  
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

誰周

譙周字允南巴西人耽古篤學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備視體貌素樸性識內明建興中丞相亮命周為勸學從事後主頗出遊觀增廣警衆周上疏諫陳王莽世祖所以興亡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瘵與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皆以弱勝疆其術何如伏愚子曰處大無患者

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術也賢卿曰曩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欲息民張良以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增其疾而斃之伏愚子曰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歲改正月易公於是豪彊並爭虎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肇建傳國易世非秦末崑沸之時實六國並據之勢可為文王難為漢祖民勞則搔擾之兆生下暴則瓦解之形起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湯武之師不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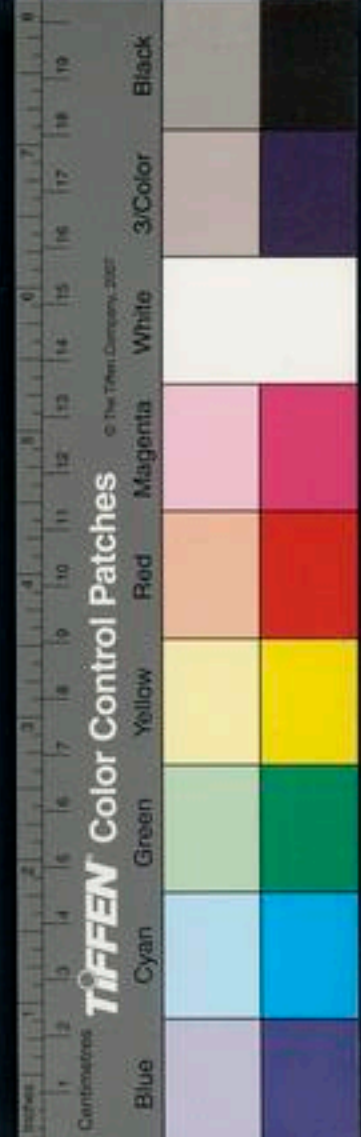


戰而克誠重民勞度時審也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  
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入議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  
者亦諮問所疑景耀中魏邵艾克江油長驅而前後主使  
群臣會議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宜可奪南惟周以  
為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莫若降魏劉氏無虞一  
和蒙賴周之謀也孫綽評周說後土降魏何恥之深孫盛  
借二自可運次東鄙精軍定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鄉卒  
鎮夜印保據江州召兵南中乞師東國則姜廖五將自然  
雲從吳之三府承命重州魏象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  
欲留則師老多虞田思益之民攻陷隋之卒越王以敗聞  
問田單以推騎劫何自因房下○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  
堅壁於敵大攻所工之至俄哉○侯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  
周有全國之功封侯

史考其是屬百餘篇

卻正

卻正字令先偃師人安貧好學博覽文籍弱冠能屬文入  
為秘書吏轉為令史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  
王楊班傳張蔡之傳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蓋部有  
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  
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採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  
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  
倣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夫事與  
時並名與功借名必須功乃顯事亦俟時行止達人探賈



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  
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  
世資昔在鴻荒三皇應錄五帝承符姬衰道缺霸者異扶  
羸氏慘虐吞嚙八區橫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譎動智故  
萌生或飾真譎偽或挾邪干榮或詭道要上或鬻技自矜  
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惡作斯義敗而奸成呂  
門大而宗滅韓辨之而身刑和鷲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  
未踐而棟折椽傾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吏其  
頌初升高同終隕幽壑朝榮潤夕為枯魄自我大漢應  
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

以熙世揚茂化之醜醇天綱已綴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  
以躋民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楹  
夷叔之高對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巨海  
毛羽之集鄧林遊禽逝不為之鈔浮魴臻不為之殷陽靈  
幽於唐葉陰精應為商盱陽時請而洪火息姦林禱而甘  
澤滋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  
飛譽瓠梁記弦而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勅雜楚客潛冠  
以保荆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以馳名唐蒙翽翔乎  
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默  
守已而自寧。後主從譙周之計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





也後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蜀之大臣惟正及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時論嘉之正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群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卻正文辭燦爛有張蔡之風如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於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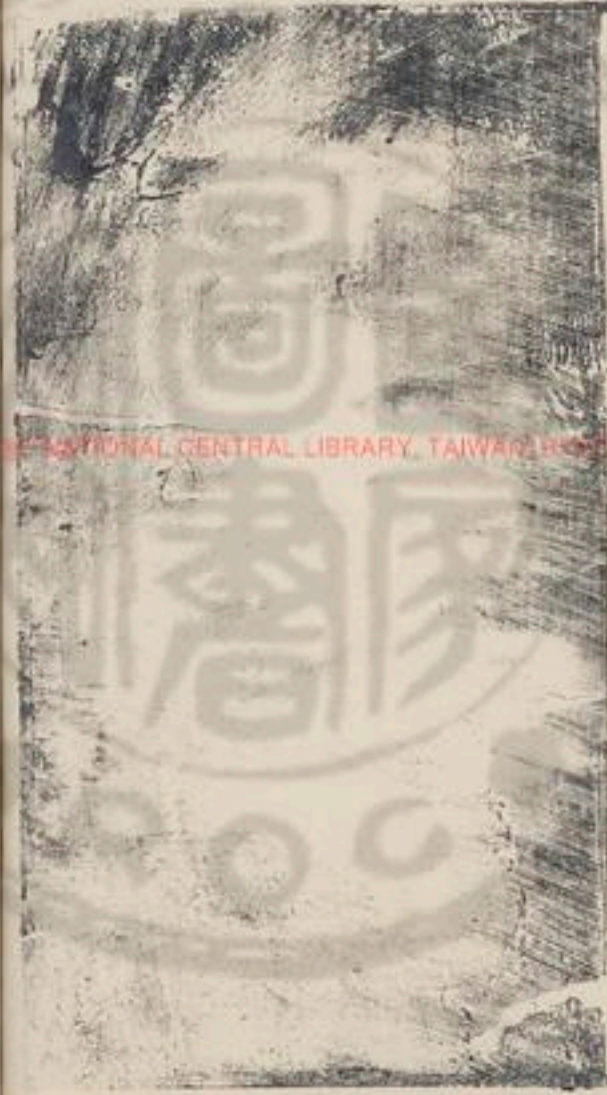
杜微

此傳舊本在周碑前今遺讀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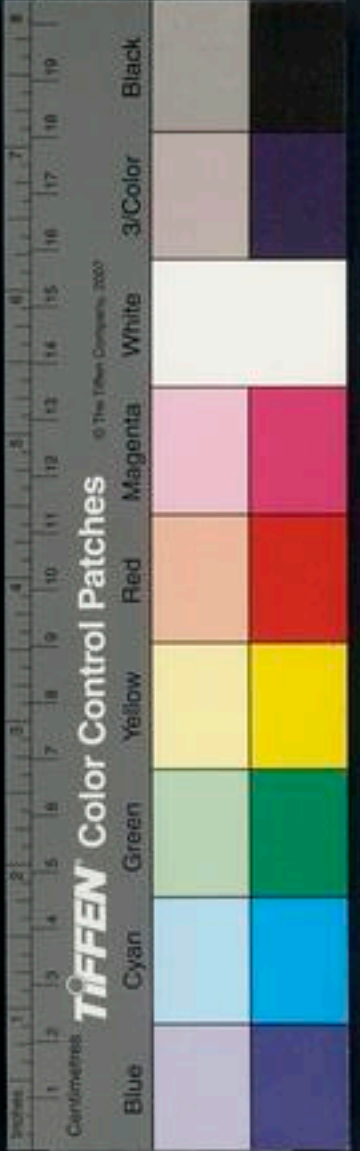
杜微字國輔涪人先主定蜀微稱犇閉門不出丞相亮領益州牧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微為主簿微固辞舉而致之求歸亮與書曰曹丕篡立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以軍事何為求去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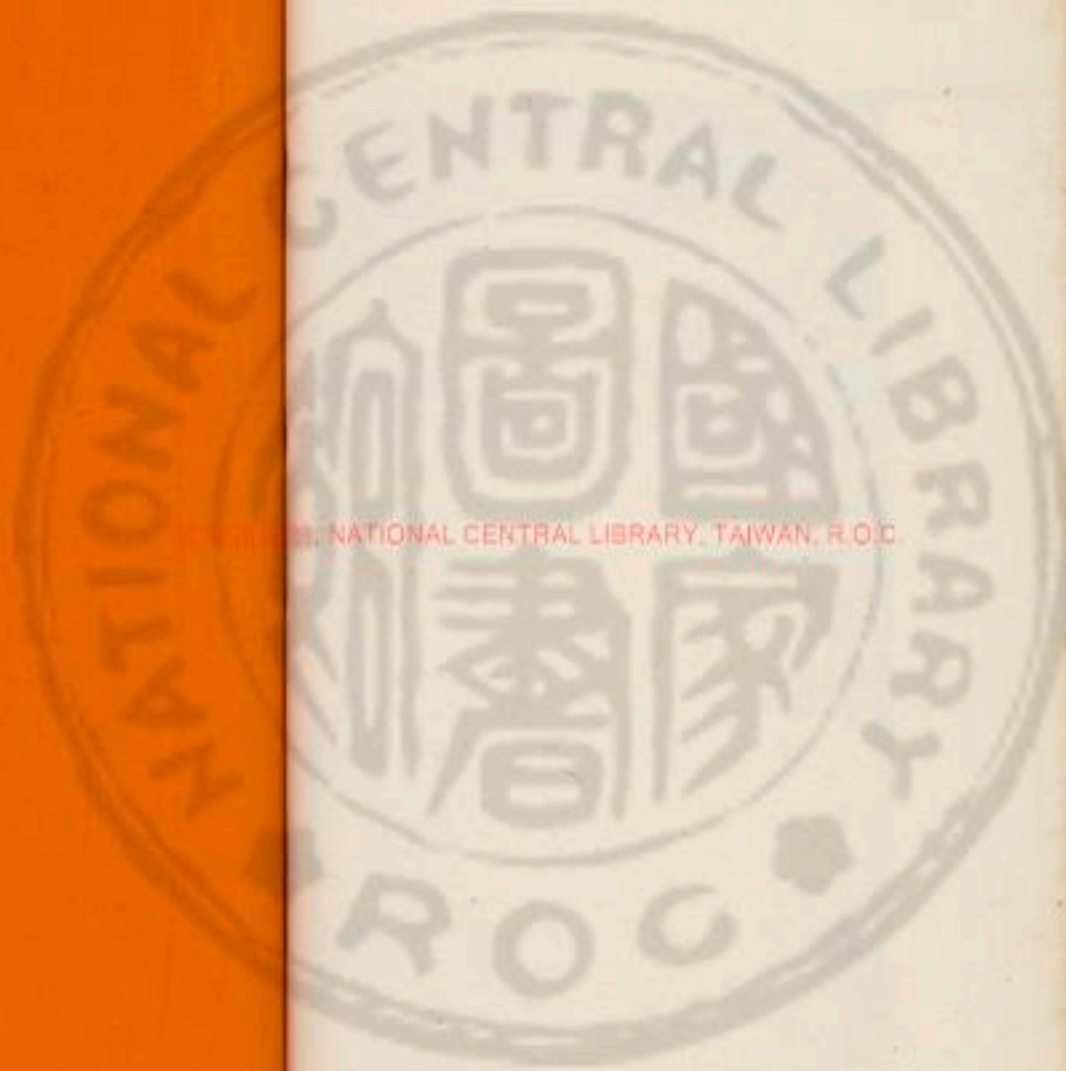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四





三國志卷十四  
一  
谷正傳  
十五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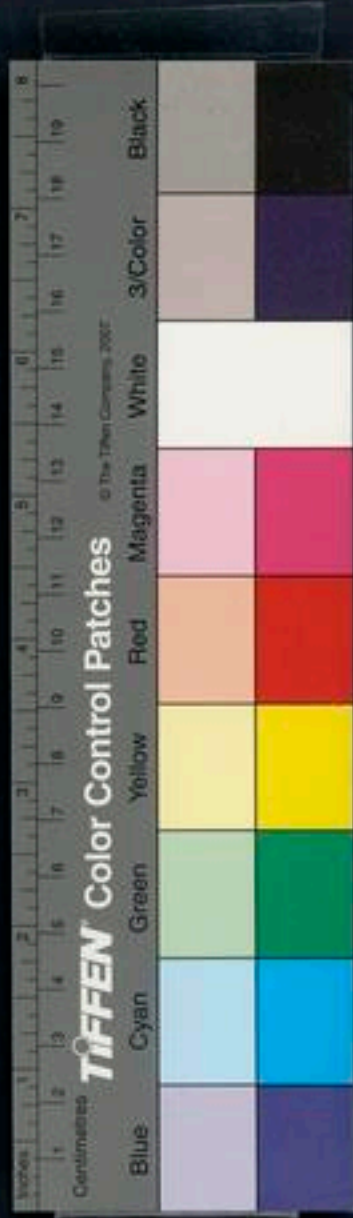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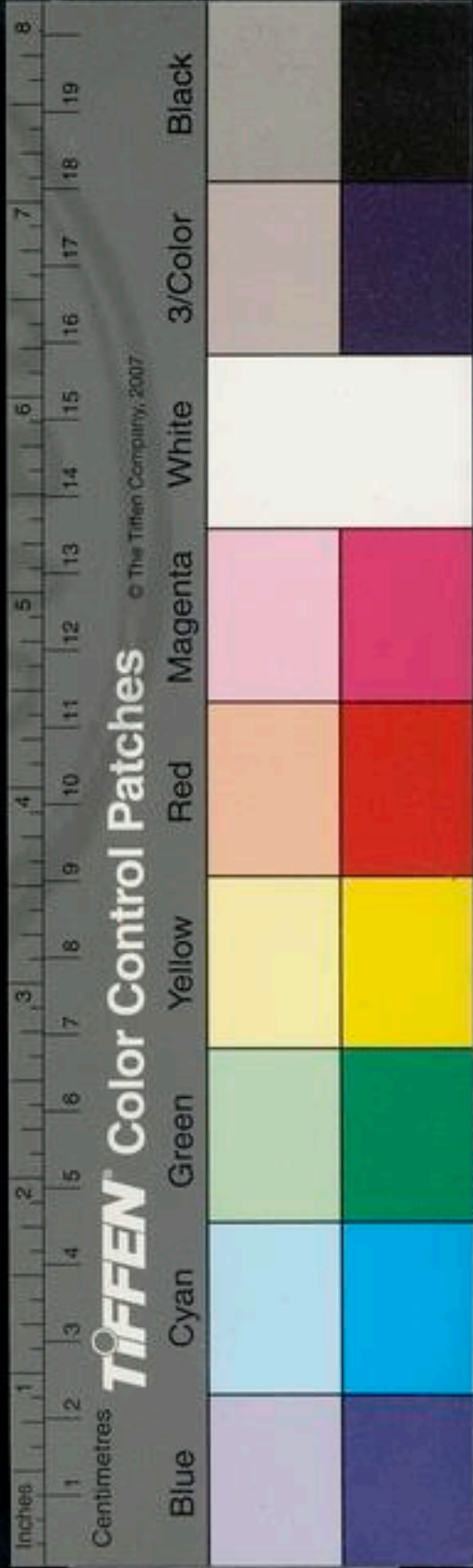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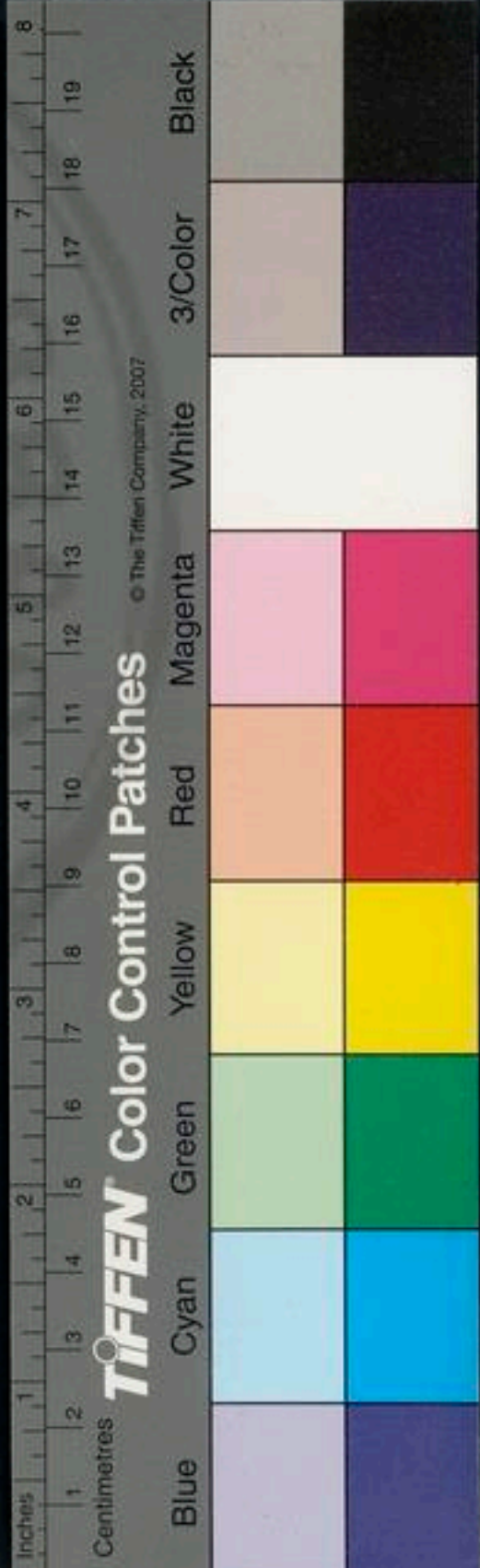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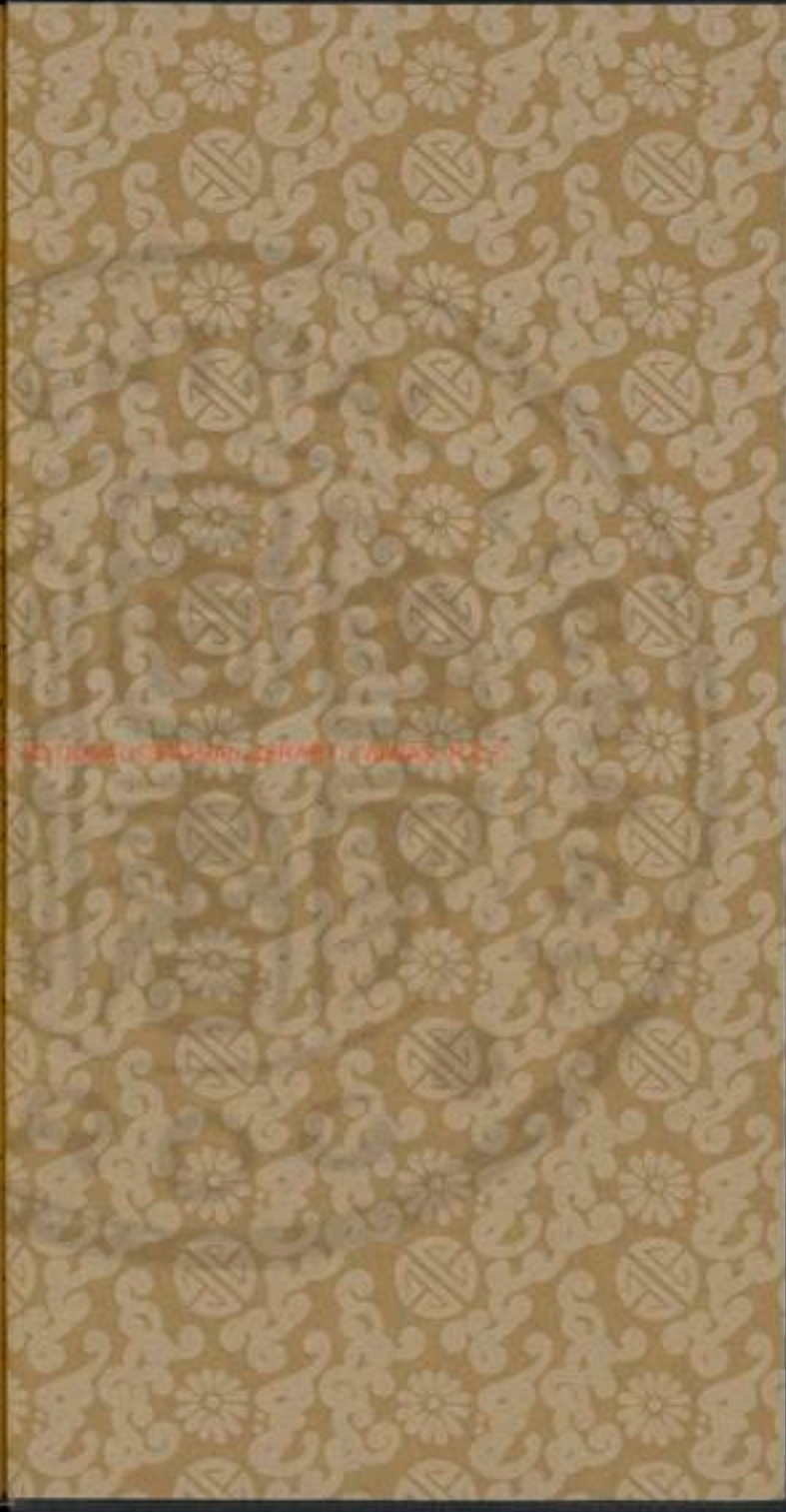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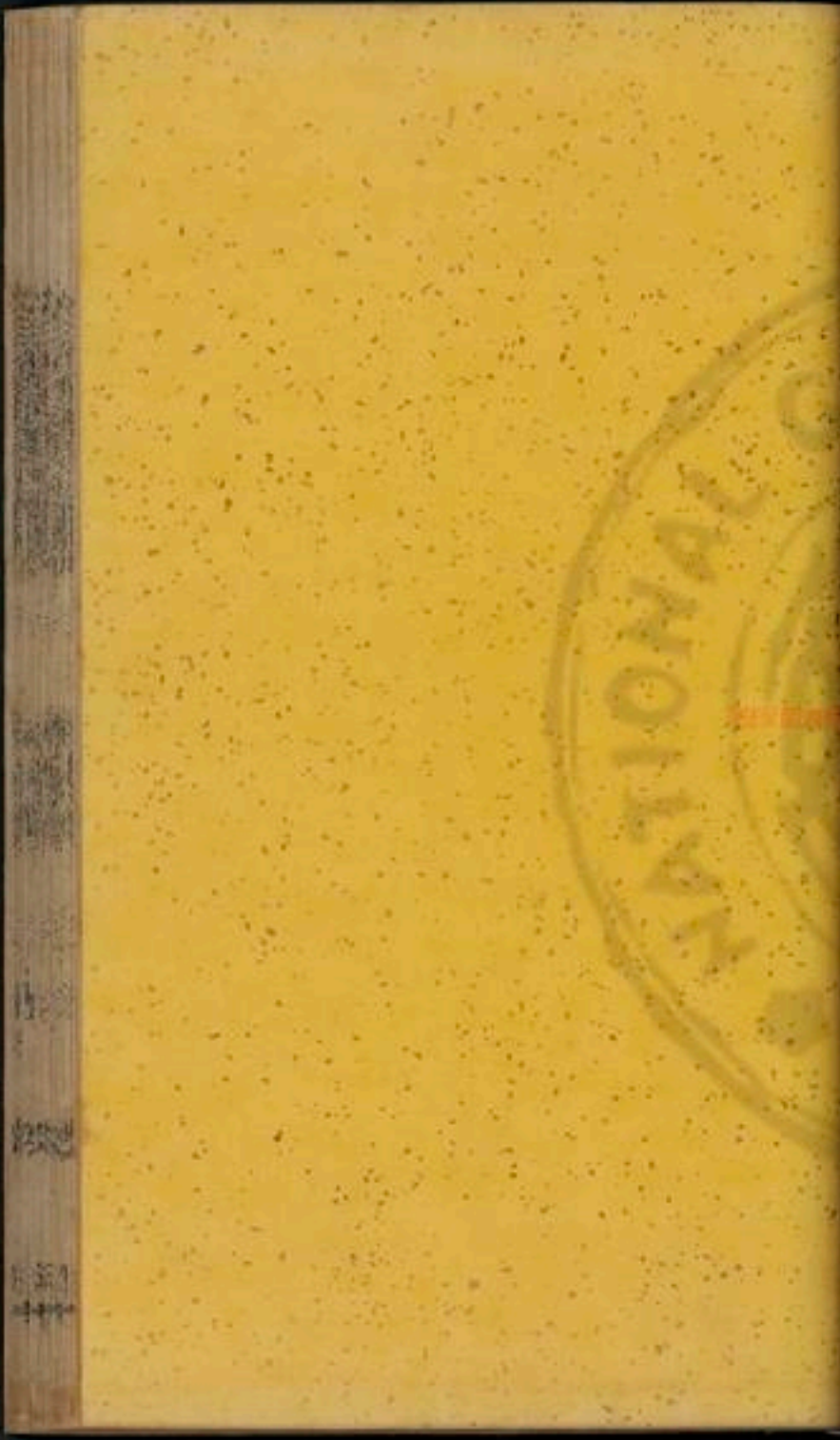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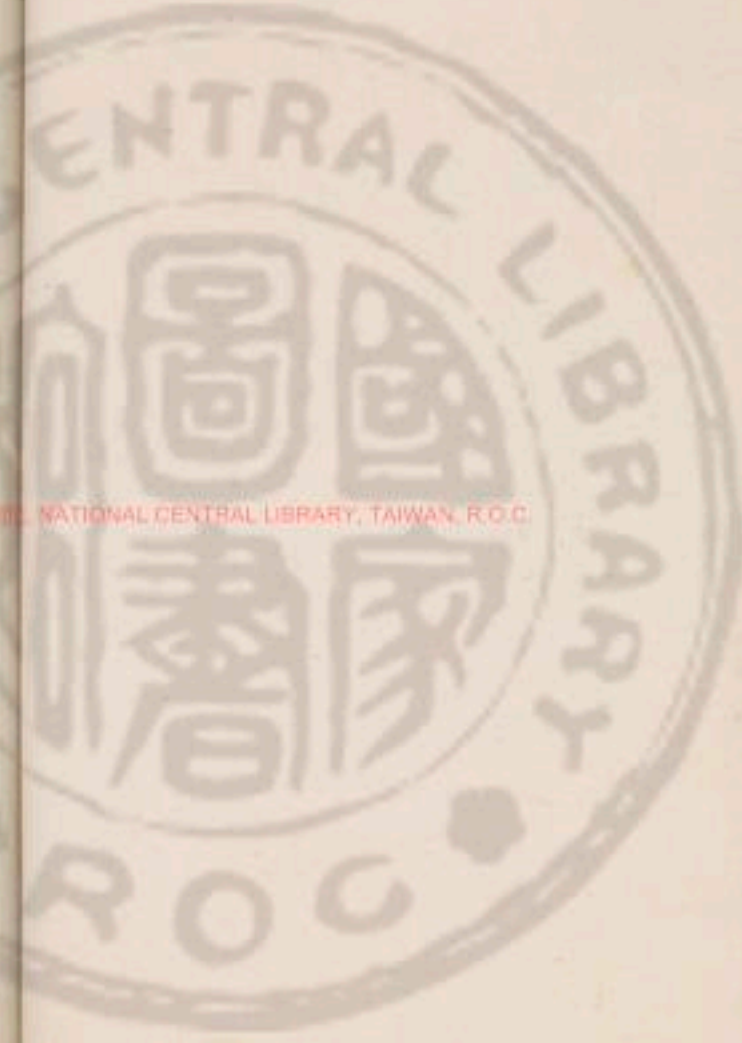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第十五

黃權

黃權字公衡閬中人爲劉璋主簿張松議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過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俟河清璋不聽出爲廣漢長先主襲益州郡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頃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假權偏將軍

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上又閉城距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太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



三國志卷之五十一  
李恢傳  
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

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降曹公然卒破杜護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將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防魏師及吳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道路隔絕權降于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權權不負孤○魏對權育陽侯先主夢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後徙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器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去口實卒謚景侯

李恢

李恢字德昂建寧人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敗乃詣先主先主領益州牧遷恢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隆隆音都督鄧方卒先主問誰可代者恢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西零之役趙允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遂以恢爲庾隆都督使領交州刺史庾隆地名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

建寧諸縣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軍少敵倍又未得亮聲  
息給謂南人曰吾中間久斥鄉里今旋不能復北欲還與  
汝等同計謀南人信之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  
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相連南土平定恢軍  
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撲討  
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  
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

呂凱

呂凱字季平永昌人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  
薨驕黷滋甚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答一紙曰士

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闓降吳吳  
署闓為永昌太守凱與府丞王伉帥厲吏民拒闓闓移檄  
永昌凱答曰先君雍侯造怨而封將軍易迹更步古不難  
追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丞相亮表曰呂  
凱王伉執忠絕域十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守義不與  
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為雲南太守封陽遷  
亭侯為叛夷所害

馬忠

馬忠字德信閬中人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先主東征敗績  
獠亭獠許交反巴西太守闓芝發諸縣兵五千遣忠送往先主



見忠與語謂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爲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叛後忠撫育郵理甚有威惠○亮出初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疑等討汶山郡叛羌南夷豪帥劉胄反忠斬胄平南土○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送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嵩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太守張疑開復舊郡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詎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蠻夷畏愛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

王平

王平字子均巴西人拜裨將軍建興六年爲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後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延熙中拜鎮北大將軍統漢中魏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平爲畫計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乎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徃徃論說不失其旨遵履法度言不戲譎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此

三國志卷之五十一 王平傳 四 壯  
為損焉初同郡句扶句扶反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  
亞於平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

張嶷字伯岐巴南充國人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  
竹寇攻縣嶷冒白刃擄竹夫人得免○丞相亮北駐漢中  
廣漢綿州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  
兵討之詐與和親置酒酒酣因斬慕等北討汶山叛羌南  
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越嵩郡自丞相亮討高  
定之後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時論  
欲復舊郡除嶷為越嵩太守嶷將所領之郡誘以恩信蠻

夷降附嶷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作臺登卑水  
三縣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奪取獲鹽鐵器  
用周贖狼岑忿嶷使壯士數十收致撻而殺之種類咸  
面縛謝過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  
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至蜀  
郡界皆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  
慷慨壯烈士人咸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譏焉○後與魏  
將徐質交鋒嶷臨陣墮身越嵩民夷聞嶷死悲泣為嶷立  
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嶷儀貌辭令不能賦  
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  
人樂畧足以入筭果烈足以立威為  
之風古之英士何以遠哉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  
忠擾而能毅王平忠勇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  
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蔣琬

蔣琬字公琰湘鄉人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至廣  
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諸葛亮曰蔣琬社  
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  
先主乃不加罪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  
在門前流血滂沱問占夢趙直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  
頭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入爲尚

書卽亮住漢中琬統留府事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  
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密表後事以付琬亮  
卒以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  
群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  
衆望漸服延熈元年命琬開府明年加大司馬東曹掾楊  
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荅或曰戲之慢上不亦甚  
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  
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楊敏毀琬曰作事憤憤  
弗及前人或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  
坐事繫獄琬心無適莫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昔諸葛





亮數關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舍舊疾運動未得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費禕姜維論指琬承命上疏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宜以姜維爲刺史臣當帥軍爲維鎮琬還住涪卒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人在益土與許叔龍董允齊名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僚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易觀亮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朝嘲無方禕辭順義爲據理以答終不

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

能數來也遷遷爲侍中以奉使稱旨頗煩至吳後爲司馬

直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禕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

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爲後軍帥代蔣琬爲

尚書令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省讀書記其

事多愆滯允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延熙中魏兵次于

輿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時羽

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

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封

成鄉侯琬固讓州職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雅性謙素



子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自琬及璋雖身在外慶賞刑威皆先諮斷然後乃行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璋歡飲沉醉爲循手刃所害謚敬侯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好鄭氏學建興中諸葛亮軍向祁山維詣諸葛亮與毋相失亮辟維爲倉掾亮與張裔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嚴於軍事既有隙隙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當詣宮觀見主上亮卒維爲輔漢

將軍統諸軍封平襄侯延熙十年與費禕共錄尚書是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習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卒維率將士數萬人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又破魏王經於洮西後爲魏大將鄧艾斬於段谷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西亦騷動不寧○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



將軍關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危懼不復還成都景耀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啓後主寢其事及鍾會攻圍樂城而鄧艾由景谷道傍入後主請降於艾維等被後主勅令詣會於涪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謂長史杜預曰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魏將士憤發投會及維維妻子伏誅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邵正著論曰凡人譽成毀敗以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戚以是貶削異乎春秋褒貶之義

維之樂學不倦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側室無妾勝之  
棄後庭無聲樂之娛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邵氏之論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迫利不可謂忠與母相失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智勇莫可云六者維無一焉實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亦惑矣臣松之以維本無叛心以急迫歸蜀惟可責其背母飾非所以難邵正也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承諸葛之成



規因循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未盡治小之  
宜君居靜之理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  
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况  
區區最爾而可屢擾哉

鄧芝

鄧芝字伯苗新野人張裕善相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  
大將軍封侯先主與語大奇之擢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  
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先是吳孫權請和亮遣見  
權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  
傑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

可兼并天下退可弔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  
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  
蜀必順流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權遂絕魏與相  
連和遣張溫來報聘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與相  
聞鎖遺優渥遷車騎將軍假節涪陵國人叛芝率軍征討  
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芝見猿抱子在木上引弩射之中後  
母其子爲後箭以木藥塞創芝乃歎  
息投弩水中自知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  
當死十四年卒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不治私產妻子不  
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  
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

三國志卷之第五十一 鄧芝傳



張翼

張翼字伯恭武陽人爲庾降都督性持法嚴不得殊俗歡心者率劉胄叛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翼曰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亮聞而善之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延熙末姜維議出軍唯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驕武維不聽將翼等行維至狄道大破魏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怒曰爲蛇豕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景耀中與維咸在劔閣詣降鍾會于涪至成都爲亂兵

所殺

宗預

宗預字德豔南陽人丞相亮卒吳慮魏承哀取蜀增巴在守兵萬人一欲爲救援二欲事分割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使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立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嘉其抗直甚愛待之後爲屯騎校尉時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泣遺預大珠一斛乃還後領兗州

三國志卷之第五  
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欲與預共詣瞻謂曰  
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  
屑屑造門耶遂不往化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  
預之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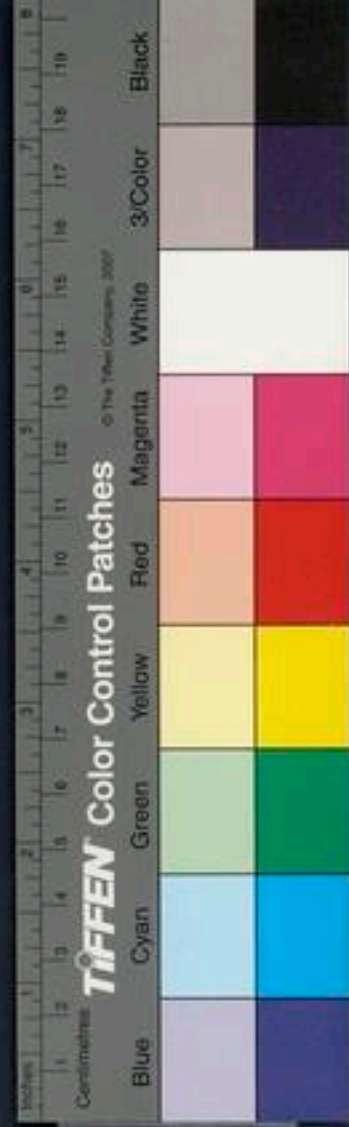
楊戲

楊戲字文然武陽人丞相亮深識之為督軍從事職典刑  
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後拜建寧梓潼太守所在清約不  
煩延熙末隨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言笑傲弄  
維意不能堪奏戲免為庶人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  
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

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  
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  
少歸敬者惟戲重之常稱曰吾等後世不如此長兒也有  
識以此貴戲李密者字令伯事相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日  
夜不解帶奉使聘吳吳主與群臣論寧為人  
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  
何為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

衛繼

衛繼字子業漢嘉人兄弟五人父為縣功曹縣長張君無  
子乞繼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傳歷職清顯其餘  
兄弟四人無堪當世者父言已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  
禁以異姓為後復為衛氏遷奉車都尉忠信篤厚為眾所



敬揚顯為丞相亮王簿亮宜自校簿書顯諫曰為治有體  
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奴執耕稼婢典  
炊爨雞主司晨大主火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暇  
自可高枕一日書欲身親其役形變神困終無一成豈智  
不若奴婢失為家主之法故邪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誠達位分之體亮  
之謝

評曰鄧芝堅直簡亮臨官忘家張翼允姜維之銳宗預  
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揚賦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  
短殆惟世難云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第十五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第十六

吳傳

孫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少為縣吏年十七與  
父共載船至錢塘會海賊胡王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  
分之堅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  
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由是顯聞○中  
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天下響應漢皇甫嵩朱雋將兵  
討之雋表堅為佐軍司馬堅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  
許人與雋并力大破之○邊章韓遂作亂涼州董卓拒討



敬揚顯為丞相亮王簿亮實自校簿書顯諫曰為治有體  
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奴執耕稼婢典  
炊爨雞主司晨大主火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暇  
自可高枕一日書欲身親其役形變神困終無一成豈智  
不若奴婢失為家主之法故邪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誠達位分之體亮  
之謝

評曰鄧芝堅直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  
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揚賦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  
短殆惟世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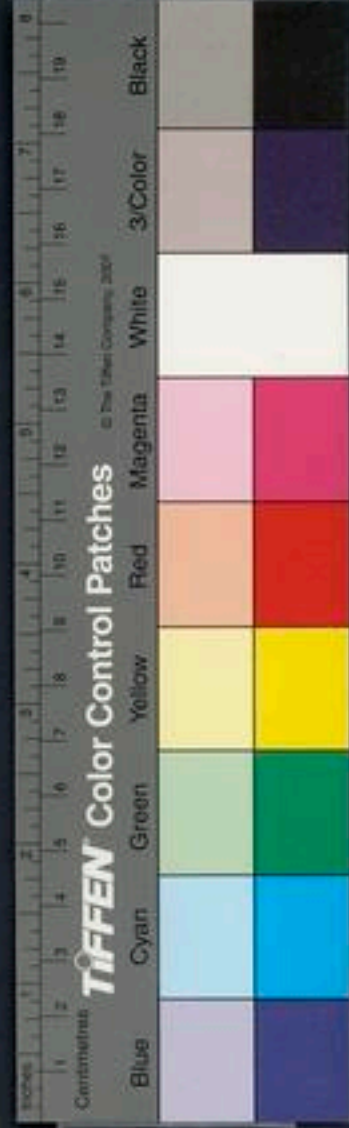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第十五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第十六

吳傳

孫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少為縣吏年十七與  
父共載船至錢塘會海賊胡王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  
分之堅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  
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由是顯聞○中  
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天下響應漢皇甫嵩朱雋將兵  
討之雋表堅為佐軍司馬堅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  
許人與雋并力大破之○邊章韓遂作亂涼州董卓拒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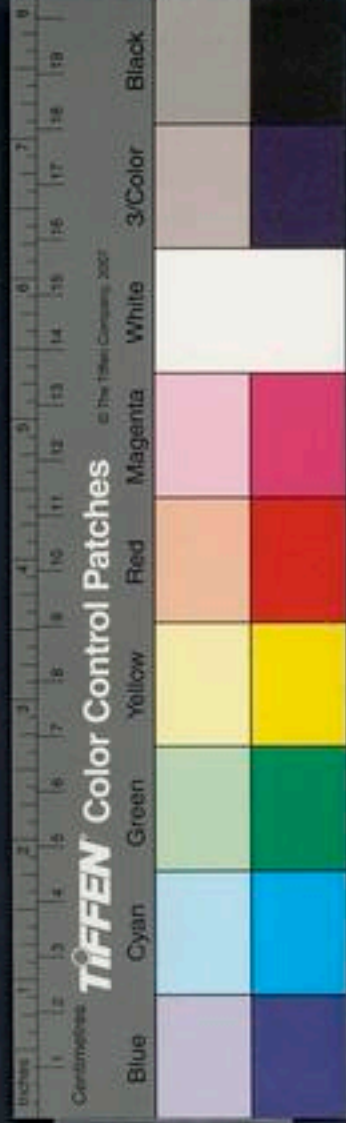




無功遣張溫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詣溫溫責卓卓應對不順堅耳語溫以軍法斬之又曰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嚴斬以示威稷直斬蒞賈魏絳戮楊干今不加誅虧損威刑溫不忍發章遂聞大兵至黨衆離散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時長沙賊區星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朝郭石帥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封堅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州郡興義兵以討卓

堅開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

也堅亦舉兵北至南陽衆數萬人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案軍法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柔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復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時或問於術術懷疑不運糧夜馳見術解之術即調發軍糧卓憚堅猛壯乃遣李傕等來求和親堅曰今不夷汝三族則吾死不瞑目豈與乃和親耶卓尋入關焚燒雒邑堅前入至雒脩諸陵平卓所發掘○初平三年術使堅擊劉表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表將黃祖軍士所射殺堅四子策權翊匡權稱尊臨謚堅曰武烈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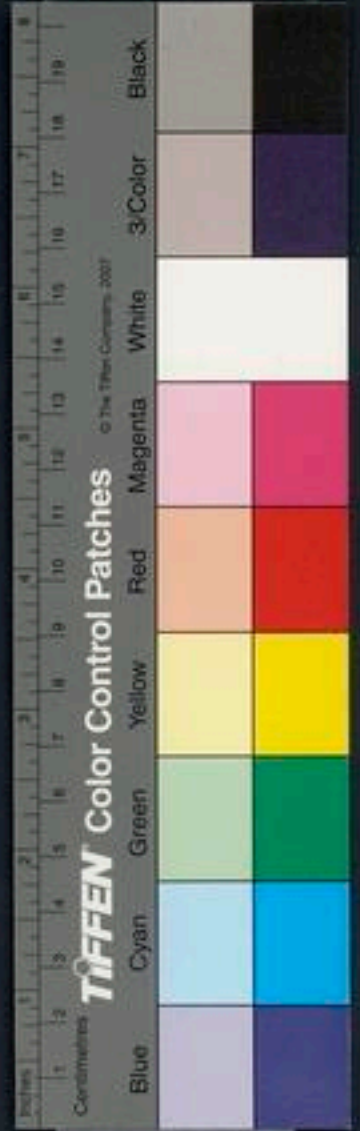


孫策

孫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  
 部曲還策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即死復何恨秉策行  
 殄寇將軍策徙母居阜陵渡江轉聞所向皆破莫敢當其  
 鋒軍士整肅百姓懷之策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  
 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引兵渡浙  
 江據會稽屠東冶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曹公表  
 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後術死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  
 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一又命揚州

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  
 太守許貢客所殺策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  
 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  
 印綬請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  
 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  
 年二十六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時負勇  
 不設備故及於難時道士于言燒香讀道書作  
 符水治病策以妖妄殺之策既殺吉頗有失常後治  
 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曰大呼割髮而權稱  
 尊號追謚長沙桓王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



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竒取異志陵中夏  
然皆輕佻果躁墮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  
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權

權字仲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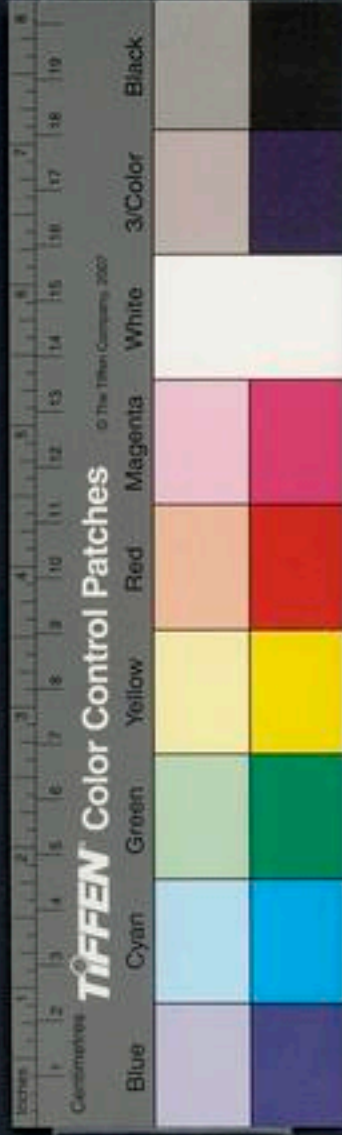
方頤大口目有清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及策

養士始

起事江東權常遣從性度弘明仁而多斷好俠

郡察孝廉州舉茂才漢以策遠脩職貢遣劉琬加  
錫命琬語人曰孫氏兄弟惟中弟孝廉形貌竒偉骨體不  
常有太貴之表年又最壽建安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  
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今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  
是猶開門揖盜未可爲仁也乃易服扶上馬使出巡軍時

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  
下英雄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  
君臣之固張昭周瑜謂權可與其成大業交心服事曹公  
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待張昭以師傅之禮  
而周瑜程普呂範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  
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八年西  
伐黃祖破其舟軍○十三年復征黃祖屠其城祖挺身走  
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荆州牧劉表死表子琮舉衆降曹公  
劉備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  
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引退權自率衆圍合



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

○十四年劉備表權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十

六年權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

齊肅乃退權入曹公軍還作戲吹公歎曰生子當如孫仲

去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畧令

內移民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

江西遂虛惟有皖城○十九年權征皖城克之劉備定蜀

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

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權大怒乃遣呂蒙并

魯肅兵進拒關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

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

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權與交統其

疆等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

越津橋得夫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便馬善射

誰降人曰是孫會稽○二十一年曹公攻濡須○二十二年權令徐詳詣

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二十四年關羽圍曹

仁於襄陽曹公遣于禁救之羽以舟兵盡虜禁惟城未拔

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戕與曹公乞討羽自效曹公且

欲使羽與權相持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蒙到南郡太

三國志卷之六十一 孫權傳 四



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釋于禁之囚羽還當陽西保麥  
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人像於城上因遁走權先  
使潘璋斷其徑路璋獲羽遂定荊州曹公表權領荊州牧  
封南昌侯○二十五年曹公薨劉備稱帝於蜀魏文帝踐  
阼權使命稱藩策命權為吳王加九錫劉備帥軍來伐至  
巫山秭歸使化誘武陵蠻夷於是諸縣及五溪民皆反為  
屬權以陸遜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趙咨使魏魏帝問  
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權略之主納魯肅於凡  
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  
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

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曰咨字德度博

中人夫使魏文帝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涉江萬  
級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若有餘聞覽書博史記  
不效書生尋章補句帝曰吳王難親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  
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親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  
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  
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權嘉之拜騎都  
尉咨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朝廷承漢四百之餘應東南  
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魏遣使求  
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翠闐鴨長鳴雞  
群臣交所求非禮物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惠乎曰  
有人於此擊其受子之頃而石可以代之乎頭所重而石  
所輕也以我代重為何不可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侍  
王為命非幾愛子耶秋所求者於我瓦石耳○黃武元年  
彼在諒闇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與之○黃武元年  
陸遜部宋謙攻蜀五屯皆破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  
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大破之劉備奔走僅以身免初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疑魏欲遣辛毗等往與盟誓并徵  
 任子權辭不受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  
 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拒休等諸葛瑾  
 潘璋救南郡朱桓拒曹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  
 弭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州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  
 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書即下詔諸軍不得進權遂  
 改年臨江拒守使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然  
 猶與魏文帝往來至後年乃絕○二年群臣勸即尊號權  
 不許○三年魏文帝出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望  
 自石頭至子江一夕而成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五年陸遜以所在少

穀兼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  
 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  
 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黃龍元年公卿  
 皆勸權正尊號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遂即皇帝位  
 吳中諺曰黃金車班蘭耳闔閭出天子權乃參分天下  
 豫青徐幽屬吳充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  
 界造為盟曰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同討魏賊有渝此盟明  
 神上帝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二年遣衛溫諸葛直將甲  
 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  
 遣方士徐福入海求蓬萊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絕遠



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年野蚕成繭野稻自生始平言嘉禾生。○嘉禾元年魏遼東公孫淵遣宿舒孫綜稱藩於權奔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舉朝大臣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權終不聽使張彌將兵備物乘海授淵淵果斬彌等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薛綜等切諫乃止。○四年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瑋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不聽其交。○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價直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當千大錢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莫敢言後壹奸罪發露伏誅

權引咎責躬乃使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三年詔督軍郡守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四年太子登卒。○五年立子和爲太子十三年廢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一謚大皇帝

傅子曰孫策爲人明果獨斷轉鬪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爲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騭爲股肱有呂範朱然爲爪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



三國志卷之六十一 孫休傳 大前  
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  
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干讒說殄行裔嗣廢斃豈所謂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  
不由此也

孫亮

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  
公主讚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和遂廢亮為太子徵諸葛  
恪為太子太傅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權薨太子即  
尊號改元建興是歲魏嘉平四年也太平二年亮始親政  
事大將軍孫綝所奏多見難問三年亮以綝專恣與太

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召  
大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

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封琅瑯王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  
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  
顧不見尾覺而異之亮廢孫綝使迎休休即位改元永安  
元年綝一門五侯皆與禁兵權傾入主休恐變數加賞賜  
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臘百寮朝賀公  
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詔以張布討奸臣加布為  
中軍督詔置學官立五經博士○三年宮人告亮使巫禱





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亮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五年以僕陽興為丞相休以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常晨出夜還休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拒遏之言懼妨政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懼冲曜言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七年休薨年三十謚景皇帝

孫皓

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孫休立封為烏程侯休薨時蜀初亡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會得長君萬歲稱皓才識明斷屢言於丞相僕陽顯左將軍張布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是歲魏咸熙元年也○元興元年追謚父和為文皇帝皓既得志羣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譖皓誅興布○甘露元年皓迫殺景后朱氏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殺其大者二人初皓苛刻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宰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益積惡已極不復堪



命也十二月晉受禪○寶鼎二年還都建業○天記四年

晉命將軍司馬佃王濬王渾將兵順流至皓遣張夔奉所

佩印綬委質請命於是濬受皓之降太康元年賜號歸命

侯五年死于洛陽武帝與士濟恭拜皓任劉濟曰聞君任

君者則吾則之時濟仲卿局下皓以此識之皓特因蔣陵

言并露降則改元甘露以所任得太昌則改元寶鼎以

苑言學風則改元鳳凰以吳地掘地得銀則改元

大聖以叶石又有皇者字則改元天記可謂妄矣

平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僭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

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

善好學何益救亂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

矣皓之逢刑墮斃流弊者不可勝數其發惑巫祝交致

祥瑞以為至聖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誓衆臣拜昌  
言况皓凶頑殘暴中詆訐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滯  
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誦百姓既蒙不死之詔豈非曠蕩  
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劉繇 笮融

劉繇字正禮東萊人兄岱字公山歷侍中兗州刺史陶丘

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

洪曰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

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避亂淮浦詔為揚州刺史時

袁術任淮南繇不敢之州術圖僭逆繇遣樊能張英屯江



邊以拒之漢加繇爲牧振武將軍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  
奔丹徒保豫章駐彭澤杜力融先至殺太守朱皓繇招  
合屬縣攻破融融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范融丹  
徒人初聚衆依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坐斷三郡委  
輸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綵垂銅槃  
九重下爲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有好佛者  
聽受道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就食者萬人費以巨  
億計

太史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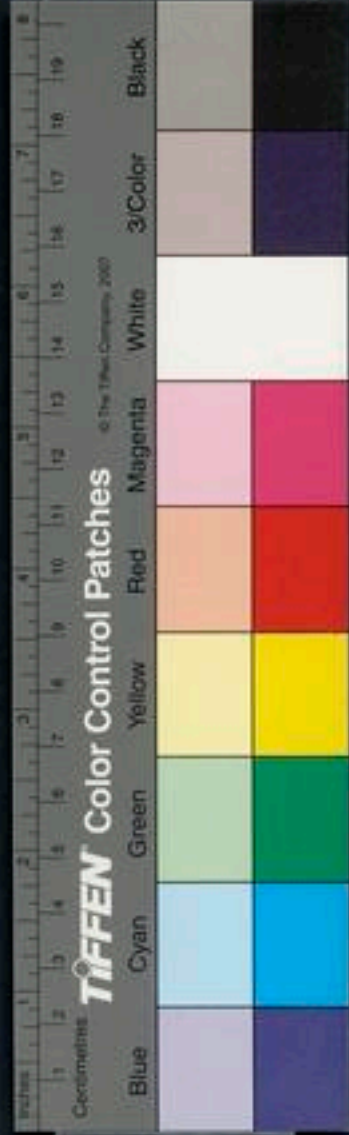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仕郿奏曹史會郿與州有隙曲直

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  
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  
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爲取章慈便敗之吏  
大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  
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云慈既與出城因循還通  
郿章州受其短由是爲州家所疾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  
竒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  
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還母謂曰汝與北海未嘗相見汝  
行後賸恤慙勸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  
伺隙入見融欲告急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請行融曰



卿意雖壯無乃實難慈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願府君無疑融然之於是須明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植所持的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無復起者於是鞭馬突圍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備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精兵三千隨慈賊解圍散走融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還啓其母母曰吾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慈到曲阿見劉繇會孫策至繇使慈偵

視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唯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往涇縣立屯府策躬自攻劫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即署門下督還劉繇亡於豫章上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性撫安焉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果如期而反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以慈為建昌都尉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言以手持樓椽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椽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建安十



一年卒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夫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子享官至越騎校尉

士燮

士燮字威彥潯稽人治左氏春秋舉茂才遷交趾太守董卓作亂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燮表弟壹領合浦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註解素微與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學問優博達於政事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尤簡練精微其見稱

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出入鳴鐘磬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千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建安中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為左將軍燮在郡四一餘歲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趾太守時與良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兵拒良呂岱被詔誅徽徽等伏誅

評曰劉繇蕩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



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處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 妃嬪傳

孫破虜吳夫人權母也

夫人在孕又夢日入其懷堅曰日月陰

陽之精極貴之象

吾子孫其興乎及權少年統事天人助治軍國甚有補

益○吳主權謝夫人後寵徐夫人欲令謝下之謝矢志卒徐夫人妬忌廢十餘年及登為太子群臣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權欲以為后群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

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歎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耶

### 宗室傳

#### 孫靜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靜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



必矣策曰善遂定會稽權統事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  
五子高瑜皎奐謙

孫皎

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遷征虜將軍輕財能施善於交  
結委劉靖以得失李允以衆事吳碩張梁以軍旅而傾心  
親待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權以  
書責皎曰吾與北方爲敵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  
諸將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北境非使逞志夫居敬行  
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何可恣意有盛怒耶○  
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

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  
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事雖決於瑜普自恃久將具具是  
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白以卿  
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功焉

孫奐

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  
皎舊迹禮劉靖李允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  
官軍民稱之黃初五年權攻石陽奐自帥爲軍前鋒降高  
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任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  
整齊歎曰初吾憂其逢銳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



孫詔字公禮本姓俞孫策愛之賜姓孫列之屬籍後為將軍屯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從椒丘還引軍歸吳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棄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詔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稱尊號為鎮北將軍詔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侯為務先知動靜為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進者數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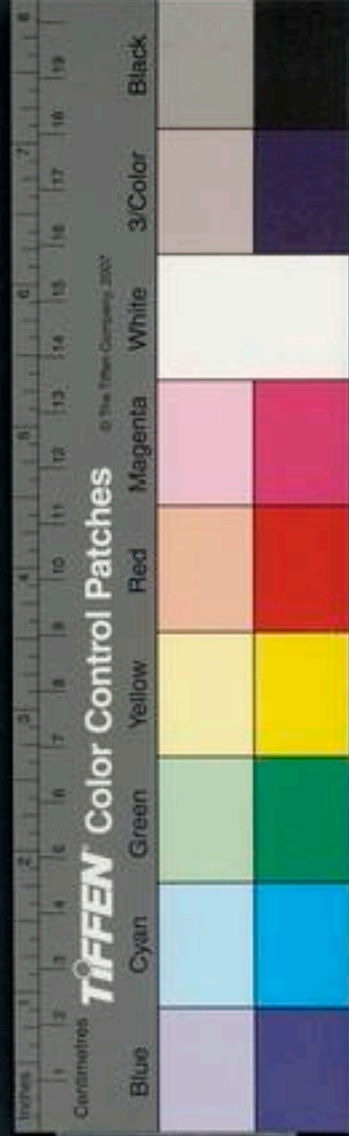
孫詔

孫詔字公禮本姓俞孫策愛之賜姓孫列之屬籍後為將軍屯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從椒丘還引軍歸吳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棄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詔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稱尊號為鎮北將軍詔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侯為務先知動靜為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進者數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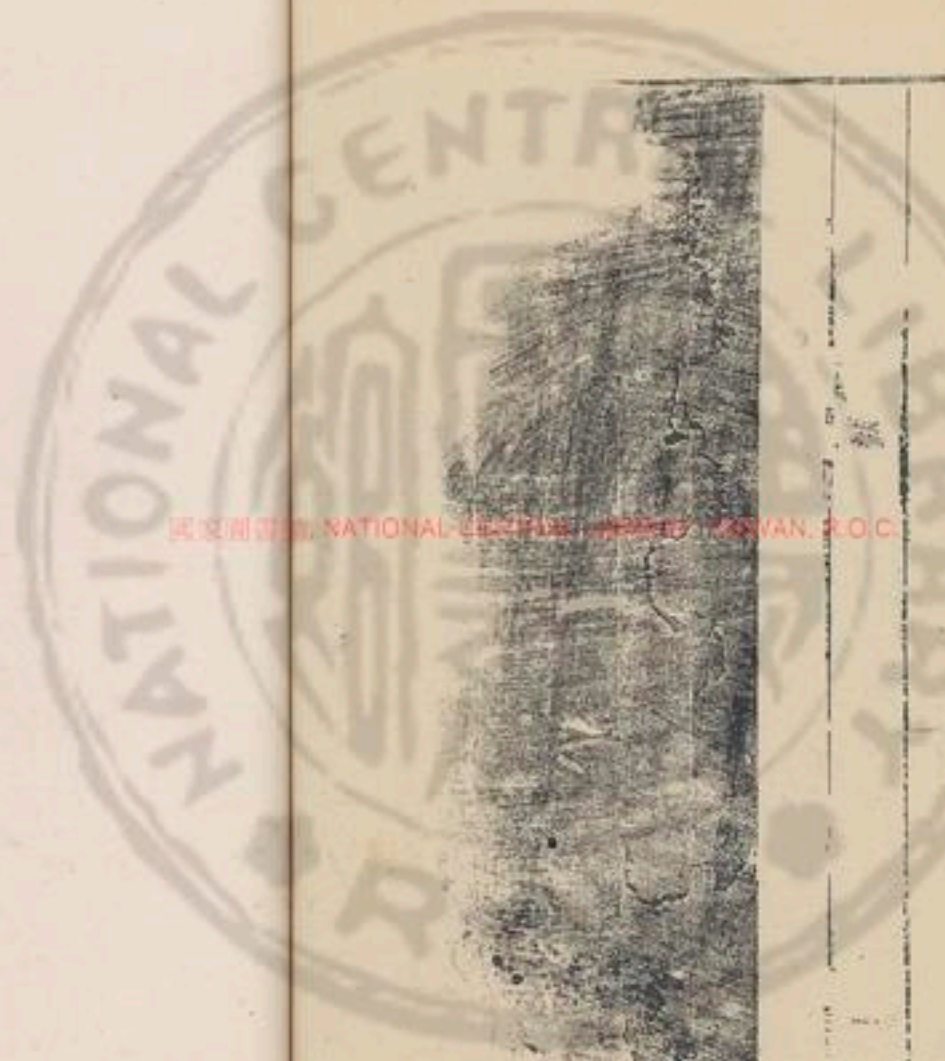
孫桓

孫桓字叔武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至此後封丹徒侯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况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







平故詳著云十六卷

三國志卷之六

孫權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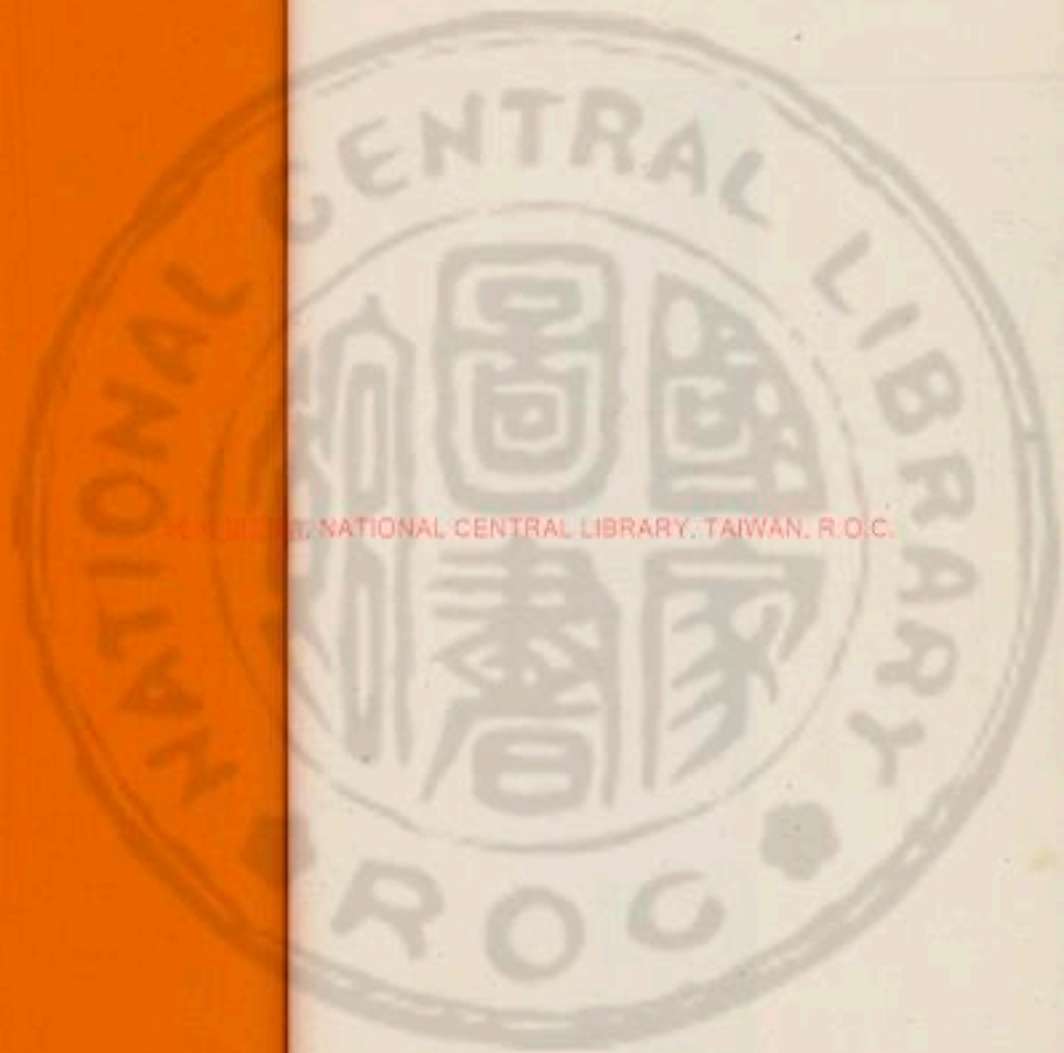
○

十七

孫

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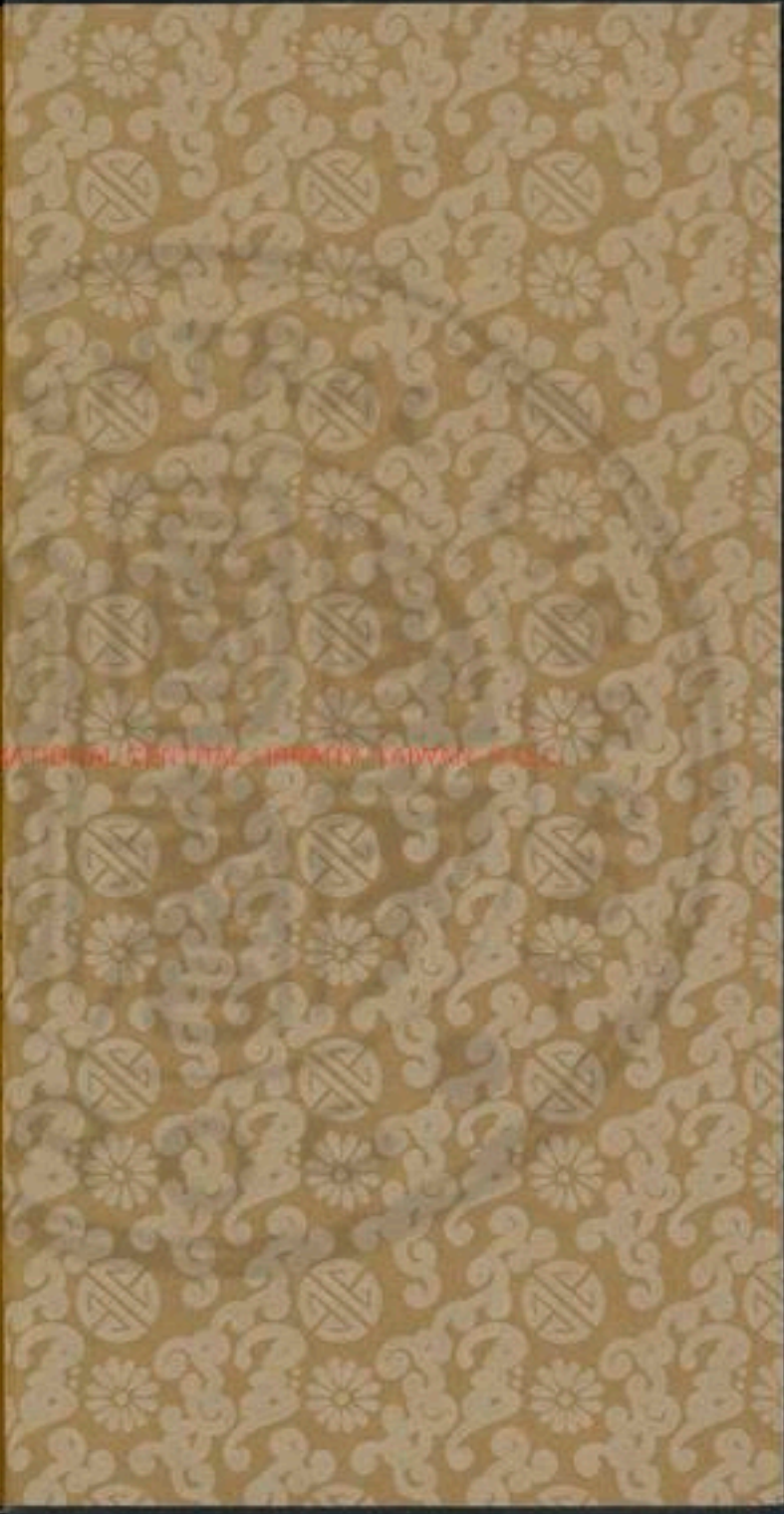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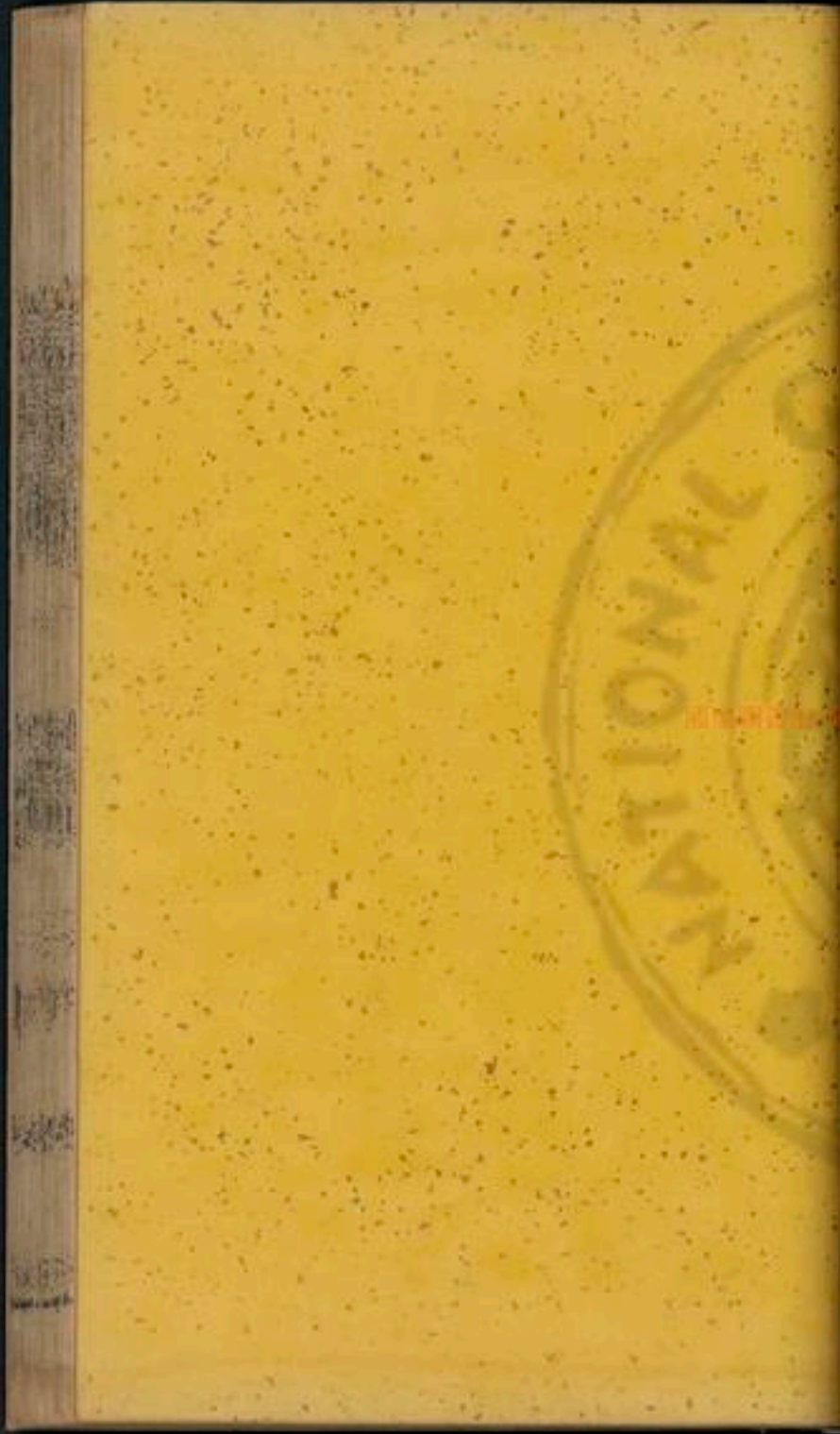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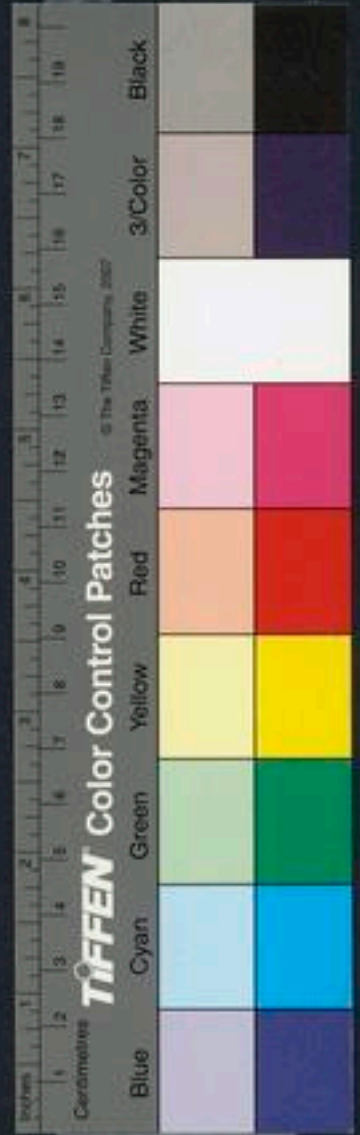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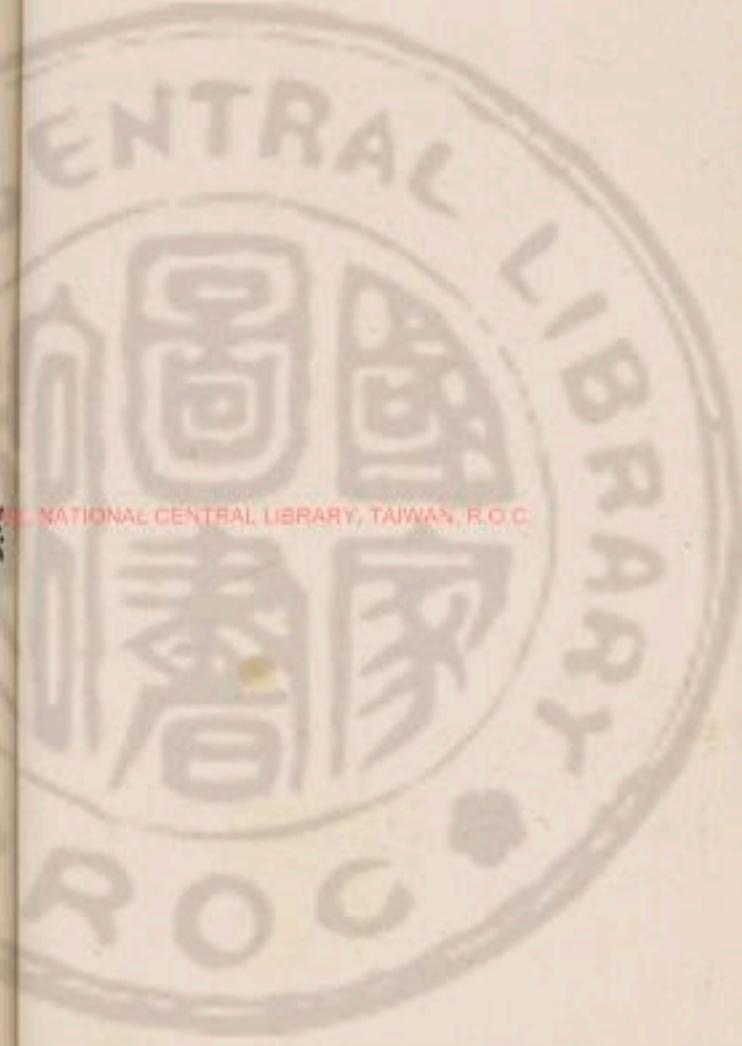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第十七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趙昱王郎俱齊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茂才不應○漢末大亂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升堂拜毋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

策謂昭曰若仲謀未  
能任事君宜自取之昭率群



僚立而輔之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為人後者貴能負  
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今天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  
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  
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權每出征  
領幕府事後廣地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在  
琦又破豫章賊周鳳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謀臣  
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  
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為人君者能駕御  
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乎如有一  
旦之患柰天下笑何權斬謝○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  
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禮無不敬故法無

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即

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

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上耳

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還謂曰為共作樂耳

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以

為樂不以為患也權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百

僚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

剛所言不用怨咎將與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

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即尊位  
請百官歸功周瑜

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

慙昭忠亮有大臣節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駿周瑜魯

長昭傳



肅等議為非也於之以昭勸懲曹公大定之機在此使昭  
議行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為戰國之弊推舉至吳  
為力謀豈不忠正更拜輔吳將軍改封婁侯○在里宅無  
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註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  
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  
群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  
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坐定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  
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權  
辭謝○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  
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敗圖欲  
自明於魏兩使不反取笑天下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

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  
至失而數於衆中折孤孤恐失計昭曰臣雖知言不用每  
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言故  
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置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  
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於內以土  
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恐之  
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  
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  
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卒  
謚文侯○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



三國志卷之第七十一 引年傳 一〇三 少  
峻相友善爲人壯毅忠諫能甄識人物拔蔡欵謝景於孤  
微童幼後並爲國士欵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年  
少時衆人竒其英材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卒謚定  
侯○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爲步騭所薦昭  
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奮曰昔童汪死難  
子竒治阿奮實不才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連有  
功效

顧雍

顧雍字元歎吳郡人從蔡伯喈學琴書雍字元歎言爲蔡  
雍之所歎因以爲  
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

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  
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  
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  
知後聞乃驚迎母於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雍爲  
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常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  
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  
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代孫  
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  
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改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  
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宜泄權以此重之然公朝所陳辭色



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問雍曰：「君以為如何？」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權乃議獄輕刑。」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成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為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當否，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久之，呂壹奏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漸作威福，造作權酷管障之利，舉罪糾姦，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糾舉，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尚書郎懷叙面詈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雍為相十九年卒，謚肅侯。子邵。

顧邵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自州郡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諳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諳至典軍中，即東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子譚。

顧譚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亦為中代恪為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筆從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譚初以官府上疏陳事推穀食稱善以為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倚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薛綜為選曹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待甚隆薛綜為選曹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有國有家者必分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上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享國失之於

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由是霸與譚有隙又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素輕邪譚所不納遂共構會譚譚坐徙交州卒

諸葛瑾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人

其先葛氏本琅琊并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作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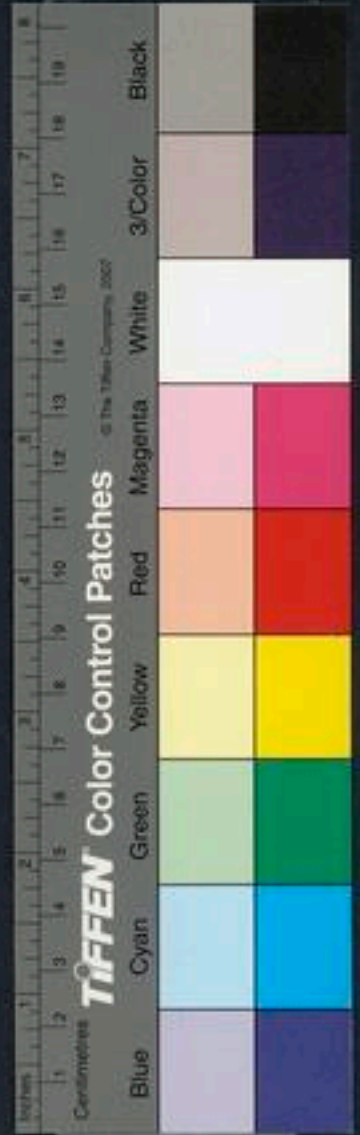
漢末避亂江東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

魯肅並見賓待○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朝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

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

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徃徃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

道長傳



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取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群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無壻墓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荅萬一臣誠不敢有言權愴然曰特為君赦之○後討關羽封宣城侯代呂蒙領南郡太守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又曰孫前得妾語文號即封示

子瑜既得其報備天丁君臣大節一定之 ○黃武元年遷

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聞也

左將軍封宛陵侯 曹真夏侯尚關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

全仲保竟為功瑾性弘緩推道任計盡 虞翻以狂直流

徒惟瑾為之說瑾為人有容貌思度時服其弘雅權亦

重之大事咨訪焉又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曹丕已死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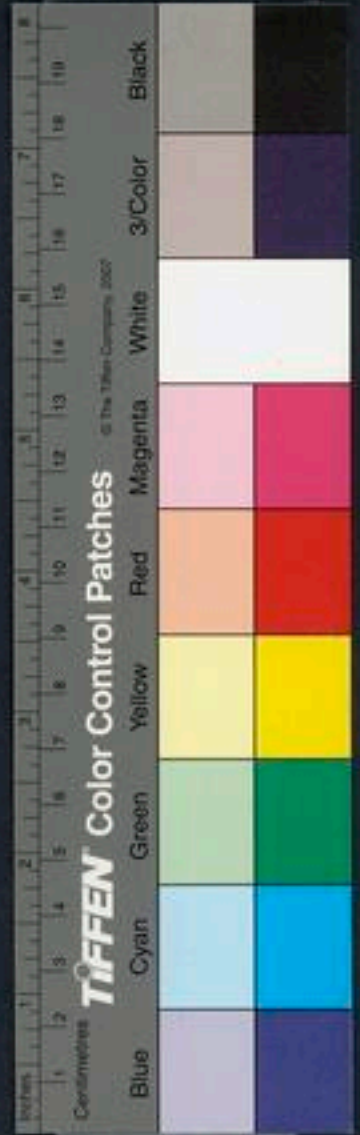
選忠良布恩惠以悅民心其患深於操特孤以為不然

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聞陳長文輩文人諸生寧能御虎

將以制天下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弄巧行能阿黨比

周轉相蹄齧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側耳聽之 松之以主

如權言存 錄為戒 權稱尊號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





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荅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  
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初  
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弟弟赤  
誤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恪有傳赤  
烏四年卒

步騭

步騭字子山淮陽人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衛旌同  
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  
征羌名矯嘗郡之豪族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坐帳中  
為征羌令席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自享  
大案般膳重香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

騭極餒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貧賤主  
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孫權為討虜將軍  
拜騭征南中即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  
拊內違騭降意懷誘因斬狗之威聲大振士燮兄弟相率  
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  
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  
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  
騭周旋征討皆平之○權稱尊號領冀州牧時權太子登  
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  
理時務也受性闇蔽雖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



遠近士人先後之宜未之能詳驚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  
界者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勵曰人君不親小事百  
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  
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  
齊國既治又致匡合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  
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竊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  
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後  
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摘抉細  
微吹毛求瑕欲陷人以成威福自今弊獄都下則宜諮顏  
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又曰天子父天

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之曜  
循度丞相顧雍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  
誠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服肱社稷之臣  
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權亦覺悟遂  
誅呂壹騰前後薦屈滯枚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  
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  
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  
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  
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卒○潁川周昭著  
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



國害家者其由非一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  
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  
傷入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當世  
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  
丞相嚴衛尉張奮威承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望之儼然即  
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復  
之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殿蹈之此五君者雖儼然  
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起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周  
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嚴並述吳書後坐事下獄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譽方直動不為已而  
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闊  
巷卷老而已以理度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  
將之以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  
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  
稱之甚美故辭錄焉諱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  
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張紘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何進宋儁苟  
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



紘諫曰主將籌謀所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治敵  
小寇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孔融等皆與親善  
○孫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  
曰此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權納其言而止既還將復出  
軍紘又諫曰兵貴時動乃後為威耳宜且隱息師徒廣開  
播植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於  
是遂止紘建計宜出都秣陵秣陵者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搖斷連岡權從之權每有異事密意及章表書記與四  
改名秣陵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變作及  
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通領所職權以紘有鎮守  
之功欲論功加賞紘辱自屈填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  
從容待宴後言從容待宴後言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云見補桐院  
從容待宴後言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云見補桐院

任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弟張子嚴峻所作後紘見陳琳作  
武軍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今景興任北足  
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  
丞見大巫神氣盡矣

嚴峻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  
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  
告善道主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及  
魯肅卒權令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峻前後固辭樸素  
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外侮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後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  
亮喜之不畜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著孝經傳潮水論



程秉

程秉字德樞汝南人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孫權聞其名儒以禮徵拜為太子太傅○權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迎妃於吳既還秉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願太子尊禮教於閭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

關澤

關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居貧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異譚誦亦遍追帥論講究覽經籍兼通歷數由

是顯名○孫權辟補西曹掾後拜太子太傅著乾象歷數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權常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從容問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孫不能及之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崩

薛綜

薛綜字敬文沛郡人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漢定天下故遂氏薛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西使張奉



三國志卷之五十一  
前漢傳  
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  
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自苟身蟲入其  
腹奉曰不當復列君是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  
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  
也○呂岱率師討伐岱從交州召還綜懼繼岱者非其人  
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四國  
內獨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  
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  
遠民如禽獸長幼無別及後錫光為交趾太守任延為九  
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

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今交州雖  
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  
綏新刺史宜得方畧智計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  
庶幾可補○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親征綜諫曰  
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  
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  
福鎮四海之心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勿頸以血  
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之所宜涉也權遂止後  
徙選曹尚書太子少傅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  
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瑩字道言孫



三國志卷之第七  
前經傳  
皓時領少傅又為左國史與華嚴帝曜周昭梁廣五人共  
撰吳書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  
後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  
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  
者乎薛綜學識規約為吳良臣及榮纂蹈允有先風然  
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第十七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第十八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徙家於舒與孫策同年獨相交善瑜  
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會策將東度瑜  
將兵迎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  
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  
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授瑜建威中即將與兵二千人騎  
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恩信著於廬  
江出備牛渚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從攻皖拔之時  
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進尋陽

三國志卷之第七  
前經傳  
皓時領少傅又為左國史與華嚴帝曜周昭梁廣五人共  
撰吳書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  
後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  
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  
者乎薛綜學識規約為吳良臣及榮纂蹈允有先風然  
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第十七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第十八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徙家於舒與孫策同年獨相交善瑜  
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會策將東度瑜  
將兵迎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  
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  
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授瑜建威中即將與兵二千人騎  
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恩信著於廬  
江出備牛渚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從攻皖拔之時  
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進尋陽



三國志卷之八十一 周瑜傳 瑜進

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盧儻留鎮巴丘○策薨權統事

瑜與張昭共掌眾事建安七年曹公下書責權任子張昭奈松等猶豫不能決權將命詣母

前議瑜曰昔楚封於荊山不滿百里繼嗣廣土開境立基

於鄧遂據荆揚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

兼六部之衆兵精而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羨海為鹽

內富鏡洗舟擊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

迫而欲送質質一入與曹氏相首尾使見制於人

不如勿遣徐視其變推母曰公瑾議是遂送質

江夏太守黃祖遣鄧龍將兵千人入柴桑瑜追擊生虜龍○曹公

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

皆恐咸曰不如迎之瑜曰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

以神武雄才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

崇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

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

中國所長而操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進住夏口保為

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劉

表與孤爾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

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

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迎操

扶持私慮獨卿子敬與孤同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遂遣瑜及程普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



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  
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頂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  
衆軍遂敗曹公退走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瑜乃渡屯北  
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躡陣會流矢中脅瘡甚仁聞瑜卧  
未起勒兵就陣瑜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退權拜瑜  
偏將軍○劉備領荊州牧備詣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  
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  
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  
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

兩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學英雄又恐備

難卒制故不納○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詣

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任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

相事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北方可圖也權

許之瑜還江陵病卒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初瑜見友

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  
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  
惟與程普不睦普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下終不與  
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口與周公瑾交若  
飲醇醪不覺自醉其謙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有美才遣  
蔣幹往說瑜瑜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  
內結骨肉之恩飯使蘇張更生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  
下幼主所能移乎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



三國志卷之八十一 周 瑜 傳  
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追送之大宴會叙  
別惟與備留語數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美頃其器  
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爾曹公與權書曰赤壁之役值有  
疾病燒營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劉  
咸欲毀諸之及辛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  
孤何賴哉後權稱尊稱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  
必顧故時人謔曰曲有誤周即顧○子胤授兵千人屯公  
安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  
瑜入作心膂出為爪牙摧操曹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  
國威德華夏是震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身沒  
未幾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還兵復爵  
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許之會胤

病死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家富於財性好施與時天下亂肅大  
散貨財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拜求資糧肅家有兩  
困米各二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遂相親  
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不足與  
立事乃就瑜東渡會孫策薨權尚駐吳瑜謂肅曰昔馬援  
答光武云當今之士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  
貴士納奇錄異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因薦肅才宜



三國志卷之六十一 魯肅傳 四 忠  
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乃合榻對飲密議曰孤承父  
允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曰昔高祖  
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曹操猶項  
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  
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勦除黃祖  
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  
下此高帝之業也張昭頗訾毀肅年少鹿疏未可用權不  
以介意益貴重之○劉表死肅請奉命往吊及說劉備使  
撫表衆共洽曹操權即遣行到夏口聞表子琮已降曹公  
備遂遣諸葛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諸

將皆勸權迎曹公肅曰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  
大事將軍迎操欲安所歸權歎息曰卿廓開大計正與孤  
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瑜任以  
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  
大請諸將迎肅肅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孤持鞍下馬  
相迎足以顯卿未肅曰未也衆人無不愕然肅徐曰願至  
尊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爾權撫  
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  
拒曹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洛筆於地周瑜病  
因上疏曰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



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四千餘人後從權破皖城劉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肅肅卒權舉來臨菴肅為人方慈外節儉不務俗好難在軍中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蜀文有過人之明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姊夫鄧當為孫策將討山越蒙年十六隨當擊賊當入驚呵叱不能禁止歸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

虎子母哀而舍之當職吏以蒙少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欲以肉餒虎爾當死張昭畫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欲并合之蒙陰賂貫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操習見之大悅增其衆○從征黃祖祖令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與田瑜程普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曹仁圍甘寧於夷陵蒙遣柴斷險道交戰敵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獲馬三百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魯肅過蒙屯下肅意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詰



三國志卷之六十一 蜀書 關羽傳 羽

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

不虞因為肅盡五策肅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吾不知卿才

略所及乃至於此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孫權謂蒙及肅曰

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任軍中常若多務惟曰孤豈欲

治終為博士耶但當汝獵見往章南蒙既就學篤志不能

魯肅過蒙言議常欲受在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

今者學識英博非復昔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何日

相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曹公遣朱光屯皖

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攻前蒙以精銳繼之手執袍鼓士

卒騰踊自升食時破之○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

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鴉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時

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士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

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

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蒙遇南陽鄧玄之玄之郝今

誘普顧謂曰郝子太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牛蹄中

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君可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

普懼而聽之後曹公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

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

之拜蒙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有兼并心且居

上流其勢難久魯肅以為曹公尚存宜相輔協與之同仇

蒙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駐白帝蔣欽將游兵循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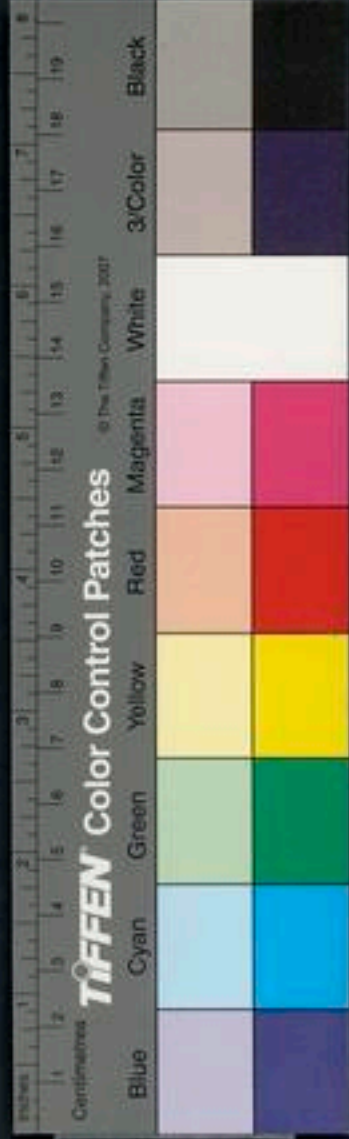
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

操



羽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復欲陳力其可得乎權深  
納其策○權論取徐州蒙自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今日  
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  
尤以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結好後羽  
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留備兵必恐蒙圖  
其後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大軍  
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遂稱病  
篤羽信之稍撤兵以赴樊蒙至淠陽盡伏精兵艤艦中使  
白木棹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流  
矢縛之羽不聞知遂到南郡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

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來取蒙麾下  
士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  
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軍中震慄道不拾遺羽府藏財寶  
皆封閉以待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衆皆委羽而降  
父子俱獲荊州遂定蒙封彝陵侯卒○蒙少不脩書傳每  
陳大事口占為牋疏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  
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  
曰君欲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龐暴好殺既嘗失蒙意  
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陳請天下未定闔將如寧難得宜  
容忍之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



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  
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  
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諸將俱言迎之子敬駁言不可  
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其決計策  
意出蘇張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  
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  
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  
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  
英發不及之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荅孤書云帝王之  
道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爾孤  
亦怒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  
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秉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群桀新濫荆城仗  
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  
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  
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有國士之  
量豈徒武將而已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程普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畧善於應  
對從孫堅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從孫策攻廬





江破張英下秣陵皆有功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  
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出又從討劉勲  
於尋陽攻黃祖於沙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周旋三郡  
平討不服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  
烏林走曹仁於南郡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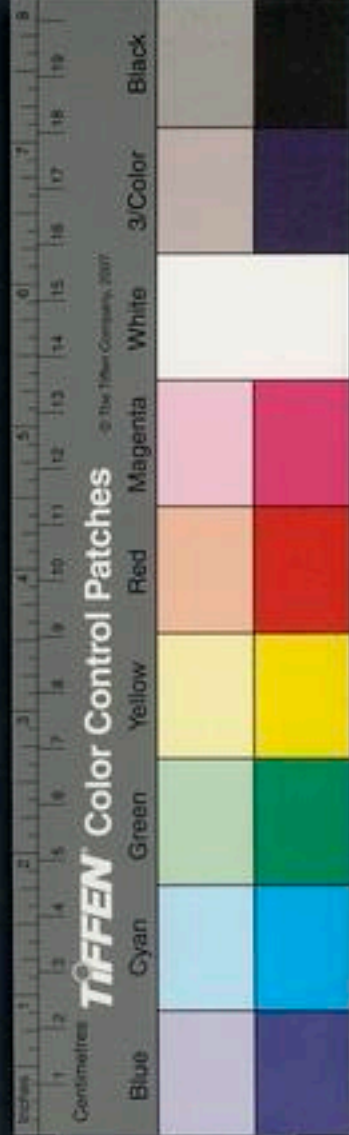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人孫堅舉義兵從南破山賊北走董卓  
隨策及權探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宥有寇難之縣  
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  
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

水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檢攝諸曹糾正繆  
誤若有姦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初督怖威夙夜恭職  
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省得兩掾不奉法數  
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遂殺之  
縣中震慄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  
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爭先  
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武陵蠻夷反以蓋領  
太守時郡兵纔五百人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誅討魁  
帥附從者赦之郡境遂清蓋當官決事無留滯國人思之

韓當

韓當字季當南陽人



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  
犯危難陷敵擒虜為別部司馬○孫策東渡從討三郡征  
劉勲破黃祖與周瑜拒破曹公與呂蒙襲取南郡宜都之  
後與陸遜朱然共破蜀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  
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  
權善之遷昭武將軍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  
之病卒

蔣欽

蔣欽字公奕壽春人孫策東渡與策周旋平定三郡歷二  
縣長討平賊盜禽呂合秦狼從征合肥力戰有功遷盪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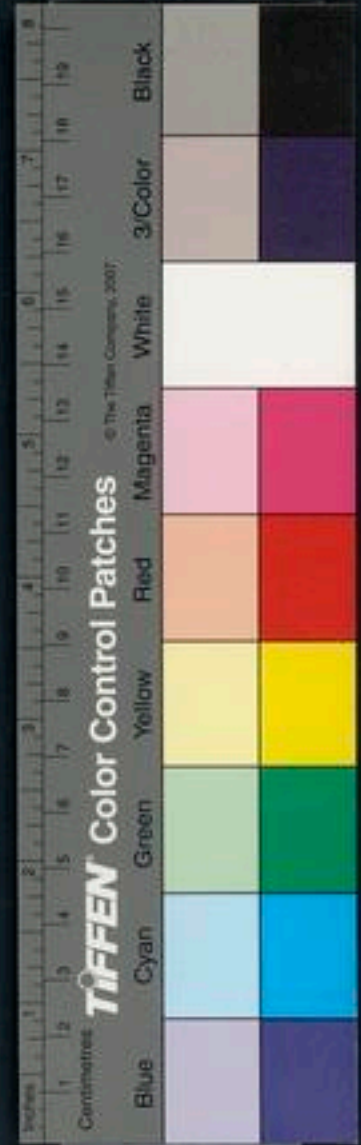
將軍○初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因  
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權曰卿欲甚  
公舉不挾私怨城中而勤強有膽畧今大事未  
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怨以蔽賢惟嘉之

周泰

周泰字幼平九江人孫權駐宣城忽畧不治圍落而山賊  
卒至權始上馬賊鋒刃已交泰投身衛權膽氣倍人身被  
十二創是日無泰權幾危殆從討黃祖與周瑜拒曹公於  
赤壁攻曹仁於南郡拜奮威將軍封陵陽侯卒

陳武

陳武字子表  
陳武字子烈廬江人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征討有功拜部



司馬所向無前權統事累有功勞從擊合肥奮命戰死○  
子表字文與少知名兄脩亡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母曰  
表統理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是至  
願也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尚書監豔與表善豔遇罪時人  
咸自營護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拜翼正校尉求用為  
將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  
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收考極毒無辭權以表得健兒之  
心詔以明付表使求其情實表設酒食歡以誘之明首服  
具列支黨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難右  
部督諸葛恪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在官三年廣開

降納得丘萬餘人封都鄉侯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  
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

董襲

董襲字元代會稽人長八尺武力過人從孫策討劉勳於  
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引見龍驤  
問江東可保否襲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明府恩德在  
民討虜承基小大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  
人和之時萬無所憂眾壯其言○鄱陽賊彭龍彭虎眾數  
萬襲分討所向輒破旬日盡平○遷偏將軍權討黃祖祖  
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繼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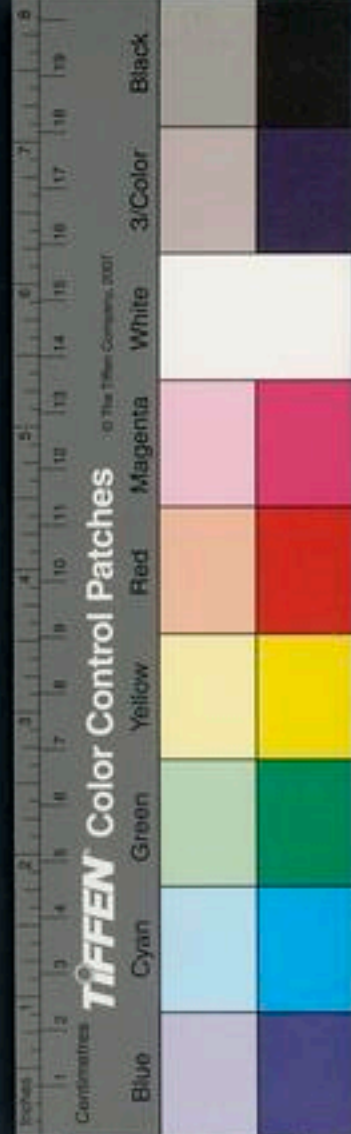


弩交射飛矢兩下襲與交統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  
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絙蒙衝橫流遂進斬之  
明日大會權舉鴈屬曰今日之會斷絙之功也○曹公出  
濡須使襲督五樓船駐濡須口夜暴風五樓船傾覆船敗  
襲死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挾持弓弩負毳帶  
鈴徃依劉表轉託黃祖祖以凡人畜之○於是歸吳周瑜  
呂蒙並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南荆之地  
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國之西勢劉表慮既不遠兒子非

能承業至尊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西據  
楚關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難曰若軍果行恐必  
致亂寧曰國家以蕭河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  
慕古人權遂西去禽祖○後隨周瑜拒曹公於烏林攻曹  
仁於南郡未拔進取夷陵仁圍寧兩射城中士衆皆懼惟  
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解圍○後隨魯肅鎮  
益陽拒關羽羽選銳士欲夜涉賴寧選千兵徃羽不敢涉  
今名此為關羽賴○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出斫敵敵  
驚動遂退權曰孟德有張魯孤寧雖虜猛好殺然開爽有  
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末



三國志卷之第六十一  
從攻合肥會疫疾唯虎士千餘人并呂蒙將欽菱統及寧  
從權逍遙津北張遼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  
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後寧卒  
權痛惜之

凌統

凌統字公績餘杭人父操從孫策討江夏中流矢死統年  
十五權使攝父兵從擊山賊統與督陳勤會勤剛勇任氣  
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嫚面折不為用勤怒  
詈統統引刀斫勤死及當攻屯統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  
將東勝攻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

○後權復征江夏統為前鋒斬黃祖將張碩與周瑜破曹  
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  
重義有國士之風○從征合肥為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  
已發魏將張遼奄至津北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  
出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統痛  
親近無反者權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拜  
偏將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  
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  
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  
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日討之統素愛士士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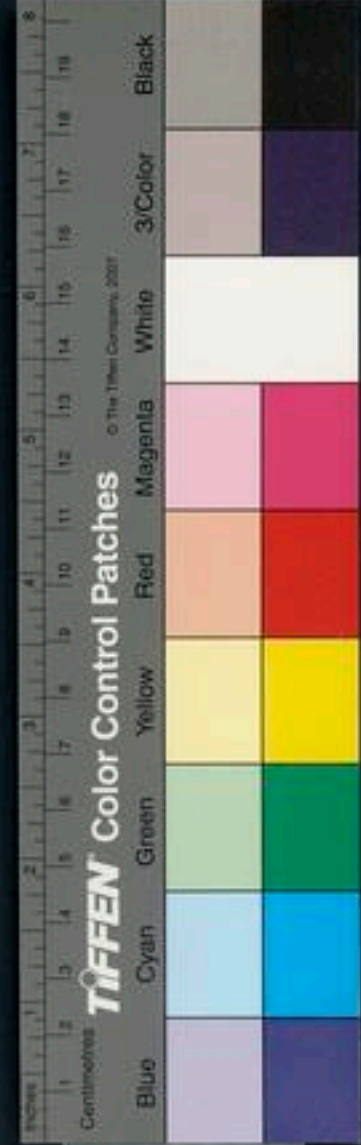


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  
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命病卒權聞之拊床起坐哀  
不能止二子烈封各數歲權內養於宮宿客進見呼示之  
曰此吾虎子也

孫盛曰孫權養士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  
殉東武之妾謂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故仁澤內有而  
能屈彊荆土然三良從秦穆帥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  
回以之僵仆權仗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  
乎

徐盛

徐盛字文嚮琅邪人為孫權別部司馬守柴桑長拒黃祖  
祖子射率數千人攻盛盛吏士二百與相拒大破之○復  
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及權稱  
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貞有驕色張昭怒而盛忿憤謂  
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  
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謂其旅曰江東將  
相如此非久下人也○領廬江太守劉備次西陵盛攻取  
諸屯所向有功○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  
業築園作簿落園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  
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園愕然瀟漫數百里便引軍退諸



將乃服黃武中卒

潘璋

潘璋字文珪東郡人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竒愛之因使召募遂為將討山賊有功○遷安西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合肥之役張遼至陳武闕死宋謙徐盛拔走璋馳進斬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壯之○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璋部下馬忠禽羽等○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拒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後拜右將軍璋為人鷹猛禁令肅然好立功領兵馬數千而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

立軍市他軍所無皆取足性奢泰服物僭擬吏兵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借其功輒原不問

丁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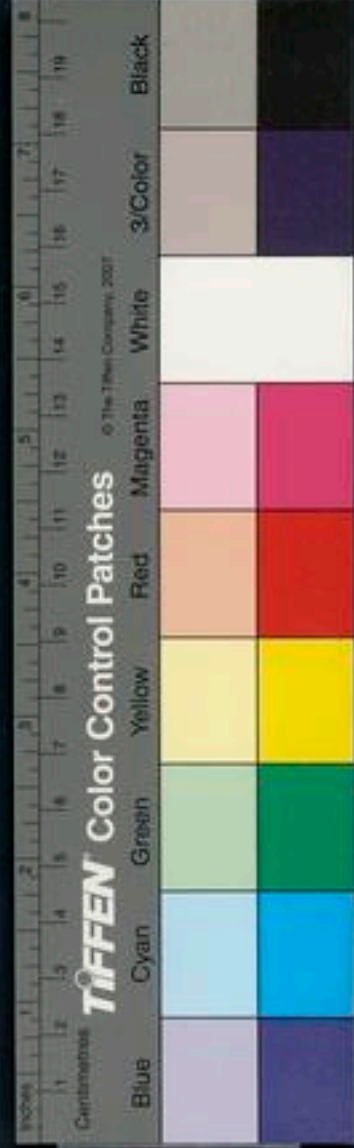
丁奉字承淵廬江人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斬將搃旗戰鬪常冠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遣諸葛誕胡遵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奉與唐谷呂據等率麾下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者皆持短兵敵從而笑不為



備奉縱兵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孫休即位  
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休召  
奉奉曰丞相兄弟支黨實盛不可卒制可因獵會誅之休  
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領徐州牧  
休薨奉與丞相濞陽舉寸從萬彀之言共迎立孫皓奉貴  
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訾之者皓徙奉家於臨川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左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  
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  
支庶而與曹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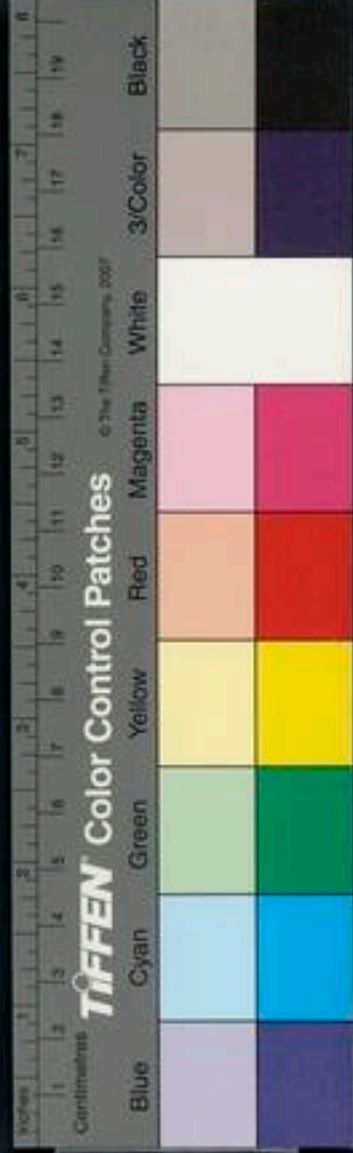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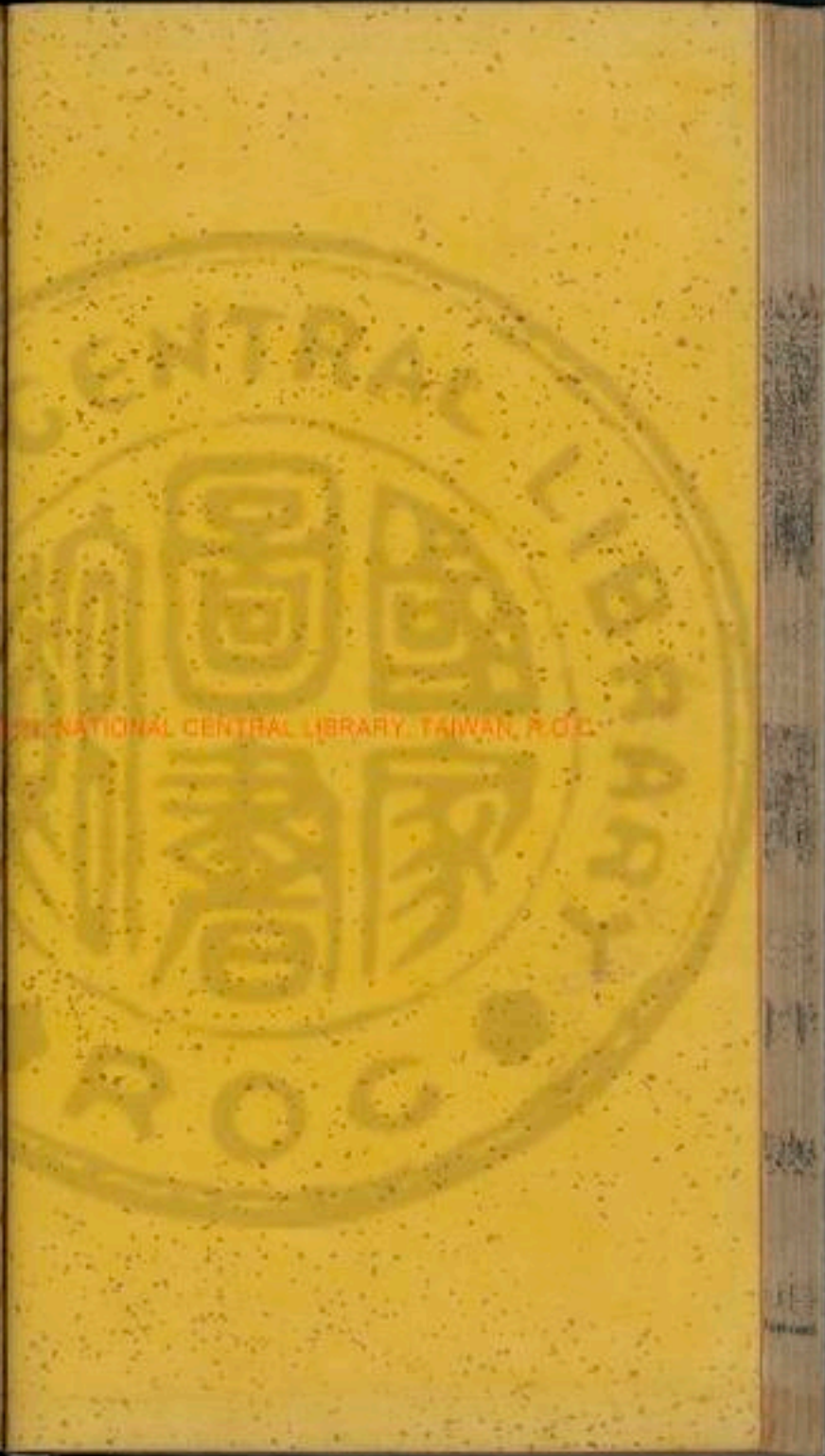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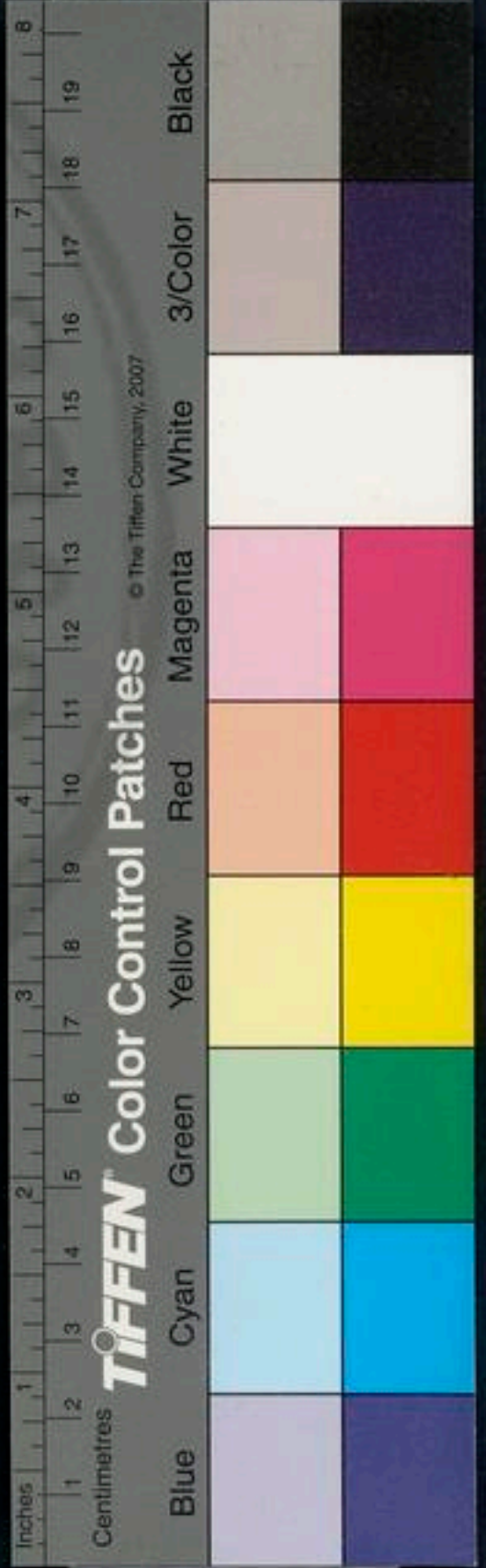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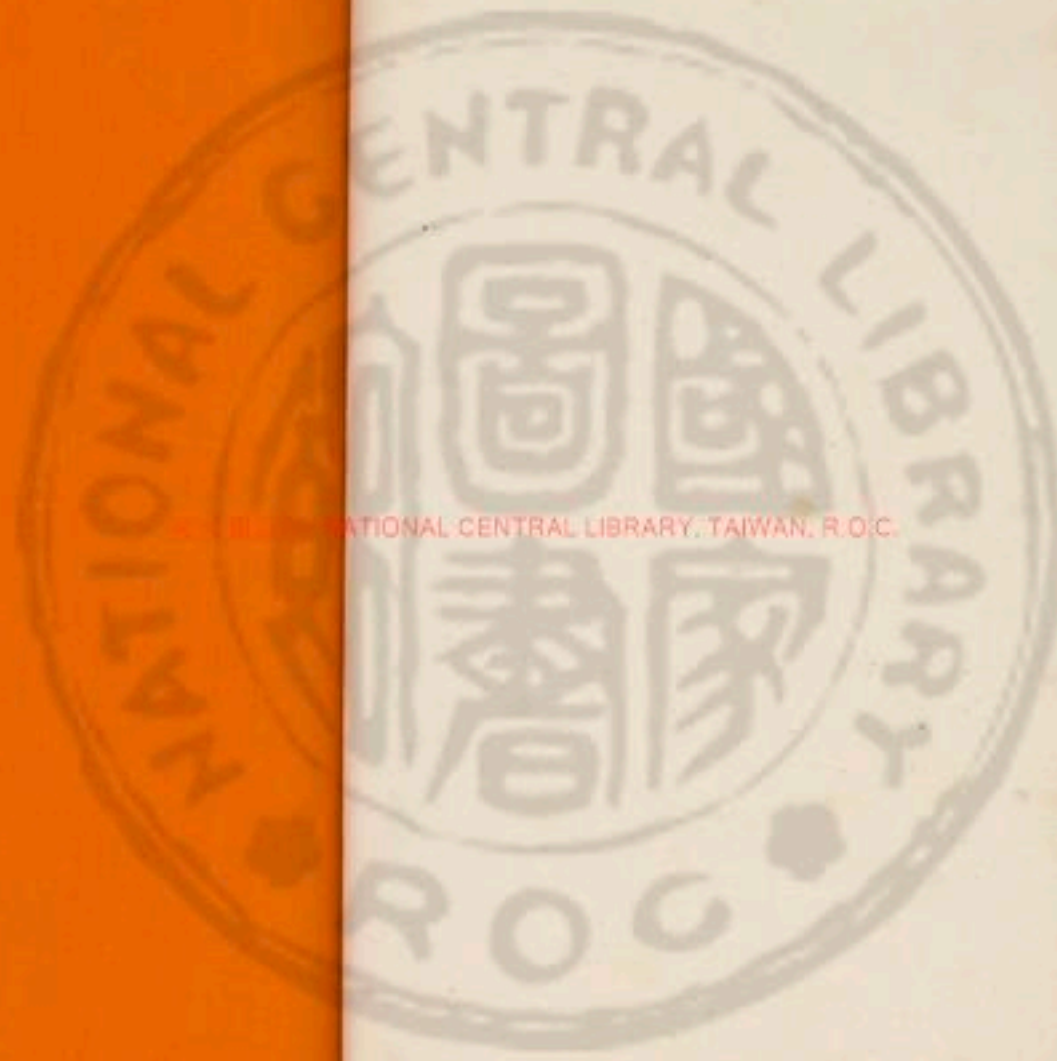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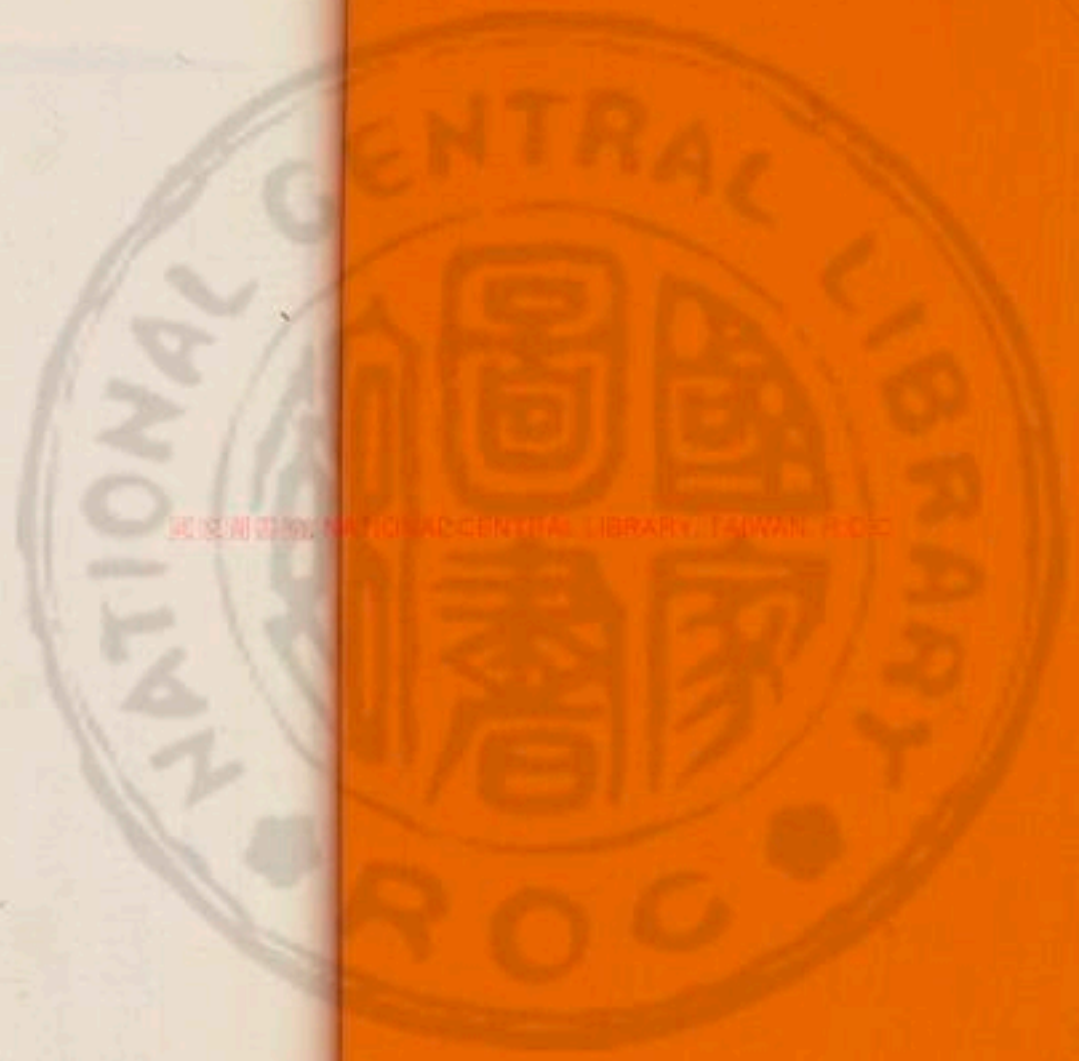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902688 27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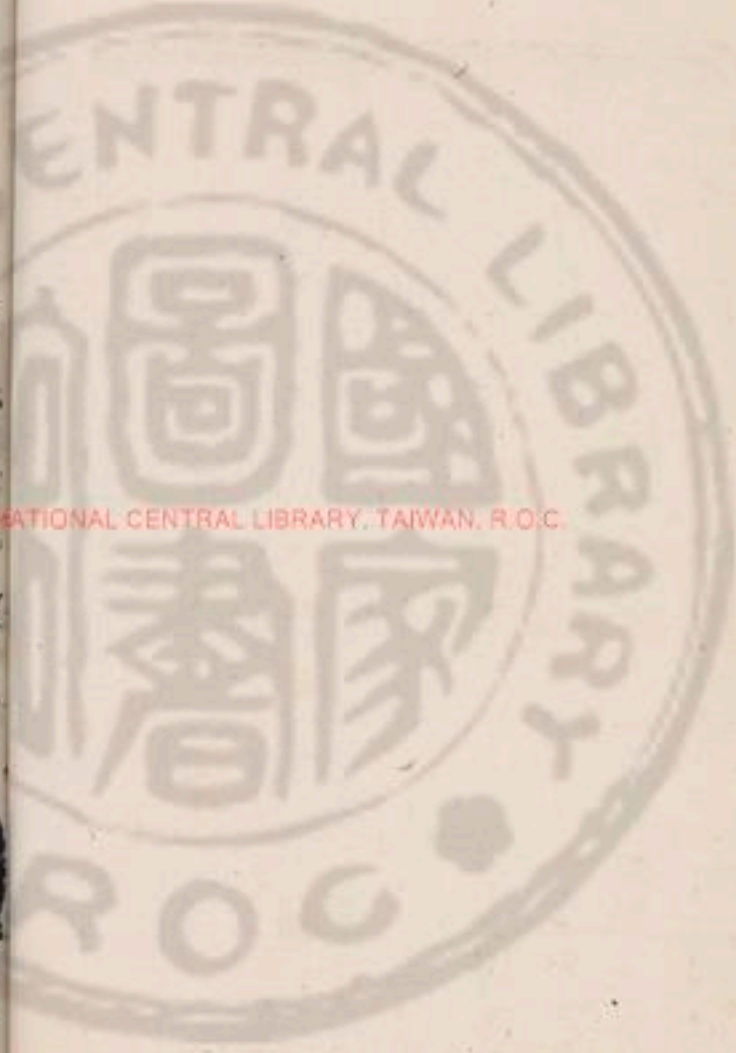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九

朱治

朱治字君理丹陽人從孫堅討長沙零桂三郡賊有功又從破董卓於陽入助陶謙討黃巾○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策薨治與張昭共遵奉權權表治行扶義將軍為九真太守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馘黃巾餘類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論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往見賁為



三國志卷之九十一  
陳安危賁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今督軍御史典爲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時丹陽深地頗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王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御堂以爲榮卒

朱然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初治未有子乞以爲嗣寧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遷臨川太守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後從討關羽與潘璋到臨沮禽羽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曰

不然膽力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魏遣曹貴夏侯尚攻江陵時然城中兵裁五千人魏攻圍然凡六月日不能克由是然名震於敵國。○征祖中魏將李興聞然深入率步騎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阻音。○後拜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在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将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



年權書為戒膳夜為不寐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  
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卒○子績以父任為郎隨潘濬  
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

呂範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  
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呂子衡寧當又貧  
者耶遂與之婚孫策見而異之遂歸策跋涉辛苦危難不  
避策亦親戚待之從攻祖即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  
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孫權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  
至赤壁與周瑜拒破之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權

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  
卿為我守建業曹休張遼來伐督徐盛全綜孫韶以舟  
師拒休於洞口軍還拜楊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  
全綜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  
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中而不惟其侈○初策使範  
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  
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  
為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  
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初權都建業大會特相文武謂嚴峻曰孫

昔歎魯子敬此鄧禹呂子衡方吳漢周郎諸人未平此論  
峻曰臣未解指越權曰鄧仲華初見光武文武時受更始



使撫河北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  
子敬英爽有殊異孤始與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  
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如奢然以憂公為先避表街自歸  
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况事乞為都督濟護脩整  
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咳乃服遷大司馬卒○子據字世議遷安軍  
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之隨潘濬討五  
溪復有功後欲廢孫綝綝遣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降魏  
據耻為叛遂自殺

朱桓

朱桓字休穆吳郡人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後丹陽鄱  
陽山賊蜂起桓督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代周泰為  
濡須督魏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桓部兵五千人諸將業

泰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  
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  
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士眾勇怯齊等今仁既  
非智勇加之士卒甚怯千里跋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  
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  
百勝之勢也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  
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督諸葛屢王雙別襲中洲中洲  
者部曲妻子所在也桓身自拒泰遂梟雕生虜雙以功封  
嘉興侯○魏曹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桓請得以休自效  
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魏廬江主簿

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全綜俱以師迎既至  
 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盧  
 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湏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  
 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桓奉觴願將權屬曰桓今桓  
 日可謂時虎鬚也權大笑桓  
 性讓前耻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  
 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  
 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其分  
 及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子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淵  
 張儼與異俱年火往見朱據據問三人才各試之口驟言  
 以迅驟為功焉準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名賦一物乃坐儼  
 賦大曰守則有成出則有獲婦盧未鵠書名竹帛純賦席  
 以冬設單為夏設掛避而坐君子攸宜異賦曰南

岳之輸鍾山之銅應機後代桓領兵隨朱然攻魏樊城  
 而中獲牟高據據大悅後代桓領兵隨朱然攻魏樊城  
 計破其外圍又掩文欽於六安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  
 之計稱意權與異從父朱據曰本知季文愴定見之復過  
 所聞後為孫綝枉害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  
 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  
 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特殊也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  
 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孫策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  
 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  
 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孫策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  
 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



好馳騁游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李  
害之策曰君言是也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  
耳○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  
就翻與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曰聞延陵之理樂  
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張  
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煩為論者所侵羨寶雕摩益光  
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  
性不叶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  
疾以翻兼知鑿術請以自隨後蒙舉軍西土南郡太守麋  
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城中之

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可乎蒙即從之時城中  
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兪上坎  
下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  
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魏將于禁為羽所獲  
繫在城中權至釋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  
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  
權於樓船會群臣飲禁聞樂流涕翻曰汝欲以偽求免耶  
權悵然不平○權既為吳王飲宴末自起行酒翻伏地  
嗚醉不待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刃欲擊之劉基起諫曰  
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



舉孤於虞翻何有基曰孟德輕害于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喻於彼翻由是得免。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近芳船上人多欲令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乎宜耶芳聞之有慙色。翻性既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史記訓注皆傳於世初丁覽除陵或在縣吏之中

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卒

###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即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其論四海未泰當用武治績年少大聲曰管夷吾相桓公不用兵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令士皆與績友善。孫



三國志卷之第九十一 陸績傳 二十七 也 占  
權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潁林太守雖有軍事著  
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知亡日又曰從  
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卒

張溫

張溫字惠恕吳人父允輕財重士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  
脩節操容貌奇偉權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劉基曰  
可與全琮為輩顧雍曰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  
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徙太子太  
傅甚見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曰行人之義殺命  
不受辭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

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  
神慮屈伸之宜溫至蜀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部  
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羨蜀政又嫌其名稱太盛眾  
庶炫惑恐不終為己用思中傷之會營豔事起遂因此發  
舉豔亦吳人溫引為選曹即至尚書豔性狃厲好為清議  
見時即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  
射百寮黷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  
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  
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競言豔及選曹即徐彪專用私情  
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數交書疏往還





權乃下令曰豔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令斥還本郡以給廝吏駱統表理溫權終不納後病卒

駱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父俊為表所害統八歲與親客歸會稽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多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以私粟與統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出為建忠即將時徵役繁數民戶損耗統

疏曰君國者以據疆土為疆富制威福為尊貴履德義為榮顯永世胤於豐祚然財湏民主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又聞民間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夫則生之而父母殺之干逆和氣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願殿下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備將軍○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黃武七年



卒

陸瑁

陸瑁字子璋遂弟也少好學篤義陳融濠陽遂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葬其子文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瑁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璽懸感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昧闇之失以顯其誦瑁與書曰聖人喜善於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若今善惡異流貴改頽月旦之評誠可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模中

尼之汎愛則郭恭之弘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公車徵拜議郎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曰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能陛下欲越巨海身踐其土非大呂之至計權未許瑁重上疏權再覽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赤烏二年卒

朱據

朱據字子範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補侍御史時選曹尚書璽豔疾貪汚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遂敗。權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



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權遷都建業徵據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後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詞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據乎曰太子國之根本天下歸心今卒貴之將有一朝之慮云遂左遷賜死。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吾粲朱獲遭罹屯蹇

以至喪身悲夫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孫權為將軍遜始仕幕府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潘臨歷年不禽遜召兵討治所向皆服鄱陽賊衝突作亂復往討之。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今英雄基峙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立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會丹陽賊費稜受曹公印綬羽動



山越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旆牙幢分  
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  
疆者為兵羸者補力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  
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在取民人愁擾遜後詣都言次稱  
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曰式意欲養民是  
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德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  
之事顧人不能為爾。呂蒙稱疾詣建業權問誰可代卿  
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  
未有遠名非關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  
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羽

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具啓形便陳  
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  
公安南郡遜進領宜都太守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支  
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  
授初附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  
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  
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郡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  
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四方遜復討破誘降前後斬  
獲招納凡數萬計。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  
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茂異光武中興後茂畢至今荆

州始定乞加抽拔令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曰界進圍至夷陵界權命遜督朱然潘璋等五萬人拒之遜乃勅各持一把弟以火攻拔之備將杜路劉寧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死者萬數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討備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已困柰何不敢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吾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畧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今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

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耶遜曰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懼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稱善改封江陵侯領荊州牧。劉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



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謫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峽口斬獲萬餘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後權東巡建業徵璽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闢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吾侯宜功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毀撤之射聲

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疑其穢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論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漢高令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重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赦非懷遠之洪規。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將遠規夷州未見其利又珠崖絕險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權遂征



夷州得不補失。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若大  
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乞息六師以成大虜早定中夏垂  
矧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  
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鈇邏得扁  
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入種封且  
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  
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  
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  
以向襄陽軍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周峻張梁等繫江夏  
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搶物入城城門

噓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  
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慰勞鄰境懷之。○中郎將周祗乞  
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  
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遠等果作賊殺祗攻  
沒諸縣豫章廬陵並應遜聞輒討即破遠等相率降遜料  
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  
作威逼遜與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  
責。○謝左等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  
民為本疆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  
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乞垂聖恩寧濟百姓國用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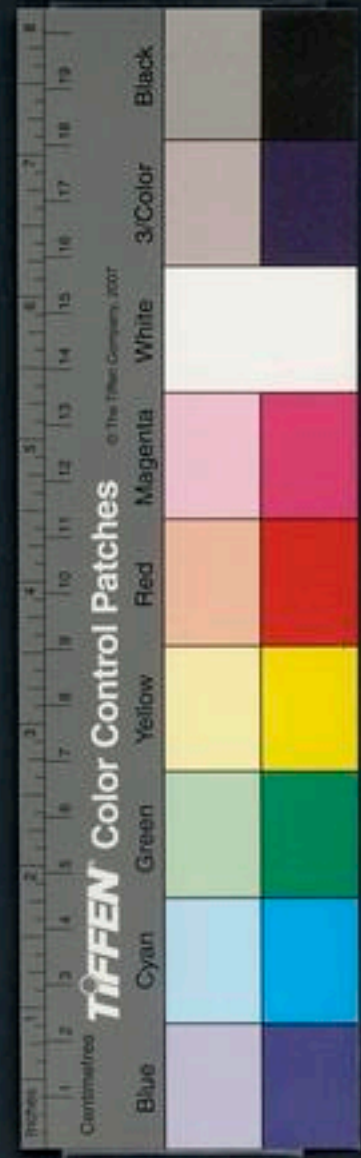


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有超世之  
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  
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為丞相君其  
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欽服王命綏靖四方。○先是二宮並  
關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  
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及  
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  
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書三四上乃求詣都欲口論適庶  
之分以正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  
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與遜交書下獄死

權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家無餘財。○初豎豔造營  
府之論遜陳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  
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幾  
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  
敗其先觀如此謚昭侯子抗

陸抗

陸抗字幼節遜卒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無  
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後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  
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  
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太元





初就都治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即位抗聞都下政令多闕乃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六國所以兼併於彊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絕賈生哀泣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文多不載。時何定弄權關官豫政抗上疏曰方今之吏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群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羊祜率衆師向江陵抗使輕兵躡之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東還樂鄉貌無矜色

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

晉陽秋曰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序祜服之藥抗亦惟

心服之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

○聞薛瑩下獄抗上疏曰俊又者國家

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序四門所以穆清也故樓玄王蕃李勣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而並族受誅殛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而蕃等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比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琮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師所克獲不補所喪。拜荊州



牧病上疏曰臣父遜昔任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  
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  
有也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難以待變臣以為諸王冲  
幼未統國事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  
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  
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  
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臣死之後乞以四  
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遂卒子晏景玄  
機雲及晉伐吳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大

者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竒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  
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  
之臣矣抗貞亮壽野威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  
謂克構者哉

吳主五子 登 慮 和 霸 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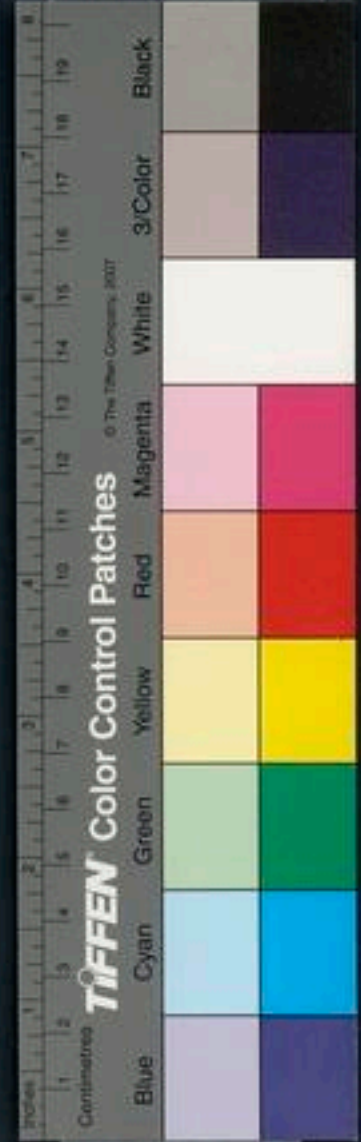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為  
賓友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  
翼正都尉是為四友東宮號為多士登或射獵常由徑道  
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權征新城使登居守時年較不  
登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其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

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噫然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畧博達器任佐時張休碩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免慎卑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衡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廣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皆練達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

云黎闕澤嚴峻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服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謚曰宣太子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卒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好學下士立為太子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宜表絕之和母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寢疾和祠祭



三國志卷之第六十一 孫和傳 十九  
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  
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言王夫人見上寢  
疾有喜色權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魯王霸覬覦滋  
甚陸遜吾粲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魯王霸友黨譖想  
日興遂幽閉和朱據屈晃率將吏詣闕請和反正陳象上  
書固諫權大怒竟徙和於故鄣。孫皓即位追謚父和為  
文皇帝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待  
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時全寄吳安孫  
竒楊竺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  
死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立為魯王居武昌權薨諸葛恪不欲  
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愆  
法度恪上牋諫為陳禍福且曰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  
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恪欲為大生除危殆於萌芽  
廣福慶之基原奮得戢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及恪誅奮  
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移之坐廢為庶人。  
孫皓時誅奮及其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愛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  
姿規自砥礪或短命乎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廢奔



適奮不遵軌度因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莫稽遇飛禍矣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二十

賀齊

賀齊字公苗會稽人

賀氏本姓慶齊伯父純漢安少為郡

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

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立便斬徒

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擊破之

威震山越。後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王朗奔

東治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齊告諭陳禍福升遂降候官

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

長將之皆受齊節度遂大破之斬首六千級名帥盡擒。



適奮不遵軌度因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莫稽遇飛禍矣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二十

賀齊

賀齊字公苗會稽人

賀氏本姓慶齊伯父純漢安少為郡

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

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立便斬徒

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擊破之

威震山越。後守大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王朗奔

東治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齊告諭陳禍福升遂降候官

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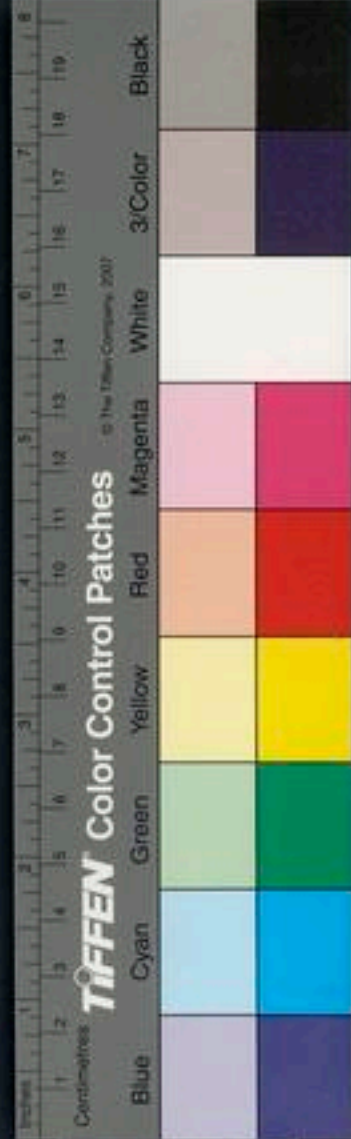
長將之皆受齊節度遂大破之斬首六千級名帥盡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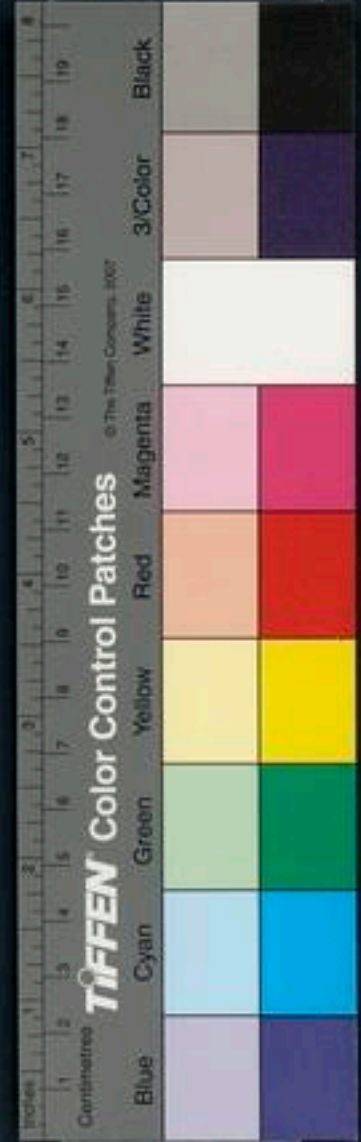


遷威武中即將討丹陽黥欵大破黥帥陳僕等其餘皆降  
○吳郡餘杭民即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即討破賜齊  
輶車駿馬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  
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又從權征合肥與陸遜討鄱  
陽賊兀突斬之料得精兵八千人。魏使曹休來伐齊往  
新市為拒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  
船雕刻丹鏤青蓋絳檐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  
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憚之遂引還領徐州  
牧卒

全琮

全琮字子璜錢唐父柔孫權以柔為桂陽太守柔嘗使  
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  
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  
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遂顯名遠近。後權以  
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使討山越。劉備將關羽圍樊襄  
陽琮上䟽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  
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  
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魏以舟軍大出洞口琮  
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又與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  
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





三國志卷之第三十一 全琮傳 二 收

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遷左護軍琮為將勇夫及

作督帥養威侍重常任計策○尚公主督步騎五萬征六安民皆散走

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

體也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謂全哉縱有所獲不足弱敵

而副國望也如獲罪琮以身受之不敢徼功負國也○遷

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

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殊方異域隔絕障海往者

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宋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

者十八九權深悔之琮既薨軍宗族子弟並蒙寵賞賜累

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異色子懌降魏以子寄生阿黨

魯王霸賜死

呂岱

呂岱字定公廣陵人孫權統事補姚長與蔣欽討平會稽

東冶賊呂合秦狼督孫茂取長沙三郡吳瑒袁龍首尾關

羽反亂岱禽斬龍瑒突走○代步騭為交州刺史高涼賊

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都尉又欽林夷賊攻圍郡

縣岱討破之又生縛桂陽賊王金等○交阯太守士燮卒

子徽懷逆計岱斬送其首○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

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討破斬之時年已八十體素精

勤躬親王事張永與岱書曰足下與陸子忠勤相先勞謙

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嘆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

三國志卷之第三十一 呂岱傳 二 收



文書鞅掌眉容終日罷不令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  
超束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應煩也何其事快也。孫  
亮即位拜大司馬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任交州歷年不  
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加賜錢絹。始岱親近徐原慷慨  
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  
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  
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  
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  
美之卒年九十六

周魴

周魴字子魚吳郡人少好學舉孝廉彭式蟻聚為寇以魴  
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彭綺作亂以  
魴為鄱陽太守生擒綺。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  
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曹休魴答恐名帥小醜不  
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  
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徑求入皖魴亦合眾隨  
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頗有  
即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  
之不復疑慮事捷軍還權大會諸將酒酣謂魴曰君下髮  
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賜爵關內侯。賦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人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  
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投  
以方策誘祖殺嗣由是數郡無復憂魴在郡十三年賞  
善罰惡恩威並行

鍾離牧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人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  
畝臨朐縣民有識認之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爾遂以  
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  
君慕承宮行義承宮在朐山耕種禾黍臨朐人號認之宮便推與僕為民主當以  
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今以少稻而殺此民

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慙懼  
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  
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後遷中書令會律安鄱  
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蜀并  
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領武  
陵太守魏遣郭純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進攻酉陽縣  
牧問朝吏何以禦之皆曰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宜以  
漸安牧曰不然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滅之此救火貴速  
之勢也救趣裝即率所領晨夜進道斬魁帥及其支黨純  
等散五谿平卒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御車  
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充寧內難綏靖邦域者也呂岱清  
恪在公周飭譎略多奇鍾離牧踰長者之規全琮有當  
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姦子獲譏數名云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時沙羨長賊  
穢不脩濬按殺之一郡震悚。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  
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中郎將遷太常。五谿蠻  
夷叛亂濬督諸軍討之信賞必罰法不可干獲斬萬數自  
是群蠻衰弱一方寧靜。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

頭雍左將軍朱據見禁止黃門侍郎謝本語次問壹碩  
公免退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語近之矣曰潘太常  
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  
散雍事濬求朝請建業欲盡辭極謝至聞太子登已數言  
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為國除患  
壹竊聞知因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由此  
壹寵漸衰後遂誅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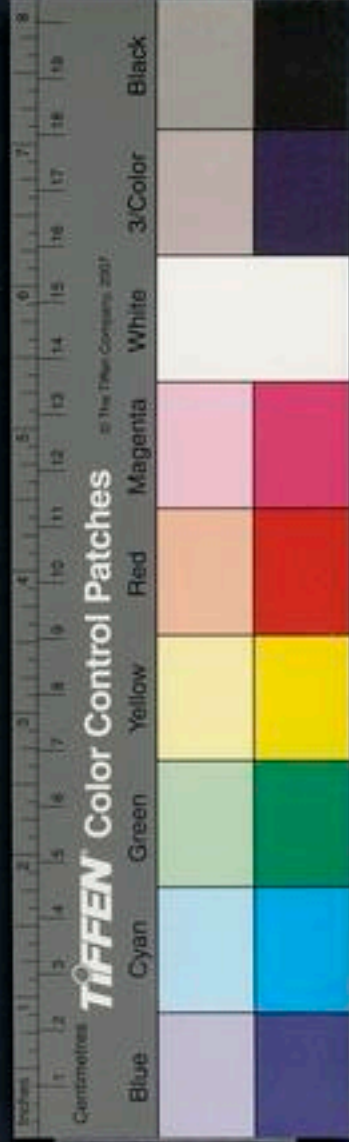
陸凱 弟胤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遜族子也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  
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除儋耳太



守討朱崖斬獲有功。孫皓疏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  
皓弋陽可襲凱諫止。遷左丞相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  
汧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有  
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  
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  
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  
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  
辜無罪賞無功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因民以求饒導君  
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為痛心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  
之在聲秦所以亡天下者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是以

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廣采  
博覽以成其謀也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忽苛政  
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壻確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  
諶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上武昌居  
臣聞商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  
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於賢不拘卑賤願陛  
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上助陛下下拯黎民。時列將  
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定思中傷之凱終不  
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  
○建衡初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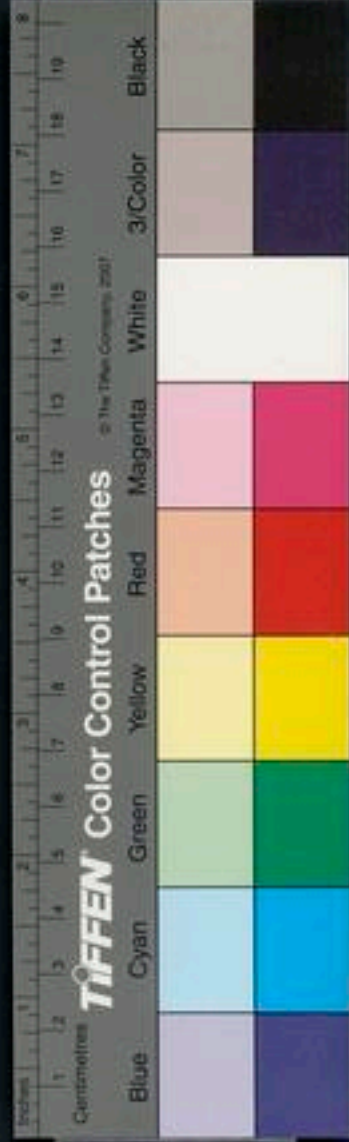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臣凱傳 一 十  
宜委以國事矣。熙小吏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遵  
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  
之禎。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遂卒。  
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諸構非一以重臣難繩  
以法。又陸抗時為大將任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  
凱家於建安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  
多云不聞凱有此表。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  
忍。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  
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弟胤字敬宗始為  
選曹郎太子知聞其名待以殊禮。會魯王霸與和陰相潛

構坐收下獄終無他辭。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以胤為  
交州刺史入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異等皆  
出降。交域清泰。加安南將軍封都亭侯。華嚴老薦胤任州  
十年。宿帶殊俗寶玩所生。內無粉黛銜媚之妾。家無文甲  
犀象之珍。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則天  
工畢脩廢事咸熙矣。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  
丈夫格業胤身繫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人本姓氏孔融朝儀言氏字民無上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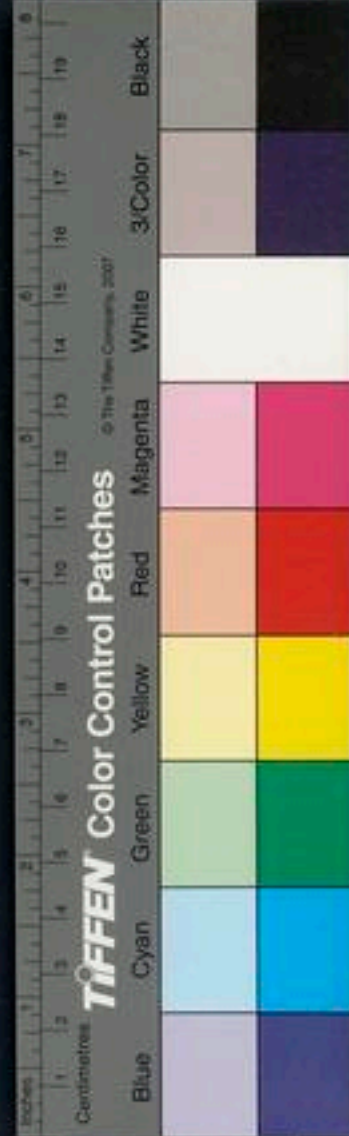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吳傳  
改為是焉徐衆評曰離文折字推生孫權徵儀親任專典  
機密呂蒙襲關羽權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  
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  
為周舍耶入關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呂壹誣  
白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儀獨云無聞權遂舍之  
嘉亦得免○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  
盟好奉使稱意南魯二宮初立儀領魯王傳嫌二宮相近  
切乃上疏以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  
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受施惠為屋舍  
寬足自容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蓄權聞

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儀時時有所進  
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嘗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對曰聖  
王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  
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  
罪問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安用科  
法為年八十一卒

胡綜

胡綜字偉則固始人從權討黃祖拜鄂長後與是儀徐詳  
詳字子昭領左俱典軍國密事○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  
部綜領名部宗為蘄春太守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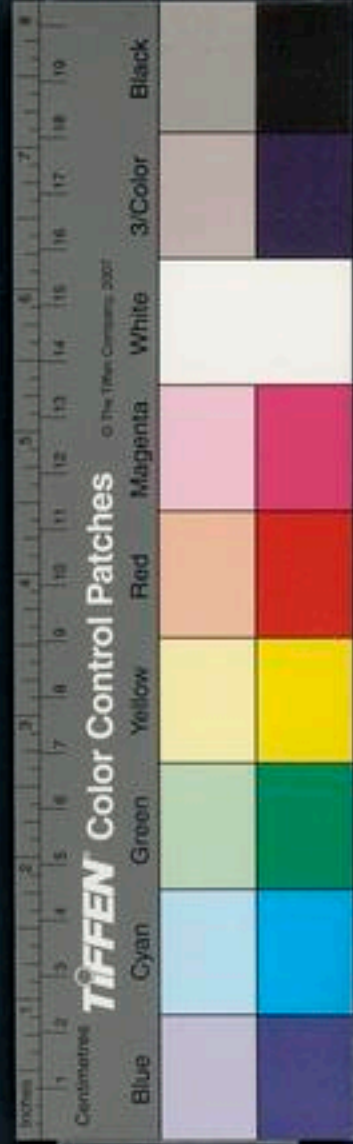


得宗。蜀聞權踐祚遣使申前好綜為盟文文義甚美。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辨有似稱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得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

責也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譬之廣廈其椽椽之任乎

吳範

吳範字文則上虞人治歷數知風氣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劉表死國亡權征祖不克明年軍出生禽祖劉表竟死及壬辰歲範曰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說備部眾離落事必不克權以難



三國志卷之六十一  
一  
收  
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岱所見者人事備卒得蜀。關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規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訣範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言權深恨之。初權為將軍時範嘗曰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

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自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耶權曰有之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患其愛道於己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乃脫頭自縛詣門下因突入叩頭流血權良久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範卒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謀日當喪軍師至日果

卒





劉惔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惔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寶愛其術不以告人

趙達

趙達河南人用思精密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述曰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嘗過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釀達因取盤中隻者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遂出酒酣飲。有書簡上作千萬數封空倉中今達筭之云有名無實太史丞公孫滕師事達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圖為帝王師仕來三世不過太史即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授。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達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氛祥不亦難乎聞居無為



引筭自校歎曰吾等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後如期死曹  
曰皇象王書嚴武國恭英異為華宋壽占夢十不失一  
不與善盡談落筆作繩神如相人及範博達八人世稱八絕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後心  
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諸葛恪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辨論顯機  
權弱冠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並為賓友轉左輔都尉  
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臉其  
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  
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

優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大噉蜀使至群臣  
並會權謂使曰恪好騎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下謝曰蜀  
陛下之外廐有詔馬必至恪才捷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  
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陽  
山險民多果勁莫能禽盡乞為官出之衆議咸以為難恪  
父瑾亦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權拜恪撫越將  
軍領丹陽太守於是老幼相攜而出皆如本規加拜威北  
將軍封都鄉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  
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  
遜書曰時務縱橫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恐不充苟令性



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若於小小不足皆宜闊略故  
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自漢末中國士大夫如  
許子將輩更相謗訕至為禍原惟坐克已不如禮則人不  
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怨生譖至故張陳至於血刃蕭  
朱不終其好也。○權不豫召恪及滕胤呂據孫峻屬以後  
事權薨中書令孫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秘權所問  
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答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  
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吾自受顧命輔相幼主艱多智  
寡任重謀淺誰為唇齒何敢怡豫又弟所在與賊大牙相  
錯當於今時整頓營備恐賊聞譚寇竊邊邑。○恪更拜太

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通書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  
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建興初會衆於東興  
作大隄築兩城魏命諸葛誕攻圍兩塢圖壞隄逼恪興軍  
四十萬與之戰魏軍驚擾散走振旅而歸遂有輕敵之心  
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著論  
諭衆曰聖人急於趨時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  
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遂輕其後此吾所以  
歎息也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衆人之迂也及難至然  
後頓顙雖有智者不能圖此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  
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子孫今衆人



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慮其危愛其小勤昔漢祖有三秦乃出攻楚介曹生蟻豸士厭困苦豈其鋒刃而忘安寧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耳於是連衆出豆發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意欲曜威淮南圍新城攻守連月不拔士卒傷病頓仆坑谷小大呼嗟而恪晏然自若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師旋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請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趨出大衙其衣還坐復起犬又銜其衣恪逐犬升車上殿設酒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着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恪死夷三族

滕胤

滕胤字承嗣北海人少有節操美儀容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後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恪將悉衆伐魏胤諫不聽以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孫峻

孫峻字子遠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受遺詔輔政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



三國志卷之第三十一 蜀書 孫休傳 第三十一  
置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後夢為諸葛恪所擊  
恐懼發病死以後事付孫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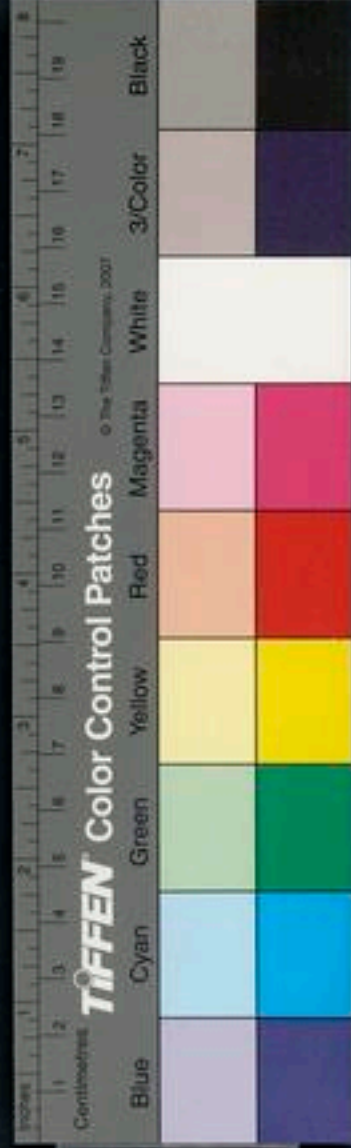
孫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峻死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  
諸督將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綝以胤為大司馬駐武昌據  
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遂將兵殺胤夷其三  
族綝遷大將軍封永安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魏諸葛誕  
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吳遣文欽唐咨等救之朱異遣任  
度張震等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魏石苞州泰所破異  
敗歸綝斬之會誕敗引遷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

自戮名將莫不怨之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  
建業稱疾不朝使弟據幹閭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  
內嫌綝與太常全尚等議誅綝綝遂圍宮廢亮為會稽王  
迎休立之休即位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  
國朝臣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出怨言休恐有  
變密與張布丁奉謀戊辰臘會奉布自左右縛綝斬之以  
百令其衆夷三族

濮陽興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時為太守深  
與相結及休即位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



議咸以用力多而田不保惟與以為可成遂會兵民就作  
士卒死亡百姓怨之遷丞相與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  
○休薨左典軍萬彘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廢休  
適子而迎立皓皓踐祚俄或譖興布追悔前事遂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  
况矜已陵人能無敗乎君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書則  
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  
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緝凶豎盈溢固無  
足論漢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彘  
之說誅夷宜矣

王蕃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博學見多聞兼通術藝孫休即位與賀  
邵薛瑩虞汜俱為常侍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  
孫皓初嬖臣陳聲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  
積以見責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群臣蕃沉醉頓伏皓怒斬  
之陸凱上疏曰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社稷之  
重鎮大吳之龍逢也陛下忿其苦辭梟之殿堂有識悲悼  
其痛蕃如此

樓玄

樓玄字承先沛郡人舊蔡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皓勅



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選遂用玄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  
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忤皓意漸見責然後人誣  
玄謗訕政事詔送廣州革覈上疏曰治國之體其猶治家  
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衆事  
乃理諸吏之中足委杖者無勝於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  
世清則心平而意直忠惟正道而履之乞陛下赦玄前愆  
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皓疾玄聲名  
徙交趾殺之

賀邵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孫皓時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

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潛處重闈之內  
而知萬里之情垂拱杜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任賢之功  
也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舉聞其過者過  
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消而禍至昔高宗思佐夢寐  
求賢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  
以醉酒加戮何定本趨走小人身無錙銖之行陛下愛其  
佞媚假其威柄比年以來日食地震皆陰氣陵陽小人弄  
勢之所致也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  
熒惑之變願陛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  
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



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徵發賦調煙至雲集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  
蒿可航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  
與樓玄訪毀國事俱被詰責竟見殺害

常曜

常曜字弘嗣吳郡人少好學能屬文遷太子庶子時蔡穎  
任東宮好博弈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古之  
志士悼年齒之流邁懼名稱之不立故勉精厲操經之以  
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常心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  
棲遲道藝之域勞身苦志契闊勤思是以卜式立志於耕

牧黃霸受道於囹圄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其

游墮哉世人好翫博弈志不出一枰之上枰音平務不過方

罽之間勝敵無分爵之賞獲地無兼上之實以變詐為務

以劫殺為名方今聖朝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受能虎之任

儒雅之徒處龍鳳之署宜勉思至道以佐明時夫一木之

枰孰與萬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令世士移博

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

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

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亮即

位諸葛恪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畢嚴薛瑩等皆與參同





孫休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士行多玷憚曜以古  
令警戒休固爭不可竟止不入。孫皓時常領左國史皓  
欲為父和作紀曜執法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傅漸見責  
怒收曜獄中曜因獄吏上疏求免華嚴連上疏救曜曰曜  
自少勤學採綜典墳外史之中少過曜者昔司馬遷為李  
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  
誅書卒成立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漢氏承秦則有叔  
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  
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入辭典雅後劉珍劉毅  
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重千載如曜者實  
不可使闕不朽之書皓竟誅曜

華嚴

華嚴字永先吳郡人以文學入為秘府郎孫皓更營新宮  
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是時盛夏興工農業並廢嚴上疏曰  
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會諸侯起兵動衆舉大事  
必有大殃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臣愚  
管竊有所未安書奏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  
廩無儲世俗滋侈嚴上疏曰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已  
來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則蔬食而長  
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



之所望於主者。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豐姿者不待文騎以致愛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發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笑人也漢之文景承平繼統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綉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豺狼充路兵不離疆一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

充府庫之積哉數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後以微謹免數歲卒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覽群籍有起述之才胡冲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數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數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彊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二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國志卷之第三

魏志

三

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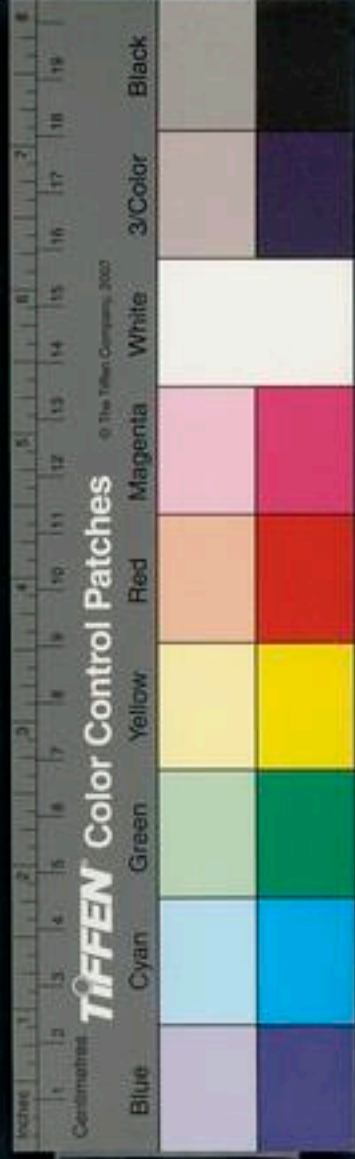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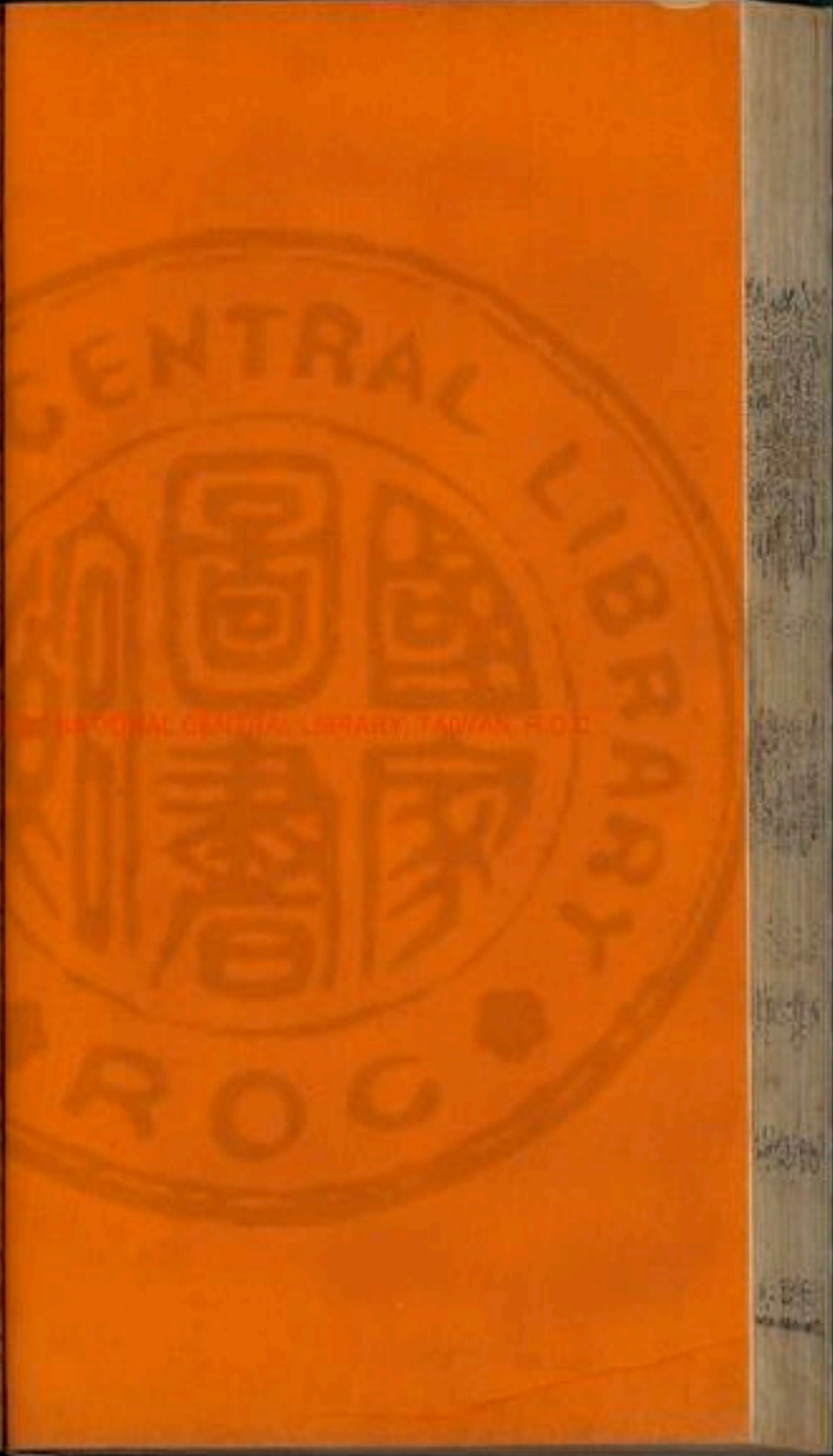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



200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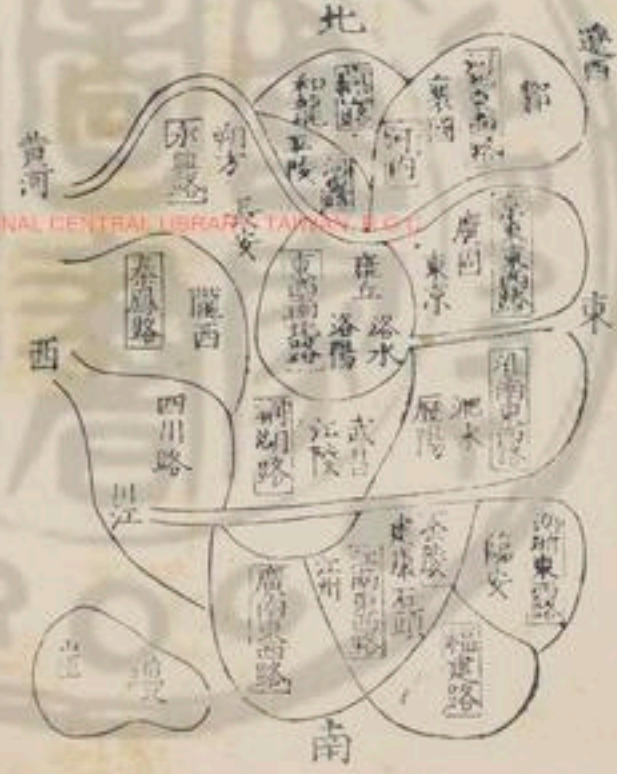
兩晉世系之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兩晉地理之圖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目錄

卷之一

西晉本紀

宣帝

文帝

惠帝

愍帝

景帝

武帝

懷帝

卷之二

東晉本紀

元帝

明帝



○卷之三

晉志

成帝

穆帝

廢帝

孝武帝

恭帝

康帝

哀帝

簡文帝

安帝

天文志

禮志

職官志

律歷志

樂志

食貨志

○卷之四

晉志

刑法志

后妃列傳

張皇后

胡貴嬪

羊皇后

李太后

楊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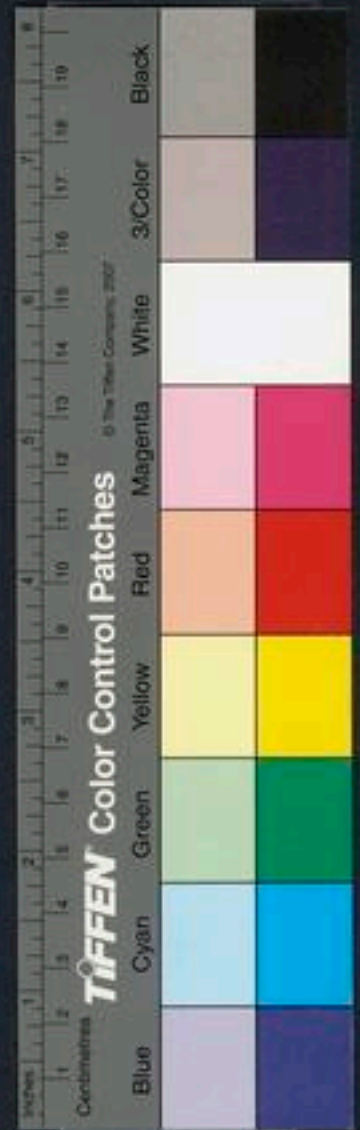
賈皇后

杜皇后

王皇后

○卷之五

諸臣列傳



卷之六

列傳

王祥 覽

石苞 崇 政陽建

杜預 錫

何曾 劾

裴秀 頌 措

衛瓘 恒 時

張華 劉卞

卷之七

宗室列傳

安平王孚 義陽王望 范陽王綏 悅

卷之八

列傳

敬王恬 扶風王駿

梁主彤 齊王攸

王沉 謹 苟勗 遠 閔

賈充 楊駿

魏舒 劉寔 智

卷之九

列傳

王渾 濟

王濬



卷之十

列傳

唐彬

王戎

樂廣

衍登

山濤

郭舒

鄭袤

和嶠

任愷

劉頌

閻續

劉毅

武陔

崔洪

傅玄

卷之十一

列傳

阮籍

嵇康

劉伶

胡母輔之

羊曼

成 瞻 孚 循 俗

向秀

謝鯤

畢卓

光逸

卷之十二

列傳

庾敳

郭象

國朝詩林卷之十

列傳目錄

五

其

其



卷之十三  
列傳  
卷之十四  
列傳  
卷之十五  
列傳

○卷之十三

列傳

愍懷太子

阮种

王接

摯虞

庾純

東晉

皇甫謐

郤詵

華譚

表甫

陸機

陸雲

喜

夏侯湛

潘岳

尼

張載

江統

孫楚

綽

○卷之十四

列傳

羅憲

馬隆

周處

現 札

周訪

琰

汝南王亮

齊 序

楚王瑋

趙王倫

解系

結

張輔

索靖

綽

○卷之十五

列傳

卷之十三  
列傳  
卷之十四  
列傳  
卷之十五  
列傳



○卷之十六

列傳

周浚

高

荀晞

劉喬

柳

劉琨

與

祖逖

結

邵續

王導

從

劉弘

陶侃

均

飛

溫嶠

郝蓋

顧榮

紀瞻

賀循

楊方

薛兼

劉隗

刁協

戴若思

周顥

卞壺

劉超

鍾雅

孫惠

陳頌

○卷之十七

列傳

郭璞

葛洪

庾亮

桓彝

王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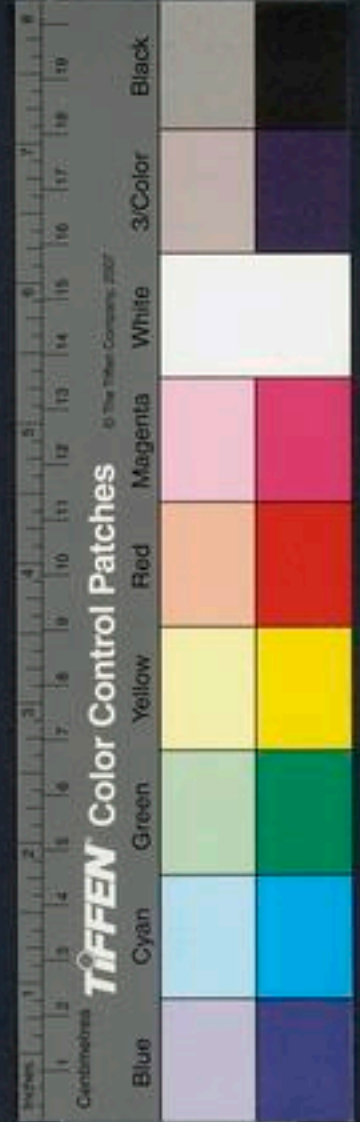
王坦之

卷之十七

列傳目錄

二

顏



身... 金...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列傳

范汪

齊

劉悛

韓伯

王允之

王彪之

虞嘯父

陸玩

納

何充

蔡謨

諸葛恢

殷浩

桓悅之

蔡裔

孔愉

孔弈

坦

孔羣

○卷之十九

列傳

謝尚

謝安

謝玄

謝萬

王羲之

王徽之

王獻之

許邁

桓伊

朱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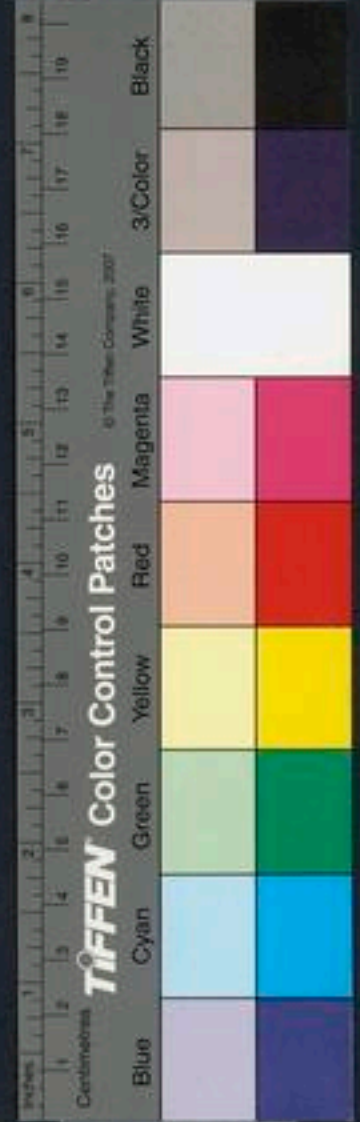
毛寶

朱序

○卷之二十

列傳

身... 金... 卷之十八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王隱

虞頊

孫盛

于寶

習鑿齒

顧和

袁山松

江適

車胤

王雅

王恭

劉牢之

殷仲堪

劉毅

何無忌

涼武昭王暠

○卷之二十一

孝友傳

李密

王裒

許孜

庾袞

顏含

劉殷

王延

何琦

忠義傳

嵇紹

王育

韋忠

辛勉

劉敏元

易椎



羅企生

○卷之二十二

良吏傳

杜軫

曹攄

鄧攸

儒林傳

范平

徐邈

韋謏

王宏

潘京

吳隱之

文立

范宣

王歡

文苑傳

成公綏

趙至

王沉

袁宏

顧愷之

左思

褚陶

張翰

羅含

○卷之二十三

外戚傳

羊琇

褚裒

杜乂

何準



王濛

隱逸傳

孫登

夏統

董養

郭文

劉麟之

謝敷

陶潛

藝術傳

董京

范喬

魯褒

翟莊

宋纖

戴逵

陳訓

淳于知

吳猛

單道開

鳩摩羅什

戴洋

鮑靚

佛圖澄

索統

卷之二十四

列女傳

羊耽妻

王渾妻

陶侃母

杜有道妻

愍懷太子妃

虞潭母



周顥母

王凝之妻

韋逞母

竇滔妻

四夷傳

東夷

西戎

大秦國

南蠻

列傳

王敦

桓溫

孟嘉

桓玄

殷仲文

王機

蘇峻

孫恩

卷之二十五

載記

漢 劉曜始發 始

劉元海

劉聰

陳元達

劉曜

卷之二十六

載記

後趙

石勒

張賓

石季龍

冉明

卷之二十七



載記

前燕

慕容廆

慕容皝

倫

慕容皝

韓恆 季產

慕容暉

恪 皇甫真

卷之二十八

載記

前秦

苻洪

苻堅

王猛

苻朗

苻丕

徐嵩

卷之二十九

載記

後秦

姚弋仲

襄

姚萇

姚興

尹緯

姚泓

後蜀

李特

勢

後涼

呂光

呂纂

後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書載記卷之三十

黃記目錄

十三

卷

卷之三十

載記

西秦

乞伏國仁

苴倫

熾盤

北燕

馮跋

素弗

南涼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南燕

慕容暉

慕容超

北涼

沮渠蒙遜

夏

赫連勃勃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目錄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一

西晉本紀

宣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服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遊處闕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



晉書 卷之三十一 宣帝紀 十一 冬 木  
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三千餘萬非  
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  
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文帝即位轉丞相長史。黃初五年  
加給事中錄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晷  
無須史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六年天子自廣陵  
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  
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羣並受顧命  
輔政詔太子曰有問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  
武陽侯。青龍二年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會有長星  
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

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  
人之飾帝怒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辛毗杖節為  
軍師以制之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  
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因請者以示武於其  
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帝第乎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  
次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書中破之必矣與之  
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經日乃行其營壘  
曰天下奇才木帝急追之關中多疾黎帝使軍士三千人  
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蹇羸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





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  
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升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  
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  
如其言。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  
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往還幾時  
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累  
初二年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初文懿聞魏師  
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為之聲援遣文懿書曰  
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會霖潦

大水朝廷聞師過兩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  
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晝夜攻之文懿攻南圍突  
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遂班師次白屋有詔召  
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帝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  
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卧内天子執帝手曰齊王曰以  
後事相托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曹爽並受  
遺詔輔少主齊王即位以帝為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  
劔履上殿如漢肅何故事魏正始二年又增封四縣邑萬  
戶子弟皆為列侯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  
鄉邑舊齒見之每拜常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



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嘉  
平元年誅曹爽兄弟天子以帝為丞相奏事不名。冬十二  
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三年寢疾夢賈逵  
王凌為崇甚惡之。見魏志崩于京師時年七十三。晉國初  
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魏武察帝  
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  
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  
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明帝時王導侍坐帝  
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  
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

其猜忌蓋有符於狼顧也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  
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  
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疆弱相襲  
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  
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  
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以能容和光同塵與時  
舒卷戰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  
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  
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



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  
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  
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牴爭功其利可見而  
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  
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  
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  
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恐死之託  
曾無徇主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  
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  
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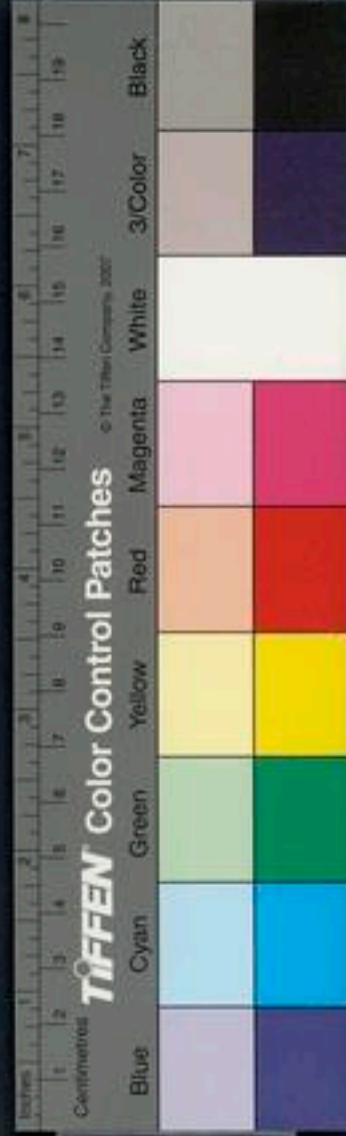
面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  
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  
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咄咄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  
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山為莫覩故知貪於逆者則遺  
速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久而福  
已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究以未歲之晉  
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  
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  
而身終於此面矣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與夏侯玄何晏齊名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將軍輔政。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逮捕玄緝等皆夷

三族天子以玄緝之誅深自不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末寧太后下人廢天子以齊王歸藩而立高貴鄉公髦。三年母丘儉文欽舉兵作亂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遂斬儉傳首京都欽與子騫敗奔吳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騫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鬻被敗而左右莫知焉崩于許昌時年四十八晉國既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

文帝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甘露二年諸葛誕作亂



晉書卷之三十一 晉書卷之三十一  
帝奉天子東征帝進軍丘頭攻誕城拔之斬誕夷三族魏  
帝命攻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於是增帝邑萬戶食三縣  
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景元元年天子既以帝三世  
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將臨軒召百寮而行放黜帝知  
之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太  
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于車中帝  
於是歸罪成濟夷濟三族立燕王宇之子璜為帝。四年  
帝命將伐蜀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乃封帝為晉公加九  
錫帝以禮辭讓司空鄭冲率群臣勸進帝乃受命。咸熙  
元年進帝爵為王二年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

旗出警入蹕皆如帝者之儀是年秋帝崩年五十五武帝  
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

史臣曰世宗以睿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  
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劔銷氛  
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  
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  
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為帝  
之主不亦難乎

贊曰世宗繼文邦權未分三千之士其從如雲世祖無  
外靈關靜氛名雖討賊終為弑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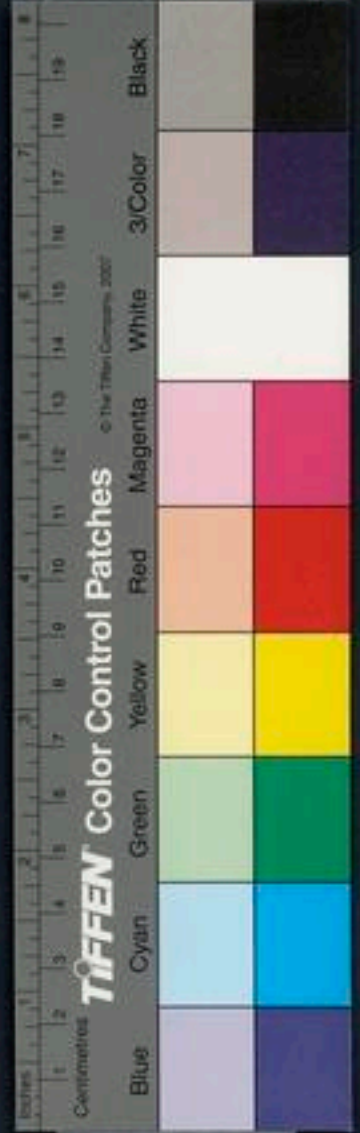
武帝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累遷中撫軍及晉國建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軍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文帝崩嗣相國晉王位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曆數有在乃使太保鄭冲奉策帝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等固請乃從之

泰始元年即皇帝位

二年三月吳人來吊祭有司奏為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陀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來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秋七月辛巳營大廟致荆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十月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徙陵十里內居人動為煩擾一切停之

八年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寒謬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



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哉微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微  
官

九年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咸寧元年三月帝將射雉慮損麥苗而止

四年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  
禮所禁焚之于殿前

五年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家得竹簡小篆古書十  
餘萬言藏于祕府十一月大舉伐吳

太康元年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至于建業之石頭

孫皓大懼面縛輿櫬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櫬送于京

都收其圖籍

二年詔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

太熙元年四月帝崩時年五十五廟號世祖。帝明達善  
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  
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平吳  
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  
權舊臣不得專任羣章紊廢請謁行矣既而寢疾彌留楊  
后輒為詔以楊駿輔政中朝之亂實始于斯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  
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彫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



約止澆風而返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  
 質直見容嵇詔許奇雖仇讎不弃仁以御物寬而得衆  
 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  
 脩武用思啓封疆决神策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  
 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德虜削迹兵無血刃楊越為  
 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  
 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之禮讓而不為驕  
 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以無虞觀天下  
 之安謂千年而未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  
 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

就於升平行先迎於衽袖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導  
 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  
 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  
 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賢懷姦志以擁權楊  
 駿豺狼包禍心而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潘翰  
 變親以成踈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擁衆各  
 舉其威曾未數年紀綱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  
 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弃所大  
 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  
 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





宵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  
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世祖惑荀勗  
之姦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  
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廢而不廢終使  
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  
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  
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  
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  
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孝惠帝

孝惠帝謹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大  
赦改元為永熙以太尉楊駿為太傅輔政改永熙為永平  
永平元年三月誅太傅楊駿等賈后矯詔廢皇太后楊氏  
為庶人徙于金墉城

二年賈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

五年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

九年廢皇太子適為庶人及殺太子母謝氏

永康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害庶人適于許昌四月梁王彤  
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未幾復矯詔害賈庶人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帝位遷帝于金墉城改金墉曰



晉書卷之九十一 孝惠皇帝紀 冬  
永昌宮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固起兵以討倫四月王與王  
濯勒兵入宮禽倫黨孫秀等斬之遂倫歸第即日乘輿反  
正群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於是誅趙王倫及  
其黨與

永安元年河間王顥表請立成都王穎為太弟遂下詔以  
穎為皇太弟右衛將軍陳粲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  
討成都王穎司徒王戎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十餘萬穎  
遣其將石超距戰六軍敗績帝傷煩中三矢亡六軍帝遂  
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春秋桃穎率群官迎謁道左乃  
備法駕幸于鄴改元為建武。安北將軍王浚遣烏丸騎

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  
倉卒上下無齋侍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十詔貸用所  
在買飯以供宮人有持升餘粒米飯及燥蒜監鼓以進帝  
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温將謁  
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歔及濟河河  
間王顥將張方帥騎三千奉迎因劫帝幸長安行次新安  
寒甚帝墮馬傷足河間王顥帥官屬步騎三萬迎於霸上  
以征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敞太常鄭球河南尹  
周馥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焉改元復為  
永安十二月詔成都王穎還第以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光熙元年五月東海王越遣其將祁弘等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十一月帝崩時年四十八。帝之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忠賢路絕讒諛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麪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燬之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以共叔帶並興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墜其情滯暑之氣將闌滂龜之音罕記乃彰嗤笑用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歟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



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贊曰惠皇居尊臨朝聽言厥體斯昧其情則昏高臺墮子長夜奚寃金墉毀冕蕩陰釋冑及爾皆亡滔天來遘

孝懷帝

孝懷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遘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專玩史籍有參於時十二月立為皇太弟帝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惧不敢當典書令脩肅勸帝云帝曰卿吾之宗昌也乃從之惠帝崩即皇帝位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末嘉元年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色蒼者冲天白者

不能飛九月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於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

二年十月劉元海僭帝號於平陽仍稱漢

四年六月劉元海死其子和嗣偽位和弟聰弒和而自立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十月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十一月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有衛荒饑日甚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

五年東海王越薨四月石勒追東海王越喪及於東郡將



軍錢端戰死軍潰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東海世子毗  
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没于石勒六月劉曜王彌石勒同  
寇洛川王師頻為賊所敗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  
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  
燒宮廟逐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  
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

七年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  
惡之帝遇弑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於  
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  
章王為皇太弟

孝愍帝

孝愍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後伯  
父秦獻王柬襲封秦王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自  
密南趨許潁預州刺史閻鼎與雒州刺史賈疋迎衛達于  
長安奉秦王為皇太子賈疋討賊遇害衆推始平太守翽  
允領雍州刺史為盟主承制選置

建興元年四月秦懷帝崩問遂即皇帝位八月劉蜀等達  
于揚州改建鄴為建康攻鄴為臨章

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  
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



以實內府

四年七月劉曜攻北地麴允帥步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八月劉暉備京師內外斷絕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以自固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大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聞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使侍中宋敞送賊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與櫬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御史中丞吉朗自殺帝蒙塵於平陽麴允及群官並從劉聰假帝懷安侯聰臨殿帝稽首于

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

五年三月琅邪王睿承制以元稱晉王於建康七月大旱螽蝗石勒亦號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十一月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友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位者多失聲而泣十二月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末嘉之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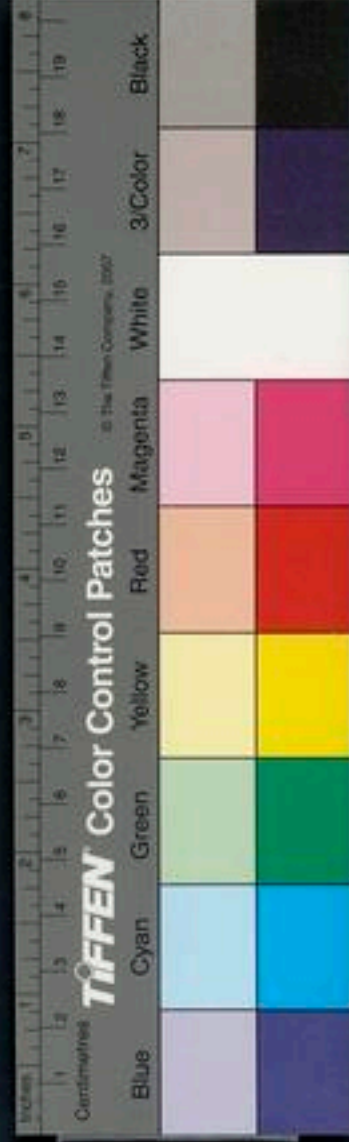
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王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用非天啓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岳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饑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峯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于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椎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與軫驅馳三世性深阻若有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

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瑣引周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略獨斷征伐四尅統御群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豕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諛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



五十四  
納羊祜之策杖王社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  
之舊域頒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  
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謗雖太平未洽亦  
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  
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  
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  
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  
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覆于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  
實及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  
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水願之於

荆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  
樹立失權托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  
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  
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  
走之人非有吳王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  
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  
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群羊  
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豈不哀哉。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勢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  
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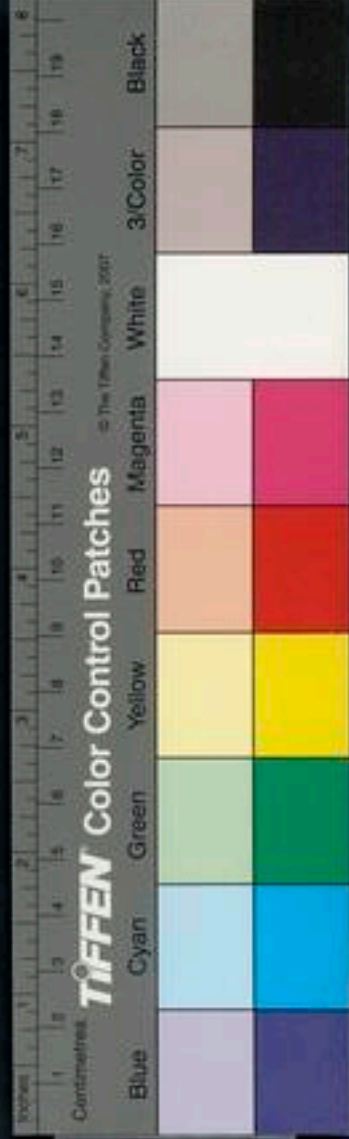
王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賤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趨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廉耻篤於家閭邪僻消於曾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

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于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郃之幽身服厥勞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至于文王而惟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



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其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二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邁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毫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

風俗滯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威每糾邪正皆謂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懸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于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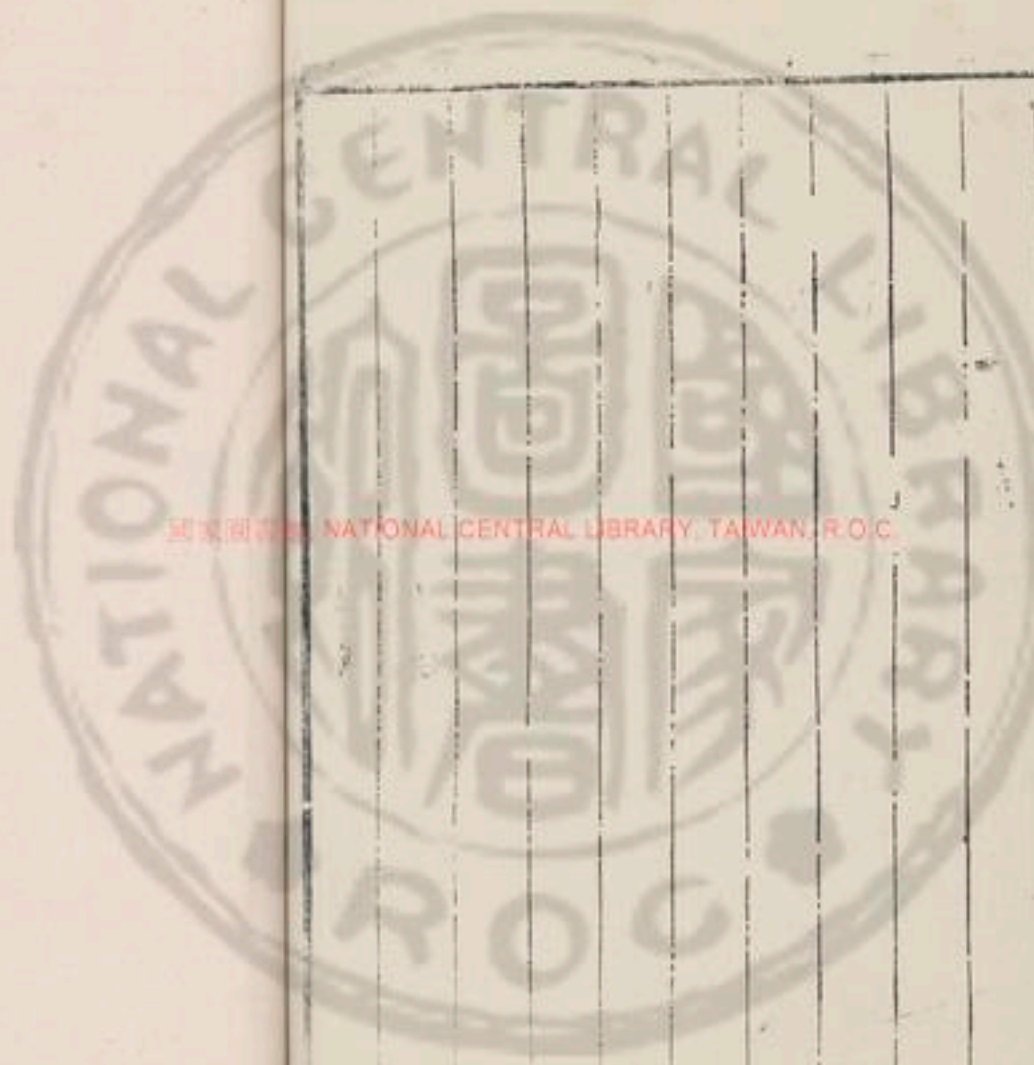
晉書卷之第... 孝惠帝紀... 卷... 效...  
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飾織  
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  
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泆之過不拘妬  
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  
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  
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爍也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  
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攻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  
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

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  
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以為之請死賈誼必為  
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  
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則其虛名天下之政既  
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  
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齧墜三山鯨吞九服獯入金  
商穹居未央園顛盡什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陽  
主憂臣哭于何不減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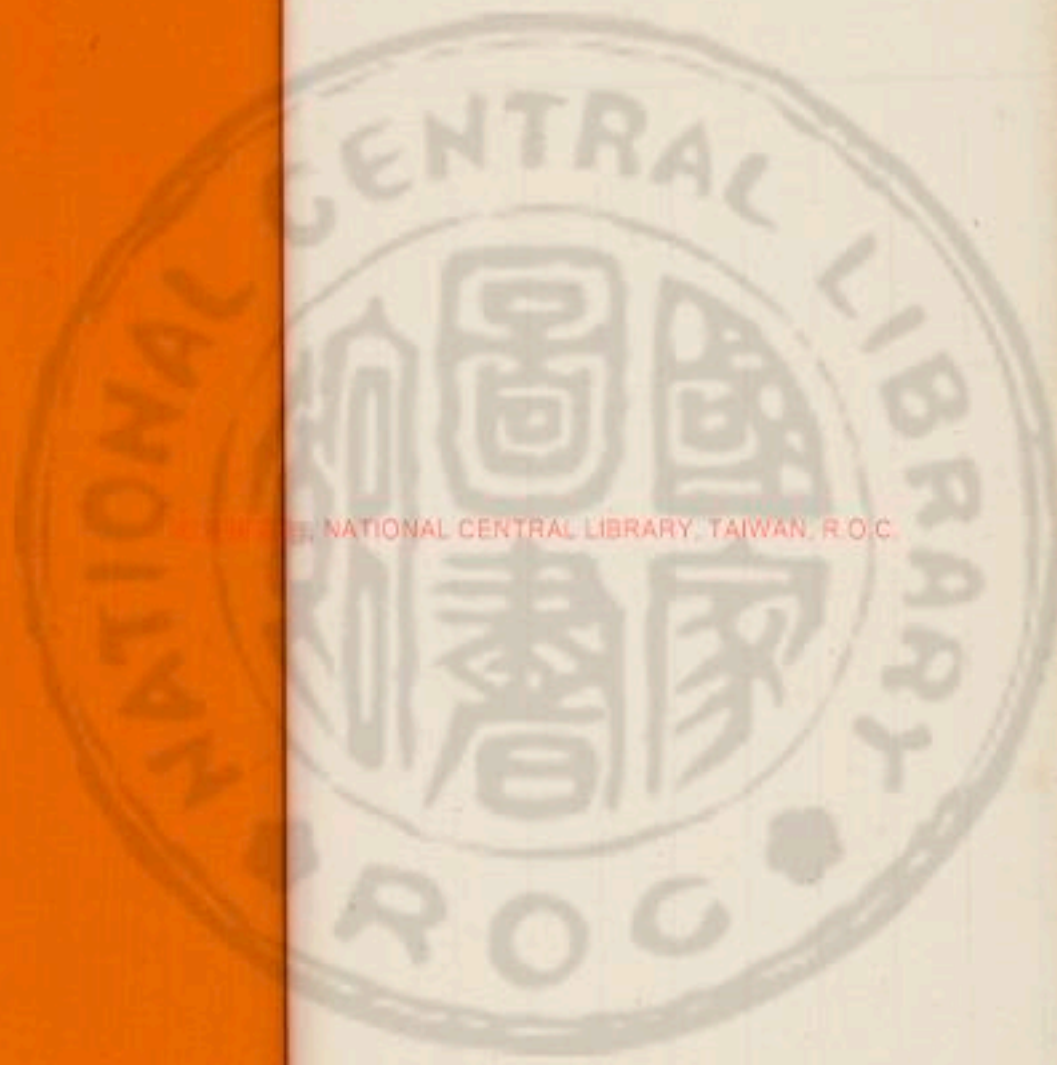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二  
方應甫  
三  
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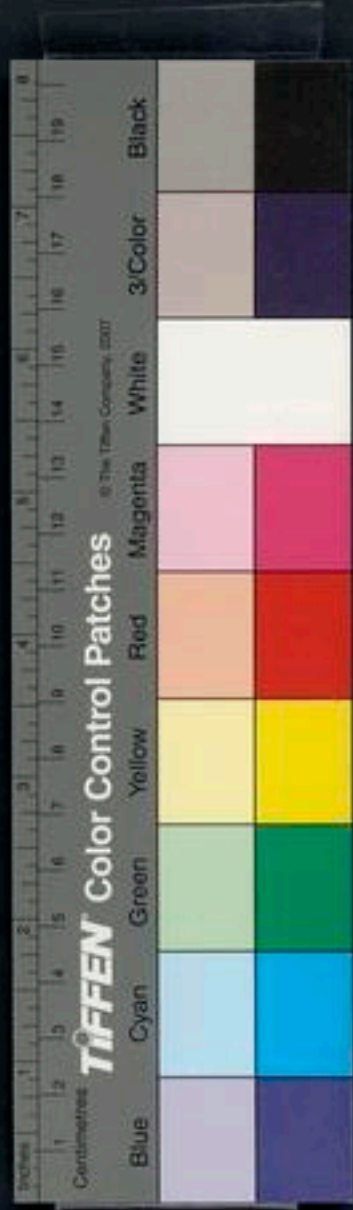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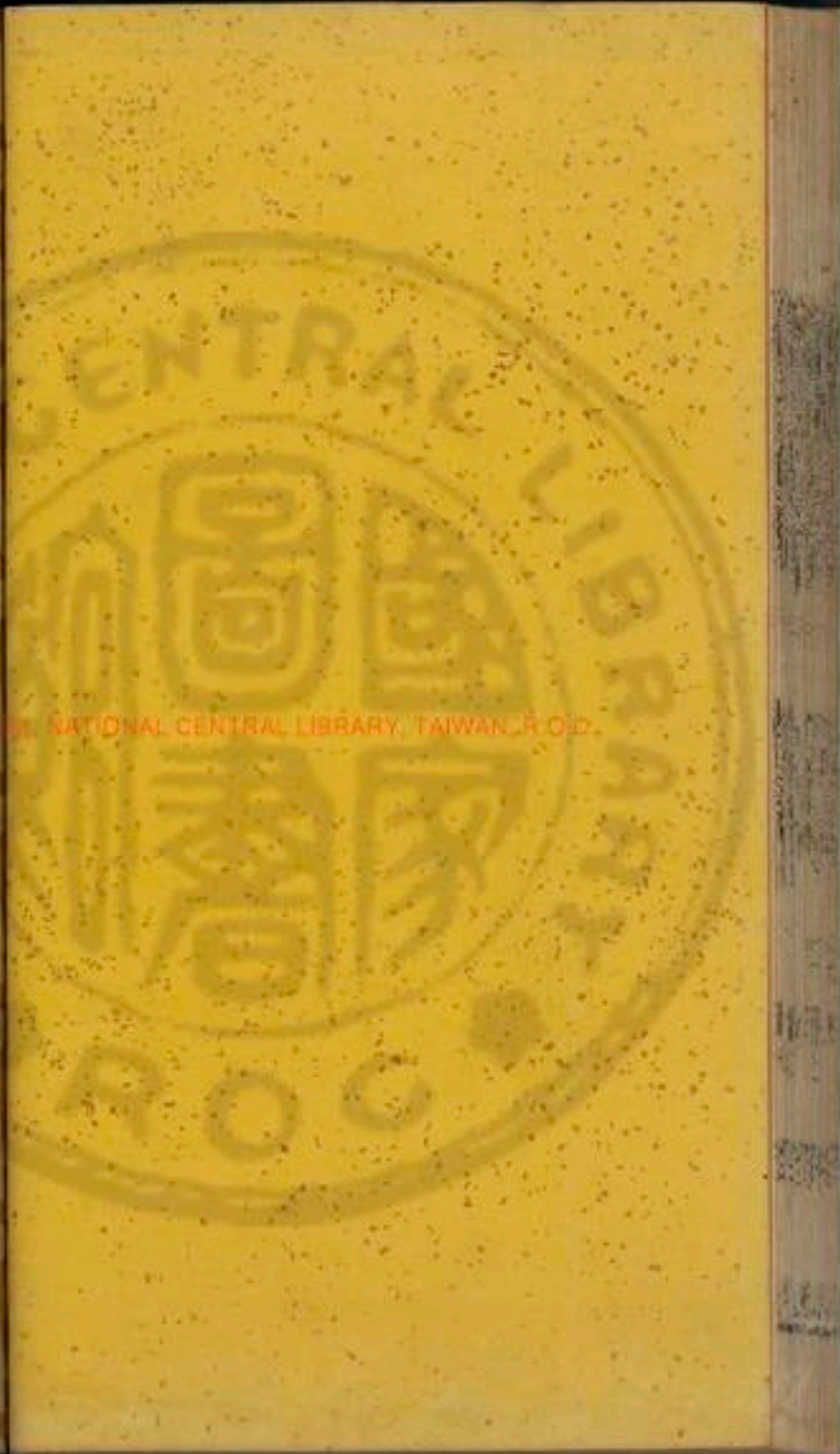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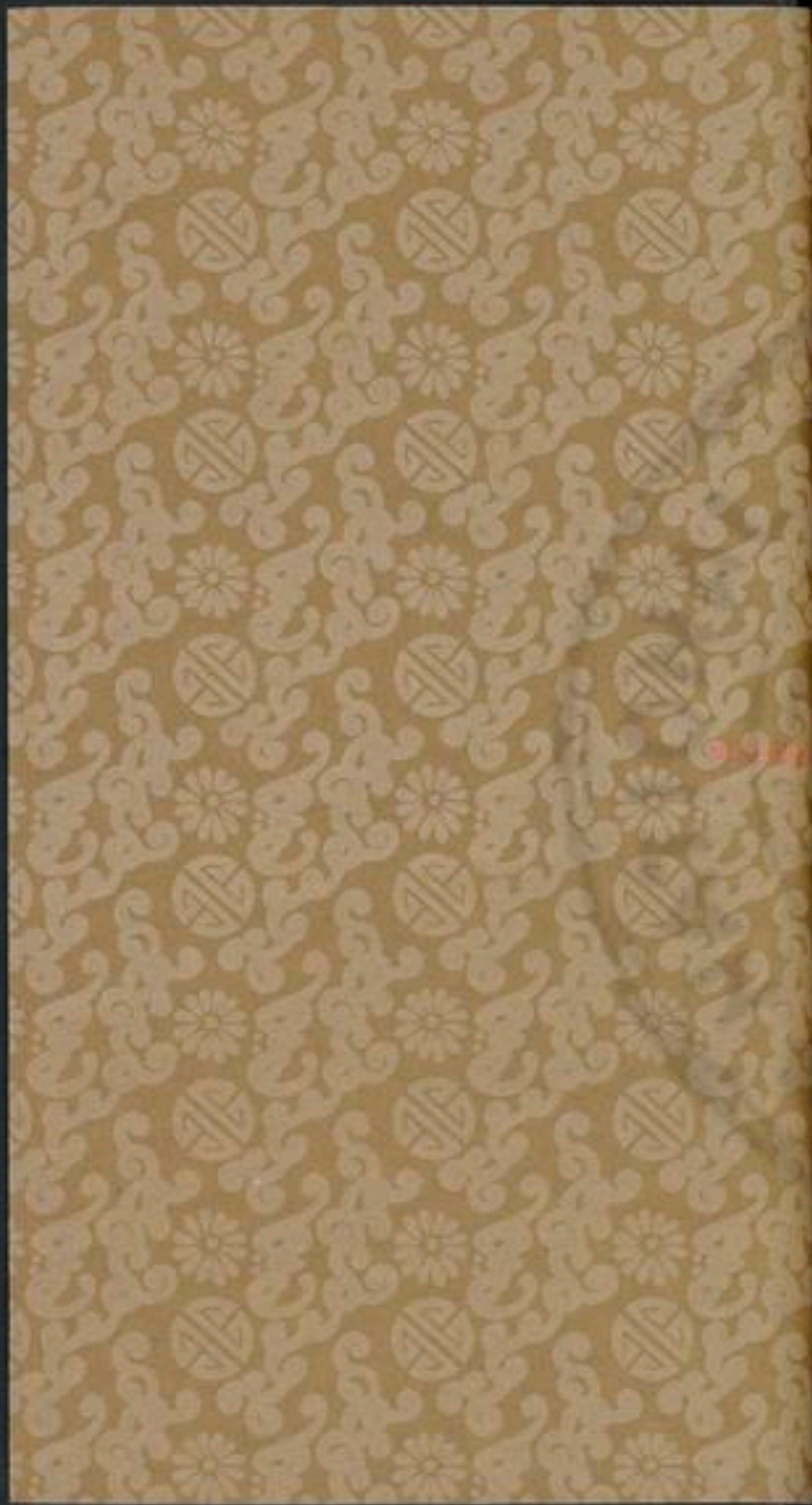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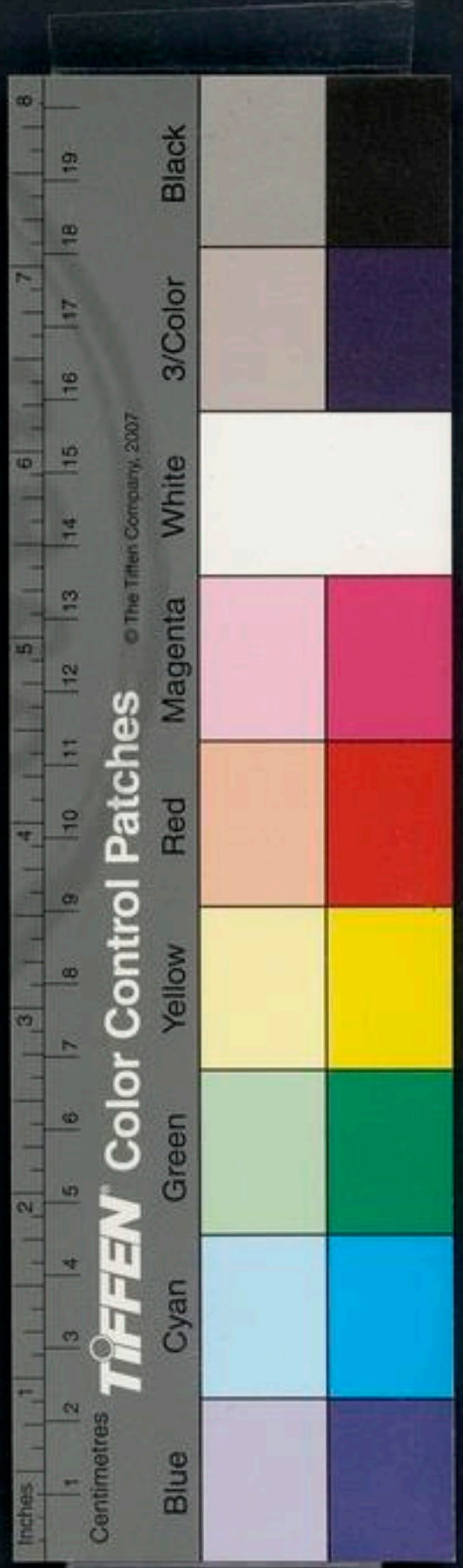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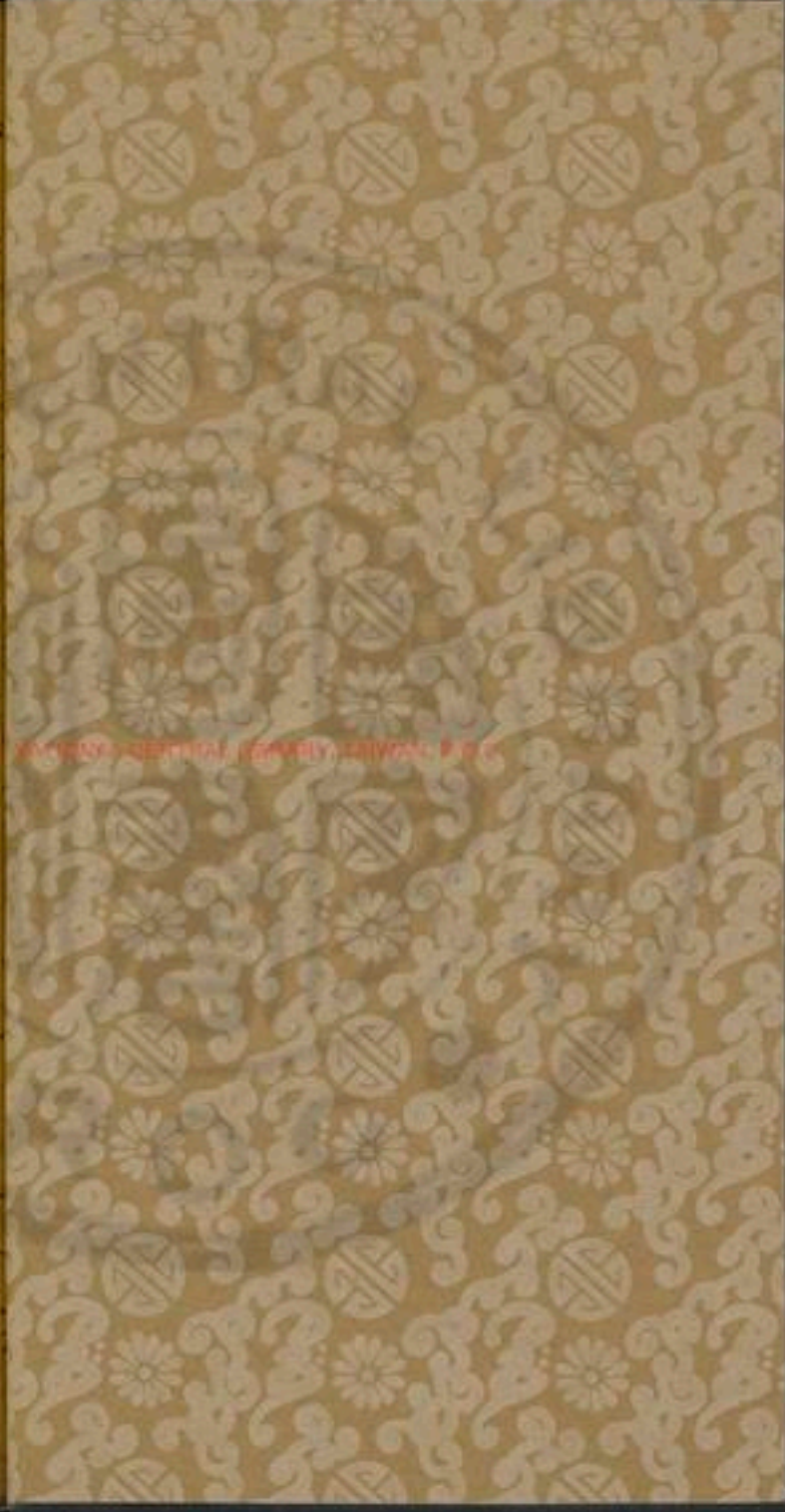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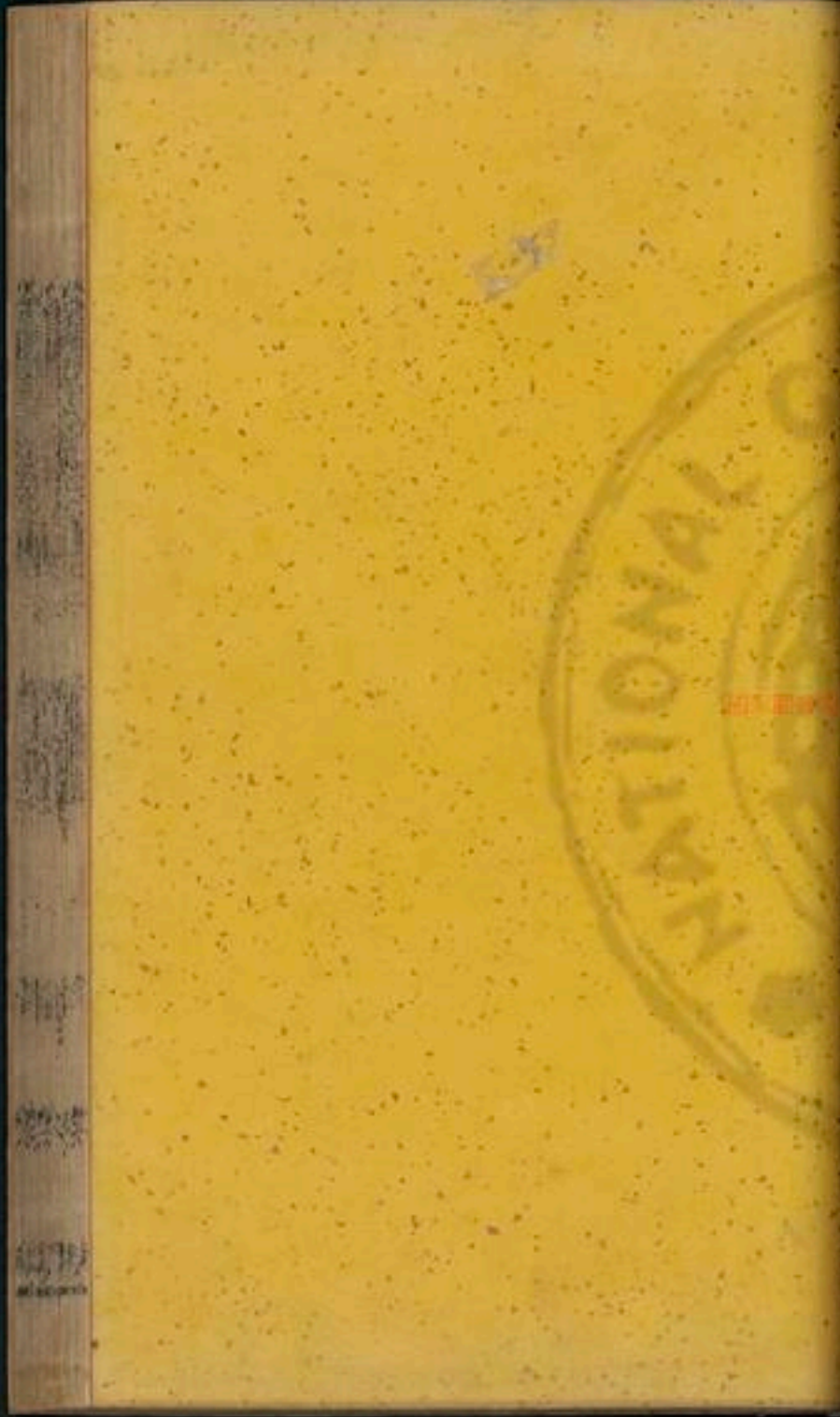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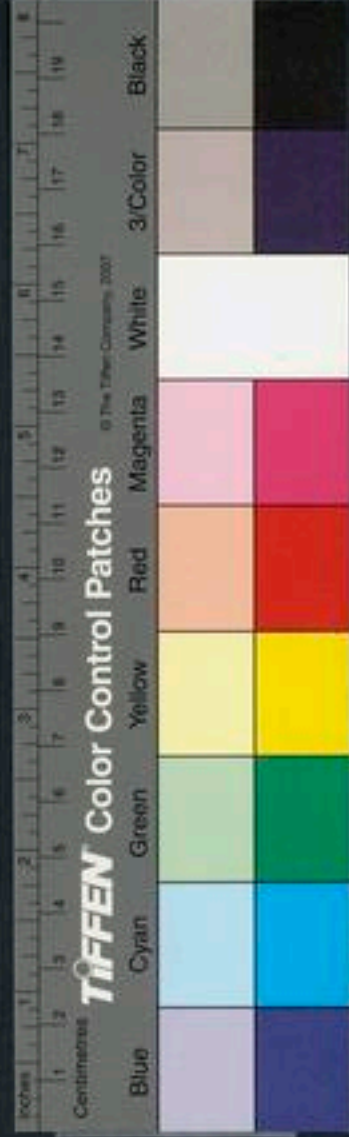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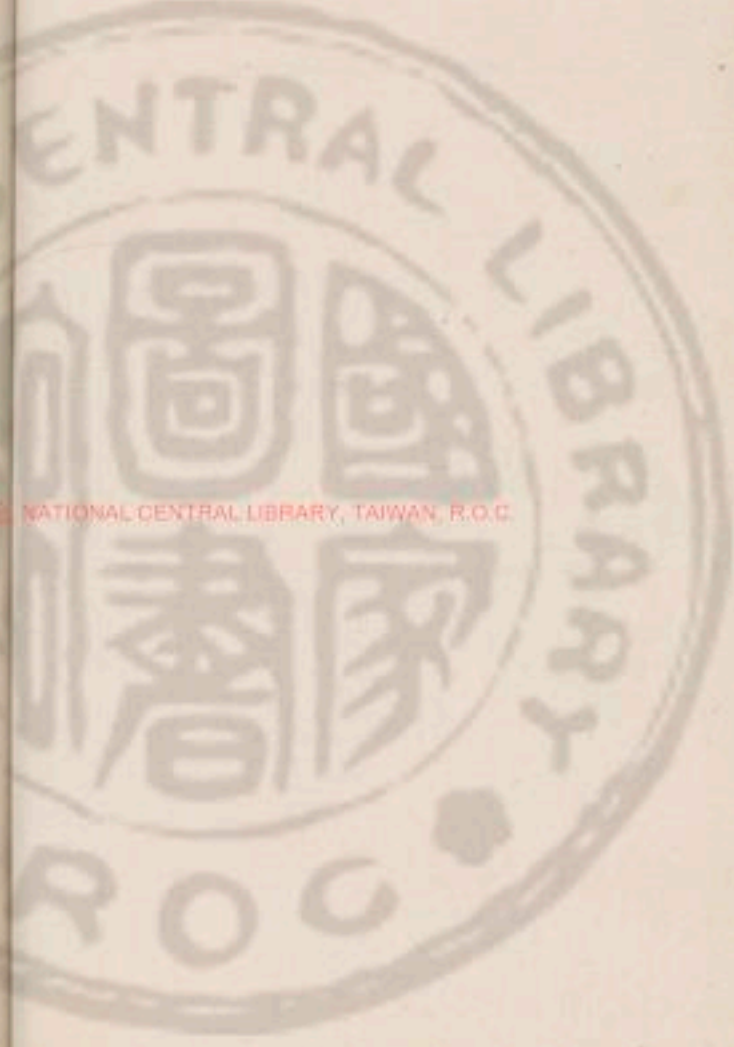




東晉本紀

元帝

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自有精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侍中稽紹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愍帝即位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及西都不守帝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尅日進討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



王麒麟神龜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  
為中興之象焉建武元年三月西陽王羨等上尊號帝不  
許羨等以死固請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  
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  
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及國群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  
事為晉王許之乃即王位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  
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  
社稷于建康

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於是即皇帝位七月劉聰死  
其子粲嗣偽位八月斬準弒劉粲自號漢王十月劉曜僭  
即皇帝位于赤壁十二月劉聰故將王騰等斬斬準送傳  
國璽於劉曜

二年十一月石勒僭即王位國號趙

永昌元年正月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為名  
龍驤將軍沈充帥眾應之閏十一月帝崩時年四十七  
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  
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  
室施絳帳帝曰漢文案上書皂囊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  
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  
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



天子氣故始皇東游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漸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謂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曆數猶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矣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識者以為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加復侯氏竟通小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史臣曰晉氏不虞有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墮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世武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景垂仁傳芳於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為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啓中興古者私家不畜甲兵大臣不為威福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馭疆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

聞而鴻鴈之歌方遠享國無幾衰哉

明帝

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元帝為晉王立為晉王太子及帝即尊號立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王敦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中庶子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

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

敦謀遂止元帝崩即皇帝位

太寧元年春黃霧四塞京師火

二年王敦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干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媪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媪媪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





五言詩卷之第二 日序終 四 冬 巳  
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獲免秋七月帝躬率六軍與敦  
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賊燒  
營宵遁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

三年閏八月帝崩年二十七帝聰明有機斷規模宏遠矣  
更臣曰維楊作寓馮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待  
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  
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  
師此無強藩之援商逢九亂堯止八音明皇負圖屬在  
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燎其餘燼有若秋  
原去線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

江漢覆軍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敬道之  
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剗制不殊而弘之者異  
也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虜行趙  
璧命筆荆臺雲瞻北晦江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金壤  
胡寇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騫百變從響寶命還昌金  
曜再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奔首晨懸董膺昏燎厥德  
不回餘風可劭

成帝

成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明帝崩即皇帝位大赦

咸和元年十月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其族為馬氏

二年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

三年二月蘇峻兵至王師連敗績於是司徒王導等衛帝於太極殿賊乘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五月峻逼遷天子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為宮九月陶侃溫嶠庾亮等攻峻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遂大潰

四年二月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峻弟逸大敗之含奉帝御于溫嶠舟群臣頓首號泣請罪

五年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九月造新宮始繕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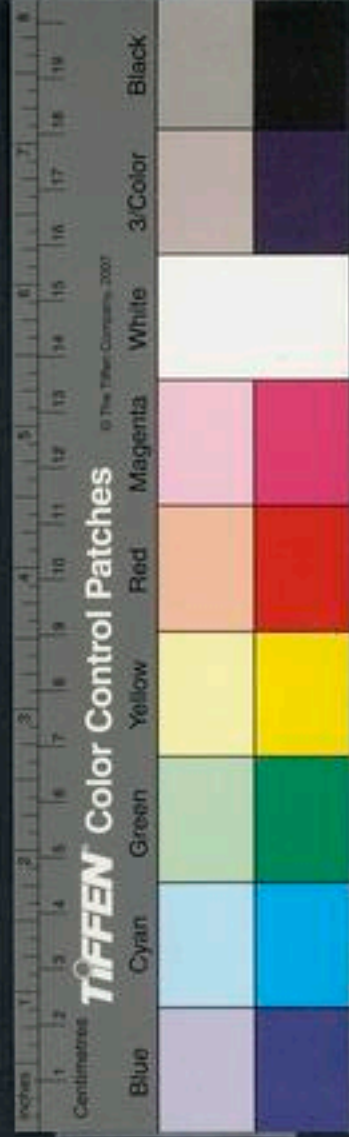
七年十二月帝遷于新宮

八年七月石勒死于弘嗣偽位

九年十一月石季龍弒石弘自立為天王

咸康二年慕容皝自立為燕王

八年六月帝崩時年二十二。帝少而聰明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庾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帝少為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雄武之度雖有媿



晉書卷之三十一 明帝紀 一六 冬 通  
於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於往烈矣

康帝

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二年封琅邪王成帝不念詔以琅邪王為嗣成帝崩即皇帝位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攻元建元

三年九月帝崩時年二十三。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侷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踈遂以帝為嗣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識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常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垂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教庾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桀大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宜遊則避宮北面聞諸遺策用為恒範顯宗於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魯公受王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贊曰惟皇夙表余舅為毗勤於致寇拙於行師火及君屋兵纏帝惟石頭之駕海內含悲康后天資居哀禮縟

墜典方興降齡奚促

穆帝

穆帝諱𡩺子康帝子也康帝崩即皇帝位時年二歲

永和元年正月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

升平二年次飛督王饒獻鵠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

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四年鳳凰將九鷦見于豐城

五年五月帝崩時年十九葬永平陵廟號孝宗

哀帝

哀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初封為琅邪王穆帝崩

百備法駕迎于琅邪即皇帝位大赦

隆和元年正月甲寅減田稅畝收二升

興寧元年四月揚州地震湖濱溢

二年三月帝不念帝雅好黃老斷殺餌長生藥服食過多

遂中毒不識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

三年二月帝崩時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廢帝

廢帝諱弈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改封琅邪王哀帝崩無

嗣百官奉迎于琅邪即皇帝位大赦

太和元年以會稽王昱為丞相



晉書卷之八十一 晉書卷之八十一  
六年十一月桓溫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風有痿疾嬖  
人相龍計好朱靈寶學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  
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即日  
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袷單衣步下西  
堂乘轎車出群臣拜辭莫不歎歎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  
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許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  
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之閑林策易  
誣乃言帝為闇遂行廢辱咸安二年降封帝為海西縣公  
太元十一年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史臣曰孝宗因繼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

餘年以武安之十一啓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  
孔子所謂吾無頭問然矣哀皇寬惠可以為君而鴻祀禳  
天用陳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  
勝剛彊得盡於天年者也

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為宗遵彼聖董成茲允恭西旌玉  
壘北旆金墉遷殷舊楚莫不來從哀后寬仁惟靈既集  
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異阿衡我非昌邑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為元帝所  
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寡欲  
尤善玄言永昌元年元帝詔封昱為琅邪王食會稽宣城



如舊廢帝廢大司馬桓溫率百官奉迎帝於會稽

咸安元年即皇帝位有司承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桓  
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留柞靈長公便宜奉行  
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敢復  
言

二年七月帝崩時年五十三。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  
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桓溫既仗文武之  
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  
而已常懼廢黜時中書侍郎郗超請急省其文帝謂之曰  
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  
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闕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遂泣下露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  
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遁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  
無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為赧獻之輩云

孝武帝

孝武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簡文帝崩即皇帝  
位

寧康元年五月桓溫薨八月崇德太后臨朝攝政

太元元年帝加元服皇太后歸政

六年正月初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



八年謝石謝玄等諸將及苻堅戰於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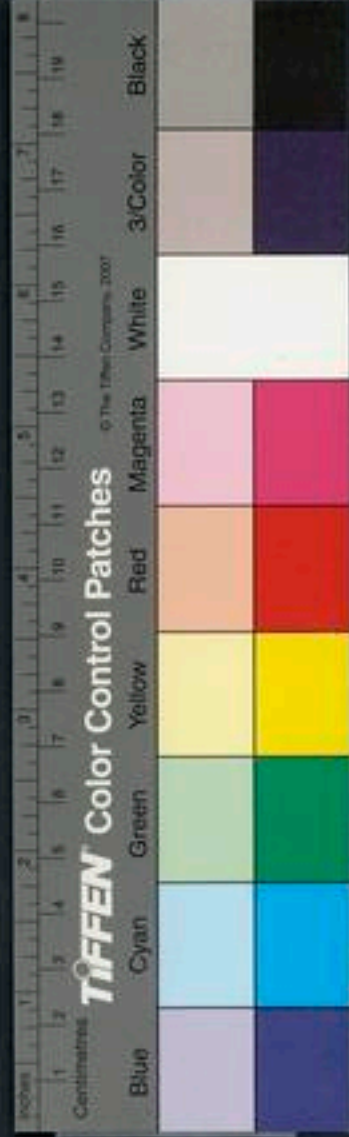
十一年四月百濟王代王拓拔圭始改稱魏

十四年正月詔淮南所獲俘虜傳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

二十一年正月造清暑殿秋九月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十五。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始為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並見地震水旱為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

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為清暑殿有識者以為清暑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置祚自此傾矣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驟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



安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業  
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于時西踰劔岫而跨靈山北振  
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屯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  
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  
家謝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  
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  
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實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  
非天旨當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慈民歲廣是以  
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  
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

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  
已傾覆也屬符堅百六之秋存淝水之衆帝號為武不  
亦優哉

贊曰君若綴旒道非交泰簡皇疑寂不貽伊害孝武登  
朝姦雄自消燕之擊路鄭叔分鑣倡臨帝席酒勸天妖  
金風不競人事先凋

安帝

安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

隆安元年帝加元服

二年廣州刺史桓玄等舉兵反





元興二年桓玄自稱大將軍俄又自號相國楚王十一月  
玄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玄篡位以帝為平固王帝蒙塵  
于潯陽

二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  
義兵濟江玄衆潰而逃桓玄逼帝西上四月玄戰敗復逼  
帝東下五月劉毅及玄戰于峥嵘大破之帝復幸江陵督  
護馬遷斬桓玄於貊盤洲素與及正於江陵閏五月桓玄  
故將桓振陷江陵帝復蒙塵于賊營

義熙元年桓振以帝屯于江津據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  
走之爰輿及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四月劉裕旋  
鎮京口五月禁絹扇及袴褲

三年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

十四年帝崩時年三十七。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  
雖寒暑之變無以辯也凡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  
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為禪代故密使  
王韶之繼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桓玄篡位  
以帝為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潯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  
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



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為琅邪王安帝崩劉裕矯詔立帝遂即位

元熙元年正月改元十二月太史奏黑龍四見於東方

二年六月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為詔遂遜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末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

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會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棺寺迎之。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唯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如斯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承釁勢踰颺指六



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平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孝皇斯盛於越之民詎燠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為之流連者也

贊曰安成流湏大盜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綱猶存周赧始立懷王虛尊假號異術同亡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三

晉志

天文志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廢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渾天之體信而有徵矣。中宮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勾陳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居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

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平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孝皇斯盛於越之民詎燻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為之流連者也

贊曰安成流湏大盜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綱猶存周赧始立懷王虛尊假號異術同亡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三

晉志

天文志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廢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渾天之體信而有徵矣。中宮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勾陳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居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

晉書地理志卷之第一 天文志 一  
之坐也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華蓋下五星曰五帝內  
坐設敘順帝所居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左右史  
此之象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  
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一曰長垣一曰天  
營一曰旗星為蕃衛備蕃臣也東垣下五星曰天柱東南  
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  
北斗七星在大微北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曰  
斗為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為帝車取運動之義也魁  
中四星為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傳乎開陽第六星所  
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輔星明則臣彊。文昌六星在

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太微天子庭也五  
帝之坐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南蕃中二星間  
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  
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其  
東西蕃各有星曰太陽門太陰門華東門華西門其西角  
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明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  
也東北三星曰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內五  
諸侯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黃帝坐在大微中天  
子從容中道則五帝坐明以光四帝星狹黃帝坐是為五  
帝坐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儲也太子北一星曰從官

侍臣也即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即府也漢官  
光祿中散諫議是其職也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  
抵太微三公之位也西二星上曰台次二星曰中台東二  
星曰下台又三台為天階一曰太階日上階中階下階攝提六星  
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攝提為楯以夾確帝座也  
貫索九星賤人之牢也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九星皆  
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大赦動則斧鑕用中  
空則更元織女三星天女也主累麻絲帛珍寶也王者至  
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宦者四星主刑餘之人也星  
微吉非其常宦者有憂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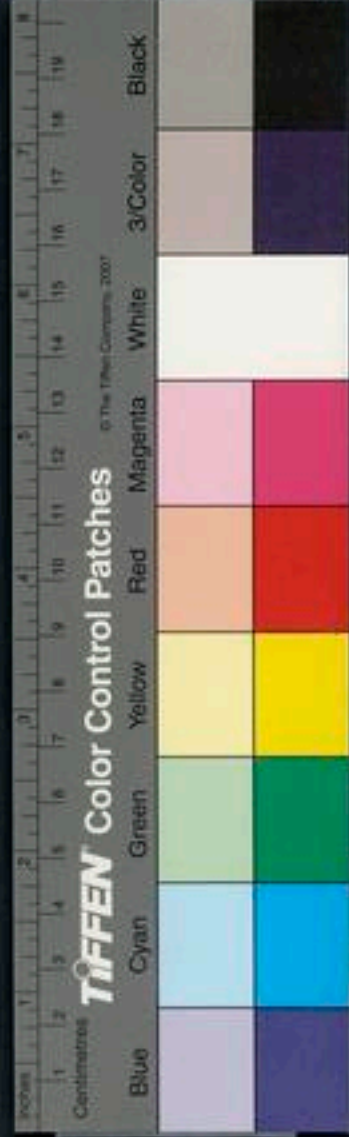
也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為大將軍左星為  
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旗即天鼓之旗所以為旌表也王  
良五星在奎北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  
亦曰梁為天橋故或占車騎或占津梁道前一星曰策星  
若移在王良前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東壁北十星曰  
天廐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騫謂其  
行急疾與晷漏競馳也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佞  
讒也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三柱一曰三泉天子得  
靈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軒轅十七星黃帝之神  
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次



北一星妃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饗宴飲食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一曰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

二十八舍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左角為天田為理主刑右角為將主兵其星明大王道太平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星明天下寧氏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後二星大則臣奉度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房星明則王者明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

明堂天子位為大辰心星見祥星明大天下同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亦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敘多子孫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亦為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斗星盛明王道平爵祿行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星明大道昌關梁通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布帛裁製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廟堂祭祀祝禱事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東壁二星主



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婁三星為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胃三星天之厨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昴七星天之耳也。又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畢八星主邊兵。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僣邪。察不祥月入畢多雨。觜觿三星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參十星。一曰參伐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南方東井八星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乎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月宿井有風雨。

輿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柳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綉。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俳倡又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庫樓十星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主章祝巫官也。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穡也。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九星在牽牛東。以壅畜水潦灌溉渠也。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



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蕃落也師衆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其西北有十星曰天錢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昂畢南有十六星曰天苑苑南一星曰天園參東南十三星曰軍市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又天社六星昔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為星老人一星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日見于丙春分之夕而没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稷五星稷農正也取乎百穀之長以為號也。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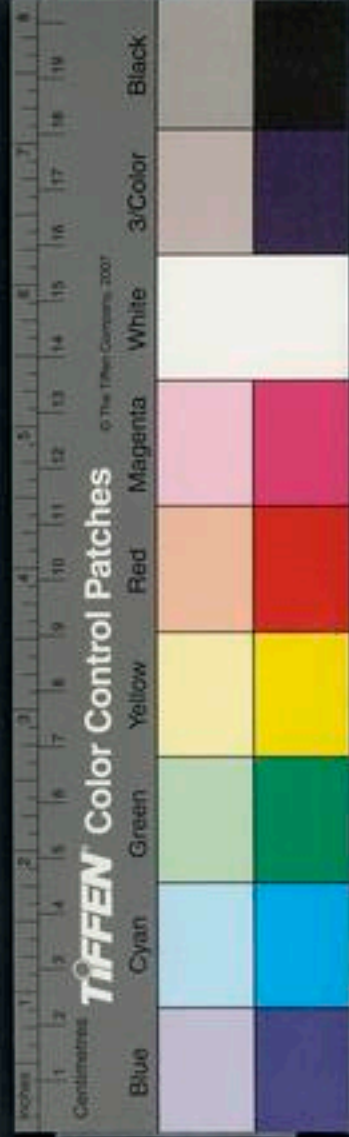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凡五星色黃為吉。瑞星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亦曰德星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之象也。瑞氣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處其地亦先發

此氣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  
此皆帝王氣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  
氣如牛羊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東夷氣如樹西夷  
氣如室屋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  
如馬衛雲如大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  
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

律歷志

六律為萬事根本故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玉不易  
之道也魏武時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即中令鑄銅工柴  
至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魏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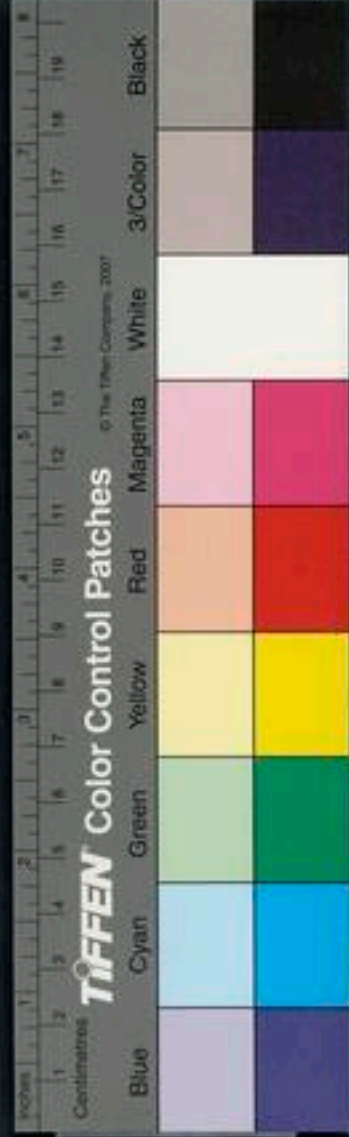
雜更試然後知夔為精武帝泰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鐘  
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阮咸譏其聲  
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  
病卒武帝以最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穩地得  
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服  
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  
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  
兩儀紀綱萬物者矣○武帝踐祚泰始元年因魏之景初歷  
改名泰始歷楊偉推五星尤踈闊故元帝渡江左以後更  
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歷劉洪術為後代推步之師表云



禮志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  
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禋竈古  
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者四日蝕者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  
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而從之遂朝會日亦不  
蝕邵由此顯名至晉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  
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入座於是蔡  
謨者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禋竈猶有錯失  
其禮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

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主王者之所重誠與其疑而廢  
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若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而  
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弃聖  
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  
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聞天青將至行  
慶樂之會於禮垂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  
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  
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  
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苟令  
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後君子將



擬以為式正之云耳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為輓歌因唱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疋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替白羊者祥也然

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也是故太康中太子婚納徵加羊

漢儀李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後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懷帝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水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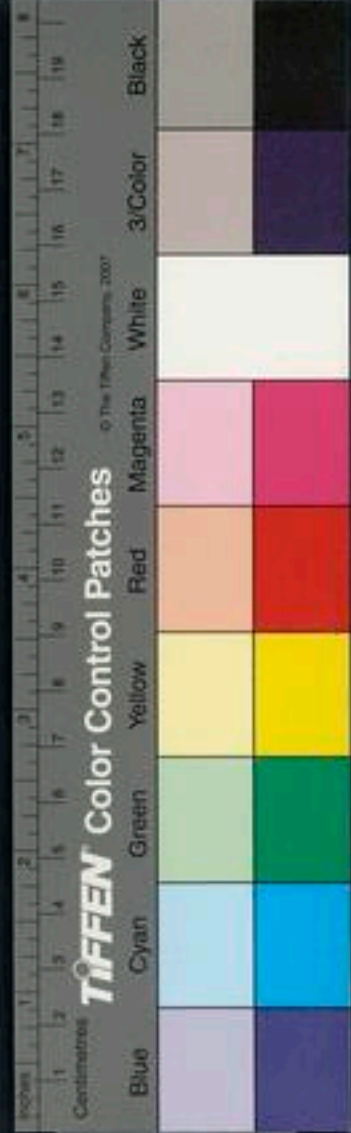
晉書卷之三十一 樂志 一 九



荀勗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自謂宮商角徵  
然論者猶謂最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  
常心譏最新律聲高最意咸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  
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最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  
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

鼓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  
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  
思歸於大漠為中鳴而尤更悲矣。魏晉之世有孫氏善  
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  
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天發新聲故傳玄著書曰人若欽所  
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  
儷何但夔牙同契哉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  
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鳳將雛歌者舊曲  
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團扇歌  
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婢素善  
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柸柸舞按太康中天下  
為置世寧舞務手以按柸柸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柸舞  
而晉加以柸反覆之也。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  
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



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紵飾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職官志

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及秦變周官漢遵舊制或隨時通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

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漢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自此始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文武官公在從公者皆假金章紫綬著五時服其相國丞相皆袞冕綠綬綬所以殊於常公也。

列曹尚書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其一曰常侍曹



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光武置中都官曹又改常侍曹  
為吏部曹合為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及魏有吏部  
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三僕射一令為八  
座  
奉朝請本不為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  
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

食貨志

後漢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于時東方  
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高者飛龍  
照映軒廡光華前載。靈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  
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復  
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  
廷尉崔列入錢五百萬買司徒。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舊  
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  
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詔曰錢國  
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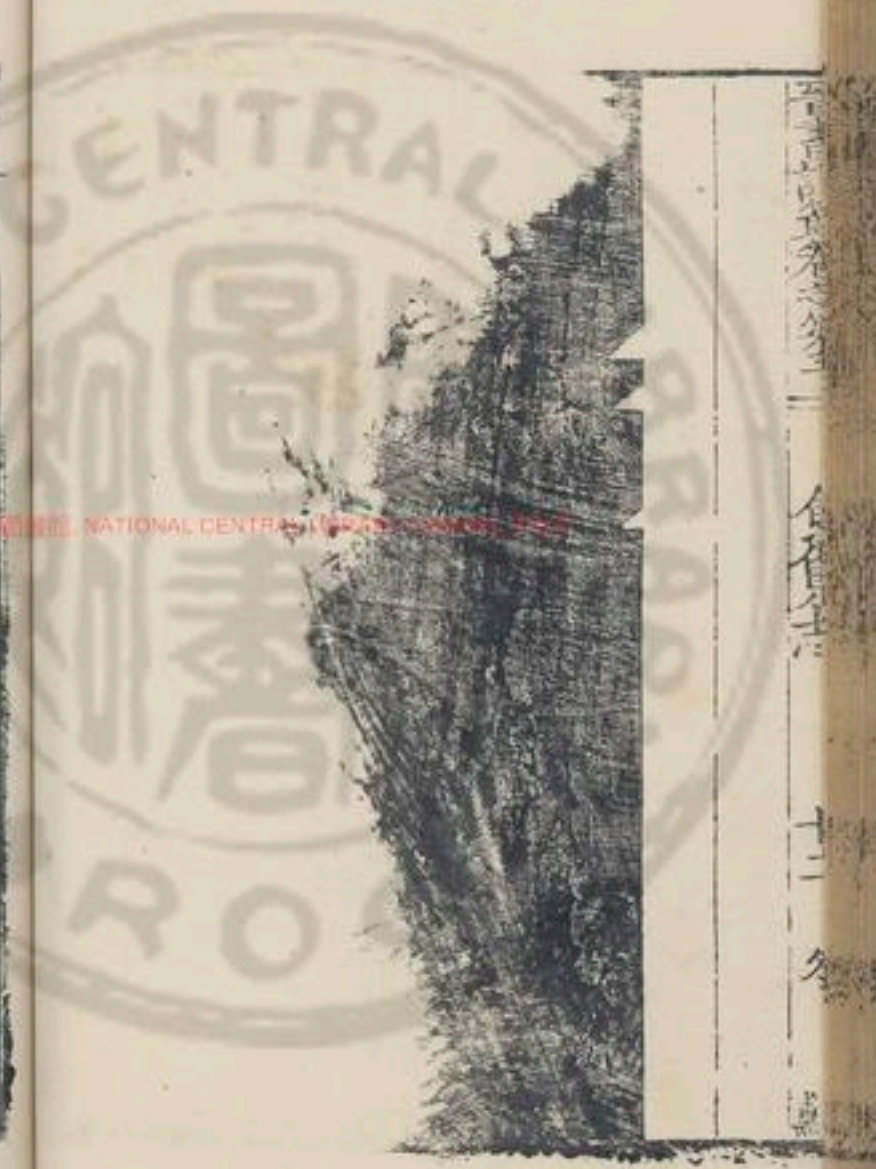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四

晉志

刑法志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靈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疑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安民治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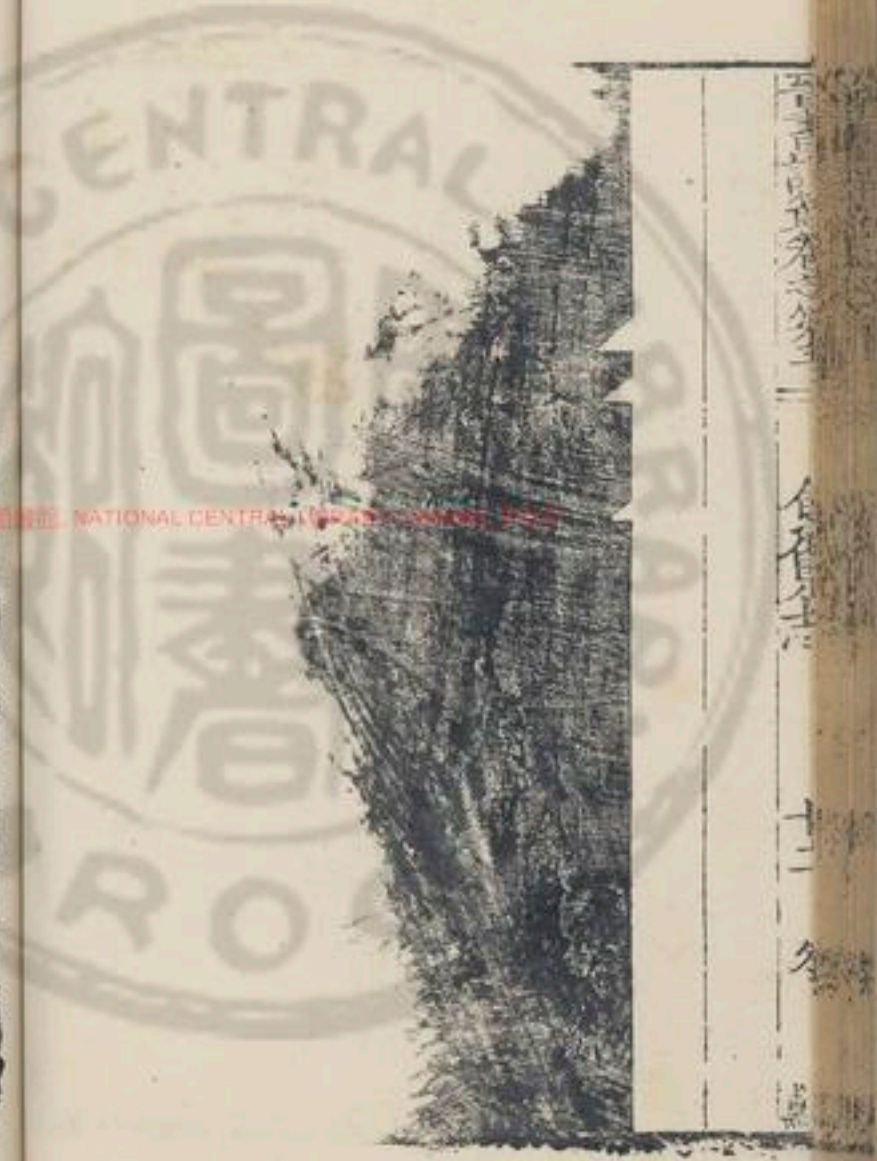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四

晉志

刑法志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靈政失禮徵獄成刑起則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襲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疑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安民治國



者焉。若乃化茂尋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  
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  
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囚圜  
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  
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  
往况乃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世祖武  
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  
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  
簡憲仰昭天曠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又立  
。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

蠻貊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皆  
官私獄烈祖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紀綱大亂焉

漢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  
墨晉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裴頠表陳曰夫天  
下之事多參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  
定先王知其所然也是以爲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  
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按業也及于江左  
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是  
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  
厝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



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政穆化必  
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立教禁以檢其慢  
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其道莫  
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悖謹圖像既  
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  
隆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  
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  
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  
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  
皇所為流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

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  
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曰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  
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后妃列傳

序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  
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羸  
壁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  
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  
家榮非德舉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皇后傳 第五十五  
史大練之範逾微細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  
世汗隆晉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洎  
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弱躬行請託后採長白  
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旨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迹煥在  
縑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  
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常曝  
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  
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纓帝由是重之其後柏

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  
憎何煩出也后暫惠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  
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  
正始八年崩

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少聰慧善書姿質  
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為世  
子聘焉甚被寵遇武帝即位立為皇后帝以皇子不堪奉  
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泰始  
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官者乘使



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翦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止泰始十年崩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泰始九年帝多詔問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脅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長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并寵者其衆帝莫知所適常

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塩汗洒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厚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因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賈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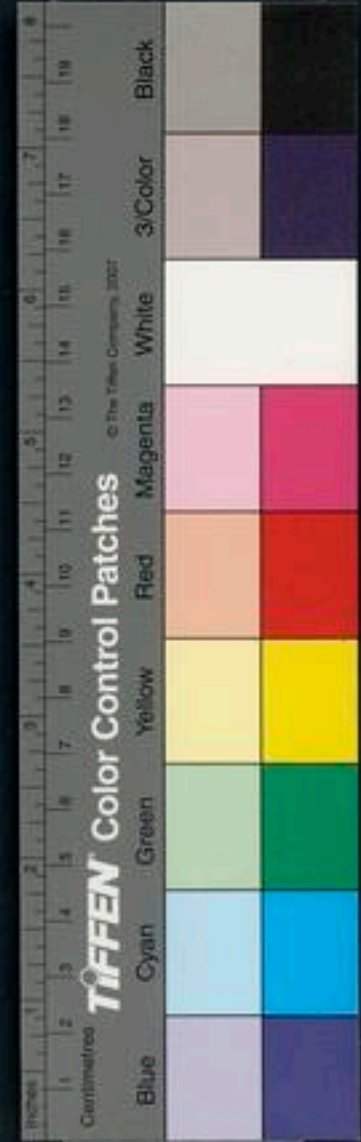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瑾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詡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



婚恭始八年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欲廢之荀勗等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廨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遂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德金而出。後趙王倫率兵入宮使齊王問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為來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倫乃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

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屢遭姦人廢立懷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



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死之  
貴為帝王而妻子庶於凡庶之于達矣爾時實不思生何  
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中櫛  
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矍甚愛寵之生懼二子而死

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感帝  
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拜為皇后后少有姿色然長猶  
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伎齒盡生改  
宣城陵陽縣為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先是三吳女子相  
與誓白花里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

而后崩后母燕氏名穆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李太后

孝武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無子乃令善  
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  
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媿媿既  
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以待寢后數夢兩  
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向儋類說之帝聞而異焉  
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孝武帝即位尊  
為淑妃後尊為皇太后崩葬脩平陵

王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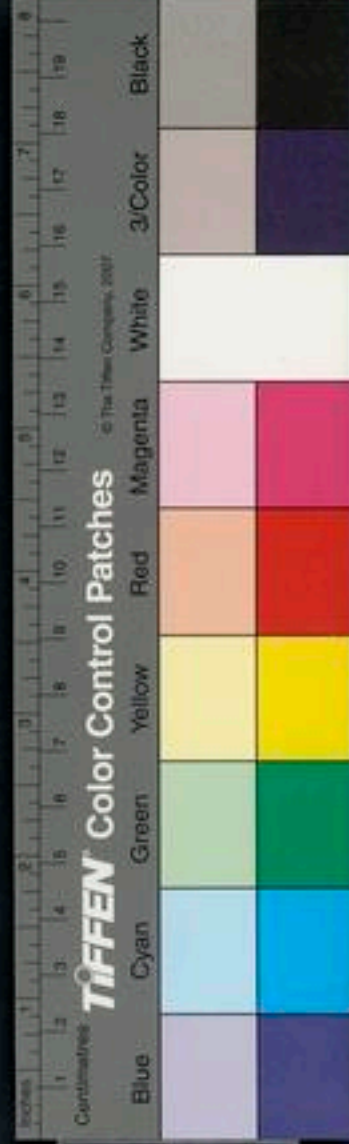


安僖王后諱神愛臨沂人也父獻之母新文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為太子妃及安帝即位立為皇后無子崩於徽音殿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史臣曰方祗體安僖乾儀而合德圓舒循裂配義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昏寂作仇文思靈根式固實存於此宣穆闕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奎山之選聖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權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陰輪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符天縱其露

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鴛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允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禦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屨各免葦陽之憂竟躡和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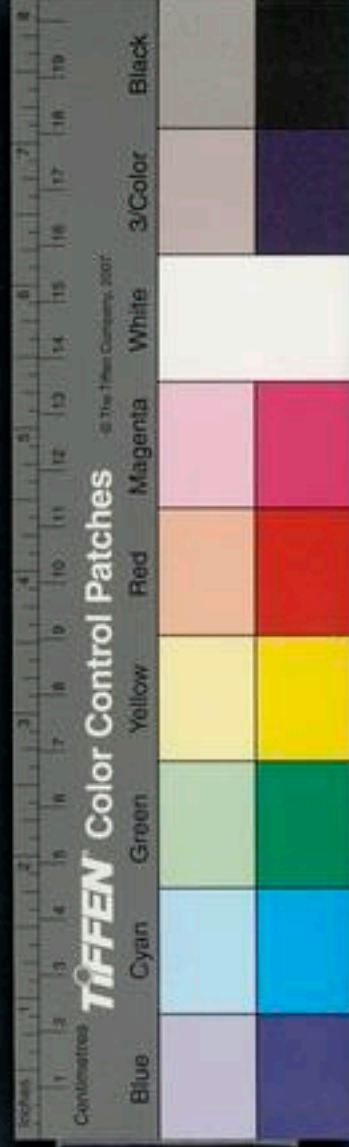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夷狄乘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劍辭恩池蒲起歎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災。風熾虐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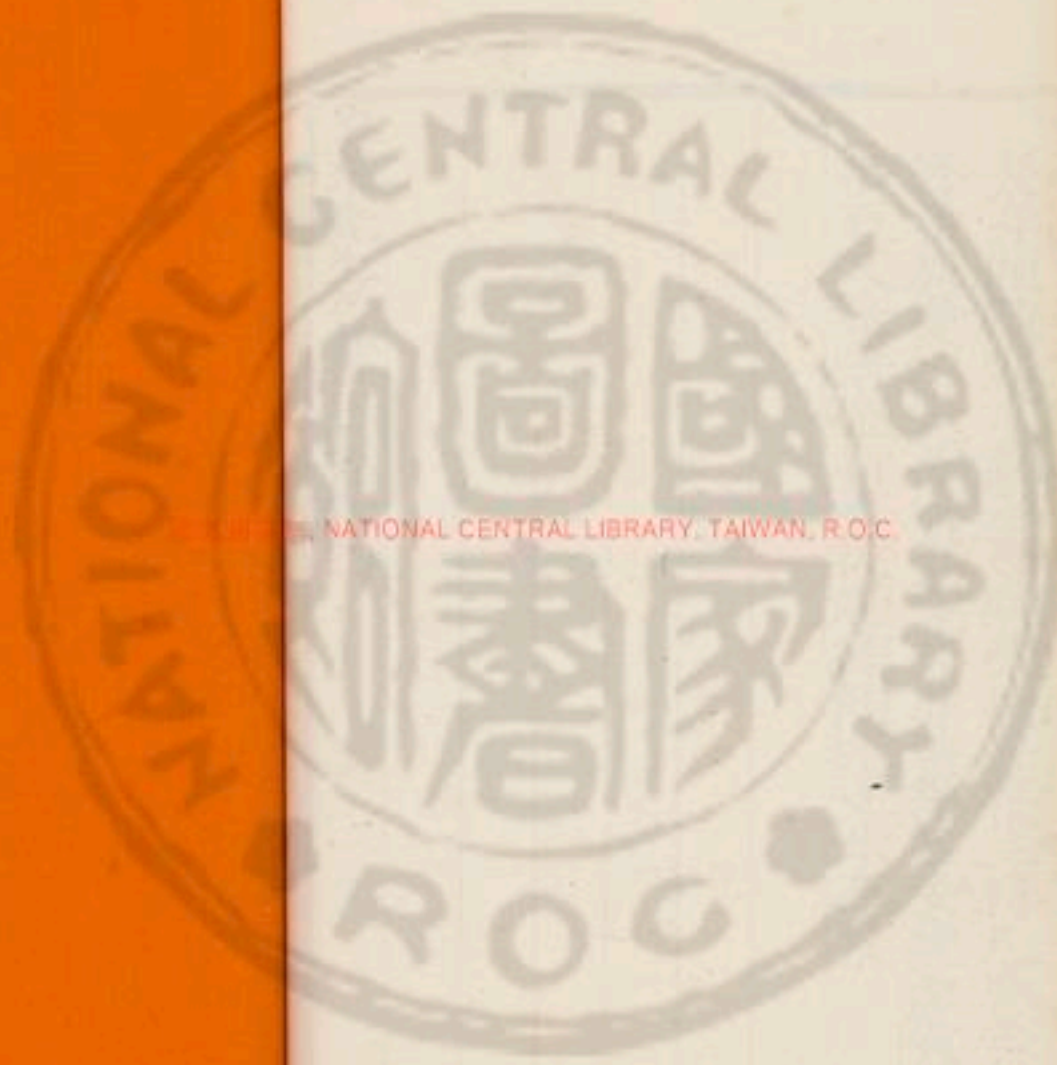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四

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威帝契闊  
終羅殷愛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嫵呂妾變嬴黃如化  
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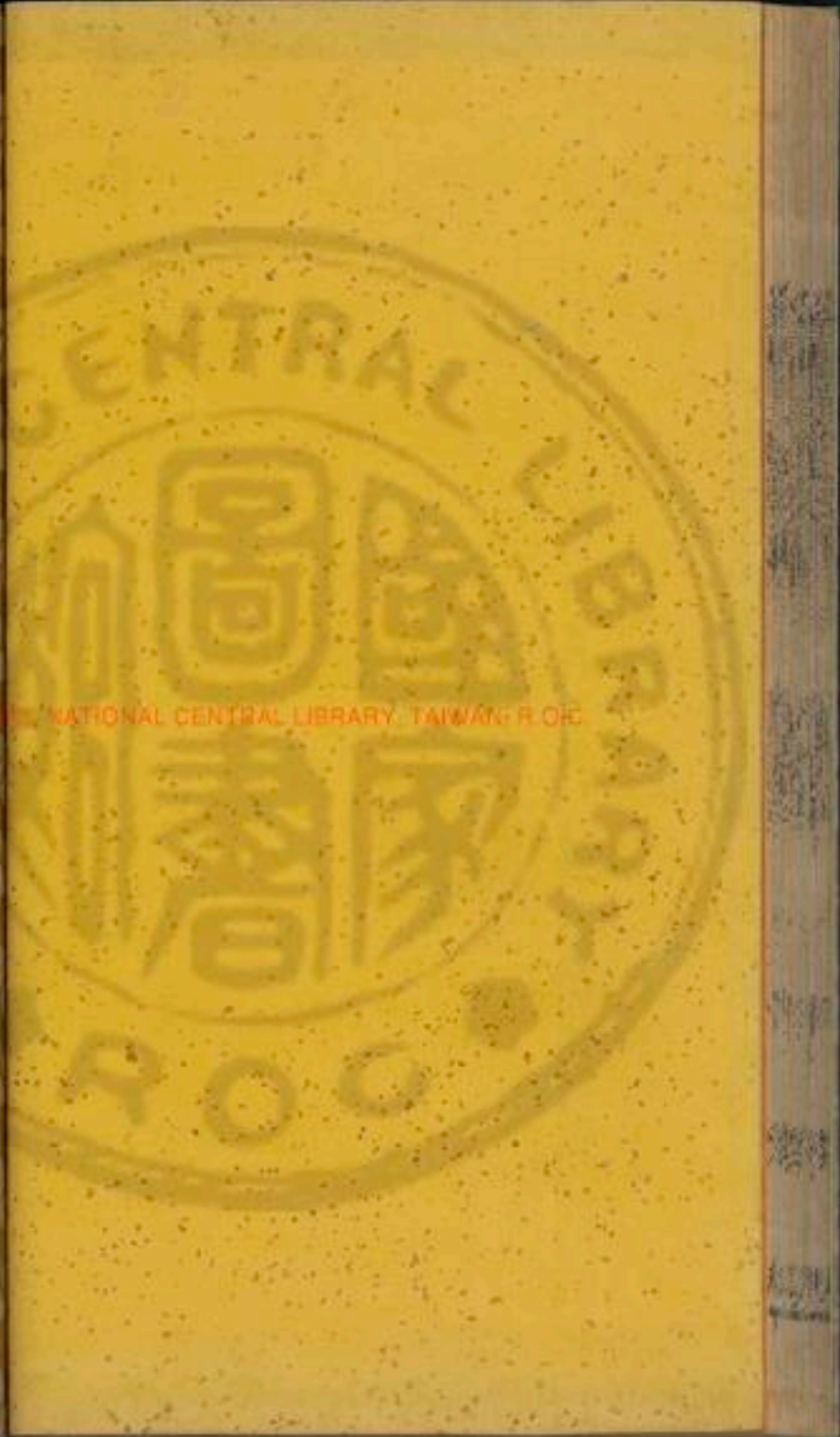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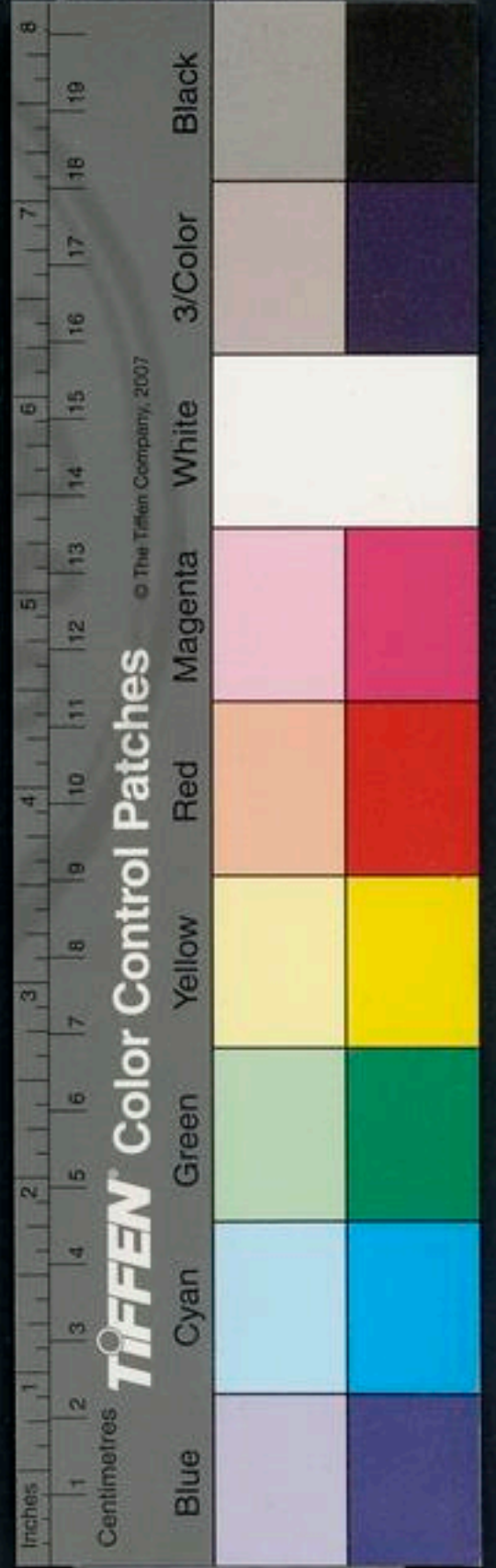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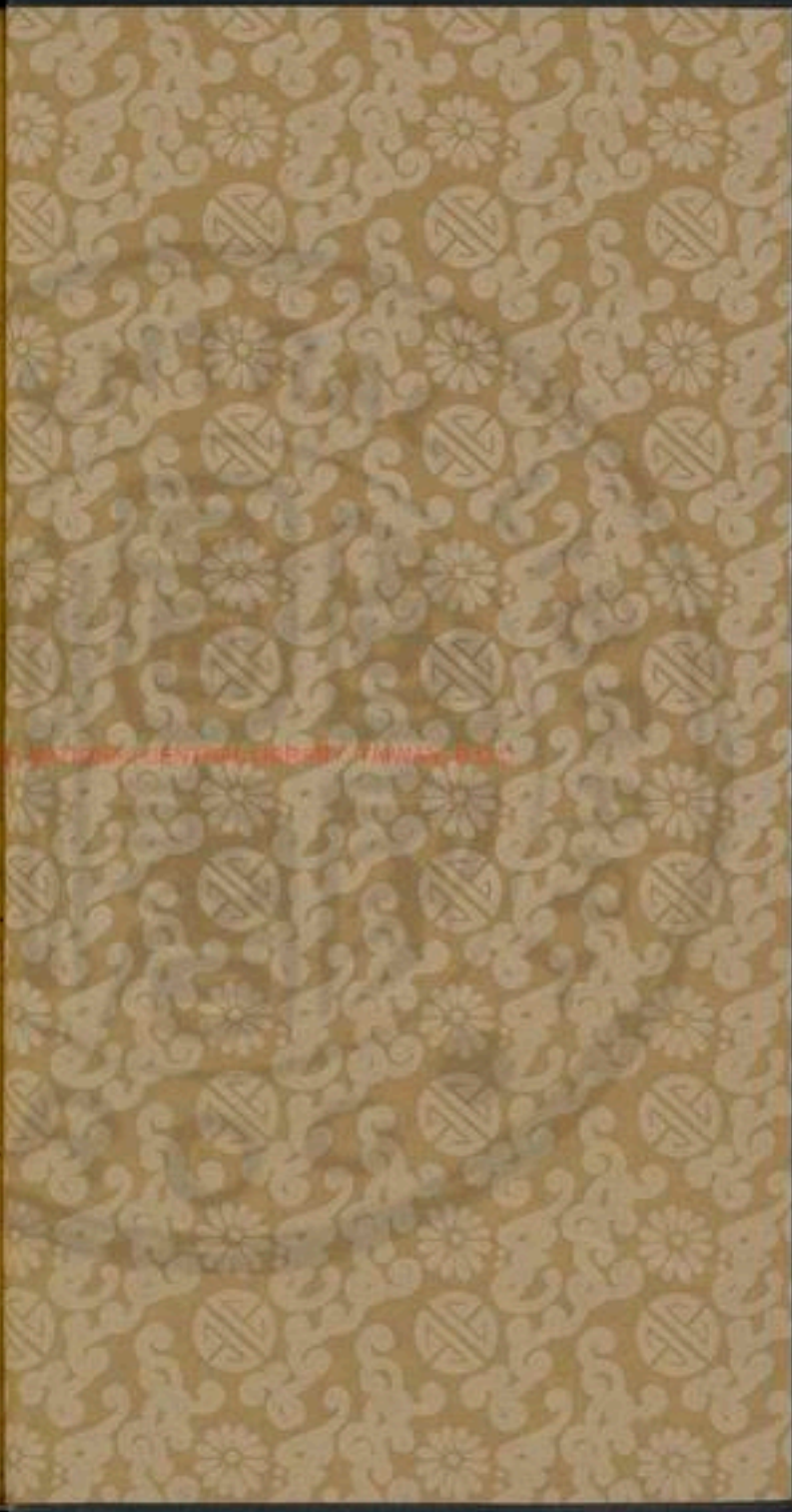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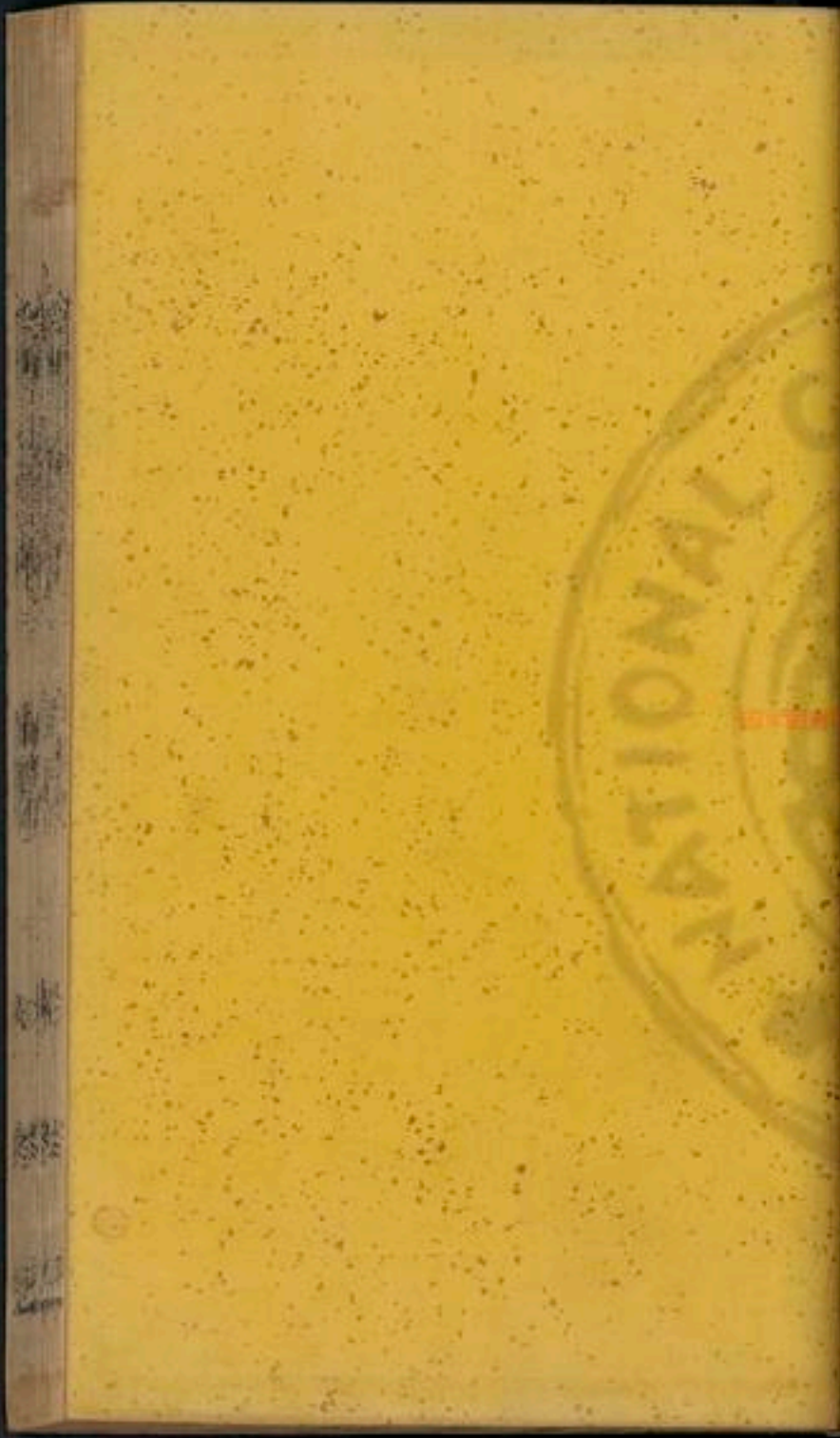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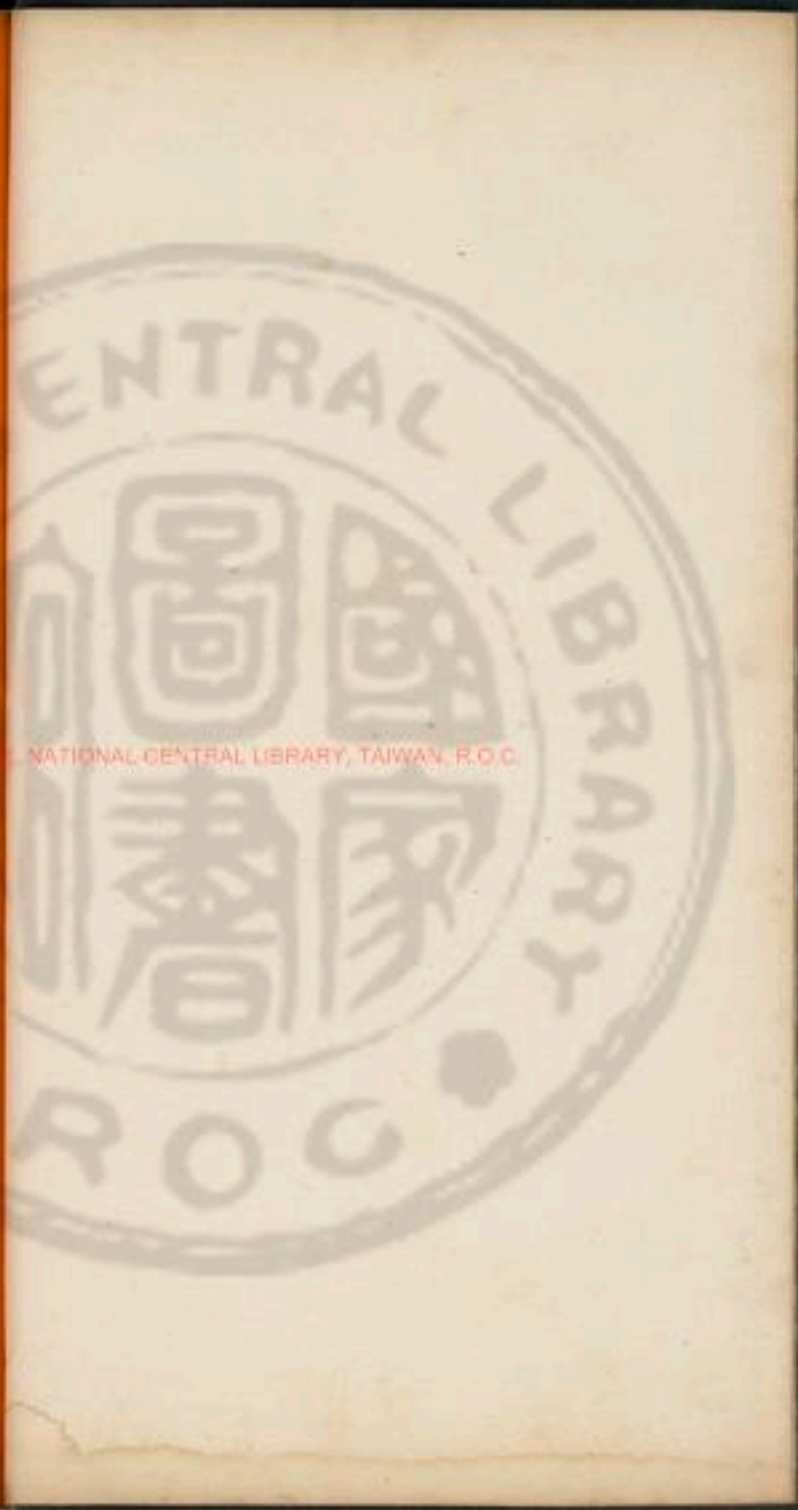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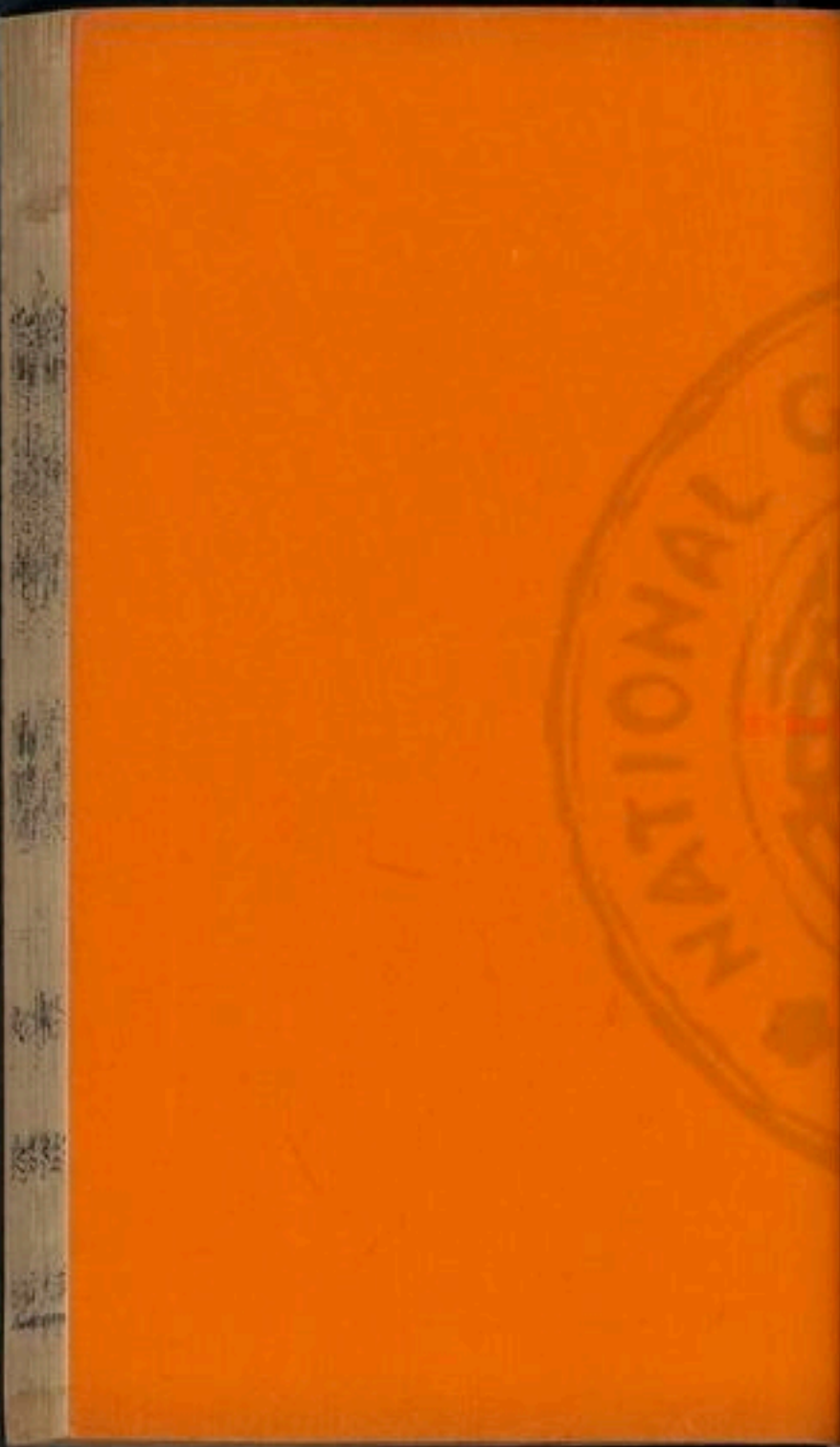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7a  
b00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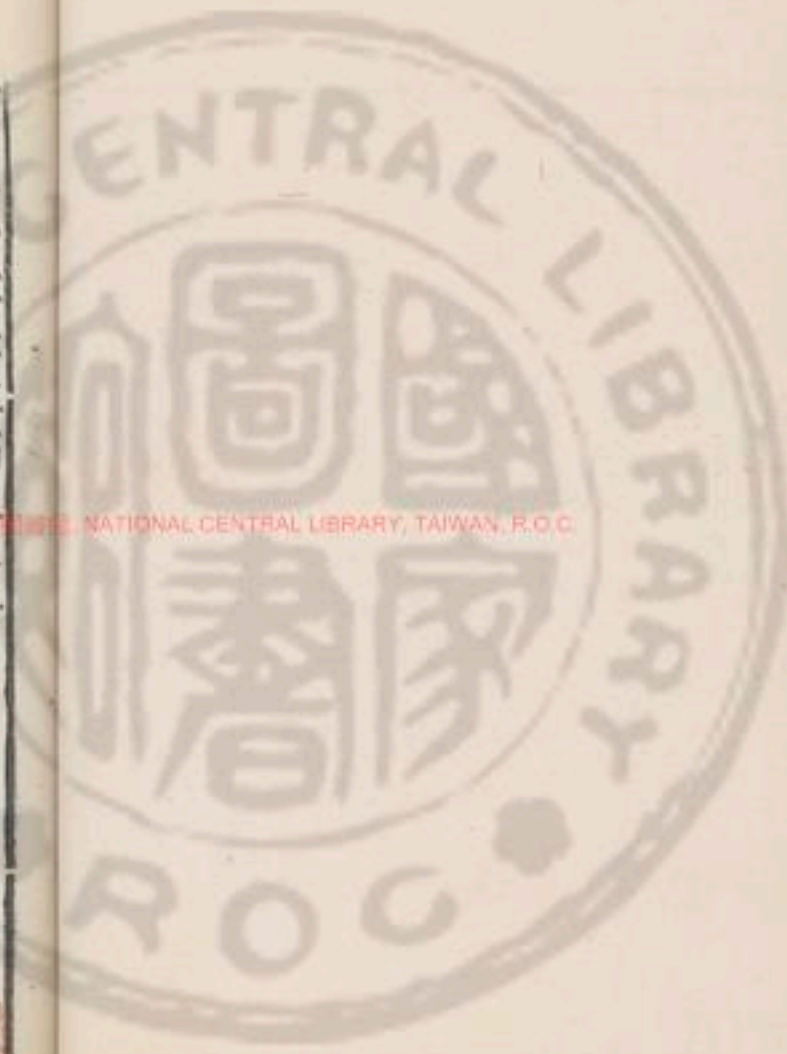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評節卷之五

諸臣列傳

王祥覽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多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後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隱居三十



餘年不應州郡之命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  
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  
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高貴鄉公即位累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  
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  
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武帝踐祚  
拜太保進爵為公祥以年老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  
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及疾篤遺命訓子孫曰夫言行  
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  
兄弟怡怡宗族欣悌之至也歸財莫過乎讓此五者之

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泰始五  
年薨年八十五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  
而已門無雜吊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遠矣祥有  
五子肇夏馥烈芬烈芬並幼知名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  
烈欲還葬舊主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  
不恋本土遠也惟仁與遠吾二子有焉第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身祥被楚撻輒涕泣  
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祥喪父之後漸  
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  
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惧



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後仕進至太中大夫  
歸老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  
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  
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  
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矣

何曾劭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少襲父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  
侃齊名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  
居喪無禮曾面質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

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  
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擯四夷無令  
汗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帝雖不  
從時人敬憚之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將  
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踐祚拜太尉進  
曾為公久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進太宰侍  
中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  
繇故事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  
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待如賓初傅  
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



侯平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然性奢豪務在華侈  
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  
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  
錢猶曰無下筯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  
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二子遵劭  
劭字敬祖末康初遷司徒驕奢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  
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  
貪權勢常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  
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劭薨子岐嗣劭  
亡袁粲吊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

論謂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  
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彊易弱粲乃止

石苞 崇

歐陽建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  
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貌無雙縣召為吏會謁者郭玄信  
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玄信謂二人曰子  
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久之見吏部郎許  
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  
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  
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荅曰齊桓忘



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武帝踐阼遷太司馬封樂陵郡公加侍中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淮南士馬彊盛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詔以苞為司徒在位稱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夢有六子幼子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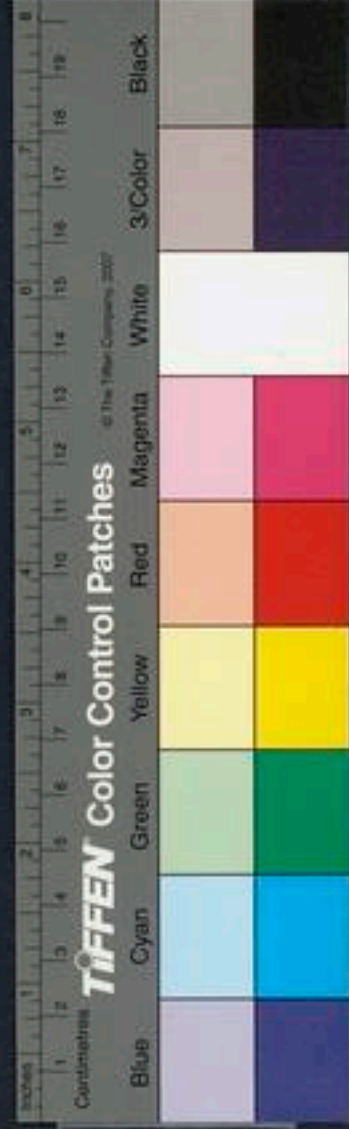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

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累遷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出為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久之拜太僕出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後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具卑伎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苞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給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



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  
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  
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  
惜崇曰不足多恨令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  
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悅然  
自失矣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夕得韭葷嘗與愷  
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每以此三事  
為悵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於是采從之遂爭長焉崇  
後知之因殺所言者。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  
有隙崇有婢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特

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  
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以羅縠曰任所擇使  
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  
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  
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遂矯詔  
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  
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  
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  
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蒼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  
母兄妻子皆被害



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瞻擅名  
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位至馮翊太守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  
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  
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常牛命士不常  
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  
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葵春哇  
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鍾舞  
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  
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冲含素王祥遲暮自行斯融受飛天路何石殊  
操芳鉅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賢  
邦分身墜藥往哀隨

羊祐

羊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祐九世並以清  
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衢上黨太守祐蔡邕外孫少  
游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未六十必建大  
功於天下既去而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美鬚眉善  
談論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文帝時公車徵拜中書  
侍郎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泰始初詔曰





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祐執德清劬忠亮純  
茂經緯文武蹇蹇正直其以祐為尚書右僕射帝將有滅  
吳之志以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祐出鎮南夏吳石城守  
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祐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  
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  
一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嘗輕裘緩帶身  
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收漁廢政  
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  
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  
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祐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

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  
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於是吳人翕然統服稱  
為羊公不之名也。祐與吳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  
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  
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談以為  
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  
疾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祐貞懇無私  
疾惡邪佞王衍嘗詣祐陳事祐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祐顧  
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  
也又祐嘗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



枯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威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枯上疏力勸帝取吳云會秦涼屢敗枯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枯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而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枯歷職二朝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謂枯慎密太過枯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說辭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惧其不及○枯女夫嘗勸枯有所管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枯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海內事當甯中東路歸故甲

為春棺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枯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理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枯寢疾未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枯云華深贊成其計枯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枯卧護諸將枯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疾漸篤乃舉杜預



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哭之甚哀南州人征市日聞祐  
喪莫不號慟罷市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峴山祐  
平生游憇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  
涕杜預因名為隘淚碑荊州人為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為  
稱改戶曹為辭曹焉祐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  
流涕曰此平太傅之功也因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封  
其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祐年五歲時令  
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即詣鄰人李氏  
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  
持去乳母甚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祐前

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  
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  
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祐兄子篇為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  
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早卒

杜預 錫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文帝  
嗣位預尚帝妹高陵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後與賈充等定  
律令既成預為之註解詔頒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  
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  
黜陟之課司隸校尉石鑿以宿憾奏預免職俄拜度支尚



書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與常平倉內以利  
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  
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  
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  
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周  
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  
預創音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  
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  
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  
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

至鎮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五  
計旬月之中又上表云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  
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宴同勇兵  
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  
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旬日之  
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  
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  
預曰昔樂毅藉齊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  
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  
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



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瘦  
憚其智計以餽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瘦輒斫使白題曰  
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史職武  
非其功請退不許又修邵信臣遺迹激用渚瀆諸水以浸  
原田萬餘頃衆庶賴之號曰杜父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紀其勲績一沉峴山之下  
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  
不穿札而每大輒居將帥之列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  
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籌策謂  
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此老乃成

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子孫  
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  
所發胸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  
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而謂預  
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  
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  
異之卒時六十三子錫

錫字世嘏少有盛名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  
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蓋封著錫常所坐處輒  
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



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史臣曰秦始皇之際人祇呈貶羊公起平暴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龍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瀾空懸垂天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楹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颭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雖織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

王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地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藝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為武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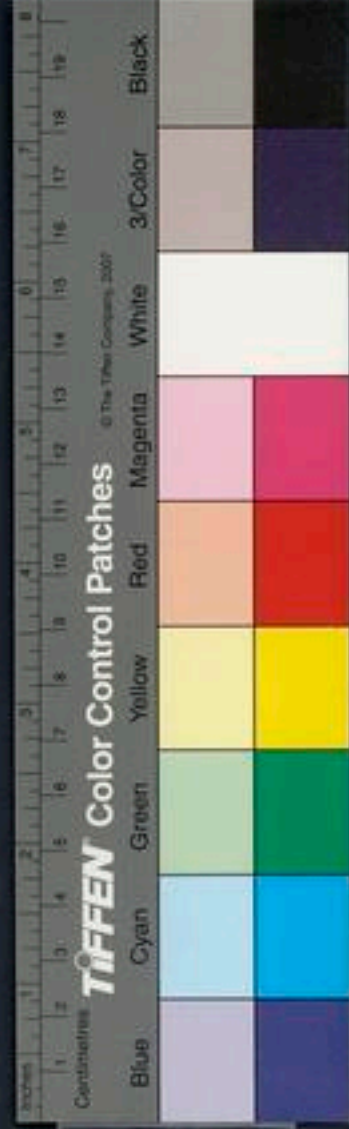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五

解詁

十三

卷

後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六

列傳

裴秀 頽 楷



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誠宜弼位謨明助和鼎味爽乃辟為掾。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

晉書卷之六  
裴秀傳  
頽  
楷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六

列傳

裴秀 頽楷



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誠宜弼位謨明助和鼎味爽乃辟為掾。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

晉書卷之六  
裴秀傳  
頽楷





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久之詔以秀為司空  
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又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  
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制國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  
辯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  
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  
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秀創制朝儀廣  
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  
謚曰元子頽魚發

頽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

弼見而歎曰頽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累遷侍中  
頽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脩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  
所用四分有餘頽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  
太醫權衡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頽清言欲以理服之而  
頽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頽為言談之林藪賈后  
母廣城君即頽從母也頽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  
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頽專任門下  
事頽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宴阮籍素有高名於世  
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  
譽太盛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



論以釋其蔽趙王倫篡逆遂誅顏謚曰成

楷字叔則秀之從弟也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昭映人也武帝初登柝採策以下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

萬歲。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讌謾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後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妻父王渾為楷請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曰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水幽然深遠楷卒有五子與璜憲禮遜璜字國寶為中

卷之六 裴楷傳 一 裴



書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道績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之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儔稱為領袖楷則機神幼發日以清通俱為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須才才膺世至高平沉敏蘊蒸名器鉅鹿自

然亦云經笥媯皇鍊石晉國開秘願有清規承家來媚

衛瓘 恒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人也父覬魏尚書。瓘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閭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為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咸寧初加侍中令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瓘以魏立九品且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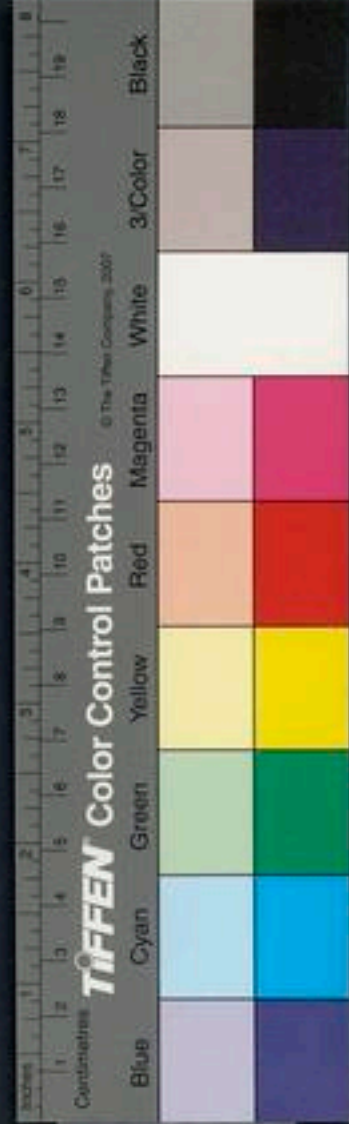


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為太子也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後遂使楚王瑋矯詔誅瓘子孫等九人同被害于恒

恒字巨山累轉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昔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音武

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云。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世謂之籀書者也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奏之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



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書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云云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時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餽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魏武帝懸鵠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云云

○漢興而有草書至章帝時杜度後有崔寔皆稱工弘農張伯英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猶寶其書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更有大略見魏志劉及父瓘為楚王瑋所構因而遇害子璚璚

璚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王人驃騎將軍王濟璚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璚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璚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



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王澄有  
高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  
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  
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  
婦公冰清女壻玉潤。久之拜太子洗馬玠以天下大亂  
移家南行轉至江夏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  
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  
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時王敦鎮豫  
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

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  
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  
終身不見喜愠之容至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  
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  
殺葬於南昌。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門杜又可  
方衛洗馬否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又  
膚清叔寶神清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  
云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孤貧自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



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初未知  
名著鷓鴣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  
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  
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  
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其異  
之時人比之子產。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  
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吳滅進封廣武縣侯華名重一  
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  
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白朮之望焉惠帝即位以華  
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

不與朝政及楚王瑋誅華以首謀有功進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中書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  
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  
訪以政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閹主虐后之朝  
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封壯武郡公後趙王倫孫秀與  
華有隙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惧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  
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  
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少子遵以中台星坼勸  
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  
之及倫秀廢質后詐稱詔召華與裴頠俱被收須臾使者



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朝野莫不悲痛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容嗟稱誅為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虞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陸機嘗餉華鮓干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

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公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効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即補





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  
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  
間氣不復見矣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  
發遣使送一劍并上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  
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  
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  
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  
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復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  
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  
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

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  
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惧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  
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  
行於世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人本兵家子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  
廁使下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  
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  
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子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



門下史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  
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或謂卞  
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累  
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為須昌小  
吏者十餘人祖錢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  
之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  
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  
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  
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

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滌網同嗟承劍邦家殄  
卒不亦傷哉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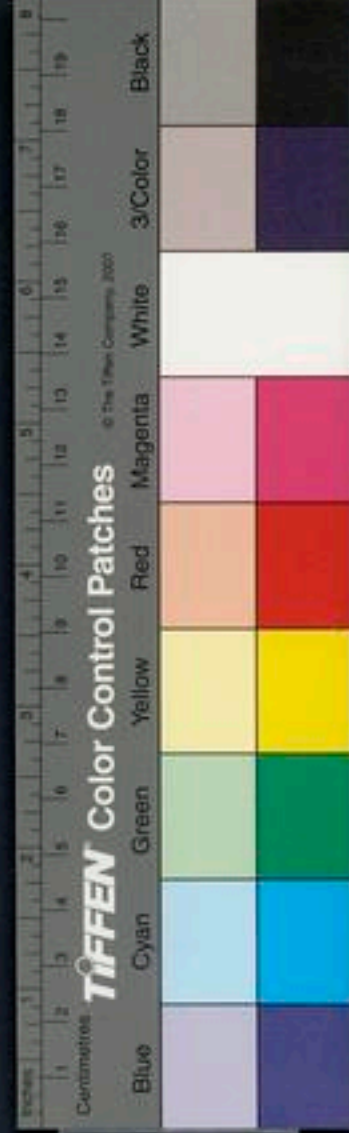
晉書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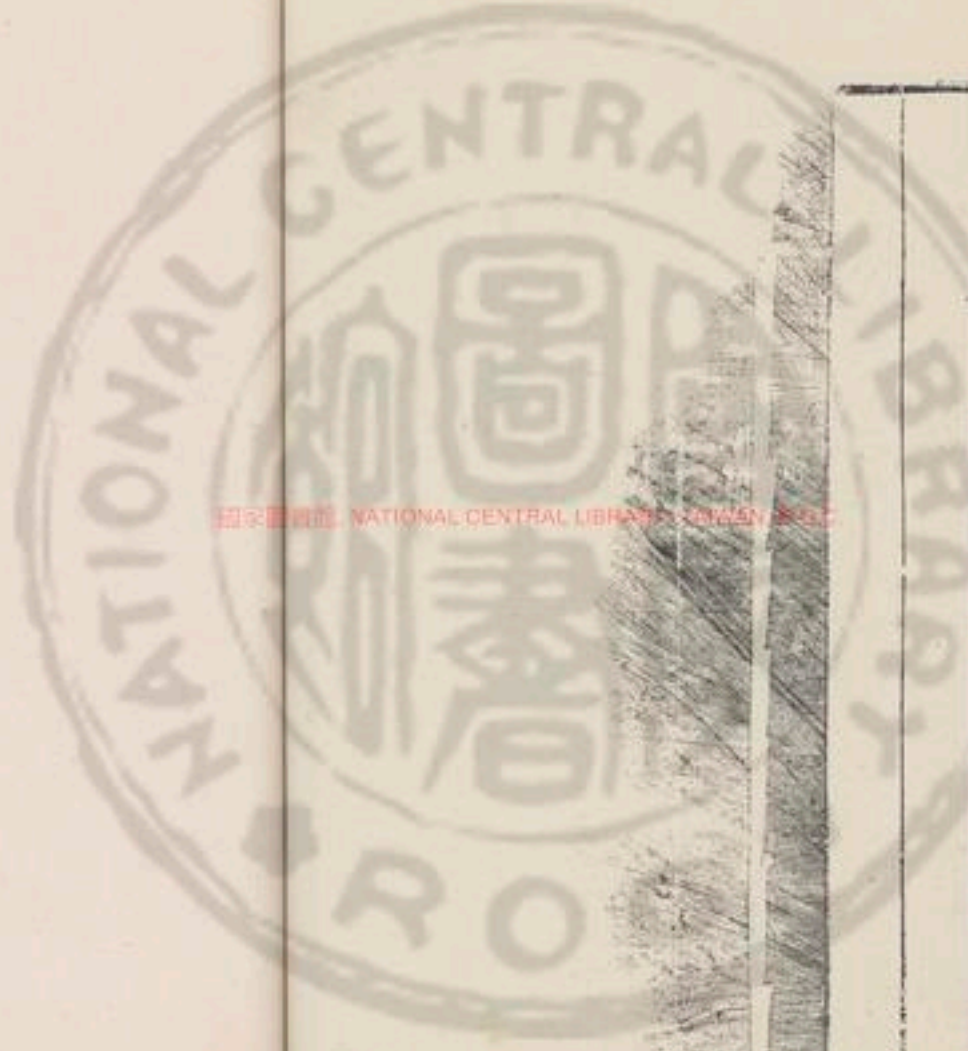
卷之六

一

一

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石印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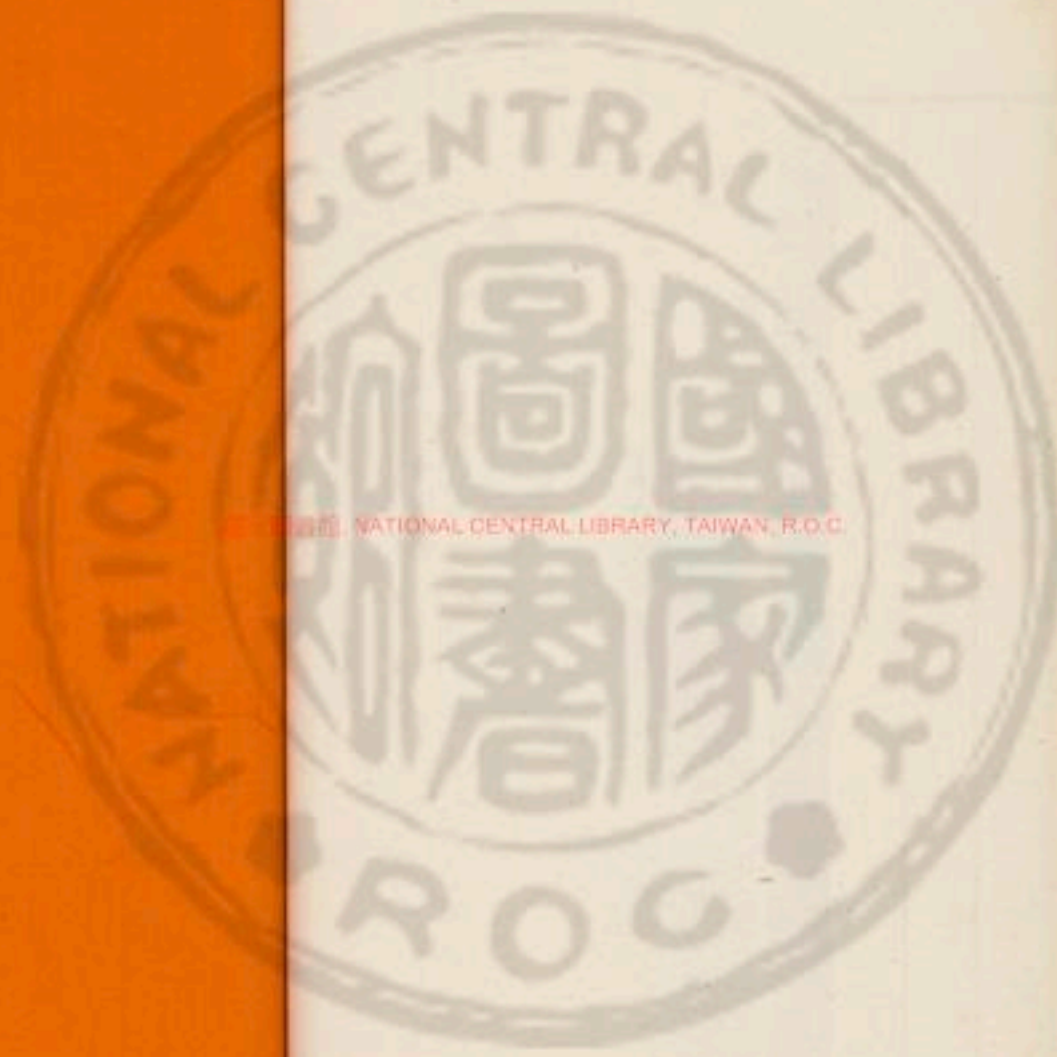
卷一

十一

分

黃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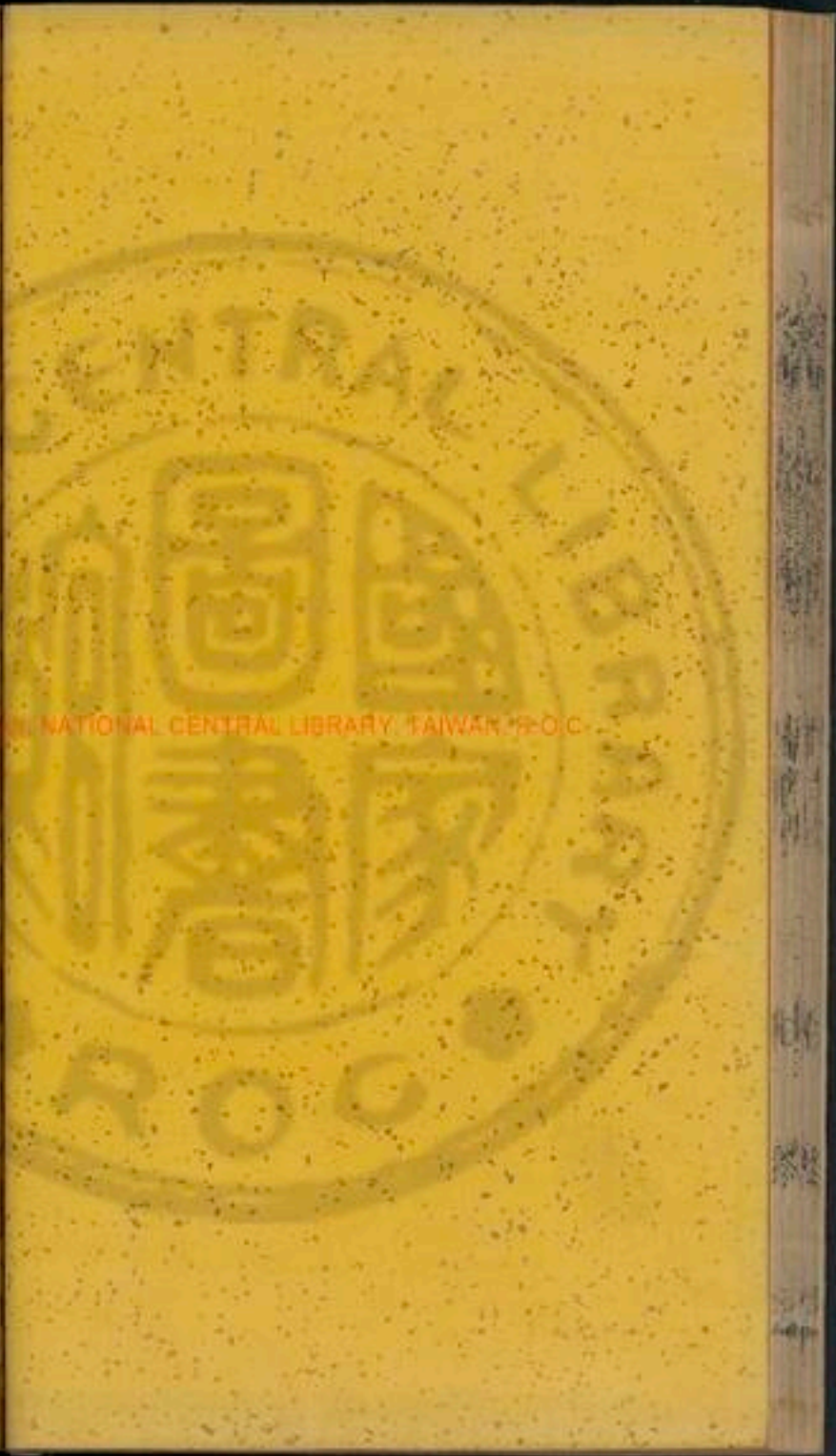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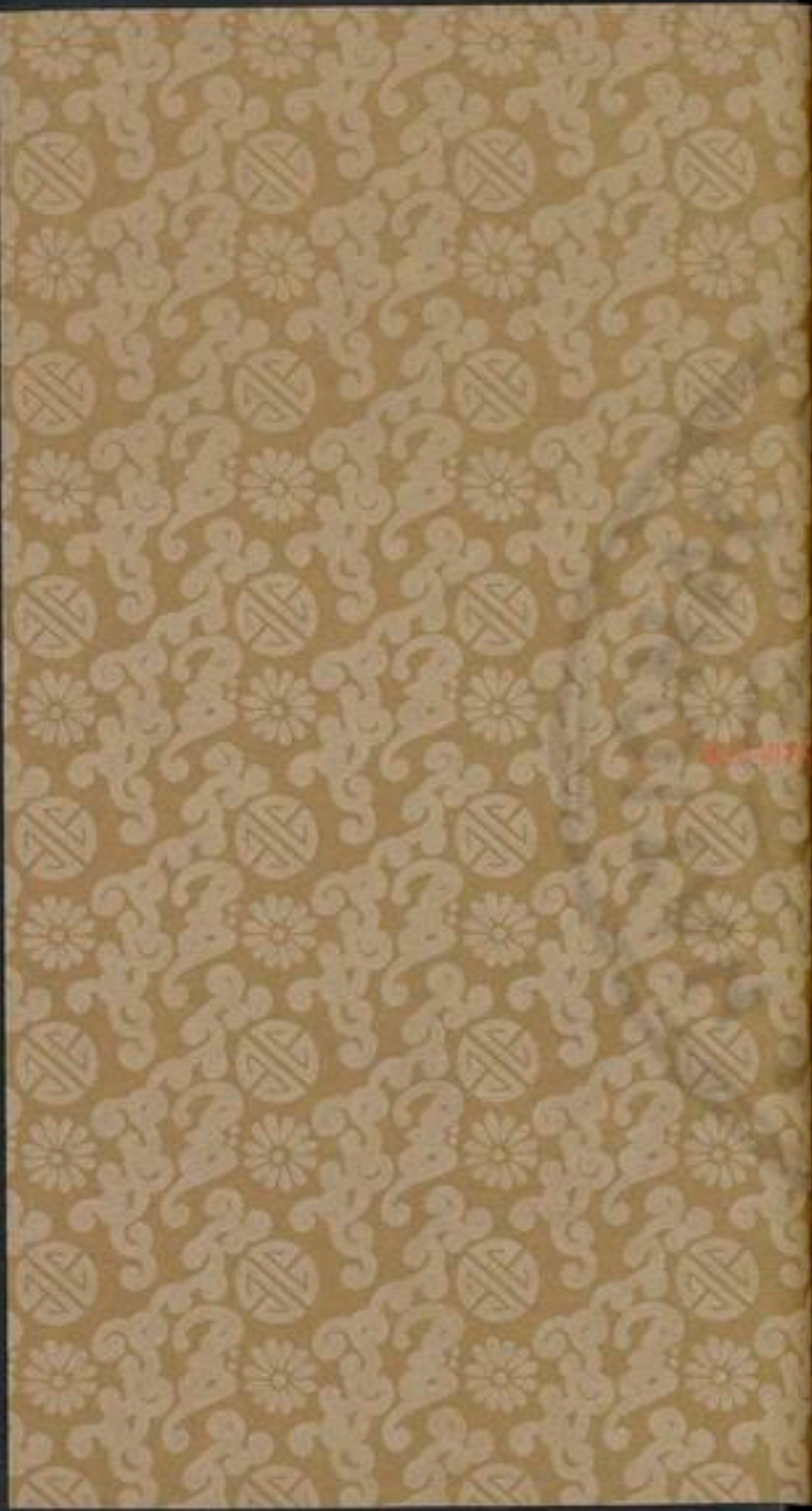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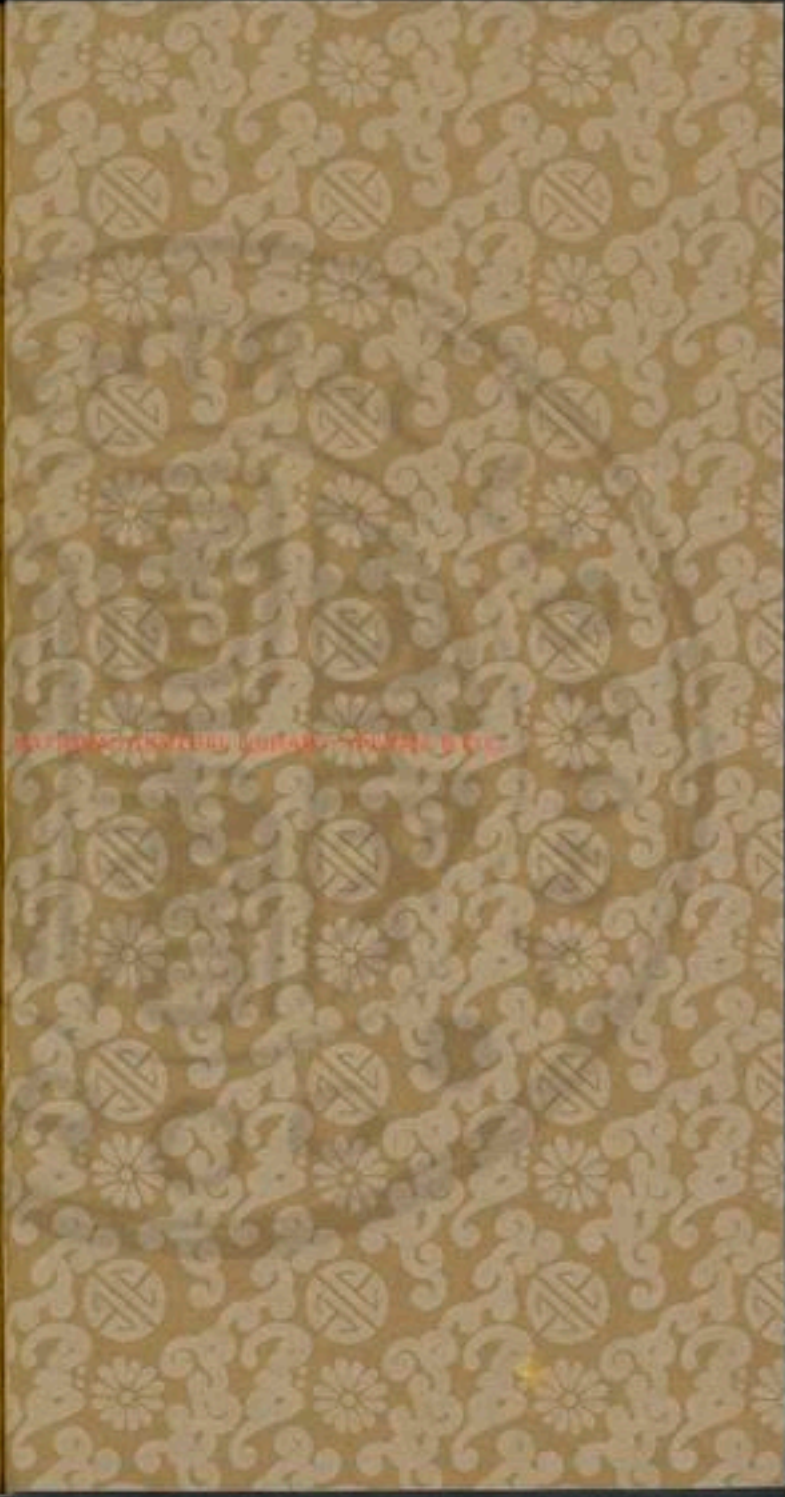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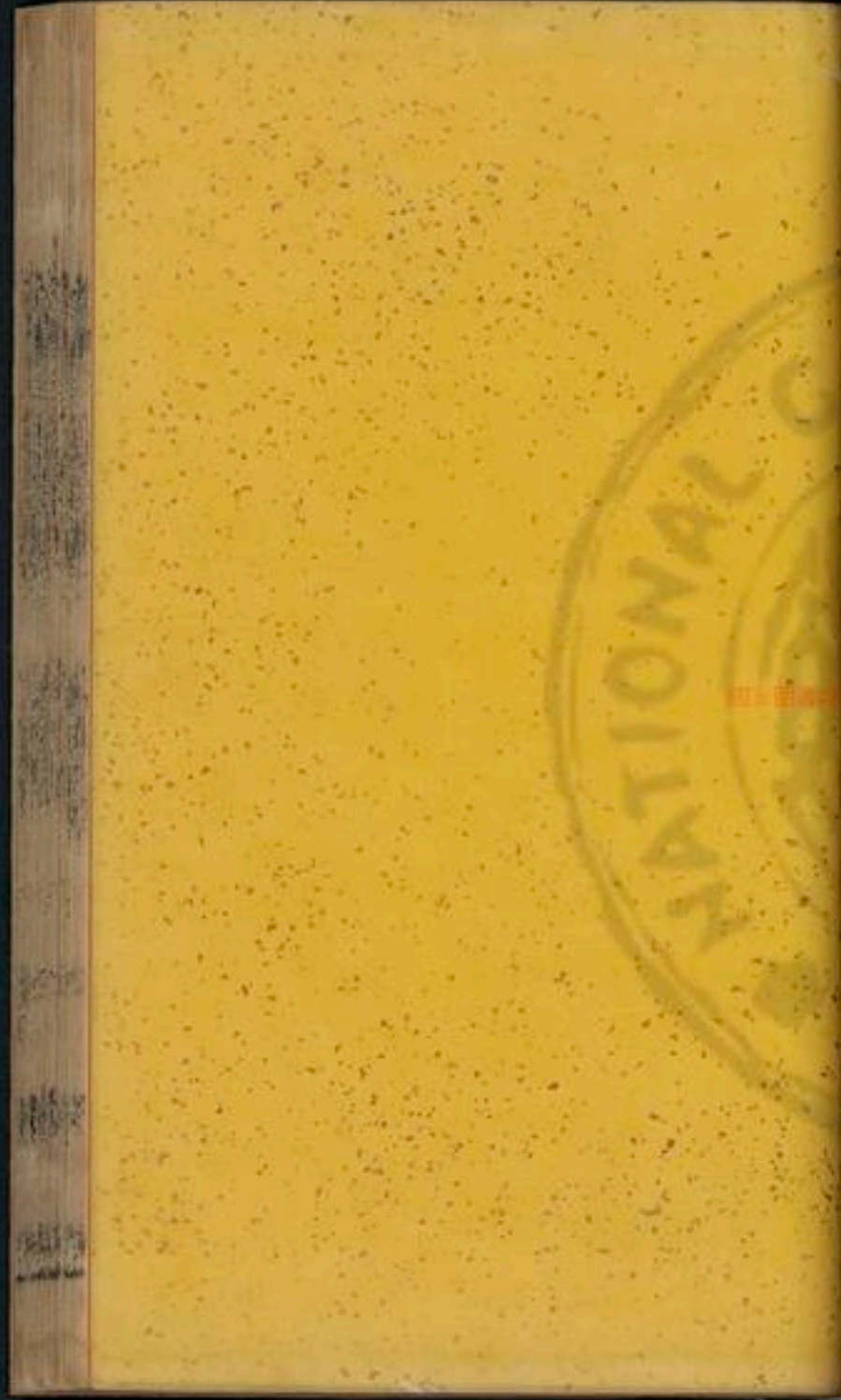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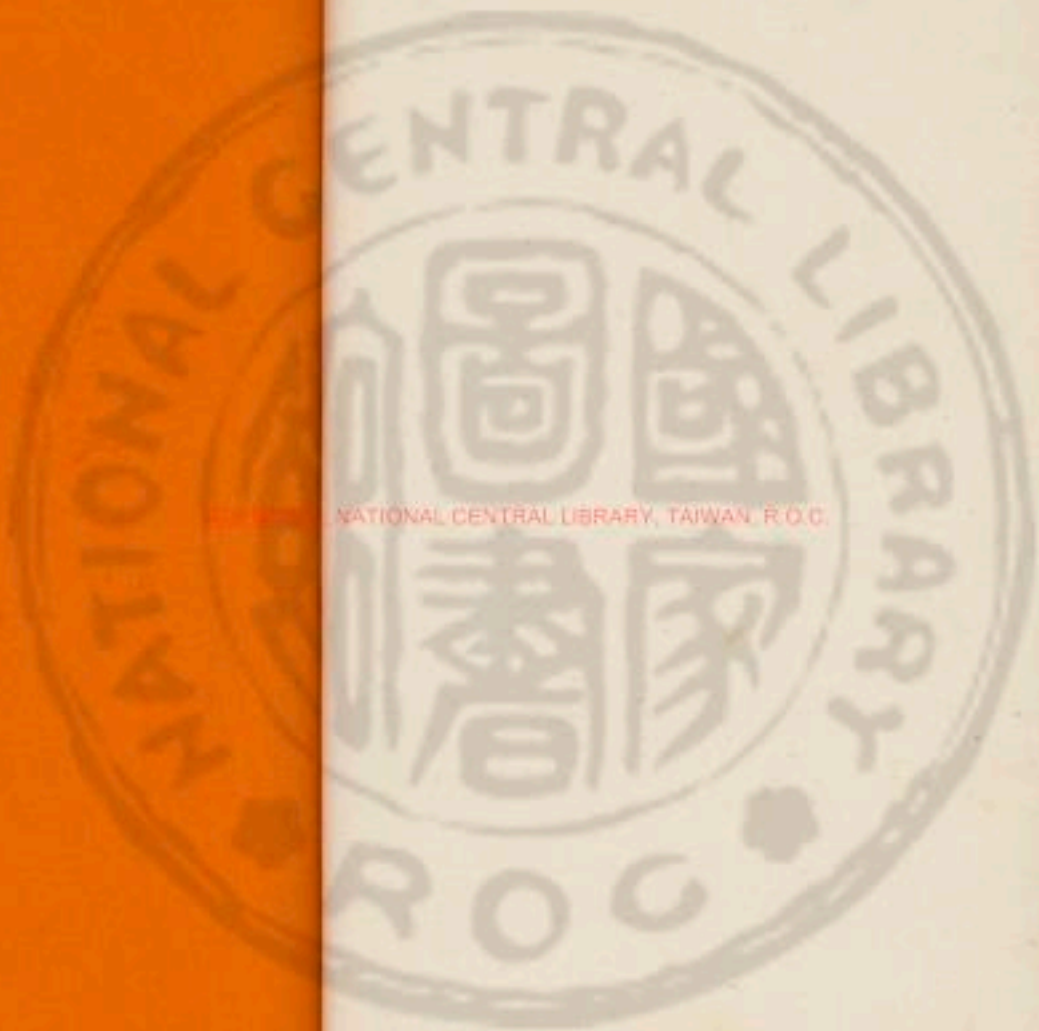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2710 478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七

宗室列傳

安平王孚 子望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字弟廆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



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字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復何憂哉轉度支尚書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有兩書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也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

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為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為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垂經典之大義非所以垂訓將來為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字議。元會詔字乘輿上殿又給以雲母釐青蓋車字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嘗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薨年九十



三子望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寬厚有父風舉孝廉辟司徒掾特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薨

范陽王綏 琥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為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琥立

琥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以宗室選擇散騎常侍累遷尚書惠帝西遷琥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嘔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為盟主琥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琥自拔渡河王浚表琥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琥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越與琥西迎帝於是奉天子還都拜琥為司徒永興三年薨

敬王恬

敬王恬字元愉累遷御史中丞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次鑿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



歎曰此兒乃敢彈我豈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並魏餘孽遵周舊典並建  
宗室以為藩翰諸父同虞舜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  
為歷紀長乂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  
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屍流慟陳留就國則  
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  
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為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  
。高密風鑒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  
支庶實謂國禎新蔡南陽俱泣方獄但王室多難中原  
蕪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定繁凶威日逞勢

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  
姦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本發建義湘川荆沔響應群  
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奔世貞烈  
豈不休哉。勳託末屬重罹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  
遂奔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包藏不逞恃江山  
之固姦謀日深是以搢紳切齒摠積憤之志義士思奮  
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  
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  
伊戚其勳之謂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  
希蹤物表顧匹夫之獨善遺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



為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舍和宗室之望新蔡遇禍忠全無喪譙閔殉義力屈忠揚勳自貽戚名隕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扶風王駿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雋望後封扶風王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元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惧不食或時交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土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

不從遂發病薨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愛也如此

梁王彤

梁孝王彤字子微清簡恭慎無他才能武帝踐祚封梁王久之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饗大饗故難詮曰公在此獨躑尚難矣彤曰長史大饗為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更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為清銓荅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





單衣補幘以此為清無足稱也彤有熱色永康二年薨  
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蔡克議謚曰彤位為宰相責  
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為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  
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宋有蕩氏之亂  
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  
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殮之臣而况帝王  
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安施謹案謚法不勤  
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謂勤宜謚曰靈彤親當稱枉  
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  
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為宗

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為相故春秋譏華  
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  
得柱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  
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第徽有射鈎之際亦能託疾辭  
位不涉偽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獨不得去乎趙盾入  
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况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偽  
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  
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

齊王攸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



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措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司馬稽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強飯。武帝踐祚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逆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

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公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御世明罰飭法鞭朴作教以正通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



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  
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  
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  
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美而  
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  
不食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  
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使  
憂饑餒哉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  
人兼美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  
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

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為盛數年授太子太傅獻  
箴於太子世以為工。初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  
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  
疾慮攸不安為武帝敕漢淮南王魏陳思王故事而泣臨  
崩執攸手以授帝後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疾攸構於帝  
攸知憤怨歐血而薨。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  
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  
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  
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



晉書卷之七  
邪武功既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  
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  
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勢  
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蔓章之邪謀武皇深真子之滯愛  
遂乃褫龍章於交職從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  
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  
之託光輔嗣君九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微  
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  
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譏人固極交  
亂四國其首馮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澹譎凶  
魁彤參繫始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羨齊獻卓爾不群  
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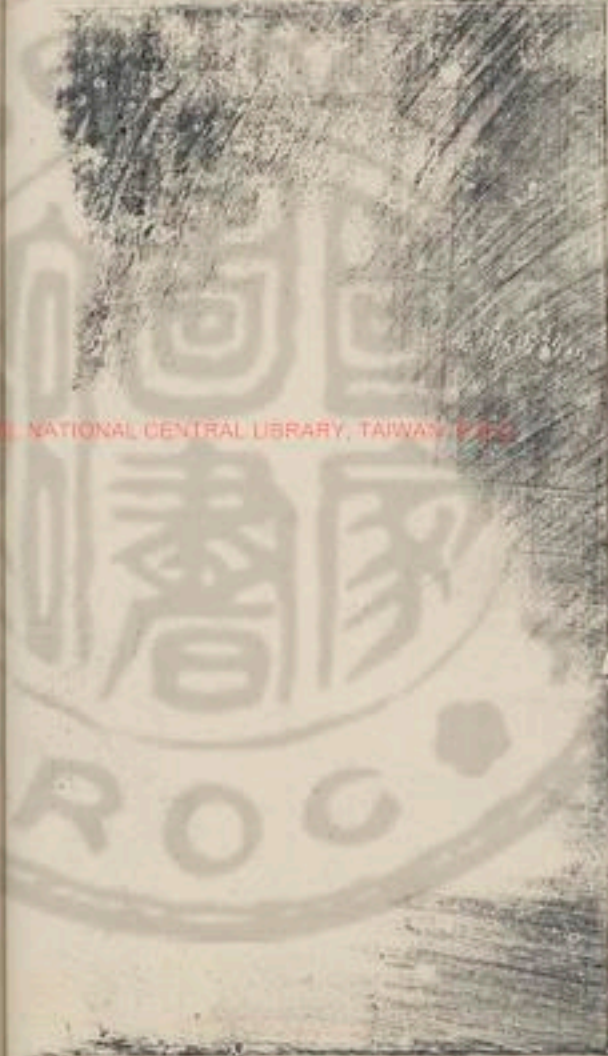
晉書卷之八

列傳

一

九

勤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八

列傳

王沉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好書善屬文累轉秘書監正元  
中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  
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  
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文人及高貴鄉  
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  
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為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  
監豫州諸軍事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訶謔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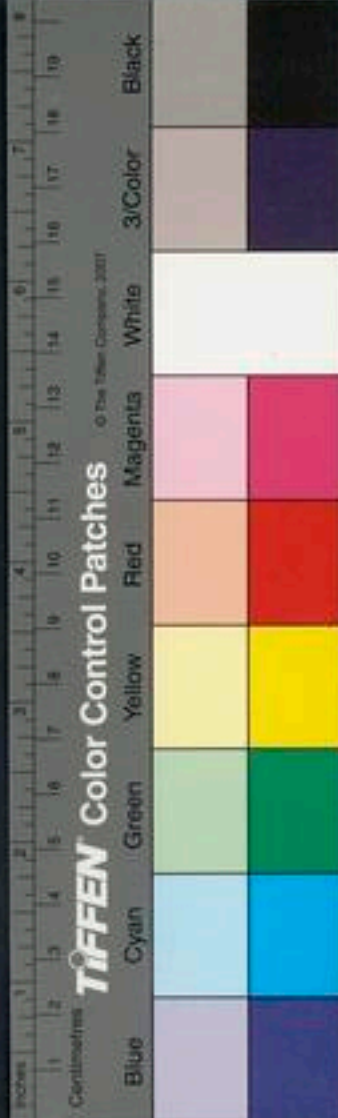
晉書卷之八

王沉傳

一

九

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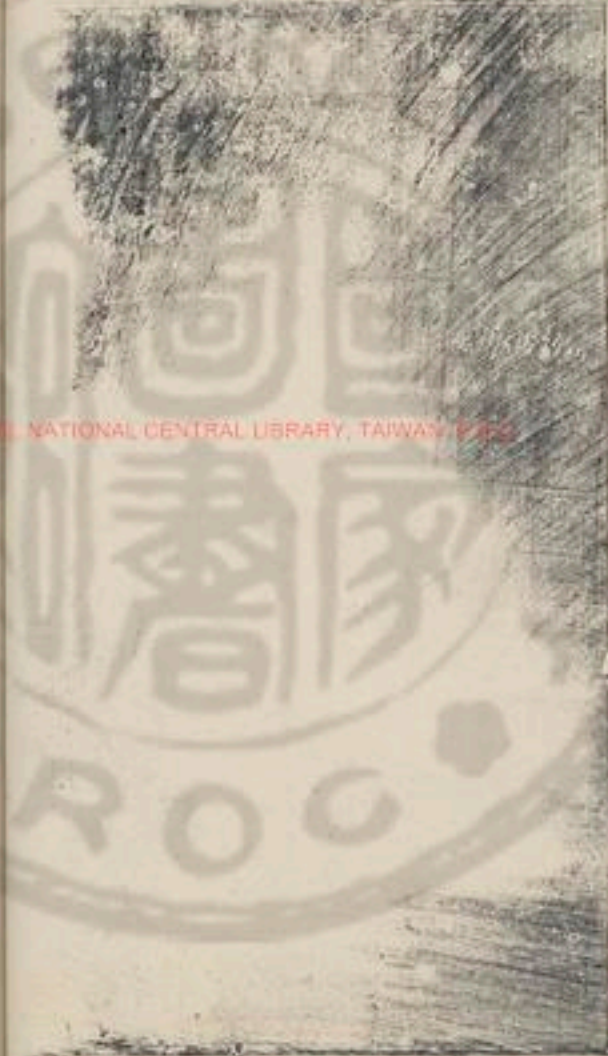
晉書卷之八

列傳

一

九

勤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八

列傳

王沉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好書善屬文累轉秘書監正元  
中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  
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  
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文人及高貴鄉  
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皆自帝以功封安平  
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為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  
監豫州諸軍事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訶謔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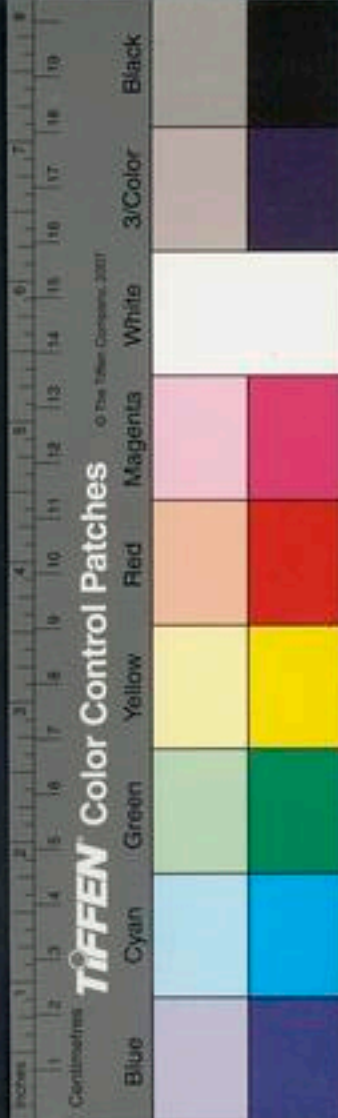
晉書卷之八

王沉傳

一

九

勤



聰與人之論，爲難有可錄之事，名新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能虛心故，令言者有疑主簿褚著白曰：堯舜周孔，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諛諂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遂從褚議，泰始二年薨，謚曰元。

荀勗 遂 關

荀勗字公曾，潁川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屬文。累遷文帝記室，時竇驍賂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後將發使聘吳。

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武帝受拜中書監，加侍中，賈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姻，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同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脩律呂，並行於世。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音。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

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  
明識俄領秘書監及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  
以為中經列在秘書。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  
勗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昔蕭曾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  
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自縣官國邑裁置  
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自正始  
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  
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冀佐大化篤義行崇  
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惧矣若

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省付三府然施行  
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太康中進儀同  
三司開府辟召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  
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  
下貴嶠而賤勗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  
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  
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闕於文  
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  
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休二令君之  
美亦望於君也。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

